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九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7/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九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長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九三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正音擴言四卷

〔明〕王荔撰 王允嘉註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

亘史鈔□□□卷(存一一六卷)(一)

〔明〕潘之恆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一〇

正音擴言四卷

〔明〕王荔撰 王允嘉註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正音擴言

四卷》提要

題正音小引

大塊之有噫烝也調調刁刁咭
𪔐鏗𪔐厥名天顛感物而連噓
爲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
之音音之有五也叩角擊盆猶
其笙瑟鏞箏也宮亂則荒商亂

則陂角亂則憂徵亂則哀羽亂
則危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
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自土
音各操嘈逖凌慢迨休文以四
聲限詩雙聲兩韻禁格若枘鑿
操觚攢眉腹儉古吃應鉢順勢

難於追述正其希聲乎千里
先正

青屏先生家世閥閱弱冠以奇
儒魁京府司李登州以抗直拂
袖詩益豪上薄風雅氣吞曹劉
尤工於樂府讀其詩集詩餘踴

李序二

然大手筆建安而下殆難望其
項背既吟咏登峰戲遊不律擒
爲駢偶成文切響尋變入節纍
纍如貫貝編珠又如迢凌雲臺
銖銖悉稱至錄鯖纂異鈞韶鏘
鳴振紙聽之恍疑伶吹鳳竹

規 帖音

精異入神也先生學海經神行
有宮庭爲振古殊絕人物故掄
管琳瑯敲金戛玉叩宮嚙徵刻
羽引商音叶於聲無嘈遯也聲
依於氣無怙滯也有亂其成律
者哉蘇文忠之言曰吾文如萬

李叙三

斛泉隨地而出先生其握青泥
珠乎陰氏之羣玉以棟之五車
聚毛成裘此其芥子納須彌耳
洪武正韻一編燦然如二曜麗
天垂憲萬禩乃掄其淵滋翼昭
代同文之盛治先生之功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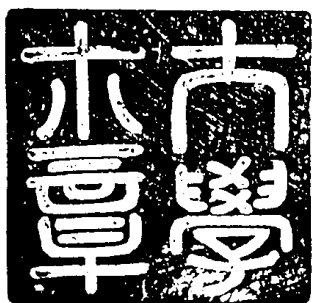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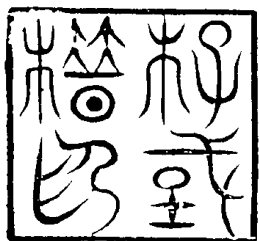
刊矣詎直爲獺祭衲結者繡出
鴛鴦也耶審音知樂審樂知政
於正音之鍤徵治道焉

皆

崇禎龍飛戊辰孟春之吉

邑後學李國楷題

李叙四



正音牆言目錄

○一卷

一京

二公

三僕

四支

五始

○二卷

正音牆言目錄

六孤

七圭

八該

九吟

十視

○三卷

十一堅

十二官

十三交

十四高

十五歌

四卷

十六皆

十七加

十八瓜

十九江

二十光

二十一鳩

二十二句

正音攬言卷一

古項王 荔青屏父著 玄孫允嘉素後甫注

福唐葉向高 父選 劉若宰 父閱

定興鹿善繼伯順父閱 同邑韓作楫弼我父較

一京

其一

天對地。日對星。曉燕對春鶯。桃蹊對杏塢。綠柳對銀屏。採蓮曲。賣花聲。野寺對江亭。玄霜春玉白。白露出

金莖。賈客君山秋弄笛。仙人緱嶺夜吹笙。海水本平。月到中天有潮汐。曄光常滿。人從側地見磨盈。

蹊音奚。鳩音江。綴音鉤。潮音朝。汝音夕。蟬音樛。

燕。鳥其名。自呼曰。鳩。作巢避戊巳。薛淫為巢聲。

多。稍小者。漢燕紫胸。輕小者。越燕。胸斑聲大者。胡

燕。其作巢。喜長鳥。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鶯黃鸝

也。李廣口不出辭。及死。天下涕泣。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蹊徑路也。先行無路。初為徑路之名。塢

小障也。一曰庫城。俗服。漢武帝以珠為飾。玳瑁。為劍。歷之外。所以蔽也。即今之屏風。羊佩字祖忻。泰山京父人。父祖什。佩少而瑛。身長七尺八寸。骨力絕人。性豪侈。善音律。有舞人張淨。婉腰圍。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容色絕世。佩嘗自。造。採。逆。梓。歌。兩。曲。甚。有。新。致。樂。府。謂。之。張。淨。婉。採。進。曲。京。師。士。大。夫。率。于。事。役。罕。有。宴。逆。至。有。貴。花。担。上。看。桃。李。相。酒。也。頭。看。管。絃。之。句。裴。航。至。藍。

正音橋言一京一

二

橋驛見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嶠上玉京。後。過。藍。橋。渴。一。舍。有。老。嫗。折。之。求。漿。嫗。令。雲。英。以。一。甌。漿。飲。之。航。欲。娶。雲。英。嫗。曰。得。玉。杵。常。與。後。航。得。玉。杵。曰。搗。刀。圭。藥。遂。娶。而。他。去。游。武。帝。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掌。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金。莖。銅。柱。也。賈。客。呂。鈞。卿。泊。舟。君。山。側。命。酒。吹。笛。歌。曲。忽。一。老。父。擊。舟。而。來。袖。出。三。節。其。一。大。

如合掛次如常次如細筆呂諸老父一吹。如。者。識。天。之。樂。不。可。吹。次。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小。笛。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試。為。吹。之。不。知。可。終。曲。否。吹。三。聲。波。濤。沉。湮。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一。吹。遂。止。周。王。子。喬。聞。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後。謂。其。家。人。曰。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及。期。果。乘。白。鶴。謝。時。人。去。早。曰。潮。曉。日。浴。抱。朴。子。曰。凡。精。生。木。故。月。盛。則。

正音橋言一京一

其二
山對水。榭對亭。月出對雲生。玉樓對銀海。綠綺對青。萍。裁。細。葛。吹。香。杭。春。筍。對。秋。橙。江。激。白。似。練。嶂。遠。翠。如。屏。三。矢。三。人。仁。貴。勇。一。琴。一。鶴。趙。公。清。四。野。風。雷。空。逐。虎。犀。助。威。武。一。天。烟。雪。故。驚。鷺。鳴。亂。軍。聲。

聲音帳

相唐薛

●

四

人
英
邦

時也吳

戡之于

其
三

舫音訪

五.

小
龍
亭

親樂之

詩音
本係作
我非

詩。所。有。良。妙。康。每。然。歎。息。臨。別。有。不。則。高。
矣。併。身。之。道。不。足。康。不。能。用。及。遭。此。安。事。在。賦。為。
詩。自。責。云。昔。輒。下。惠。今。愧。孫。登。嵇。康。字。叔。夜。誰。國。
鍾。人。性。舍。垢。藏。愛。惡。不。平。於。懷。喜。怒。不。寄。於。顏。
以。魏。長。樂。亭。主。塔。遷。郎。中。年。中。散。大。人。雲。巖。雪。實。
皆。禪。宗。也。歐。詩。仙。如。琴。酒。老。雲。前。披。集。好。可。真。傳。
雪。實。風。周。穆。王。會。王。母。於。瑤。池。食。碧。藕。白。橋。朱。櫻。
櫻。桃。又。名。含。桃。深。紅。者。朱。櫻。黃。者。蠟。櫻。虛。全。唐。人。

正音攝言 一京三

六

京音
京音又

京。東。都。管。為。月。餘。詩。說。元。和。刪。黨。韓。愈。愛。其。才。號。
上。川。子。楚。辭。遠。遊。仍。羽。人。於。川。丘。今。爾。不。死。之。舊。
鄉。淮。南。王。安。一。日。八。公。請。門。王。使。關。人。難。之。八。公。
比。王。薄。吾。老。今。則。少。矣。八。公。皆。變。為。童。子。門。吏。驚。
報。王。北。面。叩。首。八。童。子。復。為。老。人。授。王。丹。書。三。十。
六。卷。與。王。曰。日。昇。天。雞。犬。舐。藥。亦。昇。天。故。雞。鳴。天。
上。大。吹。雲。間。晉。裕。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若。安。
東。將。軍。父。治。東。昌。太。守。魏。人。有。簡。貴。之。風。中。然。之。

稱。累。遷。江。交。二。州。刺。史。職。侍。中。太。傅。桓。彝。曰。季。
皮。襲。陽。秋。言。其。外。無。藏。否。內。有。褒。貶。也。時。避。晉。諱。
故。謂。春。秋。為。陽。秋。謝。太。傅。亦。稱。其。雖。不。言。而。四。時。
之。氣。亦。備。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徙。蘇。州。少。
作。金。在。銘。賦。知。其。自。負。將。相。器。業。守。西。夏。賊。曰。小。
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也。辛。論。文。正。舫。方。船。也。又。並。兩。船。曰。舫。

其四

正音攝言 一京三

七

朝。對。暮。聯。對。明。薄。酒。對。香。羹。金。盞。對。玉。筋。蓼。岸。對。蘋。
汀。鶯。弄。舌。鴛。梳。翎。白。苧。對。青。綾。凌。雲。三。尺。劍。奪。月。九。
光。燈。大。將。風。雲。隨。玉。帳。聖。王。雷。電。啟。金。騰。江。閣。秋。登。
一。水。淨。於。天。際。碧。石。欄。曉。倚。羣。山。多。在。雨。餘。青。
蓼。音。了。蘋。音。頻。汀。叶。聽。平。聲。翎。首。陵。字。直。呂。切。除。
上。聲。蓼。音。騰。
蓼。辛。草。岸。崖。也。水。涯。高。者。曰。岸。蘋。大。萍。水。蘋。有。三。
種。大。者。曰。蘋。葉。圓。潤。寸。許。季。春。始。生。可。慘。蒸。為。茹。

聲類
如律
齊同
韻
排
切
其
聲
切

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萍汀水際平地鶯名不
一舍庚商庚鶯黃鵬鵬鵬楚雀黃栗留黃袍搏
黍黃鳥金衣公子戴顓春日携雙柑斗酒人間之
曰往聽黃鵬聲此俗耳對砭詩腸鼓吹鶴鳥似鶴
長頸高脚丹頂白身翅有黑常以夜半鳴聲聞八
九里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喜舞梳翎病則不梳矣
翎羽也荇草名白荇吳地所出自荇舞吳舞也青
綾被漢內臣卧之漢高祖以三尺劍取天下漢武

正音攝言一京四

入

帝祈王母於宮中燃九光之燈坡詩玉帳夜溪霜
月苦金滕尚書篇名武王病周公祈藏書于匱以
金緘之後成王立二叔散流言公懼居東二年弗
返天大雷電成王懼將卜天變啟金滕得周公之
書王感泣而悟遂迎公歸討作流言者

二公

其一

雲對雨浪對聲殿古對堂空官花對禁柳游燕對江

聲類

鴻一夜笛五更鐘拾翠對題紅文官清似水武將猛
如熊肥馬輕裘誇紫陌太羹玄酒薦明宮黃鶴樓頭
玉笛弄殘仙子月鳳凰臺上紫簫吹斷美人風
浪去聲郎宕切峯音風鴻音洪
浪波浪也峰山端也唐貞觀初帝親臨軒策士命
宮女各繡一花符及第者賜之後以為例其花有
四色狀元紅榜眼黃探花白其餘進士皆綠花各
簪之於首然後赴瓊林宴近世行之不變鴻鳥名

正音攝言二公一

九

聲類

隨陽鳥也大曰鴻小曰鴈唐漢中王瑀嘗早朝聞
笛聲曰是太常工也他日問曰何敢卧吹笛工驚
謝翠鳥名唐僖宗時于佑於御溝中拾一葉題詩
云慙慙謝紅葉好去到人間佑拾之亦題一葉云
會問葉上題紅葉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宮上流宮
女韓夫人拾之後佑在韓沐門館因帝放宮女三
千人沐作伐嫁佑各於筒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
豈偶然一日沐問宴曰子二人可謝媒人韓氏曰

補音
神音永
想音契
思也宜
从甘非

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驚
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冰爲之笑熊羆各似豕山
居冬蟄當心白脂如玉俗呼熊好舉木引氣謂之
熊經京都之衢曰紫陌黃鶴樓在武昌城西兩隅
黃鶴磯上世傳費文禕登仙駕黃鶴遊憩於此唐
明皇與葉法喜遊月宮回過潞州城上以玉笛奏
曲句餘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并獲金錢
後帝自蜀回月夜登樓故貴妃侍者紅桃歌妃所

正音攝言二公一

補音
神音永
想音契
思也宜
从甘非

製涼州上御玉笛倚曲吹罷相視掩泣臺卽漸
蕭史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作鳳
樓教弄玉吹之致鳳來集後隨鳳飛去至漢武帝
鑄金鳳凰其上在成都東南鳳瑞禽羽蟲之長一
名鸞其像鴻前雁後蛇頸魚尾鸛頸鶩腮龍文龜
背燕頤雞喙爲火精生于丹穴非梧桐不棲非竹
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鳥備五色鳴中五音有道則
見飛則羣鳥隨之雄曰鳳雌曰凰首文曰德背文

補音

曰義翼文曰順腹文曰信膺文曰仁六帖云行鳴
曰歸啼止鳴曰提扶飛鳴曰卽都所居在積石千
里河出其下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以琳瑯爲實
其二
官對殿相對松暮鼓對晨鐘燕歌對趙舞野唱對村
春縮地術補天功硯匣對燈籠銀絲金卽膾翠金
駝擎花萼樓前楊柳綠沉香亭北海棠紅內苑佳人
滿地風花愁不盡遺宮過客極天煙草恨無窮

正音攝言二公二

十一

補音

柏俗作栢非卽音迹膾音會駝音佗萼音謬俗
品非
宮室黃帝作以避風雨殿堂高大者今天子宸居
稱殿殿堂象東井形刻爲荷菱藻三者皆水物所
以厭火災柏木名柏栢也柏栢性堅緻有脂而香
故古人破爲曰用以搗鬱松木名凡寺宇朝先鐘
而後鼓晚先鼓而後鐘坡詩晨鐘暮鼓驚龍眠春
搗米也費長房有縮地杖千里可至又壺公焚符

嬌音瓜
昌以返
切通上
聲

嬌音瓜
昌以返
切通上
聲

正音攝言 二公二

十二

能使千里之遠，近如婦女。婦人煉五色石以補天，
缺林連言。縣令視鳳，首座盡日封宋劉隨為通判。
明達號水精燈籠，似鮑色黑而體促壯大，而升
隆錢塘六和寺有二池，金鯽杜詩鮮鯽銀絲膾，而
而切之為膾，坡詩金鯽池邊不欠。若鮑獸名以能
負囊橐而駝物，故名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行千
里，背有肉鞍如峰，長頸高脚，知泉脉所在，遇處輒
停，不行其糞，煙上如狼煙，其毛溫厚，煖於狐。

狐音睡
皮可為
裘

遇夏常退至盡，乃能避熱。故古者冬取皮於狐而
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裘，成也。唐玄宗作樓南曰
勤政，務本之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沉香亭亦玄
宗之作。內植海棠，唐詩云：對妃子，日為用舊章。
詞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李白進清平三章
歌之。

其三

忠對孝，慢對恭。大地對長空，煙樓對雪洞，停午對高

從以應
非
醜音字
沙音全
之酒也

正音攝言 二公三

十三

春紅荔子碧蓮蓬，仙鶴對神龍。唐皇宣政殿，漢武建
章宮。浦道客逢梅子雨，池亭人浥藕荷風。茅店山前
皓月落殘雞，唱龍板橋路上清霜踏碎馬行踪。
荔音例，通音昔，池音色，路達合切，談入聲。
魏王郎雜，簾云：家人有嚴若井窰之謂也。是以父
喻井窰。○東坡答陳季常云：在定日作松醪賦，寄
李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撞破煙樓青
亭。以亭午則停，故名杜詩：亭午頗和燠。高春日新。

雞音指
取也

樓音畫

入處又山名，荔果名大如雞子，皮羸剝去，皮肌如
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醕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
葉，冬夏青茂，有華朱色，碧深青色。蘇仙公耽升雲
而去，後有白鶴止郡城東北樓，以爪攫其板，似漆
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
彈，我何為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
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八十一鱗九九之
數，唐宣政殿在含元殿後，漢武帝造建章宮，周廻

二十里千門萬戶清。水濱又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江南三月爲迎梅雨。五月爲送梅雨。漚漬也。澤潤也。杜詩雞聲茅店月。溫庭筠詩人迹板橋霜。踏踐踏也。

其四

清對淡。薄對濃。玉磬對金鐘。山茶對石竹。海月對江風。黃耳使白頭翁小。沛對新豐。水漲鴨頭綠。花含鵝頂紅。唐庫金錢飛化蝶。延津寶劍躍爲龍。巫峽浪傳

正音摘言 二公四

十四

雲雨荒唐神女廟。泰山遙望煙嵐隱。見丈人嶠。

豐音風漲音階蝶音牌峽音洽嵐音婪

楊貴妃善擊磬。上賜以碧玉磬。山茶花南國嘉樹。

葉厚石棱。海月寶名。生海中大如鏡。月色郭景純

海賦。玉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死海邊謝靈運

詩。掛席拾海月。注蚌蛤也。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

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

內史。在洛時戲與黃耳犬曰。家絕無書。汝能馳往。

原音磬
切上
舒後了
舒後了

否犬搖尾作聲。似應之機。爲書盛。以竹筒繫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饑則入草噬肉。每經水。輒依渡者。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纔近岸。則騰上。速去到機家取書。看畢。犬又同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書。納筒仍馳。還洛後。犬死。葬之呼黃耳塚。鳥如鴨。背上有文青色。卑脚短喙。化爲白鳥。似老翁。故名白頭翁。小沛郡名。漢太上皇思東歸。高祖改街里。像豐號新豐。漲水泛溢也。鴨家語也。一

正音摘言 二公四

十五

名舒鳧。以爲人所畜。不善舒而不疾。故曰舒鳧可畜。而不能高飛。曰鴨。鴨自呼其名。李詩。遙觀漢水

鴨頭綠。坡詠山茶詩。犀角綻花深。少態鶴頭丹。又

歲集。詠刺桐花。晴烘鶴頂丹。唐穆宗禁中。千葉牡丹。開有黃白。映蝶萬數。飛集花間。張綢得數百。乃

金玉也。蝶胡蝶也。吳斗牛間。常有紫氣。張華字茂

先。以問豫章人雷煥。煥曰。寶劍之氣。上達于天。爾

在豐城。華補煥爲豐城令。煥掘獄四丈。余得石

原音勃

有寶劍刻題曰龍泉曰太阿以西山北岩下土以劍光芒艷發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曰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以一斤致廣扶之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頗幸子華持劍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沒水求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光彩照水波浪驚沸巫山峽在夔州有望雲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須壇上昇起雲龍鳳登龍聖泉十二峰杜宇所鑿以通江水連山七

百里略無間斷自分享半夜分不見日月蜀楚之交山有三峽巫峽其一也楚襄與宋玉遊雲夢望高唐之觀有雲氣王曰昔先王遊南唐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朝為行雲暮為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泰山在魯地東岳其上有一峰名曰丈人峰今人呼妻父曰岳丈嵐山氣也

三饑

其一

晨對夜橋對梨月淡對星稀瓊樓對玉宇塞北對關西
西研桂斧上天梯猶豫對狐疑臨階欄竹葉依樹梨
茶靡茶歇道人揮白羽酒闌村老曳青藜急掃征衣
秋半已飛蘇武鴈貪觀古典夜深忽叫宋宗雞

橘厥華切鈞入聲梁从木初俗作梨非瓊音榮俗作瓊非所音酌茶音徒靡音靡原作醪俗又作茶靡皮音拽从申从俗加點誤搗同搗都搞切刀上聲

橘果名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小為橘大為枳二樹相似枳果名翟乾祐與十許人汎月或曰月中何所有翟曰隨我手中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斫刀斬也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剝隨合其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伐桂又鄭仁本表弟遊嵩山見一人枕幘呼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燦其凹處常有八

變音述

萬二千戶修之周開懷有斤斧繁敷事兩裂玉屑
 唐周生有衡中秋謂客曰我能取月以飭數百條
 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而手舉衣懷中出月
 寸許光色照爛寒氣入骨猶豫歌名其性多疑天
 雨則上樹避雨少頃又下下上無時定人心無定
 主不能執一者如之狐獸名性淫多疑而不快過
 河間水聲則退去返不已人心多疑亦猶是芍藥
 花名又名將離故賢別以贈本草名黑牽夷廣雅

名天下者惟廣陵后山叢話玉盤孟南禪資
 寺最盛有白花正圓如覆盂下十餘葉盛之如盤
 東坡詩序蔡繁卿守揚州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
 枝漁隱叢話揚州朱氏園五六萬株花盛時作錦
 亭以待遊者逾月不絕謝元卿詩浩態狂香昔未
 逢紅燈燦爛綠盤龍邵東詩兩箇錦袍龍玉曲詞
 芍藥荼蘼花名一類三葉曾端伯入花中十友為
 韻友賈島詩莫教西風葉落後剗棘滿庭君始知

白羽扇名青藜杖也揚歌也春也蘇武字子卿使
 北使漢節牧羊何以歌詭言武死後常惠教漢使言
 天子射上林得鴈足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
 于驚曰武等實在後遂得還晉宋宗字處宗沛國
 人置一長鳴雞于廳問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
 極有玄致處宗因以功業大進官兗州刺史

其二

棋對畫澗對谿騎馬對聽雞香尊對異茗曲檻對疎

籬自亭袂綠羅衣雲鎖對烟迷老臣歸印綬大將建
 旌旗上苑春深花自落重門人靜鳥空啼鸚鵡才忘
 狂客賦成青鬢老鷓鴣詞怨佳人纔唱翠眉低
 調音諫聲音欺俗作溪尊音純老音略檻音陷疎
 音梳囊音務俗作露非鎖音瑣从小从貝俗从
 非鷓音英鷓音武鷓音指鷓音燕鷓音姑
 堯為國棋子丹朱善之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谿
 尊水葵也生水中葉似鳧葵浮水上採莖堪啖三

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名絲尊九月至十月漸纒
在泥中名塊尊茶晚取曰茗軒窓之下爲櫺曰櫺
以板曰檻陰陽亂爲窳鸚鵡能言鳥隴西南海有
之青羽赤喙如鸚舌似小兒有白者赤者青者五
色者白及五色者尤慧解凡鳥四指三指向前一
向後此鳥兩指向前兩指向後稱衡字正平平原
殷人也不知其先所出逮才飄舉少與孔融作解
汝之交黃祖時大會賓客有獻赤鸚鵡者祖取危

正音摘言三例二

二十

曰顧先生賦之以娛嘉賓攬筆而就又宋文帝詔
羣臣賦赤鸚鵡賦袁淑賦畢以示謝莊及見莊賦
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遂隱其賦鸚鵡似雉常南飛飛數隨月若正月一
飛而止有時夜飛而以木葉自覆其背臆前有白
圈點文多對啼志亦南向不思北徂雖東西回翔
然翅之始必先南者謂鸚云鉤輅格操唐詩雲木叫
鉤輅鸚鵡自呼也鄭谷詩遊子乍聞征淚溼佳人

鸚鵡
音註
鸚鵡
音註
鸚鵡
音註

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枯竹松深春日西
其三
吟對詠急對遲玉脰對金幢荷錢對柳線水濶對山
低探月窟步雲梯鸞鵲對後倪孟深擎琥珀盤重捧
璫璃塞路歸心蘇武即河梁別淚李陵衣桂子庭前
風細清香傳座入梅花檻外月明疎影上憲移
音會懂音齋別作齋俗作齋並非音鸞鸞音
岳鸞音泥後音酸音倪鸞音鯨音虎音拍

正音摘言三例三

二十一

璫音流俗作琉璃音離
膾牛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膾膾也又膾醢也
吳郡獻松江鱸魚鄉帝曰所謂金幢玉膾東南佳
味也窟孔穴也西歷日域東震月窟月所生處天
根月窟長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前田鄭僑乾道
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有一梯雲氣關
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梯
側而登之及高層既而殿試果第一人是以後人

鸞
音註

謂及第者稱之曰步雲梯晉書為神鳥也周興
鳴於岐山又江中有鸞鷟似鳬而大赤目後魏御
子屬食虎豹擊柝也持高也琥珀松脂入地千年
所化中有蜂形色如生者琥珀似玉有十種此自
然之物今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
始于元魏月氏人商販至京唐元載家瑤瑤盤一
尺面李陵字少卿力扼虎射命中深轅戎馬之地
矢盡降匈奴李陵與蘇武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

何之

其四

對對對肉對肌白鶴對黃鸝韓縠對謝履紫電對青
霓荒寒北天江西宛琰琰對玻璃春盤堆首蓣煖罽酌
餘醺春到賓鴻歸紫雲秋來旅燕返烏衣夜月閒庭
數竹影中雙鶴立春風小苑百花叢裏一鶯啼

鬚音須樂音擊本一作徹履音極琰於遠切淵上聲
琰以冉切鹽上聲此音坡琰音離首音木蓣音連

學音駕俗作牟非

毛在口下者曰鸞雙白鶴年年生伏子長便
去黃鸝倉庚也一名黃鸞鳴則蠶生其色黧黑而
黃因名之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四門博士終吏部
尚書論文封昌黎伯學者仰之若泰山北斗有短
檠歌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檠檠也
謂輔正弓弩者晉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世有
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彞見其四歲時稱

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墨墨
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初人言安石不出如蒼生
何鎮維揚聞姪玄破符堅之兵過戶限不覺屐齒
之折電陰陽激耀與雷同氣發而為光者也以圓
薄而成雷以申洩而為電又曰雷出天氣電出地
氣霓屈虹也翠煙含青霓琬玉名琰璧上起美色
又圭之銳上者周禮琰圭九寸孝經序寫之琬琰
玻璃西國玉唐人立春日作春餅生菜號春盤薛

郭音皮
乃音云

令之爲石庶子清談作詩云盤中何所有苜蓿長
開千苜蓿草名大宛國馬嗜苜蓿漢使得之種於
離宮軍酒器受六升殿曰畢周曰爵除醪酒名蜀
地多茶靡花蜀人取以造酒相傳晉山濤治郫中
用苜蓿釀除醪作酒兼旬方開香聞數里故蜀人
傳其法唐宰相寒食宴用醪醪酒並春鴻鴈來
南而北也秦築長城其土皆紫故曰紫塞仲秋燕
自北而南烏衣國名唐王榭居金陵航海遇風舟

正音摘言 三

二十四

破榭附一板抵一洲翁媼皆皂服曰吾主人郎也
引兄王坐大殿左右皆婦人王烏袍烏冠金花閃
閃翁以女妻榭女曰此烏衣國也王召宴寶墨殿
命玉杯勸榭曰入吾國者漢有梅城今有足下命
作詩李章曰恨不此身生羽翼女曰何相讓也王
不悅遣之曰某日常回命取飛雲軒既至乃烏榭
兒子榭入其中閉口少息已至家梁上雙燕呢喃
榭乃悟所止燕于山也

四支

其一

泉對石，幹對枝，吹竹對彈絲。山亭對水榭，鸛鶴對鸚鵡。
鵝立毋跛，寢不尸。運筆對操觚，神奇幹畫，雄渾杜
陵詩。公干花衢新錦繡，麗人香徑淡胭脂。萬里烽烟，
戰士邊頭思守要。一犁膏雨，農夫村外欲乘時。
鵲音盧鵲音慈敗音祿厄音支衛音得應音煙烽
音風犁音離

正音摘言 四支一

二十五

鸛鵲木鳥似鸛而黑一名鸛吐而生子偏任爲跛
一足反立也韓幹唐大梁人善畫馬初師曹霸子
美稱其幹惟畫肉不畫骨恐使驕驕氣凋喪杜陵
屬京兆杜甫家杜陵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居京兆
杜陵故稱少陵官左拾遺又官工部員外郎自云
杜陵野客人更喚詩詞雅渾厄飲酒器衢街道也
四達謂之衢徑小路也谷詩小桃猶學淡胭脂邊
方備寇作高士檣檣上作枯樺枯樺頭兜以薪草

鸛音鵲
杜音甫
杜音甫
杜音甫
杜音甫

配當
切平上

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犁耕也又耕具也古詩一犁春雨足孟不違農時

其二

泣對醺賦對詩點漆對凝脂瑤簪對珠履劍客對琴師沽酒價買山資國色對仙姿晚霞明似錦春雨細如絲細柳長堤千萬樹殘花野寺兩三枝紫蓋黃旗天象預占江左地青袍白馬童謠終應壽陽兒

正音辨言 四支二

二十六

菹音疽醺音海瑤音姚霞音遐簪側林切諧平聲从兩无

菹淹菜爲菹醺肉醬也賦古詩之流也不飲而誦曰賦志發于言曰詩志之所之也晉杜又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又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卒初王右軍見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僊中人詩碩人膚如凝脂脂寒而凝者言白也點漆言黑也瑤美玉也簪簪也首并趙平原

虞音度

文音亦

齊音餘

韻音狄

君使人於春中君欲夸楚弓劍室以珠玉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珠履趙使大慙宋真宗問近臣唐酒價丁晉公曰杜詩云速來相近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一升三十也平頓與戴符買山錢百萬又坡詩已成歸蜀註誰借買山資晉驪姬稱國色唐詩國色朝酣酒本此霞日旁彤霞也黃旗紫蓋見于東南晉童謠云五馬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惟琅邪汝南西陽

正音辨言 四支二

二十六

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其三

箴對軒銜對厄螢火對蠶絲輕裾對長袖瑞草對靈芝流涕策斷腸詩喉舌對腰肢邊頭熊虎將天上麒麟兒禹廟千年垂橘柏堯階三尺長茅茨湘竹含煙腰下輕紗籠玳瑁海棠經雨臉邊青淚溼臙脂箴音斟與鍼同贊俗作贊非則諫切缶音否俗作缶非贊音榮裾音居袖音就麒麟音其麟音林橘屬

筆切鈞入聲柳音石音相龍音龍歌音代現音
妹溼音室

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箴規也箴誠也贊
頌也缶瓦器所以盛漿者螢火蟲腐草所化一名
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炤燐蠶吐絲蟲三伏三起二
十七日而老韓文飄輕裾翳長袖裾衣後裾也瑞
草即靈芝王者德仁則芝草生選詩煌煌靈芝
年三秀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又有

正音篇言四支三

二十八

赤黃白黑紫六色賈誼洛陽人陳治安集讀之流
涕孟郊字東野湖州人私謚曰貞曜先生贈薛純
亮詩云一飲九祝噓一嗟十斷腸喉咽也咽者噤
水喉者喉氣北斗為天之喉舌腰身之中也肢肢
體也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四
肢五臟三百六十六節書牧野如虎如貔如熊如
羆麒麟獸身牛尾一角壯曰麒麟牝曰麟麟瑞獸
爵身牛尾馬蹄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圓蹄一角角

赤黃白黑紫六色賈誼洛陽人陳治安集讀之流
涕孟郊字東野湖州人私謚曰貞曜先生贈薛純
亮詩云一飲九祝噓一嗟十斷腸喉咽也咽者噤
水喉者喉氣北斗為天之喉舌腰身之中也肢肢
體也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四
肢五臟三百六十六節書牧野如虎如貔如熊如
羆麒麟獸身牛尾一角壯曰麒麟牝曰麟麟瑞獸
爵身牛尾馬蹄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圓蹄一角角

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

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蹻不
羅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也徐卿生子夢孔子抱送
曰此麒麟兒再生又夢釋氏抱送至曰此天上石
麒麟也袖似橙而酢柚皮苦橙皮甘杜詩詠禹廟
荒庭垂橘袖堯土階三尺不剪茅茨湘竹在洞庭
山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
洞庭山淚下染竹即斑死為湘水神玳瑁狀似鱗

正音篇言四支三

二十九

大龜也
龜曰鼈
目雖曰
龜鳴

螭甲有文可飭器物出南海海棠花名有色有香
惟蜀州種為然賈耽著花譜云花中神仙曾瑞伯
十友曰名友鄭谷詩艷麗最宜新著雨妖嬈全在
欲閒時二句言其相似也

其四

爭對護聖對思野葛對山梔仙風對道骨香几對茶
匙民物主帝王師經緯對干支巧藥杯中酒芭蕉扇
上詩燕剪欲裁紅杏錦鶯梭空織綠楊絲金屋閉水

賦買相如題柱筆玉樓

翦子淺切箋上聲俗作剪校音咬須音音漢音誨
从彡非从水今人誤作源

野葛毒草魏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黃肥實可染
色凡案也蔡君謨茶錄茶匙要擊拂有力金爲上
銀次之竹者輕健安不用人君爲民物之主張良
以三寸舌爲帝王師拜萬戶侯縱曰經橫曰緯又
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天象定者爲經動者爲緯十

正音攝言四支四

三十

于十二支芭蕉一名芭蕉花萼紅者紅蕉白者水
蕉閩人以爲布蕉不落葉一葉舒則一葉蕉僧懷
素無紙可書種芭蕉供揮染漢武帝數歲長公主
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好否笑曰
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孝武陳皇后別在長門
宮愁思奉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念慈
之辭相如爲文寤主意后復得幸相如司馬氏字
長卿蜀人慕相如爲人更名相如客臨邛家徒

四壁過井仙橋題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
後果以專車至其處李賀字長吉七歲作高軒過
出騎款段馬從小奚奴持古錦囊過所得詩投囊
中目萃如山後夢人持版告曰天帝白玉樓成請
君爲記賀遂卒

五居

其一

羹對飯柳對榆短袂對長裾金對擊石洗耳對燃

正音攝言五居一

四十

鬚金孔雀玉蟾蜍樊素對陶朱月明山寺遠風細水
亭虛壯士祗提三尺劍男兒須讀五車書古往今來
春夏秋冬相代謝天高地下東西南北各方隅
袂音寐裾音居謁丘交可巧平聲曉音標除音除
柳垂條小楊也榆白粉兒生葉後生英三月落英
如小錢袂袖也裾衣後裾也書予擊石拊石堯召
許由爲九州長不欲聞之洗耳於水濱巢父飲牛
見由問其故曰子若處高厓空谷誰能見子子故

浮遊俗間苟求名譽汙口牽牛上流飲之韓
琦字群玉相州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
史奏曰下雲見後相英神兩朝贈魏國忠獻王初
帥武定時夜作書倚兵執燭於旁燭燃公鬚公以
袖揮之作書如故少頃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
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能執燭矣軍中感服孔雀尾
初春生四月後卽凋與華俱榮衰自喜其尾欲棲
必先擇其置尾處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間伺過

急斷其尾不卽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畫
金孔雀于屏蟾蜍見一京一漢廣川王去疾好發
古塚發晉靈公塚得玉蟾蜍腹容五合水以爲書
滴白樂天名居易太原人徙下邳七歲識之無字
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爲刑部尚書有寵姬
名小蠻柳善唱楊柳枝因名又一姬名樊素有詩
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范蠡字少伯越人相
越滅吳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耕於海岸致產數千

萬齊人問其賢以爲相蠡曰久受尊名不解乃與
相印盡散其財與知友間行止於陶號陶朱公

其二

襟對袖瑟對竽返璧對還珠片羹對桂酒路寢對山
居齊士矧鄭人魚囊素對苞苴參乎質似魯回也默
如愚春到煖烟熏芍藥夜深清露滴芙蓉玉兔金烏
二氣精華爲日月洛龜河馬五行生尅在圖書
襟音今苞音搦苴音疽

襟衣之交衽處瑟樂器庖犧所造本五十絃鼓而
悲故止用其半竽管三十六簧笙大曰竽小曰和
禮月令仲夏命樂師調竽笙苞黃重耳至曹僂僂
羈饋盤食置璧受食返璧合浦人採珠易米時二
千石貪穢珠徙去他境及孟嘗遷太守廉介不取
去珠復還嘗漢順帝時人孟子言齊士陳仲子之
操如蚓蚶蚯蚶蚶也其物引而後伸一名豨蠶一名
蜚蠊一名曲蠊一名土龍善鳴於土中江東謂之

蛇音丘
豨音進
蜚音飛
蠊音蠊
蚶音蚶
蚯音蚯

聲切於
上聲
音聲

歌女有一種白頸是其老者鄭入饋子產以生魚
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小曰橐大曰囊橐曰囊藉曰
苴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芙蓉荷也

其三

中對正滿對虛磨墨對研朱參橫對斗轉水曲對山
紆司馬賦右軍書鏤鸞對金魚爐深焚鵲尾簾重捲
蝦鬚賈誼能前文帝席辛毗敢引魏君裾伺雀有恩
楊寶焉知酬白璧生蛇無意隨侯豈望報明珠

正音攝言五卷三

三十四

晚祖交
切前上
聲

參音森紆音于鶯音泥蝦宜作蝦借用也虛加切
罇平聲毗音皮

王勃字子安絳州人每屬文磨墨數升酣飲引被
覆而卧及寤援筆成章時人謂之腹藁唐閻立本
善丹青太宗泛舟春苑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
侔狀閭外傳呼畫師閻立本俯伏地左研朱吮粉
時人以爲主爵郎中歸戒子曰吾少讀書今獨以
畫見名與斯役等若曹慎毋習之斗星七點參星

聲切
音聲

三點斗柄轉參星結則月落而天曙紆曲也詘也
館也荀子問明塗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海
子虛賦山則盤紆隄坡詩寶雲山前路盤紆蜀
人楊得意爲狗監讀相如子虛賦曰朕獨不得
與人同時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作也上驚召
見王義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義
之少爲叔父廐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
將軍會稽內史唐武后造明堂上爲圓蓋施鏡風

聲切
音聲

正音攝言五卷三

三十五

毗音皮

高一丈飾以黃金王求禮上書曰鏤鸞入雲金龍
隱囊唐與服志自一品至六品皆服魚袋以明貴
賤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下飾以銀坡詩夾道
青烟鵲尾深訓香爐有柄者蘇易簡詩蝦鬚半捲
天香散謂簾也蝦多須善遊好躍常與木母遊木
母不能動蝦附之則所往如意漢文帝召賈誼至
宣室問鬼神之本夜半前席辛毗魏臣字休復涪
川陽翟人累遷衛尉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毗

諫帝不答而起。毗隨引帝裾。楊寶行華山。見一黃雀被創。因收於巾箱。采黃花何之。瘡愈。旦去。暮來。一日變為黃衣少年。與玉環一雙。報之曰。好收此。環累世為三公。後果然。隨侯見蛇。傷取藥封之。後蛇銜明珠以報。二者皆非有意。望其報而救之。蓋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也。

其四

繁對簡。速對徐。麗服對華裾。一疏對三謝。藥樹對書

廚驂鶴駕侍鸞輿。隴畝對丘墟。江還夢裏筆。郝晒腹中書。白石清泉供杖履。青山綠水任樵漁。疎影暗香和靖孤。梅江上藥。輕陰清晝。淵明五柳宅。邊株

廚音除从广从豈从寸俗作厨誤藥如累切誰上聲俗作藥非

李賀詩華裾織翠青。如葱疏廣字作翁為太子太傅兄子疏受為少傅。明臣以為榮在位五年。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如此。

不去。恐有後悔。豈如歸鄉以壽終。不亦善乎。即日叔侄上書乞骸。歸上許之。加賜黃金三十斤。太子贈十斤。公卿大夫故人設祖供帳於東都門外。送者車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榮身歸故鄉。謝靈運惠運玄暉詩六十篇。為三謝詩。靈運玄之孫也。父瑛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患瘧。少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因我乃生。瑛瑛那得不注。靈運詩文兼絕。每文自為之文。

帝稱為二寶。為永嘉太守。名山勝水。肆意遨遊。裴封康樂公。歷祕書監。侍中。臨川內史。後以罪謫。惠運十歲。能文。靈運云。每有篇章。對惠運輒得佳語。玄暉名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解褐豫章王行樂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休等謀立始安王暹。光眺不從。收下獄死。在中書省有蒼苔依砌上。紅葉落階前。句又答三山詩。激江淨如練。齊陸澄博覽王儉

曰書廚也周靈王太子喬乘白鶴而去故太子之
 駕曰鶴駕騶騶三馬也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駢
 謂之騶騶神鳥也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雞身赤毛
 色被五采鳴中五音與肩輿也刻騶于輿之兩傍
 后妃所乘故曰騶輿輿大版也百步為畝項羽起
 于龍畝之中隨來護兒捨兒捨書曰大安能久事
 龍畝四方高中央下曰丘墟大丘也江淹字文通
 升降承明之閣出入金華之殿夢人授以五色之

筆跡是文藻目逆後夢郭璞曰吾筆可見還探囊
 中得五色筆還之爾後無美句郝隆字佐治汲郡
 人仕吳王在西祭軍七月七日富家皆曬曝衣錦
 隆乃仰卧於庭中向日人問其曰我曬腹中書林
 通字君復錢塘人居西湖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市
 誅梅詩有暗香疎影句贈吳人曰枯孤山真宗聞
 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畫善
 為詩藥花須也花外曰夢內曰藥陶潛字元亮又

曰淵明為彭澤令不為五斗折腰掛冠而隱宅種
 五柳號五柳先生



正音摘言卷二

古頊王 荔青屏父著

玄孫允嘉素後市注

新城王象乾 謝父選

長洲文震孟 父

黃 輝慎軒父閱

六孤

其

紅對白有對無布殺對提壺綸巾對羽扇天闕對皇都謝蝴蝶鄭鷓鴣蹈海對歸湖花肥春雨潤竹瘦晚

風疎麥飯豆粥終創漢尊羹鱸膾竟歸吳琴調輕彈楊柳月中滑去聽酒旗斜盡杏花村裏共來沽

鱸音盧品音觸

布殺提壺二鳥名諸葛亮字孔明瑯邪陽都人客

於荊州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長八尺每自北管

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蜀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

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

請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正音摘言 六孤一

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中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又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時著白綸巾披鶴氅裘顧榮字彥先與陸機兄弟入洛號三俊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于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太父雍吳丞

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陳敏反榮以白羽扇麾之其軍自潰因名麾扇渡杜詩天網象魏通帝王之居曰皇都宋謝逸有蝶詩三百首極佳人呼為湖蝴蝶鄭谷有鷓鴣詞云座上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人號為鄭鷓鴣谷字若愚袁州人故永州刺史之子也幼年司空圖見而奇之曰曾吟文丈詩否曰吟得莫有病否曰文丈曲江晚望斷篇云村南斜日閑迴

請奏琴于相如相如為令鼓一再行是時王孫有
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
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盡
聳上高起也杜詩借問酒家何處是牧童遙指
花村

其二

對綺若對疏相秀對松枯中元對上巳市細對烟
雲夢澤洞庭湖玉燭對冰壺蒼顏犀角帶綠鬢象

牙梳松陰白鶴聲相應鏡裏青鸞影自孤竹戶半開
對卷未知人在否柴門深閉停軒還有客來無

綺音起已詳子切詞上聲展已之已上不缺俗以
有鉤挑為人亡已止字無鉤挑為展已字非

羅羅綺綺繒也今細綾凡草菜可食通名曰蔬七
月十五為中元三月初旬逢已日為上巳於流水
洗祓除去宿垢謂之祓袂自魏後但用三月三日
不用已日楚有三澤小者曰雲夢方九百里岳州

首一對鴛鴦落渡頭即深意矣圖嘆惜撫背曰當
為一代風騷主乾寧中為都官郎中圖字表聖河
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
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
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老璨知無意于世乃聽還
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魯仲連曰秦為帝連
有蹈東海而死耳仲連齊人不肯帝秦新垣衍曰
仲連天下士也范蠡滅吳作歸湖計漢光武至蕪

萋馮異上豆粥至滹沱異又進麥飯後中興漢室
異字公孫潁川人號大樹將軍張翰字季鷹吳人
善屬文號江東步兵晉惠帝時齊王囑辟為司馬
東曹掾見秋風起思吳江菰菜葦羹及鱸魚膾歎
曰人生貴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
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司馬相
如與臨邛令王吉善臨邛富人卓王孫聞令有貴
客為具召之客以百數相如坐一座盡傾酒酣令

洞庭湖西岸有沙洲堆阜湖內有洲故南名青湖
北名洞庭張過住湘江爲洞庭數百里君山宛在
水中秋水歸此山復居于陸四時和謂之玉燭燭
然清冰出萬壑置之迎風寒露之玉壺崩實國王
一驚三年不鳴夫人日聞見類則鳴懸一鏡照之
鸞觀影悲鳴中宵一奮而絕

其三

圭對璧魏對吳寶鴨對金鳧升堂對八室鼓瑟對投

正音摘言 六孤三

五

壺風似箭月如梳抱甕對當爐仰高紅日近遠望白
雲孤鳧飛魚躍天淵闊虎嘯龍吟風浪騰大道三杯
老去常斟花下酒荒田五畝歸去獨荷月中锄

甕鳥貢切翁去聲巖音粗勸音租

圭璧瑞玉爲之圭鏡而璧圓周禮圭執鎮圭公執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桓圭九寸信圭躬圭皆
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魏國名不辭焉
故邠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

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即其地吳國名太伯始居之
地今無錫縣是也坡詩金鴨爐空裊細烟何遜詩
金龜會不飛蓋葬始皇以水銀爲海金爲鳧鴈之
類黃帝令素女鼓瑟又楊輝曰婦趙女也雅好鼓
投壺之禮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籌
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實小豆爲矢之蹠
出也壺去席二尺半矢以柘若棘後漢祭遵字弟
孫潁川入爲征虜將軍愛國奉公每對酒設樂必

正音摘言 六孤三

六

雅歌投壺在軍旅不忘俎豆封潁陽侯圖形露臺
閭羊秀字稱舒泰山人通潛有才幹世祖卽位
遷左將軍特進冬月釀酒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
人酒速成味好相如與文君臨卽賣酒文君當爐
相如與庸衆滌器晉明帝數歲時坐于帝膝上有
人自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潁然流涕帝問何
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
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

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
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口誦何故異昨日之言耶
答曰舉口見日不見長安帝奇之唐狄仁傑字懷
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
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爲言后醒悟召還中
宗反正追贈司空初授并州法曹察軍親在河陽
仁傑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
其下瞻望久之雲乃散去勅去草也

正音廣言 六孤四

七

其四

君對父僕對奴北嶽對西湖長檠對團扇
昔藤對舊蒲唐制度漢規模廷議對山呼
兩都班固賦八陣孔明圖田廣紫荆堂下死
王褒青柏墓前枯胡海中郎紙有乳時歸漢室
秦庭太子馬生角日返燕都

藥音擇藥音低

僕僕從給事者奴婢古罪人周禮其奴男子入于
皐隸女子入于春繁今僕隸通謂之奴非制北嶽

恒山在定州西朔杭及穎皆有之東坡連守二州
長檠見三饒回晉王珉與婢婢通婢鞭打過之珉
好持白團扇婢製白團歌贈珉曰團扇復團扇許
持自障而憔悴無復理羞爲郎相見荏藤胡麻也
黑者曰荏藤又云一葉兩莢又云莖圓又云莖方
又云四角四稜又云八稜莖蒲藥名一寸九節者
名之冬至後五旬七日莖始生莖者百草之先食
之延年梁太祖后張氏見蒲花光彩照灼侍者皆

正音廣言 六孤四

八

不見后聞見者常富貴因春之是月產武帝唐制
度詳悉漢規模宏遠凡事議于朝者爲廷議漢武
帝在中岳間若呼萬歲者三令遂爲朝儀班固字
孟堅除爲郎典校祕書作東西兩都賦著西漢二
世才術位不過郎作客賓賦諸葛亮列入陣以復
中原八陣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八勢也
兵法有八陣亮得其法推而行之田真田廣田廖
兄弟三人欲分財堂前紫荊樹花葉茂盛議所爲

三曉卽憔悴真歎曰樹本同株間分斫卽憔悴人
可不如遂不分王褒字偉元陽營陵人也祖修有
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
問于衆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
帝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耶遂引出斬之褒少立
操尚行己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
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
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

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等
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褒在
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
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
田皮身而蠶或有功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褒
遂棄之知舊有遺者皆不受褒常以爲人之所
行則于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
洛京傾覆逃盜起親戚悉欲移渡江東褒戀墳

壁不去賊大盛方之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漢蘇武奉使往匈奴匈奴令之北海牧羝羊且曰
抵羊乳乃得歸漢武持節牧羊卧起操持之節旄
落盡而不敢置之左右在匈奴處十九年始得歸
漢室三歲曰羝羊善抵觸牡羊也燕太子丹爲質
于秦庭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得歸丹仰天歎
感烏頭白馬生角秦王大驚遣歸

七主

其一

戈對甲院對閨廣額對修眉壺漿對簞食繡幕對羅
帷黃芍藥紫薔薇宴起對晨炊訪道雲中去尋僧月
下回黃蓋能成赤壁捷陳平善解白登圍背水囊沙
大事定餘走狗死木牛流馬義兵屯處卧龍歸
額音鄂幕音莫
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橫安亦頭嚮下爲鉤甲介冑
也凡庭館有牆垣者曰院宮中門小者曰閨上圓

下方如圭故名後漢城中誦城中好高髻四方高
 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廣潤也修長也暮
 帷在上曰幕在旁曰帷芍藥惟廣陵最盛紅葉黃
 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出薔薇花名又名牛勒
 牛棘刺紅大食國花露也五代蕃使蒲可散以十
 五瓶效首孟郊詩醉紅不自力狂艷如索扶黃鶯
 字公覆零陵人赤壁之捷建策火攻加徧將軍
 江東虎臣陳平少時鄉人張負以女孫予之曰焉

自美好如平而長貧賤者平歸漢隨高帝困白登
 城平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舞婢間閼氏恐冒頓
 下城必納之乃退軍圍遂解韓信淮陰人國士無
 雙漢人傑也擊趙令萬人背水而陣遂拔趙幟立
 赤幟破之擊龍沮以布囊盛沙壅水上流破之後
 遇害信曰殺免死走何烹敵國破謀臣亡亮兵出
 祁山以木牛流馬運不屯聚義兵未成功而卒于
 渭南

其二

烹對煮擊對吹藥玉對桐圭龍飛對鳳舞路轉對峰
 回一陣雨數聲雷蟬對蝦蟆舉杯邀月飲騎馬踏
 花歸浪迹浮蹤風裏絮暗香疎影月中梅碧浪紅霞
 釣叟晚江真有趣青雲白石仙家春酒果無爲

清音主

東坡以藥煮石可爲酒杯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授
 桐葉剪圭曰以封汝周公請封曰天子無戲言遂

第薄切韻入聲古文
 去聲泰

封焉龍飛于郊鳳舞于庭魏文帝最寵者四人莫
 瓊樹製鬢如蠟翼段巧笑以錦衣絲作紫粉拂面
 田尚衣能歌舞薛夜來善爲衣服一時冠絕詩預
 人嶠首蛾眉言秀曲而長杜牧詠號國夫人淡掃
 蛾眉朝至尊李詩舉杯邀月飲對影成三人孟郊
 登第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謝
 太傅寒雪月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
 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

差可擬兒女道繡口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胡兒謝朗小字也朗字長庚安次兄據之長子文
義艷發名亞于玄仕至東陽太守道繡無奕女左
將軍王凝之之妻所著詩賦誄頌行于世凝之字
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
稽內史無奕安兄也祖衡太子少傅父袁吏部尚
書奕以有器鑒辟太尉掾制令累遷豫州刺史

其三

正音篇言七注三

十五

壁對土幔對帷額表對江湄孤雲對片月瘦竹對枯
柳季札劍子房椎履帶對冠綬香閣菱花鏡幽亭荷
葉孟亞父憤心撞玉斗謫仙狂興解金龜薄暮風狂
盆浦浪高翻似雪清秋月滿錢塘潮壯響如雷

涓音枚椎音垂緩音蕤菱音靈俗作菱非

塵埃也揚者為塵幔幕也涓水草之交也岸有草
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吳公子札延陵季子也過
徐徐君欲其所佩之劍口不言而色欲之率于方

有事于上國未獻而心許之及還徐君已死迺掛
于墓之樹而去全心信也張良本韓人字子房五
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見滄海
君得力士為鐵椎二十斤徂擊秦始皇於博浪沙
中悞中副車索之急乃匿下邳全忠也古者履必
以帶綬冠之纓結于領下而其餘下垂詩齊風冠
綬雙止趙盾外傳菱花鏡一奩梁武帝鑄一鏡裝
若菱花羣臣上表稱以為賀魏鄭公慈率賓佐避

正音篇言七注三

十四

暑取荷葉盛酒刺葉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吸之
名碧筒亞父范增也項羽謀臣漢王以玉斗獻之
增怒撞其斗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官祕書監自
號四明狂客見李白呼為謫仙人解金龜換酒白
字太白生蜀之青蓮鄉稱詩曰蓮居士官翰林供奉

其四

邪對正是對非綠橋對黃梅虹橋對雨縷促織對催
歸彭澤柳首陽薇曙色對春暉長戈揮日逐強弩射

子 193—31

開遊園苑醉蓬萊七政對三台青龍臺老枝白燕玉
人釵香風十里望仙閣冥雨一天思子臺玉橋冰絕
王母幾因求道降蓮舟黎杖真人兩為讀書來

關皮亦切平入聲園去聲郎宕切

唐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封燕國公故稱張燕公并
宇廷碩雍州人襲封許世稱小許公與張燕公并
以文章顯號燕許大手筆晉東海王越字元超高
密王長子少尚布衣之推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

正音篇言 八 十一

十七

太傅以劉輿為長史人號長才潘滔大才裴遜
才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為范陽
士虓所瞻虓薨太傅召之大和委仗為長史潘字
陽仲榮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以博學
為名永嘉末為河南戶遇害遜字景聲河東聞喜
人獨立方正少有通才從兄顧崇賞之每與清言
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輟勿謝之然未能出也
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崑崙山

應虛之
切幸平
聲從去
聲下同
切厄上
聲

應者得
本从大
俗从火

切即思
切關去
聲

有園風苑仙境也有玉樓十二玄室九層弱水環
之非輿車羽輪不可到又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
高丈餘每開時或見二女子遊周寶謂殷七七曰
重九將近能開此花乎中夜二女謂殷曰妾為上
帝司此花今與道者開之此花不久歸閻苑矣及
九日爛熳如春寶遊賞累日花俄不見後兵火焚
寺樹失根株信歸閻苑矣蓬萊山名神仙所居在
東海中高一千里方三千里海水甚黑七政日月

正音篇言 八 十一

十八

五星三台六星兩兩而西北近文昌二星曰上台
次二星曰中台中東二星曰下台在人為三公位太
宗伯疏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命為司徒下台
司祿為司空費長房為汝南市採市有一老翁賣
卜掛一壺于肆頭市罷輒入壺中惟長房觀之風
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古酒
甘肴共飲畢而出乃俱入深山復授以竹杖能驅
息千里後化為龍漢起昭靈閣有神女留一箬

應者得
本从大
俗从火

帝以賜趙婕妤好至昭帝時宮人欲碎之明日視銀
 匣惟見白燕升天宮人因作玉燕釵高駢作迎仙
 樓高二丈餘以金珠寶玉侍女衣羽衣歌曲以
 擬鈞天燕齊其上祈與仙接漢武帝憫太子戾無
 辜築思子臺列仙傳周穆王開宴會王母於瑤池
 食冰桃白橘碧藕太乙蓮葉舟劉向字子政本名
 更生擢諫議大夫校書天祿閣夜暗獨坐有黃家
 老人持藜杖叩關而進吹杖端炯然與向說關關

標榜人

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至膳而去曰我太乙
 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
 竹牒天文地理之書悉以授之藜草似蓬一名蓬
 帝或曰落黎初生可食大可為杖原憲杖藜應門
 杜詩清風獨杖藜

其二

駕對鸞屋對齊雅量對高懷疎簾對清簾粉頸對香
 腮麝尾扇鳳頭釵山拱對潮來尤晴皆自爾八卦

安排誤說荀卿為有道謙言孔鯉是不才亂掛青絲
 嫋嫋風搓千樹柳高張翠蓋幢幢日抱幾株槐
 篇音淵篇音路篇音店應同順俗字聲音主篇音
 鳥提音蹉幢音同蓋音可
 駕為匹鳥止則相偶飛則為雙雄曰鴛鴦曰鴛鴦
 鴛頭有細毛如絲一名春鋤一名鴛玉屋居也舍
 也洗心曰齋燕居之室也單竹席也麀麀色白
 羣鹿隨之皆視塵所往為羣其尾辟塵能生風可

標榜人

為扇辟蚊蠅晉王衍字夷甫瑯琊臨沂人司徒戎
 之從弟父艾平北將軍夷甫容貌整麗妙于談玄
 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恒捉白玉柄麀尾與手無
 分別揮塵清談婦郭豫女才拙而性剛聚歛無厭
 于豫人事夷甫嫉之因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
 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
 聞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
 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王導

字茂弘鄆郡臨沂人仕晉位至丞相娶彭城曹韶
女名淑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王公不能久堪乃
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曹氏覺驚愕大
悲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
討王公亦連命駕出門猶患牛庭乃以左手
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蔡司徒聞
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
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物唯聞有短

轅橫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忿蔡蔡名充字子尼
陳留雍丘人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
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所慮既請王丞
相陳主上兩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
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淵俱丞相亦與之對泣叙
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慨然
曰江右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嶠字太真太原祁
人

封于溫子孫因氏少標俊清微英

顧顯名博學風儀秀整世論爲過江第二流之高
者爲現左司馬累遷驃騎大將軍現字越石中山
魏昌人祖適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現少稱
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以有殊勳封廣武
侯爲段日碑所害禹治水洛水有神龜負文數至
于九而列于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
八爲足五居于中禹因而次第之以成九疇九疇
九類也一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二五事貌言視聽

思三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也四五
歲月日星辰曆數也五皇極皇君也極北極之極
中立而四方之所則也六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也
七稽疑考筮其疑而從之也八庶徵兩賜煥寒風
時九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凶短折
疾憂貧惡弱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荀卿趙人
五十遊學於齊爲祭酒適楚爲蘭陵令鯉字伯魚
孔子子也生三日魯君賜以鯉因名鯉風動貌

提那也幢容也施之一巾蓋童童然以隱蔽形容也
翠蓋以翠者爲蓋也

其三

江對漢濟對淮薜荔對莓苔龍車對鳳輦月峽對天
台茶破悶酒寬懷藉幕對燔柴雲間鵲觀日下鳳
凰臺清江碧石傷心麗紫陌紅塵拂面來靈運好遊
曲笠遮頭穿木屐孟光偕隱羅衣被體插荆釵
薜音備荔音尾莓音每音音台趨音支觀去聲插

測洽切撓入聲俗作撓

江水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
江至南徐爲北江入于海凡川之大者皆曰江漢
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楊泉物理論
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
天河濟水名出常山淮水名出河南汝寧府信陽
縣至淮安府安東縣入海又秦始皇時望氣者言
金陵有天子氣於其方掘流西入江俗名之曰秦

蘇軾
切先上
聲列以
上聲

淮薜荔香草凡木蔓生皆曰薜荔莓苔水衣也天
鮮也水土潤氣所生杜詩鶴駕通霄鳳輦備巴陵
楚地有三峽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天台山在剡
葛仙公降聖處劉晨阮肇入中採藥盧仝茶歌二
碗破孤悶六碗通仙靈元后傳藉幕請罪自坐于
蔡上言就刑亦曰席蔡禮燔柴以祭天鵲鳥名
道宮謂之觀漢武帝造鵲觀于甘泉宮鳳凰臺
在金陵今江寧府楚威王因其地有王氣埋金鎮

之故名金陵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并都此臺故
基在江寧縣治南宋元嘉中有鳳凰集於山因起
臺其上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曰卿欲希心
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
能忘懷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
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涉嶺必造幽峻
礧嶧千里莫不遍歷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
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運

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秀驚駭謂是
 山賊徐知是康樂乃安康樂娶秀更進秀不肯贈
 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後在會稽亦多徒
 衆驚動縣邑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
 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富家多欲妻之並不
 娶同縣孟氏有女名光字德耀狀肥醜而黑力舉
 石臼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
 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既嫁七日鴻不答光跪曰

夫子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斥敢以
 罪請鴻曰吾欲得裘之人可與俱隱深山今衣綺
 縞傅粉墨豈鴻所願也光曰觀夫子之志爾妾自
 有隱居之服乃爲椎髻布衣荆釵布裙操作而前
 鴻喜曰此真鴻妻也遂與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
 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爲四皓以來二
 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憶歌有頃去適
 吳依阜伯通居廡下人貧春妻具食舉案齊眉

伯通異之曰彼備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及卒伯通爲求
 葬地於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
 相近葬畢妻于還扶風

其四

親對信疑對猜聖學對天才香消對燭暗鵲喜對猿
 哀高興發好懷開五柳對三槐崖巖棲老樹石磴著
 蒼苔地下松脂成琥珀海中蜃氣結樓臺曉澗秋風

黃葉順將流水去春山霽雨白雲飛過斷峰來

嶺音顛登同登丁邱切登去聲蜃時軫切辰上聲
 猜疑也恨也又懼也鵲喜鵲也崔圓相公妻在家
 時與姊妹見二鵲言巢共巢一木安巢中俗言見
 鵲上梁必貴荆州記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
 絕處重巖疊嶂隱入蔽日常有高狹長嘯屬引清
 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卻伍有得段十者其母緣岸

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
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公名溫字
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爰有識鑒
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
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
勤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落展敬園陵薨諡宣武
侯后山詩好懷百歲幾回聞五柳淵明也朝士
三槐謂三公位也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

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崖山邊也巔山頂也巖
山坂也登涉之道也巖大岭也月令雉入大水為
蜃海蜃吐氣成樓臺唐張昌宗諸托如市李湛曰
此海市蜃樓耳

九吟

其一

冠對履性對心佩玉對腰金烹龍對炮鳳考古對談
今山閣迥麓堂深遠霽對輕陰梅花吹玉簪蘭草奏

瑤琴空翠晴嵐常淡淡晚烟秋水共沉沉一種歸懷
碧玉枕邊蝴蝶夢幾番別恨紫紉車上鷓鴣音
楚音六風音婪淡徒臨切談去聲沈从人非从儿
亦作沈
禮君子佩至學士以上有一朱衣引馬帶用黃金
而無魚入兩府則朱衣雙引金帶懸魚對之雙金
館閣望為學士詩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為學
士詩云眼亦何時兩腰下幾日黃李詩烹龍炮鳳

玉脂泣迥遠也寥也麓山足也黃帝作律以玉為
管梅似杏實酢范至能梅花譜十一種而花有紅
黃白綠蜀州紅梅郡侯建閣扇鑰一日有婦人高
髻大袖凭欄笑語問鑰不見人惟東壁有詩曰憑
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干詩歌內有梅花
引蘭香草左傳言有國香葉似澤蘭澤蘭方莖蘭
圓莖白華紫萼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
花而香不足者蕙孔子反魯谷中見蘭曰蘭當為

王者香今與衆草爲伍援琴鼓之作猗蘭操自傷
不逢時也琴樂器以宗制流邪正人心也或謂侯
義作或謂神農作或謂帝俊使晏龍作龍池八寸
象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長三尺六寸六分象基
之月廣六寸象六合絃有五象五行腰廣四寸象
四時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曄十三
象十二餘一暉象閭蓋長三尺三寸六分者中琴
之度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也後文王加少宮

少商二絃或謂文武各加其一瀟湘八景山市晴
嵐漁村晚照江天暮雪烟寺晚鐘平沙落鴈遠浦
帆歸瀟湘夜雨洞庭秋月坡詩霞繞征衣滴翠嵐
淡對濃之稱沉深遠貌莊子入夢栩栩然蝴蝶
也俄然覺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蝴蝶之
夢爲周也山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其二

蓮對菊鳳對鵲林是對葛巾洛清對沙白霞重對嵐

深荒邸夢故園心吹笛對鳴琴草迎金埒馬花伴玉
樓人風細窗前橫夏簟月明門外急秋砧清夜詞成
煬帝那思玉樹出長門獻賦相如不記白頭吟

清音主邸音底將音劣砧音針

麻冕緇布冠也陶淵明在家郡將候值其酒熟取
其葛巾漉酒漉畢復著之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
父暢會稽太守融弱冠有名作海賦文辭詭激以
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

道監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搗白熬波出素
積雪中春飛雷皆露而賦內奇句曰窮區沒緒萬
里藏岸湍轉則日月如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聯
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霞日旁彩也
邸舍也漢制凡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
邸至也言所歸至也今人謂逆旅曰邸埒庫垣也
又山上有水曰埒又封道曰埒晉王濟字武子太
原晉陽人有雋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校

責移第北印下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竹
埒編錢匪地竟埒時人號曰金埒章竹席也砧搗
衣石也李詩腸斷聽秋砧隨煬帝喜夜遊造清夜
詞陳後王造玉樹後庭曲長門賦事見前四支四
司馬相如聘茂陵女子爲妾卓文君聞作白頭吟
內云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人心白頭
不相離相如感之廼止

其三

正音攬言九吟三

三十

生對死賤對貧要路對通津三仁對四皓瑞鳳對祥
麟折桂客賣花人翦綵對穿針范滂行攬轡子賤坐
鳴琴縞袂玄裳緋嶺鶴綠衿丹喙隴山禽古往今來
誰見泰山曾作礪天長地久人傳滄海幾揚塵
皓胡老切豪上聲與韻同俗字滂切登
咏音誨
路道路也要樞要也津水渡也微子箕子比干股
之三仁皓白貌謂自首也陳留志許平庚字宣明帝

居園中世謂園翁廼河內軹人夏黃公綺里季角
里先生避秦入商山是爲四皓劉安攀桂而賦
隱詞云桂樹叢生山之幽隨煬帝宮樹至秋冬凋
謝則剪絲爲花葉綴于枝條常如陽春沼內亦
綵爲首菱菱芙蓉宮內七夕結綵樓陳瓜果酒炙
祀牛女嬋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
爲得巧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徵爲部使巡行郡邑
古制車用帷幔滂曰我御史當明見千里何乃自

正音攬言九吟三

三十二

蔽其耳目命去其帷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
之志安不齊字子賤聖門弟子爲單父宰鳴琴而
治赤絲賦適有江鶴橫江東來玄裳縞衣甚然長
鳴隴山禽鸚鵡也漢封功臣之誓曰使黃河如帶
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功臣表言河當何
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礪石如帶礪國廼絕爾麻
姑謂平方平曰吾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
田向到蓬萊水淺于往昔略半也王方平日東海

復行揚塵乎

其四

橋對塔磬對芙蓉面對交心浪花對石鏡鳳翼對龍
鱗松處士竹夫人薄暮對侵晨王喬空外鳥郭泰雨
巾聘婦田中求白壁埋兒地底得黃金江上漁翁
泊岸時來雙柳影山中道者結廬常在萬松陰

橋水梁也塔浮圖也磬樂之石者成都石笋杜詩
君不見蒼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

正音釋言九今四

三十三

是海眼苦蘚食盡波清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
恍惚難明論恐是舊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
注一筍長一丈六尺圍九尺五寸一筍長一丈二
尺圍一丈耿純字伯山光武拜東郡太守盜賊清
寧或問淵騫之徒烏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
曰攀龍鱗附鳳翼其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
如其寢鄭薰字子清號所居爲隱岩庭蒔松蘿七
松處士竹夫人山谷云憩臂休息非夫人之職宜

正音

釋言

名曰青奴王喬爲葉令每月朔來朝太史伺望
臨至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網張之得雙鳧迺所賜
尚書履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少孤年二十行
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殊
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奇之吾見士多矣無如
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
嘗不有慚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嘗遇雨中
一角折時人故折巾一角號林宗巾其見慕如也

正音釋言九今四

三十四

元禮名膺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雋才選
司隸較尉爲黨事自殺伯喈名邕陳留圉人三世
不分財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
精練定八經字刻碑後儒咸取正仕漢至左中郎
將爲王允所誅肅伯父母終葬無終山山八十里
無水伯作義漿于坂頭以給行人三年不取錢有
人就飲出石子升與之曰種之得玉并美婦
有徐氏之女抱甚美伯欲娶女父曰得白璧一

乃可伯于壘石處掘得白壁五雙以一雙聘焉餘
氏不得辭遂妻之因名其地曰玉山郭巨家貧有
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
子又分母之食蓋理之及掘三尺得黃金一釜上
云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在野曰廬田中
屋也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十視

其一

正音讀言十視一

三十五

龜對鶴齒對唇習坎對重坤月明對風清春冷對冬
溫碑墮淚賦招魂煮豆對思尊陵埋金吐氣田種玉
生根相府朱簾垂白晝邊城畫角動黃昏楓葉半山
秋去霜天堪倚杖梨花滿地夜來風雨未開門

重音崇令魯梗切稜上聲尊音純極音風

甲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上穹象天下平象地干

哉神龜問無不知廣肩無雄以蛇爲雄有十龜一

神龜一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山

種音福

話係古

切胡上

聲俗从

衣談

龜八澤龜九水龜千火龜易坎水游至君子以帝
德行習教事重複也壘也冷寒也坡詩冷艷排冬
溫晉羊帖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
至祐九世以清德稱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在軍
中輕裘緩帶身不披甲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
莫敢名者以有惠澤故也好山水風景必造峴
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
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縣來賢達勝士登

正音讀言十視一

三十五

此遠望如我與卿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
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今聞令望
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如公言耳及沒南州
人間號哭罷市襄人感其德立祠于峴山之上刻
碑誌之過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其碑爲墮淚碑
宋玉哀憫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而不復
還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宋景問盧懷
慎病喜設蒸豆兩甌菜數盂而已張翰千里思尊

金吐氣金陵也玉生根玉田蚩尤與黃帝戰帝令
吹角作龍鳴以禦之後軍中製之以思昏曉楓似
白楊葉而岐有脂而香樹高大葉三角山海經
言黃帝破蚩尤棄桎梏化為楓其脂入地千年為
虎魄

其二

憂對喜偽對淳世道對人倫雪樓對風殿海島對江
村左氏傳退之文鶴伴對雞羣月移花徑午雨洒杏

園春英雄弔古堪垂淚遷客悲秋欲斷魂金鎖未開
宰相趨聽宮漏下珠簾初捲君王坐對御爐熏

鎖音琅從小久貝俗从別作鑲俱非惠烝字不
从艸古人或借用之別作燠薰並非中从囙囙與
囙同俗从田誤

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左丘
明作春秋左傳退之韓文公也作文為人所仰晉

嵇紹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

羣王曰君未見其父耳紹字延祖譙國鉅人父康
有奇才備辯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
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
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
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
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
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遂以見害山公名壽字
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免句今壽蚤孤

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累遷吏部尚書僕
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諡康侯王戎字濬
仲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輔政即辟為掾嘗
踐祚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封安豐侯李華著弔
古戰場文屈原放逐弟子宋玉為九辯悲秋以述
其志鎖長瑣也宮門之鎖為金鎖

其三

辭對賦見對聞類聚對羣分鶴簫對鳳管碧藻對香

黃劉郎謝公塋此塋在山聲湘竹落雪意隴
梅春李郭一時唐大將高光兩代漢英君遠水平沙
有客放舟桃葉渡斜風細雨何人携盒杏花村

辭與詞同藻音早黃音焚蟻音擬蟻有君臣之義
故字从義蚌音風原作蟻

辭文辭也易吉人之辭寡孟浩辭波辭之類禮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吳絲鸞仙女文簫佳遊惟觀觀
一姝奇日應得文簫駕絲鸞簫樂器伏羲製編小

竹管為之參差不齊象鳳之翼大者二十四管小
者十六管長八寸者亦名簫管樂器如篪六孔
十一月之音藻水草生水底有二種一葉似雞蘇
莖大如筋長四五尺一莖如叙股葉似蓬蒿謂之
聚藻二者皆可食黃雜香草又象實即麻子周禮
朝事之遵實黃禮內則救麥黃稻梁謝安石在半
山有墩曰謝公墩後別公亦住半山有詩曰我名
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

無音從

竹管為之參差不齊象鳳之翼大者二十四管小
者十六管長八寸者亦名簫管樂器如篪六孔
十一月之音藻水草生水底有二種一葉似雞蘇
莖大如筋長四五尺一莖如叙股葉似蓬蒿謂之
聚藻二者皆可食黃雜香草又象實即麻子周禮
朝事之遵實黃禮內則救麥黃稻梁謝安石在半
山有墩曰謝公墩後別公亦住半山有詩曰我名
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

辭音洋
蟻音尤
蟻音種

蛇下沒
切人

不應墩姓尚隨公別公名安石字半山墩平地有
堆者蟻蜂之小者蜂飛蟲螫人者毒在尾垂鋒
如錐故謂之蜂文選蟻聚蜂屯唐李光弼封臨淮
郡王治軍訓整諸將不敢仰視代郭子儀將朔方
一號令之氣色乃蒼精明郭子儀華州人回紇吐
蕃合兵圍靈陽子儀單騎見虜諸酋長皆下馬羅
拜及較中書令二十四考無過八子女婿皆貴顯
富貴壽考哀榮終始圖形凌煙閣封汾陽王諡忠

武劉邦沛人以布衣而起伐強秦除其苛政為漢
高祖光武名秀高祖孫也莽賊篡漢漢室凌替旁
中興漢室號曰光武桃葉杏花村江寧古蹟今有
之

其四

言對笑義對恩鹿兔對羔豚堯眉對舜目新簾對湘
裙丹鳳闕金馬門羅月對松雲西池青鳥使北塞黑
鴉軍文武成王興一代魏吳蜀主定三分桂館秋宵

虎音高
切音平
從从戶
从九與
虎字不
同紙上
紙切脂
上聲脂
音同

明月三盞邀麴伯公亭夏日熏風一曲奏桐君

鹿山賦多奇壯者有角兔口有缺虎有九孔砥雄
毫而孕生于從口吐出世謂兔無雄非也中秋無
月則兔不孕羔小羊有角而不用類仁執之不鳴
殺之不呼類義飲乳必跪類知禮豚小豕也禮春
宜羔豚竟角五彩舞月重瞳上下生瞳日瞳子李
羣玉詩裙拖六幅瀟湘水西都賦設壁門之鳳闕
闕觚稜而設金爵言觚稜闕角樓爵故曰鳳闕漢

正音摘言十視四

四十一

武帝得天宛馬以銅鑄象立于署門因名曰金馬
門七月七日忽有青鳥飛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
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二青鳥夾侍王母傍朔字
曼倩北原縣次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
帝初棄官而去李克用將兵賦憚之曰鴉軍至矣
軍皆衣黑故云文王武王成王相傳繼述而開周
八百之基北魏曹丕東吳孫權西蜀劉備三分天
下而鼎立麴伯酒也桐君琴也后山詩人生亦何

須有酒與桐君韓詩騎驢到京國欲知熏風琴



正音摘言十視四

四十二

正音摘言卷三

古頃王 荔青屏父著 玄孫允嘉素移甫注

華亭董其昌玄宰父選 雍涼吳惟英國華甫簡

室甥孫承宗燈陽父閱 渥水李秉實曰鼎父較

十一堅

其一

醫對卜後對死 碧釧對青錢 酒仙對詩聖 牛火對狼
烟埋玉樹步金蓮 鑿井對耕田 杜甫清宵立 遂詔白

音摘言十一堅

晝眠夜飲客吞盃底月 春遊人坐水中天 關草青郊
幾行寶馬嚼金勒 看花紫陌十里珠樓捲繡簾

卸蕩練切去聲 嚙同銜俗作銜非

碧深青色 釧螺釧張鷟字文成 夢鷺鷥止于中庭

因名文猶青銅錢 萬選萬中燕將劫卽墨田單求

半千頭衣五采 觸办其所絳火其尾壯士隨其後

所觸皆死燕師大敗狼獸名似犬銳頭白頰高前

廣後其鳴能小能大膏可煎皮可棗性善顧糞可

作鋒火烟直而聚雖風不斜今之鋒尖川之庚文

康名亮字元規 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長兄淵雅

有德量侍從父避地會稽端拱疑然郡人嚴憚之

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初鎮武昌出石頭百

姓看者于岸歌曰庚公上武昌翩翩若飛鳥庚公

還揚州白馬牽旒旌又曰庚公初上時翩翩如飛

鵝庚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微不至葬薨下

都葬焉下時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

細音摘
聲言謂
義言地
同同地

音摘言十一堅

二

情何能已已齊東昏侯以金蓮花貼地令潘妃行

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子美之詩曰思家

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聞道河陽近乘勝

司徒急爲破幽燕邊韶字孝先晝眠弟子嘲曰邊

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曰腹便便五經

笥但欲眠思經義寤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子同處

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嚙馬口中勒也以鐵爲之所

以制馬之逸凡口含物曰嚙勒馬鑣嚙也有嚙曰

從音摘
便音眠
勢平聲

勒無喻曰。杜詩白馬嚼黃金勒。

其二

兄對弟。夜對年。蹴鞠對鞦韆。高冠對大帶。淡雨對輕烟。青眼媚翠眉。纖雪句對雲箋。荒蘆宿夜鴈。疎柳叫秋蟬。韓愈瘴海八千里。柳子荒州十二年。郭泰泛舟折角半垂梅子雨。山公騎馬接籬側倒菊花天。

蹴音蹙。鞠音鞠。鞦音秋。韆音千。纖音進。同纖。

蹴鞠黃帝造以練武士者以革爲圓裏實以毛髮

正音摘言十一 堅二

記

之屬蹴踏之今氣毬也又穿池作鞠室蹙踏爲戲

北方寒食爲鞦韆戲以羽輕趨漢武後庭之戲本

云千秋祝壽誤作千秋涅聚經云習索唐天寶中

呼爲半仙之戲晉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

以白眼待之嵇康濟酒携琴造焉適見眼籍字

嗣宗陳留尉氏人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克

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

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昶字文舒仕

和音

處丘坎
可義千
祭音古
大切消
上聲

至司空鴈隨陽鳥也大夫以爲摯昏禮用之摯必

用鴈者取其隨時以知保身又知有去就之義而

不失其序南翔不過衡山今有同鴈鴈昏禮用之

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一取其不再偶也和者熱

卽北寒卽南也順陰陽往來以就和氣也鴈宿沙

渚大者居中令鴈奴聞而警採捕者輩之未秀者

曰鴈鴈無口而鳴飲而不食舍其穢而趨高潔舊

說朽木化爲鴈壤帑化爲蝶腐菌化爲蜂蠶二十

正音摘言十一 堅二

四

日而化鴈三十日而化鴈有五德頭有綏文也飲

露清也應候信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巢穴儉也

至秋則鳴唐憲宗遣使者於鳳翔迎佛骨入禁中

愈上表乞棄燒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瘴海之地

路八千里遙柳子名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仕禮部

員外承貞元年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召至京又

出爲柳州刺史王叔文之黨也卒死于柳州柳

人立廟羅地柳州廣地郭泰見前九吟四山公名

簡季倫清之子也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渙等
齊名遷尚書出為征南將軍假節鎮襄陽遊習家
池未嘗不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
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
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例著白接籬舉手問葛
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漢侍中習郁子規
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
長楸芙蓉菱波覆水是遊燕客名處也疆山公愛

將并州人也

其三

甘對苦淡對鹹綵綵對香奩風鵬對雪鴈董杏對周
蓮丹桂闕綠筠軒虎爪對龍涎山中真宰相天上謫
神仙知人智士裴行儉罵賊忠臣袁淑謙七碗月團
啜罷清風生肘腋三盃雲液飲餘紅雨上容顏
纈胡結切賢入聲奩音廉本作匳欵俗作奩鵬音
彭筠音云服音亦液音亦歡昌悅切穿入聲

纈繫也謂繫總染為文也魏鄭雲事劉聰略紫纈
四百疋得安州刺史僉鏡匣也韓渥詩有脂粉帶
襦之態謂之香奩體鵬大鵬莊子北海之鯢化而
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風曲上行若羊
角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輒愈重者種杏五株輕
者一株後以杏一器易穀一器少者虎逐之乃以
穀贍貧者號董仙杏林周茂叔名較願為人洒落
號廉溪先生愛蓮有云佛愛我亦愛清香蝶不偷

一般奇絕處不上婦人頭寶禹鈞五子儀儼侃偁
僖五代相繼登科馬道昭詩曰靈椿一株老丹桂
五枝芳闕門觀也筠竹青皮虎爪有威龍涎甚香
大食國人候島林上異禽翔集下有羣魚遊沫則
有伏龍吐涎浮水上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
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南
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
年庚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菽

長上聲
下平聲
劉音通

八為筆畫灰中學事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書夜研
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下堂為
遠矣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要及長身長七尺
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
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有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
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恥善琴棋工草隸
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
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

正音簡言十一 堅三

七

桂音計
懸也俗
用掛非
掛音拂
別也置
而不用
曰掛

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未明十年脫朝服挂
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
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蔡公卿祖之征
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
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第八洞
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成
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山中立
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偏

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好山水每經淵谷
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
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
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永元初更築三層
樓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
有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騎晚肯不為唯聽
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
為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者皆以為仙人性好著述

正音簡言十一 堅三

八

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
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齊
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
戴猛之假道奉表及問議禪代乃援引圖讖數處
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遊及即位後
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祕
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
主門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

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
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
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
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
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
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
前以咨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二
宮及公主貴要參侯相繼贈遺多不受納縱留者

正音篇言十一堅三

九

卽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自隱處四十
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亡
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
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氲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
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于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
絨帶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
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于前釵符於髻上通以
大袈娑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

重上
威音華
衣初襪
也音音
釋俗作
音非林
音末林
獨義人

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燈旦常香火
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大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唐
李白爲謫仙唐裴行儉工草隸有知人之明在吏
部見蘇味道王勣曰二君皆後掌銓衡李敬玄盛
稱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行儉曰勃等雖有才
然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沉默可至今長
餘皆不得其死味道趙州人九歲能屬文與里人
李嶠齊名號蘇李世稱爲模稜手勣開元中任中

勣音
保

山北

正音篇言十一堅三

十

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忘載冊文
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勣召五吏執管授一時俱畢
後以事坐誅嶠字巨山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
有文詞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相中宗獨爲
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敬玄宅州人該覽羣
籍尤善于禮相高宗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爲沛
王府修撰時諸王鬪難勃成文爲檄英王雞高宗
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情山

時音止
燒香忌
廟中忌
也

曠望思諸葛之功賦詩見情爲號州參軍坐罪除
名父福時以左遷交趾令勃往省渡游溺水瘁而
卒年二十九燭華陰人永熙二年皇太子已釋奠
求豪俊舉神童充崇文館學士後爲盈川令張燕
公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不爲人所
多卒于官中宗時贈著作郎照隣字昇之范陽人
調新都尉病去官足擎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
自以爲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

正音讀言十一 聖三

十一

封嵩山
原陽
俗作頤
非

封嵩山屢聘賢士已獨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
久與親屬訣自沉賴水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
武后時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快快不得意棄官
去徐敬業亂以爲府屬敬業爲檄武后罪后讀但
嘻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
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
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求其文得數百篇哀廢
謙唐臣始焉迎賊顏杲卿感悟之相與起兵罵賊

而死杲卿字昕有剛直之氣爲常山太守適安祿
山叛杲卿告急于王承業承業欲竊其功利于城
陷遂擁兵不救起兵纔十日守備未完而僞將史
進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
矢竭城陷被執脅之使降杲卿瞋目罵曰我爲國
討賊恨不能殺汝豈從汝叛耶祿山怒同履謙俱
縛于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杲卿誓不絕賊餽
斷其舌曰復能罵乎杲卿含糊罵而死履謙亦死

正音讀言十一 聖三

十二

五提開
寶何進
以錄入
關所特

盧仝茶歌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
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月圓茶也
又手披月團三百片兩腋習習清風生歡大飲也
左右肘臂之間曰腋李詩三孟通大道梁州劉孝
標啟曰松子玉藥衛卿雲液孝標自叙云峻字孝
標平原人生于秣陵縣暮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
顛覆身充僕園永明四年逃下京師後爲崔豫州
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遷東

寒之剛
新成帝
以之藏
解書

陽金華山博極羣書文藻秀出世謂書潘作廣絕
論以識世之交情坡謝送酒詩揚州雲液却如酥
又花前白領雲液

其四

離對會望對瞻水曲對山尖價金對獻璞粉蝶對玄
蟬風捲幔月穿簾撥允對投閒曙河斜映閣寒日短
經橋竹鳳引風鳴佩舞松龍樂月抱珠眠名動帝城
父子三蘇來日下迹遊京洛弟兄二陸起雲間

正音攬言十一堅四

十三

別音月

檐音炎俗作簷定而隴切其上聲俗作允非
杜詩萬點蜀山尖李勉少貧游俠諸生將死出白
金曰幸君以此爲葬餘則君自取之既葬勉置餘
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勉起墓出金付之卞和楚人
遊荆山得璞獻楚王王以爲欺刖其左足武王死
文王立復獻又以和爲詐復刖其右足文王死于
荆王立和又欲獻恐其害已迺抱璞哭於荆山之
下三日三夜泪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焉曰

正音攬言十一堅四

十四

天下刖者多矣子奚泣之悲也曰吾非悲刖也悲
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吾是以悲
隨使獻王王使玉人琢之果得美玉遂命曰和氏
璧封和爲陵陽侯不就唐明皇時春宴宮中使妃
嬪各插艷花帝親放粉蝶隨飛所止上幸之楊貴
妃專寵不復此戲杜詩玄蟬無停號允忙也歐詩
超然正自得何繇顧開允荆公避卧甘閒允韓文
進學解投閒置散杜詩寒日經檐短宋三蘇蘇洵

字明允眉州眉山入歐陽修得洵書二十篇以爲
賈誼劉向不能過也子軾字子瞻別號東坡生十
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
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熙
寧中謫黃州團練哲宗召爲翰林宣召入對鎖宿
禁中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紹聖初御史論軾議
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軾字子瞻世人謂眉山生
三蘇草木盡皆枯脩子永叔廬陵人守除自曰吾

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棋一局
酒一壺吾老其間是為六一居士卒于頤諡文忠
陸機字士衡天才秀逸雲字士龍機同母弟也端
雅有俊才容貌瓌瑋口敏能談博聞強記累遷太
子舍人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與兄齊名號二陸
雲亦號小陸初雲夜逃路至一家便室宿見一美
少年與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問昨
宿處乃王弼家雲自此談老殊進閑鴻以為龍駒

鳳雛談老子王弼家一日荀鳴鶴士龍會談華亭
曰今日不可作嘗語陸曰雲問陸士龍荀曰目下
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脂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
矢張曰荀何遲荀曰本謂雲驟今乃山鹿野
麋弩微遲強是以故遲一坐撫掌鳴鶴名隱

十二官

其一

頭對面 龍對蘭 蜀錦對齊紈 坎男對離女 周語對殷

盤張繡幕據雕鞍 酷吏對貪官 古墓蛩聲切 空堂月
影寒 花落閒庭春寂寂 雨經孤枕夜漫漫 楊柳迷烟
日暮侍歸青鎖闥 梨花帶雨月明人倚玉闌干
薛香草靡無別名一名白芷蜀地出錦統紫也音
齊織作綺繡純麗之物班婕妤好新列齊紈素繡書
周語五篇殷盤庚三篇韓文進學解周語殷盤
屈聲牙酷苛虐也慘刻也更有酷吏傳范質坐禁

肆執扇書大暑 去酷吏清風來故人 句有人貌怪
陋揖曰酷吏寬 獄何止如大暑 它日公當深寃此
弊因携扇去公 惘然後至十廟見一土木短鬼貌
如所見扇亦在 焉質字文素趙宋大名九歲善
屬文性辨急好 面折人短曰鼻吸三斗醋方可為
宰相中第官封 與和凝同謂傳衣鉢和凝字成績
邠人勿聰敏形 神秀發天成中拜翰林學士知貢
舉時進士浮薄 喜為諛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

則國之以棘開省門絕人出入凝徹棘開門而士
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天福五年拜平章事漢高
祖時封魯國公性樂善好稱後進唐故事知貢舉
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凝及第時第
五後選范質為第五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但
與凝同當時榮之蛩蟋蟀也寂寂靜也漫漫長也
魏文帝寡婦賦歷夏日今苦長涉秋夜今漫漫微
霜隕今集庭燕雀飛今我前李詩楊葉萬條煙給

正音篇言十二卷一

十七

事黃門侍郎堂通內外及諸王朝見漢舊儀曰黃
門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青瑣
門名以青瑣門戶縷刻為連瑣文而青瑣也闔門
也漢號禁門曰闔凡宮中小門亦謂之闔闔板間
曰闔于曹植詩月落參橫北斗闔于明皇與貴妃
夜倚闔于自誓願世世為夫婦

其二

歌對觀往對還虎穴對龍潭浣紗對濯錦別鶴對孤

鸞七佛寺萬夫關晚照對秋嵐黃雲深麥隴紅雨驟
桃源絳翦菱荷開東沼錦裝鳬鴈泛溫泉帝女衡山
海中遺魄為精衛蜀王月夜上遊魂化杜鵑

還音環潭音曇鵲音鵲

漢成帝時長安少年殺吏投虎穴中又呂蒙傳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潭水深處龍居其中潮會稽縣
東有西施浣紗石浣濯垢也蜀地有錦江秦李冰
為屬守穿三江通成都一謂外江一謂內江蜀人

正音篇言十二卷二

十八

以其水濯錦鮮明止絃驚別鶴下絃離孤鸞皆曲
名孤鸞以喻妻之孤單也昔衛國有一女其夫死
而夫之父母命其再嫁其女作歌以自見詞曰有
鸞有鸞失其雄甘心孤獨今不雙隨此生永逝今
不我悲父母聞遂從其意七佛毘婆尸佛尸棄佛
毘舍浮佛拘西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
牟尼佛黃雲謂塵埃與雲相連也淮南子黃泉之
埃上為黃雲荆公黃雲割盡稻正青坡詩風度斜

山園水
勢曲折
激起潮
頭故云
浙江

坡翻綠浪雨收平麓爛黃雲綠浪麥也黃雲稻也
紅雨花落也李賀詩桃花亂落如紅雨桃源有二
一天台桃源在晉漢明帝時劉晨阮肇入山採藥
食盡見桃實食之身輕見一杯流出胡麻飯屑溪
邊二女容貌甚美便呼劉阮姓名曰郎等來何晚
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牀帳帷幔七寶瓊瑤下
胡麻飯山羊脯設甘酒有數仙客持三五桃至云
來慶女皆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暮行夫婦之禮

流音摘言十二官二

十九

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二三月百鳥哀鳴求歸甚
切女曰罪根未除使君等如此喚諸仙女作歌吹
送劉阮出洞口還鄉嶺得七代子孫傳聞土祖入
山不出二公欲還女家尋山不獲至太康二年
失二公所在一武陵桃源即武陵源也西北乃元
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紗羅溪周圍三十二里
秦時人避亂居此晉大元中漁人溪行忽逢桃林
窮林得一山從小口入行數十步土地平曠屋

儼然田池桑竹悉如外人見漁人大驚白云先世
避秦亂來絕境問今何世乃云不知有漢無論魏
晉各延至家出酒食停數日漁人辭去既出處處
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言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往尋
向所誌竟迷不得路緣翦事見前九吟三唐明皇
更溫泉曰華清宮地縫錦鳬繡屬于水中與小舟
戲玩其間精衛鳥名發鳩之山鳥名精衛炎帝女
溺于東海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海郭景純精

王音摘言十二官二

二十

衛贊炎帝之女化為精衛沉形東海靈爽西邁乃
啣木石以填彼海杜鵑鳥名蜀王號望帝立鸞靈
為相淫其妻自慚後因禪位自亡化為子規其聲
哀慘鳴皆北向吻有血自懸于樹自呼曰謝豹又
名雋周又名王雉又名杜宇蜀人聞其名皆云
帝鄉邵康節洛陽天津橋聞杜鵑曰北方無此物
不及十年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應後王
荆公為相康節名雍字堯夫衛州人徙居洛與人

言依於孝弟忠信精數學所居曰安樂尚諡康節
杜詩四川有杜鵑東戶無杜鵑澄萬無杜鵑雲南
有杜鵑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
巢百鳥不敢噴仍爲優其子禮若奉至尊坡云譏
時刺史不在杜鵑真有無也

其三

仁對義易對難荷簪對投竿指環對腰帶盤屋對邯鄲
退筆塚爛柯山竹閣對茅巷秦宮鹿道馬隨苑雀

爲鸞蘇待月明遊赤壁韓逢雪擁過藍關陌上芳春
細柳引風搓翠綫池中清曉高荷凝露捧珠盤

聲音周犀音質邯音寒邯音單秦烏含切暗平聲

古庵字綫與線同

荷負也僂也黃草器語有荷黃而過孔氏之門者
莊外物任公爲大釣巨緇五十楮爲餌蹲于會稽
投竿東海暮年不得魚一日得大鰲巨釣得其
魚措之自澗河以東莫不厭若魚者漢孫程等十

精義

九人立順帝各賜金劍指環盤屋影名在京兆全

之陝西西安府屬水曲曰益山曲曰屋邯鄲縣名
趙所都鄲盡也縣有邯山至此而盡因以名焉今
廣平府屬晉智永禪師王逸少之七代孫妙傳家
法爲隨唐問學書者宗匠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散
於世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佳吳興永欣寺積年臨
書所退筆頭置之竹籠受一石餘而五籠皆滿
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

爛柯山
在衢州

人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信安郡
石室中晉時樵者王質逢二童子棋與質一物如
紅棗核食之不饑置斧於坐而觀童子曰汝斧柯
爛矣質歸鄉無復時人巷四屋一目草舍秦二世
權臣趙高以鹿爲馬隨煬帝時佞臣高德孺指雀
爲鸞蘇子瞻月夜遊赤壁韓愈姬湘嘗種頃刻花
碧牡丹二朶上出詩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未幾愈貶潮州途中遇雪湘曰雪來曰

憶花上之句平公詩上八地乃藍關也

其四

炎對冷潤對乾秋水對春山
鯉梭對螢火岸芷對汀蘭
風習習露漙漙樵斧對漁竿
雙垂白玉筋九轉紫金丹
隴樹飛來鸚鵡綠湘筠啼處鷓鴣斑
月下攜衣聞閣秋風愁塞北
花前對酒京華春雨憶江南

梭音唆汀音丁乾音干習从羽从白

炎熱也冷寒也潤澤也乾燥也梭織具所以行緯

正音摘言十二官四

二十三

者陶侃漁于雷澤得織梭挂壁上後雷電化為龍
侃字士衡其先都陽人後徙潯陽侃少有遠志
維宇宙之志累遷相荆廣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
進太尉大司馬諡桓公岸崖也水涯高者為岸芷
香草可作面脂葉曰蒿麻可用沐浴本草一名澤
芳一名蘼一名葍楚謂之離晉謂之蘼齊謂之芷
卽芷汀水際平地習習風接續也漙漙露多貌王
昭君怨玉筋雙垂山深宮言淚雙垂如玉筋也宋

嚴音嚴修作嚴

蕭叔明母病祈禱時寒淚冰如筋抱陽山人成紫
金丹不死杜詩衰頽欲付紫金丹杜詩錢塘鸚鵡
綠吳岫鷓鴣斑谷詩螺甲割崑崙耳香材屑鷓鴣
斑結香也香譜言鷓鴣斑體薄而易燃

十三交

其一

詩對禮卦對爻木客對花妖畫師對棋叟
豹髓對鸞膠雲漠漠雨瀟瀟柔指對纖腰
日煖江山麗風暖草

正音摘言十三交

二十

木凋鳥翼斜飛天際闊龍腰長卧水中橋
水滿坡城公子有蘭重泛舸花開園苑
王孫芳草正聯鑣膠音交凋音刀舸嘉我切歌上聲鑣音標
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食得不
死時就民間取酒詩云酒盡君莫沾盡傾我當發
明皇沉香亭牡丹花朝暮變色明皇曰此花本之
妖以賜國忠漢武帝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照于
神壇暴風雨不滅漢武帝時西海獻膠帝絃斷以

膠續之絃兩頭遂相著終日射不斷帝大悅膠以
鸞血爲之名曰續絃膠漠漠冲漠澹靜貌瀟瀟風
雨暴疾貌大舟曰舸鑣馬銜外鐵也一名弱汗一
名排末

其二

弦對管收對樵野店對山橋秋聲對夜色白練對紅
綃馳入駿貫雙鵬平鵬對弓腰醉客汲銀甕佳人品
玉簫風定落花閑不掃霜餘殘葉帶淫燒潘岳高懷

愛向清秋吟蟋蟀王維真趣每於雪裏畫芭蕉

鵬音貂甕鳥貢切翁去聲

弦弓弦也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西門豹性急
佩韋以自戒牧守養六畜者郊外亦謂之牧取薪
者曰樵又柴也店肆也所以置物鬻貨也杜詩野
店引山泉洪舜俞賦老既怯于山橋貪莫情乎澤
車楚伐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又晉羊欣嘗著白
練帟晝寢王獻之見之書帟數幅而去欣書本工

因此彌善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

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禹會塗山步卒以

紅綃帕抹其額因以爲軍容盛飾周穆王欲使車

轍過行天下乘八駿馬奔戎爲右吉父爲御八駿

驕驪馬青黑有斑如魚鱗所驪驪謂連錢驪俗呼園子青驪驪赤驪白兔挽渠

黃駒紫黑盜驪純黑山子鵬太鷲鳥一名鷲黑色

其羽可爲箭羽隨長孫晟字季成射貫雙鵬突厥

畏之聞其弓聲謂爲霹靂仕周爲將軍唐高駢字

千里崇文孫也見雙鵬曰我貴當中之一發貫雙

鵬時號雙鵬御史生于顯慶之首卒于光啟之間

家世禁衛頗修折節爲文學與諸儒交礪礪議

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

少與母居好鄭氏學諸葛亮辟爲奉義將軍處上

將之重而側室無妾媵之襲與魏戰死之將士剖

其腹其膽如斗杜詩複道諸山得銀甕祿山獻玉

簫數百枚於明皇杜詩旋斫生枝帶葉燒晉潘岳

七十五

正音擲言 十三交三

二十八

其
三

朝音昭敕音速殷音懋

補齊

機音炎
撫音武
俛音撫
隄音金
舉音泊

相去

鳳翔孔子廟又魯武公吳郡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張華云可以獨中樞木刻作魚形扣之則鳴如其言聲聞數十里萊謂之轅如萊之總名也殺菹醢也組實也凡非穀而食皆謂之殺醉亭記山殺野菽坡詩其魚維鯁貫之柳列子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藏諸墮中覆之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順余而誅其事傍有聞者取之歸告室人曰薪者夢得鹿不知其

正音橋言十三交三

二十九

處吾今得之彼其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歸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訟而爭之上師曰若初真得妄謂之夢真夢得夢妄謂之實據有此鹿請兩分之以開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鹿耶伊尹負鼎俎以滋味干湯湯川為相致於王道幸奎入泰至驪山逢老母私出一瓢令取水

盛上平
聲下音
荃於淵中盛水瓢重百餘斤力不能舉沉之殷殷盛貌蕭蕭馬鳴閑暇之貌莊子子桑子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韓愈與孟郊為忘形莫逆友蘭相如趙人仕趙廉頗趙良將拜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趙得和氏璧秦昭王曰願以十五城易璧遣相如奉璧入秦相如見秦無意償璧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因持璧却立怒髮上衝曰王必急臣臣頭與璧俱碎矣遂得

正音橋言十三交三

三十

全璧歸趙趙王會秦王於滹池秦王曰切聞趙主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曰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滅大王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口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憚為之一擊缶相如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必辱之相如每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吾嘗將廉將軍哉念

滹池縣在河
南府
去聲作
明切

秦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存也今兩虎共關
其勢不俱生頗聞之內相負荆至門謝罪自新為
刎頸交

其四

附對受送對招琥珀對瓊瑤蘭亭對竹院經筵對詩
賦羊化石鵲成橋耳語對神交湘靈長鼓瑟麗女解
吹簫玉軫孤桐聲引鳳金盤六節綵成象月關通寶
絳蠟燒罷光不滅風簾垂盡雕盤停續象難消

疏音盈傳音博

以丁呼曰招境赤玉瑤美玉詩衛風報之以瓊瑤
晦菴武夷詩授我黃素書贈我英瓊瑤王右軍為
會稽太守與羣賢宴于山陰之蘭亭脩楔事賦詩
為樂因而為記唐詩因過竹院逢僧話邊孝先號
五經笥唐末蜀唐求得詩投瓢中卧病投瓢於江
黃初平年七歲牧羊有遺藥將至金華山石室中
四十餘年其兄初起索累年不得後隨一道士與

勢同鷹
房刻切
彼上聲

咕音帖
張音檢

初平相見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兄往視之但見白
石初平叱之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七月七日烏
鵲填河成橋渡織女濯夫於田蚡坐上行酒至濯
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怒罵曰平生
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曹
咕囁耳語夫字仲孺喜任俠交豪傑性剛直漢武
時為太僕田蚡封武安侯後為丞相權移主上賢
漢武時封臨汝侯程不識為邊方太守正部曲行

陣軍不得自便猶康傳所與神交者阮籍山濤耳
濤字巨源為竹林遊累遷吏部尚書甄較人物稱
山公啟事王戎目之如璞玉渾金湘水名湘靈湘
妃湘夫人是也錢起賦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
江上數峰青起字仲文與興人考功郎中蕭秦國
姓穆公女學蕭于蕭史詳見前二公一玉軫琴於
以玉為之書琴陽孤桐言結生之桐可中琴瑟應
局突也古者為曹作所篋絃象俱有六節六曹并

進尤相迫成梟而盧呼五白騷招魂辭篋竹名物
箸也博雅云投六箸行六棋言以篋籀作箸象牙
爲棋也梟邀也六博得邀者勝牖以木爲窓也凡
在墻曰牖峰液融者爲蜜凝者爲蠟蘇頌與李義
府對掌文誥太宗顧念之深中秋夜于禁中直宿
備酒飲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畫頌曰清光可愛
何用燈燭義府其先瀛洲人與永濟俱以文翰顯
時稱來李永徽六年爲相善柔成性佞媚獨心時

人呼爲太貓兒後以罪流振州鞠野相質來濟
州人父護兒貞觀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
選以濟爲之永徽中爲相世謂護兒兒作相世南
男作匠是也顧愔之字偉仁爲山陰令晝日垂簾
門階閑寂務簡而政理李賀沙路曲金窠篆字紅
屈盤

十四高

其一

星對月李對桃山麓對江皋春衫對夏袂露葉對風
梢腹裏劍笑中乃後笑對先號器內珍瑚璉人中賤
斗筭石室客來前雀舌畫堂賓至泛羊羔被謫賈生
傷悼無聊賦鵬鳥遭譏屈子逶迤不斷作離騷

庵音六鵬立服透立威迤駝夷二音正作迤音以
誌公飛錫卓於山麓遂築室焉賈山傳江皋河濱
皋岸也柏木枝末李林甫唐奸相腹中有劍李興
府笑中有刀瑚璉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夏

曰瑚璉曰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語斗筭之人何
足算也言細細也唐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
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
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
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
攸緒廬居岩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宜敦諭卒不
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

諸音當
音力
音所
切生上

室所賜金銀錯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瘳極
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于
民晚年肌肉消青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
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齎書以安車召拜
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以璽
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
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
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

正音謠言十四高

三十五

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遇
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門官五品以上
並祖城東俄而諸章武氏連屬事主福不及春
宗恐其不自安下詔遷之得大賓客不
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被繫張說表置顯山
書姚元崇奏攸緒在顯山未嘗輒出今顯山
遣士爲驚歎願賜歸山出爲令州縣存恤可
開元十一年卒在否茶多賦詩揀茶

出龍團羊羔酒名古詩紅爐添炭爇閑飲羊羔
漢文帝聞賈誼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納月
其言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毀誼年少初學
頗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亦疎之以爲長沙
王太傅被謫三年有鵬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鵬似
鴟不祥鳥也誼以長沙卑溼自恐壽不得長故爲
賦以自廣屈子名平字原曰正則靈均者釋其義
爲稱也仕楚爲三閭大夫蓋楚之同姓也傳

正音謠言十四高

三十六

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
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譖于王前王怒而
疏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誣之蔽明也邪正之
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翼
王之悟而懷王終不悟也後王客死于秦于頃襄
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
于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于江濱被髮行吟

其二

秦對楚。鴈對庖。疊嶂對層濤。駭經對麟史。脂鯉對烹
羔。駉駉足。鳳凰毛。紫綬對青袍。錦堂花氣煖。金殿月
明高。馬援南征載薏苡。張騫西使得蒲萄。夜雨園中
一額不凋。王子柰。秋風江上三重曾倦仕公茅。

正音圖言十四篇二

三十七

非重平聲。

秦今之陝西鞏昌府秦州楚有三楚淮北沛陳汝
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
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秦楚皆姓
凡倉有屋曰稟庖庖廚也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
所豐重也嶂山高險者層累也濤海中大波亦曰
潮頭楚辭爲離騷經春秋爲麟史孔子之所著也
鯉魚有神能飛魚之貴者脊中鱗一道數至尾鱗

醕音純 齊上聲 潘音如 顯音而 鏗音

小大皆三十六鱗有赤白黃三種徐幹齊都賦三
酒既醇五齊惟濡爛豕臠羹包鼈膾鯉楊惲傳烹
羊炰羔斗酒自勞騏驎青黑色千里馬也龐統字
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
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
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
士之冠冕繇是漸顯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
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

正音癮言 十四 高 二

三十八

當西還並會昌門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後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

爲之拜追賜爵開內侯諡曰靖侯徽字德操賴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有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容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近如此謝超宗鳳之子靈運之孫也好文友文辭爲新安王子鸞常侍時王母殷淑妃卒超宗作誄表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

鳳毛隨父徙嶺南元嘉末得還歷官至義興太守後以事賜盡始平孝敬王子鸞孝武第八子也改封新安王杜詩池上於公有鳳毛丞相金印紫綬杜詩江草亂青袍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合侯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建武四年隴騫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征交趾立銅柱爲界截蔥嶺數車歸人以爲明珠文犀慧苴仁

可食張騫使西域得葡萄歸蒲萄一名馬乳又名水晶汁可釀酒柰果名有青白赤三種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父融舉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盧江朱氏生覽祥事後母甚謹家有一柰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開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亦感悟愛之如已子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徵

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作歌以自歎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云云

其三

凌對芙扶對蒿凡杖對旌旄青松對紫族怒浪對驚濤分社肉進春醪拙逸對賢勞衆流歸大海千巖積山高陶人門前栽五柳劉郎觀裏種千桃辨口懸河論道文言聽聲聲詞源倒映驚人筆勢見海濤

艾巨險切箱上聲發音秋蒿呼高切好平聲杖上聲厥音央醪音牢聲音尾觀去聲

凌菱也一名薛居說文楚謂之菱秦謂之薛居又武陵紀三角四角曰菱兩角曰菱其葉紫色晝開

正音嬌言十四篇三

四十一

宵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芙雞頭葉如荷而大葉上感砌如沸有芒刺兼有背若雞鴈之類又名鴈喙實內有米圓白如珠久食宜人然食之必枚食而細嚼足以致上池之津又曰芙花向日菱花背日荷花日舒夜斂菱花晝合宵炕周禮蓮豆之實菱芙果脯秋蘆屬也蒿類甚多氣味各異名亦不同有蓬蒿青蒿牡蒿一名蒿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一面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

長又白蒿一名繁又香蒿一名蕭白葉華顛利生有香氣又賴蒿一名草葉青白莖如筋而輕肥發生香可食春時名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儿所以凭坐者案也周禮五儿玉儿彫儿彫儿漆儿素几杖所以扶行也禮大夫七十賜几杖漢文帝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旌司常析羽爲旌謂分析鳥羽爲之其竿頭則綴以旄牛尾也旄幟也旌尾著竿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

正音嬌言十四篇三

四十二

三仞松木名蕨菜名厥鼈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其初生似鼈脚故名詩召南言采其蕨里中社陳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劉白墮河東人能釀酒醉而不醒又謂之擒奸酒有過盜以酒飲醉皆被擒時語曰不怕張弓挾矢惟怕白墮春醪陶人淵明事見前五居四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登博學宏詞科附王叔文擢度支員外郎人不敢

斥其名號二王劉柳長安有玄都觀貞元二十一年時此觀未有桃花憲宗立錫坐叔文黨貶連州未至斥朗州司馬作竹枝詞及問大鈞謫九年等賦又叙張九齡事為詩欲感諷權要居十年召至京師宰相欲任南省鄭過人言有道士手植千桃滿觀如紅霞送賦云紫陌紅塵掃而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千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意蓋譏新貴滿朝也當路不喜而時論以為輕薄出

為播州易連州徙夔州十有四年縣和州刺史後入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觀蕩然無復一樹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曰百畝園中半是苔桃花掃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問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裴度薦為集賢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會昌時簡較禮部尚書卒九齡字子壽曲江人輔明皇為賢宰相既卒明皇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張說論

其文曰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元和中以門下侍郎充彰義軍節度使討蔡請身督戰平淮蔡封晉國公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記志老壯時人咸以為至弱之並語如懸河久而不竭拜司徒掾太傅主簿王弼注周易賡疊不倦之意杜詩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瀟灑流而不返之意

其四

懃對勸賤對褒悽愴對君蒿煥烟對寒雨碧藕對金桃懃一榻夢三刀麟角對牛毛揚州輪楠柚荆土貢包茅學士對回榮禁燭侍臣吟就奪官袍秋馬行丑豈俟羈縻在槽櫪木龍引水何須俯仰用桔槔

悽音妻愴音創去聲君音薰煥莫迴切上聲楠音塔輪音書懃音寄夢音靡槽音曹健音力桔音高傳音高

增音 懲戒也止也剗也易損象君子以懲忿窒慾勸勉也助也教也獎也誘掖勸獎誘以口導引掖以身扶持勸勉其未至獎許其已能貶謫也減損也抑也褒褒貶也懷懷悲惻貌祭義霜露既降君子有懷愴之心又烈蒿悽愴言鬼神之氣蒸上處是使人精神怆然是懷愴又曰君蒿是袞然處懷愴是潔然底又曰君蒿氣之感人者懷愴瞑閉目也周穆王集方士春宵宮設鳳腦之燈螭膏之燭而

正音攝言十四篇四

四十五

增音 王母來進洞淵紅鸞嘯山紅雲萬歲冰桃千年碧藕及金桃唐貞觀間有獻黃桃大如驚卵呼為金桃杜詩鸚鵡啄金桃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除天下為豫章太守不接賓惟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為樂安太守郡人周謬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設一榻去則懸之俗漢桓之末閭豎用事外戚豪橫及王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

增音 所害孺子名睢南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不就竇武以經行著稱與蕃劉淑號三君晉王濬字士治夢懸三刀于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李穀曰三刀為州又益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去徵在孔子母名漢正朔九年獲白麟兩角共一本漢書法密如牛

正音攝言十四篇四

四十六

增音 毛司馬遷書若九牛亡一毛晉華譚傳或問人之相去如九牛寧有是乎譚曰許由讓天下之大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牛毛凡以物送之日輸揚州之輸也橘柚荆今楚地書包甌青茅又左傳齊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唐令狐綯字子真楚之子為翰林學士夜對禁中燭盡以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驚楚字慤士知訓詁箋奏制令人皆傳誦宋蘇軾入對已而命撤

此俗詩
字音誤

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唐武后遊洛南龍門命從臣
賦詩先成者賜以錦袍左史東方虬詩成拜賜坐
未安宋之問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
奪錦袍衣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官考功員外郎
求為北門學士后不許作明河篇內云明河可望
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
成都賣卜人後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
但以其有口過爾之間終身恥之口過齒疾也

正音讀言十四篇四

四十七

此俗詩
字音誤
附張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事逃歸復附武三思

景龍中諛事太平公主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詣結
太平深嫉之中宗將則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職
下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僧險惡
惡詔流欽州賜死此武后時為左史嘗云後日當
以西門豹為對融字安成齊州人擢入科高第附
易之兄弟武昌農夫騎秧馬縛秧馬日行千畦作
秧馬詩馬絡頭也繫繫也又牛鞞曰繫句奴繫

縻不絕槽馬槽欄馬牛皂結棒以機汲水莊天
漢陰丈人為國鑿遂而入井抱甕而灌畦力多
寡子貢曰有機于此一日浸萬畦鑿木為機後
前輕挈水若抽數若沃湯其名曰桔槔圃者笑田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不為
也子貢懣然而慙

十五歌

其一

正音讀言十四篇四

四十八

陵對澤渠對和屈幹對平柯峰媒對蝶使雨笠對烟
蓑眉淡掃面微酡野唱對山歌輕衫裁夏葛薄袂翫
春羅將相兼行唐李靖伯王維川漢蕭何月本陰精
豈有姮娥偷羿藥星為秀為虛傳織女渡天河

渠音原笠音立蓑音梭蝶音駝

陵大阜也丘後高也澤水鍾聚也渠渠也和溫也
凡木旁生者為枝正生者為幹柯枝柯也笠簪笠
蓑草名可為雨衣古詩以掃蛾眉朝至尊邵康節

飲酒喜微醺飲未微醺日先吟哦酒容也李靖
字藥師京兆人爲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蹀血虜
庭遂取定後封衛景武公勣何泰時刀筆吏沛豐
人也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
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祿咸陽吏皆送錢三何
獨以五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何獨先入收泰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
漢王以何爲丞相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

走主聲

正音篇言十五

四十九

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後以何功最盛封鄴侯所食甚多孝惠二年卒諡
爲文終侯罪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篡位自立娛
樂收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使家臣
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己妻而篡後卒爲
少康所誅後天文志羿妻姮娥偷羿不死之藥奔
月是爲蟾蜍天河通海有人乘槎木齋一年槎至
一處見婦人織丈夫牽牛渚頭飲之此人問何處

丈夫曰可詣蜀嚴君平問之人如其言君平日
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此即天河也君平前漢人與
人子言依于孝與入臣言依于忠卜筮于成都市
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
通依老子嚴周之持著書十餘萬言織女天孫星
齊諸志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
渡河吾今被召弟曰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至今
云織女嫁牽牛也

正音篇言十五

五十

其二

肥對瘦少對多翠瑟對干戈長楊對細柳北海對東
坡風料峭雨滂沱玉液對金波紫詔嚙丹鳳黃庭換
白鷺畫角江城梅花引蘭舟野渡竹枝歌門外雪飛
錯認風中飄柳絮岩前瀑怒誤疑天畔落銀河
峭音肖滂音郎切村平聲沱音駝瀑音僕
干盾也戈鈎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办頭長楊宮名
在懿州縣南其地垂楊數畝本秦離宮漢因之細

柳營名周亞夫也軍處亞夫絳侯勃之子沛人也
為河內守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
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
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
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
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
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
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正音釋言十五歌二

五十一

之詔若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
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吏
士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
上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
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
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

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後
遷為太尉復遷為丞相以子事連汙入廷尉因不
食五日嘔血而死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
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
為北海太守時稱孔北海唐李邕為北海太守又
稱李北海邕字太和揚州人既冠見李嶠願一見
祕書仍假直祕閣累以罪謫開元末歷淄滑二州
刺史上計京師阡陌聚觀出為北郡太守李林甫

正音釋言十五歌二

五十二

忌之天寶末以柳勣事遣御史就郡杖殺之先是
邕以耆艾補外久書疏尺題有謫謫留落之句林
甫故陰議除之子瞻別號東坡坡泛頽詩散作百
東坡頃刻復在茲言水中影也峭山峻也滂沛也
涯也滄流貌滂沱大雨貌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玉液津也方士煉玉液後趙王石虎詔書用五色
紙每有詔書與皇后在觀上以詔書嚙朱木鳳几
中數百丈緋繩迴轉飛下山陰道士好養鷲石軍

因求市之道士云爲黃庭經當舉羣相贈石軍
寫畢籠鷺而去管霄霞龍紅鷺一雙遺石軍請書
黃庭經杜詩清秋畫角哀梅花引竹枝歌皆古詩
名飄柳絮見前七圭二岩前瀑怒見前七圭四瀑
懸水也

其三

淵對渚濟對河辟芷對藤蘿狂風對驟雨樵唱對漁
歌升鼎雉聽經鷺方竹對圓荷翠圭桐葉剪金線柳

正音摘言十五歌三

五十三

條撻麗水良金須鍛鍊崑山美玉要琢磨萬里乾城
山水占餘纔土地千年世代明良會罷即干戈

清音主藤音勝羅音羅鍛都玩切端去聲鍊郎殿
切連去聲

水盤旋處曰淵小淵曰渚濟水名出常山辟山斬
也似而麗大芷香草楚辭扈江離與薜芷藤蘿也
今總呼草蔓進如蒿者爲藤蘿莪也書高宗彤日
越有雉雉家語有飛雉升鼎耳而雉雉野雞漢書

斯音
萬音
切音上
聲音
清音
延音
名音

垢雉
支雉
連起
希雉
歷雉
保雉
汗雉

后名雉漢人諱之故謂野雞雉者有冠長尾身有
文采善鬪古用以祭曲禮雉曰疏趾雞肥則兩足
開張故云杜預云雉有五種東方曰鷩西方曰鷩
南方曰翟北方曰鵠伊洛之南曰翬一說有十四
種盧諸雉喬雉鴝雉鷩雉秩秩海雉翟山雉韓雉
卓雉江淮而南曰鷩併上五種爲十四也雌雉鳴
曰雉雷如動雉鳴而雉其頸淨影寺僧慧遠養一
鷩隨遠聽經遠入京晝夜鳴噪僧徒送至京及門

正音摘言十五歌三

五十四

放之自知遠之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入堂伏聽
若說他事鳴翔而去如是者六年忽哀鳴庭宇不
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唐李德裕問僧曰前所奉方
竹杖無恙否僧曰已規圓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德
裕宇文饒爲相以敬宗昏荒上丹晨六歲謂實衣
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也所居第有起草亭每
計大事則處其中全義傳贊皇公平泉莊怪石甚
衆醒酒石尤所寶自作記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

展聲
切音上
聲

正音

以一石與一樹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為
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五代唐張全
義為尚書令有監軍得平泉莊醒酒石德裕孫延
古托全義復求之監軍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
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怒笞殺之杜周
廻十里堂榭百餘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
惟馬翅檜珠子栢連房玉藻等僅存怪石甚衆多
為有力者取去惟禮星石獅子石為陶學士徙置

正音攝言十五歌三

五十六

黎園別墅前華詩云規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韓
詩荷折碧圓傾又白樂天詩蓮折碧圓傾翠圭見
前七圭二麗水在益州永昌郡出金鍛磨也椎鍊
也崑山荆地產良玉玉不琢磨不成器琢治玉也

其四

龍對檻餌對囹落第對登科冰清對玉潤地利對人
和折桂令探蓮歌走馬對鳴騶破頭朱泚笏折齒謝
鯤梭留客酒孟應恨少可人詩句不須多綠野龍烟

但聽山前雙牧笛滄海積雪惟看磯上一漁蓑

籠虛東切弄平聲檻胡監切去聲餌而至切去聲
囹音訛訛音此鯢音海鯢音雞

籠養鳥籠也檻囹也養獸檻也餌釣魚者囹譯
也謂傳四方及鳥獸之語又繫馴鳥誘外鳥而使
之來曰囹即今鳥媒也劉賁字去華對策詆宦者
考官不敢取賁曰劉賁下第我輩登科晉衛玠字
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瓊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

正音攝言十五歌四

五十六

穎識通達天韻標令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

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
女裴叔道曰裴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
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
與兄別於梁里淵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
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武子名
濟玠之舅也亦目之曰珠玉在側覺我形骸冒子
名玄邠邠人夷甫子也東海下越辟為掾後行陳

鳴音
長也通

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堪人所害平子各澄有達識
荊州刺史樂廣字彥父南陽人約言折理清夷冲
曠加有理識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
王戎為尚書令衛瓘曰此人之冰鏡也確字伯玉
仕晉尚書令與索靖俱善草書號一堂二妙裴叔
道名遷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遷少有理稱以辨
論為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
者知真不知無不歎服靖字幼安草書知名稱燦

正音
言十五歌四

五十七

發音
聲黃

煙五龍歎晉室指宮門銅駝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爾折桂令採蓮歌二詞名西流沙數百里夏多熱
風老馳預知則鳴埋口于沙中人即以德擁鼻否
則致危殆唐段實秀字成公汧陽人立志忠節為
司農卿時太尉朱泚叛使騎往迎實秀實秀許與
合泚以秀議事源休姚令等皆在座秀勃然大怒
起執休手奪其象笏前唾泚面而罵曰從賊可磔
萬段豈從汝叛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頭流血

發音
聲中

開音
齊步
黑切

被面而旬而走賊眾不敢動秀大呼曰我不同叛
何不殺我遂遇害贈太尉諡忠烈晉謝鯤字幼輿
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不
修威儀好述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
不累高隣高氏有美女鯤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
語曰任達不已勿與折齒鯤長嘯曰猶不廢我嘯
歌孔融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
不足每歎曰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正音
言十五歌四

五十八

南唐元宗會從臣賦詩學士朱翬惟進一聯不能
終篇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而笑鄭谷詠雪詩
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
畫處漁翁披得一蓑歸有段贊善者善畫因採其
詩意寫之成圖開盡蕭灑之意持以贈之谷為詩
寄謝云贊善賢相後家藏名畫多留心于素繪得
意在煙波鴈與同吟詠功成更豕麀愛余風雪句
幽絕寫漁叢



正音牆言卷四

古項王 荔青屏父著

玄孫允嘉素穠甫注

尉氏阮漢聞太冲父

古燕輦永同鴻圖甫撰

安肅鄭 茶思眾父

同邑魏啓蕃裔齡父駁

十六皆

其一

男對女巷對街宴樂對容嗟傳柑對剖橘放舸對
車茶羹煮酒常賒帳掩對屏遮雲飛奔鉄騎電閃

正音牆言十六皆

金蛇撥悶亭軒斟醪醕宣威沙漠按銀鉦獵出晴空
爭彎羽箭郊原潤熱歸落日獨負荆薪石徑斜

舸嘉我切歌上聲醪音六隋音霄鎮音莫鉦音耶

俗作鉦

里中巷直曰街曲曰巷街攜也雜也四出之路攜

離而別也宴燕也咨嗟心中暗啞傷歎之聲唐上

元夜以黃羅包柑遺近臣晏子名嬰萊之夷維人

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

音四
切上聲
亦作
相去

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
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國無道卽降命
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使於楚楚王進橘晏子并
食之不剖王曰橘當剖對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
剖橘柚不剖臣非不知也大刑爲刑坡詩蟹腹已
過魚眼生颺颺欲作松風鳴谷詩曲几蒲團聽煮
湯煎成車聲遶羊腸吳潘璋好餘沽酒債家至門
日後豪富還唐貞觀中選驍捷善騎者曰飛騎獵

上遊幸坡詩電光時掣紫金蛇醪醕美酒也琴操
滿斟醪醕莫芳章漢武帝出師征伐奪北地攘之
於漠北平北地少草木多沙石故名沙漠鎮鄧劍
名唐閻立本工畫姜以軍功俱拜相人有左相
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其二

勤對嬾儉對奢月殿對天街木瓜對雪藕漏箭對纒
車拾翠袖踏青鞋竹戶對蘭階石鼎龍頭縮銀筆鴈

翅斜試舉網中青履烏護吞孟底畫弓蛇漢孤舟
雪浪風濤邊岸打鄉關萬里烟山雲樹際天遮

嬾魯簡切蘭上聲女性多怠故从女別作懶懶並
非纒音驟路達合切談入聲翅刀智切癢上聲護
莫半切去聲

嬾懈也去奢從約謂之儉又少也又歲歉也奢張
也侈也泰也月殿卽月宮龍城錄明皇遊月宮見
玉光飛浮宮殿榜曰廣寒清虛之府昇鼎間爲天

街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孔壺爲漏浮箭爲纒
纒車繹繭爲絲者坡詩村南村北響纒車杜詩黃
冠青鞋歸去來謂釋冠芒鞋也謝玄與從兄朗爲
叔安所器日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能玄
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爾翅翼也青履烏
見前九吟四設且也樂廣常有親客曰前蒙賜酒
欲飲見杯中有蛇既飲而疾於時河南廳壁有角
弓畫作蛇廣復置酒曰復有所見乎曰如初黃庭

告之沉痾頓愈

其三

新對舊共對皆人正對逃邪屏山對硯沼月鑑對雷
車一角獸兩頭蛇麻髻對弓鞬五音宮最濁八音石
難諧楚雨縱橫羅袖溼秦雲繚亂玉釵斜釋悶追歡
良夜好天須痛飲感時懷古遺墟荒冢一長嗟

麻音羅俗作螺非聲音古繚音了轆音骸作鞋非

羊元所居山峯奇秀每據筠牀終日笑傲或偃臥

正音摘言十六卷三

四

此音浮
蟬音伯

看山曰此翠屏宜晚對徐玄之見人如粟立案上
傳呼蜉蝣王欲觀魚於紫石潭數十人持魚具入
硯中獲小魚而山玄之大駭周靈王時外國貢石
鏡白如玉照人則寒名日月鏡鏡與鑑通用柳公
權字誠懸官太子少保初于夜半見數十人遣重
車解形似鹿一角一名神羊能別曲直臯陶治獄
其罪疑者令觸之故法冠謂之獬豸冠楚孫叔枝
為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打而埋之使無留後以

害人也比向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泣而對曰

聞見兩頭蛇者死向也吾見之恐棄母而死無母

矣母曰蛇安在對曰恐後人復見打而埋之矣母

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必有善報德集

百祥仁除百殃夫天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與于楚

及長為楚令尹姓聞名穀於菀喜怒不形物我無

間三仕而不喜三已而不慍華嚴經佛頂肉髻如

青麻五音宮商角徵羽八韻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長去聲
斷音牛
菀音居
於音居
菀音徒
菀音徒
菀音徒
菀音徒

正音摘言十六卷三

五

虎為於
竟已上
聲義音

崔咸字重易遷陝號觀祭使痛飲夜分治事無一
毫差吏稱為神杜甫從李白過汴州酒酣登梁王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能測

其四

松對檜蓋對車地僻對途賒舞裾對歌扇玉陛對瑤
階雲北向月西斜柳暎對花遮釋之勞結韞力士恥
脫轉彎弓雙中唐皇雀拔劍中分漢祖蛇銅繩春江
橫笛短簫通碧落華燈夜月遺簪墮翠滿香街

檢音胎音姑大切該去聲韉音靴俗作靴非韉音

之蓋楊詩舞袖太郎當杜江清歌扇低建章宮南
有玉堂階陞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樓
屋上下若轉樞向風若翔張釋之字季堵陽人也
有兄仲同居以嘗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
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

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釋補謁者釋之
既朝畢迺言秦漢之閒事秦之所以失而漢之所
以興者文帝稱善迺拜釋之爲謁者僕射累拜爲
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
恬開皆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是天下知名皆有王
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
盡會立王公老人曰吾戰解頤謂張廷尉爲我結
韉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

辱廷尉使跪結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
於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
結韉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文
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
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蓋初
勃太子梁王不下公門不敬耳事景帝歲餘爲淮
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卒李自侍玄宗醉使
力士脫韉力士恥之遂以清平詞內可憐飛燕

入新粧句諷于妃前口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也
頽然之上嘗三欲命曰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後
白遊華山縣令方決事自乘醉跨驢過門幸怒對
至庭下曰汝何人輒取無禮白乞供狀曰曾用龍
巾拭面御手調羹力士脫韉貴妃捧硯天子殿前
尚容走馬華陰縣裏下得騎驢力士唐之宦臣後
謫承州山多薺不食山感之作詩寄意云兩京作
斤賣五溪無人採夷言雖有殊氣味都不收後會

平去聲
鄭音力
地名今
河南鄆

正音擴言十六皆四

八

叔因至武陵遇開元中羽林軍士坐事謫嶺南停
車話舊方知明皇賦北望號慟嘔血而卒飛燕
趙氏長安人入陽上家學歌舞漢成帝微行過
主作樂悅之召入大幸立為后弟合德絕幸為昭
儀居昭陽宮唐高祖李淵皇后竇氏父毅曰此文
有奇相何可妄與人言二孔雀於屏間請昏者射
之高祖最後射各中目漢高祖劉邦布衣特以
亭長為縣送徒鄴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縣南陽
縣度人
聲比去
聲今平

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
吾亦從去此近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
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行前者還報曰前有
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
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前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
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
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
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為小

聲去聲
從去聲

聲切
聲去聲
聲去聲

正音擴言十六皆四

九

誠欲答之嫗因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
祖高祖乃心獨一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隨煬帝
遊江南以錦為輓又喜夜遊每于月夜笛簫夜吹
聲徹碧落碧落天也唐明皇遊華清宮貴妃兄錡
國忠及三姊皆從別為一隊五家隊合爛若萬花
遺銅墮馬琴瑟瑣珞很藉于道香聞數十里華清
即驪山溫泉宮唐太宗建天寶六年玄宗如驪山
改名華清錡及國忠咸以妃貴而顯三姊皆封夫

人大姨韓國三姊號國八姨泰國

十七加

其一

清對濁美對嘉服玉對食霞綠肥對紅瘦屋樞對
牙吹畫角捲簾旌旗燕對寒鴉乾爐烹白雪鼎鼎
丹砂有像有形皆有壞無聲無臭更無涯屋滿雲山
長疑縹緲真仙境嚴開風月不是尋常百姓家
食千山切燥平聲霞音遐柄音角那音佳燕音宴

縹音縹縹音縹

美好也甘也嘉善也又褒也喜也後魏李預母美
古人食玉之法乃探問藍田得玉環璧雜器百餘
為屑日服之相如賦注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
也杜陵霞朝可食李易安綠肥紅瘦魯莊公二十
四年丹桓公楹刻桓公稱非禮也祿方曰稱楹柱
也杜紅稠屋栢花西房賦檐牙高啄盡角見前十
視一胡人捲蘆葉為箏吹之樂書胡箏似鶯葉而

新二字
俱音昭
極音迢

縹音必
縹音必
縹音必

正音縹言十七加一

十

無孔胡人多于馬主吹之後世鹵簿用焉韓相楹
煉白月砂縹縹輕舉貌縹微也

其二

弦對望靄對霞鷺吐對鷗沙錦衾對羅幃柏酒對松
茶眉嫵媚鬢髮髻杞柳對蒹葭班姬辭帝輦蔡琰泣
胡笳舞榭妝樓千萬戶竹籬茅舍兩三家半牀珊瑚
月明時夢飛塞外一曲銀箏花落處人在天涯

靄衣海切哀上聲為音路陽音謹嫵音武媚音妹

髮蘇合切慘平聲髮音峻兼音兼音嘉琰以冉
切鹽上聲茹音佳珊音山

月初八二十三為上下弦言月半一旁曲一旁直
若張弓弦也月至十五而望弦者日照其側人觀
其旁故半明半魄是謂近一遠三上弦是月盈及
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虛及一半如弓之下
弦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視其明是謂
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而為望望後二日既生魄

正音縹言十七加二

十一

雲集貌鷺見前八該二吐小渚也鷗水鳥也形似
白鴿而羣飛水旁曰沙谷詩君材蜀錦三千丈要
在刀尺裁衣衾炙穀子三代謂之角幃前後兩隻
相成中心繫之帶至魏吳妃始以綾羅為之浴神
賦凌波微步羅幃生座喻體輕也古者元日多進
椒柏酒椒屬玉衡星之精也元日服之令人却老
椒服之能走柏是仙藥進酒以年少為先嫵媚
媚語媚髮髮垂貌杞柳生水傍葉羸白色理微

縹乃點
切令上
縹乃點
切令上

聲切調上

亦今人以爲車轂兼茂草屬左思魏都賦兼茂贊
荏弱森贊獸似犬多力言兼茂蒼蒼然強有力也
兼似藎而細高數尺水草堅實牛食之肥強青徐
人謂之藎今人以爲藎一名藎一名華藎一名芙
葉葉後漢成帝遊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班辭曰
古者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昏主乃有嬖
妾今欲同輦無乃近乎沈遼集大胡笳十八拍
號沈家聲小胡笳九拍末拍爲契聲號祝家聲

正音篇言十七加二

十二

邑女名琰字文姬七歲辨絃能誦書四百餘卷初
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二十年在虜生二子思家
爲胡笳十八拍琴曲後曹操贖回以嫁董祀操字
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奄官曹騰養子夏侯嵩
之子冒姓曹氏自言漢相國曹參之後舉孝廉爲
郎起兵討董卓滅黃巾賊迎獻帝都許爲大將軍
封武平侯進位丞相封魏公加九錫進爵爲王遂
挾天子以令諸侯自比周文王云云令軍掾仲長統

聲切調上

作損益篇今諸王降爵削土稍稍割奪淺其根本
輕其恩義不可授之以柄帝納之遂開其篡亂之
禍卒後子丕嗣丞相魏王位篡漢稱帝追諡爲魏
武帝九錫綠綬袞衣冕鷩路乘馬彤弓盧矢左建朱
鉞右建金鉞手執圭瓚古詩睡愛珊瑚枕而凹又
龜茲國進碼礮枕枕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盡在夢
中因名爲遊仙枕箏樂器以竹爲之秦樂也一說
秦人父子薄義爭瑟而分之因名一說秦蒙恬所

聲切調上

正音篇言十七加三

十三

聲切調上

造制長六尺象六律絃十三象四時柱高三寸象
三才二名頌瑟彈者用骨爪或川銀甲代指杜銀
甲彈箏用十洲瀛洲玄洲長洲炎洲流洲元洲生
洲祖洲鳳麟洲聚窟洲三島蓬萊方丈瀛洲也

其三

神對氣齒對牙皮鼓對征箏沈腰對潘鬢玉符對盧
茶回日馭上天槎帝里對仙家堯仁敷率土舜德被
流沙圯上授書曾進履壁商題句已籠絃遠塞千程

雪磧風沙窮莫極長江萬里雲濤州浪浩無涯

馭音遇槎鋤加切乍平聲亦作查磧音迹

神神明又精神易陰陽不測之謂神又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氣之伸者爲神屈者爲鬼氣元氣也又息也齒牙齒上曰齒下曰牙又年也列也又將軍之旅曰牙戍守邊也荷戈以戍也梁沈約字休文梁武拜尚書僕射以書陳情于徐勉曰老病百日華帶常應移孔坡詞多病休文瘦損不堪金帶垂

正音攝言十七加三

十四

藏音述
忘音麻
慚也

去日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唐王播字明別父恕家揚州播少孤常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飧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播至麓無餘粒然無寸蔽慙然而退題壁日上堂已

從平聲
邪音批
在泗州
地音焉
系去聲
楊音譚
廢於口
切龍上
聲爲去

被覆也流沙西極地名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
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日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

正音攝言十七加三

十五

腰勉梁吏部尚書遷之日有求詹事官者勉曰此夕止宜談風月不宜言官事晉潘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暢晉之孟宗字武恭少孤母老疾篤冬月思笋煮羹食宗無計可得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須臾地裂生笋數莖持歸作羹奉母食畢疾愈盧仝喜茶列子處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退不落取使馬也漢張騫乘槎上天入斗牛宮槎浮木也真西山詩帝里風光似酒濃數布也

丁各西東慙愧 閤黎飯後鐘 二紀播自重位出鎮
是邦因訪舊遊 向題名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
二絕句曰三十 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
今再到經行處 樹老無花僧白頭又續前題曰三
十年來塵撲面 而今始得碧紗籠播貞元中與弟
炎起皆有名穆 宗立為相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
北衆望不厭乃 出為淮南節度使太和初復輔政
時韋處厚以獻 替自任而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

事居位四年卒 積水渚有石者又夢中沙漠亦曰
磧

其四

簪對鈿綺對紗義 鶻對慈鴉樓船對閣道梧竹對松
杉張兔網擲魚叉 刻斲對谿衍江山輪畫手花鳥入
詩家羽客片時熟 煮石孤禪千劫熟蒸沙覺尉巖豪
金帳籠香斟美酒 陶生清致銀鑰融雪煮團茶

鶻胡骨切魂人 聲鴉於加切亞平聲杉音衫擲直

隻切呈入聲又音噪列音李窺音以終音開解影日
鰕鎗音撥

鶻似山鵲而小尾青黑色孟春多聲以名鵲鳴子
美有義鶻行陰崖有蒼鷹養子黑相類白蛇登其
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十酸力強不
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
領健鶻痛憤寄所宜斗上振孤影嗷嗷來九天修
鱗脫遠枝巨頸折老拳高空得踰蹬短草辭蜿蜒

折尾能一掉飽腸已肯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
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鷲鳥最急難心
烟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純黑反哺者謂之
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樓船漢武帝所
製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多窓矛
穴狀如城壘泰始皇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人行
橋上車行橋下卽秘道也杉木名似松而材為良
坡雪詩水下寒魚漸可又擲拋也別處山平而長

也楊子觀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摧又上下之道也
 給衙洞谷空大之貌羽客猶言羽人王子年拾遺
 記周昭王假寐夢白雲中一人服皆羽毛王求仙
 術授絕慾之數因名又唐道士談紫霄出入金門
 號金門羽客魏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作蝸牛庵煮
 白石食之或與人味如芋先于漢末自陝居大陽
 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氣衰微乃自絕不言及魏
 受禪常結草爲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

着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褥以身親土其體垢汚皆
 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飲食則
 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
 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
 繇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
 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
 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
 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燬

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卧不移人以爲
 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
 餘歲乃卒晉鮑觀字太玄仕晉人海得道遇風鐵
 其煮白石食之百丈大智禪師說法一老人聽經
 曰曾住此山有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
 遂對曰不落因果墮在野狐身請一轉語師曰汝
 但問老人便問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悟曰今已
 免老狐身中在山後住乞依亡僧例焚岩中果見

一死狐積薪化之党進驍勇絕倫不識文字目光
 如電視之若神人宋興國中爲鎮南節度使一日
 寫真大怒畫師云畫大蟲猶用金箔作眼睛我豈
 消不得一對金眼睛時自捫其腹曰吾不負汝左
 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
 慮也陶穀字秀定邠州人也爲翰林學士使江南
 下視江左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
 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與一詞名風光好好姻緣惡

嫵綠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曲
 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李主開宴令弱
 蘭歌此詞陶大沮印日北歸得覺太尉家姬一日
 置雪陶取雪水煎茶日覺家應不識此姬曰彼處
 人也但能于銷金帳下飲羊羔美酒耳陶慚之李
 主南唐李煜也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
 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
 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意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

正音篇言十七加四

二十

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為宋齊丘深忌終不能進
 用鎔釜局三足溫酒器有耳者

十八瓜

其一

寒對暑萼對葩蟋蟀對蝦蟆青楊對白飯美妾對嬌
 娃雲似墨雨如麻鄰客對矜誇塚頭連理樹池面並
 頭花開經定栽陶亮菊為園須種卻平瓜布衲麻衣
 道院禪房甘寂淡瓊杯玉帶侯門初館競奢華

孽音謬葩披巴切上聲聽音悉蟬音率蝦音迭
 蟻音麻娃音哇

萼花下附也葩花貌蟋蟀即前促織蝦蟆有青蛙
 毒蟻蟻長肢石旁蟻子之類腹腸于水際草上纏
 綴如索日見黑點漸深至春水時鳴以聒之謂之
 聒子子謂之蝌蚪古謂鵝影抱蝦蟆形抱頭圓色
 黑始出有尾而無足稍大足生而尾脫月大生前
 兩足月小生後兩足白詩蠶蠶水中物無用者蝦

正音篇言十八瓜一

二十一

沙百曉
香也

蟆形穢肌肉腥出沒于泥沙六月七月交時雨正
 滂沱蕩蕩杜詩與奴白飯馬青楊柳詩桂嶺瘴
 來雲似墨杜詩雨脚如麻未斷絕鄙陋也薄也吝
 鄙吝也陳蕃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
 生矣叔度名憲汝南人矜自負也誇大言也曹周
 官驕淫矜誇晉犖虞頌東宮正德之門槐樹二株
 連理而生又長恨歌在地願為連理枝梁朱超詩
 日分雙帶影水合兩花香徑小道也陶淵明嘗曰

舉音

聊欲歌絃以爲三徑之資九日無酒宅中獨酌
把坐其側悵望久之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使
酌醉歸弘字休元卿耶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祖
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情知名弱冠
爲會稽王驃騎參軍初欲識淵明不能致淵明嘗
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
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
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邵平秦東陵

正音滿言十八瓜一

二十二

柯去聲
師音希
使去聲
和重去

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
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以爲名也漢十一
年陳稀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
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已聞信誅使使拜丞相
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爲相
國衛諸君皆賀邵平獨不進謂何曰禍自此始矣
上暴露于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

祝入聲
和重去
發
發呂端
勿吹去

置衛君非以龍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
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納補也
佛衲智度論五比丘曰佛當著青衣佛言應著衲
衣又唐裴休常被衲于歌姬持鉢乞食日不爲
俗情所染何以說法度人休字公美孟州人大中
六年爲相能文章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曰休
真儒者常建題破山後禪寺院竹徑通幽處禪房
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淨影空人心玉卮酒器受大

正音滿言十八瓜一

二十三

莫音明
吟古聲

井以玉爲之競爭也逐也
其二
衾對枕泉對麻紫萼對紅葩雲窗對霞閣沉李對浮
瓜籠中鳥井底龍邵又對侯芭纖眉垂月角短髮積
雪華大將軍中穿蹴鞠佳人馬上撥琵琶紅粉鞦韆
行路遙看金柳色笙歌院落隔牆深想碧桃花
泉音徒色與龍同披已切怕平聲
麻有子曰泉無子曰直禹貢岱畎絲枲麻皮績可

卷之八

為布子可食又樂器大鼓謂之麻小謂之料谷詩
赤壁風月銷玉堂雲霧應華山女詩雲霓關事
恍惚在崑崙都人重三伏六月中無佳節往往
于風亭月榭沉李浮瓜以宴樂以避暑氣壯子以
天下為籠則雀無所逃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以
五羊皮籠百里奚又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
之則飛入雲霄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
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

正音篇言十八瓜二

一十四

結音次
應必列
切邊入
聲聲者
通音者
流

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
驗莊子魏公子牟謂公孫龍曰子不聞埳井之墮
乎謂海鼃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休乎缺甃之壘
夫子奚不時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足
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以東海之大樂聞之
規規然自失也又漢馬援曰子陽井底鼃耳妄自
尊大魏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後見
司馬宣王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畏而不下

卷之九

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瑾所害死于蜀侯也後漢人
坡詩學道無成幾已華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
子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以軍功封冠
軍侯既侯三歲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
六出擊匈奴斬首十餘萬級封狼居胥山禪於姑
衍登臨翰海執節獲醜言深入有功也自是之後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也驃騎為人少言
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常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領方

正音篇言十八瓜二

一十五

聲聲

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
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上亦重愛之然少而侍
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
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
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蹴鞠焉元狩六年卒
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
像祁連山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王嬀字昭
君漢元帝宮人帝按圖召幸宮人宮人多賄畫工

昭君自恃其貌不與畫工醜其貌不得與選及匈奴入朝選宮人而公之昭君圖貌醜當行人辭光彩射人帝悔不及遂行毛延壽等同日棄市昭君出塞在道愁怨于馬上撥琵琶以寄其恨至入傳之謂之昭君怨琵琶曲樂器長三尺五寸象三才五行四絃象四時推手前口琵琶手後口琵琶取鼓時以爲名也

其三

班對越。隴對巴。秬黍對胡麻。詩狂對德盛。石乳對松華。馬齒竟雞冠花。家鶴對官蛙。魚舟竹簞笠。道院鐘離色。伯者得萍甘似蜜。仙人云棗大如瓜。引袂風前公子院中春蹴鞠。鳴絃月下旅人江上夜琵琶。

隴音龍秬曰許切渠上聲將音僻竟音現若音若等音立色音巴棗音早从兩束束音刺从束非

燕國名幽州之域今涿郡冀縣越地名吳越南越關越謂之三越隴大坂也唯在天水者最大因以

名州巴州名秦漢屬巴郡元魏立巴州秬黍黑黍也黍似蘆蒿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大宜高燥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又荀子性惡篇注良弓名又弩名杜詩詩狂欲上天又一回酒渴思吞海幾度詩狂欲上天晉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愨幽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去幼立言所庶幾也仕晉累遷河南尹爲鎮南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啓請代吳克江陵勢如破竹封當陽侯侯損益萬機不可勝數號曰杜武庫注左傳有左傳癖莧菜名以其葉如馬齒故名又各五行草俗名薺薺草雞冠花花名其花上衝如雞之冠張九齡七歲能文千秋節獻金鑑錄家養一鶴每投親故書命鴿付去因號曰飛奴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風韻清致爲都郎尚書不樂門庭之內草萊不除中有羣鵲鳴圭曰此

臥音嗣
棲音茲
棲音茲
臥音嗣

三人

音古 音擇賈 水名在 陽鐘 溢音餘

正音攝言十八瓜列

子 193—88

匿巷宴安承日錄是爲有識者所知襲藍田侯又
口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又傳燈
錄云二十八祖達摩自天竺泛海見梁武帝不契
沿上嵩山面壁九年端居而逝縷木爲範以香爲
篆文作十二辰分百刻燃晝夜已燈花得錢財故
拜之六極天地四方也威有威可畏也控操制也
開水東南流三曲如巴故曰三巴蠅蛸一名守宮
卽蜥蜴蜥蛸尾通于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

青綠色者常居草間守宮褐色四足有尾偃伏壁
間故名蠅蛸亦謂守宮其血塗宮人額有合則色
變蔡琰六歲父邕夜彈琴絃絕琰聞門第一絃也
復故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邕曰偶中耳神劍事
見前二公四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景遷司空博覽
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
華盡地成圖應對如流後爲趙王倫所害樂天琵琶
瑟行末云妾妻不似向前聲漏塵重間皆掩泣座

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唐楊貴妃好食
荔枝南海飛鸞以獻杜牧之過華清宮詩云長安
更望繡成堆出頭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牧之名牧自宣城幕除官歷湖
州刺史爲御史分務洛陽李司徒原罷鎮閬州居聲
妓豪俊洛中名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
不敢邀致杜達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
之杜獨坐南向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云聞有紫

雲者孰是李拉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傳宜以
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二爵
朗吟曰畫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公司御史來忽發
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氣意開逸傍若無
人牧不拘細行故詩有十年一覺揚州夢唯有青
樓薄倖名泰始皇帝密使人種瓜硤谷中溫處使人
上書曰瓜冬熟詔博士書生說之儒生往方相難
不火因發機以上壓之皆死硤谷始皇坑儒處

九江

其一

梁棟對箱。雪嶺對烟江。名花對琪草。謝女對秋娘。三寸舌。九迴腸。玉液對瓊漿。始皇照心鏡。徐華逐魂香。仙家松陰蕉葉。美人燈影藕絲。元亨利貞。天地一元成化育。仁義禮智。聖賢千古立綱常。

棟多貢切東去聲。梁音棟。箱音湘。

梁棟梁屋脊柱曰棟。負棟者曰梁。又橋梁又魚梁。

正音韻言十九

二十二

梁棟

又太梁又大梁。星名又梁山。韓之鎮也。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韓城縣。棟屋樑極也。又汗牛充棟。言書籍之多。車載而汗其牛。屋貯而充其棟也。後城藏也。箱車內。容物處。又竹篋與箱同。雪嶺即雪山。在成都西。正控吐蕃。又崔涯張祐題詩。娼肆裏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惜。嘲李端端有鼻似烟。應耳以鑑之。句端端往見二子。伏望哀之。適更贈之。口竟得黃。雖被細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

正音韻言十九

二十二

州近目渾沙。差一系能行。白牡丹。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卻登雪嶺。崔涯吳楚人。與張祐齊名。其妻羅氏。乃崔祕較之女。夫婦相歡。而涯不禮其妻。父妻父不平。奪其女為尼。祐字永吉。南陽人。以處士倚寓丹陽。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題曰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為才子之最也。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亦受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澹。有南朝遺風。遂築室種植。

而家焉。性嗜石。笋悉力致之。從南海間罷職事。載羅浮石笋還。不蓄美田。利產為身後計。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來偃不暇。豈其怨刺于神明耶。天果不愛其才。沒而猶譴耶。嘗賦淮南詩。有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頭好墓田。果卒于丹陽。隱舍與涯失意遊俠。江淮有俠士。詩太行嶺上十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往往傳于人口。謝女王凝之妻。謝道韞也。初適

疑之不樂而還父妾之曰王郎逸少了不意夕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謝安琴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天壤之間迺有王郎一日獻之與客談論辭理將相道蘊遺甥自口欲為小郎解圍施請步帳自蔽巾前談客不能屈獻之字子敬羲之第子娶高平郡雲女名道茂後咸寧中離婚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于景

正音篇言十九江一

三十四

陵穆宗即位秋為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異已者指王為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牧之過金陵感其窮而老為之賦詩曰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婦即山鑄後庭千蛾眉秋持玉罇飲與唱金縷衣云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詩長買此詞卿食止八陳當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役役縣中皆謂之狂生漢沛公下陳留號為廣野君使說齊王以危亡陳之田廣以為然遂以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淮陰聞之迺夜度兵平原襲齊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烹之司馬遷字子長太史公談子也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

正音篇言十九江一

三十五

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于沅湘比涉汝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為太史令紉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有良史材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傳之蠶室承父命發憤而作史記藏之名山傳諸其人報任安書云腸一日而九迴玉液酒也劉孝標壺開玉液楚詞招魂有瓊漿些謂漿色如瓊也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女子有邪心即瞻張心動乃殺之聚宿洲有返魂香

尸在地開香即活徐肇遇蘇德哥自言有返魂香
烟直上可見先靈

其二

樓對閣。茶對梁。畫短對更長。瓊肌對玉骨。錦纜對牙
檣。青弁使。雪衣娘。淺角對蓮房。畫屏金孔雀。錦被紫
鴛鴦。九日龍山風落帽。暮春會稽水流觴。詩寫丹楓
宮女幽懷付流水。淚涇斑竹。湘妃遺恨滿長江。
梁似粟而大有黃白青三種其性涼故稱梁如黍

正音攝言十

三十六

蜻蛉
蜻蛉

都音
都音

大暑而種稱黍也。纜維舟索也。檣掛帆木也。杜詩
春風自信牙檣動。荆公詩大舟如山起牙檣。青弁
使蜻蛉也。六足四翼。明皇時白鸚鵡名雪衣娘。金
孔雀見前。十六皆四女子行嫁用。綵絨織成鴛鴦
交頸之狀。于被之上。取夫婦若鴛鴦交好之意也。
晉孟嘉字萬年。江夏郿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
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
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

後爲征西桓參軍。轉從事中郎。遷長安。年五十三
而卒。九日溫宴龍山。蔡佐畢集。風吹嘉帽。嘉不覺。
溫使左右勿言。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
作文以嘲。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
作郎。劉陽令。累遷祕書監。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
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後漢章帝時平原徐肇
以月初生三女。三日俱死。一村以爲怪。相携水濯
洗。因流水以盥。觴曲水。起此。帝曰。若此便非佳事。

正音攝言十

三十七

東晉曰。摯虞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成王卜洛
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
日置酒。河曲。見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令君有西夏
因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有盛集。謂引水流杯。摯
虞才學通博。舉賢良。晉武帝時。貶太子舍人。選族
姓十卷。奏之。歷太常郎。東晉字廣發。仕晉大旱。哲
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江州三日曲水之義。賜金
五十斤。轉著作郎。觀及家竹書。隨疑分釋。南陰

等六篇選尚書鄭玄、龔祖混皆為太守會稽事詳
上支四楓樹漢宮殿多植之事詳二公一湘妃事
詳四支三

其三

肥對瘠。矮對長。桂嶺對松江。龍對跨鶴。破竹對穿
楊。寬酒量。富詩腸。春祀對秋嘗。仙棋炎綠橘。客枕夢
黃梁。池草登詩因有夢。海棠入恨為無香。風起畫堂
簾箔影。飄青荇。沼月斜金井。輾轡聲度碧梧墻。

瘠音寂矮鵝楷切臨上聲輾與翻同音輾轡音六
轡音盧荇音杏

瘠瘦也矮不長也桂嶺地名松江府名黃帝鑄鼎
荆山下忽有龍下迎黃帝上龍羣臣後上天者七
十餘人小臣悉持龍髯拔陸黃帝弓百姓抱弓而
號後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有客言志一願為
揚州刺史一願多貲財一願騎鶴上昇一願腰纏
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杜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

數節之後迎刃有餘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
葉之大百發百中齊宣王問淳于髡曰卿量能飲
幾何對曰君臣之間各分嚴肅臣飲三斗朋友相
與對談飲平能飲五斗妻子燕笑酣飽而止能飲
一石晉山濤酒至八斗武帝密試之果至本量而
止宋王審錡不能飲太祖宴後苑祝曰酒者天之
美祿何惜不令飲之祝已謂審錡曰天必賜卿酒
量試飲之逕連飲數爵自此侍宴必滿飲歸私第

即不能飲楊誠齋酒入詩腸風火發祀祭也春祭
日記言四時祀事一終也又曰祠品物少文辭多
也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秋祭曰
嘗嘗者新穀熟而嘗也薦于宗廟以嘗新為名巴
閬人收兩大桶如三斗器謂之有二叟相對身長
尺餘象戲一叟曰桶中之樂不減商山但恨不得
深根固蒂爾一叟曰僕飢須龍脯食之食訖以水
噴地為二白龍而去呂翁名品字洞賓唐時神仙

四月生號純陽真人題岳陽白鶴寺前有老人自
松梢冉冉而下曰某松之精也見先生過禮當候
見呂因題壁云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
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開元中翁
經郎卿有盧生同郎主人方蒸黃梁盧具言生世
困厄翁取囊中枕以授之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
但記身適枕中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榮
盛無比忽欠伸而寤呂翁在旁黃梁尚未熟謝靈

運于永嘉西堂思詩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
生春草句大以爲工彭淵材五恨一恨鯽魚多骨
二恨金橘太酸三恨尊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
恨曾子固不能詩鯽魚之美者似魴而肥江東四
月有之子固名肇年十二能文名聞天下神宗曰
五朝史事宜付曾肇遂爲史館修撰藏書至二萬
卷文集曰元豐類聚五十卷外集十卷皆贊其文
水之江漢天之北斗符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

股上青下白花黃葉紫赤圓徑寸餘浮水而詩參
差若菜蔬反也飛也轆轤井上汲水圓木也杜詩
硯寒金井水澆翠竹碧梧鷺鴦停時

其四

殺對醢芥對蕪故國對他鄉神清對骨冷燭短對燈
長歌薤露舞霓裳叔伯對姑嬭芬椒塗暗壁文杏飾
高粱貧女幸分東壁影幽人高卧北牕涼野館春烟
麗日曉烘桃杏色池亭夏口蕪風時送芰荷香

醢音海雞从艸疆俗作蕪非蕪音械寬音倪煊音
章分音分椒音焦煊呼洪切忽平聲菜音忌
芥辛菜界我者也汁能發之氣能散之又草芥又
纖芥細微也又芥帶蕪菜名疆我者也于毒邪良
腥寒熱皆足以禦之蕪莖菜葉似韭山上有蕪者
下有金漢高祖召田橫橫自刎從者爲歌以寄哀
情名薤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
人死魂魄歸于蒿里故有二章一曰薤上朝露何

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
萬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
薤露送王公貴人萬里送上大夫人使挽柩者
歌之呼爲挽歌又客歌于郢中始曰下里巴人屬
和者數千人爲向陽雄露和者數百人爲陽春自
雪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數人其
曲彌高其和彌寡霓扇虹也玄宗八月望日與申

天師遊月宮寒氣逼人霜露沾衣過一大門在玉
光中見一大府曰廣寒清虛之府翠色冷光相射
極寒不可留少前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
舞于廣庭大樹下樂音清麗明皇默識之歸製霓
裳羽衣曲父之姊妹曰姑夫之母亦曰姑夫之兄
曰兄嬋芬花草香氣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
辛而香烈漢宮佳皇后稱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
也又石崇與王愔後汰崇以椒塗壁燈以赤石脂

愔以粉榆澳釜崇以蠟燭作炊愔作紫絲布步障
碧綾裏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字
季倫父苞分時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
曰此兒雖小後能自符財及爲荊州刺史劫遠商
致富送資產累巨萬金宅舍輿馬僭擬王者庖膳
必窮水陸之珍後房數百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
竹之流盡一時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
王愔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愔等每愧

美不能及也後孫秀求綠珠不得恨之坐事誅之
愔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簡行而少以才
力見名有在公之稱阮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
至豪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秀字彥才吳郡吳人
爲驃騎將軍交州牧長門賦飾文杏以爲梁齊女
徐吾貧與隣婦李吾合燭夜績或謂李吾曰徐吾
燭不屬請無與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
後今一室之中去一人燭不爲益明前一人燭不

為益暗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續淵
明夏日高卧北牕下清風颯然自謂羲皇上人烘
燎火乾也

二十光

其一

家對國柳對桑院舞對宮妝鉅蟬對金鴈春雨對秋
霜螢箇箇飛雙雙簾幙對池塘玉露星月白金風草
木黃衣冠奔走紫宸殿詩酒徘徊綠野堂婦酒客魚

好事已無蘇學士愛琴亭笛知音唯有蔡中郎

鉦蕩練剪去聲好去聲

柳垂條小楊也又宿名桑木名蠶食其葉又姓鉦
螺鉦箇箇連陰類以為朋也杜詩却遶井欄添箇
箇偶經花藥弄輝輝雙偶也武帝秋風辭秋風起
今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紫宸殿漢之前殿
周之路寢內衙也侍臣目近天顏故衣冠奔走也
奔疾走也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

大路謂之奔裴度退然纔若中人而神觀邁與
舉德業比郭汾陽事四朝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絲
野堂與樂天意得為文章以詩酒自娛窮晝夜不
問人間事東坡後赤壁賦有客無酒有酒無肴如
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
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
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
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

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蔡邕在吳會吳人燒桐以製琴開火烈之聲知為
美材請為琴其尾尚焦因琴之尾名焦尾伏滄長
笛賦曰余同寮恒子野有故笛傳之耆老云蔡伯
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之館以竹
為椽邕仰視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
傳之至于今

其二

眉對目。對黃石。臨對紗牕。朝冠對野服。夜對秋
光。凌烟閣。聚星堂。臨子對漁郎。深院映楊柳。香亭
海棠門。外羊直竹。共合。對前。揚。鼓。杏。花。忙。對。各。賦。詩。
騷人下筆驚鸚鵡。有郎歌處。仕女吹簫引鳳凰。

羯音結

唐川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
太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不能去母及妻皆有方
外志同遊名山二十餘年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

正音攝言二十九

四十六

溪止廬其側後入箕山願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
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離樓帝令左右扶止
謂曰先生此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瘴
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
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山豈如陛下親降
岩穴耶帝悅因救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
館學士帝嘗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
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川游巖宅進太子洗馬

隱士川

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唯
與宋之間爲方外友云元超倏之子蒲州人高宗
時爲給事中書舍人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政
出武后因陽暗乞骸骨卒唐太宗開功臣二十四
人於凌烟閣象二十四氣所以輔天而成化也若
長孫無忌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
恭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突厥通殷開山柴紹
長孫順志張亮侯君集張公瑾程知節虞世南劉

正音攝言二十九

四十七

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是也坡翁與客會飲聚
星堂雪中賦白戰體詩漢苑中柳狀如人形號人
柳一日三眠三起明皇沉香亭賞花召妃子楊太
真時卯酒未醒鬢亂釵橫上曰真海棠睡未足耳
晉武帝寵者甚衆常乘羊車恣其所適宮人取竹
葉挿戶鹽汁洒地引帝車明皇幸御園賞春時花
尚未發令侍兒鼓臨風一擊奏陽春之曲既終則
和風聿至轉頭柳楊發蒂杏亦吐華明皇笑曰得

不呼我爲天公乎羯羊殺害也上黨武鄉羯室骨
匈奴別部入居之因號胡戎爲羯羯鼓胡中之樂
其聲淫聽之令人亂性一彌衡事一蕭史事

其三

文對武列對莊寶鼎對銀鉦貂冠對象簡姪奴對英
皇舟似屋筆如杠蛟蝶對蜨螂良玉含春意明珠吐
夜光竹節真如君子操梅花偶助美人妝漢浦雨晴
兩岸苔痕浮鴨綠隨隄烟煖一川柳色上鶯黃

釭音江从缶非貂音刁蛺音來蟬音腔螂音良姪
音子奴詳子切詞上聲隄音低从阜

釭燈也唐人用銀釭字谷詩下消蠟燒釭貂出東
北夷丁零國今人謂之貂零以此實鼠類也朔地
苦寒人以其皮溫額後代效之因以金瑤飾首前
插貂尾至漢因焉加以附蟬爲文侍中插左常侍
插右漢官儀金取堅剛百鍊而不耗蟬取居高飲
露而不食貂取內勁悍而外溫潤其色紫蔚而不

雄象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
形頭不可俯運川以鼻交趾有石室惟通一路先
置錫豆于中馭一馴雌象入焉布甘蔗于道象來
食蔗則縱馴象入石室隨以石室門象俄人緣石
室伺之象少馴則騎而制之牧者謂之象奴將死
以牙觸石折之以牙爲身害也羣象雖多不足畏
獨象最可畏簡牒也古無紙有事書之於簡御史
出持霜簡入奏天關姪太姪摯國姓文王之母又

孕也奴太奴文王之妃又娣奴兄弟之妻相謂曰
娣奴蓋妯娌相呼自以身年長爲奴少爲娣不以
夫之長幼名也又妻之妹從妻來者亦曰娣張融
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居無屋
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率小船於岸上思曼名緒父演
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數及叔
父鏡從叔暢并貴與之孝武用爲尚書倉部郎都

今史歐詩安得筆如長杠。蛺蝶即蝴蝶。蛺蝶能結黃土為九張。天錫詩觀松竹則思貞操。宋武帝女壽陽公主卧含章。檐下梅花落額上。自後有梅花妝。隨楊帝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河。謂之御河。河畔築道樹柳。名曰隨隄。在汴梁河故道。隄防也。塘也。岸也。坡詩隨宮楊柳只金隄。杜詩鶯兒黃似酒坡詩小舟浮鴨綠。大約濁黃。

其四

正音攝言二十光四

五十

夷對夏。漢對唐。寶珎對珠璫。竹樓對茅屋。鳳頸對龍顏。泥土地。鐵金鋼。簫管對笙簧。帶剪羅襦。潮釵分金鳳凰。梧桐落處生秋色。芙蓉凋時減月光。綠珠墜樓金谷已空紅錦帳。玉環墮地馬嵬猶見紫香囊。

珎音二瑞音常。頭音景。顏蘇即切。喪平聲。璫音剛。

濁音奚。鴻音尺。寶音明。來音切。見音危。

夷傷也。滅也。又陵夷言王道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又芟也。又等也。又東夷朝鮮箕子所封之地。

之高麗是也。南蠻从虫。北狄从犬。西羌从羊。惟東夷从大从弓。俗仁而壽。中國謂之諸夏。又大夏樂名。高祖建國號曰漢。唐國名本舊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于燹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今山西太原府平陽是也。又大言也。又荒唐廣大無畔域也。又廟中路亦曰唐珎。珎也。與之狀首直而末銳以塞耳一名耳瑱。瑱克耳之珠。黃州以竹為櫟記匠葺屋三分瓦屋。

正音攝言二十光四

五十一

四分言茅茨屋也。杜牽羅補茅屋。頭頭也。唐蒙天綱謂武后龍瞳鳳頸極貴駿也。額額也。笙樂器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女媧氏作笙。笙生也。象萬物貫地而生也。笙者大簇之氣也。象萬物之生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一故謂之笙。簧笙竿管中金葉也。蓋笙竿皆以竹植于匏中而綴其管底之側以黃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生聲。所謂簧也。故笙竿皆謂之簧。笙十二簧。或十

九簣字則十六簣也。鴻鵠水鳥五色足如船拖小
丁鴨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淮城鴻鵠尋
邪而逃害其宿若有勅令故謂鴻鵠也河南伊閭
縣前臨大溪每祭佐有人臺省者縣水中先有
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有鴻鵠一雙立一僧孺為尉
一日報灘出邑僚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
是西臺當有鴻鵠立未幾一雙飛下明日召僧孺
拜西臺御史僧孺元和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

正音讀言二十光四

五十二

能而言極諫科對策第一後拜相及罷出鎮揚州
莫黃瑞草堯時生於階隨月凋榮朔後日生一莢
望後日落一莢至晦日小盡則厭一莢葉堯觀之
以知晦朔白州雙角山下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
以珍珠三斛買之為姬名綠珠上笛孫秀使人求
之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
博古知今察遠照通願加三思宗不然使者已出
又反竟不許後坐事綠珠墜樓而死山下有井飲

非別作也

此水者誕女多美閭里以美色無益以已不鎮之
邇後雖生女端嚴不完金谷季倫之別館綠珠所
居在河陽玉環貴妃小字安祿山明皇幸蜀至馬
嵬驛貴妃賜死及駕還蜀過貴妃葬所密遣人棺
柳葬焉啓瘞故香囊猶在帝視流涕

二十一鳩

其一

琴對劍鳥對裘院小對庭幽面牆對膝地夜飲對春

正音讀言二十一鳩一

五十三

勝音思
重平聲

遊層嶂浦大江流方澤對園丘尋花獨繫馬携酒共
乘舟驚懶燕忙三月雨霜寒風急一天秋樵子採薪
荒徑入林山寂寂漁翁垂釣小橋接岸水悠悠

鳥音昔浦音勇俗作湧非

鳥履也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溼故曰鳥又周
禮赤鳥無鳥重底曰鳥單底曰屨天子諸侯冕服
用鳥他服用屨裘皮衣也書周官不學牆面後魏
賈景與悽遲不仕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每捫膝

曰吾不負汝言不拜榮故也禮祀天子園丘祭地
于方澤園丘在南郊其制園以象天方澤在北郊
其制方以象地寂寂靜也悠悠流貌

其二

梅對竹燕對鳩細葛對輕裘吟風對弄月待旦對悲
秋虎類狗蟻如牛鼗鼓對鳴球陳唱臨春樂隋歌清
夜遊空中事業麒麟閣地下文章鸚鵡洲城野平原
獵士馬蹄輕似箭斜風細雨牧童牛背穩

蟻音擬發音陶球音求

周公坐以待旦又傳玄字休奕爲晉御史中丞每
劾奏或值日暮捧白簡坐以待旦踈踊不寐台閣
生風又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
常恐祖生先著鞭耳祖生名逃字士穆范陽道人
豁達不脩儀簡輕財好施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
著名爲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
渡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常抗憤以中原

爲已任乃說中宗雪復神京之計拜爲豫州刺史

病卒贈車騎將軍楚大夫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
師忠而放之故作九辯以悲秋蓋謂秋者一歲之
運盛極而衰肅殺寒涼陰氣用事草木零落百物
凋悴之時有似叔世危邦主昏政亂賢智屏絕倭
得志民貧財匱不復振起之象是以忠臣志士遭
讒放逐者感事興懷尤切悲歎也馬援戒其子姪
曰效杜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成反類狗也殷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
軍謝玄請爲長史武說之俄爲黃門侍郎父康
吳興太守病虛悸問牀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
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
起曰臣進退維谷谷窮也大雅詩也鼓小鼓兩旁
有耳持其柄而擗之則旁耳還自擊書下管鼓鼓
禮王制賜伯子男樂則以鼓將之球玉磬也書吳
擊鳴球陳後主作臨春結綺望春三閣以沉檀木

爲之臨春後主白居結綺張麗華居之望春龔孔
二妃居之隋煬帝喜夜遊製清夜歌麒麟閣蕭何
所造宣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
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
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
增趙克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
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
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彌衡

作鸚鵡賦死而葬此因名其洲

其三

傷對感樂對憂白鹿對青牛釣絲對琴軫錯智對良
簫登華嶽上瀛洲赤鵲對斑鳩孔程傾聖蓋李郭之
仙舟山頂清泉皆上出水中明月亦東流祗酒醉
斜陽楓樹千山暮棹歌聲斷明月蘆花兩岸秋

瀛音盈樽與權同

明皇獲白鹿明玉山八識之曰漢時熊也爲際也

中得銅牌刻之曰宜春苑中白鹿一畜愛之又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
幼孤好導引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
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
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于長沙臨相山中結廬
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輒移度澗水
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
身不返莫知所終又唐李渤字潛之與兄涉俱

廬山養一白鹿南唐建學館以李迫爲洞主掌其
教韓愈言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老
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母到李樹下而生
老子生而能言指樹曰以此爲我姓故姓李名耳
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及周克商拜柱
下史昭王時飲之流沙先有紫氣西度西關周大
夫尹喜爲關令見之乃齋戒以候勅門吏曰若有
老公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勿聽度關七月十二

日果駕青牛至喜曰聖人來矣老子曰何以知之
喜曰去年天理星西行通秋融風三至東南真系
狀如蛇龍此真人至之驗也喜受老子道德真篇
賜號文始先生又封君達入烏鼠山百餘年還鄉
里常乘青牛人謂青牛道士漢景帝時晁錯潁川
人爲太子家令號智囊言其胸中才智如囊中盛
物出謀無窮後爲內史因七國反奏請削地爲吳
王濞輔相袁盎譖斬于市張良借漢帝箸爲之畫

正音攬言二十一場三

五十八

籌華嶽西嶽華山也在西安府華陰縣南白虎通
去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因曰華山又山頂有
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故名華山記華山四面峻
如削成上有五崖比壑破岩而列自下遠望偶爲
掌形唐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
文館下教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
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
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以文達蘇易

以本官爲學士收卒以劉孝孫補之使亮爲贊時
天下向慕得入其選者謂之登瀛洲鵲喜鵲詩召
南惟鵲有巢惟鳩居之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
巢開口背太歲知來而不知往知來歲多風雨則
巢於下棧而不知童子之探其卵鳩鳥名似山雀
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性拙不善爲巢居鵲之成
巢天晴則呼鳩婦雨則逐之孔子之鄉遇程子于
途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于路曰取束帛以贈先

正音攬言二十一場三

五十九

生郭林宗始見李膺奇之後歸鄉曲林宗與膺同
舟而濟衆賓望之爲神仙唐張演詩桑柘影斜春
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秋風辭蕭鼓鳴兮發棹歌
棹舟旁發水者

其四

離對檻驛對郵過許對深求貂裘對鶴氅竹嶼對蘋
洲桃竹杖木蘭舟石虎對金牛梁園人賦雪荆土客
悲秋照水枉然磯上屨量沙虛唱夜中籌日照月臨

孤矢豈能窮羿射天長地久寢食空費杞人憂

郵音猶驛音亦嶼音干

驛置驛今之遞馬也又傳舍也郵境上行書舍李
兌遺蘇秦黑貂裘遊秦三上萬言不用于是裴啟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姿儀如春月柳披鶴氅
涉雪而行孟昶曰真神仙中人也恭清廉貴峻志
存格王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爲五州
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嶼海中洲上石山也

正音精言二十一竭四

六十

洲聚也人及鳥物所聚息之處也子美有桃竹杖
引木之似竹有板節者潯陽江中多木蘭樹魯殷
刻爲舟楚辭木蘭爲楫沙棠舟張侍郎守鄆虎嘗
公令吏執符追虎虎熟視符啣符隨吏至府望公
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撻之約三日出境不然盡殺
虎乃去死于其地化爲石今呼爲石虎秦惠王欲
伐蜀聞蜀有五丁力士壯勇乃以鐵作牛五頭詐
稱其牛食粟日糞金三斗蜀侯聞之使五丁開山

入秦取牛秦蜀之路遂通五丁死秦滅蜀梁王遊

兔園雪下授簡于司馬曰抽子祕思爲寡人賦之
溫太真遊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多怪物嶠燃犀
照水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夜夢人曰與君
幽明道何意相及也宋檀道濟糧絕夜唱籌量沙
全軍而返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命羿
仰射中九鳥皆死墮羽翼列于杞國有憂天地崩
墜者堯之曰天積氣耳奈何憂

正音精言二十一竭四

六十一

二十二句

其一

經對史魯對鄒翠帶對香鉤鶯歌對燕舞拜將對封
侯金掩鬢玉搔頭霧捲對烟浮長江屈子恨高閣杜
陵愁撒網漁移煙裏棹吹簫人倚月中樓晉室心堅
三杯酒對黃花徑漢宮情重一首詩傳紅葉溝

鉤居侯切荷本聲俗作鈎搔音騷燕音薩俗擦字
魯國名其地多山小民性樸魯也成王以封周公

長子伯禽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寧海州高密縣沂州等處是也鄒古邾子國顓頊之後所封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鄒鉤鈞懸物者韓信高祖築壇拜將班超字仲升燕額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後封定遠侯漢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後宮人皆用玉搔頭又茉莉花爲玉搔頭朱文公詩云應知姮娥燕歸去醉來掉下玉搔

正音讀言二十二句一

六十二

頭茉莉素馨二花皆胡人自西國後植南海陸賈南國行紀曰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獨此二花不隨水土而變屈原爭見前殷浩才多冠世庾翼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伏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殷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美光九歲勲浩少有重名仕至勸州刺史中軍將軍翼字稚恭潁川鄆陵人也少有大度兄太尉亮號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杜陵

三美也

其二

珠對璧紅對綠野與對鄉秋蜂房對蠶繭虎柳對鷹
韓山月吐海天浮肺腑對咽喉紫袍橫玉帶錦帳挂
銀鉤野寺尋花春駐馬山城呼酒夜登樓秋露洗天
雕鸞雲霄初鼓翼春雷震地蛟龍淵海正昂頭

紺古暗切廿去聲級音鄒爾吉典切堅上聲神音
洽別作匣非韓音鉤正音卦俗用掛非鸞音譚

正音讀言二十二句二

六十三

紺合也謂青而含赤色也紺青赤色今之鴉青也
各詩蜂房各自開門戶繭蠶房也晉王羲之用蠶
繭紙鼠鬚筆書蘭亭詩序柳檻也虎兕出于柙韓
肘臂決也又廝徒以早韜其袖也杜詩君不見韓
上鷹一飽則飛掣韓詩勢如脫鞵鷹肺金藏肺腑
腑心肝脾肺腎爲五臟小腸胃膽大腸膀胱命門
爲六腑言精藏于腎神藏于心魂藏于肝魄藏于
肺志藏于脾以其受盛亦爲之府胃爲水穀之府

小腸爲受盛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膀胱爲津液之府膽爲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挂懸也隋蘇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盛陳節儉之美文帝爲改容潘孟陽爲鹽鐵轉運所至雷連倡樂後鄭敬宣慰江淮憲宗曰卿是行母若潘孟陽殫財費酣飲遊山寺而已庾亮字元規晉潁川鄆陵人也明穆皇后長兄淵雅有德量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凝然郡人嚴憚之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官太

正音攝言二十二句二

六十四

尉鎮武昌秋夜氣在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展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餘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逸少曰唯丘壑獨存鸚鵡擊之鳥鷹鷂之屬性好峙立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鸚鵡立蛟龍屬無所似

蛇細頸頸上有白嬰四脚入者數十圓卵生生如一二斛能吞人

其三

顰對行顰對顰立仗對行顰蜂腰對鶴膝馬邑對鴻溝碧玉井綠珠樓海宇對天陬翠眉常帶恨白髮不禁愁數尺檐水垂玉筍一彎簾月挂銀鉤棄子鄧攸身後可憐無一息坑降李廣老來錯恨不封侯驕敗俱音鄉禁音令

正音攝言二十二句三

六十五

唐制殿下兵衛曰仗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每月以四十八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朝罷放仗又李林甫謂杜暹曰君等獨不見立馬仗乎終日無聲飢三品豆一鳴則黜之矣行驕廐御也坡紀行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驕沈約謂詩病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也又周弘正吃而能談善玄理弟弘讓弘直弘直氣調高干讓或問三周孰賢曰若蜂腰矣沈約謂詩病四曰

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十五字同聲唐王志愔傳
鶴膝犀渠張鷟集鶴膝含霜馬邑屬鴈門郡秦建
此城輒崩壞有馬馳走反覆因依以築城名馬邑
今山西所屬朔州縣鴻溝地名楚漢割鴻溝項與
劉約曰鴻溝以東爲漢西爲楚唐喬知之馮翊人
武后時爲補闕寵婢曰碧玉知之爲之不婚爲武
承嗣借去教歌舞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一篇寄寄
碧玉末云辭君此去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

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華爲君盡玉得詩結于衣
帶投井而死承嗣聞之大恨殺知之綠珠詳二十
光四字宇宙也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
版圖也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
祖父母持重九性慎清平簡授吳郡守載米之
郡俸薪無受唯飲吳水去郡百姓留牽其船不得
進夜迺遁去歌曰鄧侯原不來謝令推不去初後
趙石勒過江攸以路遠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

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
今當步走爾兩兒盡死不如棄已兒抱遺民吾後
猶當有兒婦從之遂止携兄子以遁後卒無嗣時
人哀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贊曰絕子
奔走豈慈父之用心也絕嗣宜哉漢李廣隴西人
才氣無雙不擊刁斗以石爲虎賁之沒者號飛將
軍與蔡俱爲郎蔡積功至樂安侯廣官不過九卿
以問望氣者王朔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恨乎廣曰

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殺
之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降此將軍之所以
不侯也史氏以爲殺已降子謂其殺霸陵尉不亦
甚哉孫陵臣甥李氏族滅其報豈不顯哉

其四

車對馬戰對牙高壘對深溝鐵風對瘴雨宮怨對閨
愁梁上燕水中鷗影滅對泡浮一元調玉燭四海重
金甌深閉讀書孫敬卮高登作賦竹宣樓賈島詩狂

常引敵門行處手張顛草聖或低墨醉時頭

戰音棘才音謀瘴音帳顛音顛

戟兵器兩邊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接柄處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雙枝爲戟單枝爲戈矛亦兵器如鋌而三釐也又酋矛長二丈又夷矛長二丈四尺竝建于車上夷常也不言常而言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也詩鄭風二矛重英又激矛激截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矛也又仇矛頭有三叉言可

正音讀言二十二句四

六十八

金音殊
據音殊
提音贊

以討仇敵之矛也又受矛受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掩拄于車上使殊離也韓信擊趙李左車說曰足下勿與戰深溝高壘以待之壘軍壁也溝水瀆廣四尺深四尺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蒼梧南每歲有厲風瘴氣夏謂之青草瘴秋謂之黃茅瘴南蠻歌舌之人又九夷八蠻又崇丘之山有鳥如鳬一口一翼相得乃飛名曰蠻瘴瘴也四時不正之氣也樂府題怨思二十五曲有閨怨西宮春

怨西宮愁怨杜詩江村自來自去梁上燕相親相

近水中鷗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玉燭見前六孤二甌小盆也唐玄宗命相先書名置案上舉金甌覆之謂太子曰此宰相名也其誰乎射中賜卮肅宗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開元中俱列禁戟世號三戟崔家從愿字子襲舉制科高第爲兵部尚書數克較考使御史中丞宇文融將以括田戶功爲上

正音讀言二十二句四

六十八

下考從愿不許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頃帝白此薄之目爲多田翁後欲用爲相屢矣卒以是止楚敬字文寶信都人性嗜學嘗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繫其頭警于梁上入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因其閉戶苦讀名之號王聚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爲漢三公西京擾亂避難荊州依劉表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作思鄉賦因名曰仲宣樓表亡魏太祖以從征吳

道中卒性好驢鳴既癸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
 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表字景升山西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領荊州牧身
 長八尺姿容溫偉賈烏字閻仙范陽人初爲浮屠
 名無本能詩猶變格人僻以矯艷于元白遊東都
 騎驢賦詩得僧敲月下門之句欲改推爲敲引手
 作推敲之勢未決不覺衝人尹韓愈乃具言愈曰
 敲字佳遂並轡論詩久之後教爲文退俗舉進士

正音擴言 二十二句 四

七十

終普州司戶至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于傳舍
 唐張旭善草書號草聖每大醉輒呼叫狂走遁下
 筆或以頭濡墨而書及醒目以爲神因呼曰顛杜
 飲中八仙歌有之



正音擴言四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王荔撰荔字子巖高陽人嘉靖中舉人官至青
 州府推官是書以等韻分二十二部而又非韻書
 如京字部爲第一則云天對地日對星曉燕對春
 鶯云云益鄉塾屬對之本而首標葉向高選鹿善
 繼閱似乎必無其事其李國楷序殆亦贗托也

巨史鈔□□□卷(存一一


六卷)(一)

〔明〕潘之恆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巨史

古史

曰正史
佳編方

曰霸才黃衣虞初之流曰小史

曰聖史其以巨名史也自多友潘

景升氏巨之為言也說文寓諸竟

廣韻寓諸通梁太清有通史手

景升無乃歟凡任昉劉峻諸人深

津於弟之錄景升之自志也曰姑舍

是夫金匱石室則有司存抑小者

識之歟而長之矣不難行古之是也

形也
以之是理有所

寄也
安得憶恍大春

而
我身得燁然初陽而照

燁上
目大壑至為水一也

水之遇上一也惡玉而似小大燁火之照

初陽其為光一也光之明亦一也惡至

而似微顯巨歟非歟海無上其體

而車輟之鮒得升斗以為活日星乎

車史序

二

晝月星斗夜燈星斗為夜以佐目

月之照不遠用多者而會有極焉

而山火影微而吾趨舍於其間哉問

吾身上已矣道何必挂於通人

曰其
已矣名何必綴於下

上
以佳而已矣紀何必極

其情而已至事何

必佳
驚猛怪果奇如

浩博焉上括袖士之竟快古人之罪

而已士語何必佳乎誕迂神恠故或

曰內紀內篇以內之而忠孝節義懿行

名上之要舉或曰外紀外篇以上之

車史序

年

而豪傑奇偉技術特異山川名勝

之事載或曰雜記雜篇以上之而

草木禽獸鬼怪瑣屑談諧隱僻之

用列紀以上其奇篇以上之而

之目十有七外之目三十雜之目三十

目七十有九為卷九百

八十有六條。一。神明之奧。而大興
乎宇宙。之提精。極乎彩。高。螺。輿。之
細。而。不。始。乎。陳。虛。因。而。之。原。試。取。一
編。讀。之。可。使。貞。夫。委。志。於。挫。磨。烈。如
甘。心。於。實。結。修。容。爽。於。身。安。其。精。頂
黃。載。之。盛。而。溺。士。之。廢。於。自。逆。其。油
車。宋。序
四
擅。視。殺。之。情。理。有。以。寄。家。有。所。成。腐
詎。知。夫。識。者。之。必。為。小。而。表。者。之。必。為。大
也。且。腐。詎。知。夫。小。者。未。始。不。為。大。而。微。者
之。未。始。不。為。顯。也。魁。車。侯。倒。於。稀。泠。挽
之。河。以。洗。之。男。腐。言。至。儋。光。於。燭。火
傳。燎。原。之。始。之。男。焚。聖。當。而。失。其。大

亦。有。時。小。亦。有。時。微。矣。亦。有。以。微。小。而
視。巨。矣。亦。有。時。大。子。握。環。中。之。要。據。域
外。之。寶。言。古。之。於。一。丘。腐。之。地。於。一。指。曠
於。名。六。虛。之。莫。察。悅。於。見。萬。物。之。可。師
周。之。與。螺。輿。是。此。致。之。之。瑞。親。為
情。恒。區。數。蒼。飛。至。諸。石。肋。唯。此。真。心
車。宋。序
五
不。數。玉。理。者。亦。與。天。地。日。月。並。於。象
邪。之。百。耳。此。巨。矣。之。心。為。此。也。人。未。何
既。以。與。之。景。而。無。涯。之。而。殉。了。目。之
常。而。素。矣。之。與。蘇。素。升。舉。之。素。古
生。亦。在。於。此。通。之。六。九。派。士。略。靡。不
涉。覽。之。奇。又。不。情。之。以。謹。主。為

韻事老而弥芳，所史之作其懷。
寄蓋有所託，而馬子才謂太史公
好遊，至為史記平日以經歷者皆
在焉，千載而下，知景升有旦史也，乃
旦史者景升矣。

弟唐王子秋、日江寧友弟顧起元

車東序

撰



遊旦子社市江道會書



旦史鈔總目

明潘之恒撰

內紀

貞孝 貞威 純孝 異孝

貞壽 貞節 貞烈 節烈

烈餘 期頤 孝友 逸行

女貞 僕道 慈愍

內篇

閨懿 同烈 貞節 期頤

孝友 閨淑 友誼

外紀

本紀目

外紀

寵幸 女俠 游俠 金陵

仙蹟 仙侶 妖品 江南豔

梵釋 梵僧 閨豔 吳豔

趙豔 楚豔 齊豔 淮豔

外篇

女俠 豪俠 仙侶 回生傳

雜篇

類譜 排譜 菌品 蝴蝶

應類 葉子譜 鬼子錄 譚微

誠謔 謔言 危言

雪濤小書

藝談 聞紀 詩評 諧史

雪濤小說二卷

直史鈔總目終

直史鈔

總目

鈔定四庫全書時存書目子部類書類所載直史鈔不分卷明潘之恒撰余閱此書並編其次序抄從目子便查閱也 振軒記

直史內紀 卷一 孝義

章氏二女



羅頤淳熙新安志云章氏二女者歙縣人章頂之女也母程氏與二女登山採桑為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由是獲免刺史劉贊嘉之蠲其戶稅改所居合陽鄉為孝女鄉以表之觀察使韓滉因是奏贊治有異行詔褒遷焉

本志註新唐書但云幼女搏虎又無姓名而祥符

直史鈔

內紀卷一

經載其父母姓氏特備且云二女俱搏虎今縣南陳村山上有大姑小姑廟云又城陽山下有孝子廟不得其姓名

鄭侍制玉雙廟碑云今郡城之南二十里若橋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村南五里許有山曰二姑嶺亦曰義姑嶺者孝女之廟在焉歲久廟廢嶺仍存故名余嘗過其所訪問父老猶能歷歷談孝女事為之徘徊太息不能去者久之南里洪節夫氏聞風而起慨然以為已任即村傍青山庵之前軒四楹為孝女之祠肖像其中且為買田以供香燭

之費而命車氏之孫住庵曰覺旺者掌之余又得請
于有司命長吏歲時致祭如我國家故事於是書其
本末使刻廟中夫以二女子之微而能制猛虎之暴
豈其力之所勝哉蓋其衷誠之所感化耳方其母氏
為虎所攫二女愛親之心勃然而興發為忿勇震動
林谷有不期同而同者當是之時二女唯知母難之
當救豈知己身為可惜故寧陷虎口而不自顧虎亦
為其所化而不自知且天下之冥頑不靈者獸也獸
之至暴不仁者虎也虎且化之而況於他物乎況於
人乎觀於二女之事則凡人有所未信物有所未化

車史鈔

內紀卷一

三

者皆在我之衷誠有所未至也豈人與物之罪哉千
載之下想而像之二女之英烈猶凜凜生氣況於當
時乎況於親見之者乎其見褒於朝廷得祀於鄉里
不徒然也祠廟湮廢若此豈人情也哉然則二女祠
廟之復有不可已者矣自今像設方嚴祭祀時舉過
其祠下者孝愛之心油然而生婦人女子亦將觀感
而化矣其關於教化繫於人心豈細故乎因為詩三
章使歌以祀孝女并以勵風俗云詩曰嗟弱質兮閨
閨發至勇兮至仁鬼神兮感動猛獸兮服馴山高高
兮崔嵬水深深兮湫且泗山高水深兮天宇開雙鶴

交飛兮孝女來生人兮林林習俗兮日已沉仰遺風
兮如在慨千載兮良心

葉姑一云葉氏女

淳熙志云葉氏女者歙縣人親沒鞠于叔父母叔父
為衛前吏坐逋官錢五十萬繫獄女以香寢頂自灼
從昏達旦中夜獄官夢帝命使審其獄果前解吏所
負其後叔母有疾晝夜拜叩有光暉然剗股進之遂
愈卒皆制喪三年女自幼不願嫁至是於舍後即山
為菴廬所事像設忽左右生兩竹旦旦有甘露降竹
上太守黃誥為詩紀之序以為唐世列女五人或報

車史鈔

內紀卷一

三

父仇代弟死或廬墓終身或父兄戰歿緣邊護喪凜
然與烈士哲士爭不朽名若葉女者何遽不及至其
養心治氣深達性命之理優游自得疑若過之其見
重如此好佛法每誦經有大蛇下聽嘗以偈示小本
本以為演暢天然云時有鄭姑亦自幼脩鍊兩人相
遇語歡甚人竊聽之輒為猥下之語聞者往往捨去
預自營穴覺皆作九龜將終西向而脇卧兄子請曰
姑自幼重脩今不跏趺無以厭人望女笑崛超端坐
而逝又嘗語其嫂必毋焚我其家竟以僧禮焚之舌
不壞有骨綴舍利無數年八十一墓在縣治側

巨史曰葉姑與龐公女靈照頗似且出于純孝與鄭姑皆盡養以事父母修真不嫁可謂貞矣故以龐公女例之章氏後為神稱大小姑皆貞孝之不同者也得並錄

鄭姑

淳熙志少蘓公龍川畧志云欽州鄭仙姑之父曰鄭八郎學道者也家于欽之東岳廟前家有一小閣姑幼與父居閣上客至父先客閣下姑自上捧茶湯下率以為常然人未嘗見閣上有煙火父歿歛棺中不葬姑言父非歿也如是數十年未嘗出城門人或見

車史鈔

內紀卷一

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災福以此欽人大敬之余為續溪令欲一見會解縣到郡謁之聞其舊宅歲久摧壞是歲大風雨夜中屋毀有聲鄰居疑其壓歿旦往視之偶有一木斜倚牀上牀得不壓而姑新睡未覺人尤異之余問其年曰八十矣然處女也余詰姑年八十而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余曰度人經安能使人不嫁曰此經元始天尊所說元始天尊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余曰姑誤矣安有人能出天地工者曰此無他蓋亦道耳余曰道則能爾然何與姑事曰君謂道不在我然我身何者非道余

歎曰姑乃知此耶明日略訪我當具一齋姑曰我隨有而食不擇葷素明日即至略能飲酒食肉余問以養生曰君今如器已破難成道余徧以術問之如導引嚙納燒煉皆曰非是余曰竟以何者為是徐曰人但養成嬰兒何事不了余曰嘗有人於百里之外見姑豈嬰兒往耶微笑不答余偶復謂曰姑家在岳廟前廟中望水西山林極佳姑亦嘗至廟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嘗往也余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與道何異佛說般若心經與道家清靜經文意皆同姑誦清靜經余覺其不習佛法因問之曰經所謂五

車史鈔

內紀卷一

五

蘊何物也曰五行是也余笑曰姑未嘗學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蘊則所謂色受想行識是也姑默然而已巨史曰葉姑佛子也若鄭姑道家流能養氣出陽神者爾爾問五蘊而答五行其率對乃為真不害於道余獨怪其與葉姑遇時語安得合想自有真會處耳仙佛俱本於忠孝故列之孝女中

又云曩余登石耳山憩巖壁有盤石瀑流供三姑像詢之方羽客對曰陸何葉三姑也按謝氏欽志八仙中何仙姑者欽人亦云昌化人以昌化舊隸欽故今玉屏山何家塢是其族惟陸姑入石耳山

孝節余大母證道傳并序

語曰惟狂克念作聖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聖固不遠於狂而狂自可聖非欺我也抑人亦有言使道而可獻則莫不獻其君使道而可奉則莫不奉其親言君親誼重固難與進於道而況愚夫愚婦乎余獨羨常居一念齊聖而能順親且媚及王母而勸衆人也故櫟枯三家言爲孝節母立證道傳其合於亘史者有兼善焉又足風矣

傳曰母方姓與余故同邑考舟公母汪氏生母歲餘而歿賴王母汪育之尋擇佳士得余君鉞委禽焉未

車史鈔

內紀卷一

笄王母又歿鉞母乃迎歸以親女子畜之又二載乃婚年十六矣母性敏色莊率所爲皆從儀法故去其姆傳而從夫家不知年之禪去其王母而事姑嫜不知婦之勞居久之未娠謂余君三世一身才然單立何可無蚤計報飾膳進爲廣嗣地已自舉二男男復殤歲丙午始生子湛而余君病矣既華與母訣曰若賢爲吾益者友而今有以累若二尊人在養莫能終藐焉遺孤靡所託其奈何言未半涕出不自禁母忍慟對曰欲蚤從地下本願也君有命矣子在與在子賢與賢敢不勉以聽君乃瞑母少余君一年於時二

十有四念舅姑慕齒失子所爲曲事之者萬方湛浸長令入成均俾繼先志爲娶名家女吳氏舉子永寧已又舉嘉寧母報喜曰未已人可藉手報逝者矣遂抱永寧自鞠之每遇除夕對余君像哭之哀見永寧跪相哭則止永寧羸善病母憂之聽交方外士已爲諸生應試南都受學於魯川曹令復所楊少宰兩公病遂愈歸而罷方士一意於學人或規其廢業者母曰一朝之榮聚茵也一餉之祿稊米也乃欲以彼易此哉同志時集輒命孫婦治具款之重觴累俎無倦色去必問所言者何永寧對曰欲人人爲聖人耳母

車史鈔

內紀卷一

曰此意良佳弟以聖勸聖易從以言勸聖鮮喻若其免旗母初不信釋氏家言一日問永寧儒佛同異對曰教異而理同高皇帝云佛所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母憮然曰孰謂佛果棄人倫者哉年踰耄乃齋居蔬食割棄世緣日念佛不輟聲聞者感動永寧諡之曰念佛者誰母瞿然曰非我手是我念非念佛也佛不遠矣蓋母日邁月征性現根熟一言之下易爲解了自是接人無踈親必諭之道以居恒周貧振厄人習其德聽從者甚衆性不藏人遇雖過事輒發事已輒意消每暑清冬煥衆或牽軟車婦扶前

孫挽後怡然忘其老也蓋孝事舅姑者閱三紀
居者六十有三年邵大夫奉恩詔以孝節旌鐫名
里坊萬曆戊申春仲卒距生嘉靖癸未得年八十有
六卒之前數月永寧以證學遠游母念之甚既而曰
孫可念則可無念爲我謂之孫在我在矣永寧居旅
心動星馳而歸則母屬續之明日其慈孝相感如此
明年楚黃給諫張公令歛青編色乘錄其行志云
太史焦竑曰至道深微古之名媛往往通其說襄陽
之龐金陵之俞徑山之總言論傳天下世世載之至
其捐世俗絕昏嫁亦不以爲病也以彼游方之外其
車史鈔

不能兼於倫物勢固然耳母承二家以孝殉夫以節
教子孫以慈處居皆爲淨坊應接靡非道妙蓋古之
所得母則有之古所不能兼母則無之然則善爲道
者法母焉可也序稱三家謂太史傳無表消
平侍御慈惠狀中所撫洽也
兵憲金勵表曰今之士女既稱未亡人深居自衛終
身不點君子韙之矣乃若以婦任子以母任父不遺
死者上下憂非筭而冠者與令子若孫受一經勸課
之冀其紆紫拖紳即稱母智至見其直上學聖不惑
於人言勗以克念且轉念自悟非性聖不及此太史
氏謂性現根熟其知母深哉

赤山慈貞廟記

陸中聲碑畧云歙州刺史范傳正河南人爲唐相履
冰之曾孫元和三年自殿中侍御出刺歙蘇湖三州
遊拜宣歙觀察使忌皇甫鎛之奸託以風痺辭職留
居休之南以博名村母杜氏太夫人從公蒞政江南
最久及致仕定居太夫人年九十七而卒殯於博村
庄上鄉人稱爲太婆墩後葬范家墩之原公有女三
娘俊英明慧念先君同僚之誼聘余弱弟自謂葭玉
得倚不幸余弟早卒三娘矢志不貳悲憤以死附葬
祖母之旁嘗見夢鄉人曰若能爲我立祠當報以福
車史鈔

凡遇災患禱之輒應余忝姻梓敢詳擬實行以聞於
朝上嘉納謚母杜氏爲吳國慈懿太夫人謚女三娘
爲范氏貞烈夫人賜廟赤山頤曰慈貞皇上褒旌至
意則以杜氏之賢過於孟母三娘之烈齊於共姜直
與鄒衛兩祠媲美千古矣
贊曰范母杜氏能教其子五桂聯芳橫金拖紫堂
侍御爲歙刺史進拜觀察政平訟理元和末政奸佞
競起人不見幾公能知止竟不北歸擇居仁里休寧
之南丁山之趾以博名村意良有以滂字孟博實其
祖稱奉母來仕今終於此女聘陸郎託名伊始郎胡

早逝女亦隨死示夢鄉人爲崇祠祀廟號慈貞皇恩
斯侈哉我赤山爲廟之址慈懿貞烈名並山峙勒之
貞珉葉：無已

車史鈔

巨史內紀貞感卷二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皋如居士程士良校

緹紫

西漢書所載緹紫漢太倉令淳于意少女也意傳黃
帝扁鵲脈書五色診病爲人決死生多驗然行遊諸
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孝文帝
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
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
是少女緹紫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

車史鈔

貞感卷二

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
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妾願入
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
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肉刑有三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而宮刑爲腐

漢班固詠史詩云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

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獨號號小

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鷄鳴

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

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紫

曹娥

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迎伍君神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哀吟乃投爪於江祝曰父在此爪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投入其中經五日抱父厥出迄元嘉元年莫有表者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設祭命其弟子邯鄲子禮也禮字為之作碑其諱詞云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及而令色孔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新神告衣赴江載沉載浮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越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流淚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祀崩城隅或有剝面引鏡剪耳用刀坐臺待水抱附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傳

車史鈔

內紀卷二

何者天德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錢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象此貞勵千載不渝鳥乎哀我銘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先于后土顯昭夫人人生賤亦貴義之利門可張華苑凋零早芳葩寵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為相夫人時效髮髻以昭後昆議郎蔡邕聞之未觀夜聞手摸其文讀之題云黃絹幼婦外孫壺白又云三百年後碑冢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逢王臣時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解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

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壺曰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此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請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訛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稱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巨史云古稱孝女甚多而孝子罕有述者緹縈痛父一言至感動天子為除肉刑其功德最大故首列之曹娥千古精靈得文益顯而題碑測義又何奇也自漢以來莫有髣髴其事者吾鄉先達宋羅

車史鈔

內紀卷二

顧淳熙志所叙義民詹孝子與緹縈事類 國朝黃侍御應坤按山東時奏牘中有向孝子事在隆慶間至萬曆庚戌迎春日侍御孫成象檢出以示同社因為表之與漢安元嘉之隱見抑又相符特拈出二款為天下男子洒罕述之媿故附紀於此亦足為觀感云

詹惠明

新安志詹惠明婺源人小名念一父直紹興中坐關殺鄰人妻阿姚惠明年二十二知父必死詣里正及縣求代皆不許縣以獄上惠明隨至郡乃手為牒自

言無以報罔極之恩幸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
父歿齏指出血詞甚哀至太守曾公開告以在法無
代哭掩面而出五訴不見省方盛夏坐府門外以火
艾自灼其頂且數十壯曾公自外禱雨還見而憐之
使以狀來母特自苦明日至廷下公方閱狀忽割右
耳擲聽事上血淋漓左右皆大驚公竟為奏八年五
月報下詔減其父歿而釋惠明始惠明繫獄待報父
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殺人償歿自其分爾有妻子不
歸視來此何為惠明終無言至是引出官吏紹以得
請擁入市無悔色呼曰養子代老積粟防飢代父償

車東鈔

孝子

四

以萬世留名至市曹始宣恩旨縱之人皆伏其誠曾
公又按令及赦文孝子順孫事狀著者許以聞乃奏
以為惠明事與漢綏紫相類願於本鄉錫美名仍量
賜粟食庶幾使人知犯法者雖有罪而為善者必加
賞不以父之有罪而掩子之為善於以風示四方在
孝治之朝誠非小補事下禮部及太常檢照禮書無
故事惟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七年九月深州陸澤民
嚴昭男承留年十六詣闕進狀乞代父歿雖有故事
而情犯不同禮部以太常所申難以引用乞下本州
依赦令常加存恤從之郡乃給賜錢三萬帛二疋米

二石明年縣改所居嘉福里為孝悌里板書其事由
之門後四年父母相繼卒既葬乃妻妻子出游更名
惠明以修治橋梁道路為事

向化

山東奏牘云向化係山東都司靖海衛指揮向上次
男向上因接管印務慮班軍缺數負累降級於隆慶
五年四月十六日夜投海身歿向化年方十八歲因
尋父歿不見沿海號泣至本月二十一日六觸海濤
而歿是日城南海邊見湖中浮出向上履其原穿沉
香色布襖被水脫落時方晴霹忽雷電大雨既過見
向化頭頂父襖徐浮至父歿一處家人撈取歸葬
看得向化痛父自沉卒與父歿偕出事亦奇矣勘結
明實相應表揚

車東鈔

孝子

五

叔先雄

漢列女叔先雄號為人未建初父尼和為縣功曹縣長
遣尼和捧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水屍不出雄晝夜
號泣常欲自沈有男女各一人雄作囊盛珠以繫之
數為決絕辭家人每防之經百餘日稍懈雄乘小舟
於父墮處慟哭遂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之曰後
六日當與父同出至期伺之果持父屍浮水上郡縣

長爲立碑圖像祀焉

巨史曰此與曹娥相後先事耳載東漢列女傳莫爲表之惟楊太史一詩附於左

楊慎孝津行云峨山青蟠空下映健爲江江濱有孝娥自名叔先雄娥父爲功曹冉、趙府中泛舟越洪濤捐軀以凶終娥也痛父死臨淵矢相從練囊封兒臂珠環繫兒躬寄言與兒別、去不再逢寧假龍龜梁直下蛟龍宮川后垂玄鑒江妃憐丹衷死抱父屍出依泊葦花叢戚黨悲復感閭里唁且聞風詎動今古廟貌森穹窿文紀與令伯祠墓

車史鈔

內紀卷二

六

相西東解使健爲縣永作忠孝邦岷之山石可泐健之江波可竭千秋菊子萬春蘭孝娥之名焉可滅

曹娥以碑文傳而叔先傳之碑石著所遇有幸不幸文烏可已哉

會稽典錄云上虞長度尚弟子耶耶淳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與尚飲宴淳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淳爲之搦筆立就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此與王勃滕王閣事相類一云曹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沒衣或作爪互見

朱娥

朱娥上虞人未回女也母早亡養於祖媼里中惡少未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娥年十歲號呼突前手挽顏衣曰寧殺我毋殺媼媼因得脫娥連被數十刀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會稽令董楷爲娥立像於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唐肅詩序云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諡夫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

車史鈔

內紀卷二

七

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爲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燬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爲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楷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異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附食雖娥之神無間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事祠爲重附食爲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爲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寔作於民官

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頌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諒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爲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開之上而遂其請焉
且史云二娥並祀可無憾矣曹之得附聲千載蓋以文以字以題亦所際之幸也朱雖烈而名不彰余特表之

鄭從革

鄭從革者名鼎之丹徒人自三舍法行已在鄉校能自刻苦口誦手鈔日常兼數人然試有司輒黜從革亦不以黜故少怠終始如一日事父篤孝建炎中客

直史錄

卷二

九

山陰遇寇從革欲奉父避之父不聽從革乃束帶立牀前醫糜粥奉湯液悉如平時寇至則迎門拜泣曰父老不能去惟哀憐之寇爲感動乃署其門使其屬勿犯終亂定父子俱得全年六十餘貧苦比卒衣食不能具而一鄉皆推其賢云

出陸游河而文集

韓異

異產朝邑韓少叅汝慶女母屈氏封安人俱有詩才積成集矣父未強而卒屈氏孀居十四年始克從地下獨異一女安人蓋傷之有詩云弱女傾天恨余貞在未亡尤堪悲痛處無嗣更先傷異每誦輒掩卷悲不自勝念父母不亡者惟是手澤父集幸梓傳而母集散失未梓以爲大憾書貽康德涵太史之女張氏爲乞序其辭悲楚願籍皮爲指削骨代穎以傳母集無吝惟附青雲士以聲施後世聞幽光焉太史感其誠慨爲作序表揚之且曰有女如異足嗣矣何必生

直史錄

卷二

九

男哉余故進之孝女籍中以媿天下末世之爲人子不念著述苦心而棄之如弁髦者比比然也吁亦足鑑矣

贊曰緹縈痛父言緩急不足賴奮身上書卒爲天下罷肉刑木蘭痛父名隸軍籍亦奮身充役凱旋無能辨其雄雌此猶感激一時身名俱泰者也而異獨持遠慮舍隱衷焉翰墨之流傳何與女子毫髮事而必痛心竭愛貽書自傷若此使當緩急共戎之間其奮發寧讓紫與蘭哉世每以幽隱多棄人之大節故余於韓氏三致意焉乃其志誠不愧古烈矣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二懷居士鄭本烈校

叙曰偶閱郡邑及文獻志有孝行可採者聊錄以
備鄉評

黃為

黃孝子為歙縣人事親以孝聞唐建中初繼母洪氏
疾病為刲股饋養而愈正元中父卒廬墓號泣晝夜
不絕聲遂終身不捨去墓側產芝十四本木連理者
四刺史盧公上其事詔旌表門閭今縣西九里黃屯
是其居處也始因寇盜黃氏之先與其族人聚徙屯
此故名黃屯為大和五年卒

制曰歙州黃為謹行修身事親盡孝母病刲股以
愈疾父喪廬墓以終身號泣之聲晝夜不絕祥異
之迹遐邇咸知然而地產靈芝木生連理苟非至
誠動天何由臻此朕甚嘉焉宜旌表門閭以褒賞
貞節主者施行貞元十九年月日

查道

查道字湛然與陶同祖父元方以蔭歷殿中侍
御史太祖平江表元方隨李煜納款為滑州掌書記

道器量弘偉趣尚平淡至性慈孝動遵禮法在滑州
母病綿惓調進藥劑經旬不解帶母思鯪魚方冬市
無有道泣禱於河鑿冰解衣取之得鯪尺餘以饋母
疾尋愈居喪絕酒肉盛寒布衣徒跣杖而後能起太
宗遣使採訪川峽知州通判能否多不稱者唯李虛
已薛顏邵暉及道等七人被詔獎諭咸平四年擢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策第一移左正言直史館京
東漕運使真宗喜談經嘗命馮元講易謂曰朕不欲
煩近臣久立欲於齊亭閣選純孝之士數人止如同
人便褰頂帽橫經坐殿則薦若果盡笑論削去進
直史館
說之儀遇疲則罷元薦道及李虛已李行簡三人虛
已母喪明醫者曰浮醫泊睛能舌舐千日者可勿藥
自愈虛已舐之二年遂復明行簡父患癰痛楚行簡
吮之敗膏不唾於地父疾亦愈上立召之日令陪侍
喜曰朕得朋矣將祀汾陰命道權判留司尚書都三
館道求危從以杜錫代之天禧二年以龍圖閣待制
知魏州卒年六十二道為人輕財重義初就試貧不
能上道親舊飲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
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女以辦喪事道傾囊悉與
之且為嫁其女是歲罷試時人以比郭代公又有同

僚死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士族在官雖俸入豐厚旁給宗族孤寡爲畢嫁娶者十餘家以是常贖之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有訟逋負者或出已錢償之嘗出案部路旁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挂錢於木有文集牋表行於世

許俞

許長官俞字堯言父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慙許伯通乎祥符中封泰山加恩群臣仲父遜當遷以讓遂乃以遂爲將作監主簿俞風貌魁傑襟局峻整尚節槩不妄交游下筆立言慨然有濟世意

直史錄

卷三

三

遜器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所欲雖千里必致後以貢如京師安輿扶持僦居都下俞與妻子同糲糲晨夕進饌必珍厚公卿聞者率俸佐之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觀汝登科吾沒無憾矣祥符七年果登第授濬陽從事歸有日父疾篤俞晝夜供侍澣濯必親或問之俞言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也居喪毀幾滅性家貧假貸終大事或歷父所經由涕泣永日嘗寄泊楊州通津佛舍方春閉室靜坐未嘗出偶過琅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問其故曰我父嘗寄處此也士流伏其孝服滿詔超資授楊州從

事嘗知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二子均珣爲進士

程遵彥

程祠部遵彥者鄱陽人其先自歙徙忠壯公之後也舉進士歷仕州縣有惠政事母以孝聞且性介慎耻干謁蘇文忠公軾薦於朝按軾狀奏云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嚴甚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爲僕妾

直史錄

卷三

四

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遺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弟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詔中書量與擢用後官至祠部郎官卒

鮑氏先後遇賊紀

宋文憲公云歛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諱宗巖者身載明德弗售於時人號爲棠樾處士當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羣冠相挺而起肆其屠戮歛民相驚

皆風雨散去處士君與其子寶慶教授壽孫共伏大壑中未幾寇嘯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于樹抽刀將刺之教授出泣曰吾父耄矣不足以汚兵鋒願憐而勿殺即殺我請代之言畢引頸就刃處士君曰吾祇生此一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宗祀絕矣慎勿聽之相為謀者良久寇欲捨之或掌制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計未知所定忽有風颭起林木間類鏃騎跳踏聲寇相顧怖愕疑官兵將捕已亟相率東趨父子因得釋歛人士咸歎曰孰謂無天道哉使無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為手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後二百年

車史鈔

孝友

五

嘉靖間而有鮑允亨事李空同為之傳

鮑允亨者宗巖五世孫與其弟乘來舟自湖陰之繁陽有三人者來附舟曰吾尊人也舟人疑之不許允亨曰汝以渠赤身疑邪然渠尊人也許之行至榜燂磯舟回旋不得進亟遣之登岸而是夜盜果來執允亨兄弟縛之曰汝識我乎允亨側窺之則附舟者也刃及血出矣允亨大呼曰吾母老即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殺我無殺我兄賊為猶豫不決會大風起而雷暴至江洶々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曰汝用稻紙灰傳血處可痊也君

子曰詩云無曰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而或者則謂風雷之會為偶然斯亦甚可嗤也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邪

車史曰允亨猶有宗巖之餘烈乎何其相類也

蕭山孝子

羅大冠云蕭山某孝子者舟人也家有老父孝子每出操舟必先計日而備其父供養所需然後往一日復當出計所備稍乏焉謂其父曰不足則賣牢中豚以膳其父果賣之得一金持而之市則贖金也而買

車史鈔

孝友

六

者已去不可追其父既饑且慚無以見其子悵惋特甚已而孝子歸曰父安否供養足否猪曾賣否其父閉目搖手不能出聲力叩之始出金而言其故孝子持金熟視而跪對曰噫此宿藏紋銀也市人欺父老故相調耳存之待兒沐船歸當隨父往市趨出以一金投市肆曰少間吾隨老父以贖金來市未肉枯魚若干公弟如數與之母多言歸而扶其父操金而適於市無弗得也而父乃快然釋矣久之聞於官得鄉飲稱孝子焉羅子曰異哉孝子之善誑其親也雖虞舜之誠信何以加焉真心至而妙用出曾子曰惟孝

子為能巧變此之謂也余幼聞吾兄道其事每喜為人誦說之不能忘惜其姓名不傳爾

顧孝子

黃魯曾云顧亮字寅仲吳縣人五月而孤素日事母曲盡孝誠弱冠娶婦不能事姑母不言但存憂鬱庶沒亮遂出其妻自是單居旅泊者踰十年力學行義雖非桑梓行道若見大人長者一如母存之日後東歸復娶益自砥礪名動郡牧太守南昌况公伯律以為郡中之賢者無過若人也肇建書塾於木蘭堂之西延之為府僚子弟師所著有家範匡正錄感應

卓史錄

內記卷三

篇等藉同知邵謹請郡人致仕長史楊翥贈郡賓顧寅仲先生序左布政使管蘇州府知府事朱公有識別西賓顧寅仲先生文歷歷可考云

亘史云凡人之孝施於妻子能為父母出妻非孝子莫能東熟婦遂蓋自古詠之即婦賢而孝子不得自明以傷母意噫難言矣

江孝子

元汪宣誠曰孝子姓江氏名昭字希賢郡城里仁坊人徵士江文貞先生之繼子也昭以文貞先生兄之子始在襁而子之母葉年廿六稱未以人恩逾於已

生自昭甫有識痛父之無祿蚤世而母欲恨於柩舟也即欲續其家學省定而外趾不一越塾閨夜則懸藜繼晷稽古攻經以圖揚顯凡所為繼父之服而寬母之憂者靡所弗至戚里歲時有會孝子每會食遇有旨甘輒懷以遺母在母前柔色怡聲清溫動合典禮君子曰何物寧馨古六年之績九齡之香不若是幼矣母嘗病孝子索醫咨藥中夜起房皇稽顙北辰祈以身贖母母疾果瘳嘗以母命視茗入山之深有虎咆哮而至眈眈視公公神色自若徐云昭今不免虎口矣身無足惜奈有老母何虎若聞者倪首低尾

卓史錄

內記卷三

而逝厥後母又命須材遇一鱗鮫涎山窩公鵬言曰江昭以母之故不避蛇虺於茲昔嘗履虎不啞今詎蹈鱗而死乎須臾鱗去如有驅而放之者然時稱孝感居平復自念鞠我之恩宜與生我者齊罔極人子效報而獨忘其所自出孝未全也矧伯父猶父伯母猶母乎自是事伯父母視昔有加禮周旋二母之間人無間言不第格人且足動彼蠢然之品尤難之難者也江自凝一先生迄今四傳孝友節義相沿而世其學人謂公大材當晚成乃以直木而先伐也裸藏克類貌相肖也武相接也學相符也而命之弗延亦

相埒其不逮顏子淵者且六年郡人士靡弗陷涕惜之嗟嗟彼蒼福善而實忌全江之門奕世載德天其或者嗇於前而豐於後乎吾以得全全昌卜之矣
論曰學士慕奇即庸行匪奇弗齒以故耕象耘禽躍魚來雉爭誇信及豚魚而豔異之江孝子生平學行章章鑠人耳目不藉尺箠當猛虎而却巨鱗猶蜥蜴其視猛虎以脫父而埋蛇以慰母不啻過之直使虎蛇於人異類而媚匪誠孝之感而能然哉

方孝子傳

陶若曾曰孝子名玄鳳字儀甫邑諸生玄龍弟也父良舟母周氏稚齒即以孝聞己丑春玄龍游學於楚歲飢疫癘大作母遭疾孝子日夜扶持奉藥糜唯謹目不及睫者且閱月母卒孝子大慟數欲絕杖而起馮而立水漿弗御憾不即及母於泉也已扶柩厝於師山時盛夏酷熱山石若焦而孝子貧亡所得苦蓋晝曝烈日中夜枕塊露寢拊膺號不絕聲當是時地幾為裂又數月玄龍聞訃自楚歸相持而慟謂孝子曰吾遠游母病不能侍歿不得與於哭泣之哀徒使小弱弟蒙犯霜露暴處於荒墟藁葬間是吾罪也乃為剪荆棘規土基結茆而祿之而孝子於是始有居

洎服闋徧謝諸戚屬誓弗娶曰吾將以佛事報母恩使得脫離苦趣徑生青蓮國土是大弘願也遂薙髮為比丘一意焚修膜拜誦彌陀寶母冥福六時不輟云里中長者居士為感動曰孝子捨世間法為其親吾儕盍捨世間財為孝子茆椽湫隘願以與墮更之而孝子於是始有菴其時邑侯劉公聞而嗟異為作廬居記又數年邑侯余公顏其菴曰哀哀蓋取之蓼莪詩云自是四方游士道祁閭者亡不躡蹠造請以得一觀孝子為快孝子習淨業久行益苦名益張而檀越之樂施者亦日益衆乃即其菴稍稍拓而大之層臺幽榭締構一新而師山且為佛道場矣當孝子失母時年甫十六迄今又二十有六年而孺慕不置每對客譚及母涕從橫垂兩頰悲不自勝其至性如此余官於祁常一再至其地輒低回不能去云
外史氏曰師山故多虎始孝子之暴處於此也虎數過其前輒弭耳以去豈所謂誠貫精微理感靈默者耶聞之古有徐節孝處士者哭母慟呂濤造其廬歎曰令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泣也余於方孝子亦云當日山靈不知如何震動呵護至今使得為開山教主也豈不稱希有勝事哉

王氏傳扇

著德王世澤者字胤大三世單傳生一歲而父客死病中以詩扇遺之及長聞是言輒慟哭不止覓扇已失乃重購得之珍重一展如覩父容乞汪左司馬賦詩紀之載在大函時年七十餘猶孺慕不衰遇忌日匍匐墓所不忍歸余覲於庚戌年八十八矣其孺慕一如初每執扇號泣聞者悽愴或以爲過則語人曰吾恨不得如黃香扇枕於生前寧使手澤棄捐孰可忍也乃共嗟嘆之頃子之翰字季宜能善承其志奉扇不啻奉親歡北游徧謁名公題詠余索視扇殊非

車東

孝友

士

佳物其寶重可念矣季宜又言翁甫弱冠以卜筮馳歸遇虎山谿人馬辟易仆地虎垂首過之無所傷人以爲孝感嘗娶妾湖陰察其不安於側竟還母家後元配遂舉長子繼室舉子三諸孫絕繩未艾天之福善不誣矣而詠者特舉一節何哉蓋存扇翁以寄思他懿行所不欲言其長厚類如此

直史曰少原之婦哭其遺簪吾恨與之同出而不與之同歸王君之哭扇不寧惟是彼傷背親早固未敢出入相違也嗟夫世能不忍其細而能忍其大者與故徵孝者觀其細行可爾

方胤伯

潘之恒斷指解曰方胤伯字穆孫同社友方嗣宗次子也奉二親居陳州喪母程毀瘠雞骨自支萬曆丙午四月八日嗣宗忽中瘋痰兄康孫令取牛黃蠟九進之穆孫私顧天曰父病深非牛黃力可掬吾用指代薑投入湯劑天或鑒其誠不難以身贖也遂斷小指一節和牛黃飲父疾有瘳明年春康孫歸述其事譏者曰然指斷臂在佛說猶屬波旬聖賢孝行恕無尚此解曰然則聖賢以誠格天非乎湯禱於桑林截髮剪爪以代犧牲天爲降甘霖故君子表微孰無於髮爪者而謂指可忍而斷也彼誠於孝寧一指之惜雖捐身可矣康孫者胤侯字也言與泣下謀侍父與疾以歸此其腸可斷無論指矣爲之謠曰鑿技單求牛咽水則赭薑有脂弟斷指而兄爲之悲

方矜式

方童子矜式胤伯之從子也父曰胤澤有名諸生問外父吳季詢余盟友爲鴻臚序班卒於官獨女從壻居無息子澤聞訃觸暑奔燕京往返數千里與觀歸葬積瘁不自覺猶奮志下帷於聯野携式與俱辛亥仲春三日式侍父側晨見咯血一觥俄而汗淫淫下

血湧出數升昏暈少選又出數升皆瘀而紫色慘
如初式年企舞象見父疾暴發延醫未至急無復之
聞古有割股救親者遂引菜刀乃其左腕刀鈍不得
割鑿而翦之投滾湯以進父少甦乘肩輿歸室翌日
即愈貌更敷潤孝哉式也能為父去病矣又五日而
父始知之余聞而諗焉取其童心足見天性得附紀
之方氏素以孝友著必有食其報者

汪鳳齡

鳳齡里中汪氏子也幼治經生業雖家徒四壁立而
菽水承歡溫清無廢禮歲癸丑方弱冠忽遭母程氏
疾於八月中秋風痰到股瘵之母悶絕不得蘇年僅四十
有九鳳齡傷母早逝擗踊悲號彌日夕不輟鄰人咸
為墮淚至十月父元橋因妻程氏亡感痛成疾年七
十四矣鳳齡復到股以進僅延二旬亦相繼以亡嗟
夫自非天性純篤金石不渝能勉於一而不能勉於
再能氣決以奮激於暫而不能忍於持久彼視捐身
可救將甘心為之奚膚肉之是惜耶友人汪君國偉
屢為余矜此質行足以風世勵俗而鄭君應秋程君
國仁又云鳳齡貧甚且苦志于學力行孝弟非好奇
要譽者比余特列於孝友之林

許氏世德傳

余識許季公思雲於金昌恂恂有道君子也已知從
子賓游于文執之圃乃因汪道耆鳴瑞而過思雲於
金陵新河上思雲近登七十將為詩以壽今且逾六
年而思雲方健勝鳴瑞屢訊徵余言請得紀世德傳
自贖遲緩之憾乃為傳曰祁昌許氏世以隱德聞而
敦孝爰著稱作自雲谷公父子始雲谷公者諱璽字
惟信自號雲谷與彭澤陶虛谷余宗人西谷結方外
交稱三谷先生能世相好也王母老矣喪厥明公漱
舌砥之百日而明復終壽膝然母葉孺人病亟藥不
可為乃禱天刲股立起之其施予周急藥病者棺死
者殆無虛日乃思不墮之孝聞彭澤陶醒老得良知
真傳且以醫學著將訪之夢神告曰蟠桃會需君遂
盡醒老之學之執而交其猶子即虛谷也游歛嚴鎮
與余宗人結黃山盟即西谷也三谷同庚同志卜丞
相源聚茆樓焉因修黃老術而蟠桃之夢始驗已乃
遇劉真人講金液大丹丹成傳淨明忠孝之旨性命
雙脩德慧竝進而醫道遂入神化門多弟子而
四方徵聘且聞咽於街衢自是資益饒施益廣自度
技足以濟人間游金陵當道擁篲虛左待惟恐不得

當淮揚使以郵驛迎公於邸而翰苑彭公又迎入
金臺甲辰回維揚復與潘陶二谷會脩然而遊人以
為龍沙仙侶云有子伯仲季三君應奇應微應瑞皆
繼室連孺人出應奇業精進綽有父風封股起連孺
人病其大節甚著而醫譽亦鵲起一孝立百順生許
世有孝德成之以母節而聲望日彰譚者豔之有司
造廬表焉長君謝衣冠弗御曰吾無德以堪也應微
忠信著於江湖以為難兄不敢當雁行其孝讓又足
術矣應瑞即思雲其質行更邁二兄自恨生晚不能
盡養于父事母惟曲謹於其致也伯仲外游獨裏宅

車史錄

李友
內記卷三

十五

旁之役以私田輸之公無吝值虛谷公游湖陰李公
侶之舟中倉卒示化李公具棺斂如禮扶柩歸於陶
而勿令有悔陶之諸孤感誦至今不棄與余兄松野
交三十年主計數萬金毋錙銖爽至于焚券數百緡
以周親朋其高誼尤不可枚舉矣當李公之以老儻
也宗伯牒下冠之進賢李公謝弗御亦如長公其高
尚又足嘉矣

巨史云割股異孝也雲谷以是挾母即得其報于妻
連氏連氏以是挾夫即得其報於子仰雲周旋者二
世循環者三人孰謂天道遠耶仰雲之弟思雲孝友

更篤侍寡母疾經年衣不解帶敬兄如父無間於親
友之言與兄弟同體捐室資歸之衆置祀田出于已
與朋友信久而愈敦可謂純德君子矣行年七十而
行義懋修吾有徵於許氏世德作孝友傳以報友人
汪鳴瑞之請鳴瑞亦世德名家其心有同孚者矣

車史錄

李友
內記卷三

十五

異孝



叙曰 國家既重孝道以風天下顧有割股之禁
蓋割股始于本草人肉可治沉痾之說自余叙肝
異得毋視割股為常將不禁而止夫以為常而猶
行之乃所以為異也若孝子何容心於彼奉藥以
修尚有憊然之色況當父母疾危呼天叩地而莫
應試以金石草木計窮無所之而出此徒以誠格
何暇圖全吾取其真而已夫惟真則純偽胡可久
李湯二太史為世道趨異慮每為之防乃于吳宗
之孝行推獎如不及噫是有取于真孝子也惟真
孝子即割肝亦可為常股何足異吾故以二太史
言首列之而宋之本行并附于後

李維楨曰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夫割
股者虧體也何以言孝孔子蓋又言之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曰孝之始則猶未究其
終故以身之故而虧其體者不可為孝如以親之故

而虧體于孝亦何損焉古人有歿其身以全其親者
潘綜之頭面四創也吉玠之不脫械也韋俊宛陵女
子之禦虎也賈直言之飲鴆也長孫從直之受矢必
也其情無可解其計無可如何然而有歿有不歿則
天也君子不以成敗論而總名之曰孝且非獨子之
于親也臣之于君亦有之孔達之成衛董安于之寧
趙紀信之救漢身歿而君無恙君子許其忠而況于
父子乎若夫割股以療親病身不必歿而親可以無
歿人子亦何愛何憚而不為此與媽皓之出石叩頭
流血覆面孫法宗王少玄之刺肉灌血于枯骸也不

必以孝者也故可為也然則禁割股以行孝者何民
為夫無益于親而徒歿不愛其親之遺體而徼孝名
者設也如石奢申鳴余齊民之屬可以無歿而卒歿
之其親而有知地下目且不瞑彼其意欲出于割股
之上以為名而不知其居不孝之科也吳宗之割股
愈母疾學士以為孝行而詠歌嗟嘆之表章之集以
成編不佞叙其不悖孔曾之指如此云

湯賓尹曰嘗與 朝臣論云凡出於為 君父者不
問言之是非行之是非皆正人皆君子也凡出於為
身家者不問言之是非行之是非皆邪回皆小人也

羹股救親之事於先王之制聖賢中正之道不問其必合與不合要以生心之所不能自己忘身而急親則可以對天下萬世矣以是事親曰孝子則以是事君曰忠臣不亦可乎因讀吳宗之孝行叙書志感云汪廷知叙云吳宗之者篤行君子也居常聚順未遑更僕其於母陳孺人之疾延醫祈祝百方求乞無論矣乃焚香密禱請代以身迨病勢瀕危計盡無所復之為之吞聲忍痛割股肉以和湯藥一進而母病遂瘳當其剝刃之時濃血淋漓昏憊撲地空中若有提之醒者此其精忱感格不容誣矣宗之閔不欲彰久

車東錄
內紀卷四

而望影者漸迨輿論翕然美之事聞有司下棹楔以旌其孝蓋亦人心所同然云汪生曰宗之誠能人所難能者哉夫人子當親之疾情不容已不愛財力以瘳之猶易易者何至代命戕軀不惜以身事也此與忠臣殉國何異余蓋聞之宗之矣子之身體髮膚誰非父母有者以父母之遺用之父母又何難焉嗟夫人之所難彼之所易迫切之至不有其身可謂純孝矣其見褒于閭里蒙旌於有司有以也雖然此非宗之意也宗之之心惟知有痊其母而已乃因以邀譽宗之更恨其閔之不固矣余益以知其孝之純也

尹童四孝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其心誠子愛而不可偽為也世每詆割股為好異國與所禁以此稱孝恐天下趨于奇邪之行以今觀尹氏之四童子果何為而為之哉四童子者歛北鄉之上豐尹氏產也父曰周虎母鮑氏夫婦食貧而相莊勤苦贊養以浙未炊蒸為業居嚴鎮一廬者三世生四子長名夢災萬曆庚子生年十六次夢昌士寅生次夢呂甲辰生最少者夢及丁未生未及楊烏之齡母復產二女以多產成瘵將不起四子哀號屢夕不能成寐夜共臥一樓虔禱于天咸願以身代向見其父亦竭力行孝從游勝蓮菴間滿孝子渙以割肝救父交禮拜之此善根所由種也今歲乙卯四月之朔里俗持齋供觀音大士病者丐楊枝清冷水施之名曰聖藥災與昌隨步拜香親往乞靈于潛川紫雲巖若聞人言母病深矣豈勺水所能救惟割股乃可感格耳災昌歸夜藏雞髮小刀二私語弟縛臂令代之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耶惟及少可掩而圖之是不肯寐謂兄必先我割我乃無號號則父母覺皆不得割於是毅然伸臂交縛而相為割不覺痛夜寂無聲凌

車東錄
內紀卷四

最炊一糜投臂肉其中以進母母若甘之者而父亦不知然弱肉不任割長與次瘠甚而少者以爲斜父持母久倦不暇理其襟裾見其漬爲鼻血也偶曳少者臂畏縮而苦之則創大潰矣置而加笞驗之三子各有創遂不得殺父已心盡伴數其罪不敢聞于外家有祖母年七十五矣飲泣而交譴之市人乃覺而相噴噴者塞于塗長猶羞澀不忍舉臂少者含淚麾其肱僅示人灸痕蓋割後而復熱香以額天者也

車史

人

卷

五

謂良知良能雖曰小子已造成人之域烏能因年而少之或引毀傷致尤取憎純粹之士則吾人乍見孺子必有惻然于哀者矣

叙肝異

春秋時衛懿公有臣曰弘演讀如有事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使鶴鶴實乘軒余馬能戰遂潰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曰臣請爲爆與模彼之模高謂棄之以腹也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明萬曆丙申年儀真縣東三十里名朴樹灣有村婦張氏因姑病篤齋請竭誠而無效應忽一道人抄化於門婦問姑病何以療之道人曰惟人肝可以療之

車史

卷

五

問肝在何許曰在右脅下唯可以出之婦就旁治得屠刀向右脅軟腹橫割三寸腹如噬不得肝又直割下三寸肝出三頭長寸餘緋黃色婦亟割之以行纏纏其腹向厨炒熟亟餉姑姑曰此從何來曰隣家宰猪分餉及姑耳姑爲少啖婦出向厨下即憤憤仆地少時而甦不七日而創沒姑遂少延里人呈於郡懸棹楔旌曰愚婦興孝辛亥八月十日余親詢孝婦於家徵所聞不誤年五十矣

豆史曰嘻此神異事也何以愚稱至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行絕壁如凌空不礙者誠之至也婦誠於孝不知出肝之足斃人也故無斃彼視出肝如

破指碎脣耳

萬曆甲辰秋九月銅陵縣有烈婦李氏嫁余謂道樵人也婦績麻奉姑值姑病思梨汁取諸績餘得十錢買一梨噉姑姑病尋愈後姑復病思食猪肝貧莫能得乃閉戶剖腹出已肝七割而腹烹以奉姑姑其之夫自樵歸見婦血漬衣襦怪而問焉啟創而語之故冒風死隣人見五色雲覆屋異之乃婦剖肝時也遠近聞之哭弔者萬人聲動天地族播紳余觀察敬中命子孝燕余翹呈之有司將以上聞余從郡中王總戎貞伯館遇青陽李太學兄弟可培可封親語其事

車史鈔

叙肝異

二

而四明陳九思作歌紀之其叙云往余舟過廣陵見民間婦有剖腹活姑者有司豎以棹換表厥宅里余即詢之士人云其人尚無恙事屬目擊言甚詳確余聆未竟神搖心駭歎艷者久之至不敢坐蓬窓俛首屈躬而過且憾彼時采風者不以 上聞是爲闕典甲辰冬孟余客新都館於王貞伯大將軍第席間偶會秋浦李太學伯仲譚及銅陵余謂道妻李氏事并感維揚之異即挑燈作短歌而弔之辭曰廣陵孝婦孝無比剖腹活姑身不死寒家邨落走萬人赫赫芳聲照前史江南銅陵更可紀余家有婦氏曰李蚤年

結褵嫁貧夫夫業負新婦織泉兒啼女泣俱不顧努力但顧姑甘旨一朝姑病思食肝囊空夫出伊誰市引刀剖腹五臟見七割淋漓血旋止捫創力疾烹進姑姑食頃知味鮮美此時天地亦震動三光改色萬霧喜五雲呈彩護居廬白晝見之詫隣里夫歸覓婦強視腹母病得生妻不起喧傳走弔都邑空飲泣含悲如喪妣吾聞廣陵秋浦湯沐郡 高皇德義曾霑被二百年來培養深一時二事足相擬可憐男兒七尺身誦法古人博青紫當其大節倉卒至裂網毀紐任披靡如何率性每輕生乃在區區一女子天恩咫尺九閭開載書令甲千秋紀嗚呼婦人異孝絕代希不能誅君亦欲爲君誄

車史鈔

叙肝異

三

亘史曰吾聞有內肝於腹而死者矣衛懿公之臣弘演是也君子曰忠謂其屠身以徇君且以存國足以勸矣出肝於腹不已異乎且七割而自烹以薦焉雖烈於孝而不可爲訓也蓋自剖肝之事出而天下無刳股者矣且將弁髦視之矣抑翟人殺懿公盡食其肉而捨肝焉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何病者獨思肝食肝而愈疾何也此天所以成孝烈名不可思議祥雲擁護豈偶然哉

漢書轅固傳食肉毋食馬肝註馬肝有毒食之殺人郊祀志武帝誅文成而諱之曰文成食馬肝死耳以是後人遂為食馬留肝之說燕太子丹有千里馬荆河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然則馬肝豈殺人者耶趙簡子有白驪甚愛之陽城胥渠因謁者請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簡子曰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召庖人殺白驪取肝與之後趙攻翟胥渠先登獲甲首以報則肝固可以治疾也

車史鈔
巨史曰乙巳二月十五日銅陵余孝廉洽中以合

宗過里予以李氏割肝事實之而信且云廣陵張氏有道人啟之似得神力護持姑媳兩全李一誠而無避忌直剖腹中裂肝怒而出且腹堅手執刀不得入令一女子以錘擊之神色無悻此豈可以偽為者哉姑媳俱斃尤可慘悲爾

杜瓊紀善錄云蘇城織染局匠李伯順之姪李茂四歲而失怙恃叔撫之成人茂篤孝敬伯順病將死醫巫不能救茂於密室操刀破心坎下三寸許以三指探心而出割心肉如指大一塊復納於腹用香灰封其創乃以心絮和猪肉烹之進於叔叔食之而其疾

遂愈茂亦無恙但面色黃瘦而已茂初未嘗學問乃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夫人苟傷內膜者立死况剗心傷損乎然竟不死者得非由鬼神護持也乎嗟嗟亦足以敦薄俗矣

巨史曰心下三寸許恐是肝茂以姪為叔又不得不死奇甚故附於割肝之後又一證也

自銅陵孝婦以割肝死之明年而歟有潘孝子事與李茂同而行特著為之紀曰孝子名煥余宗人幼為鍼工有酒食不敢先嘗必囊挈歸以遺父母母孫氏先殂乙巳仲冬父病彌留語煥以十三日齋十五日

車史鈔
必化去煥痛父言雖延一日為餘生念此身如蟬蛻終莫能贖聞古有剖心自明者何難以報父恩遂借斧自劈手不能堅持則縛諸几倚身就剖裂胃坎三寸許伸指內探空無有俄而肉突出如丸割片許而縮投羹麵粥中雜進之方暈倒弟煥見而驚延醫俞視創如牛目用龍骨末敷之旋敷旋乾不三日而口合父嚙言可延五旬果以開歲五日歿煥奉柩合葬蓮塘山獨身廬墓與蛇虎狎居其地產靈芝數十本巨史曰百聞不如一見彼二婦一男子何足奇哉俞鑒為余言技非華陀固不能活孝子蓋天佑云

臨海王立穀曰非獨孝子奇也其父何絲知某日
化欲先齋又何絲知延五旬而驗此非具根器者
能然與宜享孝子令譽而墓之燁燁榮也父名格
壽六十有九因附記之

亘史曰割肝事不知所始以爲始於真州婦及過
祁門馬仲從示余以陳孝女碑記蓋勝國時有之
矣遂錄於左

宋學士滿記曰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爲神祠
祝史蚤夭母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以生林嬰未
疾妙珍封股雜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

車史鈔

內北卷四

七

孫股肉功也林悲泣曰吾老矣死固當何忍股女孫
股以生疾復如初妙珍依俚如有失賣衣走浮屠氏
作諸穰榮復燃香右臂上稽顙額天乞以身代皆不
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大夫冠烏紗巾服青
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割肝食之則愈矣妙珍
問曰欲割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
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
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濡濕若有張蓋覆之者
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就
痕上割之血滂沱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塞

焚卜於神速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並刃之宜儿上
蕪香自誓大母倘得生願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
矣取肝雜竹萌烹以進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
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泄然創鉅甚幾殆復夢神人語
之曰無傷也宜鍊紙作灰傳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
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
中前誓棄家爲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
事爲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履按得實以聞於朝
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
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

車史鈔

內北卷四

七

亘史曰異哉麗水之女與儀真婦同姓一以夢告
一值人告俱指右脇何神授之昭合也女誓終身
不嫁爲優婆夷造塔瘞母太史不以超異貶孝余
宗姪煥割心後亦廬墓三年虔奉慈氏以超度父
母里俗猶或非之曰煥事生未盡也善乎馬仲履
之言曰祁邑師山爲方仲子廬墓處遂剌染此山
不出彼純於孝思非終其身不能已已即此一節
可謂篤至而違議其他哉余用其語以解里俗之
非煥者即煥髡首緇衣猶賢於章甫而遺其親者
矣方仲子名玄鳳事別見

巨史云己酉秋杪得陳鎬金陵人物志讀之於割肝剖心事得七人焉宋四人為伊小乙劉興祖史思賢夏氏女勝國一人為顧童子

國朝二人為徐佛保黃阿回自噬聞見淺窄因並錄之以廣其異

伊小乙溧水人乾道戊子歲剖腹取肝以療母疾縣令陳嘉善聞於朝旌其門曰孝行

劉興祖表孝坊居民嘉定四年剖腹取心以療父疾愈而復作又割腹取肝襟縻以進遂有更生之喜知縣湯詵嘉數厚加旌饋

史思賢溧陽人慶元五年母萬氏得危疾醫罔效思賢夜焚香拜斗欲剖取心療母橫七首於鑪上祈神

允許必母子兩全有一不免則不敢自殘懸立七首於空中以示感格如是累夜虔禱不怠一夕拜父之

夜祭半七首忽自立空中思賢擊自刺揣得肉物如

拇許剖取之焚以進母未幾母疾果愈鄉隣聞於縣知縣方補旌賜酒絹

巨史云祈兩全非孝子志也有一不免則不敢自

殘又若有要於神可謂什全孝子奈何犯此險事余無取於什全蓋窮其初志云爾

夏氏女為沈四娘淳熙九年剖腹取肝以療母疾知縣王衍申政里曰昭孝坊曰顯孝以旌之

顧童子保寧街民顧四郎之子也大德己亥間童子

年始十六母吳染疾困篤不甦者數日童子顧天引

刀割腹取肝雜粥藥以進母即甦翌日童子病又一

夕竟死時三月三日也郡司謂其非理行孝抑不以

聞君子曰傷哉顧童之殞也夫身也者親之枝也傷

親之枝是乃自傷其本何此童子乃易為之出自天

性豈僥倖萬一者可為哉然其一念之誠哀惻迫切

通於神明聞童子垂殆之日天大雨震電里巷晦冥

童子死二十有三年而母吳以壽終天固哀而報之

笑
巨史云剖腹而死者余以為真孝雖倖而生非理之所有也
徐佛保南京江陰衛人事母丁氏以孝稱永樂二年

內丁患痢醫藥罔效佛保禱於天地神明取刀剖腹割肝以為湯藥母疾遂愈
黃阿回南京水軍左衛人永樂六年五月內母病危回割肝糜粥以進母病尋愈以上二人俱奉旨旌表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校

叙曰孝子之所遇盖有幸不幸哉舜以齋立而獲底豫古今大孝歸焉至若繇殛而禹敷命奢戮而員鞭尸其志專一夫豈相悖世有申生孝已之行而不得自明亦足悲矣至若滇南慟客不以亡殯而貶其孝思遼陽孤不以歸櫬而殺其孺慕吾所謂有幸不幸者以此彼養志色難者與慟客羈孤致豈殊塗故得並紀

直史內紀 卷五 王紳

滇南慟哭記

王紳曰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肯孤紳竊祿西川屢請於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土人士友並以情事為告聞者聞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有禁人盡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多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里麻參政喻金閣高撫尉華尤所尊

直史內紀 卷五 王紳

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為之門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遁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蕃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迺匿先公於民間脫脫聞之謂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赦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為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焚人以此日為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理麻既陳奠祭殮之以禮即日昇至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掛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田至被展展至二十七回紳別訪南關董奎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

音寺前指以諱所號勸問市人競來問中有蘇奴者
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理
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奴則云
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
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
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
之言遺殖並異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
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墓所
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
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
車東鈔 內記卷五 王紳
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
諱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
先是布政張公統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
安儒士賈寬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
言曾有詩見寄可考登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十
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已使葬於
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
丘瓏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存臻
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
館於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於春登楊氏家

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
理麻錄本藏於家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
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錫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
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
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鉉知之
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
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
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
兒朵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
此處而羣塚盡遺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
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恸
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
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
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塋先塋以襄大事不幸
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事
他日尚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下哉擗踊之餘因恐
死備記於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
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王汝玉墓表畧云仲綰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
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詳著家乘考諱字子克以

文行重海內與潛溪宋先生齊名 大明初擢儒臺
校理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臨漳二郡後 朝廷開
館修元史召爲總裁官擢翰林待制使雲南伏節死
時仲縉甫十三年聰敏過人鞠於伯氏綬事母夫人
何氏盡孝及卒哀毀如禮未幾綬亦歿仲縉執紼憂
患中益取經文百家言務探擷其精英乃已潛溪先
生一見即器之曰王待制其有後手 蜀王聞之馳
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仲縉痛先待制死節蠻徼遺骸
未返立隴白其情事 王悼問之給道里費以行至
雲南訪求不獲述滇南慟哭記以見志既還 王慰

車史鈔

卷五

五

勞備至蜀人咸敬愛之居無何有以仲縉名行薦者
徵授國子博士諸生方翕然嚮慕而仲縉不幸卒於
官寔洪武庚辰十二月丙午也享年四十一明年三
月壬申子徐奉柩歸葬象鼻岡之原有繼志無志十
卷藏於家

且史云觀王公滇南求遺殖之苦而程士章者不
爲不幸矣斯民享治平之福益日用而不知者哉
程士章事載後卷

萬里尋親記

趙廷瑞者雲南大理府太和人棄諸生業挾青囊之

術以遊中州卒乃匿無錫山中廷端始離家有子重
華僅七齡至是妻已沒重華年二十一日夜啼噓而
號不知父之所之葬其母嫁其姊與妹即請鄰於郡
守而出題其壁曰少小道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
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親親顏誓不還榜其背曰萬
里尋親而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
州郡都會宮觀街道遍爲榜之以萬曆戊寅十二月
二十二日至武當過太子巖巖陰有字曰嘉靖四十
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端朝山
至此華讀之哭且慟旁一道士慰曰若父曩以十二

車史鈔

卷五

六

月二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
父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端之子重華蹤父至此
由南陽穎壽東涉淮泗以泝金陵無所遇聞三茅峯
冠江以南往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鉤簾而坐
呼華謂曰汝父猶未死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
盜攫其資以去所遺獨請郡守路郵耳華君甚且行
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
殆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從何來華曰吾雲南人
萬里襄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僧

曰汝胸前所囊者何物曰路郵僧笑曰汝父猶未死
客無錫南經寺汝弟往顧屬他道人導之明日偕道
人至南禪寺過廷端鬚幡然矣華心動而未敢請伏
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父亦絕不識華貌且以同
鄉故携之與道士同坐華法然曰吾父遊中州故萬
里蹤訪到此君得無即吾父乎廷端笑曰吾離家已
十七年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
於是前持父而哭出所囊路郵示父廷端讀之始驚
父子相携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相
嚮助哭縉紳先生聞之共嘖嘖嘆息不已而鹿門茅
車史鈔

先生為作趙氏客遊述

潘去華曰此事奇茅文又奇

謝丘二孝子

馮時可傳曰謝廣字志浩祁門人父忠性稍逸慕神
仙遐舉事遠遊不歸母汪氏授廣書年十六讀韻考
叔遺義事泣曰古人一養不忘親廣豈生空桑者而
不識父耶既納婦入門七日遂攜登出行誓必見父
次大梁遇父小宦旅邸號泣抱持如再生父摩其頂
曰兒孱遠來良苦今與兒歸矣父心實不樂歸第
紹廣耳相依旬月父遺廣往汴取浮貫會伯龍起借

兄祿自魯山來廣因託二人代侍遂走汴父得聞脫
去比還踴躍幾絕忽傳父在魯山旬旬往尋弗得去
歷陳蔡鄭衛之墟遠于荆湘反于河工皇戚弗
御酒肉夜必稽顙北辰凡諸寓舍輒勸人捺脩感動
甚衆人亦每導送久之母在家病族黨召之歸婦
侍母疾愈聞武當道人影響類父即拜母往至則非
是又聞終南山多學仙侶乃躡冰雪窮崖磴艱苦萬
狀足痺且跛竟不遇往來河汴又十餘年形羸髮禿
待斃而已家又報母病倉皇兼程趨至見母泣曰求
父弗得又弄母養兒罪甚天地不覆載矣侍母疾三
車史鈔

車史鈔

內紀卷五

月衣不解帶啼涕必手承之已母安聞河埠館人云
有徽賈每二三年駕船一至貌頗肖翁僅是乎因起
母請往母許之往候踰年不得長號而歸母囊殘不
支矣日率妻子竭力供養結樓北望冀父未歸又以
意繪像朝夕上食痛哭比母終乃具父衣冠招魂以
空焉事在和治末年嘉靖間有丘生名緒字繼先四
明鄞縣人父繼娶妻余氏已又娶妻黃氏生緒余與
之不相狎父不得已為出黃適江東色氏未幾轉適
緒尚幼未晚比年十五父卒孝事余甚篤比余病伯
仲皆出獨緒侍湯藥惟謹余甚感其孝與緒訣曰我

即或無忘若母矣緒號痛幾絕矢志尋母願黃去二十
年杳不可跡忽夢神告曰君母在台州金鰲寺前
時結居萬齡鄉次日上郡途遇一人問曰丘有出母
者乎聞其子固賢而今安在緒駭詰之故色氏養馬
廝也詢以黃向往廝曰當訊我母廝歸告母母曰浮
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今其人成京衛矣緒乃走
奴京師囑進士王杰物色其人良久不得偶大雨奴
憩王邸門有避雨者叩之即周平也始知黃適台州
李其緒得報即走台時事已故無嗣而所後者遠族
子漫不知前事緒傍徨泣于道有見而傷者告緒曰

直史欽

孝友
內紀卷五

九

東門有王四齒踰九十久為媒僕知之爭導往詢之
知黃復通仙居吳義官比明旦緒欲再叩其志而其
夕王逝矣亟趨仙居歷數十家問吳姓者不得偶遇
庠生吳秉朗伯仲留止焉其家有孀氏故識黃問之
曰黃已歿殯金鰲寺前矣緒憶前夢且行且泣得一
面棺為慰吳氏伯仲與之偕犯一牛觸緒于溝則傘
工馬長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
告馬長曰吾兄弟曾與一婦至緡雲蒼嶺下疑是也
二人忽入門縛與而出顧執廝後為導緒即別二生
乘輿至其地馬兄弟卸與辭曰當于此求之酬之金

直史欽

孝友
內紀卷五

十

賜額孝友表其宅馮子曰孟子樂父母存為王天下
不與而大舜不以帝位誠思慕下此孰有可重者我
二子欲得其親如祖盟堅矣謝生笑至于蓋棺猶
抱遺憾可憫也丘子不憚跋涉竟得扶持是雖掖之
聞關開之茫寐所謂通神明者非耶讀二傳便欲唾
溫驪駒彼豈子親不屬毛而截裾也忍哉此何異李
陵耶惜近時無以此示南陽荊州公也

直史云馮元成集為三孝子傳以趙重華前載故
削之

巨史內紀貞孝卷五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貞白居士丁霍年校

紀凌秋集

宗人潘旦叙曰嚴鎮有貞節婦曰潘孺人程氏自其
齡時卓見端倪及笄以適惠德公嫵婉有別公歿
時孺人方青年即矢節不再服勞茹苦以養親撫
孤凜、冰雪餘六十年人稱其有古孟光風既卒狀
其行者少司馬華墟吳公記其事者學士新庵唐公
表其墓者大參呂濱鄭公其歌且咏皆一時名流積

久成帙尚虛其端余少與其曾孫繼玄孫吉勉遊已
豫知其美是後歷官中外不遑贊一詞以翊之嘉靖
丁酉會余奉勅南征勉復以是請嗚呼余忍不有言
以為宗族光乎迺披而嘆曰深哉乎節義之源也元
氣淳漓風化隆替恒必由之是故不容以倖成也洪
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首敷大化風聲所及
人皆掄揚鼓舞日以節義相頡頏而孺人適生其時
即以整行高天下雖其志節冰霜所瞻日月要亦氣
化之攸鍾也嗚呼孺人其世道明徵也哉方今明
在上旌別淑慝以為天下先余之以耳目出守遼

冠履中有若人焉於國家端有賴矣惜也慷慨於
居未免常脂於功名之日余懼自負于明時者不無
其人也嗚呼聞孺人之風其有愧乎哉因名是集凌
秋將以表其晚節之芳而為世道之一幸云耳

里人鄭大參佐墓表云孺人姓程氏諱遜先世居休
寧會里有卓公為宋丞相其裔遷歙呈坎孺人之父
諱俊德母潘氏潘村之自出生孺人于呈坎十八歸
于母宗之處士惠德公公幼以父均禮公命出繼嚴
鎮之宗詔美公後孺人性端操潔既歸執婦儀門內
維睦事所後翁姑於嚴鎮推及所生於潘村者孝教

而得情義不愆處士早卒獨遺二孤孺人慟絕幾殉
復深抑情竭力襄事所生姑方氏憂所後之支失繼
必將以艱易情新婦或不自安二孤焉賴率家衆羅
拜其前冀以誠動婦孺人泣誓曰貞一而終婦道之
常違心變節背亡棄存此生吾不能矣於是洗濯膏
沐嚴厲冰蘖至于朝夕饋養歲時禴祀王事供輸姻
親遺贈延師教子與之聘娶皆孺人董治區分支貧
給乏靡不宜于其家譽于鄉黨鄉人欲以其節行
上聞孺人輒止之晚遇英廟復辟恩賜帛米肉有
司奉詔命登門以頒鄉里榮焉迨天順壬午十二

月十四日以壽終距生洪武甲寅九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九子二人長曰陽復次曰振宗孫男五人長曰琦娶同里汪氏汪氏亦有婦德能思媚祖姑享年九十有五記憶孺人往行獨悉嘗聚諸子若孫于庭謂之曰吾耄矣逮見吾祖姑勵志保孤苦節守業非人世所易及恐歲久湮沒不傳生孝敬而歿孝思吾兩媿之言畢泣下諸子若孫皆飲泣琦之子綸生二子曰吉曰勉欲表揚孺人之節行于其所葬古楊塘之阡會吉亡勉與余居同里夙親好請于余余故表之於阡以告其後之人曰坤順惟承乾顏曷恃情

車史

節五

三

哉母孀居節苦貞自保顧復恩私重春暉被芳華兒今年長大母固日衰老渺渺東流波胡能更西倒惟有棠棣心使母顏色好
宣史曰甚矣人之不可無年也歷年久則時若近而孝子慈孫藉以聞而稱焉語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余於年亦云故紀里志首重遐齡亦有感於宗節程孺人矣孺人生洪武間卒天順間其孫婦汪述於弘治間汪之婦方復以嘉靖間詔予吉洎勉迨今吉公之五世孫昌明景明復輯其文以授余且曰父垣志也蓋事歷九廟人逾十世恍然親見之如一日非

車史

節五

而壽母曷以言傳非子孫孝慈曷以永思非先哲篇什具在又何可以徵焉余故首錄諸節烈并以論其世云若宗袞珍有賦鑑有誅玄孫勉之述諸孫載之傳具載家乘中

里人唐太史臯紀詩云兒昔垂髫時陟岵興嘆早傷

酉十一月朔

旌表江節婦葉氏墓碣銘

豫章胡儼曰歛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
塋十有四年其曾孫順來北京介余鄉人胡思名錄
其事詣吾廬拜而乞銘將刻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
孫辭懇而意誠乃叙次其始終而銘諸節婦之父曰
遷輔世爲歛人生節婦甚鍾愛十六擇婿得同邑江
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固有關
遺相其夫砥行力學蚤有士譽元兩徵之耻夷德弗
起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六無嗣乃以伯
氏呈甫之次子昭爲後以紹宗祀昭在乳哺撫育盡

車史錄

卷五

五

其心及長教訓之以義婢然閨門之間精純一心以
率其下春秋祭祀之具長幼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
禮皆營於節婦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
其姑避亂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而有憂戚之色而
姑安 國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督童孥營舊業
土田日墾物產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尤
賢之洪武辛未年八十有五郡邑以其事聞 詔旌
表之署其門曰江萊甫妻葉氏貞節之門仍復其家
於是閭里有光子孫蒙休風俗用勸又十有五年而
卒寔永樂丙戌十月二十五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

德丁未歷甲子五百九十餘世鮮矣以卒之年十二
月甲中塋歛北新洲之清平里柑其夫之墓子一人
昭也孫二人長仁次祥曾孫三人長順次堅次寶玄
孫十一人嗚呼洪範五福克全者難五福以壽爲先
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之人自身及子孫者有之及曾
孫者爲難至於見玄孫不尤難乎況婦人之行修於
閨門人莫得而知若節婦自少喪夫守志以終身始
終如一日其享期順蕃子孫揚休聲而垂世範者宜
哉天之與善信不誣矣銘曰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
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志不可奪行數々兮女

車史錄

卷五

五

之傑身五福兮名不滅

亘史曰叙文獻世家於吾郡必以江氏爲稱首焉
若葉媼貞壽則世所希觀矣余交其裔孫東鳳君
所傳記序歌贊盈帙僅錄胡司成銘亦足徵已餘
載之家乘萬曆庚戌小歲日識

光復堂紀贊

余讀中川集知有光復事蓋方長公性初氏為大母
鮑太夫人紀也太夫人鮑氏為處士榮宗公女始笄
而配贈太公廷舒太公為人仁厚寬恕博學能詩而
旁通術數士人無遠近爭願託交游淄川而不復淄
人哀之至有為木主而尸祝於家者先一年娠贈公
虎而後出明年以櫬還太夫人乳子二相能執杖矣
虎方在襁抱惟庶子桐差長太夫人視之如一桐將
婚而室燬亟鳩材葺宇使無愆期人言太夫人非獨
具丈夫才未有撫孽而愛能若是者指桐為孽桐不

車史鈔

光復堂
卷五

自知人亦不之信也年登七十繞膝諸孫多孺惟長
公甫二齡太夫人辭不受賀而目漸無親矣又十年
當大耋誕辰諸孫文舉日起籍甚交游間親黨爭馳
上壽通升階羅拜太夫人通呼而勞之衆乃大驚歷
試無不見者久之能引素縷而貫雙鍼迨其終年垂
九十而目光瞭然如初鄭太守玉聞而奇之顧其堂
曰光復而侑以詩一時名賢多詠歌以彰其事然則
今司徒公期頤之壽本自太夫人而與長公俱善稱
詩蓋自贈太公始也長公諱玄靜司徒公初名主靜
以廣東布政使得贈王父母如令甲乃此兩人者之

懿範夫有所受之也長公洎宗之齊東公元楨各有
紀銘別載

贊曰楞嚴經云阿那律陀無眼能見因初出家常樂
睡眠為佛訶責七日泣悔忽失雙眸世尊示以樂見
照明金剛三昧精真洞然能觀掌果世世信根遂昏
見性舉似光復庶可反觀

附錄

里人汪太守伊詩何處逢金母依稀五百年雲歸
千里月風定一池天榮撫臨塔桂塵開置匣鈿綠
窓朝忽啓秀出數峯蓮 李汎詩昨夜蛾眉庚上

車史鈔

光復堂
卷五

見忽然兔兔又生明新縑入手初裁就舊繡從頭
亦補成莫對菱銅愁髮改共誇蘭砌領孫行霓裳
舞罷慈顏喜又進瑤池玉露觥 方道貴詩北風
吹雪月墜地濕雲慘黯天地易橋邊十載月無光
橋上阿兒救月狂欲求磨垢不死藥搜神索異鈞
殊方孰知玉魄幸不朽雲開節徹夜見斗人皆歡
呼共異之況值南呂月當酉清光盈盈雪滿頭白
色照人人登樓

鄭玄媼傳

鄭玄媼者姓汪氏歙大里人適巖鎮鄭巖積公而鎮撫其室享年百有三歲以其舍飴弄玄孫故稱玄媼云余髫年當媼百歲從長姑拜階下猶能髣髴貌之長姑者諸孫鎧婦也鎧諸姪曰滂曰澤皆籍世講而申盟好故余得聞其詳大都媼之為媼端嚴人也不盥沐不出戶牖不為三尺童子所窺不佩玉不上堂溫清姑嫜裾不複不曳母虞風颺內外言不踰閤不攜門與人言即百歲後不巾幘不襪襪不見臧獲其宗黨憚敬猶嚴君然族有私市祖塋隙地於他氏者

車史鈔

入內紀卷五

九

媼力持不可族劫玃輩以兵媼閉戶決旬每出汲必以身當門寧先受刺衆靡然而退中年家步稍蹇山魃晝祟以瓦石擲人玄媼在室則祟於庭在庭則祟於室若相避者終以德勝妖亦隨滅嘗詔諸孫曾曰某為善獲福某為惡受殃天之報施無爽願而曹勉為善而已他若起居有常飲食有節百年如一日未嘗少異於人大漸之日示微疾召孫曾徧諭之如前所詔者沒類畢索囊噉而逝男女五人長適程方伯旦封夫人次適吳公自源三舉主器曰元玘次元瑤次元瓊後裔咸阜昌而主器之嗣文學特盛孫婦吳

今稱壽母者年九十矣尚健步履強飲思媚周妻足嗣徽音望而知為上壽人有子滂澤皆奇偉丈夫澤子之槃即媼所呼玄孫與滂孫世燧並籍博士弟子員頃奉攝令張公德意出壽母贍資市米千餘石以賑諸邑中故歲雖儉而民無菜色撫臺周公旌門曰義節建坊里閭其群從之好善好施類然本支奕奕稱是惟胥化於玄媼故也恒不佞追為立傳以俟褒揚之典若壽母相範載後乘

車史鈔

入內紀卷五

十

旦史曰玄媼百歲誕期在嘉靖丙寅年郡太守何公顏其堂曰人瑞里中大司徒鮑公道明齊東令方公元禎少參程公大賓咸有壽篇贈炙人口為鄭氏家藏其他頌讚吟什猶多不具錄蓋生於成化丁亥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於隆慶己巳年
月 日躬閱 五朝全盛而家運與之並昌紀靈長者必有徵於閭閻信矣

壽母傳

壽母出溪南吳氏嬪於鄭蓋次公鐸之元配也是為玄媼愛孫當鄭之先挾鹽筴以雄於淮揚再世矣自元玘公之不祿遭饑食者過半壽母大以為虞盡脫簪珥以佐次公橐令轉賈荆岳間而躬奉姑養無缺

井脆布衣操作劬不告勞故公省中顧私專力於什一而業復振凡舉二子一女咸自乳之日食恃粥未嘗飽有饋腥熟者必持以易粟夜分猶績未嘗旦夕廢也自次公捐館而壽母為主籌畫靡不得宜伯滂令受賈仲澤令攻儒及仲氏出而伯氏歸內外猶轉環也族誼弛亟爲祠以聯之族室燬亟爲構以居之見飢者則與餐寒與帛見地圯則甃之野則亭之而使趨者夷暘者蔭歲大水民得爲魚則令仲搯舟散以錢及飽令速濟歲大祲或過糴則捐已帑而飛輓賑之各不下千緡先後所施予以萬計而壽母精力

車史鈔

卷五

十三

益強健日存慰疾苦無停晷矣語云活千人者延算一紀積一善者其後必昌則壽母之慶豈直與玄媼齊等云乎哉

亘史曰異哉壽母吳之懿行何其與祖姑汪媼齊軌也汪吳俱出名家奮儀并威咸能養以遂姑志得其歡心咸脫裘以佐賈游一起淮揚一振荆岳咸以中年孀居咸健持門戶以策勵厥子咸有聞孫洎諸文學競爽相承而壽母之榮名猶未既也有聞必先鄭之禎瑞蓋有繇矣

太史焦竑序曰仲尼稱仁者壽蓋理所固然世或

疑爲不盡合非不察於理則自所激云爾共姜與城皆天壤英胤靡繫年所自非然者則天佐純德安可誣也新安鄭圃翁以鹽筴起家負長厚聲溪南吳孺人來配會家中落孺人曰君以素封之家坐而食貧非算也母夫人色養吾自任之輒傾橐中裝爲行資鄭翁得以肆力積者無內顧憂孺人爲之決策也居恒歎曰富不自行而肩貧者以行貧不自乳而代富者以乳此吾所不平故孺人雖饒二子一女率自爲乳其卓識類此察長公之精計算也次公之任讀也其賈荆楚游辟雍各以材

車史鈔

卷五

十三

受職久之則遞往以均其勞兩君唯唯無敢後孺人有壺材而兩君綜理勤必家道勃興於是人望鄭氏之廬隆然矣孺人始聚族而謀創爲宗祠安先靈合羣族已而以災告者室之餓者食之不能楷者飲之構亭甃塗諸便人者靡難不舉頃陽侯稽天孺人曰人苦墊飢我獨能下咽乎出其餐錢至于千金分賑貧者嗟嗟財者人之所不學而同欲也非纖嗇不能聚聚矣未必能散范少伯非恢奇卓犖人哉策其子曰苦爲生難必重棄財孺人故折節爲儉致有蓄藏乃好行其德出多而愈不厭

斯固哲人之義舉大夫之偉節也夫千人所指必
蹶衆口所頌必昌頃中外戴孺人德者祝頌無異
詞神采康悅燕御襲盛躋於上壽有加無已天植
善人曷有不殷也哉昔鄧訓耀名於河渚劉炳顯
節於故知皆忘己活人奮身將相余又聞長公與
次公克諧咸好施樂義克紹母儀若子英朗積文
奕世益茂揚華售瑜豈無時耶茲請銓叙因出所
諗著於篇知仁壽之理必有合也

車史鈔

下

十三

太史顧起元曰余自耳目所聞見高門華胄以間
德登九十者至爲希有矣在正德中有吾鄉梅夫
人則以捐齋公爲之子在嘉靖中有餘姚孫夫人
則以忠烈公爲之夫今忠烈七葉躬蟬海內冠冕
捐齋百年威範榮戟開門說者謂二夫人之盛德
眉壽所以發祥者誠未有艾也今鄭母吳以婉順
懿德克繼祖姑既世襲其麻矣太學兄弟復茂昭
內德而光大之是其家積慶固有振振繩繩莫之
與京者異時彤管所述將嗣二氏而爲三豈直毫
釐期頤獨取贏於造化已也

鄭母百齡壽序

巨史曰于榮搜遺篋得此以文奇故節而錄之

車史鈔

下

十四

邑人程大賓曰百齡人瑞古以爲希也乃今得
於鄭母汪太孺人而親見之溪南兩吳君一伊一
傳其外曾孫也乞繪史爲圖而以祝辭屬諸不佞
余問兩君將奚繪哉對曰世俗常珍太母所習嘗
祝史所誦太母所習聞皆不足以獻考諸古遂西
海神女之火棗其實二千歲請爲始祝崑崙山王
母蟠桃其根屈曲千里其實三千歲請爲再祝上
元夫人靈瓜其實七千歲請爲三祝子大夫以爲
何如余曰嘻兩君之擬可謂與壽倫矣而未知犬
母之自有三瑞也在禮婦人始見舅姑必具棗栗
脯脩以表其誠母嬪於鄭門奉嫡姑嗣徽音授以
赤心襲之嘉蔭百齡猶一日也而西海之棗不足
語神母得婿而詠桃夭一爲名卿夫人一爲良賈
健婦累葉孫枝有蒼其實樹德百年光遠有耀而
崑崙之桃何足以豪母之子孫曾玄繞膝絲瓜
瓠不匱于雲仍其植本既深而敷枝益茂上元之
瓜烏足以比靈哉祝南山者必曰有臺有菜有枸
有梗而申之曰萬壽無疆又曰保艾爾後而後太
母之所以爲瑞固不可以歲月計矣繪史三物曾
何足稱請以是爲祝時嘉靖丙寅歲

二壽母期頤傳

封宜人胡氏邑路口人同里太守汪公伊之繼室也
以南京戶部員外郎受封萬曆歲己酉年九十六矣
猶耳能聽目能見步能及於庭肉食能盡一盞而必
均之孫曾即姻家有饌必以分無私飽令饌者意倦
僅恃膳資而給餘年素少夢夢必驗伊與兄佐同上
公車里中捷音及艷與胡衆皆絕望宜人語姑方第
治醕待捷果至蓋得之夢人以為神後得封得壽莫
不有先兆知靈氣所獨鍾也余妣祖母方長且二歲
然憤憤甚矣若宜人壽胡可量哉息子一太學生
車史鈔
學文早卒繼以懋先長公佐之孫也以善奕為豪游
能色養

王季母方氏王季父傑配也與王母程王仲母王為
娣姒行終身和睦相友妯娌中咸以為則王母程享
年六十有五王仲母王享年七十有二而王季母方
春秋獨高踴然如魯靈光蓋人瑞也方為里中著姓
世有耆德諸姪諸孫以文顯者輩出而司徒公年九
十有三行在群從尚少王季母半于王季母生而端
靜慈愛好施能拯人困苦自近屬以逮疎遠歲時未
嘗失禮必有饋餉即曾玄以下當生朝暨冠婚育必

有佩玩餅餌之錫諸嬪中賢孝嫗泚者必贊揚慰勞
之視庶孽猶所生莫不人人頌德慕義無窮雖天假
之年其培植者厚矣乃適年以來輒示嬰兒之態穆
穆漢漢如太古上人耳猶聽而目無見竟旬日坐不
寐不問家人事以此稱養生即上壽將不啻爾人言
王季母之生也德全其壽也神全予亦曰王季母天
全之非人所能損矣生正德壬申傳於萬曆己酉行
年九十有八

方氏伊耆堂記

里之耆德方氏宦著曰富祐富禎兄弟也所遷自聯
野世以隱逸名而月旦之譽歸焉由內政儼德而子
孫並昌也祐壽終七十有七禎壽亦七十有二祐尤
配吳而果之自出姿性端貞事二姑孝處五姒和無
間於閭里子鉞早世婦汪以節著褒揚之典出於
熙朝子孫多列黌宮而顯者為御史元彥吳享年九
十有六生天順辛巳年歿嘉靖丙辰年祠於呂林蔡
於葉西鄭大參佐表其墓曰百歲菴太史唐車呂柟
黃汝良楊通賓俱有題辭致足述也禎之尤配吳節
田之自出壽終八十有四子鑾孫大治曾孫士極士
枝等俱有執丈名側室曰陳出廣陵巨族佐吳中鉞

嫡貳相得甚歡以逸遺嫡而已居其勞賢可知矣予
釜以例貢任雲南順寧府通判孫大煥任南昌簿陟
太和丞皆奉重闡慈訓有清白聲陳享年亦九十有
七生弘治辛亥年歿萬曆丙戌年

巨史曰富者未必壽即壽未必多賢子孫今方氏集
瑞一庭華封人之所頌堯而不可必得者乃兼得之
可稱伊耆氏之民矣乃名其堂伊耆而記之

始興方節母傳人言母壽九十
外今無所據

方母汪氏勝祖公配也以節著於方故稱節母其稱
始興何以方將之始賴母而興也 國初糧役家嚴

詳有不墮陸者德興尉起莘公蓋嘗以稅甲充是役
矣次子大德為諸生承之猶困歿金陵業替而多逋
長子逮獄勝祖季也請代繫於金陵幸得解尋染疾
即卒節母年甫二十五有遺腹生子曰道佑而兩兄
歿皆無嗣節母伶仃孤苦中外莫援緝緝紡績以子
底于成竟克充宗今本支繁衍甲里族則節母寔興
之云玄孫宇檀詞林能述其事里有節孝坊特表之
嗟乎母以一絲懸九鼎岌岌乎其危哉非至德宜莫
能興令母僅以節稱孰有尚之者惟曰始興而後奕
世足頌已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母之謂也

江媪傳

潘之恒曰里中稱壽母者一時四家王季母方明年
百歲矣耄耄爾汪宜入胡年九十七亦時聞損七箸
惟鄭母吳年九十一健步超少年人猶或不及其從
娣家大姑亦望八人也相携周行村墅至晚始歸曾
不知倦然安適甚無搯作之若近舍西復有江媪汪
者良暨子振公元配族出新洲嬪於江佐夫若子起
家稱國工世擅垣一方技而總理內外事以一身承
之若構居室建兩宗祠撫諸孫事事克辦夫與子弗
與聞每旦雞三號媪必起盥沐清澣酒室竟滅獲尚
未出戶則倚閭問菜傭屠販評價低昂市條脯以饌
家人自尊及卑咸有別不煩子息一視膳也子應龍
起龍皆治經生言游太學俱以名暨世父業四方延
請者擊輅及門媪一一供具調御無疎節諸孫多類
秀而文弱媪煦煦然哺之二子時起居媪得無勞乎
媪云吾不爾爾誰可代吾一日者蓋既耄與年四五
十時無少異則三家者又豈羨之矣子振公號菊潭
暨埒良相郡邑咸旌曰善人長媪五歲年八十二卒
媪生正德庚辰歷 今上庚戌才九十有一耳即百
歲不啻過之人以為翁之積善得良助居多云

吳大母陳媼傳

潘之恒曰余作期頤傳以躋九十始如閨媛貞壽即年少遜必稽焉重其德也然有德者宜壽而每難于才則吾友集虛之大母陳媼實兼之矣陳氏居歛之洪源出元壽翁櫟之裔櫟舉鄉試隱於教授以發明朱子之學江東人宗之稱定宇先生媼幼嘗習聞論孟訓蒙口義及解深衣說內自媼後人之莫能纂述而身非男子無從學問父母甚奇之年十九歸方塘吳公津公喜游俠居鹽筴于淮尋質劑于句曲媼脫簪珥親紡績以佐資斧而無遺中願憂公用是起家

夏史學

卷五

十九

非其志也常賈服而儒行卷帙盈笥四壁圖書知交多夙學好脩之士媼時解佩為問遺雖遠出孺人必延良師友以叩其三子于學長宗周公既恂恂卓有斐然聲以病肺謝去孫章咸相繼躋學宮補博士弟子員與余締交者音若新俱游成均稱二館之彥媼督課如嚴師終歲居館舍無私歸者歸工詢問何故輟業對以某事當則領之稍可已則頽頽叱之孺子安于情而溺游閒不自奮發續志之謂何諸孫退而相勵毋逢媼怨庶有以慰其望然朝夕操作必勤凡井臼泔澣酒漿烹飪親執其勞又知人善任為公擇

夏史學

卷五

二十

掌記恒稱頤指臧獲無失職有過譴責立加而疾苦寒暑撫恤靡不至人人畏而懷之凜凜守成規事勢如無少廢弛公晚治廈室媼相度合程一鄉之壯麗莫能加祖墓臨危谷洪水夜嚙而漂之公及子孫皆長號莫知所出媼立招健夫剋以前和之契驗而賄之有頃得諸榛莽中復還其故而累封至今歸如馬鬣人以是服媼之才宗人點猾者持公短長將為不利搆訟公庭媼察其寒餒而嗟來之時給衣食若等自苦殊可憐念皆悔曰吾儕誠小人哉匿跡以去卒罹盜法死不敢肆其警媼寔以恩攝之從子達撫門之訓迺有後言毛茨前隙以相仇媼失諸子孫無競竟執義如初人益服媼德為丈夫所難能至天性為孝中外一體尤推及于近屬澤潤無窮蓋媼歸吳而陳宗岌岌矣父母兄弟相繼歿媼備誠信而收之為穀翼遺孤不啻懸九萬于一綫猶擇群從之能心計與握筭同力令累積比于素封媼護庇之猶吳之從子矣迨其晚年乃詔諸孫曰自吾為爾家婦七十年于今初奉姑嫜惴惴屏息恐不免訶譴汪太姑御下嚴雖婦能曲順而妯娌時相勃谿老婦居閒調適務兩平而悔謝于姑乃敢即安不然如已之負戾而未

釋也視諸子孫總總孰非翁姑遺體忍秦越以相木
吾不樂有餘年故諸孫相與質成于師長佩媼訓于
無數即持大體一念有不相感以化者非人矣余光
重媼德雖千歲豈能渝哉今季公宗位老而執喪可
謂錫類也已

直史曰余紀里中貞壽標程節于凌秋表鮑榮于光
復年皆八十有九與吳之大母陳媼同例皆不得入
期願傳而有壽紀然二家所遇之貞實處其變而天
或靳其全媼履順持盈及公偕老而子孫繁盛當必
受貶封于後如司徒公者則自成以下思榮媼于九

直史欽

吳陳陳

三

泉可也即如傳所稱以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矣

鮑母慈節傳

潘之恒曰余以執文交鮑上貞刳為同盟蓋十餘年
矣每登堂起居母氏上貞輒焦然有瘁容初交時猶
羸瘠已而腴久之充溢見于面而後徵母氏之苦心
為異乎常母也母氏既異乎常母則上貞為罔極報
自當異常兒於是數詢上貞未忍遽言余已心知母
氏有非常之德矣會母氏以甲寅季夏晦之壽壽開
六袞則上貞不容無微言而吾儕不容無言以祝上
貞臨而陳詞言與泗俱也余得即所述而為之傳蓋
上貞之言云母氏洪姓洪院誕公女也十四來媼伉

直史欽

洪院

三

儻先君先君諱獻言為世父獻書公介弟世父以郡
守貴得贈先大父為文林郎大母太孺人母氏入門
事文林公太孺人惟謹佐家政稱能婦年二十而舉
不肖男嬰嬰甫六歲而先君病病三歲見背母氏供
藥餌盡瘁而殊惟存皮骨氣奄奄爾念死節易如孺
子嬰何自今日為餘生惟孺子嬰故願先君屈首為
儒且喜客好施予死之日家無擔儲值歲凶母子恃
麥為命母氏茹楚而噉嬰以麪族戚間遺以甘鮮母
不一染指以飼嬰也是嬰腹母以生者耶嬰雖稚為
之哽而三咽不下傷哉乎貧至今心為盡矣及嬰弱

冠事客遊以歸奉母不良於霜露卧牀褥者二年幾廢不起母乃歎曰未亡人不亡以孺子為生也孺子病不痊吾亡為晚矣夜以是禱朝為延醫幸彞孝感偶契于岐黃術得候起如初然未能効母氏一日糠粃報也尚何論苦節之貞與反哺之恩耶乃令舉孫三人長者亦有婦矣以一綫之緒不絕倘用慰母心乎今甲子年週懸悅在戶而彞媿無一言以解母戚也語未竟不孝為慙然曰賢哉母也行年雖六十而強半繫命于子以是藐孤孱且病蓋愴愴以日為年而今幸彌康彌昌長子女矣方繞膝為歡而母氏若

車史欽

地學志

二十三

不忍以柩棧進也若曰吾不忍吾夫之捐棄而令吾有年又不忍有子之養而捐吾夫不共舉案食雖吾幸有子之養而捐吾夫猶勝不能植吾孫而餒若教氏也吾抱子一若茁於空桑而今三果碩矣猶可以立孤報吾夫令含嘆于九京若然則母氏之隱因是少紓上直之奉母即殺水足以承顏而吾儕之奉觴以拜嘉慶不遑于母德之外而別有緣引為祝矣母固曰殉節易立孤難敢以不腆之辭為慈母節傳而大君子誅歌之俾節以慈著庶有馮于彤管云爾

附錄

舊吳李流芳詩曰我歸豐干逢皤子眉宇軒軒殊可喜燕能染翰師老未贈我扇頭筆離徒感君胃懷意欲傾君胡不語徒為情知君阿母節太苦開卷未半涕已橫我亦高堂有慈母作客不歸心恻糾茹水含藥且莫論羹藜飯菽慚猶負羨君有文彩母賢羨君有樂駐母顏當年啖泣愁極襟今朝繞膝羅斑斕我亦從君借一觴祝母黃耆登君堂千秋萬載自不朽舞絲含飴樂未央

車史欽

地學志

三

武林錢權詩曰弱質東陽剛激烈撫孤兒夜紡驚鳥泣晚鏡憶鸞悲芳執雪霜厲貞心日月期郎君蠹五車珠璣吐宏辭浮沉隨風塵爛斑承歡時欣此梅花朝仰頌稱霞帔

汪二娥烈節合傳

巖鎮汪氏二娥慶上舍公女孫也姊曰月長公東之女為澄塘吳氏婦妹曰錦次公進之女為里中胡氏婦吳婿楚胡婿良鏡先後皆客死月長於錦且十年其守節死烈時皆二十三歲萬曆六年戊寅良鏡估真州與疾歸卒於宛陵道中婦痛夫棄身羈旅矢與同穴遂絕粒十一日燒出於口發狂燥死嗣絕親知

車史鈔

內紀卷六

咸為感泣諸文學耆舊為白有司未獲旌典邑人憐之至今越三十三年庚戌五月日而姊吳氏婦始以節歿初姊月之笄而歸吳也生子始孩復娠六月而楚死桐陵計至節吳慟絕無生志勸者曰死難與立孤孰賢自古辨之今吳宗岌岌矣即婦以烈自耳如此襁褓者何又如在腹者何婦始為進之既免娠舉男逾歲殤窶且貧甚竭力奉姑終其天年乃携孤依父母居巖鎮如子婦行父母歿依於兄弟一如依父母時及子有媳媳賢能得其驩心舉二孫矣子喜浪游輒數年不歸費舅氏資斧累百者再舅氏置勿問

節吳聞知乃呼天號泣向兄弟言吾不欲以身累若乃令子孫累若耶未以人須臾忍死非為子孫計實為宗祏計爾若忘其累且忘其為吳吾發孤一綫所延得不餒若教氏鬼依誰之賜也吁嗟乎如汪氏誼古或鮮聞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徒虛語哉里人又言節吳與媳俱善女紅常篝燈坐夜及晨不寐每相對飲泣相勗也媳以良人失望鬱鬱早死節吳憤然日撫二孫以逮成立舅氏善視之如初即節吳勤憂終身其惠於吳宗大矣距生嘉靖丙午年得年六十有五其兄汝鵬弟汝鳳咸之不啻一體纖細必

車史鈔

內紀卷六

陶門二節婦傳

陶望齡曰節婦李氏者望齡族嫂也四歲失恃育於其祖母年十六歸予族兄尊道甫廟見有家犬自斃道食犬羹腹痛翌辰死娶纔五日節婦年少初嫁方

低眉自障不敢仰視及瘡病忽改飾易容意狀凌遽
既絕哀慟誠感左右皆嘆曰新婦遽能爾耶時嘉禮
初罷姻戚辭去計及諸途還哭伏地悲甚節婦徹聲
收涕掖其父與至室中語曰父無苦兒欲有言父所
衣飾兒非盡已物也宜以父歸雖然兒寡義無反顧
而以絲縷還李氏者是示有他指而傷姑舅意也以
此累父父乃去踰年節婦歸寧父父傷女幼無子欲
令改適然意嚴之不敢言而使其姑嫂女昆弟時時
相引譬故及私褻或提哺孩幼以動之爲言婦人有
夫若子如鳥雙翻雙螯翻折螯解胡以自聊哉節
車史鈔

婦聞而疑之說其父曰兒忽忽忘收其衣囊以來請
歸取之父私喜拏舟送女還節婦登岨大言謂拏舟
者曰好語主人翁吾他日嗣子及要乃當歸相見耳
時長叔年纔十三四餘五人皆絕穉小或乳或攜家
有大牀屬節婦臥護之夜常數起祖媼性嚴急聞兒
啼喚輒詈曰好孫兒爲爾刑殺尚懶惰耶諸母與比
屋居夜夜從壁間聞之時爲泣下家既貧縫紉浣濯
析薪擇米靡不躬者又多病歲持三月齋齋罷翁憐
婦羸弱爲市豚肉烹之將食羣幼環繞人受數醵釜
鳴鏜然稍飲餘瀡而已節婦既脫歸不復省父父時

念有以奪之乃令人來迎而給言祖母病亟求與訣
絕節婦少慈於祖母既聞號泣命舟將行翁知其詐
也微語之故節婦乃大悔曰翁言是也謂使者阿婆
空憐惜我我終無以報我未亡人死等耳不能復見
阿婆也性嚴峭嫉惡守閨婦稍聞不潔見之必瞋目
斷齒入其寢必手擯以出與人言然諾無改嘗謂人
曰吾自知性褻褻難近唯是故歷諸苦未嘗悔也居
十九歲長如始生子銘節婦於乳間抱養之銘今爲
諸生有子矣

節婦秦氏同邑秦君景和女年十六歸予族叔某纔
車史鈔

十日叔暴疾死節婦哭泣屢絕哀感左右踰年而舅
亦病臨革呼節婦至前顧視兩涕不能出語節婦扶
泣言翁翁哀予志慮難持久耶指其心曰此中如石
願翁翁弗慮翁慨然曰爾能然吾爲鬼亦當報爾言
畢遂卒家素貧又連遭二喪節婦獨與姑處日纔一
炊耳然以孝養聞族中自予先宮保而下皆奇重之
文僖公家居每歲時過其家必白節婦姑請揖節婦
姑謝曰年稚分卑不煩大人也文僖曰若人者壯節
強志可當子拜況揖手時時餉饋之節婦間鍼紉囊
枕以答其惠蓋節婦特精女紅每操作至雞號人勸

之少息節婦舉手曰吾數口賴此以養敢自怠耶節婦新寡時聞歸視父母母家人多諷使二庭節婦覺其意異遽命舟來歸後弟來視之陽被酒大言曰姊識陶家郎而黃而白而爲苦守手意謂其初婚早逝也節婦亦大聲叱曰弟毋妄言久之又迎之還勸喻益苦節婦悲甚閉戶欲自盡救之免自後母家人喋口不復言矣以伯氏子本正爲後正亦誠愿力作晚乃小康節婦同門李氏者婚五日而寡俱以苦節著後年俱六十餘法宜旌萬曆甲辰邑庠上其事於有司有司謂旌禮詳重一姓二節宜先後以聞移書問

鄭氏雙節傳

嘗謂具烈性者方能持苦節故尚節所以貞烈也吾有感於鄭氏雙節爲之立傳

傳曰雙節婦者姑汪媼爲長齡鄭公文治配容溪汪

公驚女媳程孺人爲治妾子榜繼室故儒程公智女也自汪媼卒於節命從孫杰烈嗣榜逮今三十五年而程孺人操苦如一日烈既籍名天官郎京兆需次爲顯揚地諸孫歧嶷各露頭角而汪媼之貞竟用慰懼泯先懿而屬余追叙之其意重可傷焉蓋汪媼之孀鄭年十有八兩娘不克舉遽置側李妹人言主方少何亟爲媼曰事有不可知吾寧見卵而求夜不愈旦而求卵乎未幾治客閨與疾抵五城去長齡僅二舍而死媼聞計勺水不入誓與同穴出夫故券盡焚示母生理迎柩歸遂跣跣拊捫屢絕越六日闔戶自經

李妹夢神告曰嫡殷而子者其難經局解之李驚起排救則已垂絕跪而言曰妾幸有身媼而雄也微夫人弗翼矣媼吁而進匕時年二十有三逾五月榜生媼爲嚮鞠雖不乳而液爲枯甫二齡李忽殂榜又痛痢法在不治媼額天願損已算益榜以衍嗣榜得不夭舞象能讀誦則績紡佐之夜分無倦燈熒熒照室有光皆淚血爲漬也榜年十八爲娶婦黃亦喜抱孫而黃塲繼室以程即今壽母稱孺人尚健在無恙也初孺人出自儒門歸未匝月上奉寡姑下哺穉子中持中饋以代尸饗勸夫下帷翔聲於郡邑未朞而夫

以疾捐館舍孺人春秋纔十有八爾視死以殉如腐
草朽木等上背姑婢下遺襁負雖堅志如石弗忍居
此以博空名發之任益重於疇曩而敢一日弛耶於
是搯作勞瘁以養姑撫嬰不遺餘力值姑病衣不解
帶者月餘所育子復實若奪之於懷而汪媼三十年
辛勤盡付諸虛亡而志益戚戚矣孺人曰本植則實
滋本蹶則支衍椒聊之實繁衍盈升詠遠條也苟得
存吾宗祏後嗣其有昌乎於是立兄子本烈為後歲
丁丑冬十月二十二日媼忽召婦程執烈手而語之
曰以是累若吾可下報夫子矣辭音瑯瑯神氣甚爽
遂終於正寢享年五十有三孺人哀毀執喪罔不盡
禮語具前太史張公一桂狀中又二十五年為萬曆
壬寅有司採兩校所呈上之部使者以需旌典歲
給廩餼有加烈將脩盾戟下冀為陳情又十年辛亥
孺人年六十二孫四人女孫二人咸統膝有曾有甥
矣孺人歎曰老婦偷生四十餘年三世殞墜禍慘異
常先姑獨當其厄賴先姑修省以回天眷俾老婦竊
蔭於桑榆敢一日安享以忘先姑之劬勞蔬食荆布
澹如也

亘史曰二節皆可以烈而不為也故寧苦而貞之

貞而無變猶可以節自安若媼於宗祀岌岌矣早
為之計令側室有子有子而母亡子復病以至婦孫
繼殞終媼天年皆憂慙之日也烏可以不傳哉若程
孺人者既壽而康表封且有待故不具論

附錄旌表劄付一道

禮部為行移勘合事今填貴字一千二百七十號勘
合劄付直隸徽州府比號施行須至劄付者

一件為旌表事精膳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該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國禎等各奏保及覈勘過孝子
節婦烈婦烈女等例應旌表案呈到部看得前項各

孝行節烈事情既經各該巡按御史奏保及覈勘前
來合行該原籍官司照例旌表以勵風化該本部擬
於本月二十九日早朝面奏請

旨緣是日恭遇免朝除將奏本送科備照外等因
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本部署部事左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翁正春具題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就連送該司類
行直隸府州著落承行各該官吏照依本部先年題
准事例各給與無碍官銀三十兩行令本家自行起
蓋牌坊除已故例不優免外見在者仍照例優免人

丁二丁侍養終身之日子孫照舊當差各衙門仍將奉行過日期及用過銀兩數目造冊繳報毋得延緩有辜 恩典及指稱科歛取究不便等因連送到司依奉合付前去煩為填發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劄付直隸徽州府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

計開節婦四口

口謝氏德玉係祁門縣民謝世顯女年十六許字儒童李天春未歸夫塲德玉聞計奔喪伏尸慟絕已乃斷髮納棺矢不再聘遂留事孀姑撫育嗣子全貞

車史鈔

內紀卷六

又八

守志歷十三年而長暝看得謝氏琢玉姿清鍊鋼骨烈鏟折鸞於未合深閨斷白首之盟剪拈鳳於將分殘照墮青鬟之泣因孀姑幼嗣而忍死隨芳飛玉委以相從千古猶生一時宜開合照例旌表故民李天眷妻謝氏貞節之門

二口汪氏程氏俱歙縣民婦汪年十八適鄭文治文治死妾遺腹生子曰榜汪撫如已出長娶於黃甫舉子輒頌程氏榜繼妻也榜故程年十九婚纔八閱月耳亦撫黃氏子如汪氏子復殤雙婦筑筑形影相弔汪氏守節三十一年沒年五十四歲程氏守節四十

二年見年六十二歲看得汪氏程氏雪蘭並秀夜壁雙瑩撫側室之留嬰苦矣慈姑之範鞠前妻之遺子勞哉賢婦之心寒燈弔兩發之孤形秋兩洒一門之楚淚生者當榮其霜閨沒者宜貴於泉臺合照例旌表故民鄭文治妻汪氏故民鄭榜妻程氏一門雙節之門

一口胡氏係績溪胡琦室女年十八適生員程應第甫期月應第故胡氏哀毀骨立自分一死家人勸抱伯子為嗣意稍解已復割股救姑合邑驚嘆孀居五十餘載人無間言見年七十九歲看得胡氏蕙心早

車史鈔

內紀卷六

九

秀鸞羽過分甘為同死之梧幾棄青春釵鈿忍伴空梁之燕還憐白首萱幃割肌孝過於乳姑撫嗣義多於存姪相因榮獎以勵閨貞合照例旌表已故生員程應第妻胡氏貞節之門

右劄付直隸徽州府准此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三日

直史云因鄭門旌表雙節并得謝氏胡氏二節亦郡中幸際事故載之以補聞見之不逮云

宗節徐氏

徐氏潘積禮妻積禮年十歲病瘥而病倭至十五歲
暨不能瘳欲辭徐氏婚徐誓不他醮竟歸於潘其容
色都麗莊肅視積禮甚昵令有一子形亦病倭年十
六而殤先是積禮亡徐方二十三歲苦節自貞晚年
善以禮化俗宗婦無不敬憚以為女師卒年八十有
二時嘉靖壬戌年也郡邑大夫以苦節旌其門在丙
寅年督學使者耿定向直指使者宗繼太守何東序
邑侯林元立為立碑親致賻奠兼錫米幣以彰優卹
仍錫其氏於節孝里同時宗媼貞節方氏處士備生
車東敘

宗節羅氏

羅氏潘顯銘妻顯銘早亡無嗣時羅年二十六食貧
守節畫為人納履夜則紡績以為常有女名娥嫁方
竺亦貧而夤晚節母子相依也以萬曆辛巳年卒距
生正德甲子享年七十有八歲

宗烈徐氏

徐氏潘嘉會妻年十三以姑呂病迎侍尚未婚姑亡

服闋而後成禮方數月而會出賈湖陰徐奉王姑以
居侍王姑老疾益謹而會又自湖陰以瘳婦矣徐為
暨穰窮百道不愈乃焚香籲天剖左股穰瘳以進萬
曆己卯三月二十六日會卒徐號慟幾絕水漿不入
口母泣諭不聽遂自經別室中後會死三日爾母為
殮乃見股創士族呈之郡縣表其閭曰貞烈

里人程嘉士狀曰徐氏潘嘉會婦也會幼孤母呂撫
之呂病篤垂危一見新婦逆徐婦時年十三會亦未
勝冠故不婚徐雖女子事姑如母旦夕侍疾唯謹姑
卒哀毀如禮服闋會始婚婚數月會送諸賈人游湖

車東敘

陰徐奉王姑以居王姑老且病徐事之益謹其臥起
食飲盥櫛搔抑壹倚辨於徐至嚙浹浹惡手為蠲滌
無難色王姑尋愈則會又自湖陰病瘳婦矣徐事會
視事二姑又益謹暨巫穰治窮百道為之不愈乃焚
香籲天自嚙左股引剪刀剖之為肉糜以進家人無
知者王姑覺語其母母勞兒良苦徐注曰兒既委身
潘氏萬一有不諱即頂踵殉之何有於股是年萬曆
己卯三月二十六日會卒徐號慟幾絕家人環勸之
謂若年少何憂乎無家而自苦如此徐厲聲應曰而
輩以異志窺我耶遂絕口不水漿母諭之以百端

不聽乃揮涕長跪哀請徐引身避曰若是是速兒死也家人知其意不可奪特之嚴不得死旦日起謂王姑吾苦餒願一食麵家人以其求食無死意防少懈徐遂經別室中時三月二十九日後會死三日爾殮之日嫺戚爭往臨之股創未復凜凜有生氣焉郡邑大夫咸表問嘉之程生曰里人嘖嘖談烈婦事余聞之拊心酸鼻涕淫淫下也烈婦事夫暨二姑凡三病者計其歸潘六年蓋未嘗一日離床下供湯藥執役勞苦極矣且潘生婚不數月而賈亡論枯槁憔悴即室家之私帷薄之愛亦淺乎其未久也顧生刳股死

車史敘

內紀卷六

十三

以身殉皎皎烈烈母亦其天性然我令丈夫聞之當自羞鬚眉愧冠佩矣

姪婦吳氏節行

潘之恒曰吳氏姪一驕婦也宋出溪南幼失恃事兩繼母不違父志父憐愛甚十六孀於驕驕為孝廉兄次子稱介婦能柔順以自下妯娌間嫂洪孺人視猶息子也驕少任俠多送酒人游每出奩金散之必既而吳無吝色少逆其意居閨內三年人未聞其諍語及譙笑聲既生子紹慶之明年驕病足法在不起吳侍湯藥無怠衣不解帶者七十餘日而驕竟殞吳哀

車史敘

內紀卷六

十三

盡禮惟以撫孤自誓而孤亦尋亡吳痛哭曰向之不兆為此兒也而今誰待耶洪孺人曰昔者而夫死吾冀而子之存以存而夫繼而子亡吾猶冀爾之存以存而子是爾一人之身存則三人存亡則三人亡也吾何賴哉吳益不自釋曰吾為夫忍死以事姑為此子可負薪也今欲予冀望而耳未亡耶季子駒進曰母所謂存者謂伯若季在也伯季而有子即仲之子不亡易少待之以慰母乎母重傷其心吳敬諾誠如叔言請需之得見繼而後死語在己亥年吳獨居一樓足不踰閨即婦如中無待觀其面者嘗語人曰夫以不行死而吾猶作地上行尸蓋雖稱亡而志亡久矣如是者又五年無日不病病以不藥而日深每食必自祝曰美不速死以見吾夫至戊申而病革矣猶語姑曰傷我命也仲不能有子而妾不能見伯季之子吾子姑向以存我者願毋遽亡之于是臥者數月不復語會怡婦吳之殯在祚乃彌留者二月舉觀及郊而命絕矣舉族咸稱節婦獲天祐而知終云蓋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距生萬曆戊寅得年三十一而擗節已十年矣駒之言曰吾宗不幸而多夫士猶幸而婦節聞焉至若志凜秋霜清逾澄水不迫不徐

盡志盡情內外始終無得而間然者惟吾吳氏嫂也
叔父其志之且以不亡吾兄山史曰吾昨言之主者
里好奇行惟節烈天性所成宜廣表以風俗不易汰
也主者首肯之則是節也一字為徽音一日為千古
矣志在主者烏可已哉

跋云宗之節烈為余所目擊者莫如麟婦吳詳矣
主志為張令君業徑陳之而執筆者以時近見遺
嗟乎不采于今安復有稽古事耶備之家乘為他
日地未必不如今之視昔也

附呈張令君備朱錄云吳氏潘一麟婦宗出溪南

車史錄

內紀卷六

十五

幼失恃事兩繼母盡孝父憐愛甚十六婦於潘為
孝廉之怪介婦能柔順以和妯娌麟少任俠多酒
人游吳相賓敬不少懈生一子而麟病足法在不
治吳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七十餘日麟竟死吳誓
以身殉姑洪注諭之曰獨不為立孤計乎又二年
而子殤吳曰吾今無所待矣姑又曰汝存則可繼
而夫與子俱存汝亡則繼絕而夫與子俱亡是汝
一身之存亡而三世相依為命曷少需之吳曰姑
在吾不忍亡亦不忍未亡請俟死期於是居一樓
日恃粥爾即妯娌母得見其面者而所謂繼卒無

可待日就尪羸氣厭厭垂盡猶囑姑以繼嗣事傷
哉蓋卒於萬曆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距生萬曆
戊寅年年三十有一而稱孀居者已十年矣近屬
之恒為之志

車史錄

內紀卷六

十五

亡姪婦貞汪狀

蓋余生四十一年而喪吾同母弟季孺季孺歿十年而弟婦吳撫孤弱成迎婦汪而令有室汪履事孀姑秋毫無敢自逸成弱而就外傳未有息子吳大以為憂又六年以疾卒成了立自策勵益奮志下惟隆冬讀書黃山擲鋒卷階歲僅一返賴汪力持家秉不以志竟用過勞得疾自山中興歸遂不起汪盡散室中藏幣以殉絕飲食者七日余惻然念之問其欲歿之故對曰婦不幸不獲終事尊嫜又不幸中道與夫訣下復無子雖有父母不忍已寡而從歸寧雖夫有外家之戚不忍已寡而乞極情故不若速歿之愈于未亡爾余慰之曰是皆可以無歿余在適猶之孔通即外氏為依亦不失其親如欲為宗嗣計則森然者孫惟孺自擇奈何珍鮑以重傷王舅心汪若自省少頃乃拜余言上謁王舅徧告諸近屬擇諸孫介如子畜之于是父母聞之而喜非伯氏吾亡吾女外舅洎諸姆妯娌聞之而喜非伯氏吾絕吾甥而汪亦自云非王伯哉餘吾若教氏之鬼矣然察其意殊不靳乎生以鎮撫其殘室而泊然無貳穀其子之心悠悠忽忽念息而已居幾六年半怙恃于父母半取給于外

舅家不以之少累伯氏語人曰王伯之為庇長孀之日促不足以生累也以歿累之頃以哭王舅哀而病及大祥病逾深始臥第近屬婦如輩為乞藥于暨汪勿飲而問于寡婦朱朱曰吾持操二十餘年嘗以節自矢于準提矣所負者一以耳汝如得之天以成汝志美以暨為吾惟恐其歿之不速也汪然之竟謝暨使人告外舅暨宜歿致慶舅家康餽者有年將以朽骨三具累舅家顧孀孀而不葬與告父母兒不能歿以為父母憂今且死願以甥應外宅之相亞及室而疾革未吐一語僅賜王伯母為之泣然執介如手端

車果鈔

自序

文

坐而逝為乙卯五月二十四日即生己丑年正月初九日得年二十有七爾

自史曰郭俗以節稱比屋皆然咸相視而化無異志乃若汪氏之歿以一言而生原其生歿以義立不欲狗嫖婉之情聞寡婦朱止暨而志遠決彼視餘生皆以之日不以數年之節易其初烈志也人見其哭夫不哀而喚子不罵以為非情嗟乎此其烈腸固非狗世情者曾哭與愛之是以挽其貞哉

萬曆己卯孟秋之晦水華生之恒書

章節母程孺人傳

郡使君嵇公視歛篆首下令徵孝貞之懿行乃因文學吳宗孟書舊章惇輩公舉爰表章節母程氏之閭而宛陵憲副許公成器爲之狀其子應祿請於不慧爲立傳傳曰節母程氏儒士章繼本妻也生同里自程歸章者十年事舅及繼姑備孝養繼本明經未售益攻苦成療有子女三人屬母以未竟事乃瞑時二子應福八齡應祿四齡耳而女方在抱母年二十有八矢志相從將抱女以溺于河指二子是可不可須乳而生矣無以女故遺累他人衆極之得不溺尋絕粒

章東觀

內記卷六

二

七日衆論之不可解雖極而論者皆世情俗見謂母生可得偶何以求死爲母徐自悟曰夫語未竟者何而以死背之復啜粥飲水勉襄大事奉姑嫜盡勞瘁繼姑江每難之母不遺餘力無怨言貧無婢僕自汲自炊役十指鍼線作務上供二老下幫三雛一麻一菜無不手藝自摘苴麻爲衣隆冬不易菜以代粟一湯而腹果然夜篝燈紡績分光二子令溫習晝所受書又兼父師之任故二子相繼爲儒生其不售一如父而母不怨是不有命在乎積二十九年伯務力農嘗負薪以給茗粥仲善記誦爲童蒙師僅得精持上

王母以逮母咸無缺女適吳氏恭有中外孫凡數人母歎曰未亡人自今可以報命地下矣癸丑春染疾即不起安常處順畧無繫戀情聞子孫環泣乃張目曰無然未亡人空從爾父久矣弟以舅姑在堂兒女未長莫能代養今章森森滿前復何有憾遂儵然而逝未幾應福以哭母成疾卒于廬居應祿痛力學未成不能竟父志又痛母劬勞未遑一日養也言之嗚咽思以不朽其母而乞言野史之筆嗟夫里人鮮知有節而以守節終者自母始鮮知有文以求不朽其親者自祿始一節一孝可以風來世稱不匱矣蓋章氏之先有二孝女至今爲有司崇祀孝貞同源人心不泯其漸染豈偶然者哉

附錄輓詩

姑蘇黃習遠 琅琅豆史出貧女節皆傳一縷千鈞
係孤幃二胤全霜飛探井處雨泣赴河年入地無遺
憾秋陽照簡編
古郢揚行恕 層空燦發星秉德亦何馨魚腹矢初
志熊丸課一經弔形燈共焰含淚雨多零酬得泉臺
別芳名紀殺青

邑人羅逸 幸際琅琅筆千秋節孝聞孤心昭日麗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蘭谿後學趙一元校

棉竹雙烈傳

宛陵徐元太曰余昔登蜀都望龍角鹿堂間草莽多
奇知必有閔靈鍾為僕焉非常之節以與地紀叶歸
休數年則孝廉劉君携其家來署宣城學事君諱延
齡字叔慶其先縣姑蘇徙蜀永川再徙棉竹少負奇
為大學士趙公所器其來署學也則不佞輒抵掌與
談天下事固不中窾亡何竟遷滇歸化令行至武昌

直史錄

人內紀卷七

金口驛群盜聚它商誤及君舫率無長物不滿望則
矛刺君辭者三而語逼曹孺人及女嬖姐時孺人方
抱嬰阿陵度勢不免遂偕女扶江死計孺人年三十
九女十有五嬰始孩以宛陵生故曰陵君晨疆起奔
訴監司亟索亡骸不可得乃悉得群盜抵法君過里
人勸之娶曰吾室以節死我獨不能以義生室乎
其子宇揚字烈及亮相對泣曰母節父義而子不永
合爰居者有知日君懷始少紆強就任於歸日以表
揚請滇蜀楚諸臺司咸嘆異不置值楚多事事暫閑
然君終以是鬱伊亡聊所至輒欲解綬去會居喪頃

之竟病心卒卒三載為癸卯仲子宇烈遂領賢書賓
飲之次日即具牘部史前甫伏哀號特憐同榜六十
九人悉垂涕奠能仰視從官皆泣部史憮然曰噫嘻
貞烈至是哉先是者不亟以聞激揚謂何立撤楚監
司所以死賊狀一如贖併得贖所不忍悉者會請於
朝賜額曰旌表已故知縣劉延齡妻曹氏女嬖姐雙
烈之門旋登之祠而部史遂捐金置田俾血食且永
即阿陵亦附祀而勿殤之禮也

贊曰夫變起倉卒計不暇施惟心有所持必歸於正
彼且視舟中為亂離視長江為樂土矣嗟乎烈蓋難

直史錄

人內紀卷七

言其心固無新於身後之事乃若夫以義報子以
名揚則貞烈之餘輝也然則烈胡不可為也而世不
皆然則烈之可慙者尚多矣已而秋抄案長干因傳而為之夢

直史曰蘭谿諸生趙一元語余劉長公中丙午鄉試
次公登丁未進士出令蘭谿則徐司寇所稱號真尚
足符也天不泯二烈則顯其後以揚之其報施善人
何遠之有余讀牘中語可傷焉故列于左

牘為異常大變貞烈可憫慙乞俯賜表揚以妥幽
魂以培風化事據四川布政司經歷潘呈奉本司
劉付崇批據縣竹縣中式舉人劉宇烈呈稱烈父

延齡由萬曆丙子鄉試生仕南京寧國府宣城縣學博歷任四年有餘以甲午年九月陞雲南府晉寧州歸化縣知縣携家舟行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夜抵湖廣武昌府金口驛偶被江賊曾福等明火登舟逼近母妹隨行西僕一婢俱懼重傷母曹氏携妹瓊姐年十五歲被賊持刀追逼母妹義不受辱遂同孩弟陵兒投水父齡身被數鎗良久方甦次早當赴院司控訴於十二月初九日將曾福等一十四名捕獲追出原贓已正典刑撫臺郭惟賢曾於年終奏疏彙題父齡抱憾之任復具前情呈楚蜀滇三省院司俱蒙批允會議題請目今卷按批文可據但楚蜀間關緝力寡控關遙懸邀負烈父沉父齡賣憾致烈同兄生員宇揚弟亮榮義弔影霜露淒心誓相從於九原冀報安於一第乃徵天幸獲借玉成但念三釜之養未伸半通之綸何補楚天夜月可憐萬里飛魂蜀國家山忍望三江去浪及今不舉事久將湮懃乞垂念幽魂曲為拯拔紓三子終天之慟慰一門在地之靈庶母妹無生而若生俾諸孤義淚而不民涕泗具呈等情蒙批布政司查報本司看得舉人劉宇烈所呈

伊父劉延齡之任過楚江洋過盜母妹輕生就義貞烈可嘉委宜旌表以光風化但查被劫投水事在武昌彼時罪人盡得必有審明奏案可據未經行查遽難允題合無請乞本院移文湖廣兩院查明至日會題旌表蒙行准湖廣布政司咨稱隨經轉行武昌府備查回報遵依弔取盜犯曾福等始末指卷到官逐一查得歸化縣知縣劉延齡妻於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內携家到金口朱家湖地方灣泊被盜劫擄財物過妻并女瓊姐及幼子溺水身死是實先經告明院司道府緝獲盜犯蕭正元曾福等一十三名質審明確各擬梟斬招詳呈允成獄訖武昌府抄送犯人蕭正元等招內供稱正元同夥盜胡國用曾旺等於朱家湖地方強劫原任雲南歸化縣知縣劉延齡妻曹氏懷抱幼子并女瓊姐俱被胡國用等吶喊亂斫奔跳下水等情緣由在案該本司看得旌貞之舉所以維世而植人綱誠重典也曹氏自溺查招內雖未明供強逼之狀然劫盜意在得財所刃害者祇敵耳氏以女流弱質挾幼女孀兒身無寸鐵盜亦何意刀害之乎度其時必有過勒污辱之情氏自量死

盜與死水等耳遂捐生就義而不欲與子女并序
賊手也過之一字該司必有的傳當是實錄所有
曹氏及瓊姐節烈委足嘉尚但事干表揚重典應
否會題本司未敢專擅等因蒙批據呈楚中招
卷甚明閱招未竟令人淚淋淋下烈於曹氏并女
瓊姐及幼孩俱墜江魚之腹不謂女流中植立如
此恭詳劇盜意在劫財使無凌逼彼曹氏母女有
夫有子同時遇盜尚可倚恃胡為輕身自溺此中
逼辱情景可想而知但劉延齡存日呈中不明言
即今日劉宇烈呈中亦不明言蓋皆有而不忍可
得之言外者此而不一表揚將使二烈沉淪九原
抱憾非所以闡幽光而維風俗也該司再喚生員
劉宇揚宇亮一問當日情景另詳報奉蒙此又奉
總督侍郎王象乾批曹氏及女瓊姐貞烈委可嘉
尚仰候會題行繳奉此依蒙行據縣竹縣申送
康膳生員劉宇揚前來呈稱母曹氏同妹瓊姐萬
曆二十二年月日夜於湖廣武昌金口驛被盜凌
逼投水於時父齡環衛宇亮近身一婢兩僕搶攘
中俱聽從我則生不從則死之語姊妹忽失父弟
溺身赴水賊始驚駭退散此於滇省覆詳內業據

實稱報但念父齡居官超超欲盡陳而勢難弟
烈擗管妻其未竟說而心先痛絕此合情言外冀
在曲體愚衷倘非迫於污辱之詞寧遽甘於沉淪
之慘懇乞軫枯骨於九原賜華袞於一字俾生前
苦節永留死後之幽光庶三子懨懨均荷二天之
佑冒等情該本司面詢劉宇揚本生當時原未偕
行母妹投溺之狀惟聽渠父延齡遺語及二弟與
一婢兩僕所傳說蓋母子之間事有不忍備陳而
情可得之言外以此質楚中過之一字則曹氏母
女明係不受污辱自甘殞命應合照例題請表
揚謹會同總督王查得原任雲南歸化縣知縣劉
延齡携家赴任偶於江中遇盜其妻曹氏及女瓊
姐不受賊辱遂各投江而死其子劉宇烈歌鹿鳴
之次日即泣血具呈伏地號哭哀聲甚慘慟不忍
聞無論臣心惻然泣數行下乃同中六十九人及
臣衙門聽事各官無不相視流涕如以其身當赴
死之日者此等節烈何可終令沉淪看得曹氏及
女瓊姐舍卒遇難慷慨捐生綱常擔負之極堅寧
墜江魚而不忍沾濡於多露死生關勸之已破寧
輕鴻毛而不忍視息於人間誠閭閻內之丈夫女

寔閨中之烈士一門雙烈萬古流香臣查往牒溫
江縣原任江西萬載縣教諭任高妻李氏舟中遇
盜母女三人俱扶水自溺已經撫按會題建坊
旌表正與曹氏死節異地同然所當亟為表揚以
慰幽魂者也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本部署
部事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李廷機等具題二十
二日奉

聖旨是

野史氏曰迂於俗儒之陋也彼二烈之志奚俟述於
身污以言而後稱辱哉登舟之辱即可死矣尚奚俟
車史錄

其逼乎使逼而後死雖九死猶以為晚爾為二烈計
必先死而後得免于逼也免逼之烈與受辱之烈豈
可同日語哉今必欲歸不可明之志強不必有之情
是烈亦出於逼者非天地之正氣人倫之純德矣次
公曰義不受辱原母妹之心也衆議以逼拘拘寧之
見也必此關勘破而後貞魂可以永安父子之抑鬱
得以永紓矣雖死者復生不能易吾言請以質之有
道君子
或曰堊江魚之腹亦非也貞烈之竟不散必將為靈
為神夫豈無龍堂貝闕可居也而波濤出沒乎哉

巨史云余既跋綿竹雙烈以為貞女之竟必游龍
宮貝闕人咸迂其言後檢道藏張君房尸解部中
載神仙水斛一則與余臆論頗合并附錄以證余
言之非妄爾

水斛二仙

王進賢者琅琊王衍之女也遭石勒略共侍女名六
出赴黃河自誓不受辱即投河中時遇嵩山女仙韓
西華出游見而憐焉撫接二人救而度之外示沉沒
內實審濟矣西華即將入嵩高山授以道要今在華
陽易遷宮中矣六出本姓田漁陽人後儀令田諷孫
車史錄

也年可二十三體貌端正善有志節故能與進賢
同赴於河又田諷曾有陰德行善福及六出故亦得
仙也

水仙

揚雄琴清英云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
江中衣荷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
聲悲歌船人聞而舉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
援琴作子安之操

朱烈婦傳

程學智曰烈婦者海陽曹氏女及笄而婦備兵操朱
生良相婉孌有志操善女紅以婦道聞久之生謁選
得中都司倉使樞烈婦泣而烈婦主中饋最稱當
是時生美少年負才氣銳意功名芥視軀體矻矻
勞瘁無遺力故得疾寢甚烈婦割股肉和湯藥進生
病尋愈無何疾復大作烈婦慘痺不欲生夜輒視天
祈得以身代生曰吾疾不起矣耳善寡吾事烈婦淚
泫泫下潛自食醢毒矢同就木為同官諸內人覺競
相醫解不即死及生逝乃撫膺長哭曰未亡人死且

直史欽

內紀卷七

決矣奈何勉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然慎毋令外人
手吾尸也遂衣號闔門復啗餘醢七日不食或時
若女僅十有二齡為密縫其飲服而始令他婦妻負
厥閭棺云非是烈婦有是女哉歟之日色如生有異
風起雲輻者再督倉農部劉公為灑淚下拜事聞監
司御史中丞兩臺叢無異咸捐俸助以賻令雙輅馳
驛歸移文徽寧道轉聞直指協奏乞 詔棹楔旌之
嗟乎今世學士譚說理通其親生死利害蔑如也一
際利祿鮮不洪混以苟就若烈婦者寧第女婦中翹
楚耶可以風矣

直史云此傳事與歲時之維揚及
甲寅歲為之志銘按傳與同詳

朱烈婦曹氏志銘

潘之恒曰烈婦歟維村人父廷瑞年十五婦朱君良
相世居休寧之剡溪君總角負奇姿有倚馬才江夏
丁公德興祝公相繼為令試輒異等偶于習學試失
利適棄章句學學法律克邑掾莫需微祿以養父母
烏能齟齬逐諸儒白首窮經乎進而給事臺憲咸目
為能無何就天官選得鳳陽廣儲倉大使歲壬寅携
婦曹之任婦辭舅姑于堂屬中饋似氏躬績維佐夫
素饘勉之曰毋謂我糜太倉粟尚足自食也君亦辭
昭信篆及差使之腴劉司農笑曰碩鼠猶食黍梁寧

直史欽

內紀卷七

使婦不能離數君曰仕雖為貪即不得養猶愈于辱
親違為妻子計乎劉公避之忽從廟謁中寒疾疾且
篤婦籲天請代割股進不效君亦知不可為乃沐浴
束帶倚劍於廳事秉燭誦孝經端坐而逝惟以不及
終養為憾無私語及婦婦先期已數日不食聞疾革
遂服鴆曰母後于黃泉時幼女在側覺有變亟呼鄰
媼救之媼結曰朱君勉矣奈何不起視婦以為真受
解解而緩于死乃呼曰何忍使我後也解者之言曰
死者不可復生矣生者其可就死乎且上而舅姑須
養下而子女須育汝縱不自惜獨不為俯仰累耶婦

謝曰吾何暇計此養有祔在育有祖在即無祖祔吾因息割義違計此手終不食乃縫紉自固語女母令殮者手吾尸遂以癸卯六月念六日絕命後君之歿五日猶以為緩云劉公初聞君歿曰惜哉朱從事乃不竟其才而歿于官宜卹矣復聞婦以烈殉大說曰幸哉朱從事向以婦賢而廉今以婦烈而榮是國典宜卹者也申文院道若督府諸御史臺以洎臬司諸公各旌獎視例有加捐俸為賻給卹傳與雙櫬以歸自鳳陽府達吾郡守令諸公咸致奠旌其門曰烈節於是署臬梁太守署邑凌郡丞李令君均給優獎語

車史數

內紀卷七

載邑志中君有弟良孚名醫也痛其兄以才而小就有志而未酬得嫂氏之烈而孝名益彰天之報善人徵於不爽矣弟字資士無徵特恩以先閭井欲藉彤管與之異日是乎志也爰卜吉地合葬于剡溪之原亘史氏為之銘銘曰惟婦之賢相夫子脩廬於生前惟婦之烈先夫子結業於井葉執云卑棲傳驛以馳執云幽閨名與士齊庶幾無玷貞恭式儀中臺矜卹以洎群司嗚呼哀哉而美必合既唱既隨自食其力終隕於飢嗚呼哀哉腸剛百鍊泪化為血齊庭掩亮華山婉節六月飛霜千秋同穴嗚呼哀哉

烈婦程氏墓碣銘

潘之恒曰烈婦程姓歛之梅口人年十七嫁與同邑張德善婚數月德善出賈武林未及暮而死計自旅至程誓無生理或勸之曰從夫死地下自為計得矣謂姑嫜伶仃何嘆曰使吾得而有姑嫜吾安得不有生為張氏植節使姑嫜不有其婦吾安得而有姑嫜即吾須更有生畢吾須史之養耳先是德善有兄死而嫂嫁者程醜之其姑嫜不能諒也逾年有媒之者將以詰朝納聘程擲沐若自為客以服珥寄鄰姬曰吾將行矣以此備堂上一朝之贍是夜縊死蓋萬曆

車史數

內紀卷七

甲辰歲六月七日也族人烈之為葬於竹林山之陽太學項惟中諸君高烈其行謀表其閭非婦志也又相與立碑而表其墓是年冬余登石耳山下宿東古寺友人黃公路項惟中張敬夫張師古以烈婦告登樓而墓可望也乃嘆曰樂哉斯丘烈婦得死所矣夫夫不自浣濯而為塵垢湔澆者可勝道哉余故嘉烈婦之死在聘先也為之銘曰
嫁于張死于張得終婦于張瓦其棺其骨香竹其山其淚斑吁嗟乎洗耳抱石之夫猶覩面顏而何論于濁世之間

吳興居烈婦

茅維狀云烈婦居三載而癯又三載而慟其夫居仲子之墓歸則自經死聞者烈之咸呼烈婦不以氏烈婦者爲余女弟茅氏云仲子有季父居次公者哭烈婦而需其狀謂余家大人觀察公春秋高不忍以狀請時余兄仲氏旣之官必欲悉烈婦狀者責在不佞不佞固無文而狀烈婦無用文也遂雪涕而爲

車史鈔

內紀卷一

之狀曰嗚呼昔烈婦之與仲子背也會舉子甫五日烈婦病且死以故仲子革匿不聞旣革而不瞑者移日若將待婦訣者及烈婦聞則仲子死旣十日矣烈婦慟而絕甦而慟曰天乎傷哉我之不得偕夫子若者命也又奈何使我不得與夫子訣而不瞑夫子也今且死以瞑夫子而又奈何使我後夫子十日死也天乎傷哉我死後矣恟復絕而甦左右衛之不得死陰刺三尺綆納懷中是將乘間死之左右窺其志衛益竅寬慰百端卒不解則姆氏數之曰而不爲仲子撫事仲子母也者則猶有仲子昆弟在而不爲仲子撫

天都趙氏
吳興居烈婦
墓誌

仲子孤也者卽死殉仲子仲子瞑乎烈婦一爲領順尋釋其所刺綆自是語默舉止無大異他孀婦狀衛者漸解去久之以其孤託兄仲氏子之而余因女其女而指兩兒泣室中曰吾昔者須臾無死者徒以兒故耳今幸我兩兄者收之兒不孤矣則又曰吾得從吾母奉佛持誦作一白髮優婆夷心固甘之聞者益不疑獨其近侍女奴時時聞烈婦獨居多咄咄語恍惚若相應對者始而怪之久則以爲常不復問也未死前五日夢仲子來投書戶外呼曰若良苦我迎若若其偕我好謝若翁母過痛苦也烈婦寤猶若有親者乃大悟曰吾知死日矣會寒食展仲子墓慟之幾絕謀諸女奴將止宿墓廬意寔視爲死所聞者恐趣之歸歸則羣女奴不解去陽爲好語不輟及旦而起則屏女奴而誠之曰爾曹毋諱吾疲甚將闔扉熟寢矣亭午扉不啓余從母氏排戶入則已雄經氣絕而面如生循方書解之卒無效嗚呼忍言哉先是吾宗黨在嘉靖間有烈婦聞於朝而祀之是爲余從姑至是里中稱並烈云而家長老則謂前烈婦之死於倭其死誠烈然不死其辱甚於死有不能不死者死在呼吸間哉後烈婦可以無死而死之其死猶足多

向使烈婦與仲子訣而死於呼吸之間死非不烈世固有之乃今權其重輕緩急無爽錙銖能不死而卒死之踰三載而凜然必死之志若呼吸然嗚呼其烈難矣蓋觀察公晚而進余生母沈生烈婦而絕乳又甚慧父母絕憐之稍長爲擇壻得仲子或謂居仲貧觀察公曰余知居仲有文安知其他無何仲子父郡伯公卒於官家益中落仲子就婚婦家顧烈婦嚴事仲子仲子安之時余先妣姚孺人歿且若干年烈婦佐母沈稍稍總內政織盎井井家人多之烈婦顧不憚曰吾既爲人婦而以女多我婦道之謂何觀察公

直史錄

內紀卷八

三

義其言遣歸仲子家成婦禮仲子有兩母交誦新婦賢尋復偕仲子來吾宗黨迎謂仲子曰仲子吾客也無敢贅壻仲子矣而仲子務遊學夫婦譙見者可日計人方側目仲子當不止讀父書者而竟矢死乃今以婦顯仲子幸耶不幸耶仲子名翼隆邑諸生家海昌父諱守即郡伯公嫡母徐生母沈是稱兩母云烈婦生於丙子年九月九日死於己亥年三月十三日享年二十有四歲始舉一女未字次舉一子元超未娶即余兄弟所子女之者爲烈婦兄者四爲烈婦姊者三而稱母昆者獨余維也蓋相等也兩人者朝夕

嬉嬉父母側甚娛也而一旦奪之酷五內裂矣胡忍次其事而文之其他淑行繁不及載而特著其大者仰丐大方一言以光墓門之石

李維禎墓表云萬曆己亥三月十有三日居仲子婦以殉夫死其冬不佞承乏領浙憲士民無萬數稱說之甚詳法當以聞上下有司表門主者言是貴家女且其父兄皆文士文士之口何可憑也猶豫不果行不佞爲之短氣友人王伯谷以書來子力不能得之表門爲表墓乃表之曰居烈婦茅季之墓而書其事如左烈婦歸安人也其父茅憲副坤是爲鹿門先

直史錄

內紀卷八

四

生其母沈令人其夫居翼隆是爲常德郡守守仲子先生六十有五而始舉烈婦母忽乳絕使他人母乳之而又甚慧先生最所愛爲之擇對而得仲子仲子父貴而貧或言何以愛女棄之貧士先生曰此子也才而又郡守子貧乃更佳無何仲子父卒於官貧滋甚來爲茅氏贅壻烈婦事仲子甚莊未嘗有富貴容而相其母持家秉部署有禮法人人言小姑賢也烈婦不悅一旦請於先生兒聞女從父妻從夫兒婦矣不得稱女爲人子婦曾不得事姑安用婦爲即大人春秋高有二兄在先生以爲然遣歸仲子家而仲子

復有兩母烈婦事之交相歡也仲子鄉學勤獨處外
塾月一歸省烈婦不以燕婧見頃之舉女女可三歲
而仲子病病力而烈婦舉子舉子之五日仲子卒家
人以烈婦免乳大故秘不發喪而仲子亦以烈婦故
視而不含者經日既決旬烈婦始知之乃大慟曰以
妾之無良而使夫子短祚以妾之不侍側而使夫子
目不瞑請從夫子於地下以謝過擗踊頭搶地瀕死
者數矣家人輒持之而陰納三尺縋懷中國自縊家
人益衛之卒不解謀之姆姆曰是可理論難以計奪
也則謂烈婦而知仲子所以不瞑故邪仲子垂死而

車史錄

卷八

五

聞其有子欲以子託爾爾死爾之子奚託即仲子見
爾地下必恨是使仲子日卒無瞑時也烈婦憮然敬
謝姆教擲其所懷縋於地家人衛稍解三年以其子
屬仲兄子之以其女屬季兄女之而陽語姆吾從吾
母氏薰修不夫作優婆夷皆曰然獨時時若與人對
語者竊怪之會寒食謁仲子墓大哭失聲仆地留宿
冢舍家人不可促歸僕陽自寬吾鄉者過於一哀而
哭乃遂委頓晨興闔戶誠女奴吾疲極其寢無諱日
中猶未起排戶入則復投環死矣先是烈婦夢仲子
來相勞卿念我良苦我故過相邀耳寤而喜吾鄉者

以是藐孤從姆氏言忍死今吾二兄之視吾子女猶
我也死可矣五日而烈婦死距其生萬曆丙子九月
九日年二十有四蓋儒者以慷慨殺身不若從容就
義烈婦縋死於三年之前而卒死於兩孤有託之後
是合程嬰公孫杵臼為一者也難矣哉烈婦仲兄曰
國縉季兄曰維維與烈婦同出沈全人人以茅氏父
子兄弟比眉山三蘇其為烈婦傳若詩若誄者凡數
十百人皆一時名士云

車史錄

卷八

六

葉向高傳曰居烈婦茅氏者觀察鹿門先生之女而
居仲子妻也仲子名翼隆秀慧能文觀察公擇壻得
仲子喜甚或言其貧觀察公曰仲子才何言貧仲子
父太守於卒官仲子乃不能治婚具就婚於茅烈婦
雅相敬也而意微不樂謂婦矣胡猶女也居矣胡猶
茅也言之觀察公觀察公乃歸仲子仲子有嫡母徐
生母沈是兩姑也皆稱新婦賢仲子勤於學烈婦贊
之居恒解燕見無何仲子病矣病且亟值烈婦舉子
家人匿不聞仲子不瞑者移日後十日烈婦乃聞屢
慟屢絕曰傷哉夫子待我以瞑不能從夫子以死耶
陰刺三尺縋納懷中將殉仲子左右防之密不解姆
氏曰仲子死矣以母望昆弟以孤望若若死何以報

仲子烈婦無以應稍自寬久之託男仲兄託女李兄曰兄子之猶吾自子也兩兄諾烈婦則陰絮泣曰吾今者可以釋姆氏言矣已又伴語侍婢吾從吾母奉佛持誦作優遊夷也聞者皆信獨怪其幽居咄咄若共語狀久亦不之訝寒食展仲子墓欲止宿女奴察其有異促歸羣防之烈婦復伴自寬旦起誠曰吾疲甚思寢汝曹無譁亭午不起排扉入帷經死矣未死前五日夢仲子來迎曰若苦甚來從我若翁母過悲盡烈婦以此決焉烈婦死年僅二十有四其季兄維爲之狀仲兄水部君國縉與余同籍時言及烈婦事

家而有父母於舅氏斯不亦兩得而無憾哉又何必爲烈婦愛一死也余姊氏亦以死殉夫被旌矣而無子以翁姑奪之迫乃死其遭值與烈婦殊而其從容處死有大與烈婦類者水部有妹余有姊足相詡也故因水部請爲烈婦傳如此水部能文得無意一言於吾姊乎

仲兄國縉哭李妹詩云於維余大夫婦稱黃耆有子縉八入厥後維季女母年二十餘父年六十五父曰余老矣胡能畢嫁汝五歲手畫字七歲治書史十一習刺繡二七秉機杼大夫爲卜壻乃得居仲子仲子皎白皙溫溫不出口翁官二千石仲子居余廡有目未得比有翼未得拊奄忽翁卒官未及拜姑舅誰謂荼不苦荼苦尚可茹飲泣閱三載結縉依父母明瑞雜翠翹續紛以婀娜文錦雙鴛鴦交頸何嫵嫵維季獨不驩嗒焉如客所與爲贅子妻寧爲貧家婦免仲遠從師季獨守閨戶暨仲曰歸來生女方離乳冉冉歲欲墓仲忽遺疾苦季娠且就室湯藥無與伍生男纔五日氣絕失所怙男生父不視夫死婦不睹就木珠不含目視嗔如怒號棺棺不開呼天天何許堂上有兩姑懷中有兩豎忍死歷三歲爲仲營穴土攜

兒投諸兄恒若決絕者寒余通行從相送泣如雨時
維春三月哭墓薦椒糝與子本同穴安得久異處旋
歸入空房咄咄如有語著我繡襦裙解我帶如組明
發起闔扉投環逝不顧十七執巾櫛二十喪夫子三
年爲兒留連朽亦已後生者悲有餘死者或栩栩始
謂不及嫁何意復哭汝余聞如夢寐暫別永乖阻作
書報大夫寄言謝阿母生女得如季生麋乃得虎兒
在仲不死兄在兒有父雪涕申斯章維李惻泉下

范淑人徐媛弔詩云名家並節聲奕奕芝秀蘭香擅
南國璇閨嬌女惜娉婷十五怯嫁東家側博文不減

車東鈔

內記卷八

諸兄風烈志能武賢姑跡畫堂孔雀開金屏阿爺擇
壻玉潤倫愆期未偶壻翁逝乘龍合黿贅華門于飛
僅度三復春生女能啼兒在娠郎君一枕臥秋風舉
兒離腹纔五辰奄忽鸞孤寶鏡分佳人伏枕方沈昏
永訣未及一握手撫棺不見同衾人中庭忍對合歡
樹碧空愁見三星陳儵生羞呼未亡人願從黃土追
幽貞獨向瑣窓聲咄咄迴腸百轉如車輪襟中每懷
白練巾捐生欲伴西陵魂中堂老姑週顧勤襁褓有
兒傷伶仃慄慄稍俟歲月更憂心悄悄羣小忤勵操
一旦從中侵忽焉君子入夢驚殷勤燕語如生平相

期再結幽冥情從容殉節心并營率令子女投親兄
今日有甥兒有生我今不媿身後名終不令兒悲葬
婢更攜卮酒瀝君塋總憐松柏湊清清歸來長嘆對
短檠淋漓雙袖淚斑斑深局房櫳屏婢倅幽貞一點
須臾傾寒飛四壁涼塵橫柔姿脉脉顏如生兄弟腸
斷年少英空餘白塚埋香纓耿耿素魄升仙行皎月
披輪瑤姬迎千秋不泯芳坐旌

巨史云下字婉媚殊有閨閣之度

車東鈔

內記卷八

貞烈婦鮑氏

里人鄭佐曰貞烈婦姓鮑氏字真歛大址人適潭渡黃氏翁鉉夫伯壽鮑氏少具淑性寡言慎履惠外敏中不隨衆逐靡人知其他日非凡婦也鉉商於淮死泰州伯壽與西母二弟貧窘相依不違逆父喪殯鮑氏初歸禮既成莊語伯壽而身與爾室孰親而翁與妻拏孰重而安妻室之驩忘翁骨之速朽與吾甚媿為若婦矣伯壽泣曰何敢忘素貧無資故行為遲爾鮑氏即解釵佩為資促伯壽往求之淮歲久宵迷不可得力盡而返夫婦泣相向也鮑氏語夫何可一日

貞烈
內紀卷八

安居凡諸服飾悉謝去易為伯壽衰曰勉之在此行矣伯壽復別去鮑氏孑然揀持惟存一婢自伴晝夜勤糾組以給家食者六十指洎二姑連卒棺殮殯祭一無所缺力皆出於已然伯壽竟不得父骸骨鬱鬱以殞於淮託鄉人歸報婦誓魂魄追尋負載而歸座不負吾婦第藉一陌紙為招無憾矣計至鮑氏獨裁曰吾復何俟而甘稱未亡夫用吾言殉父吾忍貪生靳歿於夫乎乃鬻所存婢中分其資半託夫之堂兄仕歸夫骨故鄉其丰市鳳山祖塋隙地營四壙為拊膺曰乃今得從夫事二姑於地下矣翁媿拊夫歸乎

哉歸乎哉其父兄知其志往諭曰爾之賢亦既力貧
養姑於昔豈憚堅志以考終乎對曰非為貧也又諭
之曰曷少寬以俟喪歸未晚復收泣對曰婦力單矣
不能迎夫櫬全歸於土而忍見其遺骨耶戊申歲之
冬月辛亥壙成撤所卧具以易棺殮自製長服可周
身聯綴令不可解身後事從俗豫治井井有條所遺
糞汲諸器償諸僦償散所親厚者將自經以盡家人
環守之遂絕食十日至辛酉旦卒距生正德丁丑九
月年三十有二不及夫一歲後夫歿五十有八日凡
搢紳大夫為狀志歌章悼之甚備鄉族之儒黃君祚
車史鈔

內紀卷八

等私謚曰貞烈既又以墓表屬余余為之表曰昔孫神妻陳氏勉夫行戍勿以兄之孤子代孫戍而歿於義陳慟而歿於節此與鮑氏千載相輝暎心一而事符者也顧陳氏有傳於魏史而今史可無鮑氏乎哉余姑表諸墓以俟異典

程烈婦汪氏傳

記曰死或重於丘山或輕於鴻毛言義重而視死輕也余為之轉語曰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丘山言惟輕死者能重義也於程婦汪之烈有感焉程可祥者歙歙川人娶婦於汪為績谿貢士有章女是稱烈婦性早慧頗通經傳大義及笄而有家軌脫簪珥佐夫讀勉旃外傳曰自吾祖以一經訓而吾父若叔咸仰學廩代耕費館俸代養歲時暫一歸省未嘗廢書聲願子力學成吾家清潤之譽可祥果負笈下帷歲時暫一歸東外家之則而後婦喜為得所天躬奉姑嫜

車來鈔

入內

大

勤操作井日百汲白萬杵脫為脫而不告勞姑始一霽厲色乃婦從塵烟中修容光潔不一見其蓬垢匪澣之狀咸驚詫為天人云歲乙巳仲春夫病瘵皇皇走醫卜典質傾所有寢食無寸晷自逸徂冬病益劇割股作糜以進不效明年正月十七夜藝香籲天請以身代搽利刃剗雙乳次骨遂痛絕仆地家人廉知之而股創始露然終不自明越二月十七日夫竟死婦若其與同命翻然曰誰為吾襄大事者乃強起董治周身之具力請於舅姑必二之吾相從以踵接爾剖庚書置夫懷示信舅姑以殤摠不欲停婦攀號曰

夫不天不克終百年之養獨不能少留親側以一日愈於已乎乃殯之中堂帷而哭弔者至婦匍匐吞之骨崖然狀而後起遂絕火食惟飲水一勺如是者三日而後舉葬婦哭聲甚哀徹人心髓送者無不隕涕達葬所見穿穴惟一臥壙而號不二吾不起乃二之天驟寒索薪炙棺側無使寒侵夫俄而兩集凜若嚴冬婦解衣覆棺首且以身翼謾語曰婦在斯婦在斯而不知已之罹寒也拊棺永訣暴訴生平役工悽惻至不能舉鋒鋒信可崩城而裂石矣山川有靈寧不為之震動耶既祔主於廟曰吾事畢矣徧謝家人叮

車來鈔

入內

大

嚀叔氏以舅姑屬之沐浴更衣退寢苦次併勺水不入口矣乳母泣勸獨不念爾祖父令予乳汝時乎曰從夫庭訓也第以不違報爾家人寬諭不尚有節可守乎則曰人心何常吾安能蹈里婦轍為吾夫羞鄰黨之慕義來唁者交贊以榮名曰分回應爾何名可榮問憐其苦則怡然解顏曰幸得從吾夫僂僂乎歸矣誰則迫我而以我苦為或啓其手足則瞋目曰何以辱我若不聞斷臂之貞耶越七日不死向人索金索帶索火酒不可得以所枕塊壓其腹頸自擲力盡乃止語人曰吾非欲速死也顧風晨雨夕吾夫羸處

於野無婦在何以慰其寒欲求速死者此爾衆知其決絕為治襖衣示之垂涕曰吾斬衰安在且荆婦詎敢自豐固卻不可徐曰第脩其製吾以益吾夫更越七日謂侍者曰正吾首吾且逝矣為語舅姑仍吾服加歛毋令見吾體乃瞑蓋絕食者十有四日肩裂齒焦形如蟬蛻然精爽猶若有生氣云蓋萬曆丙午年三月朔日亥時也距生年二十有二從夫五年相聚未滿百日其貞烈若此豈非人瑞哉

亘史曰余讀鮑孝廉觀光狀未嘗不酸鼻而掩卷也其稱叔氏則余同社友有恒每促余立傳傳屢屬草

車史鈔

內紀卷八

以悲故不忍再視輒棄去惟鴻毛丘山二語記憶不忘然則維鴻毛可為丘山亦惟丘山可為鴻毛彼重鴻毛而輕丘山也者是超生而舍義者也安可與開烈婦之義哉若其慷慨陳辭從容就義足以紀綱世道力挽頽波雖聖人復起宜無間然矣歲己酉夏至之明日天黥黥雨滂沱髮髻若靈之來以啓予衷者乃穩括鮑孝廉狀而為之傳

樊節婦傳

陶望齡曰樊節婦者會稽雞山村人同邑石浦村董君栗之婦也既字而董君病癩狀色異常父母謀絕

婚雖董君翁媼亦謂宜爾也女聞之即引命自堅詞意慷慨父母弗聽迺罷餐卻飲涕泣不輟雖百方錮喻之終無異言第曰我不可如是卒歸於董而董君疾久形壞臭達於相節婦與之處燕婉之愛略如恒人也斥賣衣物醫餌備投入則扶侍出則露禱又為滅醜護惡時薰燎蕩滌令人可嚮邇雖膿穢決流而牀褥甚潔也董君所餽食嘗為人嫌棄節婦每退而盡之茹淚並嚙居數年年二十五而董君逝哀感隣里人謂之曰孺人所以為董君者至矣情立義殫可以無憾年少家貧而又無子所宜自圖耳節婦輒齧

車史鈔

內紀卷八

指誓指碎血迸衆皆橋舌不敢復語服既除歸寧父家其女兄素貴也微與之言節婦戟手大罵遽呼舟去又數歲其伯氏有始生子立為嗣而名之曰繼宗曰此吾所以偷旦夕不即死者也其隣里多憐苦之輒應曰吾前顧老姑後顧稚子人之嫠固有不幸於吾者吾何苦焉久之姑死竭力營喪於是緼絮盤甕之屬質賣靡不罄者資餒日甚乃歸養父家其弟婦不善也時詈曰豕時胡不聽好人言而窮苦以累我手節婦為其弟作勞視臧獲之勤者其養視粗薄者每辰朝弟婦慵臥而使姑為作糜糜熟徐起而食之

節婦無憾意歲以翁媼及夫諱日歸石浦村哭奠至老不倦時萬曆丙子季夏廿日卒於弟家年六十矣病革時呼繼宗泣誠之曰汝立心為善人吾死且瞑言異而殁予邑前禮部尚書羅公萬化嘉樊志行為言於巡撫都御史溫公純將上其節於朝會羅公沒事遂寢望齡董甥也外兄人鳳書樊事俾為之傳耀於來祀人鳳言繼宗亦佳士取舍不苟是母之子也

且史云樊節婦與余宗積禮婦也徐氏頗類其文則可法鬼神矣

余發傳

陶望齡曰余發者婺源韓仲子應泰妻也發於韓昌

車史鈔

貞節

卷八

繫之余曰東京之漢有桓發焉桓氏五更後也發之言曰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故刑罰自誓明不辱其世也顯其閭號之曰行義桓發余發者明合州守念山先生女工部尚書中宇先生女弟而予友山陰令舜仲女兄發年十六歸仲子明年而仲子水死時已舉子矣發得訃哀絕堅不肯食合州公謂曰夫死植孤義也殉死者情也君子不死情不毀義發再拜曰然迺復飲食居九歲孤又暴亡發復絕漿粒求死合州公曰徒死背其生姑而傷老父猶不義也曷事爾姑若父乎發又感悟復餐於是彌勤苦治生業然

歷持竿人怪問之曰夫人最為孺子謀產推餘則之若辱今孺子死更自勞苦何也發喟然曰有人此有三者疇昔之事也而往復乃有君今日之事也韓氏衰矣未亡人敢自怠乎於是益買宅十區市田倍居材千章築新宮為韓氏宗祠擇當為嗣者文昌立為後而卜壤以葬仲子韓祚幾替復振者發以義聲持之也初合州公年十六舉於鄉敏慧絕倫諸子謂弗及以女類已尤愛重之每讀書談道與女微言女輒領解酬對簡要公每為之解頤少通女誠朱子小學長涉經史容止嚴重論事引經質古侃侃如宿儒巨史鈔

貞節

卷八

程烈婦汪氏

郡人吳國仕狀曰余從計吏後自攜李取道還家嫻黨有為余言程烈汪者能慷慨殺身又從容就義即吾鄉故多奇節若汪氏烈尤足述焉烈為夷仲先生女孫父國理母程蚤卒烈年僅十三乃從外家大母僑居蕪陰臥不解相衣起不離跣步貞靜幽閒嘯笑不苟其天性也笄而字于海陽為由溪程子高婦相敬如賓不愧梁孟孝養舅姑諧諧如厚薄一隨人情喜溫不形于色于高喜讀書善屬文北遊齊魯二載以疾歸烈躬操藥餌無少懈族醫投單則潛割股肉

車史錄

內記卷八

子五

和羹以進夫食亦食夫終日不食亦終日不食每夜焚香露禱願以身代有時百拜至膝腫不能行猶強忍如常不欲人知也大姑憂孫病久不痊哭幾喪明則曲為寬慰謂善門無顯禍人以為痴而不知其隱衷痛楚殆有甚耳子高病革則時時倚立榻前子高呼父母求訣烈乘間執手曰君復何言子高張目語曰莊生之嘆吾安得有吾妻惟汝自計子高自以為懼日短而遺累日長以彼茂齡詎宜厚望故為是傷心之語以規其意時烈久已決矣矢相從地下乃曰重泉再見七日為期示不欲投繯飲鴆覲得正而斃

耳有頃子高死烈即絕粒勺水不嘗入夜浴而更衣結縶大姑泣諭百端終不聽遂辭拜兩尊人屬妯娌代其善養檢遺奩故笄分惠女奴啜泣危坐後子高九日厄惟是正氣尚存剛腸未剋故少緩信宿視世之垂涕囁嚅謬為然諾面從而背眉者可同日語哉臨終囑家人毋啟我紉結毋厚附身棺取具焉而已嗟乎自烈歸程雖云三載計其燕爾僅四閱月耳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二者非耶當其侍疾經年不言勞苦忍飢渴而不動聲色方之漸臺侍水宋宮蹈焰者可同一轍矣烈年二十有一未知詩書而曾有完

車史錄

內記卷八

子五

經都緣自性蓋此志一定可以貫金石注鬼神故于世情世味與身後之名皆不意屑而獨行其志其能慷慨而從容也有以哉世有鬚眉男子而懷二心者可以愧矣是歲萬曆壬子長至日撰方士翊傳曰烈婦汪氏者諱開休寧由溪程季元倬之配產歛歲鎮年十八歸于程程故望族後先以儒稱季年少頗以翰墨自娛婚甫四月輒治裝為東北游游二載竟與疾歸烈婦侍之婉至為結衣帶者累月久之季漸不支家人皇皇泣視婦猶作寬慰語聞者初甚訝徐覘之始知其心碎而腕肉為枯蓋陽以

是解堂上翁姬也季將華睨目而私始婚易別中道棄捐柰若何烈如撫膺言曰死生命也第先之無多慮七日為期黃泉相見季歿烈婦隱忍視含匍匐靈前三晨夕勺水不入口家人念婦賢又憐其侍季憊也咸來勸諭烈婦猶作寬慰語季在外婦可以奉舅姑季已歿婦不可以累舅姑然竟絕食至七日氣息尚存徐語家人死者知其將以未亡人戀戀餘生手氣不復納唾不復嚥凡後季九日凝坐而逝將逝起沐浴易衣着處手自加紉囑無復啟視寔萬曆壬子孟冬十八日也賦年二十有一先是季歿後牀下

車史欽

人

子

喀喀如有聲遍跡之無有也烈婦繼瞑而聲不復聞異哉真誠一念達於幽冥信無間已烈婦蚤即失恃畜養于外家自勝婦以來中間離合生死之故未嘗一日稱如意跡其顛末摠無可測其淵衷似乎取諸世者彌畜而全諸已者獨完也烈婦大父其清父國理與余同里聞素相善余得耳其事深慕義無窮為撮其大者傳焉臥水氏曰古今殉夫死者芳躅相望往往一念激而其如銘此際稍稍需忍便不能死今日不能死明日若不欲生矣然而真懿淑人根器自不同又非必嫺內則具才智者所能庶幾以余所聞

汪烈婦即其訣別數語直令千載下凜凜有生氣無論并律中人就彼以激烈鳴者亦未可一例論世間丈夫惜命輒以溝瀆為辭孰謂死節果易易哉

亘史云余聞之汪夷仲烈之大父也烈之諱曰閒其生之前夕太母程夢月麗于門語夷仲云婦產必女矣余今者夢月麗于門月屬陰故當舉女已而果然夷仲命之曰閒夫月陰之精非女德之純不足以當之且麗門為光閭旌表之兆烈婦一生從容殉義盡于閒之一字余故為填諱而著其奇列于亘史時癸丑孟冬放生日識

車史欽

人

子

謝節婦

陶若曾曰婦姓胡氏祁諸生宗時女年十五適儒生謝與爵與爵故家貧治經業未二朞而歿囊無儲而膝無血胤也獨有一蒜髮姑耳婦哀毀慘裂欲自盡諸戚屬力勸之曰若夫已矣若即欲相從地下其若此堂上老人何是與若相依爲命者與其婦從夫死曷若使姑從婦生乎婦無以應乃殭起承事篤孝姑

車史欽

內紀卷九

先意伺色務曲中其驩無何姑以哭子過雙明爲廢食飲起居殊憤憤婦實左右代眎自與爵歿後家赤空無以餬口乃拮据爲生計躬井臼推布操作自昧旦至丙夜不休非其力不自食非其力亦不以奉姑其自食率取麤奉姑必調精脆歷四十餘年而飲酸茹苦如一日也姑年逾九十忽疾作謹扶持憂形於色計所以療之者且百端藥請醫懷請巫懺請苾芻心殫力罄不辭勦姑以老憊竟不起哀毀甚亦若哭其夫歿時起而治喪具無不曲盡內外翕然稱之以爲是婦也而實能子云素端重動必以禮不見齒

不修容不措足於閭戚屬往來俱謝絕不問姑既背逾蓋自飭日閉閤操女紅不輟曰吾藉此爲先世供魚菽之祭餘以爲老身辦後事期與先君子共此一抔耳時年六十有五

外史氏曰世俗論婦節獨難其死者而生則否不知生何容易一婉弱女子以孑然之身當家道零落之極形影相弔艱楚備嘗自非鍊石作肝安能自初筭時堅持於數十年之後哉嗟乎疾風知草寒歲知松政以其不萎落耳如必死之是而生之非何以爲孤貧勵志者勸

車史欽

內紀卷九

方節烈程氏傳

野史氏曰節烈者矢節而以烈終所謂從容就義奇而正者也君子有深嘉焉加於烈一等矣節烈爲槐塘程氏女名族也既嬪於方以婉順宜於家人夫大法之死真州也姑嫜匿不以聞節烈朝對鏡鏡中見法將盥水自祭響乃忖曰夫歸乎不見其形而露影於鏡徵響於盆殆鬼歸乎而詔予以清潔自守手聞外譁而復寂姑飲泣無聲節烈曰此殆爲我也吾志已決相從安事號擗以傷舅姑心而毀夫之遺體蓋方娠而未免也既免得女始祭哀服哀服哭臨以時車史鈔

內記卷九

而曲謹於婦道不遺餘力乃歎曰令吾服勤百年亦無以加此矣既小祥當忌則拜辭姑氏將從夫於地下母久誓期以寒吾盟姑曰子恃爾以生如見吾子而胡忍背子婦佯諾不爲之防其死也竟與夫同忌蓋嘉靖十九年某月日也墓在察塘其後同母昆之子子鉉子鑒子鐸皆登甲科顯著山川精英之氣萃於一門而節烈其特達者矣大法之兄曰在宥稱雄文翰而未爲立傳余從其孫胤澤胤侯聞之詳得僞錄而附表章哀輓於後今或莫之能舉而節烈故未乏也於世道有足慨夫

附錄

嘉靖四十五年九月日巡按監察御史宋纁爲立墓石題其碑陰云程氏名迎弟歆巖鎮方大法妻婚甫五月大法客遊真州死程聞慟絕而孝事舅姑如平時期年值大法忌辰先數日絕食慟哭語姊曰曩余聞訃不卽死者歸方氏之期尚淺事姑之禮未盡茲乃暮矣吾安能隱忍以苟活耶家人百方解之竟飲藥死下牒曰方節婦異等者其置立石碑大書方節婦程氏墓仍特行實勅於碑陰用彰厥美以垂不朽立碑日脩猪羊祭席奠文車史鈔

內記卷九

遣教官一員親祭於墓以示欽崇之意提學監察御史耿定向亦遣賁絹一疋米二石以彰優恤而先是庚子之歲縣令高節有文奠之里人江西鄭叅政佐致奠曰惟靈其順其淑實惟性成其節其烈豈求有聲歸未及期良人棄捐誓言及期從於黃泉始聞斯言人駭而疑終焉允踐彌感而悲舍生誠難豈不躊躇此身雖存蓋亦長餘生既偕好死不獨幽志得而安如宿而投節以烈成世罕其儔繫誰立言俾其志揚繫誰上聞俾其死光宗嗣之真以勵其鄉哀哉其詞有不能詳里人

侍御王獻芝爲賦磐谷其序云磐谷詠烈婦也方子大法娶婦程四月而商於真州未幾以疾卒婦聞之痛哭幾絕時方有遺娠姑百方慰解之勉強持服及生則女也婦曰予無望矣會小祥乃飲醕而死嗚呼烈哉詩有之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婦之謂矣成夫之名爲節彰父母之教爲孝視死如歸爲信行之從容爲智非有定見者然邪自有天地有此磐谷磐谷雖小與天地並久烈婦不與之俱乎其詩曰巖巖此磐谷卓立羣山中貞固凌雪霜中虛應太空青松無改色明月飛潛龍幽人抱貞

車東鈔

卷九

靜耿耿懷丹衷一朝棄所天從一志所終忍死慰姑心取義在從容感時忽小祥愁雲迷蒼穹慷慨從君遊白日貫長虹乃知志士心烈烈超凡庸矣英女丈夫磐谷與之同嗟嗟二心人胡乃隨塵風里人余育輓詩云去年今日君拋妾此日今年妾殉君蓋識其死之日也

鄭母節行始末

公安袁宏道曰方子公之姊年十六歸鄭翁之仲子仲少年美姿容而挾奇贏之策已屢中遂有忌者既婚踰年仲不自得辭翁出將賈於曹既治裝而族子某者以甘言嗽之曰曷不之楚巴陵賈數澤也西盡川蜀南浮滇廣丈夫憂不自立憂無侶乎仲善之將重貲與偕往踰年不歸仲妻憂之謂阿母曰仲獨入楚而與某俱某點甚恐不利於壻言與泣下母言於鄭媼媼詈曰安得不祥之言吾有子皆在四方吾不能遍問也母重違女意陰遣所親入楚將行訊於日

車東鈔

卷九

者兆曰金入離宅烟生其隔兔失母唆虎乳期年而鬼笑於彭郎之浦遂哭而送之既抵岳詢於逆旅或告之曰鄭郎夜歸驩甚告飢族子某啖以餅中夜暴卒今厝磯頭荒草中矣引之瘞所道遇族子手一鐵又不敢詰陰訴於巴陵令令不爲理遂歸鄭翁聞之大慟肌肉盡銷尋亦卒遣使來逆則族子已挾貲他往僅以櫬還仲妻迎於市不發聲子公之母數十年冰雪接也慚且泣讓者交於道仲妻曰女豈能哭其生而不哭其死顧已無可柰何垢面貌以譽市人女不忍爲也且女尚有子鬼所責於女者厲志節撫藐

孤耳不以涕淚也君子謂仲妻智而有禮仲卒之一
年而族子某過鄱陽果為盜所殺仲死時年十九妻
尚少一歲去今四十餘年閨門之內不寒而冽課子
克家有聲古列女所載無以過也故備書之

往余為節婦詩有云淚濕瑣窓花紅紫也成血入
云累淚看伶仃忍作山頭石蓋謂未亡者形影相
弔必至哀號呼天而鄭母獨以不淚殆將安之異
乎吾所聞昔孔北海小兒女聞父被收了無異色
北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蓋已
知其不可奈何故安之鄭母之不淚其智有過人
車史鈔 節婦 內記卷九

者不獨以操也楚宋宏道跋
會稽陶望齡傳曰鄭節婦方氏嚴鎮里人予所游方
文僕之姊也年十六適同里鄭大憲憲世為賈少從
父於毫以能見稱父為異資使賈於豫章其族子某
甲說之曰豫章俗猶不如已陵之四轅也遂改裝與
游楚踰年不歸節婦憂之日夜持母泣不置母曰已
陵天外耶馳足取鄭郎信還汝耳卜而遭之不吉比
至鄭君果以夜歸啖餅於族子而暴卒蓋毒也訟諸
已陵不得理以其楷還節婦迎於市不哭其母故殘
讓之曰吾孽也聞弦骨驚見人之夫而哀不任也汝

瘠寃死汝不出涕何也節婦曰兒涕逆流注於臂臂
於踵子在乳下夫讐未能報何以哭為明年讐以貲
下彭蠡遇盜見殺於是節婦拊棺而呼天縞裳糲食
四十年不庭以終其身君子曰節婦墜踵迎喪之際
茹淚慷慨至哀無聲此其志豈婦人女子所能料哉
吳孫翊妻徐氏夫人始以占事知來卒刃仇首報故
雄史冊稱之節婦早測禍機憂心惓惓可謂知來之
智天假盜手罪人用殲不然豈與戴天而處哉公安
袁銓部中郎書節婦事稱其智過人然未窺其志吾
引孫丹陽妻事而中郎稱孔北海女喻各有當也節

婦子明俊俊有二子一女云

亘史曰鄭節婦方迎夫喪而不哭衆發譏之而君子
稱焉夫哭泣之哀情之常也處常則哭處變則不哭
哭以寫哀而大哀胡可寫也寃在則憤勝子在則慈
掩蓋至於寃伸子立而節婦無聲之哭且足感鬼神
而通幽冥矣彼庶女之泣化為夏雪旅櫬所抵力能
崩城豈其所感殊哉世有皆裂腸斷者固未可以涕
洟見也

評曰程氏之及暮可以語節方氏之不哭可以語
烈故合載之

隱沖汪門姑媳節烈合傳

節母孫姓楚之武陵人父文學曰大鴻而休陽隱沖汪君積佑者儒而任俠客游武陵著高誼文學慕而綿盟願以備伉儷即貳其室猶幸得媾先是嫡徐氏生三女無嗣節母從公居楚舉丈夫子七人女一人長曰濂次曰漳携歸休陽供公役奉先祀餘五子漳漳濟涪意暨女楚玉依節母於武陵公留故里久之而武陵業益脩則節母勤勞可知已公後抵楚以侍父病鬱鬱成瘵危篤而節母躬湯藥拮据且籲天祈以身代竟不起袒跣長號哀痛逾禮濱歿者數四則車史鈔

以諸孤未成立稱未亡人者二十餘年凡撫字訓誨壹稟於節母蓋自公已而武陵產日削室燬燼而通責莫歸胡孝廉謂仁與公交厚力得白之官取償節母不可素何以貧之故而索之貧者以惠始而以厲終焉用之於是茹荼自甘躬紡績樹藝之事辛若百端黃瘡並立而終無怨言諸子皆奉母教成偉器而女淑慎肖之歿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才五十有六傷哉濂孝子也既白節母狀於有司乃冒暑請傳為述其際以茲悼史烈婦方氏者汪節母之媳也所居曰帶溪村適隱沖

汪積佑之次子漳漳字時行建於楚母孫氏即節母也舅自楚游歸知方女泚惠下銀釧聘之及客歿楚業蕩盡與姻戚不相聞問者十餘年漳弱冠始還里中四壁蕭然又諛諛為儒生談父母欲背盟勿予婚女以歿誓卒歸於汪濟衣蓍食執爨行汲擘麻以佐夫讀無戚容漳攻舉子業又乾苦吟賣志以歿方年二十有一悲慟不勝竭力營葬畢乃引刀自決妯娌奪之遂絕食五日而歿漳歿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九月初七日方歿後夫歿五日為日十三合葬於野塢山之陽其姑節母孫孺人亦以是年卒於楚於是邑

車史鈔

侯李公表其門而朱太史亦特旌之

巨史曰吾鄉多節烈之婦更僕未易數乃若節母楚女也楚俗侈而易渝能其貧守志以式穀其子焚券終惠有丈夫氣是為難爾烈婦方天性莊毅知誓歿於未婚之年其慷慨殉夫視五日猶遠所謂白刃可蹈而千軍不可奪志者也烏可泯泯哉

洪氏節

洪氏歛死川人適同里黃鉞鉞為人仗義氣善酒兼善法書鐫鏤之技咄咄逼古鉞之工於吳自鉞始萬曆壬午汪司馬率同社游黃山時挾鉞從俾供勒銘

會暑甚鉞夜被酒則階際忽猛虎突入嚙一驃去群騎亂馳夢中聞鈴聲駭而起汗浹及踵谷風襲之嬰疾與歸醫百方無効洪氏大以為憂顧天禱曰吾恃夫以為命夫僅不起何有吾身遂刲股為劑刃傷及骨潰死而蘇鉞偶乞湯飲以劑進顧而曰何來良藥而令予神爽也復數日病已迨甲申秋杪以痢亡洪年二十有六哲將以身殉者親族往勸之曰行已竒矣顧努力以節終母謂苦節不可以貞視百年於刲股時直一日耳洪應曰姑在吾何敢亡於是盡孝養鞠鬻有成姑吳賴之壽躋九十

巨史鈔

內紀卷九

二十

巨史曰鉞為人有才具個儻而質溫然者也其得伉儷固宜洪氏方艾然有子其貧守節固其常爾第刲股以烈事姑以貞訓子以義可謂加於節一等矣故錄之

洪節母傳

夫節而以正守守無間言且獲祚胤之錫蓋天實全之吾得之洪母焉母王氏洪坑人為同里洪君如宇配如宇者與客尚誠公季子也父嚴護公母吳媪寔生母賦性貞淑年十六歸於洪事與客公泊姑程孺人惟謹且肩隨如氏能睦以遜順舅姑心無祿如宇公即世希范生一年母年纔十九耳將死之左右咸相勸止或止以堂上則曰有伯叔在仰無媿責矣或止以膝前則曰有舅姑在俯無忤色矣蓋潰死者數而不得死也舅姑止之曰汝在乃有吾孫胡不予吾

巨史鈔

內紀卷九

二十

孫伯叔止之曰汝在乃有吾姪胡不予吾姪母歎曰是子也人皆可予之而姪之孫之耶是子自我者也且夫命屬焉安可委遂不死殯及於墓而止不郊哭階返於虞而止不苔踐閭號於臯而止母塵揚聲寂於域而止母撫語如是者終舅姑之身凡二十五年寔克相其節貞其志而撫有其孤也節母年哉歲甲辰侍尊嫜病尋相繼背而後如喪所天始一弛其禁又七年為辛亥而母始及艾其自止如婦者初無所事事即中饋一聽婦汪主之且曰未亡人之有此日未嘗忘前日戚也而况越禮相矜擅操秉以侵伯如

寵靈耶閑閤坐如故希范每言及輒涕淚久之近偶
遇諸真州幸見詢曰母年五十爾孤將歸稱觴於禮
云何余應之曰是亡於禮而禮者也在禮五十不稱
老舅姑在不稱老今則異甚以三十餘年之發撫紹
亂之孤以速成立希范有子可聘年八歲女適潛川
汪德完亦有甥元應而尊嫜以天年終且八年於茲
稱老可矣稱觴可矣希范復進曰壺傳之曰禮爲其
可傳也謂不詭於正也母守正矣無間於宗黨親閭
之言矣天實相之旌典將及之矣雖欲不傳安可
得乎

車史鈔

貞節
內記卷九

程烈婦傳

程文舉曰汴川程烈婦者項口畢策女幼端淑不苟
言笑授之內則諸書便能循循矩矱父奇之覓壻得
余弟時茂喜曰程家郎韶秀能文許委禽焉年十六
歸時茂茂側出嫡姑姚暉其生女易視畢畢事姚洎
姑莫不曲承家故貧畢謂茂曰君弟勉於學妾爲士
人婦即貧次骨奚傷躬女紅猶可佐晨夕君毋內顧
爲也已搜其嫁筭售錢得十千爲覓子錢佐糈脯資
身操井臼炊爨饘粥三時日無宿飽至爲夫贍其姑
供其未常不鮮惟恐失姑懼而時茂得益發憤攻苦

不遺餘力與中程啓予元卿汪德懋諸文學暨兒
輩結社課文輪茂會首畢具茶菓治酒食精潔溢美
衆愕然讚嘆謂何食貧而能力辦若是察其中饋則
畢一人蓬首炊炮事事皆從手指出故人人益豔說
其能也居歲餘時茂病癰癰潰憊矣畢宵衣起臥侍
湯藥滌滌者兩歲如一日盡脫簪珥服飾爲之延
醫及辨耳脆而逝時茂賴以少瘥時舅子瑞同側姑
賈荆溪念子病已起促之游學其地會入春疾復作
畢聞憂甚請於其父欲偕往視父難之及越月計至
茂死矣畢大慟幾絕已念旅櫬未返身先死夫骸必

車史鈔

貞節
內記卷九

程烈婦傳

沒於異壤誰能造一穴瘞吾兩人骨也乃飲泣懇於
姑徧拜諸門內親曰櫬不歸吾何得以丘首奉吾夫
櫬不歸吾何得以未亡人慮蒸嘗極知吾舅貧力不
能返兒櫬顧內諗之心暴夫骸千里外而湔死一室
其如義何吾嫁時裝典賣固盡猶有浣衣敝器在售
之庶足辦吾事於是盡籍所有下逮敗絮破甌易錢
五千聽請於姑姑曰可矣少需秋時歸未晚也自是
終日號哭終夜不寢猶窮力結網巾一淚一針積成
廿餘詰者曰急急若是奚以曰易錢市灰下窰內少
延夫骨朽耳又以色線爲組八尺人怪之曰吾心悽

夜不寐東此辟邪見寢室上惟板無他梁棟可為難經所夜夜以鉄簪鑽板凡兩月板為之穿度可通組人絕不覺日嗽救待命一室跂望觀至時夏將盡有語之者曰若母自苦若夫聞已葬荆溪矣畢聞大慟曰天乎吾隱忍不速即地下者俟觀歸裏事謀得一孟羹春秋澆墓上鬼不致為若教氏然後乃得以身下報吾夫也今舅姑既忍死其子吾安能隱忍待吾夫舅姑已甘心暴子骸吾一婦人又安能謀返旅櫬掩其骸已矣自今惟一冥而殁身不視已耳時聽者莫不歎歎悲悼其母懼死其女也自以與來迎之歸

車東鈔

內史卷九

魏明帝

二十四

畢曰婦在則歸寧有日今死與偕死耳安望歸女母持之急畢曰女志已決無苦相迫如再語女首且觸與碎矣母大哭而去時畢哭甚哀詞甚激切諸人防之亦謹莫得聞畢自是強飲食佯言笑與門內妯娌起坐如故戚容若少弛至七月初二晨起沐浴衾紵其相與襖衣及暮先以重物暗置牖下線組潛穿板隙伴與諸妯娌戲環向而語深夜詒諸妯曰吾神倦頭暈少息須臾再與起坐入室遂以重物支戶牖諸如未寢猶問壁而語聲聲相答少焉不應急破牖而進已經死矣時年甫二十鄉人哀之醵金為迎時茂

樞歸與畢合葬焉鄉士夫三老諸生上其事於有司表其門曰殉夫烈節時萬曆年 月 日也逸史氏曰余觀畢之惓惓欲歸夫喪也其志蓋已遠矣既傾其橐又不得撫其棺為畢者誠難哉惟有烈激而已卒之鄉人羣歆義士醵賻素車丹旆兩地同藏匹婦之節顯矣匹婦之識卓矣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其烈婦之謂乎

直史鈔

內史卷九

魏明帝

二十五

方烈婦殷氏

方弘靜狀曰吾聞非死者難也處死者寔難彼閨閣者流感情無聊計無復之以死殉烈者有矣未必身出華冑屏榮絕粒從容而中禮度割智大義手勒見志令白日並懸而青霜共凜如殷氏婦也婦故大司徒公之曾孫從事君光立女也少嫻公宮之教通孝經列傳諸書司徒為之擇配得族父大京兆公孫思翺遂許字焉年十八翺就婚白下越月授綏西歸婦雅不為富貴容事二尊人唯謹悉得其驪心凡八載舉一男子二女子翺素孱弱善病每念京兆遺烈未

車史鈔

內紀卷九

二十六

寒思起而繼承之發憤下帷寒暑弗輟又念父老諸生食指日繁生產日薄非徒業而事化居不可心搖搖如懸旌閱歲病轉劇婦治穰百端有加無瘳陰籲天以祈代晨昏進藥餌慘瘁廢貌矣丙午夏五瘧夫其男度夫不可起矢志相從地下季夏丙寅翺卒婦擗踊呼號幾絕者數四遂勺水不入口手書自序奠章及上父若諸姆書門以內勸諭百方乃仰天撫膺曰有子則守無子則死古今通義也曾未踰月而既夭吾子又奪所天吾安能視然食息天壤間哉吾志不可二矣聞之者莫不悲咽既而喉燥體熱侍者進

水聊以滌口而已又二日彊起謝舅姑且諄諄於奉養之不逮也願得從蒙葬以示罰遂徧辭門內諸親孟秋八日盥漱束髮而逝後期死纔九日耳距其生萬曆壬午七月五日僅年二十有五余惟人情可勸之而成者亦可靡之而敗至根於性者不然性有所至則意有所忘故至憂者忘饑至忿者忘痛至激發者忘死生不足喜之他何足以勸之死不足以怵之他何足以靡之今觀於殷氏婦也生於華冑非迫於有生之苦也即執然撫一二弱女以殉此一杯土夫孰能難之乃從容裏事感慨陳辭析大義於毫

車史鈔

內紀卷九

二十七

芒仲正氣於喘息即肝膽幾裂而神色自如焉是不以流俗之言加勸則其靡之而慕勁也亦不以流俗之言夫士君子肝衡而譚貞烈忠愍漢陽兩配尚矣然皆附夫而名益顯翺雖孑然經生手乃婦之無子殊異程淑人而其年又少劉宜人遠甚即非附青雲之士亦足聲施後世矣於其歿也博士弟子上其事於所司所司嘖嘖稱異加楔掉旌焉行將請命於闕下表閭日可煇也余喜出自近屬故論著其大都如此噫嘻京兆宦蹟在四方鄉評在月旦更僕未易數今一傳而仲婦陳以節著再傳而孫婦殷以烈顯

則京兆之內政亦足概哉

吳士奇傳曰殷烈婦者從事殷君與可之女也大父執金吾魯大父大司徒三世朱輪華轂適方思黜思黜又大京兆之孫而貴介子弟也初女未嫁從父官白下父謂女慧時與弔六朝之軼事若晉卞氏者女輒改容泣下與可益心異之使讀內則孝經及烈女傳諸書思黜既逆婦歸歸八載而思黜病瘵是時京兆已殤而叔氏再上公車昆弟半在諸生思黜雖憊發憤願從父兄以無替箕裘旦夕攻苦不休而病日益其舉子一女二子又孱也夫不可起子不可知婦

車史錄

內紀卷九

三十九

崑心惜焉吾竭吾力斃而後已遍禱業祠請以身代進奉湯餌溫語慰藉退坐東廂弱子加膝熱熱相顧呼且泣曰天乎其延而父如綫之緒者惟若其緩而母須臾之死者亦惟若聲甚哀而又不欲思黜聞也時稱兒幸彊無恙迺兒竟死思黜病劇亦死婦一慟幾絕揮淚自爲書上父及徧遺諸母不食飲者五日頗有欲言苦舌澁於是復索水而侍婢不知私語是欲爲未亡人也婦持盂水漱而不咽徐出惟匍匐再拜舅姑曰妾不孝無能代夫供井妾死旨後願埋妾夫家旁藁葬以暴妾罪左右皆泣自是勺水不入垂

歿之日盡而端坐後思黜死九日春秋二十有五嗟乎婦出簪纓歸又世胄女富溢尤誰能不波不則擁田廬子猶子白首寡婦如從姑陳亦何不可而必汲汲以身殉哉婦先有言有子則守無子則死殺身不易託孤尤難要以不負死者於地下是則同耳下宮之難陳嬰獨隱忍自存卒翼趙氏孤而全朔祀假令孤與朔俱亡嬰之死豈在十五年後哉故子不夭則殷必不死殷不死異日提遺孤讀父書而擴未竟之志者豈出陳下也婦事夫猶臣事君藐諸靡有子遺荀息乃以死繼之婦同守陽之餓而又懷荀息之

車史錄

內紀卷九

三十九

忠也大不愧夫司徒之苗裔京兆之孫婦矣余久欲爲傳而未得閒會校士巫山巫山有婦夫亡而投淵者其詞悲壯與殷類故異則同室而各行其是同則千里而其操其符生者非欲生而窮於不得舍生死者非必死而激於不得不死故生能濟死能遂者辨之哲也然有立孤之陳氏而後再世有死節之殷氏則仁義之漸而女德之自歟陳氏爲京兆仲子婦孤則太學生思與思載賴母訓並有國士風殷氏自叙爲人在世求無忝所生丈夫固當盡女流同一生此陰陽所以配合而成者也幼習女訓長遵

婦道妾年十八歸於方門時父官留都翁攜夫至
之日慈母囑之無違夫子以順為正思昔鞠育明教
無所不至來未二年吾母遽喪嘆失其恃大恩未報
有兄與弟今不暇言妾歸二年生女蕙妹又二年生
敬妹又二年甲辰生子光表憶過門二月夫即抱病
辭父母於南京三月十一抵家謁家廟拜舅姑妯娌
和氣愉愉嗣後夫體常弱妾親湯藥未嘗間以歲月
舅姑奉養未能少盡心實歉歎辱舅姑不鄙反加愛
焉不幸五月兒出天花竟爾夫傷自嘆薄命夫既有
病女留子死私心矢志遺書嚴君祈以身代天卒不

車史欽

內紀卷九

三十一

應六月念九夫已終天之恨哀痛無已願以身殉姑
妯娌苦勸妾敢不聽念夫不幸而死妾何忍以獨生
有子者守無子者死妻今求無忝所生而已豈有他
願哉

奠夫文云維萬曆三十四年歲次丙午秋七月戊辰
朔越四日辛未之辰殷氏率女蕙妹敬妹謹以清酌
庶饌之儀致祭於夫壻方君元翰甫之靈而言曰嗚
呼吾夫制行端方稟性剛直孝於父母友于兄弟御
內以禮接人以恭取與不苟語默中倫淡泊自律儉
素是持異階白髮胡久抱病不幸子夭所望惟君君

今長逝敢愛吾身誓以死殉斷不移君母棄我方
軌齊輶嗚呼生則同衾死則同穴相從吾分豈以市
烈耶具薄奠訴我一志惟靈有知九泉相埃

輓詩附

夷陵雷思需題殷烈婦遺文云人不可無年於世必
有以生不如無生惟死為可矣殷女方家婦慘惻哀
人理夫已與之已血胤無可倚一字一淚下從容寫
遺紙文爭日月光名與天地蓋殷有三仁焉比干諫
而死

西峽王之衡詩四首有女何堪託蘭摧鏡忽分魂銷

車史欽

內紀卷九

三十一

松下月淚洒竹間雲勁節時偏重名高人共聞千年
應不泯太史謨褒文其一玉砌蘭先折瑤臺鳳不歸
容枯塵鏡袋絃斷暗金徽寶瑟宵沉彩明珠盡掩輝
應知有 褒詔光譽滿郊畿其二京兆聲名在尚書
懿範存如何彼妹子節重兩名門戚里爭哀奠都人
共舉尊唯餘清夜月千載照高原其三忽見泉臺路
青松落晚陰名應高北斗節更重南金湘水瓊娥去
星河寶瑟沉爭看阡陌上簫鼓迂 綸音其四
徐勣詩云寶釵鳳去鏡鸞分聲徹泉臺宵不聞粧閣
貞魂傳薤露香闥幽恨結梨雲驚鴛死守韓憑木像

免悲啼烈婦墳形管他年昭女史千秋留得哭夫文
王毓德詩云貞魂何事最堪傷永訣遺書與奠章三
載弱兒先父死經旬烈婦逐夫亡冰霜頓改鉛華面
烟火難充鐵石腸千載黃墟誰是伴夏侯令女衛共
姜

晉安洪汝訥詩云不咏共姜柏舟什不學陶嬰黃鵠
節直把飛霜一片心灑作杜鵑枝上血雙雙埋玉芳
草春行人過此淚沾巾白嶽黃山高幾許千秋萬古
並嶙峋

直史欽

內紀卷九

三十一

直史內紀女貞表
之九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夢繁居士百舍父校

瀨上女

子胥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遇女子擊綿於
瀨水之上宮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
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
夫人眠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
發其簞宮飯及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
子曰君子有遠誓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
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
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
饋飯而與大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評云自
居死所
有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沒於瀨水矣

或曰與飯非失行乎余應之曰其與也似失其與
也可完天以完節收其失也烈可矣烈可矣

直史云瀨女飯胥知胥非常人爾其死瀨水非爲
胥也女固曰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
饋飯而與大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故女爲義激
而稱烈若爲胥死而有淫心去禮義遠矣故子胥

終身不敢言報女以禮義得死所視死名猶遠千里而滅口云乎哉此余紀何氏烈與露筋意也故首列之

巨史錄

女貞
門記卷九

湖上女

封孺人葉氏節義傳

章如愚曰予頃謫南安過賢女祠閱壁記乃南康縣吳村劉氏女及笄父母許以適蔡氏已而悔之更適吳氏吳氏卒又欲復以歸蔡女曰先使我棄蔡從吳又欲從蔡是重負吾志乃自沈於江而死鄉人義而祠之又觀隋李德武妻裴淑英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為以此載傳記乎吁人能悟此理為常則人倫正而天下治豈非世道深幸今吾鄉葉氏女許適程氏未及婚而程氏卒葉氏請於父往哭而為之衰覓其親從之子車史錄

女貞
門記卷九

六

為其後中外欽服州縣上其事於朝特賜綸命曰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此人之至情也爾生於儒門有淑其行方以身許人未諧醮禮而竟以柏舟自誓往撫其孤歲月既深冰霜益厲真有古烈女風朝廷雖賞旌賞之而所以示節婦之勸者禮猶未備是用封之初品表之坊額仍下史館編摩以傳不朽貽我彤管庶以弗墜可特封孺人雖然三月而廟見稱來歸也擇日而祭於櫛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今葉氏雖

著纓之有繫而結襦之未嘗纓諾婚於程程物故往服其衰撫其孤以終其身於禮未之前聞吁世道衰漓夫婦敵讎者往往有之一死一生交情頓背於前日望葉氏之高風得無愧乎朝廷不吝於爵賞誠有補於風化云

淮安何烈女祠記

潘之恒曰語曰烈士殉名未有不殉名而殉義者蓋義為天地之完氣無所附麗而名則有所屬故臣則殉君而有忠名子則殉父而有孝名婦則殉夫而有貞名士則殉友而有信名無名而義存焉世未知所

車史欽

女貞何烈女

七

殉也吾得淮陰一人曰何烈女烈女泗州人幼失怙母發貧病無以存有燕京人來栖泗上若為娶介婦者而聘之實未有子乃攜僦滿浦居誘令為娼暴客且至將聘之女曰奈何以介婦娶而以倡終之白之鄰吾義不辱引刃自刺血濡縷立死面如生燕夫婦與客皆逸去事聞都御史張公敦華命以禮葬無何早表墓乃得雨無何疹疫有司奠祭獲瘞又無何水災旌如令典祀以春而不害嗟乎女身未分明為誰死者為義爾女為義此天下所共由者故天下共惜之表之旌之祀之豈伊一人是賴故自張撫臺而下

又有若給事馬公駢者理茲郡為立祠治東而樹豐碑於新路過祠下者人人感泣皆義報耳余謂義為天地之完氣者以此嗟乎身與名孰輕故輕身名與義孰重故重義惟義重故古今之烈必以何氏女為首稱焉而殉名者斯其次矣作何氏烈女祠記祠在大悲院之西今院改通源寺墓在其後屬寺僧主之四時香火不絕有司清明一致祭焉

且史云自余何烈女之記出而歸氏論可廢矣非可廢也正義存焉爾有其存之不得不廢也

歸氏之論曰女未嫁而或為其夫死又有終身不

車史欽

女貞何烈女

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為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為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為奔而已女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

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
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
天地之和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
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
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
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
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
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
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
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
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
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
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
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
姑不杖不扉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
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
人以人情之可循也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
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
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

東史

卷九

何則

九

張氏女貞節記

歸有光曰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
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
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
浙闈還遭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
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悉
焚之家人見閣中大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
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爲當
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
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
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
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
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
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
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
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
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
不至一出於怪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
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
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

東史

卷九

張氏女

九

天
香
公氏校

段東美

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迴泊青州郵傳一年節使鄔漢貞尤加待遇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到軍東鈔

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晚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旋輓回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棺一慟而卒

義妓

野史云元伯來巨卿之夢而夢者果死東美往宜僚之夢而夢之者果死異哉夢也非邪一生一死交情乃見不虛語耳

義妓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娼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扁執手筆口誦不置久之少游坐

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伎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妓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妓名意甚易之及見睹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為非惟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妓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似素愛秦學

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籍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耳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妓歎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耳妓大驚色若不懌者稍引退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妓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媼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閱以侑之卒飲甚歡比夜乃罷

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定妓乃寢先平
明起飾冠帔奉沃盥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爲留
數日妓不敢以燕情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
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
從行恐重以爲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
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妓
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婉有氣節既與少游約因閉門
謝客獨與媼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
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驚泣曰吾與秦學士別未
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
覘之數日得報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
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過
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
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之已死矣

張紅紅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
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裡青於街牖中聞
其歌者喉音嘹亮仍有媚色即納爲姬其父舍於後
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
即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

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
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
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
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服不已
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
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曲娘子尋爲才人一
日內史秦韋青卒上告紅紅於上前嗚咽奏云妾本
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
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

野史云義娼風雅名流紅紅管絃異雋感泣至死

雖屬鍾情然其至性過人蓋自有不可磨滅者矣

韓香

韓香南徐娼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
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患投牒有司集鰥軍於射圃中
者妻之一老卒中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而買
軍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賓至酒行香出所賁金帛
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

野史云詩稱大車君子譏焉香何戾於法而吏寤
之誠哉其武斷也假令蘇長公其人判此案風流
曷勝道哉吏不可無才雖然吏才而女之節蔑繇

睹矣

豆史云此與范月卿配卒伍事並覲而武昌太守之賢尤足嘉矣然死獄猶有待也自刎則計無復之矣傷哉

高娃行三

高娃者京師娼也自幼美姿容昌平候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娃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爲石亭所構誅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爲不忠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

車史鈔

內紀卷十

高娃

五

殺之固宜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縊而來乃娃也楊顧謂曰若來何爲娃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娃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娃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綿紐接著於頸顧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於旁

野史云讀凌孔車之收主父天子聞之以爲長者未嘗不悲哀其意而太息於漢之君臣也一時士大夫爲亭所捕者不少矣娃之事曾亦聞上否嗟夫嗟夫

孝烈婦唐貴梅傳

太史楊用修曰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隣之富商有私弘治中商復至池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加以簪楚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襦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

車史鈔

內紀卷十

唐貴梅

二

旦姑不之知將入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蚤從我言又得金帛且享權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慟哭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可以市金夫今無望矣吾爲亡金哭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官府之故終不敢舉余舅氏喻士積薄游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吊之歸屬慎爲傳其事贊曰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繫於梅株冰霜清

操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
吁乃為作傳以附露筋碑之附錄露筋碑云天地之間
此小人而五行交相為功各有正位其屬陰者亦交
感於陰陽之間蓋亂臣賊子之所棄婦人女子之所
羞雖其自粉飾一時班班露筋明未即察而陰謀亦
不旋踵則澤國之女皆露筋不就傳之子氏則如
顯于一時詞方揭于千古庸夫庸婦之所得而議者然則
伯夷叔齊之節不必俟聖人為世所自刻明矣紹
聖元年十月中岳外史米芾東歸過其下刻石贊

卓吾子曰孝烈二字出楊太史特筆夫貴梅之死

烈矣于孝何與蓋責梅所以寧死而不自白者以

姑之故也不然豈其不切齒痛恨于賄囑之商而

故忍死以為之諱哉書曰孝烈婦當矣太史當代

巨史鈔

不列傳

名流有力者百計欲借一言為重而不得今孝烈

獨能得之以自昭明於百世孝烈可以死矣彼毛

王者為萬世罪人貽羞子孫謂非太史顯戮之可

乎故余謂太史此傳有裨於世教者弘也若待官

府舉白何時哉

李歌

出陶宗儀

宋文憲公記云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
十四母教之歌舞李靚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為
倡和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與母約曰媼能寬我
不脂澤不葦向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母懼陽從之

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掠翠鬟然姿容如玉雪望之宛

若僊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李必詢筵中無惡少年

乃行未行復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藝語加

焉李至歌道家遊僊辭數闕儼容默坐或有狎之者

輒拂袖徑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益津縣

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李持刀入戶以巨

木撐柱罵曰吾聞縣令為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壞

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賊爾豈官人耶

汝即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爾令驚走時監州聞其

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為之婦李尚處子也居數

車史鈔

不列傳

年紅巾賊亂夫婦逃難俱為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

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詬曰汝欲殺吾夫即先

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賊怒并殺之吁倡女

猶能有是哉可慨也

巨史曰李歌吾不忍列之妓品中矣附唐氏傳後

張氏婦

方司徒定之傳曰烈婦張氏者名某歛巖鎮小家女
也世微父某程氏之僕也嫁為汪某妻某亦僕也姑
與奴俱以淫聞利少年金數誘婦婦不從夫怒捶之
婦歸泣告其母父母耻之弗言少年挑之弗置夫益

怒之婦被捶者屢矣有慙言微及其如夫素與如通愈益怒姑如因與夫縛而毒捶之恠甚呼天而死事聞於官既驗矣父懦其主納賂少年爲耳目者多遂寢時萬曆六年某月也

西野氏曰孟子言性善人皆有良心也詎不信夫婦小家女非有傳姆之訓所與居皆塗炭也非貞白惡能不浼乃其不爲利誘不爲威屈雖烈士無以過此豈蓬麻扶而直者然耶嚴鎮萬家市也市中蓋萬手指之然未有旌別以視之趣者乃猥憾天道之遠曰無知也何哉

車史鈔

亘史曰君子表微若張氏之烈其所處微故益微而難彰非司徒公重爲世風其孰能表之者與前唐李足稱昂立矣

少紅傳

少紅者聶姓湖廣鄖陽府妓也寓居光化性耿介不妄詭隨於人雖溷處娼門而恒欲脫去邑有儒生王得相見而悅之紅遽曰若娶我將歸若相實家貧無意娶也謾應之曰諾然自是遂與紅狎相時讀書太極觀中紅每造與語意沾膠固矣然終以貧故不能辦娶娼事而紅固以重託之一日結束入相家

車史鈔

數日娼家有言乃去後又結束入相家曰我誓捐軀相從君縱不娶我不復出矣其家竟訟之襄陽分守道下均州守紅與相俱之均州守乃當紅離異紅不得已難髮解足哭而送相曰汝第去固守我無益也相去而陝商某以金入官紅曰虛耗汝貲不如止商不聽竟委禽焉紅既歸商意若欣欣安之商欲賃屋州城內以居紅曰已爲君婦即江頭簾上家矣何賃屋焉商信之偕歸簾上時漢水大漲浪洶洶如銀屋起紅私問諸家長曰若而水勢君等能戲而渡耶皆應曰不能又問曰若之儕儕能耶皆應曰不能又曰若而水勢若與儕儕能以舟出沒橫濟耶又皆應曰不能紅咸以心識之已而商之諸輩來持酒殺賀商紅遂脫衣噀火溫酒以供事咲言更嘻嘻也商時以謔言挑之紅正色曰業爲君婦胡遽爾乎商亦不敢迫已而諸客醉商送之去數步欲返紅曰彼以好來君不遠送之耶紅覘商行稍遠遂起立簾邊大呼曰王得相負人乃投於水已而復出頭浪中曰王得相負人遂沒不見

舊史曰少紅事豈不甚烈哉夫娼兒譚婦士君子所羞擲者顧其所爲能敢決如是耶使不生狹邪而爲

士女貴室其所底就何可勝道而世儒每訾此爲情感不引諸禮義之正夫人生天壤間祇情愛耳發於正則云禮義發於偏僻則云情感此詎有定邪然則情愛固禮義所寓矣士許身於所交臣許身於所事而至有么麼搢圻則掉臂去之甚或下石吠堯焉又何論於脂澤兒輩也予故掇少紅事爲傳如此彼不能自斷而因循佯諾以致人死死而呼曰負人負人可畏哉

直史云此黃谷集所載可附孝烈傳之末

杜韋傳

杜韋吳中名妓以風韻擅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而偃蹇其偶與雲間范牧之遇於閭門執手嘆曰妾負凌霄姿羞澁忍於塵土君勝情拔俗願與同歸他日枕骨太湖之濱下比鴛鴦上齊雙鷗吾兩人得死所矣因相視大慟衆以爲不祥由是淹繫旬日分袂而歸客爲杜氏說牧之曰兩美一合千載猶難夫已氏不可一世實傾慕於君以終身自託此可以負誰則信君而託死生交耶幸君堅之無爲高詎貶也牧之以爲然關別館擁杜與居凡珍玩名香異卉可供杜者無所不具嬖倖日深鮮克由禮委精神輟家政不

復少顧而外家陸中丞督過之甚厲太守窘杜氏辱於庭牧之身爲翼辭多悲切太守停蒲不忍下乃黜杜召賈買之牧之陰使人賈爲山西賈輸粟而載之舟以行實歸匿於牧之所遂促裝趨長安居邸百日以病肺死杜姬勅家人扶襯歸而以身從每從舟中忽忽微歎問雜吟笑如無意殉牧之者將達京口汎至江心杜乃命具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棋楸一躍入水榜人驚視不能救初見髮長二三尺許洄旋波中與汨俱入已颺起紫裾半褶轉睫間渺然矣傷哉牧之爲人白晳楚楚目光熒然骨爽而氣俊居恒單衫白帻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頽頽而游不知者以寒酸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遣力追呼已飄風逝矣郡人襲豪奢聲相尚出必鮮衣怒馬舞於車上妖童駢肩而隨簪金玉膏沐競女子之麗牧之每見輒內而障面而去客非執林翹楚戒閨者不納惟同調俊邁之流歲時咸集或宴語夜央喜而不寐命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初蓮屋下鷄鳴猶聞絃絃落子聲及傳嘯而歌鳴鳴者其風調如此卒隤一姬爲客所誘以指生損名亦足悲矣當牧之嬖杜甚牢不可解同盟若彭徐唐方諸人

數諫不聽乃告神而絕之牧之以書謝曰僕聞虧名
爲辱虧形次之僕與諸君分忝惠莊之遇情之所鍾
正在吾輩奈何以世法絕之鼓鍾於宮驚駭觀聽謂
僕當得夷族之禍人非木石誰忍耳此大僂惟有蹈
東海而死爾諸君縱有後言僕已塞耳於雷聲矣夫
牧之情膠意結愛之者當相機權而善爲之謀或得
迎刃而解乃竟爲知己痛絕所激如無所容若圓石
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良友善告自古歎
其難哉陳仲醇又謂余言牧之奉光祿公秦淑人及
遇弟長倩孝友倫至斤斤名教中人也因緣爲崇卒
車史鈔

耗尤物何哉漢邦楚羽英雄絕世終不能斷虞戚之
愛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世無英雄不特不
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杜氏所謂勇於敢則殺者耶
定盟旦誓永焉弗譏沉憾幽愁泮然冰釋兩人誠得
死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幸以不汗病
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氏之有以謝牧
之也作杜韋傳牧之名允譙隆慶庚午舉人卒之日
萬曆丁丑三月六日杜之殉於江心是年八月十八
日也

萬曆乙巳首夏陪馮開之司成游黃山將返浙憇

郡西如意寺偶語及杜韋事馮云牧之予會友也
丁丑春末送之出京牧之病在死法中已失音矣
予問兄何遽至此牧之曰吾爲杜氏心力已竭又
真博一第掩之今恐不自支作旦暮人矣余慰之
曰巫山雲雨已幸隨君寧有終已時耶竟死於夏
鎮時杜有祖母從亦悻死杜自計無復之惡黃河
濁流惟投澄江爲快與牧之宗人范武陵謀之審
矣其舟出儀真覓鷄黍至不能食遂袖雲南棋子
三百并石硯一方翩然而逝舟人猶見其髮散而
舉手一抹也明年余使楚即乘其舟將渡金山妻
車史鈔

之祖有雙翠梅居常恨主母妬而妻祖不爲解日
之朝以已簪挿所育姪女髻上曰吾將舍汝去矣
遂一躍入江舟人私刻舟牕即杜所躍處其日即
忌辰也鬼有索代其事將無然哉又云家封公常
狎杜予時時得見不覺有他豔但好潔異常髮甚
鬢其光可鑒而莖可摧數也與范居處最久必窮
極歡宴夜分始散乃卸裝櫛沐畢復自拭器具必
移時或東旭上始薦寢范不敢先又晝酣眠不得
獨起即飢甚佯爲溺也者而儲乾糲咽之俟同朝
食則日爲脯倩人催救百伎已橫陳矣嗟乎荒淫

若此無幸不亡

朱鄉傳

朱鄉泰州海岸妓女也。歛客潘梅以行賈至交相善。顧囊中金僅百不足贖其身。念久居金盡無益。鄉曰：妾身許歸君矣。以生歸君，不若以死歸君，為得所。妾視去此溷中如蟬蛻耳。梅泣曰：卿若此，願與同歸。即謀市砒霜二兩，約晨起各服其半，問安得速死。云：朝乘空腹以酒沃之，匆勿計決，不暇謀。其後遂持砒霜分調。鄉曰：男兒慷慨有氣，服此何難？妾性柔緩，恐飲力不勝。君幸調而勸我飲，畢將以酬君。梅以為然。乃

車史鈔

烈餘

卷一

抱頭痛哭，即分半調之。鄉一飲而盡，梅方出其半。自調鄉曰：妾其代君乃撒之空中。正容曰：妾得離此火宅，託君為榮。施君丈夫也，何至與婦人同死乎？急治裝歸。母為吾家所仇，執也。梅既不得死，乃痛哭而別。至寓束裝載之舟，自狂走岸上，沿途問人曰：服砒霜何治可效？人多笑之，或告以熱羊血可救。即買一羊，自牽之。從江堰返海岸，計六十里。羊行不能前，盡晝夜力乃至。至則鄉已垂絕。梅大呼曰：無傷，亟殺羊血灌之。其父母諱曰：殺吾兒。汝耶？汝以砒霜鴆人，何以自解？訟之官。坐過死論。絞判云：潘梅親買砒霜毒人，

乃獨逃去，復牽羊自至，安得不知情？例持刀逼人論絞。無枉梅不能辨繫獄久之。宗人代為鳴冤。梅未嘗殺人，鄉苦其家自斃耳。印馬御史下黎知州黎判云：毒人而逃，逃必不返。牽羊來者，且有救死之心。潘梅因鄉服毒而去，為鄉解毒而返，縱知服毒並無逼死之情，况復牽羊芒芒然來，不遑卻慮，并與朱家仇憾嫌隙影響不相干涉。朱鄉死有他故，姑勿究。梅斷燒埋申報，梅得出盡其囊資為朱鄉造墳，歲時哭祭之。此嘉靖己酉間事也。

車史鈔

烈餘

卷一

巨史曰：鄉獨死甚烈，且智足，奪梅死，梅亦不以貪生負情，可謂兩盡其義。若非牽羊一返，不惟泯鄉烈名，此段公案誰為傳者？春兩宴坐金閨，吳曉江為余述其詳。梅宗人也，業先聞之矣。

范月卿傳

月卿楚府教坊司妓也。當江陵相時，教坊司聽郡縣治不得顓屬王府及江陵殿，而王官勢方振，伶優藉以螫人。凡買妓必啟王界，以龍票乃得出。票無定值，以意低昂之。自伶以上王以下，必厭其怒，買者罄囊乃止。有宋荒者，從山西賈人賈人易之，啟納如教令。修洪山寺費至三千金，賈樂應無難色。宋尋死，淮上

而歸其骨葬於洪山楚妓相視適人如登天難矣月
卿憾之與黃岡蔡孝廉家約曰楚購不能饗其法治
境內耳越境難以制人秣馬晨發晚宿白洋而追者
及之噪以歸挫辱備至蔡初息京師踴懷三牘未發
發而燄熾張即中請和解得納資一鎰以贖月卿蔡
不屑爲屈而訟王之屬人奸狀語侵王理不得直月
卿坐逃籍例發護衛行伍妻月卿修容爲縞綦裝對
吏自陳罪無及死與妻卒伍願死獄以贖詞甚激烈
太守許之蔡執饋一年意衰而去蓋舉國爲敵計無
所之耳佯曰范失身獄中吾故棄之非力誅也月卿
飲憾三歲病將卒上書韓守曰妾倡也義有所持以
及於死倡不敢愛死死園中非罪也請得藉骨郊莽
分供爲烏狐狸之食令路人知倡得出以死雖暴骨
猶幸焉太守憐之發獻花寺待死其日鴛生與趙姝
在許家閒居聞蔡即負月卿事爲不平欲就獄探之
裁衣者在側告以出獄故甚奇之則往唁諸獻花寺
果卧一閨室聞其聲淒然問客來何爲者吾年二十
七不爲天出園土飯佛土即怨鬼亦不爲厲第禁中
渴甚且噉思得天池茗滌腸可諸二姊弗與蓋仇吾
市義也餓七日矣思一食新而不可得若死而無以

周身則余命也莫可控矣客來何爲者非舊識局能
憐我手趙姝爲收泣出錢千文米五斗吳茗一罍令
尼給奉之且約曰即不諱速來告我得解衾綢爲瘞
遂去浹辰而尼以計來鸞生託友人張無疆視其殯
周身周衣皆具取辦趙姝床褥間物也又以二緡市
郊壇壝地一壙埋之碑曰義妓范月卿墓有青塚行
代挽范月卿一首瘞范月卿挽詞四首楚人每傳誦
之無不爲歎歎淚下者歲在萬曆甲午夏六月下弦
日也挽詞云楚法一何酷戮妓以立威不見漢庭賁
金帛尚能贖取蔡姬歸一其蔡文姬沒胡時不望生歸
漢其與胡爲妃我憐范月卿不願厮養兒不願厮養
兒三年因爲誰其范月卿獄中致詞含酸悽不願出
爲蔡郎妻但願死歿葬招提招提正逢散花如路傍
送者非舊客埋骨誰看墓草青魂招不到江雲白其
月卿有姊賽與馥生來相和銅鞮曲病乞茗杯不與
染翻咲情癡誰爲哭哭者葬汝趙家姝知卿死情非
死獄四其青塚行云楚宮臺榭連雲起歌舞年年空選
姝路傍青塚人不知絕代紅顏爲誰死憶昔君王撒
樂時三千隊裏散蛾眉鴛鴦池暖初成列鴻鴈雲迷
未可隨雀鼠無端爭致訟羽毛毀積丘山重九關鎖

霧誰可排六月飛霜竟何用燕子銜將園土泥啾啾
空壘憾單栖愁聽月下謗乘鳳忍向風前望赦鷄聞
歡別戀都門予得新忘故徒爾爾薜蘿山下妾不行
枳棘叢中君莫止含悲絕命向空門無復燈前泣舊
恩滄池但號孤鶯塚紫陌常游怨女魂君不見獻花
寺前一片土范卿骨化青蓮吐

亘史曰蔡之負月卿極矣當絕命時無一怨言乃及
乞茗事何也其入獄出獄可謂智者復忍言哉鸞生
既瘞月卿以丙申五月過皖城謁關廟廟之側有蜀
女僦居自云從蔡郎京師來新爲所棄而冀其收之

車史鈔

卷十九

十九

即負月卿人也丁酉在留都蔡受官爲廣文欲會予
未果又二年金閨甚傳有徐娘夜奔蔡郎去即廣文
也蔡屢負心而婦人爭欲爲其死甘爲棄妾而不怨
此何御哉吳中諸姬常見蔡袖錫柙內書姓字每食
必祭見星必拜爲誦呪呪解懺無虛日以是爲不負
范足感蜀吳二姬爾因敗爲功非可與談兵者耶又
云蔡之錫柙與林丙卿玉主何異而一以爲報一不
免於貧此真偽之辨也真足以感鬼神而偽祇以聚
怨故二者雖爲情事而識者有定論矣

論曰杜韋不得不死者也即一死何足以報收之

范其死而不怨與朱視獨死如同歸則蔡潘足以
死之爾惟少紅死猶號曰負人是必有得爲而不
爲者其冤憤爲厲無疑矣悲哉

王姬傳

王姬者孝廉吳獻可之妾母家故娼後冒李姓行八
遂由李之休寧歸孝廉既歸而嫡黃與兩姬皆相繼
歿黃長子蚤夭婦嫠居次洎側室子皆藐然始孩王
遂當室令子鞠而嫠有依宗人始謂姬能婦耳孝廉
雅善奕方對客詎笑爲主博進忽仆地醫謝弗治姬
哭失聲宗人第謂此文伯之內耳既畢歛姬泣語家
人妾無良蒙主不鄙棄拔之汙泥中晉居閨貳妾聞
士爲知己者死主實知我妾豈直懷宴暱之私抑亦
感國士遇矣夫撫二孤報主異日妾能任顧班賤名
辱不足以厭群望隱忍苟活以墮主名又妾所不敢
也妾請從死家人曰咄無妄言此非爾曹能也姬不
應趣散橐中裝平明死雉矣

吳士奇曰詬莫甚於辱身事莫重於生死取女之不
有躬者與以身殉者相衡何啻懸絕乃兩行而出一
人如王姬豈易觀哉即其慷慨自裁死不越宿真性
之發乃見天則固知始逼於驅非其初心矣嗟夫鈕

應義士周處忠厚士固不以一青掩大節獨求多於女子乎余私評王姬其激烈似梁夫人又似石家綠珠過涉之出安可效焉

亘史曰吳氏近多烈欲黜王姬不錄且謂督學爲風化之宗不宜傳此而無奇必繫之傳餘曰吾政爲風俗勸倡猶若是而况關於禮教者可自廢哉題曰烈婦流風而余取以殿孝烈婦庶不媿唐貴梅耳

薛姬傳

薛氏小名鐵兒家世淮陰從母僑籍廣陵母故倡

也中年束身某甲名家子姬甲歿母出生姬孱甚乳食後僅縷氣存耳少長纖妍瑩白猶弱不勝衣而頗求識字母噴噴若豈堪攬賢豪母亦側身士人室耳逼髻名已噪甚豪者奪而主之母論非姬志且非母志顧無如豪者何也破瓜後愈益清嫺顧願玉立雙眸如水澄秋而時一溜然性恬寂憚於豪舉豪者至軌跳身匿而稍稍親文弱士嘗曰兒豈浮慕文人固亦性所便耳顧廣陵銅岡豪窟一孱女子何難忍終爲所錮也乃偃蹇所遇得一郝生亦豪家兒子然文弱士殊非純綺中人姬久傳生又偵生內子

賢內子亦微聞姬姬姬後往來生家寢以女君事內子而內子不覺以副畜姬矣尋入室而諸豪霍霍如決網師姬愈務脩意塵外而獨勤操作執婢子事生夫婦共憐之姬每以小星自閑無敢當外生故善病姬雖不敢避湯藥然必從內子以莊見及生病革意中不能無絀姬姬確儀生意遂內決策私浴紉身閉戶自鬪音岐也死蓋先生師中三日也異哉母論廣陵蓋海內相傳爲奇節云

亘史云此謝師少連氏所作出於目擊者夫烈貴徇於生前以志自己決也不然秦之三良亦足稱烈矣

黃鳥何哀焉薛死之日先於王姬三十年偶檢附於此非劣之也

鄭姬廣志

郝孔昭曰鄭姬者故姚江丞江君徵時外婦也姬家本武林幼學歌舞姚江君故嘗游武林見姬說之遂取以歸時姬年二十至則拜邑君堂下悉屏去芳澤爲練裳繫帶操作而前姚江君益喜之其居柔惠端重審謹已與比事接上下咸有恩意務人中其驪姚江性豪曠不拘小節晚從薦紳折節爲讓名譽益起姬從旁規切多所開竊有古樊姬風姚江病瘳且殆

姬日侍湯餌浣厠晡夜齊祠祝皇皇者數月終不告勞既彌留宿具衾衾盡出其嫁時衾散堂下自分必死更委蛇如平時家人竊相謂曰果也信雍容者矣姚江絕命姬視其妝及沐自紉襖衣因飲藥出拜叔郎屬遺孤乃死蓋年三十昭聞之曰姬之死烈矣壹得尚君子意乃慕紀伯姬陳孝嬪之為彼其初蓋不幸也好事者猶然抑之死生亦大矣人不難殉身以自明姑取節焉可也則為之銘銘曰殤耶彭耶壽不朽者名耶於戲是為鄭姬之塋萬曆元年長至日

負情儂傳

叙曰王仲雍懊恨曲曰常恨負情儂即今果行許作負情儂傳

宋楫澄曰萬曆間浙東李生系某藩臬子入貨遊北雍與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來經年李貨告匱女郎母頗以生頻來為厭然而兩人交益歡女姿態為平康絕代兼以管絃歌舞妙出一時長安少年所藉以代花月者也母苦留連始以言詞挑惹李恭謹如初已而聲色競嚴女益不堪誓以身歸李生母自揣女非已出而故事教坊落籍非數百金不可亟熟知李囊無一錢思有以困之令媿不辦庶自亡去

東坡夢

內記卷十

杜十娘

二十四

乃戰掌話女曰汝能償郎君指三百金昇老身東西南北惟汝所之女即慨然曰李郎雖落魄旅邸辦三百金不難顧當仰諸人倘金聚而母負約奈何母策李郎窮途侮之指燭中花笑曰李郎若携金以入婢子可隨郎君而出燭之生花識郎之得女也遂相與要言而散女至夜半悲啼謂李生曰郎君遊貨固不足謀妾身然亦有意於交親中得緩急乎李驚喜曰唯唯向非無心弟未敢言耳明日故為束裝狀遍辭親知多方乞貸親知咸以生沉湎狹斜積有日月忽欲南轅半疑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飄零作書絕其歸路今若貸之非惟無所徵德且索負無從皆援引支吾生因循經月空手來見女中夜嘆曰郎君果不能辦一錢耶妾褥中有碎金百五十兩向緣線裏絮中明日令平頭客持去以次付母外此非妾所辦奈何生驚喜珍重持褥而去因出褥中金語親知親知憫杜之有心毅然各斂金付生僅得百兩生泣謂女吾道窮矣顧安所措五十金乎女雀躍曰母憂明旦妾從鄰家姊妹中謀之至期果得五十金合金而進母欲負約女悲啼向母曰母曩責郎君三百金金具而母食言即持金去女無望生矣母懼人金俱亡乃

曰如約第自頂至踵寸珥尺素非汝有也女忻然從
命明日禿髻布衣從生出門過院中諸姊妹作別諸
姊妹咸感激泣下曰十娘爲一時風流領袖今從郎
君藍縷出院門豈非姊妹羞乎於是人各贈以所攜
須臾之間簪履煥然一新矣諸姊妹復相謂曰
郎君與姊千里間關而行李曾無約束復合贈以一
箱箱中之盈虛生不能知女亦若爲不知也者日暮
諸姊妹各相與揮淚而別女郎就生逆旅四壁蕭然
生但兩目瞪視几案而已女脫左膊生絹擲朱提二
十兩曰持此爲舟車資明日生辦與馬出崇文門至
潞河附奉使船抵船而金已盡女復露右臂生綃出
三十金曰此可以謀食矣生頻承不測快倖遭逢史云此下行文忽入俳偶亦覺筆端有神於時自秋涉冬咄來鴻之寡儔
詭遊魚之乏比誓白頭則皎露爲霜指赤心則丹楓
交炙喜可知也行及瓜州舍使者餘艘別賃小舟明
日欲渡是夜璧月盈江練飛鏡寫生謂女曰自出都
門便埋頭項今夕專舟復何顧已且江南水月何如
塞北風煙顧作此寂寂乎女亦以久淹形迹悲關山
之迢遞感江月之交流乃與生攜手月中跌坐船首
生興發執危倩女清歌少酬江月女宛轉微吟忽焉

入調烏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也有隣舟少年者積
鹽維揚歲暮將歸故里年僅二十左右青樓中推爲
輕薄祭酒酒酣聞曲神情欲飛而音響已寂遂通宵
不寐黎明而風雪阻渡少年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
乃貂帽復綯弄形顧影微有所窺固扣舷而歌生推
蓬四顧雪色森然少年稍致綢繆即邀生上岸至酒
肆論心酒酣微叩公子昨夜清歌爲誰生具以實對
復問公子渡江即歸故鄉乎生慘然告以難歸之故
麗人將邀我於吳越山水之間杯酒纏綿無端盡吐
情實少年慨然謂公子旅靡蕪而挾桃李不聞明珠
委路有力交爭乎且江南之人最工輕薄情之所鍾
不敢愛死即鄙心時時萌之況麗人之才素行不測
焉知不借君以爲梯航而竊踐他約於前途則震澤
之烟波錢塘之風浪魚腹鯨齒乃公子之一坏三尺
也抑愚聞之父與色孰親歡與害孰切願公子之熟
思也生始愁眉曰然則奈何曰愚有至計甚便於公
子然而願公子不能行也公子曰爲計奈何客曰公
子誠能割厭餘之愛僕雖不敏願上千金爲公子壽
得千金則可以歸報尊君舍麗人則可以道路無怨
幸公子熟思之生既飄零有年攜形挈影雖驚樹之

詎生死靡他而燕慕之樓進退惟谷孤獨濟既月而疑雲燕喙龍漿更悲魂而啼夢乃低首沉思辭以歸而誅諸婦遂與少年攜手下舫各歸舟次女挑燈俟生小飲生目動齒濕終不出辭相與擁被而寢至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抱持之曰妾與郎君處情境幾三年行數千里未嘗哀痛今日渡江正當為百年歡笑忽作此面何人妻所不解抑聲有離音何也生言隨涕興悲因情重既吐顛末涕泣如前女始解抱謂李生曰誰為足下畫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覓二親妾得從人無累行李發乎情止

且史欽

八

杜十娘

二十七

乎禮義賢哉其兩得之矣顧金安在生對以未審卿意云何金尚在是人篋內女曰明妾亟過諾之然千金重事也須金入足下篋中妾始至是人舟內時夜已過半即請起為盥粧曰今日之妝迎新送舊者也不可不工計妝畢而天亦就曙矣少年已刺船李生舟前得女郎信大喜曰請麗卿妝臺為信女忻然謂李生昇之即索少年聘資過船衛之無爽於是女郎起自舟中據舷謂少年曰頃所携妝臺中有李郎路引可速檢還少年急如命女郎使李生抽某一箱來皆集鳳翠霓悉投水中約值數百金李生與輕薄子

及兩船人始競大咤又指生抽一箱悉翠羽明珠玉簫金管值幾千金又投之江復令生抽出其草囊盡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價蓋不貲亦投之最後生抽一匣出則夜明之珠盈把舟中人一大駭喧聲驚集市人女又欲投之江李生不覺大悔抱女郎慟哭止之雖少年亦來勸解女郎推生於側而啐罵少年曰汝聞歌蕩情遂代鶯弄舌不顧神天剪綆落瓶使妾將骨殷血碧自恨弱質不能抽刀向儕乃復貪財強來縈抱何異狂犬方事趨風更欲爭骨妾死有靈當訴之明神不日奪汝人面且妾藏展詒影

且史欽

八

杜十娘

二十八

託諸姊妹蘊藏奇貨將資李郎歸見父母也今當我不卒而故暴揚之者欲人知李郎眶中無瞳耳妾為李郎濯眼幾枯翕魂屢散事幸粗成不念攜手而俟溺篋黃腸行多露一朝棄捐輕於萍汁顧乃婪此殘膏欲收覆水妻更何顏而聽其挽鼻今生已矣東海沙明西華黍壘此恨糾纏寧有盡耶於是舟中崖上觀者無不流涕嗟李生為負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當是時目擊之人皆欲爭歐少年及李生各鼓柁分道逃去不知所之噫若女郎亦何愧于政所稱烈女哉雖深閨之秀其貞奚以加焉

宋自跋云余自庚子秋聞其事於友人歲暮多暇
援筆敘事至壯畢而天已就曙矣時夜將分困憊
就寢夢被髮而柔音者謂余曰妾自恨不識人羞
令人間知有此事近幸冥司見憐令妾稍司風波
間豫人問禍福若君成妾傳奇妾將使君病作明
日果病幾十日而問因棄置篋中丁未携家南歸
舟中檢箚稿見此事尚存不忍湮沒急捉筆足之
惟恐其復崇使我更捧腹也既書之紙尾以紀其
異復寄語女郎傳已成矣他日過瓜洲幸勿作惡
風波相虐倘不見諒渡江後必當復作寧肯折筆

直史鈔

內紀卷十

杜江姑

二十九

同盲人乎時丁未秋七月二日去庚子蓋八年矣
舟行衛河道中拒滄州約百餘里不數日而女奴
露桃忽墮河死

直史云杜十娘為厲乃爾蓋冤鬼恥為人負也宋
郎作此傳幾再病而竟隕露桃欲令我絕筆矣雖
然寧無才鬼感激思報者乎吾生平風流罪過甚
多不愁倩鬼作祟直恐鬼抱愧含沙射人然微
唾尚能淹之母懼也本傳少年作新安人吾不願
與同鄉故削去非為之諱當為憤俗者所原耳

直史內紀烈女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馬烈姬墓碑銘

烈姬者京師孫氏女五六歲時逢凶年受陳黥聘迎
為養媳携之出都門即冒姓馬僑居揚州見姬姿貌
華麗才十三即令以色售命曰玉字如卿姬沉静恬
雅善新聲不易為人奏技故鮮與昵者近筭始遇欽
士方蔚宗故貴介兼負豪俠氣一見如故歡遂傾心
事之二月而娶未二年逢李氏難姬死之事在萬曆

直史鈔

內紀卷十

馬烈

三十六年蔚宗訟于直指結于司寇冤得伸四十一
年買地金陵鍾山之陽其土吉為之封樹余姻氏程
二如曾周旋其間為請立碑于道其言曰當李氏以
貴雄鑒江蓋起家孝廉負才名倚怙者恣甚而方次
公以侍御第易為豪李深結相倚重交為通財動計
中金而次公暴卒又遭回祿蔚宗甫弱冠不悉其端
委方有上江賈舟至廣貨度積李遽為封之任事者
皆為歡散李若代守貨不滯積乃擁眾噪蔚宗室室
中虛無人僅馬姬泊二三侍婢群悍闖入言無忌憚
姬叱曰生為方氏姬死為方氏鬼孰敢奪我志者則

大詬醉臥室外至三日月夕不去姬曰此吾自效即君
日得死所矣密以妝奩衣飾運之外宅且寄語蔚宗
曰君善自愛妾不惜一死當陰禱狂鬼即不免暴露
幸以一抔土瘞我值群悍盜起姬大罵若輩敢辱良
家婦耶即闔戶自經死衆驚潰無一留者在舟人亦
棄之逃而李氏家鬼怪晝見舉動不寧蔚宗初具訟
廣陵別乘毛公九苞郡丞王公一之太守朱公一鶚
為發尸殮視皆慘焉之寃至為垂泣歎盡法而李黨
勢方炎不易撲為蔚宗策者宜上留都訴之法司乃
得竟局又遇司寇沈公琬大司寇陳公薦廷尉余公

車史鈔

內紀卷十一

馬

二

啟元獄乃定一推公車再裂韋甫戌二人城旦三人
受杖者以百計皆恃弱魂為之仇可不謂毅耶而聽
訟諸公不畏疆禦每鞠訊先夕必夢一女子繫頸披
髮泣訴于前故得力為昭雪云嗟乎江淮間賈道陵
夷賴姬稍稍振困旅舉為真就塋地而碑之從其志
也銘曰烟耶霞耶夢綠華耶松耶栢耶蘇小車耶丘
耶陵耶宮人斜耶姬耶雅耶鳥雅雅耶人耶鬼耶登
無遮耶江耶淮耶蕞無涯耶南耶北耶道路賒耶生
耶死耶都為家耶今耶古耶乘所嗟耶志耶銘耶音
孔嘉耶

巨史內紀
卷之七

吳氏士行逸

叙曰吳氏以士譽著孝豐自通政公侃聞之而侍
御史部昆玉再振至中丞峻伯益顯泊余以詩社
交翁晉无咎從兄弟也其家世孝友國史家乘備
載而茲胡稱逸也蓋間之里及方長逸云長逸與
无咎聯臂六館兩家志行無不舉相質也故士有
百行以孝為先而節義次之若女之以士行交聯

車史鈔

內紀卷七

於一門尤足參紀為士範矣作吳氏士行逸

孝豐之吳甲第聯縣在嘉靖間冠三吳 皇明世家
載吳興兄弟同科自二吳始復以道德文章表揚當
世必有為之鍾靈發祥者則自封吏部公松肇焉封
公號南山為人朴茂目擊子孫三代貴顯而無貢高
驕汰意嘗行田至四安鎮阻雨田家田家供給甚肅
夜出女子願納為妾公錯愕不知其由田夫云昔貸
公家四十緡無以償冀納女如絡秀令異日有方福
之望公亟屏之攜田夫歸而檢篋墨果然乃焚券而
出褒資以嫁其女後年九十始分析二子自饗又三

年無疾終先是金曜山有光燭天天山鳴十日其
微靈谷爲震動矣長子麟由御史歷山東按察司副
使以親老乞歸養次子龍由吏部郎望參政亦以告
省歸公得封如其爵有孫十一人長維嶽官至貴州
開府總督三省嶽弟維京進士亦官禮部郎至
二千石真域中丁卯鄉試靖城官而淮運判餘皆以
文學世其家焉余讀開府天目歲編有樂壽亭詩其
序云鄆南飯仁里惟余一姓家焉屋舍枕金曜山麓
環以層岡迤邐東北二十里有平田清溪迴崖激
湍涵蒼嶺碧峯輝映俗稱清潭嘉靖戊子大父南
山翁構亭潭上翼然高竇襟毓花木生者以桃源杞
壑不足方其幽勝也余戊戌舉進士詔賜歸省父
叔方勤宦軫余周旋重闈輒奉大父以游因請名之
樂壽蓋謂山水兼樂并志君恩祖慶云爾詩曰嶧
嶧虛亭村面開參差石路叢林迴銀橫澗水飄階
錦簇峰霞接座來洞鶴舞依靈壽杖巖花飛倩聖賢
杯喜從北極達殊數常對南山詠有臺又近村有玉
華山詩云天目西迴一望開溪澗花木掩仙臺川光
倒曳雙梯動巒翠平侵四戶來半斜流雲依羽蓋中
林歌鳥度霞杯最憐落日鸞筵發何異嶧山跨鶴回

其仙境繞膝之樂殆不易以形容矣余鄉桂林洪氏
兩封君一進士中書世俊父一吏部文衡祖年各九
十外同日郡中賓飲差可與比方并紀期頤傳中
吳龍字元英號石岐與兄麟同中嘉靖丙戌進士麟
爲河南道御史龍吏部考功司郎中俱以直道不容
於時解組歸養時華亭徐獻忠號長谷以鄉進士官
奉化令邑中三年早行孔明術析兩濟活者數十萬
人亦以直道忤官與石岐公兄弟交莫逆遂移居舊
上締秦晉之盟徐女歸吏部公第四子靖城稱孝婦
余尤多兩公以交誼聯姻至今三世如一日也公居
吏部時嘗典湖廣鄉試舉鍾宗舜八十五人多楚中
名士每畱心辭賦好玄門號海天道人時同邑莫進
士年荒欲賣居宅公聞之曰先人遺業豈可棄耶賣
已產持百金贈之尤喜行義俠事冬月必施絮衣數
百襲夏施帷帳數十寨無間戚族咸霑其惠年微公
出儲賑助鄉人歌之曰前有南山後有石岐微時捨
糲寒時施衣有貽穀集行於世
其維嶽字峻伯侍御公長子封公夢天女授美子帝
并汝開孫時家婦方恭人娘以正德九年六月四日
生公於室封宜人先日夢庭下立柱石高屬於天侍

御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立咸以爲貴徵命
名奇之嘉靖丁酉舉御試第五人明年成進士令江
陰會沙賊反崇明議築城郭境內以完御史舒汀行
縣謁廟前令皆長跪候車公屹立自如吾先師在斯
奈何曲聽而蟻橋門視學山東不避直指舍吾奉命
爲諸生校藝奈何避舍以辱諸生又不從登岱以監
司經京口又不避御史聽慮因江西惟令吏胥父老
清道蒲鞭怒笞銀鑄悉屏不用吾惟刑是卹焉用此
爲得從未減者萬五百人未嘗施一刑至今豫章人
誦之仇侵徐滾母塚滾殺之當曰滾以母故殺人孝

車史鈔

卷七

不避反且侵塚枉辟滾得免里媼子不孝出惡言傷
母爲劉福德毆殺當曰誅一不孝奈何與不孝等死
從輕釋之其巡撫貴州以具文武材并督楚蜀其降
夷酋楊珂誅叛夷王世麒縛宋廷武禽王阿利功枉
杜穰率以引疾請告歸會季第禮部君改南刑部便
省其兄公以疾率子家其爲詩文師事唐太史應德
而友李于麟王元美以師心爲能其獨造有足多者
元輔張居正宗伯殷邁共侍汪道昆皆出公門下士
長子稼端字翁範博學名儒從張江陵遊張時執政
將除端掌制諸事而端不就曰士不能登第業爲明

主棄矣烏可復爲平津門客耶遂拂袖歸季子稼澄
字翁晉有雋才能振其家聲今爲雲南別駕

吳靖城字寧伯考功子七公居四晉少就學兄峻伯
性極孝友屢試不利由貢士判兩淮運司其善政可
舉者如某銀匠之工人真美欲奪之而逐其夫夫婦
俱逃銀匠告於運司公斷令以原價當官贖回而工
人無所措辦次日追之惟夫來而妻業質之娼家爲
贖金地公歎曰吾不欲離其夫婦失身銀匠而忍棄
之娼家是吾過也出俸金取回爲夫婦如初君少獨
子以百金買存墩朱氏女爲妾女至自陳吾儒家女

車史鈔

卷七

君世德儒門忍妾儒家女耶君曰吾知碧玉小家女
耳汝乃能持大家風真女中丈夫也請送汝歸即以
聘金相贈遂適王氏生子女四人君故有長子孟明
是年復舉次子稼卜爲國子生有才名人以爲陰陽
之報李本寧太史贈卜詩云後進少年才最秀金昆
玉季自相當言與翁晉埒也公晚年好談禪嘗曰白
髮無知己青山是故人老僧唯說法吾道只安貧其
怡情淡泊可知矣

徐孺人者卽長谷公女寧伯君元配也石岐公以隆
慶末年謝世淑人沈氏於萬曆六年病在歿於中徐

孺人奉湯藥無不手以進顧無效乃禱天割左臂以
瘳之得不死而徐孺人瀕死者數矣族人以為勞瘁
而不知其割臂傷也後五年沈淑人病篤徐孺人復
割股不及進而得仆於地諸婢見血濡縷驗之而前
創始露一身兩創以奉姑古孝婦無與比矣然醴判
君病稼卜亦割左股進逾歲乃歿而謝氏有服金之
烈非吉祥世家烏能屢親奇節耶

謝氏者醴判君側室嘗從京師娶之故青樓中人也
君晚年患足疾而徐孺人亦衰賴謝扶持洎病革謝
氏抱寬帶服金環四錢誓必死以殉八日猶殊死而

卓東欽

內記卷七

六

蘇者數矣宗人為文生祭之徐孺人慟絕而語謝氏
死者已不可復生而生者忍就死乎服金八日而生
是天欲令爾生以範世也盍勉飲食毋重吾憂舉宗
百餘人皆泣跪以進乃勉進食而金出於龕減其半
空腸為寸斷而猶生也豈非天乎比萬曆戊申冬事
生除夕二子從治命葬君中解山謝氏臨穴即欲生
殉穴中羣婦數十人并力救曳出二子遂為置生穴
二以待徐孺謝氏百年之後當同歸不負其志矣今
版依空門為雲栖弟子名廣聲歲時追念故主罔不
悲慟青泥蓮花詎不信哉

吳稼卜字无咎與同舍生方如麟善交拜其母麟偶
與估人訟卜直之司寇直之京兆又帥同舍鳴鼓攻
之祭酒聞之曰嘻其甚耶卜曰奚甚麟孤而母寡估
人以錢神困之視辱麟母猶吾母辱麟猶傷余手足
戚矣即戴天返兵何顏哉其友諒之重又如比夏人
汪鳴瑞自金陵來以此語余質諸麟而信今時薄俗
為青松所笑久矣有无咎復見古人豈獨以孝行才
名稱哉

卓東欽

內記卷七

七

德俠方公傳

唐皋叙云古有以神醫名者莫盧扁若也卒迷於
欲而變遷其術然淡於利者自古難之近世若恒
齋公者見垣一方以醫行世以俠著聞術固不讓
盧扁德則超而上之矣恐世以族醫目之故為傳
生平云

方恒齋公者名音字舜和歛之嚴鎮人也先出漢縣

車史鈔

人內記卷八

便為閭右族父榮翁幼孤孳丁家變委曲全身遂冒
吳姓卒歸方氏蓋傑士哉母時氏生三子公其季也
居常喜醫方術予未為庠生時待予最善有無相徃
緩急相供為管鮑交公性孝愛樂義好施恩不責報
嘗賈淮陰通見書生亡貨德甚情狀悽然公憐之不
問名姓與錢若干書生叩謝曰小子越人孫姓名一
松辱君全活敢叩君世族而銘諸心公默然孫固請
公竟默然既而得於從者因書名歸奉家廟異日者
公適過越孫遇諸塗忽呼公名塵泥跪拜公愕然孫
言往事公乃知之於是迎於家廟張席以燕奉金帛

稱謝公愧甚曰何事令君感激乃爾辭弗受孫再拜

請曰即不敢以不腆贖長者小子受有節庵陶師諸

藥方書敢以為壽可乎因授以調呼吸診八脉揆度

陰陽外變公悉神領去故術更以禁方起度量立規

矩稱權衡合色脉期人死生決無不驗四方迂治就

治者屢滿戶外公無貧賤輒與善藥所起奇症不可

勝紀嘗謂予曰病無大小重之者生之徒也輕之者

死之徒也未病而治病易瘳也已病而治病難理也

此非有道者之言乎而醫名日駁駁上矣孺人陳氏

能佐公之志生三子傳健俊健從予受春秋性純謹

而穎異予大奇之初試即康紫陽卒以父喪病眊棄

儒就醫篤承先志有父風公之澤可不斬於今日德

之所綿延遠矣德豈負人也乎特為之傳使知公不

獨以醫著云

太史氏曰舜和性喜醫藥而竟以陰德得濟人術豈

非天假孫甲以授公耶公得其術主於濟人利無問

名無矜其所全活多矣于公之活人也何足言乎公

其有德行者哉公其有俠骨者哉

歛志云方音字舜和嚴鎮人少而穎長而俠居常喜

禁方賈淮陰見書生越人孫一松困不問姓名以錢

給之去既有年音偶適越相遇諸塗生乃邀音至家
則有主書音名久尸祝之謝以多金不受乃出其秘
方授音而音術從此入神同市唐守之太史雖國士
而苦食貧音亦常同其急甚至以藥籠入母錢家而
終卒歲計太史既貴還里重以故人降為上客每逢
請宴非屬音祭酒不許坐則讓左行則讓前因為立
傳稱曰德俠有子一誠能世其業蓋少從太史受春
秋為弟子員高等廩紫陽居音喪過毀致目青遂改
儒以醫而道大行至今一門奕世無非名醫云
外史氏曰虞仲翔有云丈夫于世有一知己可以不

車史錄

卷八

恨甚言知己之難唐太史未遇尚籍資于匹夫一朝
簡在于萬乘蓋有兩知己矣然則匹夫何可易有時
而操萬乘之權也及觀德俠傳始知其平生為德為
俠而又不居如此太史簡重不輕許人而揄揚若是
嗚呼可以報音矣

且史云雷而結交者為貧也貴而結交者為賤也故
云貧賤之交不可忘又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方
二公可謂兩盡矣曰德曰俠為足以尚此故列之友
道中

巨史內紀僕道卷九

天都逸史永華生輯

校

叙云紀綱之僕世多有之或固利營私其才具瞻
然饑附飽颺朝集於炙手暮散於張羅比比矣既
無不可解於心又無不可逃之分彼其養策策駁
視若犬馬宜以路人報之爾何怪乎僕之事主不
若臣之事君也哉凡此皆由於不知道國有君臣
家有主僕其道一也故余舉僕妾之道亦足為臣
勸云

車史錄

卷八

李善

後漢書云善字次孫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
疫相繼死沒維孫子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
產善傷不能止負續逃亡瑕丘界中親自奉養乳為
生汁推燥居濕雖在孩時奉之如長君每事長跪請
白而後行閭里感之續年十歲然後與善歸本縣理
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置之法鍾離意上書言狀世
祖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後為日南太守路經
元墓躬自除草灑道執饗修饌祭祀涕泣而去

且史云友人顧學憲大典因作義乳傳奇行於世

李宜得

唐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塗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請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主流汗辭之留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舊主平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爲郎將復宜得秩朝廷以此多之

阿寄

錢塘田汝成傳曰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

車史鈔

入內紀卷九

二

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來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吾菽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邪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昇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卓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

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予蓋聞之俞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行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睚視女雖幼必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緇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心也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潘去華曰阿寄之事主母與李元之報主父何以異予尤嘉其終始以僕人自居也三讀斯傳起愛起敬以爲臣子而奉君親者能如是吾何憂哉

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

車史鈔

入內紀卷九

三

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託而況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況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於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紀胡僉事二義僕

王世貞曰胡僉事諱宥新安人也嘗舉進士爲侍御

史其僉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携家而所從蒼頭曰胡文順文學者爲書室掌故最近能得其意僉事所按部曰畢節常以早暮機行瘴霧中遂感脾疾久益羸削且殆文順憂之甚曰吾故聞之長老者言寢瘵非人肉不得起乃齋沐剉股肉血雜粥藥進之僉事病爲小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箚而是時文順方以股瘡臥疾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孤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自剉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事死矣嗟乎

重史鈔

八

人子之於親有剉股而藥者人婦之於夫有以死殉者此皆緣於深愛至契發於不得已之痛而始捐其所不易捐是二蒼頭事僉事非久寧復有以固繫其心又豈有詩書禮教爲之摩浹於肺腑而一旦慨然爭先而赴義若此人心固不與未俗而俱死也僉事之治畢節即安氏首地安氏之先君長不知其幾然代有篡逆播攘之禍僉事所治多惠利拊循之政既浹而始以樽節退讓誘之其人且入筮矣今又能感其僕以義其僕又能奮然以義殉其主誰謂夷非人觀此而不奮發興起哉吾鄉侍御毛君在按貴州而

得其狀書謂余先生好稱節義事故所紀任韓二館人人人稱之矣其爲我紀二蒼頭亡何行部至畢節畢節人築祠宮請祀僉事侍御善而許之復書謂余幸終此諾且爲刻石而壁之祠以風夷嗟夫孰謂夷非人哉自是而有親上死長者二蒼頭故與有力也雖然微侍御君聞之夷且以二蒼頭用他故死即死而不見述何所貴死也

重史鈔

八

紀之末之審也第曰某某而已師氏謝少連最信弁州者爲欽志而實之曰名大全爲欽人由尚書郎三字之訛也不知實爲休寧胡宥事宥由侍御僉事畢節死後始陟少卿宥子鳴陽爲余言其詳引劉者示其喉有大創焉而黃鬚覆之且老蒼矣名曰文學而割股者爲文順今客河南言訓亦誤太函集載胡少卿志銘亦云故以單車入蜀與二暨子俱遘病瘡且病浚度將不起一暨引刀自殺願代主以身一暨剉股進之以徹勿藥部中吏士踐更侍疾日數十曹及聞報移官少卿已矣師氏

信而未考其傳而遠也固宜今悉正之

論曰毛侍御之爲國忠也不遺僕事欲以風夷弁州之取節公也不遺僕名而未暇問主太函之叙事簡也紀二僕而亡其名重在食事謝氏之從善篤也始襲其奇終正其謬重在弁川義各攸當也庚戌末夏潘之恒識

龔氏幹

弁川集又稱嘉定龔司空三世爲長者而家益旁落至曾孫曰可學者始振司空之緒日夜勸束臧獲治生叛者縛歸之田宅竄入他主窮索而反其故諸難

車史鈔

八

七

可學者陽稱其才子弟而可學亦自信之會父南山公病瘼卒可學方治家瑩乃夜有暴客毀丙舍入屋毆可學死投之火立燼而可學有幹某者邑居聞之顧可學有子汝修方五歲謀曰是讎也必絕吾種即負汝修一晝夜走百二十里而投其外家張氏張氏固好義不侵爲然諾者也爲藏汝修謹事之而可學之友殷都輩聞於官跡暴客所悉捕然之蓋二十餘年汝修之業成而始復爲龔

巨史曰若幹某者亦公孫杵臼流也安得以微下

人目之汝修名

科進士

楊忠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至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名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是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游於狹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患時出納無纖毫欺蔽伯簡家業既蕩獨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是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又誘蕩焉

巨史鈔

八

七

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掉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卽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盡廢蕩之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喟良久收刃却立曰爾畏死紹我耶其人號曰今不敢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卽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

奴當即日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王人門
戶羞也簡慚泣自是謝絕羣不還修謹自守一聽
楊忠所為果數年盡復舊田宅楊忠事之彌謹伯簡
卒為善士云

僕妾二義

隆慶間歎黃梁者隱士也先客山東亦稱山東隱士
有小僮名司琴小婢名輕雲皆死於義其年少充足
慈惜故為立傳焉輕雲者洪氏女也生數歲即鬻於
梁家雖為下人然極端重梁愛之不啻己女司琴則
襁褓自江東來末由稽其姓侍梁甚慈謹梁亦愛之

耳史鈔

僕妾二義

如子嘗語之曰俟年長成當以輕雲配汝輕雲聞之
益慎往來絕不與司琴一面後司琴隨梁遠涉歸時
當深夜路經木橋忽聞水聲中恍若有人亟呼黃梁
梁驚墮司琴倉皇赴水拯之不虞失足深淵沒焉兩
岸居人取火視之見梁臥於沙壩板除而甦始知為
妖所迷及覓司琴已滅迹矣於時司琴年僅垂髫含
生取義雖烈士何以尚之輕雲聞遂為慟絕請死之
而主人莫會其故第勅曰汝無癡司琴於汝何親前
言戲之耳豈真邪當自為汝覓佳配何以司琴為念
輕雲感憤益復慟絕曰妾自向日聞主翁一言遂私

定終身之盟何忍背此初心也倘主人翁媼憐我一
念之誠而全其節則願終侍主以畢其天年若更有
他議雲何敢愛一死以謝九原乎主人奇之未信其
堅也姑許可輕雲由是少損哀慟然終日抑鬱遂染
沉病後司琴三年亦卒計司琴死時輕雲年十三及
輕雲死年僅十六耳

黃成象曰嗚呼烈女節婦時有之曾有韶年屈身賤
品執主翁率爾之言而從容就死以成義烈非奇之
奇耶惜梁為隱士何暇為人立名故其事雖甚異久
失表揚予耳其奇為之絕倒亟紀以傳之無使湮滅
不稱焉

耳史鈔

僕妾二義

耳史曰司琴以義殉主遂得輕雲之報甚哉男女至
情死於一言而甘心無悔也彼女子受禽於人間有
未嫁而殉者義士猶或過之觀此二人知媿矣雖然
二人同事一主其相顧相許休戚所關已不啻數載
業以主命代結縭即死烈兩無憾爾安可泯泯哉

趙廷嗣

宋石守道傳曰今三司副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
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內無兄弟外無
期功強近之親無宅一區無田一廛以為養有趙廷

嗣者僕于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負
檐霜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十年如一日事三孤
女使其女與同處延嗣未嘗至其門初寓於宋三女
既長延嗣走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
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年長將嫁二公驚愧謝曰
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與舍
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
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
婿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次適職方郎維之
子太廟齋郎輝卿次適屯田員外張君文鼎之子鄉

車史鈔

卷九

貢進士李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
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
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
也昔在漢有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
去復為養其孤雖去中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
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隣女投
宿叔子使執燭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
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
唐韓吏部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
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唯翟公之客皆當

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矣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
儒延嗣為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倅
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
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
哉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勵天下因傳之云

邑明

宋陸游云邑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為兵事湯岐公自
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
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
丞汪公澈拜叅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勅岐

車史鈔

卷九

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
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歿方岐公
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及噓以媚權
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于眾人也汪公
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
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
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諸君有感焉

程春

童子春邑文學吳貞于館僮也年總角以歲函質于
吳訊童子役甚謹性頗敏慧司執文無害出必親隨

及勝冠覺氣類非常奴詢之故率口程氏子也吳乃
法然曰彼故家子弟而忍驅使于前獨不思爲後人
地乎謝而去之予資斧令客于鄂足自立矣聞公訃
至拊髀不自勝語人曰吾受故主恩無爲報當以身
殉之乃爲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枝葉瘁兮雨露滋
將從鄂君兮陳余辭舉酒遙奠一慟而卒鄂人哀而
瘞之呼義士塚云春之兄爲篁墩世忠觀羽士每見
吳公子百舍輒云亡弟之恩私也不以爲諱雖其所
感淡亦具義腸者矣

史記

卷九

十三

巨史云僕人而耻人僕常情也即僕以財自贖見故
主而仇視之微俗大抵然矣况非僕而以僕殉哉或
曰惟貞子不以僕待春故得春以僕報爾使汨沒常
奴中安用報哉嗟乎爲人主而去僕僕之成心則僕
甘心爲之歟矣

紀二館人一稱庖人一稱宰夫

王世貞曰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
事奇之兵憲始至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亟以鄉兵五
百徵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
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
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
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丞以
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
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輶從冰上行
也已冰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
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縋且及館人號曰左
被髮而淵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縋鉤令起宛
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
俱不得以爲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
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
接也思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
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
素其死亦豈遽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
念所不容己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己而其究乃竟
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亘史曰余讀弁州集書上事彷彿若能記館人名乃檢所錄則汪司馬劉侍御歸太僕諸集曾紀之汪劉二篇應手繙出遂附於後而歸文俟再續不可謂二館人無靈也時庚戌清明後一日記

劉鳳記畧曰任丞者字道乾山西長治人也當嘉靖壬子閏三月倭警始聞且犯太倉時承平久兵猝起遠近震駭蔡中丞檄公討之與兵三百皆新募公自誓必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且諭免三百人以古義烈事士遂歸心與公死生之矣公敝衣芒屨與士雜行濡雨際昏黑無休舍賊潛出沒公夜追之出其

車史鈔

內記卷九

前後宰夫徐佩欲免公嘗衣公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公夜墮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跡得賊又遇之矢矰集士以死捍公亦被傷士負之趨濱水梁已撤隔丈餘超而過賊追急公得佩馬以奔佩留禦賊死焉乃免公已求得其元為流涕親酌之詳載

任公事

汪道昆傳曰庖人吳三五者婺源人也以屠為事善治庖韓長公為浦陽令喜賓客令置酒召三五為具數當令意三五時給事縣中令察三五馴謹不譙讓壬子冬十二月三五從令上計至彭城黃河水

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長詒令曰旦日第開冰度

令信之旦甚寒會泗水大至舟半渡冰合上流水如

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皆號泣爭脫死令棄舟走冰上

水解令出沒水中者三令舍人韓祿下索令執舍

人手俱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倍公不祥乃赴

令令呵止之母俱死三五又溺一丈夫臨泗上垂綆

下三人引綆賴不沒舍人大呼曰我公貴人活我公

者予百金於是船人崔桐刺船開冰來出三五三五

謝曰臣死且不恨亟活我公我公長者也崔桐出令

載樓船中次出舍人次出三五三五死矣令仰天哭

車史鈔

內記卷九

曰嗟乎三五從予千里游奈何以余故殺三五哉乃傾橐中金治喪具葬三五彭城西云汪子曰吳三五市井之鄙細人也方其鼓刀以屠錄未有奇節及事令不見知一旦急令之危顧傾身為令死雖烈丈夫何加焉余過浦陽其俗鄙纖嗇少壯士令獨能得死士則自令賢矣

亘史曰二人各為主死耳不得列之國殤故標曰忠義非是例也則進而烈之矣

人之以名傳固有幸不幸二館人不得傳之弁州

余既表之而韓祿崔桐附焉不謂幸哉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哀愁

叙曰自家運中否歲庚寅春孝廉兄玄超不祿以有祗立業別爲之傳述楚游歸丙申哭弟怡庚子哭兒基哭弟之歲又傷姪驕已又誅其婦節吳而庚戌夏乃大盡於姪成一門之內十五年間悲慘屢乘之重以伯父兩尊人大蓋在堂不敢過戚以傷其心然而愴懷短氣可謂俗嘗生人之苦矣迫

車史鈔

冬閒居稍次其傳狀命曰哀愁而同時情近者得附之儻令哀能傷人不免滅性之譏余何辭焉

仲弟季孺行狀

潘之恒曰余不肖及仲皆懿母吳孺人之自出大父謝汀州倅歸錫名之怡既從余受毛詩字曰季孺懿母凡十免乳艱於育舉余六歲爲辛酉弟養真生而穎異大人尤憐愛之偶避倭警盡室寄真州疹發而創迫歸創甚且殊亟呼父母曰兒不天成弱喪命也今得請於司命以長年報父母恩父母哭之慟即西河子夏魯敬姜不啻焉自是無昔不夢夢常遠勝

不欲去一昔投懷告曰帝勅兒爲麟縱故數矣遂不

復夢歲庚午與懿母同生命曰麟父母若真還也者

而喜可知辛巳懿母見背仲始舞象爾依依丘嫂而

藉與咻之兄入黃山則逐居黃山兄出虎林則逐居

虎林同登會稽探禹穴沾沾喜俠游陳司理立父目

之曰是兒無賴將火攻其兄比還里中遂傾諸少年

任放恢諧一飲盡數升狂歌鳴鳴即公家期會謝不

顧顧爲人緩急籌畫無遺力人益以此傾心初懿母

爲仲納采於吳與冢婦同里氏長仲四歲母松慶麟

脫立誠得長如冢婦能幸矣年十五逆仲婦歸仲婦

車史鈔

雅關於家奉舅相夫無違言仲亦悉屏去狗馬聲技之好以副其意伯母程孺人語人曰使怡就外傳何

如內傳良於是修業日進摹法帖工二王行草書而

好結納慕古與兄埒有聲里閭所從游雖多彬彬文

學士半節俠矣今年五月余自楚還仲方應府試持

其文歸休寧魯令君見之曰人如其文文如其人皆

上駟也使稍就羈馭豈直千里哉既府次在乙仲負

骭解爲不平益發奮下帷楊干寺會予逆次子婦始

趣歸歸方決辰而病作病之日余從醫診之醫曰氣

逆而精滑懼其脫也脫將不治投以人參附子神愈

不安入夜秉燭仲隅坐見大人母陳姑汪仲內弟方明虞卿若余洎從兄元仲皆在側莞爾笑曰人生寄耳昨游於市今終於寢誰則知之人誰無死等死何憚於速顧大人不能報矣吾有子子以及孫則報日尚長大人第安顧兄惟兄才能安大人顧婦代養代鞠要同穴毋相忘顧女執手授姑汪以累祖姑顧子執手授內弟以累伯舅索筆遺外家以是藐諸累若翁媼語漸禁乃大聲曰骨肉俱在吾將辭矣母環泣但化母作佛事母信鬼遂求訣伺昧爽而瞑是日內兄弟哭之如其婦朋友哭之如其兄戚獲哭如其子

巨史鈔

卷十

三

三日宗鄰聚弔五日姻鄰來弔旬日都人士畢至弔者莫不盡哀如喪老成人而取戚者爲兄元仲弟尹族兄元考姪漢升內黨則吳于夔方正君孝盟友則余尚恭尚宣師仲汪兩餘皆臨哭失聲乃若杞梁曹娥之哭又安忍聞哉大人重自傷則語不肖尔弟兩世爲子異徵於夢然夭折不祥造化弄人尔今聞其言達生知命冤氣宜無不之非泯泯者吾向者以酒過過之吾過矣吾過矣仲生隆慶庚午十月二十三日歿萬曆丙申九月初十日年二十有七仲婦爲溪南吳公公選女子各一人弼成方七歲聘章祁

汪太學女淑慎許聘汪氏姑孫有封大人卜立春之四日命兒弼諧弼基弼亮率孤弼成奉仲柩權厝於豐水之陽附祖塋也不肖無文聊敘泣具狀以俟誌銘大君子采焉

巨史鈔

卷十

殤兒弼基狀

余洎室吳俱生丙辰年合婚五稔至戊寅始舉長女輪逾三十九旬有奇而長男弼子生又歷是旬而舉次男弼諧以及基俱無爽日蓋壬午二月初五日也自基以下亦歷是旬舉雖汪司馬伯玉先生洎二仲同社咸赴湯餅會計日而見諸龕之明夕而殤殤凡一雌四雄五孕如期余方奉竺乾氏以佛奴呼之故次基於三逾三年丙戌四男弼亮生又三年己丑舉仲女潤又八年丁酉舉五男弼時余始倦游息跡於家鴈鳩子七喜慰目前執意從基中折於庚子歲也

車史鈔

哀感
內紀卷十

五

嗟乎余二人涼德不足承佛祐以被此褫寧不憬然悲以痛乎基婦吳有遺腹女人謂天茫茫者何不界之男迺未基並奪其女孽由余造何逃焉用是隱惻傷悼觸目涕洟至哀滅文又六年始克爲狀狀曰兒弼基字爾玉爲雲杜李太史所命幼韶秀警慧善媚人人見而悅之異諸兒王父汀州公洎大人皆鍾愛之而外父少崖翁特甚愛異諸甥抱之不釋於懷曰是當成吾宅相必我爲之媒以姪立卿女妻之余二人亦喜聯姻奕世庶不負外家恩然基穎悟能強記兄弟競興戊子歲余列諸膝燭下課古詩十九首三

杜律二計不下四百言限數以五諧默而成誦予亦

上口基以手畫紙頭角俱奮口吃吃不休而字句亦無謬心頗奇之謂能賈勇進也受毛氏詩十歲都卒業第余不自教兒又好游不遑督責以速成之會歸自楚丁酉當爲迎婦廣陵友人袁中郎賦花燭詩七章爲贈語人曰三哥如朝霞舉又濯濯如花上露何其光彩逼人從余吳越間若鍾陵三臺棲霞金焦虎阜洞庭富春五雲黃白諸山江淮婁柳笠澤西湖嚴灘浙江諸水無不窮其勝凡父執名公莫不負劍辟呬詔之亦往往踴躍趨風退理清談鑿鑿有緒庶足

車史鈔

哀感
內紀卷十

六

供洒掃應對之役矣己亥冬由郡中試出鄰邑諸大夫集余邸誦試執見賞謂難其兄基亦駸駸入於彀明年上九著紫布衣游於市飄飄有神明之度余怪之無何忽思游古巖未白二人亟往亟歸向余曰有僧自大人所還兒遇之贈以偈云爾從我處來我從爾處去欲識去來心爾我元無住余叱曰兒毋妄語薄暮忽嘔血數升足軟不得步止臥玄扈閣中醫無效意須緩治之會挾子諧就督學試於旌陽曠以決辰基字報云兒疾雖減然思父兄甚願速歸及歸而病漸深恍惚多囁語若蒲伏謁真師或呼佛號合

十指禪誦不絕強令飲藥百方技單最後狂悖稍寢忽見左右皆擁蓮花跪於牀褥而告二人曰兒負父母恩不能報然知古嚴去路矣父母無憂兄若弟皆才足光耀異日呼婦吳吾累若然當結再世盟耳卒之日去其生未滿二千於禮爲長殤命何促也隣黨聞之曰惜哉若而人生也孝友爲王大父若王父若外王父所憐無間於父母兄弟而交游爭誦之是可以爲成人矣雖勿殤可也遂以成人之禮喪之父母兄弟皆齊而功總殺焉宗戚弔朋友自遠賻而問焉其哭也爲西河爲晝夜爲崩城爲河山如舊爲人琴俱亡哀有盡而情無不及矣逾旬殯豐溪之原俟卜吉以葬謀諸孫嗣之婦吳誓同穴人言夏侯謚美姿容游都市婦女手縈之衛玠如京師爲人看殺基之亡或因二者既以貌又以游此其所以殤也嗟乎貌則天付游則從我也謂之何哉嚮者中郎之言蓋忌之矣

車東鈔

內紀卷十

從姪斯彥狀

從姪斯彥者父憲卿余從伯兄祖爲余從父糾南公皆操古今文名世又極憐愛余余縱不得視斯彥如之而憐愛有同情矧其天猶足哀者奚可廢狀狀曰斯彥生今上乙酉月日歿丙午夏六月二十八日年僅二十有二以就烏臺文學科試隕命真州逾二月御史檄補邑博士弟子員而彥賚志罔聞矣哀哉伯兄配汪氏嫂舉三子彥其季賦性穎慧方直氣淳以愿志敏以篤貌哲而端入依保侍出執傳訓無佻語無佻行居閑於帷步止於闔游適於郊自

車東鈔

內紀卷十

舞象以逮弱冠雖隣族未辨其音顏而名以試噪譽以文顯咸知潘氏有子云幼善偶對應聲稱佳長耽課誦上口不失絕純綺戲弄之好衣敝被穿人曰可易矣自顧曰然終不易也或競豔游導者曰盍往觀乎客曰吾方志學未暇從也以是岐嶷即爲名公所器方參知過里中屬目見賞以宗人文學叔元女妻之江同卿兄之師也覽試藝歎曰憲卿諸兒固佳是兒且超乘矣謂姪充洎亢弗如也充任家督肄業成均亢長以數歲與李彥聲而先鳴彥序李獨急功名視扶桑猶崦嵫嘗曰甘羅楊烏何年而我爲耄矣

郡太守兩舉高列而數再奇亟占籍真川乙巳冬冒雪以行顧語家人吾不青衿不復渡江南者宿私曰孺子齒穉也何銳太甚而孰知爲年所促爲命所仇耶嗟乎幸忘雄里閭而光遠異縣惜分陰而老於歲週慨步而乍絲萬始謹需濡而驟侵寒燠歷鑒邦鄧跋涉間關力柔質脆堪此百折戰勝而捷遲聞學成而世不偶其爲愁疾所攻非一恨云庸醫誤之則造化之爲庸醫乎矣祖爲文莫累千言哭且咎曰吾習豎而不習是証也乃寄庸手殺之誓駟以出而與尸歸不慘於般之役乎訃至觀還父恸絕於衛母擗

直史鈔

哀感

十

孤姪弼成狀

余同母弟季孺亡在丙申之歲年二十有七孤弼成方孩子夜疾亟從保姆臥榻呼而起之孰有父將死而不子訣者成至勉以樹立瞑目問大人何所苦垂泣還臥詰旦覓父無見而母且髻也始痛哭如成人執喪擗踊客容拜杖而起母失容年七歲爾面如傅粉目光瞭然丹脣鬢髮望而羨其都循循受外傳課無廢日朝夕承母吳孺人雖無少拂弟依依母吳強自慰及娶婦汪氏季孺所聘章祁守詔公女也長成一歲相敬如賓事姑盡孝不聞諍言吳孺人嚴無

直史鈔

哀感

十

少時以其溫然玉質也故雖未弱冠奮發自厲惟恐失時事兄子諧亮三人不啻同氣每相與傷家運之不振視從兄馭駒亦如之而成更賈勇先通結莫如社於韓樓約六人者假修於石際其所給多自辦繼而猶苦紛囂迫也偕姊之夫汪有封藏黃山深處曰丞相源開戶者百日余以游山至始一啓其關將挈尋仙燈洞中途有難色余亟返之是兒何孱也然不覺其以勤敏瘁矣別未一月而成以療歸及蒲觴未浹旬而疾甚余數視之見其喘息私以爲憂卒之先日與之隅坐不忍言不虞將起成曰頃市水碩

巨史鈔

東隱
內紀卷十

十三

得夢請共嗽之嗟乎孰知爲芟嗜也時婦汪亦爲刲股進人謂孝感得貞淑之報及成以舅良仲寔襄之既百日而中外未有言後事者余怪焉婦汪亟圖葬地將殉豈以有後爲易戀耶果哉烈之難矣至冬十月幾望將虞祭則汪已餓七日余與大人洎兒姪輩往諭之曰死易耳立孤爲難若固賢者請勉其難若徒死何取焉且若不慮若翁若姑若夫之餒於地下乎生則有嗣續死誰知繼者且若以七日之餓足以謝九原證百世矣姑爲我宗免成昌後之業乃始進糜勺而立孫介如爲之子出大人命且汪所擇諧之

第三子也成生平重義負氣節昨歲閏師死金陵爲善撫其後其慷慨激烈類如此生庚寅年九月初三日與同社汪履泰同物其蹟每同而死先八日蓋五月十六日也傷哉舅氏和仲明仲自真州奔其喪先殯之日來卜葬地不果乃權厝之祖墓側以待吉將并其父母合窆而虛其婦壙要之百年令婦忍九死而緩同穴期實以孫介如累之天之佑爾昌爾將自爾服

汪生惜誦

東史鈔

東隱
內紀卷十

十三

汪生履泰名啓陞祖太學元本父姚安提舉飛然襲素封之庇無統綺態而恂恂喜爲儒遇宗里之長老執禮甚恭遇父客輒卑順承之遇少年游冶輒自匿恥與之羣生平嚴事者董太史玄宰太史重自矜詡無泛愛凡書畫得意者輒私授之甚寶惜以相重也少游學青浦以俗靡靡不樂居徙而里居則厭煩置林居則厭塵累得黃山之深處曰丞相原而安之招同社與俱殊不欲出雖婦方相伉儷而無幃房之私祖將遠游強之歸歸一日而感疾時余姪弼成居山中亦與疾而歸先八日卒其生也同年月日而時之

相去者寅與亥卒之日相去庚與戌耳且里社同館
舍同志尚同無嗣同吁造化之巧弄人如此豈真有
命耶優泰下帷從李守一受易父執也稱文杜兄弟
交游者爲里士胡性初宗人開之無吟衡聖洎余兒
弼亮姪弼成而狀之者豫章父執傳崇中也此外無
稱焉其慎交以自淑愈足尚矣爲之誦曰世競侈麗
相逐子三徙而棲於谷世趨豔冶如雲子弱冠而尚
夫文世溷濁其不可伍子交游可屈指數孰惜蘭摧
同晦而萎孰傷玉頽懸壁而埋微子之惜而猶子之
哀惟其才惟其才

車東鈔

哀感
內記卷十

中孫瘞志

子以萬曆戊申年申月十八日戊申時生故命曰申
以今年庚戌申月二十九日壬申殤蓋患痘五日爾
上自曾大父母大父母下洎兒女戚屬皆哭送子而
瘞於鳳山塔之西墩余若不欲殤子而子未嘗殤也
爲之志曰申孫之歲二週矣體孱弱而神朗朗見母
病知憂見父出知慕見飛鳥而喜欲飛見走獸而喜
欲走見花開而笑見枝動而舞見星月則知拜見雷
雨則知懼行能遠坐能端臥能靜而應呼承色無一
孩提態也見禮佛者即學謨拜胡跪擊木魚而聲喃

喃死之時合十指索木魚而瞑他一無所戀嗟乎是
之謂靈而覺者也靈而覺則死不昧必之西方升蓮
花坐稱童之真覺者矣彼憤憤而未覺者何限雖百
年奚如之故蠢而生者知不及死而靈考遠甚余何
傷焉銘曰子以申生以申歿辭閻浮提游西万國脫
然於父母之懷無以世諦爲子累

車東鈔

哀感
內記卷十

天都吳東來華
期頤社
以晉校

叙曰期頤傳美作也壽里中之耆舊也曷為壽之
幸所際之全也何以全倫有五以薪備福有五以
薪膺而虧者衆矣於時方司徒公行年九十有五
生平際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隆承貴富壽
康賢子孫之慶人冀得一猶不足而公得十為有
餘且心思知慮不衰神明益王天之所全公彌昌
之聖之所勅公方孩之昌之於未艾孩之於未成

車史鈔

內紀卷一

則以公為衆頌可矣胡以比之鄉徵之國以及天
下哉語曰世運昌南極明大君作三壽朋今時鉅
公同躋百歲者指不數屈而公歸然獨存乃南極
明女牛吳分江左實當之吾里近依巖谷關關堵
千其自老傳以逾耄者百四十人罕至萬有奇而
未盡也前此以倫屬者僅汪之父子潘之夫婦吳
之弟昆咸要之百歲而余先大父汀州公擬獻萬
壽賦以祝今上誕節自比於華封即余小子是
舉甫及友生以廣康衢之義百年以來分志以企
其全而公安安以咸於五上之畫久安長治之策

下之續光復啓後之圖金昆玉季眉壽偕老仰惟
松柏俯則芝蘭倫福所鍾畢萃於昌期而公之精
神固不淪泐以是稱全即亘古希觀矣夫衆人之
為壽也以年而公之壽也以衆人之年為年人同
則願始廣運泰則履益康此吾人之所祝公者即
公之樂與人以自祝者也公嘗言曰千歲上昇誰
與為儔斯傳政與公意脗合凡舉域中者什伯而
及國與天下者一二參焉遠邇之不齊亦見聞之
有限也故知一之齊萬者乃可與言壽

期頤燈社約萬曆辛亥年定

車史鈔

內紀卷一

一里中名碩雖多非七十不得預會尚黃髮也進而
八十九十以至百歲俱以齒列七十者主會謂平
劣宜任其勞以次升而代之故登此會者不常仙
班矣

一以後會中躋八十九十百年者衆以醵金五星壽
之受而不報至明年元宵倍金入會所以酬也願
倍酬者聽不為例

一婦德齊壽在人情有同慶或以伉儷或以子孫例
得紀諸閨閣籍中但七十者始載齊壽八十九十
以上雖發必登以表發光之瑞其紀慶如前例

一正月初三日推社中佳子弟傳布燈約初八日試

燈奏仙樂十五日告燃齊諸老早集岳廟拈香如

醮儀夜然燈至十八夜俱張樂樂神十九日交冊

授主者資廿一以後卜散燈夕如初樂

一衆老出資無多不任靡費惟約三條在會七十以

上不能塋給一金八十以上無子或不能養給斗

米九十加嚮肉有常餘屬子弟供億不濫及

期頤年爵姓氏 紀里中不外索

國老一人方公諱弘靜字定之號采山正德丁丑生

年九十五歲官至南京戶部侍郎特進資治尹齊壽載開閣中

車史欽

內記卷一

碩老九十以上三人俱處士桂公若蘭正德丙子生

汪公煌正德庚辰生程公崇祐嘉靖壬午生

八十以上二十六人處士王公世澤嘉靖癸未生

張公珮阮公時泰俱乙酉生閔公樞方公文孟俱丙戌生

鄭公寵吳公廷倫王公尚應俱乙丑生王公可仕

公良椿汪公景清閔公文卿典膳吳公鍾新遷居

自強汪公夢麒俱辛卯生汪公國卿鄭公德成齊

吳公淪潘公桓吳公亮俱壬辰生

八十以上或有遺者虛左待補

余公鍾嘉靖戊子生

七十以上百十二人處士葉公宗堯龔公思余公鍾

張公鶴俱嘉靖癸巳封文林郎方公承

恩處士潘公塤吳公月汪公環俞公嘉詢鄭公沛

俱甲午生處士程公萬善太醫楊公守倫家大

人居士潘公召南汪公棹方公邦靜王公瑤潘慕

鄭公德威處士方公仙年吳公德威吳公思忠方

公巖奎鄭公國柱

汪公景梁俱乙未生壽官汪公泰贊戎俞公嘉訥

車史欽

內記卷一

約正潘公珮處士鄭公照汪公依吳公鍵鄭公瑞

良侃鮑公朴棧程公弘文葉公世安余公大椿洪

公長壽余公時顯胡公堪宋公橋孫公廷瑞董公

湘孫公繼愚鄭公鎬

太學潘公京南文學方公夢弼俱丁酉生處

士謝公一中王公與欽余公受益汪公大卿桂公

壽明公亮王公世恩孫公廷珍江公尚綱孫公繼

伊方公文穆陳公與庶文學汪公珂保御黃公休

俱戊戌生處士胡

子 193-234

公榮孫方公遠宸吳公育成方公百穀汪公世寵

方公文俊潘公均大樨汪公鏗程公大萬廷潤郝

公文模

少府吳公焯儒士胡公采俱已亥生處士王公夢

宸汪公文演閔公應月潘公儀南胡公純寬余公

從范胡公守益方公遠求宋公高節汪公時侃

文學龔公懋卿俱庚子生壽官丘公大用處士鄭

公德咸同兄第四人余公洽潘公璠宋公天亨王公

之仁胡公守謙閔公思齊汪公時清方公杭潘公

車史鈔

卷一

五

珠郝公文棟鄭公棟

潘耆民文學少府方公大煥

有師外翰方公士榮文學謝公元經俱辛丑生處

士業公本沾胡公良統鄭公正文俞公嘉讓程公

楠

吳公桓吳公杞潘公文琦俱壬寅生

七十以上或有遺者虛左待補

處士鄭公

以上至會者共算得年

元宵露布

伏以元宵燈火瑞應豐年 昭代文明光傳 上國

自 天子至於庶人由長安達於里巷莫不一人有

慶萬姓同歡所謂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

來蓋太平景象於斯有徵我鎮中方司徒百歲翁諸

會請罷燈燕頻開誠有關於作興盛典有其舉之莫

或廢已但俗尚綺麗不貴乘時景每蹉跎不逮先事

或滿街結綺乃在仲春或各社迎神常逾晦日無怪

乎過時失事非吉祥之佳兆也今願與里中二三耆

舊諸父老洎各姓佳子弟約自人日試燈以逮弦夕

車史鈔

卷一

六

收燈為率跨街者空綴如星當門者壁張如錦以點

計不計巧拙以戶競不競穠纖塔擁金蓮景並中秋

之勝臺然寶炬文宣北斗之輝雖有鼓亭花坊不點

魚蝦竹馬雖有鏡吹簫管寧嗤十錦不同以一夕開

十年之歡以千燈轉萬方之運亦垂老之快觀小子

之樂超也請自今日亟圖毋令元宵錯過特揭露布

用代霞標

右已酉春之露布也初傳人猶駭疑人日之夕張

燈於門者十餘家耳上旬以後漸增百家然且左

右望而不敢徑遂也及至元宵偏街十里火樹星

橋塔燈社炬輝煌達曙誼譚四境盛接清明如溪
南初為輪筏至今豔之實倡自此舉至庚戌歲不
戒而享維游嬉社燭亦自上元出矣惟東所廟六
七十年以來未有懸燈者乃快觀於庚戌上元廟
中道衆每夕以雲墩仙樂佐之而猶慮其佳境之
不繼也爰紀尺籍與好事者相倡率焉俾歲歲無
廢可也萬曆辛亥首春六日里人潘之恒識

張燈啟 初六日傳

東嶽廟如舊例張燈不敢聞之者長凡我相知誠幸
諸君子各有父兄俱稱卑幼幸各出銀一星二星或

車史鈔

內紀卷一

一錙一銖即付主者部署以成勝事上以娛親心下
以結衆緣非特竹馬兒戲已也甲寅主會余應元潘
之恒謹白

推廣帖 初十日鳴鉦聞衆

東岳廟十五夜張燈先期催完為本鎮達尊諸老祝
長壽壽兼兆豐年瑞凡在子姓俱有同情喜助清供
施華彩者請開列于左

勸緩社燈帖

凡里中張燈之夕自十三至十八最盛數夕宜禁游
社燈蓋社燈趁此苟完必非盛舉市人慣見燈過便

收寂然且架燭上焚懸燈遷次萬祈高明諸公不可
作此煞風景事

十五日張燈疏

伏以東嶽降神寔開昌明之運 元君錫祉長發壽
考之源雖老人星元命苞所載為治平始見而保章
氏指牛女分則江左攸居然未有新都山川之靈秀
獨鍾而嚴鎮故舊之精英尤萃惟我 帝君握符受
籙制增益之權表善旌良撙轉移之柄或吉祥叶夢
即耄期尚加遐齡或德業格天即艾壯可登百歲由
今計之累百已躋萬有下世以及無央修諸冥冥報

車史鈔

內紀卷一

于赫赫其為顯應莫盛于此時故率諸子弟從我父
兄張燈以繼日月之光聚香以效土壤之義用昭
神貺并答神庥願我里士世世守之以靳無負此壽
域也惟 神鑒之謹疏上聞

甲寅燈社記

燈社以娛親也自余而不逮余親徒抱罔極而人之
運其親者寧廢初盟因之奮迅里閭膺豐 嶽靈既
續陽輝庶資冥見群怡俗化已洽新春人事天時幸
承佳境乃有社中之人含辛茹苦洵涕泯歡如黃玄
龍郝公琰內艱均構望鸞情之未稅嗟嗟霍駕之不傳

汪爾占張季黃外計皆臨當乙以之初然為魯戈之
 莫返猶或棲遲信宿希東木之揚旌扶服言與代
 游之旋軫罹憂尚爾匪逸協慶何啻孔嘉十里鰲山
 若斷若續千林蜃氣倏吐倏吞敢追上世繁華庶見
 太平景象矧虹川之橋臺挾彩儼赤松黃石秘要鑿
 平履綦羗蚪嶺之樓塔標霞現多寶牟尼瑞充呈其
 頂相存千百於十一示變幻於刹那仙樂奏鈞天莫
 釋鷄鵲垂憐童游隨竹馬豈堪鳥鳥懷悲離負劍辟
 叫於塗僅聞警政而曳杖消搖於市乍見美牆喜觸
 悲來誰念熙皞天中背昭融為向隅客燈殘夢覺應
 車史欽

內紀卷一

九

知缺隔世內籍寶炬可照迷津勉矣朝夕惟勤慎旃
 桑榆無忽

壬子登域紀年政七十

居士鄭公滂二月鄭公銓五月少府汪公如潭月

處士汪公文治方公用中俱十鄭公鈺十一月

登臺紀年政八十

處士葉公宗堯龔公恩俱五余公銓九月張公鶴十一月

月封君方公承恩十二月生齊壽子道通以浦

閨閣附初登八十

鄭母汪德成公元配郡丞公佐女鄭母潘鍾公元配

十二月嘉靖癸巳年生齊壽

壬子受釐紀

壬子紀

處士桂公若蘭年九程公崇祐年九

鄭母吳鍾公元配滂澤母嘉靖

癸丑登域紀 年政七十嘉靖甲辰生

處士陳公一元方公應嘉四月潘公增十一余公霑

生月太學汪公道會十一月生余姻也方公遠宦十一

月生吳公文滔月生方公勉弟生五月

登奎紀 年政八十

處士鄭公國柱生正月鄭公沛生二月

生七月吳公月生九月俞公嘉詢月生

閨閣附初登八十

封孺人方母閨比部郎道通母嘉靖

甲午年十月生齊壽

癸丑受登紀

處士桂公若蘭

年九程公崇祐年九

鄭母吳年九

江來岷字子山郡城人官南京戶部

主事八月十五日八十初度

羅梅字孟先邑人年八十猶

工小楷是冬為先君書外傳

交慶紀凡在知交有相慶之誼

甲寅登域紀 年政七十嘉靖乙巳生

居士方公嚴耕生三月

郝公文槐生月鄭公濟方公百寶生九月

登奎紀 年政八十嘉靖乙未生

楊公守倫程公萬善俱正汪公棉生二月鄭公德威月

生王公琰生八月汪公景梁生十月方公仙年吳公德威月

生十一吳公思忠方公嚴奎鄭公國柱生十二月

文學汪廷對以子同盟紀文學張朝岡欽黃備人以

車史鈔 甲寅受登紀

程公崇祐年九張公珮阮公時泰俱年登

八十以上二十四人

閨公樞方公文孟俱年八余公鐸年八王公可仕王

公尚應鄭公寵吳公廷倫俱年八汪公景清閨公文

卿胡公卓吳公鐸江公良椿俱年八阮公煌方公自

強俱年八汪公國卿吳公淪吳公亮俱年八余公鎰

張公鶴俱年八潘公墳吳公月汪公環俞公嘉詢鄭

公沛俱年八

閨閣 鄭母吳年九鄭母汪潘俱年八方封母閨年八

乙卯登域紀 年政七十嘉靖丙午生同紀如左

閔公極 九潘璿 月十一 俱丙

鄭公照 四俞公嘉 月五 汪公伊 吳公健 月十一 俱丙

吳公天 洪郡城人前津安令以子國仕貴封嘉興

宋公臣 熙深陽人貢士配孺人齊壽 丙

碩德閔公 樞字子辰號清源嘉 丙

閔附 初登八十嘉靖丙申生

誥封夫人方母黃 繼配子以少司徒采山方公

方母董 景公配方母鮑 汝環公配

乙卯受釐紀

程公崇祐 年九 張公珮 赴會 阮公時泰 年九

余公鐸 年八 王公可仕 王公尚應 吳公廷倫 年八

汪公景清 閔公文卿 胡公卓吳 公鐸 江公良椿 年八

六阮公煌 方公自強 年八 汪公國卿 吳公淪 吳公

亮 年八 張公鶴 年八 潘公墳 吳公月 汪公環 俞公

嘉詢 年八 楊公守倫 程公萬善 汪公梯 鄭公德威

王公琰 汪公景梁 方公仙 年吳公德威 吳公思忠 方

公巖 奎鄭公國柱 年八

閔閔 鄭母吳 年九 鄭母汪潘方封母閔 年八

宗譜

亘史云自余大父汀州公登九十以上而計余目擊耄期之老亦至十餘人間之他郡或終世未一見也問之他里他族或同時不再見也而獨盛於吾宗不亦厚幸乎哉且溯

國初以暨今日縣縣不絕尤為可紀可慶爾其尤異者華亭公之子若孫俱汰耄年則叔姪也而玄鎮廷韶廷輝三公已酉生二廷則從兄弟也而文耿公又與汀州公同甲子生則族兄弟居相隣也良孫公子齊生不及九十者一歲壽與祖父明安公

車史錄

內紀 宗譜

埽尚不得載則祖孫三世也而韶配吳媼以洎從祖母方媼皆幾百歲汀州公之督今年八十有一而文耿公子墳亦七十有八其駢集踵接登茲壽域豈可量哉故因燈社而並記之

潘紹師 字繼善 華亭公子生 年九

潘道真 字仲禮 生 年九

潘良孫 字子齊 生 年九

潘長應 字嘉靖 生 年九

潘玄鎮 字斯高 生 年九

潘廷輝 字萬曆 生 年九

潘廷韶字萬曆生弘治己酉年八月時卒

潘文耿字長應公壬子生弘治甲子年八月時卒

潘侃字惟和嘉靖辛酉科順天舉人選福建先

澤縣知縣隆汀州府通判致仕生弘治甲子

年九月初六日辰時歿萬曆甲午年七月

五日戌時享年九十有一子周南召南載燈

社紀中

吳媼廷韶公元配生弘治戊申年

方媼太學傑公元配生

年辛萬曆庚戌年

五史鈔

五史內紀期頤卷二

花法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校

叙曰余既傳期頤自九十始而不能徧索於故老
作而曰前事之無徵非後事者之責乎於是結燈
社以奉里中尊長離紀始於七十以逮百歲不啻
百數十人合其年且溢於萬而誌前此未有行之
者社友鮑元則篤於敦睦而不忘其先搜得宗老
會集以示余則一鄉同姓若干人視吾里人百十
之輩萬千之而當時之文士騷客無不徵諸紀詠
今寔媿之然不可無以續其後令後之視今將有
馮爾若元則之祖年九十有例得載且得亢諸
其宗而余宗之耄期者又別載焉萬曆辛亥年上
元日潘之恒識

宗老會記

北地李夢陽曰宗老會者會鮑宗之老也鮑宗之老
當正德五年年七十以上者八焉八十以上者四焉
九十以上者一焉凡四世為一會會起於鮑時瑩初
時瑩約曰會非七十者不與鮑以潛時瑩從子也獨
非七十與蓋凡十四人焉其約一年四會會於清逸

亭亭有四時之花每花開則會輪流主辦蓋三年半一週焉其坐同世則論齒酒有足而已明年菊桂兩開適時瑩主辦而十三人者相逶迤來皓髮長眉各貌其冠服有幅巾者有壽而官者有義而官者就進觴行歌伐木頌升之章時瑩又約曰飲者不辭不飲不勸言毋及家事毋及邦國時政而諸老者雍雍于于於一亭之上古貌色愉動止有度言語有則望之蓋若畫圖焉既夕有風西來汎叢鳴林吹菊桂之香撲尊襲衣而諸老者各簪花滿頭顧離席遊吟三三兩兩或弄琴書或摘芳蒨徙倚於軒楹之間翱翔於

車史鈔

期頤
內記卷二

二

莎徑之側蓋已皆酡然醉矣時瑩顧謂之曰諸宗亦聞民壽觀國身壽觀人乎衆皆曰何謂也時瑩曰設今差役繫哥四海有警或水旱疾疫澤涸無魚夜犬頻吠雞豚牛羊不育吾儕有今日之樂乎衆皆曰無矣時瑩曰設吾與諸宗不理於身家生計窘鞠子孫不肖日奔波氣惱虧損神志又能有今日乎衆皆曰無矣時瑩曰今吾與諸宗幸生長太平之朝又幸能自理於身家可無醉乎衆皆曰諾於是各以酒觴時瑩酬其主辦且以報言也其事聞於李子李子曰前有會者香山九老洛下耆英睢陽諸老耳成化間則

有南京壽俊之會四會者古今稱難焉然非同宗也又咸謝仕而閒與當官而壽者以今欽崇越鮑氏觀之不允難乎我聞之曰國泰壽民人泰壽身鮑氏諸老之謂哉正德六年秋九月

巨史曰此記全集未載而唐公守之崔公仲鳧二太史序洎何仲默學憲諸名士詩載鮑家乘今未悉錄僅以宗老之齒列焉其昭穆之序則詳於左

宗老名紀

鮑社進字友進年八十八歲壽官
鮑珍字時瑩號友善年七十八歲

車史鈔

期頤
內記卷二

三

蘇臺外史楊循吉傳曰老人姓鮑氏名珍字時瑩新安舊族也由宋以降世居棠樾里中里環數百費皆一姓其先有以孝行載信史可考鮑室素鉅老人蚤以世家子出商於汴汴故都會游者率殫歌酒誇執綺鮮克儉約老人獨恭儉跬步不肯棄禮法蠶鹽章素盡斥去浮華一意治生恭博倡優之好略罔置念暇日惟樂與其貴公名士游處見貧病危厄輒出貲救之排難解紛亦往往竭力不責報評者疑其俠或曰是君子而隱乎旅者也其行誼修飾不可誣蓋明甚咸以爲然老人處汴四

十年往來新安歲或一交雖雅意貿遷而所作良
 事在：而有其心務於濟物垂名未嘗少懈用是
 所積日充而賢名亦偕起至開 藩府歲時設宴
 於承運殿每得預列而部使者吳天宏亦因官汴
 雅加敬禮至則造其廬然老人無他崖異始終惟
 以忠信自守而已感致優禮無間遠近人謂布衣
 獲榮所鮮有老人既老不欲客外一旦謝所知還
 歸歸而擇勝地作園亭自娛樂時與其宗裔德齊
 者為會其中其汴之業則授其子姪俾勿替一
 族尊事取法焉因共稱之為清逸翁其平生所號

車史鈔
 內紀卷二

別為友善老人云老人家居早歲嘗作塘埭利鄉
 人晚又購地為義塚他所施棺槨又靡計其在江
 湖見溺而手援以活者四人生其垂死病者二人
 歸人之孤與白冤獄而出其命者各一人他瑣
 皆不書贊曰世之人材其為品良夥然求能修謹
 而幹濟者繁幾其兼蓋優於德則短於才賢乎已
 則薄乎人莫不然也孰有立人生之常業佩孝廉
 之美行而又汲：以行仁為務者哉友善老人不
 儒名不仕職其所為若是蓋有彼流焉：不及者
 將詩書達掖未必無小人竄其間而田野之完淳

固自若歟由是言之然則老人身膺章服以列賓
 於卿飲而荷國家之寵先信乎無忝也已

鮑晚暹字時進年七十三歲

鮑新應字清應年八十一歲

鮑妙善字庭會年八十歲壽官

鮑淳懿字庭美年七十九歲壽官

鮑玄祥字孟祺年七十九歲壽官

鮑恕字勉仁年七十八歲壽官

鮑岳武字自茂年七十二歲

鮑彬字士良年七十歲

鮑光庭字以潛號潛菴年六十六歲義官

鮑蘭孫字以賢年九十二歲壽官

鮑慶生字以臻年八十一歲壽官

鮑恭字世禮年七十二歲

以上十四人共一千八十九歲

漢上二老傳

程文舉曰程世友者世居漢之東山下家貧嗜酒性閒散不事事日飲一壺醉後放歌陶然自適善畫魚售魚沽酒年九十三四常徒步入城買紙去家五十里而遙日必往還且行履矯健絕無衰老態至九十歲無疾而卒

為萬曆六年

程曉者世居漢之西山下性簡易寡言語恬澹自如前後三娶妻至八十五歲復喪復娶性不嗜飲惟喜食麵糲常置三四枚於枕下夜每食盡亦不飲湯年九十五有事入郡城計程七十里則徒步而去不少

直史鈔

內紀卷二

喘息至九十九歲無疾而卒

為萬曆

年

逸史氏曰二老隔居東西山下若出遇諸途必邀入酒家一啜飲一嗜麵各適其適止步履翩翩不異少年人皆目之為地行仙雖先後謝世亦不覺疾困苦倏然而逝絕類有道者寔亦榮歲期之流歟

直史內紀卷之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校

周壽誼

王世貞弇州集云翁崑山人也有隱德高皇帝洪武之六年癸丑翁年一百一十矣蘇州守魏觀始行鄉飲禮賓翁而首之又六年高皇帝召見便殿賜宴慰撫有加予冠帶給驛舟楫幣遣還踰年乃卒計翁壽生當在宋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帝而不肯仕改革之際兵燹數矣而竟無恙晚

直史鈔

內紀卷八

周壽誼

邁真主卒以顯榮夫豈偶哉壽誼名也又頗類別號若私謚其裔孫金華守俊叔與余善此像得之俊叔之子廷棟

贊曰宋之遺黎元之逸民明之三老晚邁昌辰中罹兵燹孑然獨存不琢者天不利者身

秋月

王世貞像贊云其髮甚短而髭甚長幘或褐而袍則方頭陀其髻而此翦其常者耶僧俗之臘一百有六而猶未央者耶吾聞夫佛坐六十小劫若彈指頃彼百有六年者又何異乎石火之與電光余以師之身而擬師之像果孰真而孰妄將剎那之不可保者像與身超恒河沙劫而不壞者師之法相也耶

又書贊後云余爲秋月師像贊可十月而始以像來因據而書之時庚辰之嘉平臘望日也更半月師壽滿誦彌陀珠數矣記佛脇生以至背痛之日爲壽僅

重史鈔

內記表

二

八十歲或云七十九而嗣稱祖者獨阿難與達磨最高而自後法門耆宿西竺東旦往往有之然自大朗而上則僅屈指數也今按滿百歲者則有惠秀那連提黎耶舍小過是者阿喜那單道開百二歲者澄觀百七歲者二祖慧可百八歲者靈坦日照百十歲者帛僧光法藏百十一歲者那爛陀寺戒賢百十七歲者佛圖澄百二十歲者道房趙州之從諗百二十八歲者嵩岳之慧安百三十歲者僧械僧群行遵道仙加一歲者二祖阿難百三十八歲者廣州圓明百五十歲者東土祖之達磨百五十五歲者圓寂百五十

六歲者菩提流志二百七十歲者三藏鉢怛羅三百餘歲者僧景法喜六百歲者純佗三藏七百歲者珠迦國大林菩薩八百歲者中天竺達磨掬多千歲者西竺長耳一千七十二歲者西天寶掌今師臘比於法藏僧光尚遜其二然自茲而往尚絕絕未艾也佛法不貴長年而貴得悟悟則七歲龍女不爲少不悟則億劫天壽不爲多今以世理觀師我得如師足矣以出世理望師師詎可勝我而已哉勉旃勉旃

又云真際禪師從諗十二時歌是百十二歲前於趙州觀音院作多以其清陋俚俗非師語余獨謂爲不

重史鈔

內記表

三

然寒山拾得猶不能掩大士面目今掩之盡矣居然一退院頭陀耳明潭老師百十一歲吾不知所詣於趙州若何老境彷彿近之因手寫一通寄師却下一轉語此十二時歌會否會則菩薩於異類中行不會則凡夫實際耳

明潭秋月不知是
一是一當更諗之

重史述楞嚴經云復有從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游於山林人不及處有十種仙一名地行仙二名飛行仙三名游行仙四名空行仙五名天行仙六名通行仙七名道行仙八名照行仙九名精行仙十名絕行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

境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氷華生曰審若是何貴長年哉然非佛說則千萬年人人亦難信自佛眼觀等蟬蛸爾

按弇州所紀寶掌禪師古今第一有壽人矣自後視之與剎那何異偶閱浙江通志載其始末並錄以傳

千歲和尚寶掌禪師生周末當魏晉時自西域來居常不食一日示衆曰吾欲住世千歲今六百七十三歲矣因號千歲和尚唐貞觀中周游兩浙至諸暨里浦山下遇一老人問欲何之師曰訪地修

車史鈔

內紀卷八

行吾將老焉老人曰循山之陰林嶂幽聳中有石室名里浦巖盡往居之值中秋師抵巖下見其山秀泉潔月白風清頌云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游遂結茆以居宴坐十七年一日屈指一千七十二歲矣語其徒惠雲曰吾將謝世以還丹授汝今諸暨有寶掌巖會稽剡浮山明覺寺有千歲和尚塔又有千歲洗骨池

車史內篇卷之三

百歲程君墓表

天都程君墓表
松陽程君墓表
明鳳校

程敏政曰君諱實字以道一諱詩出梁將軍程忠壯公後所居以川其族以宋端明殿學士洺水先生益顯君爲人淳樸涉獵書史少容江湖間嘗以木易栗至姑蘇傾橐貸人值歲侵悉棄不取歸事畝畝不復出家居率晨起呼子弟督佃傭無侈以肆夜即課諸孫鳴琴讀書抵夜分乃寢客至張燕榘談雖老不倦

車史鈔

內紀卷三

既老取貲產立券不與子而與孫曰如此庶幾可均也君處已待人若易直然皆不失矩度一門百口馴馴怡怡號詩禮者或不能及狀貌頎然兩目如漆耳幾垂肩中有毫長二寸許齒髮變矣而白者黑脫者生年九十五以恩例受冠帶每鄉飲必禮爲大賓多辭不至年百有一歲乃終終時盛服呼諸孫語之曰我將與汝等永訣言訖而蛻終其身無疾疾未嘗延醫請禱步履如飛殆異人也生洪武乙亥閏九月十七日歿弘治乙卯三月十九日前後三娶初姚次黃次吳子三人德龍德思德良皆先卒孫九人曾孫

九人玄孫一人予又聞君壯歲在吳下遇雨渡而溺自念非除衣韠無以獲生即伏水中褫衣去韠一躍而起江行遇盜衆潛伏莫敢動君曰如此示弱舉將不免乃奮出直前搏之盜披靡散去然則君所稟之厚且完而加以伉健若此宜其壽之過人也因并書之貽其孫俾刻諸墓上之石

亘史曰余讀新安文獻志而僅得程氏之百一君入期頤傳又讀續志而僅得汪氏之思雲公其文似質不足采二百年間果若是耄期之難哉毋亦志者之畧之也自余目中所見於吾里幾二十人

車史鈔

內篇卷三

焉而後知志之者之果畧也偶得先哲方石巖公集其爲九十序四而邑城楊翁石莊者其祖考咸肩翁之年則一集而得六人足以慰矣並載之內篇且侈夫徵壽於吾郡者

大隱守愚鮑翁九十序

嘉靖十九年庚子夏五月十有七日鄉大隱守愚鮑翁九十誕日也先是歲庚辰庚寅當翁七十八十吾儕諸君託交翁子有道義切磋者咸願舉觴稱慶親操几杖以承教詔而爲光榮蓋尚蓋貴德之心夫人之所同也日者洪子成之語禎曰守愚翁九十復屆

矣禎應之曰然然則諸子者之壽之也辭復於吾子徵也禎曰吁煩言可乎洪子曰言以昭信信以成禮子實戚翁非子宜言而誰言勉之何辭禎乃言曰翁之德業旣已頌之矣於此而復頌誠煩也吾昔嘗遊辟雍耳有道者之論若曰高官隆爵匪壽曷榮盈倉積陳匪壽曷饗宮室連雲姬妾連幃子孫連隊匪壽曷都曷養識者以爲確論相與歎壽之不可襲得也於是有感吾中焉在禮九十君致享食之禮則使人受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優九十之禮盛帝明王之所同也矧今日載之令甲形之睿旨莫切於此而翁之所親被者何其休哉禎聞之上壽精究神固飲食居處不異其常翁登是年日御酒肉不意壯夫且耳目聰明扶筇出戶聽水觀山狎鷗抱犢有餘閒焉其居家也遠膝孫曾濟濟承歡含飴分甘有餘樂焉承家有子養志無違其膺輕煖隨其意欲有餘享焉賓席之招時勤有司進賢之錫久承天寵榮生閭里光照桑榆若翁者亦可謂聖世之人瑞已禎嘗讀漢志傳狼北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見之治平主壽昌若鮑氏者固吾鄉之狼北也諸君試往觀焉其龍眉皓首廣額豐頤依稀世之所圖者必是翁也莫

不憂愛加敬以得親就大老為幸其鄉之人亦莫不欣欣相告庶幾治平壽昌之運也哉洪子曰今吾子之壽翁也進於昔矣辭不蹈而意則厚忘之至也愛之極也遂持以壽翁

惟潤程翁九十序

嘉靖壬子年五月念又六日程翁惟潤壽屆九十吾族姪添源以婚翁子倩也將謀所以為稱觴侑者乃乞言於予以為翁祝予謂先王尚齒貴老之禮通於四代率而行之固有易者故其時人知尊尊長長俗厯治美亦其效也降及後世古禮寢微盛王之制不

重史鈔

八期
內篇卷三

見其全其可見者鄉射而已然宗婣族黨情之殷者每值夫人之年以六十為始進而之七率引厄相慶多其為所稀者而況於登八十九十者乎其在宗婣族黨尚爾而況於甥舅之間其屬尤親者乎是意也先王禮制之遺也予為翁言之為源言之也猶夫老老之義也蓋予與翁同里知翁為人質直好義服儉用勞自樹厥家尤崇行篤倫植弱弟字孤姪翼女兄之子二人各底成壯嘗操白圭之術出入昌江閭閻間生殖有道貨日豐而產日拓其子姓皆修文好禮翁寔啓之翁性雅容受人有犯不較家衆或有不惠

於訓者必引咎自責類繆彤之為人亦化之無不義者因顏堂曰百忍以見志久為鄉人所賢今濟九十聰明矍鑠壯夫視之殆或不如非充養有道何以臻此揆之於理進之旬歲上壽伊邇矧我國家推恩錫予尤先黃耆自耄耄而上有續帛米肉之賚有冠服侍丁之賜所以興孝教敦域斯民於仁壽者至優且渥也翁其迂哉蓋不必待問杖於朝而有餘榮矣抑予復有聞焉邵子有言布被煖餘藜羹飽後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寧不為不壽此無名公之行也邵子自寓之意若此今誦其言想見昔賢樂天自得氣象自與造化同流居今之世塵鞅於名實者既不足以當之瓊瓊而志窮者亦何有於是翁以九十之年而際昇平之盛樂田園雞豚之利享子孫斑斕之養此夫人所難值者而翁值之其氣象又當何如耶是今日之慶不但致源也致祝之私情而已

松翁吳公九十壽序

是月也再旬又七日寔我姻家吳君思晦尊翁松峯吳公初降之旦思晦君肇牽車牛遠服賈以歸將以是日戒内外家衆拜跪上壽厄祝公於堂下其姻族

黨里與公子父交往有瓜葛者先期亦預約壺漿饌

帛將往壽之加異焉其老老之情長長之義胥見之
惟吾兒雉之婦蓋公之孫婦遺息明年今亦成童矣
祝公宜宜後耶念茲旦上泝歲壬寅且踰十年禎於
時需仕燕門雖末由奉兕觥於公堂亦既序公之德
行與公之休祉而致願望之忱矣揆之今日若執左
券固不合者禎復何言載惟先王制禮八十杖於朝
九十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八十拜君命
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蓋體其衰而逸之其優厚之
意又自可見推之於理人生登此其筋力之頽可知

車東鈔

內篇卷三

六

故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正謂此也禎目公先歲值
夏旱短衫徒跣依鄉之父老子弟禱雨通衢拜跪盡
日反復不啻二十餘里犯鑠石之日從獵較之義無
瘦賜之容又日坐里門由由然與羣僭或樽弈談笑
爲樂況神完色腴心和體胖葆舍之厚大有出於王
制之外者將來之福當未艾也若公者可謂人瑞也
已我 國家敬老崇年屢勅 明詔榮賚之典八十
而上有差公今躋此進而上之駸駸期頤之域不難
至也他日百歲之楔樹之鄉閭以彰南極之祥永
乘之傳可類推者公其近哉思晦君愛日之誠亦庶

幾其少殫云爾

石莊楊翁九十壽序

我邑最重壽壽之禮禮之行昉於六十視其初降之
日族里姻戚咸稱觴其家致祝辭焉進七而八越八
而九其禮益隆尊人之高年樂人之有親爲情一也
夫先王養老之禮具見於戴記莫不因其齒之後先
而爲禮之隆殺今生千載之後先王遺意其在窮鄉
下邑見於 聖朝頒降鄉飲酒禮是禮之行職在有
司與席之人不必其人之升沉而惟攷諸其德行歲
於學宮蓋兩舉焉苟非其人不與尚老貴德蓋並行

車東鈔

內篇卷三

七

而不悖者邑城楊隱翁石莊者少負英資不樂仕進
特寄傲於江湖雲水之間其作人也本之以重厚濟
之以勤謹守之以退讓每操白圭之術盡三五之變
視時高下而弋奇贏之利於其間故用殷而垂其統
然性喜恬寂未老知傳翁故無繫於懷惟茲甲子日
屆重九去翁初降成化乙未蓋九十稔矣其同里黃
子振氏與予善以其弟承之氏之子盟翁之曾也相
與踵門祈言爲翁祝予嫻未同辭焉子振語予曰楊
翁厚德高標不汨沒於市井衿佩降心膺其名於學
宮延置賓席爲郡邑大夫所禮讓者再而翁退然若

不勝竟辭疾以止後召幽人之貞楊翁有焉承之氏
曰翁之壽有根蓋自其王父暨厥考咸肩翁之年且
翁今胤子三人家年亦躋古稀其仲若季亦駸駸乎
居鄉可杖矣楊氏之壽有根翁子若孫振振然多克
自樹環邑而居者蓋鱗集而櫛比求其積之豐後之
賢無右翁者翁局桑榆有餘樂矣吾聆二黃氏之言
興吾愛樂之心焉蓋生人及登上壽世所稀見矣矧
父祖子孫世享遐壽雖衍於一脉萃於一家而實邦
邑之光也苟求其故楊氏世澤之長具有可見吾序
而張之豈徒阿黃氏之所好而然哉

車史鈔

卷三

且史曰余素嗜中川方公文以為本於三禮而中
川師事石巖公今觀其文博大典雅稱引王制歸
重熙朝即祝言不阿猶存古之遺風余標四序
蓋三歎而服膺焉公余同里人嘉靖壬辰歲貢官
齊東縣令

百歲閔川孫公傳

閔川孫公者諱鼎字元新所居閔川因以自號郡之
諸孫自唐萬登公肇基唐田厥後支分蕃衍其徙閔
川則自從道六乙公歷宗公思惠公寔公祖若父公
始生穎異祖母程甚鍾愛慈惠之偏即發奮下帷父

以孤身挾賞欲得公佐遂棄儒服習諸書其慷慨
激昂足光前烈亡何有祖母之喪父方經營於外公
一身經理必誠必信莫不謂程孺人愛孫而卒獲孫
報也亡何父歿哀毀骨立每遇禴祀忌祭輒慟哭盡
哀固天性然也孫氏社屋圯隘聚族拓之公不遺餘
力率作繼新人情覬覦繼產多致鬻傾產之不存繼
將安傳公仲子應嗣季父恩或尤而效也均之永存
恒于斯季與俱存矣活族於之病沒者不難躬具酒
漿割里閭之質成者反覆陳說指畫處橫逆之妄加
者一惟揆諸道理為人奉法秉公初僉品正未嘗阿
私勢利及舉約正亦然族有既醮女孽女也母見背
患癰瘰不愈覘以為母祟也信之火其髀兄與嫡不
知也有姊與兄隙聞之官訟置重辟兄惶迫叩公救
即往諭諄以祖宗一脉相感動出涕潛然姊亦開
悟事竟寢其兄餽謝兼金公堅辭弗受其重義輕利
如此然自奉儉樸常懼暴殄踰分獲罪於天食不魚
衣不純色不二於博戲聲伎一切謝絕居惟好善循
禮課子孫勵精勤行誦法詩書兼知稼穡務本篤學
尤素志也先是稱耄郡邑奉恩例給壽官冠服公
亦堅辭弗受晚益葆真養晦適志林泉有時瞑目靜

車史鈔

卷三

閔川

九

坐有時杖策徐行或訪友譚玄或披卷論述循至百齡或以為難公似優致之迨稱百歲觴遠近咸欣欣資訪養生稱希觀快親真以為地行仙又以為人瑞云邑令尹關中李侯賓禮贈金額其閣載縣志嘗自著有養生萬光藏于家

吳繼京曰京所居距閬川僅數里百歲君業詳聞之而君之子行素尤彬博雅精軒岐氏之傳所知叙詠百歲篇章儼金匱石室霞綺星輝究而原之公豈有深契于老氏旨耶老氏之寶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先蓋自處若斯慶也克其至宇宙之所不能窮

車史錄

內篇卷三

十

凡有所存非苟而已爾閬川公屋懷一本因全族舛凡病訟危疑之間爰及堂構統茲錫類乃若有而不居豐而能嗇既以與人已愈多閬川公之謂乎期願稱壽千古忻達仁術丕承所全活美趨萬一澤施未艾又在公祚胤矣

巨史云有德者必得壽於此足徵余又聞其子行素習為醫以公之養生者養人即以公之自壽者壽人矣其世德寧有既哉

潘汀州翁壽序 三首

弁州王世貞曰潘翁甫冠而補博士弟子則與他弟子有名者鮑司徒行之方中丞定之輩角執相甲乙自詭可芥取青紫顧不得志於秋試守弟子廩者二十五年而始貢入太學又十二年而獲雋垂六十矣人或謂潘翁不作公孫丞相故事耶潘翁亦沾沾居恒拊腹而問我幸不為曲學即一日射金馬何渠出平津侯下而咄咄公車間復不得志者三上而病於貢廬幾殆乃始就吏部選人得光澤令則垂七十矣人謂洛陽強項董君亦垂七十而能霽天子之怒而

車史錄

內篇卷三

十三

為快今光澤令何狀翁復笑謂使我一佩赤縣綬彼湖陽主家當相戒首善為東第冠何至煩柱後惠文也而翁之治光澤務以豈弟子諒收吏民意有罪當贖錢者度其家不給則罷弗贖乃至公賦度不可罷者則捐俸代之又不給則移書取諸家橐光澤議城城翁不忍其民乃詭曰甃工良無如吾欲則檄飲工往而復取家橐償之費可三百金翁所斷獄既大指寬輔情而行而又精勤於職每御史行部問令獄繫因幾何令以獄空對又伺知令毀家以紓民困益賢之然竟難翁老薦剡不時上僅得遷倅汀郡至則以

闕守告翁遂攝守時有寇警衆議戍上抗而攝守獨請城河頭坪以爲上抗援且使戍者無內揺坪城而上杭益固時郡僚多喜爲長夜飲翁獨不喜長夜飲往往先返曰吾不耐入少年場也已遂投劾去郡當是時其鄉人江子文帥南贛吳興徐子與居觀察使使遮道留之不得也翁歸而諸子之賈成埒素封矣於是爭治酒糈益市芻豢之腴分日以奉翁冀得翁一解顏而翁亦其七筋數從故所善方文學諸君弈弈稍勝罷而投壺雅淡甚快也人謂翁此何必減陸大夫千金授五子以十日高車過從極意懽飲耶翁

車史鈔

／期四
內篇卷三

十四

得汪伯玉傳誦之足媿快不若是三君子者委七尺而聽後進彈射也夫是三君子者皆盛際人也而又老壽然欲以彼而易我我有所不屑焉伯玉者司馬公也其仲淹姻於潘翁於是伯玉過弇而語余且微一言之壽余謂翁爲名士而不盡於第爲循吏而不盡於宦夫不盡者所以滋餘也天故報之以壽且夫食官者家於官者也食鄉者官於家者也翁捐橐以代民輸不家於官矣儵然泊然以新都爲畏壘不官於家矣是三君子者不必皆然而又盡之是以僅得壽而子孫無聞夫豈直報翁壽且將有令裔焉伯

車史鈔

／期四
內篇卷三

十五

玉曰子識潘翁之孫恒乎是有雋才必顯以當所謂報者庶幾耳余乃謂伯玉我何以壽潘翁第爲潘翁言天人之際微矣人啓之天必應之天與之人必凝承之今天所以報潘翁若庶幾而猶未盡也則潘翁之壽考與聞孫殆微常山符矣仲淹從旁曰善請受簡歸而佐潘翁觴

丹陽姜寶曰交道不講於今久矣孔子以久而能敬爲善交乃莊生則又以淡如水爲君子之交然則交貴敬又貴淡歟予以爲交在心心惟淡乃能敬能久彼濃井如醴者交則易漓不可言善交也嘗讀古人

廣絕交論而慨然有感於心思所謂仁義道德歷萬古而一遇者惟其交之素焉爾是即古所稱善交君子交也求之今蓋寡矣而予與白山潘公者庶幾焉潘公新安人蓋予弱冠時始識公於學臺聞人先生之門時則彼此皆諸生以文相知以棋枰相好爾明年爲嘉靖甲午同號舍於文場公固春秋名家予改由詩而肄業方新未盡得此經肯綮公不懷忌嫉悉以所聞見指示予每心德公歲丁酉癸卯俱不偶比丙午予幸舉於鄉公猶然諸生也顧以名第稍亞爲予不平癸丑予幸南宮成進士守先恭人制既服除

車史鈔

內編卷三

十六

取道維揚北上公先客真州邸舍相見甚驩出所爲文見示燁然光焰照人心異之邀與俱北就試於銓部又不偶予時補翰編與同年江新源餞送於都門勸且屈意就貢職公怫然怒曰汝視予終不能得一第歟若就貢生選則惟有斷吾右臂爾公志之堅如此予外補西川學使閱辛酉薦書則公果得舉京闈矣旣而再試復不偶於春官乃始授官知邵武之光澤以賢聲著聞僅僅得別駕汀郡而休致自公歸田時年已古稀今又十有四年尚彊健如壯夫觀書敲棋曾不讓少年人予以南司成被論勘而家居歷十

有五年乃又起家留曹今亦年逾古稀矣公兩郎周南召南者先後來請予文壽公予惟壽公者予心也交久而敬不衰情淡如水人間世一切競與利舉不吾兩入之心所謂素交者予兩人頗相似交道若予兩人殆亦可以不媿於心矣今年公貽我以書許我來歲且乘春爲金陵之游尋舊盟追清歡時則采山方司徒在焉亦皆彼此交契也予今圖歸儻未遂公幸早來叙白首之交於別後五十餘年之久非人生最樂事歟公壽當登期頤予亦儻猶在世且一訂齊雲之約異日者且煩公爲名山主人時又就公家

車史鈔

內編卷三

十七

舉觴焉當爲公作齊雲之歌以侑公其許我乎羅浮楊起元曰洪南沖氏寓書潘象安氏以祈余言爲白山公壽白山公者象安氏叔也故其請益力不得辭然余睹白山公壽可異焉殆天之稟賦所獨厚者至睹其所行事則壽又乃白山公所自取之而非盡出於天且又人理之常而無可異者也禮八十曰耄耄者言眊眊然昏也而白山公年八十又三矣獨綽約精敏勝於少壯者嘗與客弈中夜容倦甚公方且奮遂達曙客頭垂垂公方意氣自如不肯休客乃佯便旋逸去夫八九十歲人皆若公且自古多有若

公者孰肯稱之曰耄哉然則耄者八九十者之常而公之八九十則可異者也謂之稟於天者獨厚可也雖然非盡出於天也公蓋有以自取之來簡云公爲諸生時客有負公金至十鎰者客曰不能償公慙負公請死爲異物爲公報公驚撫之誠勿言吾已折券矣又有盜溺公鹽數萬者吏捕之按置死法公曰奈何以羸利害彼命詣所司白出之即此兩事皆公所自壽而非繫於天也凡物之所以壽者神而所以戕者利然神者易搖利者難解以難解之利傷易搖之神則亦難以語壽矣惟公不以世之難解者攫其車史鈔

期明
方少卿

十八

方少司徒九十壽序二首

湯賓尹曰江東南有二大老曰大司徒石埭畢公少司徒欽方公兩公並都顯顯功聲騰茂又後先謝政歸計最決名最高入山以來屢絕於公庭刺牘不出里揖童子曰夫頭搶地而忘其長貴東南後學凡稍知求戰不冠蓋辱者皆兩公教也今上之三十四年歲丙午兩公並登九十紀傳中所稱名公卿下上百歲者可指數耳數百里杖几相望天子存問之使錯於道豈不亦國家靈盛之符而東南氤氲之厚哉往賓尹禮白嶽一侍方公也是時公已八

車史鈔

期明
方少卿

十九

十餘額言步噉無不少壯人上者心異之問公吐納術曰無有然則生豐健耶曰某少孱多病尤好吟咏枕上喀，不合眼起家衡州差謝病耳蓋公自第時噪才名分宜以鼎甲唱見之堅不往分宜銜之甚誚爲東平計其孱弗勝以斃也而公獨身赴政有殊愛未幾以病請所司堅留之滋留滋請百姓雷呼不可解爲別遣一官權州事而公需命於署盡絕酬答與嘗所好吟咏事不半年霍然病去身自是浸王既最徙矣復以厨傳得過他貴人待論數年然名自是起也於戲多病也少而孱也肩煩處劇勞蹶交攻身乃

以王年乃以長獨行一己之志不啻逢當途之驪名乃以起官乃以亨天下事捐之則愈存爭之則愈去寧一富貴乎分宜江陵之世奔走羣兒如蠅如蟻當其焰熾附者成熟及其敗也而嚮所囁嚅得意之人皆穢棄而不可復收嘉隆文士妄相名字依和筆墨者問價以翔不啻權焰之能走人也且彼為俗事此為雅事彼為卑濁此為高明賢者固易動耳公於其時戢戢起之材屏少年之好袖手旁觀片言不脫於口逮退休十餘年素園藁就嚮之以文筆刻價者漠焉如秋潦之歸壑而公之文始與其節業共流傳也

亘史鈔

內篇卷三

子

凡天地間美好可喜之物如尊官大富盛名長年愚者爭之賢者爭之攫取之心甚強保護之心甚柔饒胸瞋目俯首帖耳以就一物而物始得以持我夫惟聽其自來信其自去我有以降物而後物之附我也堅故無意於功名富貴者善以功名富貴終始者也母以文家亟自命者深於文者也恬簡奉養不為長生久視之術能長生者也公與畢公之道咸出於此小夫陋學走利走名身念後念了無已計得其一不得其一猶豔羨於兩公也夫兩公以其捐之者得之而世欲以其爭之者得之捐則我忘取物忘與其得

全宜也爭則我之力必不足以勝衆物足以勝衆物矣必不足以勝造物之物負之而去莫為我子亦其固然而儒者又疆為之譬曰造物忌盈夫造化既設此物恣以予人復何忌焉忌者已心也已心不忘故物與物嘗相爭而不能以相受人自盈也人自忌也於造物何與故以無心之心凝道則道凝矣以無心之心集福則福集矣蓋予既因汪君于田函言走歛為方公壽私質於公者如此公其有以教我

顧起元曰 今上萬曆之三十四年久道化成翔洽海內一時元德大老在林下者項背相望而吾師少

亘史鈔

內篇卷三

子

司徒采山先生與尚書石埭畢公海豐楊公迺同以是年開九表中外薦紳先生相與頌說以為盛事至謂香山之九老洛社之耆英雖萃於一堂乃其中有年未登期頤位不躋顯赫者即何敢盡望吾三先生日者恒言邇年以來壽星在吳分今三壽作朋江南有其二豈非驗歟起元通籍也晚未得從二公遊而獨幸為諸生時出先生之門下聆其言服其行讀其書先生之所以為先生者其大節可管窺也先生立朝幾四十年孤立行壹意未嘗少依回其間登第時則忤執政刺州時則忤冢宰填撫與卿貳時則又忤

執政客或謂公少自抑損者崇撫可跼足待也而先生謝弗應先生自弱冠時即工古文辭爲衡水楊公所首拔既舉進士所結撰日益富蓋名山不勝藏而雅不欲暴諸通邑大都時大函公主詞柄四方羣鴈旅集其門客謂公何以不中分魯國而治也而先生謝弗應先生、紫陽之鄉童而習其言老而不厭常著千一錄以羽翼發明之使既瞠之光輝麗萬有時有以竺乾苦縣之說進者謂葑菲之體不可遺也而先生謝弗應夫辭必至之名却衆咻之論務實勝崇正學今之君子固已憂、乎難之至若筮仕而一以

亘史鈔
期頤
內篇卷三

詩文自媒則可以免州郡之勞撫浙而少爲依阿鬻炫則可以叙海上穢倭之功而不至僅、受薄賞居南曹而少飾竿牘筐、之儀則可以旦夕正卿席而不至乞致政以去然先生確守其道介然若浼當其不合有不可終日者人見先生玄默澹雅徐于自適飲人以和以爲含德之厚而不知先生所自持者貞於介石斷、乎不可易也說者嘗慨今世士氣日靡士心日兢士學日支靡則重祿恐濡染而爲西京競則重名恐標榜而爲東漢支則好異恐放曠而爲晉宋六朝 廟堂之上固嘗思所以挽之申飭功令不

童至再四而賢士大夫私相論述恒數、然有賈太傅之憂乃今有先生以爲之矜式與石埭公歸然若魯靈光並峙於大江之南乃知天之翼先生以遐壽者固將以儀四國也豈獨爲一方之表率哉起元又以昔之表香山洛社者爲白少傳文潞公司馬溫公其齒固皆不逮先生遠甚然而潞公以勛名動遠夷之疎慕洛人有不善恐司馬端明知之以視先生名實雅正庶幾相方若白公履道之宅不過留連於亭榭水樹湛溺於聲伎詩酒歸依於禪悅法味而已去先生又何翅徑庭也然則古人之所以遜今日者又不特年壽名位間矣茲仲冬之十八日是爲先生懸弧之辰先生仲子謂起元門下士也知先生亘深宜屬詞以佐觴政起元素奉先生之教擇而稱焉不敢飾也姑以質言之如此憶先生開八袞時起元亦嘗隨酌者而效辭而其末章乃以蒲輪几杖之事爲先生望 今天子誠重先生知其不忍以侑祝勞先生也存問有常典不可同石埭海豐二公並舉以風海內乎雖然先生兢、德隅齒彌尊而神彌固方將賦抑戒之詩以自儆且以訓其家若鄉之子弟不知起元之所坐而進者先生果以爲足當一獻盃也

亘史鈔
期頤
內篇卷三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叙曰偕壽不惟夫婦如父子如兄弟皆得並載

潘次公夫婦偕壽九十序 三首

汪道昆曰汪伯子居子舍中一切廢簡記獨存問諸長老聞質行顯者私籍之貴老為其近於親禮也鮑甥曰家大人言里中潘次公長者也今年夫婦並九十矣里人誦次公之義籍甚舅聞之手伯子曰嘻吾聞其人未得其概也次公何如人鮑甥曰次公生六

車史鈔

內篇卷四 偕壽

年母吳見倍善事後母得父驩心既婚則吳孺人事姑一如次公事母父大喜曰非獨韶才也韶婦亦良居無何父命次公從諸父賈蜀次公故善決策即策諸父賈非良請割而自為之不許會父後至次公輒解父囊中囊以其間私請曰良賈急趣利而善逐時非轉轂四方不可乃今走蜀道數千里胡為坐困一隅兒直齋此行可以得意出而賈荆揚吳楚遂致不貲會伯兄上太常次公歸養尋帥吳孺人相與持家秉家愈益饒及二子修其業而息之業滋大次公年甫六十輒語吳孺人吾兩人由力作興幸足吾事願

今有子庶幾不廢弓裘乃公休矣遂授二子家秉營川上為菟裘居常攻苦茹辛羸若不足至其振人之急誦若有餘比及季年鄉曲之譽益起郡守相高其義下博士諸生以鄉射賓次公次公謝曰細民幸及於引年即家不從政饗公家之賜弘多矣寧詎敢分庭抗郡守相劇西北坐而勤博士諸生乎終辭不行有司使人歸賓祖今茲夫婦九十即伊耆氏猶勸於勤顧其神俱忘不少衰此百歲徵也伯子曰嘻壽矣富矣有子昌矣夫婦偕壽矣世希有矣此遵何德哉吾知其所由來矣疇之五福壽居一焉此受命於天非

巨史鈔

內篇卷四 偕壽

人力也天一氣耳有分合而無增除受之於人有多寡而無衰益上古合同而化人貌而天故壽者什九中古睚眦始分其民無欲故壽者什三下古生齒浸多嗜欲浸起太樸散矣太和漓矣上壽百二十歲中壽四三之下壽四二之古之中今之上也親近世林林總總其能壽者幾何治亂相乘大較不百年而遞代世治則氣縮於孳生俗沿於淫佚亂則轉於溝壑處於干戈兩者若循環壽無幾矣我國家承平最久垂二百年三農不侵五兵不試居無曠土稼無閒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新都據眾阻

保順成谷量丁夫澤量商旅民物充牣甲於萬方盛之至也且也田居則勞市居則佚佚則淫志詎能忘初人之情也巖鎮蓋萬家之市次公居焉夫以世則息不勝其蓄以地則聚不勝其衆以居則俗不勝其流由前以談非壽類也明矣即次公長者非有老萊粒食之耦庚桑畏壘之棲也亦非有赤松辟穀之能彭祖吐故納新之術也今茲夫婦九十神俱王不少衰吾嘗受諸莊生而知其所由來矣其始也次公以有事治生故善始其終也次公以無事養生故善終其始也用而不勤有事而未始有事也其終也爲而不宰無事而未始無事也庖丁發刃不避大軼此其以無厚入有間次公之有事是已巫之適河不薦白顙此其以無用爲有用次公之無事是已次公不習不慮兩利而俱得之壽之上也故曰天也非人也之人也之德也吾將藉此以效吾親鮑生避席請曰家人於次公爲婚姻徒以東游不及爲次公壽余小子將從酌者往請以是而效之次公伯子曰諾

直史敘

期頤
內篇卷四
伯青

三

王世貞曰潘次公者歎人也而賢有婦吳媼亦賢次公生六歲而失母所以事後母共謹其母憐而予之已勝冠則從其諸父賈游蜀諸父少之第令受書計

居數歲亡所益會其父亦至蜀次公乃前陰說曰蜀地陋薄不足以騁且夫數蟻而趣一腥所獲幾何請得分橐囊爲遠游其父壯次公之爲人乃予半橐囊所往次公於是縱游吳越荆楚間俯拾仰取他貫貸不急責息而以時收其贏所募畫輒效皆用益饒間一歸省其父會父病而兄伯有公車辟次公乃謝賈精身醫藥間出應門戶斬新矣而吳媼勤一切佐治生又能明出納饗祀漿酒醢醢之事次公有二子壯察其能任游乃歎曰婦孺者吾役也而奈何以吾見役且形神吾自有之終不能爲婦孺奪顧謂二子趣

直史敘

期頤
內篇卷四
伯青

四

衰往乃公休矣次公乃徐遨行宗姻間察其甚困者俾輕重受卹歸而計入更日有所增置業稍稍傾邑矣徽俗旣訾相高而又賢次公且老之郡鄉飲推擇賓位次公曰不肖乃以齒抗太守庭乎能無愧諸父老哉益堅辭不行有司爲歸其姐於是潘翁年九十矣而吳媼以前一歲亦九十諸里於潘者豔其事爭布幣酌斗男子祝於庭婦子祝於室而其名好文者族若桓姻若洪鳳至徵言於不佞以爲之頌不佞竊聞其說大都有三其一謂次公雖匿跡賈然有士行與吳媼俱好行德而天報之其二謂郡中人鮮僻好

袁嗜陶朱公用老氏之術以忍垢齋子甘潛服約卒
之聽子孫之息巨萬而身亦仙去次公庶幾近之其
三稍推本其自以爲吳媼生 孝廟當 御極而次
公後之則建元聖德之所沛發爲太和之會以篤次
公夫婦而不佞衷之則謂次公之夫婦善而壽也其
壽而善也蓋兩相值而不必兩相期也忍垢齋子甘
澹服約可壽也不可必也生而 孝廟也老而隆萬
也則亦幸矣然而非以爲篤也吾不能悉次公第次
公夫婦九十矣 天子方孝養兩宮數詔有司修仁
政行且賜高年冠服及粟帛膠肉則潘氏之一門而
巨史欽 期頤 內篇卷四 附錄

兩不亦盛哉二生持此以頌可也
又曰自不佞與伯玉後先解省臺而東南乞言之士
不走異則走洪中以相重潘翁之年暨其婦吳姥偕
九十誠異矣有伯玉之一言足以將牢醴侈廬壁而
爲之戚屬者又欲薦不佞言以儼伯玉母乃非當乎
而况又欲薦不佞之嗣言以自儼乎哉夫食肉不食
馬肝未爲不知味而必使其屬厭之且也潘翁之行
與其夫婦所爲壽幾盡於伯玉而余之言亦僂盡矣
夫安能嘔嚔媿媿以調辭繼也然而諸君子之所以
不能已於潘翁而又不容已於不佞言者則嘗竊聞

之蓋夫子之稱大德曰必得其壽矣然必先之以得
名豈所謂壽者所以求其身而名者所以求其壽也
耶壽之所以爲求有限而名之所爲永無窮諸君子
母亦欲求潘翁夫婦之壽乎而不憚亟亟焉斯責名
於余言而余噴不敢許也箕子洪範之五福蓋首壽
而攸好德媿之而名不與焉有名者不必有德德不
立而名且泯矣然則德者又所以求其名也人富而
仁義附焉以世之所稱潘翁夫婦好行其德即不能
出里閭外要之老氏之所謂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
爲天下先者以稱翁家內外史亦庶幾矣然則德安

巨史欽 期頤 內篇卷四 附錄

所籍名而名安所籍言哉無已則有一言以效余勉
如潘翁之夫婦旣以心畫趣時其雍容之得愈於纖
齋過當旣成而身享其饒當生丰矣行且聽子孫而
息之抑孟獻子有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公儀休之
母以子貴而能拔園葵去織婦其所爲德雖小要之
皆善居富者也衛武公九十五而與其卿大夫士相
交傲於國翁與吳姥九十而交相傲於家可乎其最
戚者子之壻曰吳馨序而授之俾母但以名相重焉

百歲潘母壽叙

京山李維楨曰子列子述楊朱之言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十無一焉其所稱林類榮啓期之屬皆貧士帶索拾穗鼓琴行歌而能百年楊朱則以久生爲苦百年猶厭其多孰是說也求之男子鮮知其解而婦姬中乃時有之若潘氏方母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母爲太學君傑配其子五人其孫十六人其曾孫三十六人其玄孫若干人爲儒爲宦爲農爲賈莫不有聞焉女子子以至曾玄又若干人其歸他人而有子孫男女又若干人爲儒爲宦爲農爲賈莫不有聞焉今百年矣問母何方所循曰其爲人也好善而能容簪珥布帛可以周人一無所愛鰥寡孤獨施仁必先歲時問遺戚黨豐約疏數無失禮其子孫婦若近屬冠者婚者舉子女者必有賜其能勤儉孝敬者慰藉而加惠焉子孽孽之子等於己蓋既老而廢既老而目無見子孫啓居頷之而已其聰也細語必關其坐也鎮日通夕或浹辰不寐昇哉母也是知天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者與是持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者與是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者與

車史鈔

八朝明

內篇卷五

十四

彼其心如淵泉形如處女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不覺身之所倚足之所履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而又何病焉母有從孫景升者言母頃多爲嬰兒態不佞喟然而嘆此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百姓注其耳目而聖人皆孩之也其登百年固宜楊朱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天下與我畢世故不可離厭天下遂以百歲爲桎梏硜硜然小人哉榮啓期林類之屬忘其貧母忘其富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或曰母父黨有吳姬者百年陳姬亞之司徒公九十有四黃髮兒齒世類固多壽或曰新安斗分野婺女所躔故女多壽母

車史鈔

八朝明

內篇卷五

十五

而敏事兩如讓而和纖紉纂組龜如恐育鞠雖溥
暑燕寢不但不振承上接下不妄發一言子女長矣
而翁有兩膝視膝如己之女視膝之子如己之子子
若女若子婦若諸孫子女若諸孫子婦數十曹笑言
啞啞延接之即有過未嘗詬詈飲食衣服布帛佩悅
蒞蘭析而分之而察其能勤儉孝敬者加錫焉以示
獎勵冠與婚與舉子女則有慶內外宗歲時問遺物
必稱情而尤周其凍餒廢疾孤寡者晚失明而耳甚
聰聲雖下必聞子孫務為歡笑事以悅之則亦嗔然
而笑為嬰兒態或匡坐歷日夕不假寐其卒也無疾

車東鈔

內篇卷五

十六

痛愁苦第不食耳貌如生而體柔衆以為異以正德
壬申八月十六日生以萬曆庚戌八月初九日卒以
閏計之百歲有餘矣

富溪汪母百一歲傳

壽母汪孺人程氏休寧人生正德辛未七月十六日
辰時卒於萬曆辛未七月廿七日巳時享年一百一
歲為率口程文學瞻公第四女適富溪汪公玄珍生
子四人孫十二人玄曾孫暨孫女輩七十餘人皆親
拊之膝下富壽康寧可謂全昌矣徵壽母生平懿行
大都喜怒哀留怨憎不宅孝舅姑和妯娌一出誠心

佐汪公課諸子克盡婦道母道公賈吳江貳數百金
貸吳江居民偶水荒居民多流離不能償公罄囊而
歸孺人毫無愠色益勤儉佐之成家勗諸子儒者儒
商者商孜孜毋廢業且勸公悉然前券而周卹鄰黨
益備以成公遜讓之德宗之女士咸視為師範速化
而從善莫不感佩而終身誦之子大紀大綱大經大
綸惟網易名大中由庠生入太學授光祿丞諸孫惟
明臣由禮部儒士授兵馬陞平定州州同今習儒習
估者相率駸駸鵲起未艾也則孺人足供其老而享
其報矣當百歲期邑侯施公送扁旌門榜江丁公洎
車東鈔

內篇卷五

百歲汪母

十七

諸搢紳以文為壽載別乘

巨史云萬曆庚戌余從榆村過富溪不二里而近
其地兩水所夾是必有靈異鍾為人瑞而汪母程
孺人實應之時程泰符館於其家余特走訪以詢
壽母事至則鑠鑠散步督奴灌畦至適也謂上壽
將不可量明年辛未冬詢之遂仙逝矣其孫明琯
習儒術博雅士也余得徵母行為詳故著之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松軒道人左之氏校

閩中二林公

弇州公壽序云閩自明興二百餘年休養生息其姓日以蕃而獨林爲最著林之貴至祖父子孫昆弟鵲起科第而又多壽考若父安貞肅之類其貴以八座爲恒調而又壽以八袞爲小年然所謂林者地不必出一郡望不必出一族而其最壽考者曰福之南安公享年百有四臺使爲之建百歲坊而其子少司

車史鈔

內篇卷六 名壽

徒應亮歸侍養亦八十餘父子華髮相隱映金紫冠蓋出入所目屬其次則興之衡州公衡州公者學士大夫所稱爲方渠先生者也年九十三矣而步履視聽愈矍鑠七箸益進有子曰雷州守民余故與雷州君善因以得悉衡州公公之成進士而今樂清也輕徭稅省刑罰一切爲近民之政而方於事上御史行部至樂清頗指事竣且游鴈蕩公歸驚曰御史乃游鴈蕩耶不爲治供帳而御史所詰問邑政亡不井井者乃更謝而心奇之治行冠兩浙以高第徵顧僅得此部郎會 上有所不悅於 昭聖壬人乘間摘其

弟建昌侯不法事當公曹公與曹長奏牘稍欲直其

冤觸 上怒遂得杖而謫佐吾太倉州守余童子時

微聞父老言公之宜民也未幾遷肇慶同守督撫時

用兵五指山檄公監之兵驕甚方縱剽公至而不出

迎乃縛其長送之臺一軍股栗已又監征八寨兵前

後皆捷事聞預綵幣之賞臺薦屢上公始復入爲比

部員外郎未幾而衡州之命下矣公守衡復有異政

會承王母憂歸既服除遂不復出蓋栖遲山澤者垂

四十年所還往皆三老布衣交漿酒藿肉談笑從容

竟日然絕口不言縣官事問所居官治行亦不答蓋

巨史鈔

內篇卷六 名壽

公仕宦之日少未常少挫折其志而屈其節震盪百變畏險萬途而吾之天固自如至林居之日則長矣然未嘗以世念世味汨之宜其視履考祥之元吉如是也當雷州君之守南司徒郎時時過從語及公未嘗不泫然深思也曰不穀有弟民止在北司徒屬而老人獨里處不穀姑請告以奉朝夕如何余告雷州君若歸而有以慰老人則可老人不欲若歸是以歸矣老人意也且老人雖大耋而五官之用甚壯七著日益是必且登南安公之年而進之君亦自司徒屬而爲少司徒始用司徒公例歸養不亦快哉當司徒

公之歸養有子如楚為學憲而君之弟仕其資歷約畧亦如君閩之林其壽考福澤寧有加於二牧者哉蓋余與雷州君語之明年而君來乞文以壽公因次而授之如右

巨史欽

八期願
內高卷一
巨史欽

巨史內篇

閩懿卷一

濮太夫人鄒氏

叙曰余數過姑孰知有濮太夫人鄒大家能稱詩久矣壬子春從鄉人程弘父得其全集歎夫人之所際不為不幸也父與舅皆自貴而受封夫貴而文兄貴而顯教子子貴擇壻壻貴且擬魏科稱名世視漢班惠姬兩門差不忝矣第以師宮闈纂漢史似未可庶幾也然讀其狀父與祭夫若子女之文其悲悼又何慘耶文士坎壈自古歎之故以夫人履順而尚有歎也及訪鄒濮之裔皆無聞人可求夫人狀傳者當從費學卿索之學卿者費之博聞人也

士齋集

鉛山費宏序曰士齋姓鄒氏為贈翰林編修國子丞朱軒濮公之配以其子編修和仲貴封孺人少聰慧其父贈御史郡博益軒先生教之列女傳諸書宿解冥契而又博覽子史以含咀其菁華形諸吟咏隨事摹寫和平莊重見者無不奇之以為是無愧於能言

天都
卷一
校

之士矣因以士齋稱之然孺人雅自愛未嘗苟作惟
未軒公及和仲之常所往來厚善有託而求焉者乃
時作一篇應之其稿亦多棄不錄宏其子壻也自贈
寄之外未嘗有見焉間以為請則曰筆札非吾職也
是特纂組之彌文烹飪之餘味耳何足以傳諸人人
耶比者太平守傅侯希準奉其母太夫人就養郡齋
以東山愛日十題懇孺人賦之且乞為之記乃作而
歎曰郡有班姑謝娘可使之泯沒而無傳耶命其諸
孫太學生訓錄稿閱之為繡諸梓而以序屬宏宏嘗
許孺人之作文采絢爛若機錦之初剪意味雋永若

車史鈔

內篇卷一

二

禹和之既調而其音韻鏗鏘又若雜珮之交振蓋舉
女德婦功之懿而發之於華嚴綵翰之間使其服章
逢麗縉紳固宜掉鞅文苑為天下奇男子而乃深處
中閨美不外見胸臆之奇殆有無因而盡吐者昔歐
陽子序謝氏希孟之詩而歎其不幸為女子莫能章
顯於世由孺人觀之豈不信哉雖然玉氣為虹劍光
射斗物之奇者亦豈能閤且匿之茲集卒賴傅侯以
傳而不至於泯沒則又幸矣孺人相未軒公育材校
藝各稱厥任所至輒有賢譽勵和仲以學始於髫髻
遂以魁士蜚英詞林其持身理家咸中矩則誠女之

有士行者士齋之稱蓋不但以其詩也詩曰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宏於茲集亦云嘉靖三年歲在甲申夏
四月

詩

五言絕句一首七言絕句八首
五言律二首七言律十二首

驚鵲

聯拳屬玉兒飛向磯頭立秋寒雪不消點破江天碧

月梅

開時不憚雪霜多占得先春性自和玉骨冰姿嫌俗
污故移清影傍嫦娥

題菊

車史鈔

內篇卷一

三

不共春光關百芳自甘籬落傲風霜園林一片蕭疎
景幾朵依稀散晚香

弘治癸丑立春日諸夫人召宴不赴以詩答之

時未軒以儒官六年會試

羅綺輝煌彩燕飛羣仙勝會獨相違蓬門不是甘樵
梓萬里鵬程人未歸

丙辰歲在京邸與子女會適遇中秋然卷耳之
私不無興念因口占二絕并邀吾壻女過舍

詠月

九載中秋宦邸過今年團聚樂偏多晚涼月上梧桐

處共渴金樽意若何

銀漢無聲夜氣清
良辰忽感宦游情
東山遙望人千里
想亦停杯對月明

寄魯弟寧羗官邸

焚鬚常動病邊思
一樹荆花本共枝
傳信莫嫌雙鯉遠
衡陽秋早鴈來時

戊辰年攜訓孫上京九日舟中感懷

遠掖離孫上
帝鄉蓬窓寥落度重陽
買糕沽酒尋常事
憶盡東籬滿把香

極目京華認故鄉
板輿曾此翫春陽
而今惟喜仙郎

車史鈔

內篇卷一

貴菊酒重分
殿陞香

官邸寄妹

封緘憑鴈寄多病
尚纏綿寒栗侵肌玉
秋蓬亂髮蟬鄉書猶未達
肉骨自相牽何日歸寧處
然燈話少年

除夕感懷

舉竿誦椒篇
光陰萬象鮮和絃
清舊曲晚景度新年
霜鬢隨時改
天葩近日妍
泉源鄉國意應在白雲邊

春日述懷

遲遲日影上簾鉤
百種新愁掛念頭
午睡易驚鄉夢遠
春暉難報寸心柔
芸窗燈火常當夕
鵬路風雲未

遇秋身病消容尤可恨
菱花照處自堪羞

輓伊仲廣秀才妻
仲廣後登第

婦道雍雍羨淑人
俄驚遺疾返幽冥
雲迷夜月猿聲咽
花落西風蝶夢經
姑室何由追影響
母家無復望歸寧
鼓盆痛切芸窗客
還擬登瀛列汗青

父母以詩召壻女還鄉賡韻奉答

雙親別我數年餘
多少愁懷未可舒
井臼晨昏惟在已
家園南北未成居
舅姑甘旨三炊粟
夫壻天涯數卷書
千里鄉關歸便得
題橋應欲共相如

和子充修撰韻

車史鈔

內篇卷一

雙鯉傳書度遠川
異鄉砧葛又經年
秋風泮水蘋應薦
晚節疎離菊正鮮
病態誰憐懸骨肉
清時豈久臥林泉
重來叙我天倫樂
風月平分入短篇

詔子遠違燕婦室孫枝無兆寄此

遠別雙親二載餘
悠悠常自倚門閭
鶯啼喬木三春景
鴈過南樓幾度書
伐桂有期忻自若
夢蘭無兆竟何如
歸鞍擬在黃花候
一道光風迓板輿

丙辰舟次桃源和未軒韻寄子

數載參商薄宦羈
團團未久又分離
客邊寥落逢長至
眼底蕭疎少故知
冰雪連天迷野曙
烟波無路接

淮涯蓬窗悵望家南北何日安閒得自怡

新春感懷

蓬門深掩度朝曛白髮蕭蕭又見春臘意護梅香未
落土膏滋麥綠將勻心關桂玉家常事職廢蠶桑老
病身尚賴桓君嗣餘慶芝蘭塔下棘成新

二月念一日張家灣發舟憶亡女費恭人

數朝停棹玉河濱咫尺雲霄萬里情老眼不勝傷子
淚驚膠難續斷絃盟蠶鹽滋味追前烈金紫光榮屬
後生賸有名駒堪慰意舅家宅相定須成

賀子充入閣

車史鈔

內篇卷一

六

姓名喜自入金甌簡命重承拜冕旒九五年當
新宰相三十行裏舊龍頭經邦濟世心常切願祖揚
親願已酬伊傳芳名照青史雍熙行見邁成周

誌喜寄子充閣老

嗶嗶佳氣溢門閭喜見孫枝又產雛吉夢已孚飛燕
兆慶賓咸致弄璋書豈圖詩禮傳家學惟欲耘耔賦
國餘老景逢子觀四世悲歡相感意何如

冬夜不寐聞鐘有感

隱隱鐘聲夜向晨羣鴉作陣起寒林退朝曾記兒郎
貴開戶誰聞車馬音雲雨不堪愁桂玉青檀綠未積

羸金百年門祚孫曾繼四代傳來有舊簪

立春感懷

老境逢時百感生春盤傳菜又嘗新少年曾是書中
玉皓首應憐泉下人孝養長孫恩可繼情鍾令伯表
須陳回思二十年前景蘭桂椿萱滿眼春

文記一首行狀
首祭文一首

東山愛日記

姑孰郡齋左方之隙有山焉可畝丈餘名曰小東山
郡守遊息之所也山之上軒豁高朗四面洞達畢見
民隱者爲視民亭其下則鬱蔥環繞陰翳含發者爲

車史鈔

內篇卷一

七

延翠亭西則碧波潏潏芙蕖的歷者爲愛蓮池四圍
周匝則有梅有桃有松竹有棗花則有菊有萱而四
時之景物畢萃焉宛然蓬島之勝境也於時遼陽傳
公以進士擢居諫垣多謇諤聲天子念吾郡爲畿
輔重地特簡公守是郡無何六事修飾百廢具興郡
民安堵明年迎其母太夫人來養每值公暇則率其
子孫日具酒饌於茲山稱觴戲綵以爲壽隨其所欲
者極力爲之惟恐其少有所拂爾於是太夫人盤桓
陟降手茲山之間俯祝羣類之暢達遐眺萬姓之晏
安懽忻夷愉康寧豐饒不必割肥烹鮮而甘且飫矣

且即諸景分題繪圖題曰東山愛日操其要也余既各爲之詠而復俾爲記余聞之孔子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說者以喜懼之念兩存則於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矣至於詩則云且以喜樂且以求日蓋喜則日永矣求日即愛日也嗟乎父母之恩猶天地然天地之恩無涯也父母之生有涯也古人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易庸詎非以三公可得而父母之年不可得耶夫日之當愛審矣而養之當重宜矣雖然未也天子以天下養諸侯以國養大夫以家養庶人以一身養而士君子之修德樹行建功

車史鈔

內閣書

九

揚名者爲百世養是故謂之尊親謂之顯親謂之大孝敢以是爲公期望爲太夫人頌禱遂書以爲記

實狀

先父諱謙字終吉號益軒世系太平當塗人自幼穎敏博學有大志昆季三人長伯孟亨次仲和各有夙疾未能持家先人與母孫氏事先大父母以孝行稱於鄉里時遊郡庠其勤經史家事維持備歷辛苦景泰庚午領鄉薦赴禮闈得乙榜授浙之常山訓於時同窗友數輩偕乙榜者各以職薄而辭惟先人以家

貧親老而念之曰余若以職薄而辭則余雙親桑榆之景曷能留耶其布衣友若布政使端仲仁右副都御史吳興璧等皆領其孝誠而惜其小就既而奉先大父母之任晨昏侍養靡不得其懽心九年考滿奉親還鄉給由之京陞靈壽學諭仍爲雙親年高弗能迎任奉養晝夜惶惶尋遇恩例許分俸養親即欣然以任內該支俸糧分回原籍養贍歲時又以土產及衣服履襪之類寄奉問安長伯無子兼患目疾先人期以終身供奉衣食少年失偶先人仕常山輒寄資物爲其續絃止一女爲作資裝嫁之次伯子女七人皆有恩惠所及又如祖產之類悉讓與次伯復免長伯曰汝無子終身靠我可矣幸無念祖業也在靈壽時家近京師因女年將及笄每以書謀諸心友鍾寺正爲之擇壻鍾復以同鄉故族門下生濮子某賢敏可妻於癸未歲親迎於靈壽留貳館授業三年生子韶先父每以英物目之後挾歸京邸乃得諧綿綿之慶又在靈壽六年聞祖父憂回家守制未幾祖母亦逝輟車並葬哀毀踰禮服闋間遣弟魯入郡庠補弟子員乃起復赴京仍授夏邑三年通滿諸士子不忍別以任內有績又陞湖廣常德教授於時魯已登

車史鈔

內閣書

九

進士第父到任四年自陳休致還家共族人親故

樂終日會魯宰建德與行取之京父以塵事不羈心

自快且有平昔鍾愛婿女之情因同抵京師會晤時

乃癸卯大比之年既而延芳果中京闈父得滿素願

喜之不勝復諭孫韶爾能加勉下年當出一頭地

也外孫女秀蘭亦嘗戒以女工婦道之端爲之議婚

姻命愚夫婦曰婿苟賢矣貧富莫較後有太學生費

氏子明經飽學媒氏請締婚姻遂欣欣然贊成曰此

因緣實吾兩家之慶將來安可量乎斯言也蓋有徵

矣先人生前爲人篤實正直平居教子女皆有法度

飲食必謹節服飾不華靡歷官四處舉得人心士子

咸服其教養之恩同僚重其寬厚之惠初任常山有

生曰樊鯤者幼失父同母守孤衣食不瞻前典教

者責以束脩未脩或受呵譴不能容身欲罷學事農

畝父到任即喚入講下特加青盼教誨傳示經旨後

此生果中鄉舉入監後授福建某府同知會先人於

都下拜謁感泣曰今日之榮先生之賜也其成人

大率類此乃於成化丙午四月十五晨起召次子

常具飲饌共子婿族人相宴中庭

七子二長魯任監察御史次常生員女二長賽貞適

濮廷芳中癸卯鄉試次安貞適儲哲成化二十三年
五月日女賽貞泣書

祭訃兒文

爾之亡矣倏忽一年日月易邁幽冥杳然思爾音容
淚如潺湲入爾書室塵埋几筵殘書斷簡觸目心煎
人亡物在此恨誰憐嗚呼哀哉兒耶母自戊戌生爾
頗見岐嶷汰沙得金中心自喜父母鍾愛兄姊憐恤
方能言行育養以正教讀四箴即能領訓枕畔膝前
泠泠聲誦嗟惟斯時父運尚蹇遭家多難省祖回鄉
數月遷延祖病於床祖病甫愈便欲束裝殆至南京

毒發背瘡於時母携爾輩遠處帝鄉獨身操持艱

辛備嘗念爾幼弱擔我心慮晨興保無虞於夕息自

夕保無慮於再旦撫摩愛養望爾成人幸而父病愈

北上癸卯之歲適中大比仍遭祖喪合家南還守制

故里我於斯時欲擇爾配周詢密訪殊無可意自揆

有兒患無佳配憐之實之事亦未遂嗚呼哀哉殆至

丁未爾父任官曹南爾方十歲挾於官邸切磋琢磨

勤勞教誨日侍家庭所親經義里巷之語鄭衛之音

皆不令接之於耳如此者蓋欲養爾性情端爾器識

以成大望也嗚呼哀哉彼歲己酉爾兄發解京闈春

榜未遇省祭南歸復爲爾推姻事乃得故族謝氏之
六父母議之甚爲相當遣使齋書文定厥祥繼當丙
辰爾父官滿念爾長成議畢姻娶挾家南行爲我馳
驅舟車水陸冰霜崎嶇歲暮親迎喜動庭幃父母祝
願壽考維祺承我宗祀大我鉉基豈意杯蛇釀疾在
脾嗚呼哀哉痛哉丁巳之春偕上京師疾尚未愈體
貌甚羸兄弟既見怪問驚疑父官萊州限有程期獨
往赴任我故不隨奉奉爲爾訪求名醫藥餌調護寢
食節宜既頗平復得展愁眉心欲向學力或見疲母
嘗勉爾量力爲之兒之心志母亦深知嗚呼哀哉已

五史鈔

內篇卷一

十三

未之秋母兄遣爾省父東萊爾侍晨昏居餘半載父
應詔起俱爾北來見爾丰采我獨懷開不意房中
婦失提孩嗟我含飴痛淚盈腮自謂罹此凶咎必當
否往泰來大何未久爾病復催陰癰內毒禍已成胎
庸醫誤療歸怨誰哉兒耶哀哉痛哉爾病臥床母心
憔悴旬旬倉皇無可爲計值時盛暑夜以日繼欲代
爾疾理不可得兒見母苦尚以言慰母聞爾言亦不
忍以死事徇何期丙申之夕爾神色異骨肉相看肝
腸裂碎亦有遺言執手爲記殆至天明永訣而逝嗚
呼痛哉服親迎時之衣履食盥時之被歲月之促號

天莫金噫死生固有命而恩愛何能割耶父母在堂
亦有而兄祿養固有以樂天年者所悲者爾婦幼嫠
無嗣繼續爾雖付以節義之言吾不知其能金石否
也噫昭昭節義在丈夫或亦有迷於利欲者彼蠢然
之陰質寧知節義爲何物耶吾是以切心痛腸爲爾
恨也兒若有靈尚當陰淑其心默勵其志使古人之
風見於吾門則生死者皆有光矣嗚呼痛哉興言至
此注淚成河螟蛉之子負之螺贏揆之於義古人亦
有求玉他山而名不泯者蓋思爾遺言匿愛是從也
適茲暮年俗禮則作佛事云爲兒超度在士夫家禮

五史鈔

內篇卷一

十三

蓋無信然者母之痛兒亦欲從俗而又止乎禮義也
吾兒生前亦能以禮自處而無信於異端者今登鬼
錄矣英魂渺渺不知在天堂耶在地府耶抑果有天
堂地府可爲之超度耶嗚呼哀哉兒之生也過隙之
駒兒之死也鯨目之魚母心傷悲重寫哀詞侑奠殯
宮以盡情悰嗚呼哀哉尚饗

五史云此文如訴如泣當與焦仲卿妻胡笳十八
拍同看

又云士齋文章率而能成章鄙俚中有古色婦人
文亦未多見也

評云濮夫人詩文端嚴典雅有古醇儒之風惜也
幼之所習長之所從皆在苜蓿齋中時染寒酸氣
而晚年子壻齊聲金馬門又未免涉臺閣之體故
情致少貶焉然求一代閨秀不得不以大家推之
矣

亘史鈔

內篇卷二

十四

亘史內篇閨懿卷之二

天都逸史米華生輯

校

韓安人屈氏

康海序曰五泉子既卒之十又四年其內子安人屈
氏亦卒五泉子無子有女異痛其父母繼亡身為女
子不能發揚休光以書貽余張氏女荼毒匍匐之狀
殆不忍聞謂父集已刻而母有遺詩若干首企余序
之自刻焉余聞安人貞淑矣顧未知其能詩而又精
典如此於戲人莫不以士大夫多男子為勝五泉子
車史鈔內篇卷二
也不俊蓋棺爭財構訟矣其視厥身後不知為何物
可以同語哉有女如異五泉子未為無子也五泉子
者朝邑韓汝慶邦靖戊辰進士官山西布政司叅議
卒時余嘗撰誄哀焉安人華陰都憲屈西溪公仲女
聰慧蓋有自云

潘之恒叙曰余徵詩於閨閣風尚二南而鄭衛之靡
麗無取焉杜友畢元禮持示韓安人屈氏所賦余亟
讀之猶有楚辭流韻殊含悲憾之情則十三國風所
繇振也夫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而諸孫郡丞公受
善能輯之丞子憲復傳之同舍余因是而知安人為

三閭苗裔不得以秦風挾之矣

登江樓

登高樓兮見西風吹水之潺湲水東去以不回兮客思歸而何年

楊子江阻風

滔滔楊子江江北有白髮我心苦欲歸我舟苦不發滔滔楊子江江南多歌舞我耳豈不聞我心思鄉土

送夫入覲

君往燕山去棄妾洛水傍洛水向東流妾魂隨飛揚會面當何時各遠天一方人生如朝露感念妾衷腸

車史鈔

內閣書
卷二
屈氏

二

丈夫輕離別壯志在四方努力事明主肯爲兒女傷君有雙親老垂白坐高堂晨昏妾定省喜懼君自量珍重複珍重叮嚀須記將既爲遠別去飲余手中觴莫辭手中觴爲君整行裝陽關歌欲斷柳條絲更長

思親

戊辰寓京作時二親在浙

颯颯風驚夢寒窓月影隣銅龍聲斷續鐵馬亂嘶頻燕北清秋夜江南白髮親歸寧更何日游子怨風塵

江上食蟹

露冷西風起霜寒木葉稀天涯家信杳海外鴈聲微籬下黃花瘦潮頭紫蟹肥每食思弟妹無計奉庭闈

詠雪

紛紛今始見非絮亦非鹽未盡農人力難充巧婦難

寄夫

妻身久臥病良人忽遠征封侯既有志兒女可無情湯藥憑誰主方書且自評寄言休內顧燕盜尚縱橫

送二弟之京

聞爾燕京去傷余關塞神青年憐汝輩白髮憶雙親故國宜歸早他鄉須自珍此行當努力應念倚門人

述懷

是年弟之燕歸商親在華下余居渭北

浙西北風起蕭蕭木葉稀寒花愁更發鳴鴈獨南飛

車史鈔

內閣書
卷二
屈氏

三

秋老商山遠天長渭水西思歸歸未得悵望淚沾衣

豆史云屈氏詩雖不盡見以合於風雅故錄之

屈受善政云先曾大父起家進士官總督勳著四朝及懸車手不停披日以子史百家訓諸兒先祖姑方

十餘齡刺繡於旁竊聽之盡得其解言言肯綮無不暢厥旨者曾大父奇之曰惜哉不爲兒也尋令爲古文詞三體唐詩悉合矧度而詩更琳珪若翩翩乎仙

者適朝邑韓五泉五泉髫年以神童名未弱冠登進士第與安人雅稱雙璧爲詩文友後相繼夭塲且無

嗣豈彼蒼忌完耶抑河嶽靈氣盡洩於兩人難爲繼

耶安人全集表姑異携刻長安未果歲甲辰不肖讀
禮山中念安人集久湮搜之僅得詩數篇暨康太史
德誼序雖不成帙然隋珠和玉得一稱寶矣爰附刊
副侯大方君子揀焉

直史云屈公即憲父也跋之歲在萬曆甲辰官晉
州守今任宣府同知憲字無愆與元禮同舍元禮

諱懋宗侍御孟侯之介弟也
又云前序中極贊屈之橋梓能表祖姑懿行而尤
羨女異之能述母志也故列孝女籍中載後乘

直史鈔

四

直史內篇

閨懿卷三

閨懿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劉文貞

麻城丘坦序曰夫人姓毛氏名鈺龍侍御公毛鳳韶
之女適劉莊襄公之蔭孫劉守蒙夫人之弟銘龍余
之婦夫而余之內人則蒙之猶子也余以故知夫人
詳而能言之夫人生而穎慧少好讀書一過即能誦
長遂博覽無書不讀及笄適劉劉素多病僅十一年
而劉遂夭折生三子皆不育矢與劉俱死不獨生但

直史鈔

閨懿

劉文貞

受垂老姑之託乃忍死居一樓中誓不踰閭雖侍御
公病劇呼之終不歸寧也逮姑死侍御公卒內難外
侮交作夫人以死守之無所搖動而清白之操通邑
無間言鄉評月旦皆以文貞稱之凡生三女皆先夫
人死外長孫周應明舉乙未會魁授建禮郎署雄才
博學為世俊彥亦蚤死以故夫人益鬱邑甚而為詩
益工今年七十有九目不見字矣然猶日夜使甥輩
讀書自耽聽之其好學不倦如此辛若六十餘年中
間構閱不少見之自叙遺囑中其詩若干卷屬應明
為之理未就余與應明有兄弟之好彼且死以稿寄

余曰盍爲訂之以報我外氏余故得卒業而益詳知夫人之人品文章矣夫余酒人也懶與性成不學無術既不讀書又無達識至於爲詩亦不過率意而語叶韻而止上不合古人下不合世好以故世人之爲詩有所謂關鍵起繳平頭反正勦襲吞剽派頭活套若干竅妙余一切不解夫既不解安能訂人之詩然自有一種真詩則不容於不解如夫人之詩警句者春日詩挑花暮雨煙中閣燕子春風月下樓詩句怕題新節序淚痕多染舊衣裳幽閣永夜燈前淚孤枕頻年夢裏心秋月詩霜飛衾薄紅綿冷雲飲天高綠

車史鈔
內篇卷三
劉文貞

樹寒病起詩對鏡面黃如菜色看書目眩似花生綠窓詩別思潮回同海水夢魂春去繞梨花清明詩深愁減盡紅粧興回施胭脂與後生譬之金珠翡翠珊瑚瑪瑙黃童白叟入眼皆知其爲寶矣其自悼哀傷諸篇悲慘甚一字半句抽心裂肝每讀之則鼻酸喉咽掩卷流涕不忍再讀良心苦哉余受應明之託不敢以死負之矧夫人精神在此一卷自當表揚千載者何憂不傳余竊獲訂之不失爲附驥之繩也謹爲正其魚豕編其門類彙爲十二目其他詩餘別作自叙遺囑又附之於後共成三卷余不揣微賤而爲

之引其端題之曰劉文貞集繫之曰劉成夫人之志也稱之曰文貞與國人共好之也但余之言安足爲夫人重或使觀風者得之表之朝廷足以激揚風化傳之後世益以見昭代之多賢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吾於夫人徵之矣

詩附錄

毛鈺龍

鏡

樣出秦宮製團圓寶月迴虛空開物象心迹遠塵埃影覆香羅帕先生碧玉臺繡囊鴛鴦鳥並珍重嫁時裁

車史鈔
內篇卷三
劉文貞

冬夜

玉井無聲戶已扃一庭霜月冷如凝誰憐寂寞書窗下凍影梅花伴夜燈

兔壻榴花香囊

鑿壁何須竊夜光薰風榴火日初長青春莫遣閒拋却幾几芸窗萬卷香

紙

家住稽山剡水頭陳玄毛穎憶同遊榮封楮國金符在尺素修成五鳳樓

天都外史冰華生輯
慧業居士潘允宜校

鄭太公小傳

善乎司理鄭公之言曰人無以榮親也惟有聞可以榮親貌榮名而無當非以榮吾親也親有小善使人未有聞焉即華袞被之為諛而已矣諛固所弗忍而忍泯泯乎哉吾少孤聞大人遺行近儒俠問于姑筆受以質之惇史可乎蓋太公逾強仕而歿理君得之餘響云蘭崖翁者太公父也性儇急不能容人過鳴

車東鈔

八龍行
內篇卷第四

鳴居庭以嚴持太公若束濕太公少負不羈從里中飲小有失輒大杖隨之且逐令出太公避立寒下私持母踵泣悔誓自後母為曲解乃罷然翁之事父母尤孝母嬰危疾以身請禱不効將殉之太公憂惶無所出走丐周暨王母之病亟矣父度不可為必與之俱斃小子何得獨生者豈老一又拯我三世阮耶周君首肯之病應手起太公感其德念無以報行佑宿州積算絡僅售一絹果而歸為周君壽而周君已即世太公拊棺一慟焚其絹而還居宿州時同旅方堯佐鄰人子也抵舍舍瘡作以殞太公傷之為經理身

後必慎封固資斧計其家為扶櫬歸終身養其父母無缺里人朱崇功以誣逮令索之急太公將挺身任之衆感其誼相與白於公庭事得解司理公曰先公不習為儒以今所傳抑任俠者流非耶余謂焚絹一節與延陵掛劍于樹似矣同旅歿而周其喪視原臣先割牘辦葬具何以異至奮身辨誣蹈死地而生之則向者朱家之所欣也要以本諸孝義符於有道為鄉黨所稱誦百世不衷彼任俠者流浮慕虛聲甚至扞文犯禁烏可同日而語司理公又言王父多大度敬禮章縫士如恐不及嘗患龐太公親為之紙其孝行儒術所積深矣司理公用儒起著駿聲鴻烈有繇哉

車東鈔

八龍行
內篇卷第四

趙媼傳

鄭司理公曰傷哉貧也莫慘于媼而無以為養矣蓋公少孤寔依趙媼為命念為農莫勝耒耜且安取稼於田思執藝則慮無所成名學算計籌抑末爾未難與居當為舅家成此宅相謂趙奉常公伯兼擢高第跡騰仕與媼兄弟也公既就外傳媼力操作饘饔躬親之上奉姑嫜以其餘哺孤兒時見菜色投泣相為勉及公補博士弟子員有廩餼足佐戶饗媼未嘗私

能少損二尊人。又著姑病且革，婢侍卧起，延壓乞飢，為力已殫，于喪莫能舉。既無簪珥，可脫微下，翫是惜，即解腕可援也。其之終，恃舅家為扶，服相牧也。公應省試，歸謁鄰娣，娣望而泣曰：「甚矣媼之離感也！」拮据朝夕，不能霽翁之怒。公大痛，盡向媼垂涕問媼曰：「翁性若是矣，吾惟左右以承歡，多關望，受累固當，惟婦職之不供，而敢怨耶？」自公舉鄉薦，嘗持一絹奉媼，媼曰：「吾少供布素，自為爾家婦，服或失，澣寧以爾得雋，而忘其初內之筭，公再計偕，遂獻兼衣，媼畢筭不一，御家後發筭，筭為虛，蓋以給鄰之發，而示無侈，以易車史鈔。」

鄭贈公傳

鄭贈公大章，字某蘭，漢人也。父某號蘭崖，鄭公自號少崖。鄭公父有孝行，母疾篤，終夜露禱，必殉之。鄭公憂惶無所出，曰：「萬一王母不諱，者父不生矣！」兒安得內存，四走謁醫，覲殆盡，最後而逢一周醫者，立已創。

援之立起。君子謂鄭公父子孝感也。鄭公少而豪爽，從里中飲，小失，鄭公父操家素嚴，大杖逐之。鄭公避立寒棚下，私持母踵，且啼，且悔，誓母為曲，解乃已。終鄭公之身，遂有飲限，不敢踰。鄭公父嘗患癰，鄭公親為舐瘡，平生感激周醫，曰：「此生吾三世者也。」嘗估宿州積算，緡僅售一絹，裹而歸，急以為周君者，壽而周已物故，婦亦佗適，取所累絹置靈牀前，酹酒畢，焚之大慟。而還客宿州時，有方亮佐者，鄰人子也，同旅舍患疹，以殯營理衣木檢，所餘資資封識之，櫬歸後亮佐父母老窮，養護終身，無缺。朝夕鄭公為人孝義有直史鈔。」

宛曲承事必色霽乃已。弘道既舉于鄉，持一縑奉孺人。孺人不御也，自我為爾家婦，爾父無所私衣食。吾一布被十餘年，線蹊橫縱，小子始進而易其初。耶後弘道每有所獻，衣畢筭之時，以給鄰嫠矣。而其持舅喪，歛飯之事，必備曰：寧小子貧為之所終，而父事者莫此大故。鄭公歿而孝義之聲不棄，弘道成甲辰進士，為徽州府推官，有宦績，得贈鄭公如其官。贈趙母孺人也。史湯賓尹曰：余友鮑山甫，潘景升時時為言：理公也。理公治行冠南輔，忠懷正直，有聲本之則孝義是焉。語有之：不忍於其親者，未有忍于其身與民。

巨史鈔

內篇卷四

五

者也。居官乘勢之全活人也。萬於布衣其駭人也。亦萬之鄭氏世有孝德及民，且也。夫景升為鄭公趙媼各作小傳以觀余，余得次論之。

趙奉常外傳

鄭司理公數稱舅氏奉常公之懿行也。不慧既習聞之，宗符卿去華矣。歲已酉，值次公君敏乞銘焦太史公銘成而太史自謂無媿郭有道碑也。不慧詢奉常公之詳，得其緒餘為萬生奇驗，立為外傳以資景仰者口實云。

奉常公之父贈公梅莊母郭太恭人以陰陽得公故

知非凡兒方旬，匍時抱往看春，失手墜樓而下，有承之者得不損，亦無悸容。承者為郭生，則夢先告之矣。及長，讀書桃花塢，掘一磚，錫少卿二字，故潘少卿地卒為公兆。豈非定數哉？常館師山一芥亭，僅蔽風雨，其夜有虎咆哮，而撼之公讀自如。學謂石罅時見瑞光鑿之虛中，得石如敷蓮座，因名石蓮洞。公自記奇甚。胡元瑞屠長卿胡孟弢詩亦足羽翼余采入山史為琳瑯奇樹矣。今婺源亦喜盤桓石林洞玄諸勝，以此東坡之西湖足了公事，乃知嗜泉石其性然。天固以石蓮況之矣。居官政持大體，不能俯仰取容，徐守初難之，卒服其長者。開府下履畝法，公規舊額無溢而覆者，溢什一將逮及初量，公上書言民困亟矣，加額以媚執政，吾固不能而公豈願之。開府竟偉公而黜覆者，婺源賴之。既以循良徵，值旱不發，曰：雨隨吾來也。吾忍以亢歸。兩集乃行，民兩淚隨之。泥轍者數十里，攀援莫及，則謀立祠而祝之。有役婦先脫珥佐工人曰：異哉！婦乃脫珥，婦曰：昔吾夫役也，產破而役不竣，今吾兒役也，曾不費半菽，則令以也。吾產之不卹而吝珥為報德，邪？嗟乎！公豈數奇者以為令則違守與撫臣而後自見居侍御，則忤執政，遜所親若

巨史鈔

內篇卷四

六

無所見其長卿尚璽則詎邊帥之請封請和者致朝
鮮疏稱願行璽卿議便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可行者非邪而其志未免亦足慨矣然公爲天
所佑數有異徵丙子應省試寓雲居夜下山炬滅而
前有篝燈者導之通衢未捷之先夢楓山先生授詩
頗寄汝邁汝邁者文懿字也時先陟館閣矣後儋京
鄰近市客過曰開甚何堪居公曰靜開在心不在境
以苟懷安則開乘靜入以雜余念余嘗山居聞水漸
漸風琴琴鳥嚶嚶衆籟未嘗息也余聽之而塵襟滌
兮示疾一室與市相忘焉知其非山林鳥知其非衆

車史鈔

內篇卷四

籟又鳥知其非開中靜也客曰善吾未之前聞甲辰
病革門人詹君衡來問猶談及了徹工夫公公更有
向上一着詹別去赴任饒州中途夢侍公理前語公
曰纔一開口便入邪道言畢騰空跣趺坐蓮花而
去公豈仙游邪於化之夕鄰人亦聞空中羣鶴翔風
之聲以詹夢証之知不謬與公初夢楓山固道學一
脉之神交也先是假歸里時築一靜室未免忽電發
屋將頽而亡出徑從裂壁中出而壁始仆棟宇俱撓
公露坐無以禦電屋中飄一藤扇以覆翼之其爲天
神所呵護豈偶然哉蓋公多行陰德事永康楊氏子

驚妻償逋傾橐爲贖而卻其券渡江遇潘廷珪舟折
柁乃落帆拯之此皆人所不知者也至於廬墓戀親
均產及弟以青白遺子孫避顯引嫌拒賄絕餉甘以
澹泊自守真有修行於冥冥而不媿天知者矣余客
金陵與君敏會頗數因屬余紀此以補狀誌缺畧不
免續貂之誚爾奉常公諱崇善萬曆丁丑進士官太
常少卿

野史氏曰子不語怪若伯蕪先生方正人也後世得
毋以傳爲誣乎吁天人之際亦足以觀矣余烏乎誣
余烏乎誣

車史鈔

內篇卷四

巨史內篇懿行卷之五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吳貞予傳

叙曰孔門四科惟先德行家語列儒行而德或新其全漢史易行以林雖廣博用稱德其幾幾矣余求懿德于士林不特以行稽也作文學吳貞予傳傳曰欽望姓維吳著于漸溪之南其由文學登甲第者累十而未盡乃君以好學聞莫如貞予先生先生諱士章一字君俊稱貞予先生則學者傾慕之云王

巨史欽

八懿行
內篇卷五

父方塘公以賈侯自豪舉三子皆令業儒仲曰宗球則文學父也方塘公為仲迎婦是為戴媽歸二年媽夢載衣人自月中降于庭授金丸令吞之用嘉錫爾類行且召矣彌月舉冢孫命曰章又逾歲而戴媽亡方塘公憫之抱冢孫以屬陳太媼曰此戴新婦一縷之遺雖吾冢孫乎願以幼子視矣以重王父故亦得稱冢君君之孤也依于王父母不乳而哺不翼而鼓以及岐嶷日遠膝嬬重闈風氣適上慧性見于機鋒方塘公喜聚書客廣至者皆翹楚士冢君輒從坐隅以駢語應皆辟易公每舉難字詔之百不失一羣兒

狎戲于前冢君靜默自若或畫地作卦體以詢其名

或灑墨成伊象河洛濯濯自露奇成以重器目之甫

七歲即就外傳步趨有裕而鵬鵬不屑佩也間舉似

疑義經生卒不得破難逮舞象遂贅于名儒開館升

山下題曰卉莊其文韞韞如之既斐然可觀矣弱冠

以治尚書補博士弟子員郡大夫陳公正甫國士遇

之君益自重非執業無私干先是納采于沙溪是為

汪孺人邑西巨族也未期而王父病且革環諸子孫

于榻前聚族而宣命昔鄭侯身都卿相以確確遺子

孫令處不爭之地况吾儕編戶小民用織畝起家欲

巨史欽

八懿行
內篇卷五

凌世師吾儉耳凡度支立有程歲計指于粟寒予衣

無溢于溫飽以靡康而空筭惟是冢孫少孤撫卹在

疚而策立于學宮不違自計慮分志以贖其業畀之

倉舍一區麥田數畝餼資三百以勸勤且吾垂老耄

需閑斯亦以彰吾愛而謂冢章母一居食而志力學

吾子孫其無念而事修之矧衡予命仲父曰嘻爾章

曷思所負荷乎汪孺人歎曰夫子志之非隕越可為

報吾何賴此錫我冢君膺是命以靳無忝也辭不獲

已乃咎曰何以辭勤遂奮志下帷維寸陰是惜出居

卉莊有宿鳥為警更群棲竹林四警而後即安游學

於吳越稅于句曲居西湖三茅山最久日課藝無求
息至嘔血不覺或論之則收涕而語如王父之錫命
何故一病于西湖再病于三茅立稿于韋編蠹壁之
間而莫訓其志也豈非天乎冢君之赴茅山先夕夢
母戴媽持版視之若符籙蝌蚪文不可辨瘡而識之
乃與金九之召同懺寧妖夢之是踐惟是母是子定
為月姣霞仙所宜召而還也方士李赤肚稱自終南
來請以導引術見冢君割半席與之坐行功三日李
忽廢摩急走出語人曰昇哉夫受神于先賦氣于後
神王則聖氣完則仙何賢者之神散而氣耗也予以

直史欽

內篇卷五

三

質吾師去之日仄冢君方假寐覺而呼侍人曰吾歸
帝鄉乎可以見夫子矣時君父若季父若從昆弟咸
在旅宮聞君語亟視之已端坐而逝時萬曆辛丑年
十一月之七日也距生嘉靖丙寅得年三十有六爾
訃聞于冢王母陳太媼繼母程媼元配汪孺人三世
相依一時崩裂以此悲哀可知矣孤三人沈年才十
五洪方髫髻僅七齡其悲慘尤倍可念相與扶服荒
下招葬山迎柩白門歸厝派塘之原附于王父方
塋公殯宮從所慕也嗟乎傷哉文學君之孝緒不可
縷數蓋奉王父方塘公之遺訓而佩以終身者也公

訓以勤而君過于勤訓以儉而君過于儉訓以力學
而君困于學以至于死是則可傷矣孤沈又為余言
自君有室非腰纏慶弔不暫假歸宿宿之夕必上起
居陳太媼仲父程媼而後退寢且煦濡諸弟從媼媼
忘倦靡不抵宵分及昧旦興徧候三尊人趣反館舍
以自勸矣屈指中秋惟戌戌歲得對汪孺人作菜粥
分啜群小以娛此夕法用瓦缶斷菜少許入沸湯中
和米數合取香冽以為佳味一敝裘十年至鶉結無
更新難生石耳為行僧所笑猶日減半菽歲損一綈
以貽宗人詔不令陳太媼知且曰太媼念章未識韶

直史欽

內篇卷五

四

之饑寒甚也即將棄虛脫汪孺人絲枲紉軸欲盡卒
之日惟床頭書千卷他蓄不及于傭夫而田父村媼
皆為痛悼去僕猶殉于郭渚而警夕者變為黃鳥哀
音至今能令聞人墮泣而褊心譏評者猶以王父加
錫為過而傷文學之康是將責夷齊以食薇而履西
山為穢跡矣直史論曰自願淵居陋巷不改其樂父
乃為請車以增柳夫子蓋傷之家有賢子而父不盡
知也視予之歎不忍形于言惟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以今觀文學君懿行何媼乎
王父之知是可辭富貴貧樂而好禮者也于願氏之

子庶幾乎年與之齊德友而已

冰華生曰余交吳百舍在文學君歿後十五年即長子沈也次曰洪字百抑季曰淑字百儀沈尚友千古三十而名成有比竹集行于世余為之序洪能修先世之業游雲間雲間名卿鉅公交重之淑弱冠制義醇雅乃新發硎而超超玄著可稱其體象賢共成文學未竟之志者矣文學曾著尚書新義贈灸一時余間聞其訓辭有足砭世者蓋沈之言曰先君子于書無所不讀于體無所不詣其要歸于六經性命之學所著語錄藏于家常言為學

巨史鈔

八內篇卷五

五

譬之田者雖贏而獲拙非時也漁者棄罟而芳餌非勢也故學射者不直矢學御者不組轡又言仕之擔爵握圭期以佐國學者操仁懷義期于善身尚父鷹揚于周孔宣麟泣于魯故君子可以善世潛見均焉又言善不可使人知不善不可使人不知不善人知攻吾過善人知道諛至矣又言百年之久古人比之白駒朝聞則可夕死又言士生末世貧而忍詢民無求為齒折不復續舌惠藏餘音故柔者之禍小剛者之禍大先君子之不為昭昭而操冥冥類此余有味其言故次而錄之

巨史內篇 孝友卷六

天

鄭伯華

潘之恒傳畧曰先生洪橋鄭氏諱文英以字行稱伯華父處士高挾世載旅毫元配方孺人更置側室于毫曰金母寔生先生洎仲文與而孺人舉文英季也先生生彌月處士以艱歸經載車中寄乳外舍甫能言乃還依二母膝下不知其自出母方為露嚴金亦不欲示慈融融爾顧體羸甚八齡始就塾處士猶憐

巨史鈔

八內篇卷六

鄭文英

之是兒長全采芝山中足自衛爾佔畢何為宗叅知公雅負藻鑑一屬目稱為名儒何韶秀而莊也既受易經師十四善屬文弱冠補郡諸生其孝友天性尤人所難能當其居子舍也侍處士善色養寢疾湯劑必親嘗無委二弟處士曰吾安與若等休矣方孺人嗚嗚腰痠至不敢仰視乃益齋栗久之親愛逾於季願語季爾胡不與若與能孝我我嘔血幾殆日觀與來與果自毫至則踉蹌起而瘳爾胡不與若與蓋先生初名故亞呼之其後孺人年逾耄謝世而先生之孝不衰然尤曲承金母於其懷桑梓也則奉與以出

奉觀以歸雖嚴冬膚寸裂骨崖然立無敢廢禮當處
士簋金亡于同旅之攫乃更慮收餘燼授箸主計者
計復復有期矣仲執而烏有之乃身依仲託蒙訓糊
口而希給于家六暫爾猶沾沾語人父業亡仲猶稽
我于仲何求仲狂醉而捧之屬交游語之謝曰仲酒
過耳何責焉季私孺人匿金其子轉盾且盡季亡仲
猶為計曰吾不忍問也至其居鄉為長者行類如此
亘史曰予聞先生嘗渡淮遇風他舟盡覆而汎汎者
幸存舟姬言昔夢老人云鄭孝子涉波風濤不害誰
為鄭姓者定在同舟夫豈一柁之力哉方嗣宗又語
亘史鈔
予先生病居陳七日不食夢游而極與先聖講業而
蘇人謂二者為德徵云歲己卯郭侍御來視學廉儒
行郡守令皆月旦于鄉達汪左司馬稱鄭生孝友躬
行君子也方少司徒云言忠信行篤敬鄭生其人
乎至今學士述為定論焉自余小子撰杖屨從先生
游且二十餘年猶望洋而未知津也然而竊聞君子
之論矣其言曰伯華履危疑之介丁憂否之運遭詰
曲之塗乃若嚴而愈敬傲而愈和貧不失節晚行益
敦其斯為原閔之傳歟予作里志先孝行舉予所知
者則首伯華先生先生有子大心余同社友也

許太初傳

東阿于學士慎行叙曰往余從許文穆公於朝聞其
族子太初有高士風未及識也而與公先後罷太初
亦出長安僑居張秋河上在吾邑之境相望十年竟
未交臂蓋予歸而謝里中客久矣一日太初介思修
上人過我西流精舍倒屣出迎見其風骨道上飄然
凌風視而一笑自辛暮年索居得一素友良為快之
太初負一奚囊皆海內名家題贈且多詠其割肱醫
父事尤異聞也為作許孝子傳

許孝子者名性成字太初岑樓其別號也世居歙之
車史鈔
高陽里為邑鉅宗大人豫齋公與文穆相少長常同
筆硯又與汪司馬遊嘗以太學高第仕為邑佐亦名
流也太初少則授博士經頗工章句不肯竟學去而
游於方外好莊列黃庭諸書又以早年羸病兼及素
問醫經主養生言焚香靜坐宴然一榻不知有塵中
事也有一異僧林間入定太初見而慕之延入齋閣
旦夕供養僧感其意密授真訣服行數夕霍然病已
僧亦不受其施而去莫知所之已而父病瘳疽百方
莫効太初憂之焚香告天潛到左肱和糜以進父嘔
而甘之因而少愈太初秘勿言也時值炎暑創鉅而

爛蕉焉叔父與客怪而問故曰瘍也強發視之幾以重帛蟲流於臂母聞大痛走告於父相顧而泣里人白諸長吏命三老孝悌表其閭里汪司馬顏其室曰白華自是稱許孝子不問名矣太初業好爲醫家言已以父病攻醫益力三年而父不愈自恨術之疎也攻之益力醫術遂成名聞於國乃擔簦北遊謁文穆公於都延居內舍一時朝貴慕其風節咸枉車騎過之聲爲歌詩至滿數卷太初亦澹如也文穆謂曰生逢盛世胡不取章服自榮歸上冢墓太初敬諾宗伯試其技良以詔主爵受侍醫號然太初白恰單衣自

重史鈔

內閣卷六

五

若不數、束帶謁客也文穆既歸而婁江相公再入賓之進於許公太初自念生不能高蹈箕穎紹上世之風何至負夏無且藥囊從陞楮卽出入而託於大隱乎棄而南下東遊泰山關里稅駕安平里人操計然者相與除舍下榻延爲上賓太初亦樂就焉有沙門草衣者秦故王子侯也逸而爲僧遊於泰山之野見太初而悅之止與爲友相挈修頭陀行戒律甚嚴然太初爲人儻浪自適亦不能純用佛法時宕而狎於酒人三爵輒醉據几而瞑少頃即醒、輒復飲素善鼓琴酒酣脫囊奏一再行聲調清越及俗客強之

則勿應也亦善歌謳爲子夜吳聲響振林木六博跼屣遊於胡姬酒壚翩翩趙李間矣

岱乘生曰余滿六十盟墨卿於楮師母相覲也太初請爲作傳輒復許之涼雨初霽清風徐來胡床石几踞於萬玉之林取蜀箋而泚之啜天目新茗一甌而成此足吾太初否太初姱節甚都語具陳文學傳吾獨奇其割肱事雖非中道亦賢智之高節可以厲世故以孝子名之太初佩一葫蘆長可寸許駐丹藥數粒又佩一木瘦瓢圓徑二寸餘而蟠屈嵌窠如文螺狀時出以自飲也予調太初胡不懸之樹間曰畏風

重史鈔

內閣卷六

五

鳴漚聲爾

重史曰余自弱冠識太初於結林其時以多執著授壺彈琴雅歌跳舞事事精絕以故少年場爭慕之名日以譟然余重太初以孝友至性不在執也太初不自言家庭事每屈左肱而引其袖怪問之乃得到股痕與汪司馬洎二仲白龍司理而表其閭嗣是技進而醫醫家行於北方籍在保御社進而豐干而稚南而白榆游進而吳越而金陵而燕都稅於齊魯交進於燕齊者爲婁江四明二相公爲莊劉黃董孫陶諸太史爲凌張二司隸爲宣城李大將軍諸總戎皆重

客太初太初不爲留而家後之濟上悅邢子愿侍御
于無垢宗伯于文若中丞僅得宗伯爲立傳及宗伯
陟內閣太初又出居武林尋舊盟善汪穆溟然明昆
仲而授弟子鳳游以琴復之東阿弔宗伯殯遂稅駕
故丘而余爲之叙其生平如此嗟乎世所惜太初者
僅富貴耳皆太初所能自致而不爲居乃聲稱籍甚
無毫髮瑕玷三十年間同游者莫能與之衡則太初
亦足豪且無負其質行矣故特列論以堅其壁請勿
復輕出也藉令出而可貌榮名寧有加吾太初哉

武林黃汝亨云余夙聞許太初爲高士不知其爲孝

車史鈔

內篇卷六

子蓋讀東阿公傳而知之然東阿重許先生大者爲
目傳中所言琴妙酒德與異人遇游方之外而不純
用佛法乃所稱高士者也君家寔穎絕聖邈世而太
初在世不涉真所謂善學下惠者矣

華亭董其昌云昔在苑西聽許太初彈琴頗怪桐上
絲一一作履霜捺響竭來二十年見于閣老傳知其
有剗股事當時都不自列太初深遠矣太初悠忽
忽土木形骸游朱門如蓬戶以將相爲海鷗每見乘
氣勢者欲以琴心悟之予所知者東阿知之亦不盡
也

程孝子合葬兩世墓誌銘

嗚呼此里人程孝子士章所營之墓也士章父曰嚴
註故佃僮士自號萬川以見志辭關關遠游遼陽操
鹽策得補國子諸生尋以病卒所交馮都司某爲之
殯而葬於高連子之阡付牒守焉語僕法識其地第
招寬往計而家會千年當化鶴歸爾時室王氏生子
士章六歲矣在母腹六月即與父別父來之知也其
交游安能知之僕法計至王氏哀毀屢濱死而蘇上
奉舅時巷公泊姑翟氏下撫士章有叔曰巖論亦早
卒子然一身延三世不絕之緒無論苦節其勞瘁爲

車史鈔

內篇卷六

何如至歲丙戌時巷公歿殯於荷塘而士章齒漸長
母王爲聘棠樾鮑氏貴族恩典公女女一人亦適溪
南吳一和逾三年庚寅正月大母翟孺人亡王氏冠
襄喪事三月而相繼歿比隣方獻成先生憫其孤能
自立薦於方少司徒公之任君授計金陵既十四年
矣歲已酉任君暴卒士章大慟曰不肖孤之年逾三
十矣知有父者二十年而遺骸在八千里外此身無
足爲役而賁歸父之志以事人日兢兢以勞自積而
將有請也天不惠歸父骨而遽奪吾所依爲之腐心
面目顰黑言步失次俛俛然若無所之任君之仲子

若岸有心人也方在疚見士章而問曰君何色之慘抑重有憂乎拜而曰然未敢告也三問之則慟哭不能起復哽咽而含泣言士章生三十餘年而未有父也將以君父而有吾父今君父歿而士章終無父矣言之而君憐許則累君不則士章死無所何以報君家德是以見於色而為君窺也君將謂之何若岸

車史鈔

人姓字子內屬卷六

子虞無久需也乃促喪行以僕法從年八十餘猶幸健乞縶於京兆劉公劉公批縶尾云士章遺腹之子未觀父面間關萬里覓父骨於蒼莽中還正故丘此仁人孝子之至情也焉往而不得哉庚戌八月朔抵遼陽訪高達子已塵土久矣旁人引其居處有子世勲故童時執役萬川公者見僕法而垂涕旬旬拜士章曰主人有子耶幸矣幸矣出馮都司牒證其墓士章哭莫哀不自勝居人皆來賀易棺而斂如初喪士章刺血濡縷沾枯猶潤手指親排腫瘡如撫摩之者累夕而神尚驚動骨肉相逢固有若此之異者哉當

啓行世數殊不忍別挂紙馬首送一舍泣拜而還是月十六日臨山海關士章持父故縶向關而焚大呼曰父歸乎入關矣其淚隨颺馳入若有神焉越十月中旬抵家若岸集諸友生而為之奠其文述公所遺之奇甚倫士章告余曰天不泯滅余宗令得歸父骨於故土藉諸君之庇復修先隴而合葬焉孤之葬大母洎吾母也幼不知墳大父處今得合大母以附而吾父亦得合吾母以附大父諱一鴻字政夫為郡庠生生弘治辛酉年五月二十四日辰時歿萬曆丙戌年十一月十八日辰時主所志也大母生不計年

車史鈔

人姓字子內屬卷六

卒不計日可痛已而父之歿於遼陽依稀記其年不能悉月日也母王氏余岸人生嘉靖辛丑年正月初二日卒於三月之二十三日悲哉茲擇十一月二十五日丑時合葬一丘在巖鎮竹林巷薛家坦而先生為我銘焉題墓則乞諸方少司徒公矣士章字伯達里人稱之孝子有孫德賓年甫九歲馮都司失其名地當有國士知之劉公諱曰梧南昌人以太常卿攝應天府事方任君諱以吳若岸則其仲子士達也亦稱豐公銘曰謂爾貨殖也而游辟雍謂爾壯夫也而為鬼雄託交而卹爾死者都閭馮執役而守爾塚者

萬世勲聚族而歸爾骨者方豐公慙孝而表爾墓者
九四翁報主而識塚者僕法逾蒼遠相從合葬二世
竹林中遼陽之鶴棲長松室有子兮樹為龍宜爾子
孫分享純孝之報於不窮

方士達祭文云予小子今茲之祭也有不可已者先
生之才名德望不可殫述亦不必殫述獨先生之生
客塞外歿返故鄉者其奇有三不可已於祭也先生
以辛巳歲歿於遼陽初與遊擊將軍馮公契厚為備
棺衾附於高達子之祖墓而埋之高氏有子名世勲
童而事先生先生愛養之如子故高氏德先生亦願

車東鈔

孝友

十

折其土以報夫馮公固大夫當時客死者不知幾許
人不聞有得殯者而獨殯先生此亦常情所難測者
矣至於高氏以異域之人為先生動一奇也於時即
君雖在母腹而先生未之知是先生不惟無生還之
志亦既絕返骨之望矣孺人王氏誕彌厥月一舉得
男是為伯達伯達生而有異氣天性純孝孺人每泣
曰天降凶閔使我喪所天於絕域有兒在側繫誰之
孤蓋重傷之矣已酉歲伯達年三袞一日見余於臥
石軒其色晦其神愴因問曰君若重有憂者何也伯
達曰士章三十年之志決得失於予之可否問是以

繫亂惶惑著於面顏而為吾子見也章不幸未生而
先君死於遼吾知有父時即願覓其遺骸無如齒弱
而力不足何也今庶幾其可免矣請行可乎余曰善
哉萬川公之有子也古云人心如面今日乃見孝子
之而知子之誠也當為子促駕時太常卿曰梧劉公
攝南京兆事伯達詣府請引公正以折獄盛怒及見
伯達狀遂解頤曰真孝子也因執筆親書其尾幾數
百言歲逼除伯達揖余而別余喟然嘆曰先生之初
歿也嘗以無子為心傷而豈知其有若而子者無子
之父死於三十年之前遺腹之孤覓之八千里之外

車東鈔

孝友

十

噫亦大異矣二奇也伯達所恃以引長途覘附墓者
惟一老僕老僕者名法昔日為先生負襁被人也時
已八十而矯捷如壯年心遠涉不知其老駕事伯達
如事先生天之留是以成伯達亦特至矣伯達冒風
塵負烈日出山海關達遼陽城奔馳於夷民紛襍之
間艱難險阻千態萬狀抵其地達子已死世勲猶在
而鬚髮亦斑然矣勲見僕法兩各喜躍夫勲與法風
塵識面如斷萍浮梗尚且異域相逢歡不容已况先
生之子父幽明兩相親遺伯達能不痛傷心先生能
不歡動地乎伯達乃裹骨親負又歷諸艱苦以歸世

勲以冥貲送三十里泣拜而別誰謂邊民無情哉亦先生種德之深也伯達奉先生至山海關焚先生香日出關引文祝先生持以入乃見青煙一縷飛入關門伯達因叩頭負歸經關歷驛皆無留阻於庚戌冬十月中旬始抵家余聞之爲伯達不寐者屢夕嗚呼天之玉成下民也無所不至有馮之賢而後先生可以死有劉之明而後伯達可以行家留法異土留勲法有義勲有情而後可以顯孺人冰節彰伯達奇孝成先生盛事前此未聞千古希邁三奇也此余小子之不可已於祭也嗟乎傷哉伯達以純孝之心成奇事東鈔

附錄

潘之恒送程伯達之遼陽序云初伯達之父太學君客死遼陽伯達尚在母腹其時邊帥馮某與太學有交爲殯高氏阡一蒼頭封識之歸計其母及

伯達生六齡而母亡猶能憶母之哭其父也曰天手寧作遼陽鶴而不返乎然伯達幼孤嘗因人今年三十五矣時時問遼陽道幸蒼頭八十餘猶健在堪爲嚮而伯達有良友爲治喪以壯其行嗟乎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見伯達哀思艱阻而不相矜卹者吾不信矣近時山東民向化痛父以官役沒海中乃殉於潮波六日而頂父褐衣並屍而出先達黃侍御奏表之夫遼陽三尺土豈險於海濤而伯達三十五年之真誠豈減於六日倘吾儕中有侍御其人旌孝之典端有望於熙朝矣伯達泣且

巨史鈔

內編卷六

十一

拜曰孤不天以爲諸君憂茲行得拾塊還猶爲寬依而況朽骨以肉哉幸籍名言書於丹旄庶可當巫咸招先太學有靈寧忘草結而孤得奉二親合塋桑梓之下視馬鬣猶榮敢妄希殊寵以彰不孝重爲諸君辱耶則相與祖之江干擬思悲翁三閔贈之且指霞山華表以遲歸鶴其辭曰思悲翁辭鄭雲望隴樹計然七策不一遇一悲翁也馮帥結高生逆旅河山無恙酒墟何所闕吁嗟乎翁勿悲記別時歌戾戾虛殯者婦與櫬者兒兒年三十五六齡母棄之蒐營營兮安能知見蒼頭奴當知之

三伯達聞之悲泣不勝與發頭負襁行不復顧

孝友堂記 二首

四明傳貴清曰人倫有五以天恩而相親者非父子兄弟也耶父母則人子之所自出兄弟則親之一體而分故善於親者未嘗不善於同氣善於同氣然後能推此以爲睦爲姻爲任爲恤爲仁民愛物之政嗟夫克愛之道孝弟而已矣理之所存聖人固不能以不然也歟有江氏世居郡治中傳序遠流澤深至其曾祖諱萊甫者有士譽徵弗起不幸以盛年下世曾祖妣葉氏年二十有六躬雖無子而能勵節以自守

車史鈔

孝友

內篇卷六

十四

既又以猶子昭爲嗣長則業以詩書授以家室及其得子命名曰伯仁則弘義之先考也伯仁生子三人長弘德次弘義次弘禮二子甫在齠齔而伯仁又亡葉氏實與其母及諸孫婦後先孀居者三世洪武間有司以其事上聞朝廷旌表其門閭是堂之扁不以其節而以其孝者以曾太母而來爲子若孫之婦者克繼其志而不墜其美此孝之所以得名也弘義兄弟益讀書慎行登崇善道他日地官符下郡州邑從大家巨室以實北京而江氏與焉弘德兄弟則祠爭以往兄謂我齒頗長趨事赴功義不可不先往

弟曰兄奉宗祀秉家政我往則宜弘禮卒言於有司而去比又堂之以友而得名也夫以一家之節義孝友若此其篤縉紳先生不爲之大書特書何以丕昭其休聲以告來者且勵風於斯世願吾子有述焉嗟乎歎爲文獻之邦大儒君子往往生長於其地至今際遇乎天朝沐浴乎聖化宜江氏之家克敦節義孝友之行如此也陽春一回則寒谷爲之生黍雷雨作解則草木爲之甲拆豈特天下物類爲然哉昔在魏晉之家王祥兄弟實躬孝友之行以覽視祥其友愛爲尤篤厥後子姓蕃衍盛大實爲天下之名族

車史鈔

孝友

內篇卷六

十五

而吾郡史氏其先僅始一二人自冀國夫人勵節保孤而其後人至有一門而三拜相四世而兩封王者焉蓋有節義者自然以報施於天有孝友者則必至光大昔人獨能顯美於前代哉

廬陵李禎曰江東諸郡徽爲最山水之秀固然而孝友節義之美亦非他郡所及至今猶然有江氏焉江故大族以詩書相承其族之秀而文者曰弘義兄弟三人曾祖母葉與其母暨大母皆盛年守志冰雪自持葉無子取夫兄之子昭鞠之即弘義大父也早歿葉撫弘義兄弟辛勤教誨底於成立弘義與兄弘德

弟弘禮皆馴謹能率祖母與母之慈訓讀書修行爲善士洪武間郡邑大夫嘉其一門三世之貞節也爲聞於朝於是旌表令下鄉黨榮之永樂初元肇建北京徙天下殷富之民居華轍下江氏與焉南方氏性怯弱安土重遷多難肝膽虛勇往者尠惟弘義兄弟爭先道而弘禮遂行弘義弘德歲一往視以爲常居者奉親出者奉公填唱麓應各以爲當然有急難之意靡勞逸之分閨門雍睦內外無間言冲和之氣藹如也郡邑稱孝友家必曰江氏江氏郡守張公採徽人之言署其堂曰孝友能言者爲論著甚多余惟

車史欽

內編卷六

十六

孝友之說載於經傳雜出於諸子百家亦江氏之熟聞弗容以瀆告昔宋有許子春者亦徽之歟人也寓諸海陵歐陽記其南園曰余見許氏孝悌著於三世凡過其園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愛其人化其善自近而推之遠使許氏久而愈篤不獨人化之將見園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禽鳥之翔集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許氏徽人江氏亦徽人世有古今人無古今弘義苟始終弗渝而子孫益引勿替將見江氏之孝友詎止三世而在許氏下手惜乎不得如歐陽子者而託重焉請以是爲弘義免因書以記之

沈孝子傳

叙曰亢倉子順道篇云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故虞舜大孝爲庶母感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完廩上炎浚井下石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假翼而飛假穴而出奉養滋謹無改其初心推是心也何夷狄之不可以誠顯而兵刃之不可以誠蹈也舜五十而慕稱曰孺慕升人有爲孺子泣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持此一心何遇而不可格維曰予父也遑知其繼而又遑恤其後哉

車史鈔

內編卷六

沈之章

爲紀沈孝子傳得之沈庶子仲雨先生

作沈孝子傳孝子名之章淩林市人肅皇帝乙卯春倭曠變林軍馬焚掠數日市人盡室匿孝子與結父齊之逃於墟以免繼父賈也碩市重往覘焉而遺之禽孝子聞難悲號奮擲欲往同行者止之依俱死耳何益孝子曰父死我終不獨生寧俱死遂行抵倭壘倭駭且怒輩搏之不動呼父諱繞岸行益悲號奮擲不休倭見其氣決淒惋稍從倚相視愕立一倭憐焉扶與俱覓遇之舟中則方縛以槌刃父子相見

窘迫間抱哭極哀捨首血流舡舡如注願身代父死
倭感其意為解縛使挾以登岸傍立者或怒刃操戈
起幾中齊之孝子以身左右翼蔽衣盡裂向所挾倭
為懇請無傷孝子意竟免父子相持抱歸嗟乎孝子
生長市井方十九歲娟娟孱孱豎子耳非有投石擊劍
之雄可幾幸一決又非有他謬巧奇智可以出死解
紛也何恃而探席口倭至暴盜往而死耳徒不勝至
性欲往并命百碎無一金乃卒能以其父免轉側刀
鋸間以膚革為盾陞而無面夷絕筋之患於此見死
生利害不可預慮而天之巧於成善若此假令逢危

東史

沈孝子

六

莫為解免往而稍後而不及其父生存孝子亦必奮
膺決胆觸槐而死故曰天也然方事之殷使稍有顧
惜死生計算利害之念必不能往往而氣稍不勁以
怖死之魄嬰處闕之怒必無幸矣唯其聞難即注目
不見鋒及其氣已自無倭倭即暴亦為愕眙救者因
得聞其說而事因以濟猛席不食醉人神不懾也包
胥倚秦廷而哭七日疲不絕聲其計無復之也而楚
國以存誠感也方倭之挾孝子往孝子號亦號也孝
子休迫亦休迫至為具盤殮胡跪以請夫何致究焉
如是虹貫風襲赤地三年匹婦精專履祥為變矧伊

異類亦含髮齒誰無父母能不疚心蓋情事相迫而
來自濟理不可謂天幸不至決絕而已而世或言
懷忠義舉事率齟齬少成嗟乎政恐顧惜計算之心
未忘耳急則致命緩則慮疑如孝子事可風也孝子
既救繼父歸繼父有子而竟歸宗不受繼父寸土
宗復無分以至躋立其卒也坐驚悸羸困蓋竟以前
事故四孤皆襁褓徐十指拮据僅給糠粿然卒能
成其子于學嗚呼斯其為報也已臣演曰余觀宗黨
間所稱孝子頗徐節行甚備不著獨著孝子事蓋先
其大者

東史

沈孝子

九

丁元薦孝節傳云今 皇帝三十有五年巡按浙江
監察御史臣忠士上言湖州故孝子沈之章弱冠捐
七尺殉所後父臨白刃出之虜壯哉宜表厥宅里
制曰可頗徐苦節三十有三年例格于齒弗得旌有
司援軍恩予粟帛棹楔薦禮官也詮次其事為之傳
沈系出隱侯歸安甲族也之章初後伯父齊之止何
齊之且子矣 世廟乙卯倭蹂沒林齊之沒焉章聞
而號呼以往親舊力挽之曰徒死無益也且而父有
子可無死章奮擲不顧且號且呼喉氣若縷時倭
數十人盤踞結壘章狂奔出入賊胎愕拔刃欲發傍

一倭若解其呼而憐之者力止之手招章携與俱歷壘中而得其父則反接擬刃矣章驚躍身覆之曰寧殺我貴父叩頭流血賦且愕且嘻而所引倭則感泣歔唏代為跪請不得急刺船作糜置缶中加醢酪焉以缶置頂率章同胡跪使伏而蠕動蓋夷所為哀請禮也賊意解釋齊之縛章負父上岸傍有賊忽持予逼之不中盛氣操來前所引倭復身翼之章不死父子匍匐閉賊中者三日而歸居無何章詔告齊之曰兒可以歸矣子身歸及孫之死章力撫其孤又十餘年章亦羸死諸孤大者六歲小方娠病革呼嬾徐

車東錄

九卷

三

訣曰我少離奇厄長奇窮死命也柰若何徐泣曰織紡育孤矢不負子章曰瞑矣徐撫棺哭曰吾夫烈士也坎軻軫結不獲稍展尺寸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夫死而天成不棄藐孤未忘人敢忘臨殁之言乃畢力葬章于舅姑之傍鷄鳴起夜分不寢十指輒輒無停畧每霜雪嚴酷手皮皸瘃不自知其痒也孤稍長力課之讀朝夕不稍懈戊庚間浙大饑斗米二千錢僅相望也徐窘不聊生日以一菜餅代餐又不忍下咽曰留以飽諸孤老寡嬾餓死尔其苦行多類此長孤曰汝法有文行餘子皆成立嗟乎節婦異日可以

下見之章矣汝法每為余言輒相對沾襟野史氏曰沈孝子非死孝者也或曰孝子之成其孝也以不死不死則兩完兩完則所生與所後兩無憾也天乎哉丁子曰否孝子以必死故不死誠之至也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孝子以之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發其庶幾哉天所以報孝子奢矣

程行可

陳繼儒傳曰君諱繼時字行可休寧漢口人也生而韶韻三歲誦詩捷出人意表稍長動有檢衡入游成均委心以事賢者四方豪俊輻輳交驩君亦意自

車東錄

九卷

三

得慷慨然諾排解紛難豁如也君有季弟以病殤其母哭之慟君出則治弟喪入則反袂掩面強為言笑以安母心聲響所傳欠身從之既捐杯棬哽咽之極幾至滅性臥疾者四月餘又恐遺父憂強起理家政尋聞父有疾耗不遠千里重趼而馳父子相見甚悲疾更篤君臥起嘗藥衣不解絺絺食不知味者又累月夜分泣禱多感異夢父以此得瘥然君厄頓不可起矣君彌留之前延父入坐君泣父亦泣父曰兒何言君弟云已矣兒不臘矣兒死不釋者庶母及母之弟耳析產分金寧肥無瘠宗人聞之無不感嘆曰昔葬

季弟不從羸博之儉爲母愛在季弟也今念庶弟無
繼曲沃之封爲父愛在庶弟也人誰不愛其子女而
君獨至死無一語及私蓋真孝子云

外史氏曰吾聞孝友之極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
地出黃金天降神女其理有不可誣者以程君質不
勝文而能養父母之志推德二弟非有至性曷以臻
此生不享年歿不表墓豈孝友果無報耶君有子聖
壽多父風天之報程氏不奕矣

從伯文舉狀曰行可死之日予游始歸急入問疾行
可猶強起坐覺色動數數目之意似有屬予曰姪欲

巨史欽

孝友
內屬卷六

二十三

何言得毋圖不朽於身後乎行可色憚遂首肯之夜
分氣絕復甦恍惚見閭君贈花一朶令放回曰爾乃
孝子持此往生母自虞覺而喜曰得此或不死迨五
夜死矣是爲丁未仲冬十一日也戊申秋仲季弟灼
携其孤聖壽臨而請曰吾兄寧忘七兒屬續之言耶
續有日矣當命仲兒走雲間乞眉公傳願吾兄狀之
藉此立孝子祠以二文镌石使子孫世世奉祀庶可
報死者而風生者語未已俱掩面而哭嗚呼予固不
文如行可醇孝安忍不狀狀曰吾程徵著於郡邑近
自高祖父久公至草堂公楫四世皆尚隱德草堂公

有丈夫子四齡其季亦生四子長即太學名繼時字
行可行可生而穎秀動止殊異三歲誦詩詞應對如
流父母鍾愛之及長能知大節建大義所爲恭謹孝
友天植即鯢齒終掖大儒見行可恂恂退讓無不目
屬之至其遊太學接納天下英儒文行之士藉藉聲
起一日母因季弟喪痛悼成疾行可日夜奉起居至
廢寢食侍牀第下三月衣不解帶跬步不離湯藥皆
從手翅出又經理季弟喪事一稟成人之禮無不當
母意然母病急百方求醫請禱情莫不極無何母卒
旦夕號哭幾不聊生饘粥不下咽支床僅難骨耳及

巨史欽

孝友
內屬卷六

二十三

治母喪能重大體無不竭心力人咸稱其孝然心勞
神憊極矣臥疾四月忍遺父憂強起治事未幾父亦
病作在客聞訊千里而遙兼程奔還請醫卜禱殆無
虛日躬治湯藥必親嘗而後進雖蔬食茶飲亦自料
理不解衣交睫者數閱月日則扶臥起居及候醫巫
問疾者夜則籲天請以身代見父猶奄奄不起愈加
憂悴謂藥無功精誠虔禱至五夜不輟多感異夢於
是病稍稍瘳父病時極知行可勞悴孝義篤至曰微
吾兒則無生望矣遐邇謂父病得以起者實行可孝
感云父病瘳而行可疾遂不可爲醫謂虛火上升痛

結咽喉乃勞苦心力所致病九月不敢一日臥恐父知之至疾篤乃延父泣告曰兒不孝不能終養報罔極之恩庶母孫幸舉一弟聞大人將析產河之西為弟居是重男之不孝惟大人善為安置母使有傷庶母心父泣曰兒既篤義吾復何言仲伯緯語人曰吾姪孝於父友於弟吾鄉罕倫如天假之以年端可亢吾宗傷哉天乎胡奪我良士也是夜遂卒距生隆慶壬申年十一月十八日年三十六耳嗚呼行可竟死於孝耶以母病病以母喪病復以父病病父病已而行可遂不起嗟乎願行可立身操行陰行其德多仁

直史欽

孝友
內篇卷六

二十四

者風宜膺上壽而竟短折天道果何如哉雖然行可殁令人人誦義不衰流於後世則行可不壽而壽者在天且祐其後矣予故列其槩俟名世君子采焉
直史云行可竭力以事父母之疾盡瘁而死其感優曇之夢豈偶然者哉乃能不為妻子計而願父厚亡弟與庶弟尤為難能真可謂養志者矣世未有薄於兄弟而能順父母者故予采行可孝友足以勵俗云彼以爭財而閹牆致訟者見此可愧矣余從民逸儀甫見聖壽於以上更名聖謨字伯洋以其父傳狀觀余余得節而紀之

直史內篇
卷八
八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聽松居士儀甫氏校

閨淑

叙曰婦以不妒為聖矧為人繼鮮不妒前子者吾父民逸之室得證西方是為賢婦之報故首列之
閨淑中

程母西歸傳

程可中曰我汧里拓自有唐敦龐樸茂昭諸文獻循至於今隆汧通遷女德亦從而并政則閨發令而庭

直史欽

內篇卷八

程母

是承事則外應務而內居宰寧身操也母寧妻祖也寧姑縮也母寧婦惡也以匪如是為無能自禦即為之夫者亦以悍固其才姑固其職矣至能異約卑下事人者反諄唾擯之不比妯娌之數民逸蓋竊傷古之不可復也久矣章而匹母庶冀頽風之一挽而又畀無年予將民逸是哀汧上是哀矣文聲公者於民逸為諸祖生女嫁沙田吳尚榮生母并五男而羸病以死母年十五弟各幼尚榮不勝食指繁間外行賈母以一弱息聯嚶嚶穀食者五於室中跼蹐而炊適手而浙非左授竿硯於塾即右滌矢穢於祿是時民

逸已有室胡氏舉五丈夫子而病死長者未勝冠小
方仰乳又母老民逸念晨吳女甥未笄尚庇五孱弟
無失所而矧今日閑習婦道屬媒議焉母遂歸民逸
久之其姑曰吾喪婦蓋吾之蓋及而諸孫之蓋未也
吾虞吾老而虞孫幼今繼婦視吾如保元首視諸孫
如衛腹心使我於亡者如忘婦瘡矣我則無所章其
慈諸兒曰吾喪母穉且蒙固將懼不能致今母懼今
母覆我若將裂其心分置兒腹寧自脫粟若飴也不
今吾饕餐之少失時寧自疏布若暑也不令我涼燠
之或中體我徂於怙恃而偷焉母瘡矣我則無所申

直史欽

內篇卷六
程督學

其孝諸膝曰小人惟役是服安問新故家孰不有主
膝也遠之不知即垣一方罵詈之聲徹焉而吾主之
室寂如也主逸勝勞職也而吾恒操其易主豐勝約
分也而吾每享其腴主瘡矣徒重吾踰僭民逸詩名
籍甚巷輟恒滿方奮慶與客揚摧古今日晏客欠伸
酹脯已滿案民逸惘不知所從出探母嫁時衣傾笈
矣然母為民逸婦僅十三年不能姓惟持齋事觀音
大士會患乳毒民逸四出徵醫藥莫能瘥先是母夢
大士訶曰若吾司香人乃在此欲魔使去懇曰從良
人事未了乞還三年至期果病病革趣具湯沐令人

念佛曰誕日時至始歸僅奄奄微息至丙夜死去有
頃忽起結印跏趺坐作漢音誦普門品聲若洪鐘曰
念佛大衆吾已西歸矣適見須彌山西方三聖及善
財侍者咸至手持楊枝淨瓶以甘露洒我偏體皆香
嗅之果異民逸難曰既到西方如何喃喃不已曰神
識在此俟天明方去已而蓮香從窓隙入人咸聞之
酷烈殊甚須臾推枕瞑矣時為萬曆二十八年四月
初九丑時距生庚申年三月十七日得年四十有一
嗟乎民逸才大意闊造化忌其名與藝使落落於世
如母靜懿柔慧陰德純固而亦不成享何哉卒侍君

直史欽

內篇卷六
程督學

子儼庫屋中被於陵之譏則不比妯娌之數者靜懿
柔慧為之殃耳求無損得手五噫東海方用師之又
何可以為民逸疵哉西方之說信者往焉若七日之
力耳何駭吾所不敢詳書者懼拘儒之長喙非所章
母矣

沈介姑傳

自吾家安仁稱子親伊姑而姑之義重矣惟行遠之而同林異枝羽翼乖隔致跋河屬望臨渭興思而悲不自勝焉是義之不可已也矧懿足彰而順為可貞乎則沈氏之介姑徐媼足術矣官諭仲雨之言曰介姑為大父奉政公仲女年十六歸徐蓋二十五年事夫子憂疾中而未嘗一日展於眉舒於色而少釋於懷也可不謂嫗淑乎哉詢其夫子之姓曰徐國霖其諱字元時舅歲薦士官別駕姑唐氏寔生霖幼穎慧至性孝友薦至逾冠補諸生尋置餼有駿聲故嬰

豆史鈔

開叔沈介姑

末疾以父命敦木姑蕪冒風雨而疾益深猶務攻苦簪笄一切疾至不可為介姑自覺疾以來如弗覺也者而寔隱憂之身親湯藥不去左右至焚香露禱請代乘間諷夫子屏絕塵紛專精神守性靈以延壽命夫子曰吾任有不可委者不容一日廢吾志有不可強者不容一日違雖日俯仰周旋于庭除間而消搖物外吟咏暢情流連酒奕頽然自放顧此中坦夷無它第好施予無間於疎戚小而飲食大而車乘又進而當暴骸槩莫克舉也必思振之介姑能曲承夫子意或中饋所供或裂帷解珮甚則脫簪珥以佐之

母沮色母歎辭而鄉曲之譽起能因心孝友以為政于徐宗則介姑力也歲丙申夫子捐館舍獨一女適查婿為邑諸生介姑勉以襄大事不為脂韋子叔子嗣歟以無餒若教之鬼已虞于昨殯于廬筑筑燭居者垂十年而後元子仲雨始為謀之宗人竭所遺糈輸為圭田得祔葬祖塋復令查婿授辭官諭俾為夫子狀且屬光祿錢公銘行誼具在可以不泯於是介姑謂從夫事甫畢吾將依兄子輩以老吾年而官諭方列 講筵晉大司成師傳所資不遑一日之將乃介姑安居焉遺書官諭慎母中顧而以身輔

豆史鈔

開叔沈介姑

國吾代主而家雖不能如班惠姬克續父兄志緒亦何至節行法度之不足相踵成也官諭報曰誠如姑訓幸執形管備 顧問將御板輿奉姑以承 慈聖中宮之懿德庶有藉乎

潘之恒曰史稱班惠姬年七十餘尚著女誠師範于中宮介姑今年才五十有五春秋之富不啻過之則官諭之所為奉侍之日方長當月之嘉平官諭東使節還武林與介姑懸悅期會乃屬傳于不慧以徵名言稱沈介姑以其養于沈亦為官諭廣孝思寄慕于所生云爾

介壽危言

京山李維禎題辭云介姑者沈庶子仲雨之姑也歸徐生未逾一年而生病足不良行偃蹇終二星以沒姑為之視藥物相起居請以身代為之治生產持門戶一切辨治也嘗舉女得快婿笑而予其夫之從子娶既既有樹未嘗責一粟一縷之奉而請于徐宗老卜地葬生舉沈之裝送與徐所以贈發婦者置田授獎供蒸嘗庶于兄弟失其父母則謂姑先太父之愛女也見姑如見先大父先君之愛女弟也見姑如見先君幸過我武林別第以居且姑所以為徐氏足矣

直史錄

內閣沈介姑

三

饗祀世世勿絕令徐生而在令姑而有子又何如焉于是徐氏母還為沈氏姑沈氏女終為徐氏婦而庶子授金華學戴玉堂筆坐虎閣臯比可十年始以使事便歸為姑壽海內學士嘉姑之貞於徐沈之篤於姑也賦詩貽庶子脩觴成友人滿景升出以相示富哉言乎莫贊一辭矣昔者蔡人妻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曰采芣之草雖臭惡猶始于采拾終于懷擷浸以益親况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遺妾何以得去乃作采芣之詩衛女思歸寧而不得作詩自見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魯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

先姑也介姑不嫌夫疾從一而終葬祭舉舉而後來歸庶子自義率祖自仁率親惻然發姑之是卹是深於詩者也不佞不善詩第以周之采芣衛之泉水屬辭比事如右卷阿之雅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此之謂也

淮南李植題詞云吳興沈介姑仙籍上流世家淑媛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官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及乎作嬪夫子匹美少君致警戒于鷄鳴期旦夕而鳳舉何虞求疾遽因所天二十餘年百六在運魂終朝以三奪心一夜而九摧考其脫珥佐權改容操藥指身

直史錄

內閣沈介姑

四

祈代揮涕額天自撒瑟之晨迄含珠之日何非含酸茹歎忱懣蘊結者乎迨乎從幽願違撫孤義重孝綽之妹謀徐悱而悽哀皇甫之母訓嗣子而洒泣捐服佩以營壙躬拮据而埋玉蓋毀容弔影茹荼餐藥者又復十數年于茲已原夫寢瘳以來敢不棄於舉案艱難備歷義永矢於栢舟求之古昔殆未多見豈非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貞王之質固入火不變者哉第云繁會生於絕絃郁烈出於委灰方斯蔑矣沈宮諭仲雨迎歸別舍就養有年茲出使藩封取道稱壽重父姑之節可以得天仲從子之權因而教孝淮南

杜諸子或托喻仙妹或槩括懿美各賦詩篇用當觴
獻不佞僭叙生平書之簡首俟夫異日者旌崔篆之
母賜號義成延世叔之妻續書東觀采風之使載筆
之臣得有所覽觀焉

綏安謝兆申詩云荷爾徐母歸曰沈姑壽姑者誰庶
子其懷庶子曰姑嗟而茹荼而嫠而瘠一荷彼茱萸
采采終擷荷彼君子足不履闌戟然未亡而姑有竭
伊其終顯其嗟而介姑而嗣爾夫歸爾夫室蒸嘗其
秩如彼夜行皎如日皎如日既其嘆以恤其有推其
華有節其白維暎及之濕以無澤吁嗟姑兮寤以擗

車史鈔

內篇卷一

五

華可乾兮匪其轉如石四其庶子養姑豈曰不揆父母
既徂維姑其依姑既壽祉王考如詒悠悠其以思其
姑不言兮惜不酌以觥庶子觴兮客酬以章視彼雲
漢政爾七裏遐不有望其竟陵譚元春詩云峽峽
幽貞顯顯門閭謝公之女班史之姑姪從其姑姑傷
其夫其夫云何天刑多虞天實為之年命以徂晨析
駕夫夕啼鵲鳩豈不同穴顧此女雖何以哀之乳乳
支吾何以殉之淑慎于嫗如山如河如壁如珠心無
瑕矣違恤無家兄弟之子惟懷永圖有幹有季有畝
有廬有甘有堯有供其娛玉還故舊雲迺昔墟載木

主性抱祭器居始嫁得繇歸昧睽孤罹茲閔幽老少
須臾血或有碧顏不復朱風雨晦冥自應自呼憂心
如擣苦腸若荼無子有子遏末封胡必恭敬止怙恃
儼如泉水六章豈謂是歟雲中李柄詩云黃鵠江

上寒玄鶴庭中舞太史駐符節張筵奏鐘鼓言壽沈
氏姑乃為徐氏母解徐母胡為未伶仃良獨苦夫君
不可贖嗣子猶可撫迎歸沈氏堂且以篤徐枯解悲
哉徐君生嬰疾而滯淫燕爾曾幾時憂緒縈其心憂
緒何能解解鬱鬱憐憐明神三解明神日以遠夫君日以瘠
脫珥佐供具聊與奉權權奉權何足言中道忽棄擲

車史鈔

內篇卷一

六

解棄擲豈不悲此悲更難語憐二十年相看淚如
雨留此未亡人歸君於黃土解黃土永消歇柘舟母
所失茹荼白其顛幽德延其紀紅顏如渥丹登堂太
史喜解太史為姑壽祝姑壽而康姑心既以愉太史
為倘伴緊獨渭陽情千載流馨芳解永嘉方日升云
名家饒祚胤女士亦超倫妃得諸生秀姑稱太史親
皎如皆老信守此未亡身臺起懷清日尊開獻壽辰
乘龍來快婿張燕集嘉賓黃鵠慶歌下青鸞寄語頻
鑪然煙是獸盤供脯為麟儼有羣仙聚應知百歲因
丹心能化石白髮自長春列傳題貞順笑慕漢閭臣

武林施文蔚云籍甚名門媛深漸江漢風清芬德
曜志滿洒少君容射雉安虞短九熊嗣績功拮据楸
櫟力樵悴祀嘗惘林下憐風氣庭堦泣阜螽報徐稱
克婦婦沈為思翁懿範曹家並華宗班氏雄壺儀傳
郡國女誠入王宮嫠野光恒燦瑤池信若通霞裾仙
作隊寶鏡玉還童太史南轅滯 皇綸北召匆女師
婦魏關禮共漢朝崇 古揚王納諫云雲上風清遠
閨房秀亦殊謠雲知阿母隱月更仙都匪石貞無改
遺編意不孤如聞班氏史持論引臣姑 汝南閭調
羹云生將丹穴種鳴復向河洲花實三千歲冰霜五
更史鈔
千秋憂從嗣子釋名托介姑流女史如操筆堪憑太
史脩 西京梁應基云頌頌沈介姑曰嬪來徐氏竭
力事姑婢隨時致滄瀝琴瑟日以調無違于夫子雜
佩解同儔繼之脫簪珥費序馳駿聲月旦高鄉里夫
子二聖嬰願以身代歟彼黃鵠冬肌骨盡焚毀洗
妝卸鉛華衣不曳羅綺割精啟殯宮累土血染指擇
賢紹厥宗且以奉祭祀拮据不憚勞庶幾報予美自
茲從一終柏舟素所矢惇惇果何依猶子有太史反
與迎于家朝夕供甘旨歲月徂十年未嘗露其齒序
屬臘嘉平懸悅辰在此太史進一觴顏色若為喜皎

皎介石心冰霜差可擬時維孤山梅終然放玉蕊
秋清獨標百世芳同比 天都羅逸云著素緯鉛華
粧奩暗塵積悠悠望愁空掩鏡啼風隻寒鐵與殘燈
何堪風雨夕幽閨訓女孤淚字俱成碧幃飄竹影青
髮冷霜花白顏執玉壺冰羞作山頭石昔為徐郎婦
恬然耳如集今也太史姑芳名照丹冊自有姓字香
蕪庸祝松柏 白下詩 西藩云不御鉛華不靚妝松
筠節操傲冰霜鹿車駕處青春短鸞鏡分來白髮長
埋玉金簪新雜佩含珠半借舊明璫 聖朝表宅維
風紀佇看旌封下建章 新建汪應要云人瑞遙占
更史鈔
彩色紆麻姑新佩紫霞裾清心獨凜冰霜老仙饌猶
冬館閣餘壁月照前鸞是駕綺雲飛曲鶴為書佳辰
正喜添春酒歲歲瑤池景自如 嶺南余士奇云忍
死當年淚血枯半生愁苦向誰呼若非太史派傳後
千載那知沈介姑

儲明展沈介姑頌并序

武林虞淳熙云余築室介亭之僊姑洞疑姑以介僊後聞晉山名介者仙人王光輝母而隱道成將母而居是當名介姑山也今去亭十里許沈仲雨迎姑同居李本寧潘景升同傳介姑其直方中正叶豫二爻猶女能為至戴兀者為天未一世而永世弗忘即陰成臨先不易其介非得其常心若易遠明展不能也昔舜授妙想禹師雲華虞夏大聖傳心女真安知沈姑不得旨二帝以壽道脉惟仲雨其見而知之爰作斯頌頌曰晉山弗傾豫石不轉擇日登假禹謨舜典

東史抄

介姑

十一

雲中高爐賦得西王母云西華敷妙炁金母含元精食霞坐群玉侍列皆仙媛周穆動遠遊會譙瑤池濱白雲發長謠黃竹歌倉冥漢皇頗羨慕潔志開心誠高堂下青鳥彷彿傳書鳴方朔在帝側喜奏焚香迎延登七寶殿對語通神明指點盤中棧迢遞來蓬瀛三千歲始實啖此能長生湖南有貞淑悅誕當嘉平羽駕何歲整介壽臨家庭開尊命麻姑撫瑟呼瑤英積善衍天祐福履靡涯垠

南州鄧文明賦得上元夫人云曾隨阿母降瑤池正遇仙才是漢時五岳真形堪爾乞三天太上亦吾私

風聞前導鸞笙度雲想橫陳寢馭遲惟有柏梁耽燕會年年歲歲樂于斯

雲中李炳賦得嵩山玉女云君不見嵩高巖嵒齊天漢鳳旌烟道終燦爛旁有嵯峨玉女臺紫雲繚繞空香散傳聞漢武東游時登封駐蹕如見之霞裾玉袂飄婀娜瑤枝瑤草同芳菲為問玉女何所宅天池縹緲乘六翮朝游扶桑乘丹椹暮過陵陽取金液為問玉女誰往來洛妃旦夕恣徘徊時聽元君步虛曲時啻西母白雲杯二室神闕天之中濁河清渚滌仙蹤武皇去已數千載玉女常在瑤華宮沈姑名籍原仙府餐藥茹茶心獨苦不須登岳采三花自有靈姿駐千古太史嶽降為申甫堂上壽姑堂下鼓玉女遙從二室來十六仙人歌且舞

東史抄

介姑

十一

如鼻王醇賦得麻姑云朝辭扶桑津駕彼五龍車言赴方平期過從蔡經家空中頓和鑾旌旆自交加靈韻皎秋月衣袂炫春花餘髮垂滿身鬢色燦如鴉金盤擗麟脯玉杯酌流霞變化有餘術擲米成丹砂介姑授真詮妙想自幽遐逍遙苔雲間萬紀壽無涯江都顧大猷賦得雲林夫人云海上芙蓉城瑤波吹潭沲穆穆王母宮問誰者侍坐嫺然得季女一何秀

而婿是曰雲林妃阿母以字我陵歷滄浪間出入朱
雲璫鳳騄瞻戰尋龍輶駕婀娜日月翼芝蓋紫庭戲
瓊輅仰摘度索花俯拾玉山果介姑仙者派千齡不
云夥昔棲滄海右今則江之左

廣陵李之達賦得南嶽夫人云神仙事既遯南岳跡
何奇白日降群真寶經昇聖師排烟謁上清玉札金
文披仙路匪難攀凡俗罕能窺介姑有靈骨修姱表
令儀韶年事夫子中道候相遺獨持清廓心而保貞
洪姿朱顏日以柔綠髮雲鬟垂豈不登艱幸道合神
長怡值茲初度辰紫氣霽中帷羽駕來翩翩霓裳何
陸離麟脯羞麻姑巨棗連安期髣髴暗元君懽然若
夙知別來幾千秋滄桑異昔時介節爾能操鬱為上
帝私遐紀錫無疆天地典等夷

溫陵黃居中賦得苦之水云苦之水出天目展彼貞
媛蒞祥昭族一苦之水水清遠展彼貞媛母教婉婉
其沈氏女徐氏妻儀于兩髦終身一齊其徐氏母沈
氏姑以似以續拮据卒瘁其送往無猜輸膏有主沈
以姑來庶子是撫其庶子曰咨我將我養父母之恩
以姑無恙其翳姑弱笄霜心白首彤管千秋庶子是
壽其
右苦之水七章

巨史內篇文選卷九

天都逸史永華生輯

琅水道人程明鳳校

洪屯田 覃恩序

少宰葉向高曰往余攝事留工則洪大夫為郎於曹
事甚治辦也大夫故郎儀曹徙考功駁柄用矣會同
舍郎譴去大夫不自安力請急歸乃復徙而南居頃
之當合南北書考而或者謂大夫既南第言南未宜
考也大夫愀然曰吾非為一官計久近顧吾父之章
布於地下而未有一命之寵也吾母之荆布於堂上
而未有綸翟之榮也吾日夜幾然望所以瞑吾父
之目而歡吾母之心而今猶未也吾愧無以見世之
為人子者而已敢問其他蓋更兩歲餘而天子以
建立 東朝上冊 長樂覃恩臣下於是大夫乃得
贈父一九公為奉直大夫母程為太宜人拜 命之
日陳其制詞於奉直公之几筵而治其綸翟跪而進
之太宜人曰此不肖文衡服官十四年而後得此於
尊人者也夫以大夫之服官十四年而後得此於尊
人可謂難矣然不得之於郎而得之於大夫不得之
於尋常之考功令而得之於 聖天子曠世之特恩

可謂奇矣蓋新安人常言奉直公之隱德也曰是事其父柳塘公禱於神捐年以益筭焉又葬其從弟之露齒者誨植其從子之蕩者脫其里人之誣於仇者不忍徙他姓之寔於其園者之人也邁德而韜光是有貯於帝所焉而今償之矣有奉直公是以有太夫而大夫則又言太宜人之所以孝事舅姑恭事奉直公起之湯藥饘粥之中而還其七尺者數四而不倦至於割襁褓之愛斷大夫乳以奉姑而無難色即自古賢媛自唐夫人外不多見也於乎生人之倫有夫婦焉若奉直公與太宜人者不尤奇而難哉奉直公既以當戶不究於儒其欲竟未竟之意皆發於大夫大夫棄考功郎歸人或惜其自失要津乃奉直公顧獨喜之曰孺子能不負友必不負公家矣大夫再拜受教其來留曹獨與太宜人居母子相對談奉直公事未嘗不絮泣也計大夫在留曹四五年所佐大司空節縮金錢捐不急之務以塞漏穴者以百千計所與中貴人銖爭寸較橫折其奸使不得糜將作之儲以重為筭庫困者以鉅萬計蓋前後為司空者咸倚重大夫而大夫益為侃諤以發舒其意嘗一草疏條諸不便事皆人所難言而大夫直任之曰苟

直史鈔

卷九

三

利縣官怨德無恤也夫大夫則可謂真不負公家者矣假令奉直公而在喜大夫之能其官當不啻至命之錫即太宜人坐北堂而享大夫之鼎養其所以歡然而加七筯者又豈獨以區區綸翟之華足當其心哉余之所為難大夫而奇其遭逢者蓋更在於此也大夫被命吾友呂玉繩以同署諸君子之意乞余言往賀余謂大夫忠孝大節灼然可述而原本於奉直公與太宜人尤其著者是可以勸人倫而風有位也故次而論之詩云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夫忠孝天所佑也受祿而有申命將在大夫他日者其以簪簪之辭為大夫之左券也夫光祿少卿鄒觀光曰荀子曰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余昔典銓時雅聞洪平叔其人也二三大夫講月旦之評異日裴王之選斯為冠則無何余歸田間而顧叔時果推轂為同舍郎世益以此多叔時人倫之鑑焉初平叔即儀部其曹何釋孝建白忤上旨未有所督過久始以公疏謫平叔慨然曰夫臯即某者當先臯臣欲抗疏自理或諷曰是無毫髮益釋孝徒激上怒平叔不敢疏而第謀請告歸會調考功郎或又諷曰是可以就列矣平

直史鈔

卷九

三

叔曰儀曹郎則歸考功郎則不歸將無謂以无注擲者易散徒耶竟成歸臥黃山且數年 上臯銓曹諸郎令答在職與在告主名差次其黜陟冢宰御史大夫疏乞寬假姑薄懲稱 上指 上愈怒去留悉自 宸斷留五人削籍四人而令調南京十有六人此十有六人半在告獨余與平叔臥最久不虞震怒及然余憶典銓時所心知其賢而不能佐太宰推轂所心知其非不賢而不能佐太宰保持不知幾何以追罪不肖猶罪大而罰輕也若平叔僅姓名入啓事爲銓署光寵實未嘗奉一日職而何以與黨人禍故

車史鈔 友誼 內篇卷九

事諸繇銓曹出者先後稱察察即晉公孤任瑞揆俯而與諸郎鈞禮即隨牒在遠沉淪下察晉而與諸郎鈞禮諸君既同被放舊銓郎幾滿南署乃愈益親何者南曹職務簡渺無簿書執掌之勞一合也要束散佚無繁縟苛細之態二合也擯斥不容多孤臣孽子之感三合也故進而以職業相推退而以文學相劇又其次愉戚慶問皆相與同舍之誼可謂不膠漆而固者矣會 天子以建 青宮大覃恩予平叔誥命贈其父太公官如平叔母封太宜人平叔將致五熟釜焚草太公墓而製冠帔以進太宜人諸君子乃

修儀章以賀使不佞先修辭不佞先拜手颺言曰吾聞古之君子相期以道德不相期以事功今平叔猷天子之寵靈甚盛然亦三旌九命之伊始而沾沾然揚詡之無乃豔於榮名而非吾黨相期意乎斯言也似之而非者也古者有任子而無爵父 明德隆重推恩其所自生使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不賢而有之乎君子所爲異於衆人者以我重恩典而我

車史鈔 友誼 內篇卷九

我不以恩典重有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執有一命而呂鉅再命而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此滿與挹之辨也都人士之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侯人之詩曰維鷦在桑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此稱不稱之辨也稱而能挹是以我重恩典者也我重而恩典益重矣不稱而滿是恃恩典以重我者也卒之我輕而恩典亦輕矣是故君子令聞廣譽而外不願也然而非薄之也五服五章而中不滑也然而得之未嘗不憚也顯親揚名而惕愈盛也何也上厚卹我私莫知所爲報也不然者謂 朝廷之爵祿名器乃不足磨礪世我自有良貴爲此言者豈人臣之節哉余觀洪氏世有隱德至一丸翁而抱璞

含醇惇倫樹義賑人之急卹人之孤帥宗人使瞿然
顧化太宜人亦秉貞靜儉勤之德而佐一九公於臺
以內斯寧有所待而重國家所顯榮皆若而人顧不
重耶藉令平叔亟於以軒冕榮其親功令京朝官三
載上計簿若掇之耳平叔自儀曹徙考功道泰矣胡
不少濡忍以俟而遽迤以逮今茲斯其故吾黨安能
無賀在昔僚友之經營於外而相戒勉者曰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如平叔能無
好耶無疆之慶庶幾哉始基之矣是時諸君子多散
去所最與平叔善者曰呂五繩趙安甫謂余言固當
亘史鈔
持以代筐篚今太宰曾公邇典劇垂四十年揚歷至
今官所謂俯而與諸郎講鈞禮者玉繩其以吾言質
於公
客部郎趙邦柱詩序云戊戌之役黨事起銓曹吾友
洪君平叔爲最寬平叔之郎儀部也會其僚何君以
事忤上旨罷平叔欲引過抗疏爲理不得遂杜門
乞歸會改銓部亦不復就列竟成歸歸三年餘而會
諸曹郎以選事失柄相歡相用上旨盡徙諸曹郎
南署於是余得客部平叔得水部然平叔實未嘗一
日任銓職也是以爲最寬云平叔在南久屬視察也

司上非時宜索諸璫因緣爲利旁侵私漁至不可
究詰平叔計值給費盡塞諸耗漏孔無少假公帑一
清歲省錢十餘萬緣功最高會東宮立羣恩宇
內平叔得奉詔贈太翁如其官封太母宜人
紫誥雙輝世共榮之夫柄相之權能尼平叔於北而
不能尼之南明主之恩雖若少悵於其身而不能
不酬之親直道日月天定勝人彼修郅者安知非造
物假手福我輩耶其又何所介於去留得失間也余
與平叔舉同籍仕同署又同在南相得甚驩知平叔
最深獨愧余謫劣素飽靡效睹平叔建豎風猷爲忤
車史鈔
忤心動焉爰綴一律用志私忤鮒魚遵陸沫濕相吻
濡知無當於大方之家矣詩別載
亘史曰世傳虞卿棄相印以徇魏齊交游至今誦義
彼猶生死所託誠不能以一朝安其位者若平叔於
釋孝不忍以同曹所建白令友獨譴而分任其咎此
豈以功名富貴而移易其初心者哉慈母且知之而
况明王乎記曰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不獲乎上
諒哉紀平叔覃思而列之友誼則竊取之矣釋孝
官比部時與余善其信友故不愆於素者乃譴後益
砥礪猶稱篤行君子云

六烈女傳

北地李夢陽曰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泫然而涕出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為臣不終云於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賕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手死生亦大矣彼粉黛笄褱之人乃顧若是烈耶自死瑾無謂之說興於是賕者公言於朝群車史鈔

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為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掠桎梏之咸金通也下歛而上聚公簿而顯翰曰姑赦死爾夫為臣宜若是否耶設靡賕瑾能盡死之耶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褱之人乃顧若是烈耶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

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翦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

聘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為正德甲戌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岐穀丫瓜產之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丫瓜觀之不其信邪

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

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邪然均死耳竟縊死

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媿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紿其祖姑曰我飢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一矣

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東樹自經死

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和竟死

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六

車史鈔

六烈女
內篇卷一

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和抑地之靈使然邪李子曰子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女事觀之然和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其綺之誘戰於中人忌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求亡如飴適間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也斯其志可奪邪不可奪邪夫粉黛笄緯之人至微也窮閭敝閭顧頽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往往狼貪而狗

生患難之至不化衛爲蕭則承突鼠竄矣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爲六女立廟郭西

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蒂則瓜岐穗離離載嘉者未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揆心持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譬瓦全是恥爾忠爾孝敢告

車史鈔

六烈女
內篇卷一

君子

巨史曰空同六烈女傳有感而作也故其文激烈令人髮豎心創如太史公叙李陵傳悲慨自不容已吾鄉汪司馬傳七烈吳督學傳六烈皆師其意然但爲烈女發雖文極精研亦乏餘韻去之浸遠矣乃知古人立義必有所託非苟焉爾也附二傳並觀

七烈傳

汪道昆曰吾宗著郡中久矣自余有知以來近屬以烈聞者七或自吾宗以死或死吾宗大較相後不過

三十年相去不過三舍余所睹記豈不較然著哉乃今有聞有不聞則所遭者異也余懼其終不聞也故爲之立傳並稱載之

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永錫松明山人家故貧傭人賣餅爲業娶草市孫氏顧甚莊居數年永錫病瘵及革蒲伏據牀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於今哭曰君願天授嘉耦以荅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痛即不諱竊計大事畢而後從君嗟乎君言貳妻矣九原不察寧詎能明其不貳邪妾寧早決以信君心無問後事永錫執孫手曰子言及此我無他腸子姑待

車史鈔

內篇卷一

五

我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飲藥先永錫十日死蓋已丑十月上旬云後二十五年吾宗有死鄭獻者

鄭獻長齡橋人而汪天貴女自信行歸鄭居數月獄客死廬州女聞而痛絕者三誓必死會姑病女飲泣事姑姑亡女求自盡家人日夕護之不得間癸丑正月六日家人悉出觀燈女風已紉襖衣自經死年二十耳又二年有死謝湯者

謝湯病狂人也娶潛口汪柳浩女湯狂發因首跳足遇人輒哆口笑或梓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

湯病狂愈甚湯父珩幽湯別室中女大以爲憂伺湯衣食唯謹珩稍解乃寬湯會倭寇薄我郡中走寧國鄉人爭入黃山避寇過湯門湯踉蹌從衆人行旋出境迷失道候人捕湯詣太平縣以爲倭也掠殺之無何子又死珩察婦必死則遣季女與之同臥起母令自裁女佯以其私告季女曰夫死子死我奈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爲然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幾及河梁女鑰戶出門詒季女觀水出門則授季女鑰投水中丙辰正月十七日也其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死

車史鈔

內篇卷一

五

淑人出芝黃程氏謚忠愍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也忠愍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淑人從會閩廣流賊入江西吉安告急忠愍勒兵禦賊戰死之計聞淑人輒投井求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井中泣諫曰主不幸死長即君遠在大學諸幼方襁褓其誰歸主喪母必欲相從何汲汲也淑人乃強起治喪事日進米不盡一合旬旬奉忠愍喪歸至之日遂不食長子婦奉體粥長跪請曰祖母在春秋高何忍見倍母縱棄子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徐曰孺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母下拊庶孽孺子任之即母不幸以疾病終孺子惡能

留且而父死國而母死家臣道安道平其卒不食越五日死辛酉八月朔日也有司上其事 詔贈淑人立祠城東從忠愍以祀其後五年而鮑氏死

鮑氏西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下賈家苦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失即身凍餓鮑安之甲子應宿負疾還鮑爲之延醫不遺餘力應宿自度不起私告母曰婦從兒十年勞苦極矣兒即死幸擇可者醺之鮑聞之而深自傷乃徧謁宗人爲應宿乞喪具有頃鮑語應宿曰君鄉與君母言妾聞之矣妾知從君以死不知其他君母嚴他日懼不得死所君之喪具既具妾可無卻顧憂妾請先君其待君地下蓋先自飲藥危坐正寢而終乙丑七月二日也越三日應宿死其後二年爲隆慶改元死者二

車史鈔

內篇卷一

七

方氏北山方渭女也女生二歲渭從母黨許聘稠墅汪鳳時後十五年鳳時死女輒斷髮絕粒必從鳳時父母諭女百端不聽鳳時母遣家媼勞女女語媼曰母多言我生死則汪氏婦也若歸告我姑旦日亟臨視我我其猶可須臾無死從姑以歸不來吾不夕矣旦日姑至諭女如父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母父母以也願姑逆婦使得臨夫墓執夫喪即奉姑

以終天年我死不後姑察其不可奪也遣車逆之比至墓姑褰帷視車中業已經死遂合葬

李氏生斗閤梁年十九歸潛口汪應玄爲繼室應玄病瘵三歲李奉湯藥謹事之病殆應玄謂李曰若年少我死其柰若何李應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丞嘗君在與在君亡與亡無二心也應玄伏枕頻首曰事甚李於是歸辭父母母治具飲食之李持飯一盂終不舉箸旣而告母狀母爭之彊李拂衣就輿不反顧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部署中外財產召二子悉分之無何應玄死歛畢李哭之盡哀尋閉戶自經覺者啓戶入賴不死父至泣曰汪郎家故饒若依子婦白首稱未亡人宜無不可何死爲李佯應曰諾日墓遣守衛人出就食戒女奴曰第鑰戶我困甚幸得少休食頃繼臥內死年二十二

車史鈔

內篇卷一

八

汪伯子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近所概見若此遠者可知其亦風教謠俗使然抑天性也北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孫鮑以貧賤著信程李以富貴隕身於乎烈矣

贊曰昔在嘉靖風教洋洋迄茲更始引而彌光皎皎

孫氏偃起窮鄉一言自決先夫子以有美二妹嬪於著姓生也不偕死必履信燕爾新婚在忽同盡狂夫冥冥自湛以殉淑人不食甘節如飴松明同軌厥有沙溪婉婉處子筑筑繼妻齊心赴義響應昌期誰謂為彭有如駒隙誰謂為殤令名無數比事屬詞載在宗祏敬告公宮女之司直

亘史曰余讀七烈傳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烈於風化豈不高哉

六烈婦傳

吳士奇曰余從吉州歸父老為余道六烈皆婦於吳亘史鈔

者也得合傳之

鄭氏鄭瑤女笄而歸誠誠余諸父行也蚤死無子鄭矢以身從諸女曹日與俱臥起已伴語其曹曰吾將要夫同穴乃命工兩為藏於是諸女私相謂曰是將白首未亡人乎其夜各散質明鄭死繼矣年二十八將屬殮則衣已加紉顧衿帶中露片紙書曰夫以與亡吾已沐浴更衣矣無復裸我郡大夫何公大義之為首列春秋祀而是時有姚氏者從夫鶴給事吳子玉家鶴死姚亦死曰我獨非人哉而愧見鄭烈宗人為文弔之

胡氏郴州守漢女而余兄敦義妻也敦義少能文而甚孱弱病嘔血家於武林敦義病久之苦容呻吟為鄉思胡趣母家連以壻歸歸數月病益劇沒寺旁舍父察女必死給言吳生稍瘳渴欲見母若婦胡心知夫且死不忍言立奉姑就道道食日僅一豆既歸母為庀食伴色喜食半而窺母欲淚也投箸起曰夫死矣一慟幾絕遂不食越八日已無人色母抱女哭疆飲以漿胡嚙不入母亦卻食胡長跼請曰願母割愛無以女故傷生女死分也明日端坐而逝年二十二烈皆嘉隆人也至萬曆二十有三載而浹旬自經

亘史鈔

內諸卷一

者二曰江氏黃氏

江氏父曰東會夫曰貞美余從孫行也稚以孝聞疽發脣死江氏年僅十九哀號欲絕姑戒諸婢曰天厄吾子幸有賢媳媳存猶吾子存也媳即無子願少緩須臾以待他子子而子之亦猶亡子子也若嚴為守無失吾賢婦時江氏日蓬首而榻坐晨忽櫛髮理饋事於是諸婢幸江氏哀少殺防稍懈而不知給之去已也踰日死矣時七月九日越六日而黃氏死黃氏者余同祖弟士志妻也則余母族之自出弟始娶程蚤逝繼以黃隨室側黃絕無嫉也從之錢塘弟

故喜客黃具客羞必精舉子一而殤弟不勝歎歎携黃以歸而更鬻鹽於三湘之間會鹽且賤估耗什之三於是弟復思歸歸甫期而復附余舟入錢塘無何死黃哭之慟告諸娣妯曰妾將死夫姑春秋高孰代夫養請得仲次子爲夫後既懸帶縊帶斷而左右驚奔告黃母母泣曰吳郎死無後兒必不負吳郎何不附立嗣以奉姑而必舍生殉死者無益而生者何惜也黃佯許之明日以中元祭祀母去而黃自絕矣年二十四時邑中來弔者嘖嘖稱曰一時兩貞於是並上其事郡縣乃江已蒙旌而黃尚有待當黃之

車史鈔

卷一

十一

死會余令歸安鹿門子年垂九十矣聞令家有此媛慨爲作傳至三十三年而有汪氏

汪氏者序班汝相之女而從孫賓廷之妻也汪雖歸賓廷十三載乎年僅二十八賓廷病瘵且革私謂汪曰吾亡無日汝欲何言汪泣曰誓死靡他夫復何言賓廷曰婦夫死而無子者世未可僕指也寧必盡死耶汪曰各有志賓廷曰汝休矣天虐我汝無自虐也汪曰人生隙日七十幾人妾垂三十閱世已半即苟延三十年亦終一死死今快也於是乞夫所束繡帶置懷中次日賓廷死汪再拜王姑及姑曰妾爲吳氏

婦婦止今日耳比汪母至語如前母持其踵哭晝夜不絕聲汪終不顧夜將旦母勸欲寐汪則出前懷中繡帶雉經於臥榻矣適馮太史過余里經其廬式焉而次爲傳踰年又有葉氏死從子懋輝者

葉氏父曰登庸郡諸生也懋輝翩翩年少務上人讀書成癖婚僅期且死葉年十九耳泣語夫曰妾當先君待君地下然君無子孰襄大事懋輝死既就木葉勺水不入口諸女曹萬方說之不聽曰若能起吾夫而肉之骨則能活我不者無煩言也其姊發也泣語且絮徐以已譬葉曰姊不了生死自誤而欲誤我發

車史鈔

卷一

十二

有慙色時不食者累日矣有牝而多力者宣言曰吾輩石人邪而忍坐視其斃則挾齒灌水葉辭舌血與唾俱大呼曰天乎旦暮人不幸殞所天而汝曹復不我亮也妾豈不能自毒而不欲穢吾腸抑豈不能自刃而不欲汚吾頸若迫我甚矣不能從容待盡矣姑亦孀也戒諸女曰婦心如石弟謹事之時葉奄奄猶晨昏一再出嚮帷而拜拊棺而號汪雲章者懋輝所善友也弔而哀葉匍匐再拜曰亡夫有知己之言妾爲夫謝耳語畢掩袂入趣命出橐中衰分給諸姻徐曰吾有欲言以奉吾親不能執筆則以口授書書成

自署名於尾曰今日必達讀其書大槩寬二親之憂而明從一之義也不食八日而死前一日已浴而更服殮惟加襲用縞素業命也當隆慶中有自吾宗而死汪者是為邑諸生正寵女余從伯也女亦通書史臨沒遺書畧如葉指而婉轉千言其聲悲哀尤令人酸鼻

吳士奇曰烈婦忠臣一也雖經則王燭不食則首陽書帶則文信國立孤則公孫杵臼若其不習而利無為而為吾何以窺其際乎故死而行其是者烈士也曰吾成仁吾取義然而荆卿聶政之流似是而實非

車史鈔

內篇卷一

十三

死而行其意者烈婦也易曰致命遂志而是非並遺矣明興二百四十年而吾里莫盛於今日無論人文方蒸蒸日上梓何烈烈也豈文章節義兩者並附以持世抑當女富溢尤之日益見不萎不滓者歟乃名不出里閭而登太常者僅一江氏也諸女骨雖朽神則韡韡豈以名為重輕顧後死者靦然士林而無以聞發幽光也則余甚慙於諸烈婦

四烈傳

武昌吳國倫曰四烈其三郡人其一蜀人而郡人姬也俱生嘉靖間先後以盛年從其夫死予竊心異之

喬木之詩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即女子能以禮自守豈四氏能風於詩乎夫四氏皆處身貧賤家生無所師死無所激第自信其從一之志巍如泰山不可動信如四時不可移曾不知有身後名也奚啻賢於遊女之自守者乎至如劉中壘范宣城所著稱方斯或有遺憾矣夫微美不殊而世典或漏君子猶慙焉乃予產同其鄉而親聞其事甚著寧能使之溘死無傳也即問巷何以風作四烈傳

車史鈔

內篇卷一

十四

石瓊秀豐樂里人郡諸生石漢女生嘉靖丁酉自少性剛烈與羣女居抗志自好不習為冶容甲辰聘州人張經世乙卯經世病卒瓊秀聞訃悲咽毅然欲奔喪父母力挽之不可比至經世家一哭幾絕徐強起上堂拜舅姑曰不幸不及事吾夫猶得為吾夫事二尊人即張家婦無他志矣遂留喪次不去其後父母妻迎之舅姑亦以貧故妻勸之歸瓊秀並以死誓弗聽稍迫之輒欲引刀自決自是宗黨內外無復敢有奪其志者張氏故微而經世父方困諸生不能自給未幾父又病死瓊秀獨與其姑自相弔即并日而食不言饑易衣而起不言寒竟癯然骨立至庚申三月嘔血死予考列女傳其以未嫁稱高節者僅羅女靜

翟女素也然靜之不嫁爲父報夫而素之死夫爲見迫於賊皆有以也乃瓊秀則何以哉夫執禮齊喪其貧誓死此其志蓋可以貫金石而與日月爭光即羅翟二女難之矣經世父名化予少嘗師事之

從二姑爲宣化里人從必達女適趙璉兩家皆田舍兒曾不聞醜誠語乃其居室倡隨油然天性鄉鄰賢之越六年璉病且死目其妻而不能言二姑泣曰得毋以妾爲念乎惟有與君同穴耳於是璉目始瞑二姑撫屍哭之妻絕其姑力慰不解誓以死殉姑因屬一老婢家護之二姑知姑意勉從之已葬璉舍東隅

直史鈔

卷一

十五

朝夕持漿飯哭奠焉聞者爲之哽咽流涕未幾私告其婢曰幸善視吾姑吾夫待吾冥冥且旬日今得以身與之試黃泉虜虜蟻死無恨矣語畢遂不復食尋以他事給婢出即閉門解其經經死室中姑與婢破壁救之無及矣死之日年才二十有四其姑哭之慟曰婦死吾兒也因舉其喪與璉合葬予觀古列女類爲人所不亮而忍見汚至自刑其耳目鼻髮以示心若曰刑餘之人可釋也乃二姑一無所爲而獨以有同穴盟慨然身赴之惟恐失期即賈生所稱烈士殉名夫必若是勇也此之爲節不已難乎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墮婢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附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竈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其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

直史鈔

卷一

十六

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墓妻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壻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母從史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如方晨春私謂婢曰明日不相春矣如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如易簪曰他日見簪母相忘也如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壻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保訓

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汚而其死若飴茲不凜凜文
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豈
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
信矣

艾姬者蜀之什邡縣人艾榮女吾友陶弼令綿竹時
納爲小姬初陶娶於黃無子而善妒嘗納吳氏姬生
一子且數歲黃陽愛之因勸陶再納黃氏姬蓋黃姬
即其兄女性悍而有妖態計納之足以薄吳姬寵而
危其孤也陶尋攜兩姬之綿竹果不相能無何黃亦
自往助之初入解即撫吳姬子陽泣曰久不抱兒兒

車史鈔

內篇卷一

瘠甚豈小婦不善視兒耶陶信以爲愛也遂不復有
他慮會兒有微疾而陶適役於外二黃陰賂醫醢殺
之且目吳姬曰尚能恃兒近吾夫否已陶知兒死二
黃手而莫如之何弟遣與吳姬俱歸吳姬遂見逐爲
農人婦矣故陶得乘是時納艾姬艾姬年始十七端
好寡言笑有寵於陶後陶遷姚安別駕攜艾過家與
二黃異居二黃竊恨之已陶又坐事貶閬中參軍獨
攜艾姬往黃愈不能平喚黃姬往制之比至則艾姬
退處一室曰寧絕吾進御毋寧使官解有惡聲汚吾
夫名是時陶已踰五十無嗣自憤爲婦悍妻所厄

鬱鬱成瘵死黃姬恬不爲哀第自括其囊中資爲再
適計而獨艾姬抱屍撫棺哭七日七夜不食而死死
之日屬其從者曰吾從夫子地下無恨矣幸焚吾屍
裹吾骨以歸庶幾附夫子之餘土藏焉從者如其言
以骨從陶櫬還至家黃猶妬未已大罵曰婢子安得
術夫尋瘞其骨壞垣下且遷其上曰婢子安得有冢
乃所謂黃姬者業已不用命而自嫁夫矣嗟手悲哉
艾事陶未久且非其正御也而能慨然以死殉可不
謂貞乎彼婦之妬不有其夫而忍於翦其嗣又何有
於殉夫之小姬也後三年黃以惡疾死又二年郡牧
楊仁甫始遷艾姬與陶合葬而爲文祭焉

車史鈔

內篇卷一

巨史曰是傳當在吳無奇前以梓遲失序而可喜
者收入一奴一妾文益感慨足以風世無奇初刻
六烈亦以宗孝廉姬附姬故倡爲宗議所格以烈
餘紀之嗟乎奴妾奇矣而娼烈不尤奇乎夫良史
握管烏可徇俗爲也

三烈記

長洲劉鳳曰三烈者長城沈氏三女也二女皆未嫁
而喪其良人一嫁未久而寡皆厲志不移所天雖或
過於禮其抗行貞高尤人所難也夫禮有方嫁而辭

不得嗣為兄弟者是非聖人之言乎適有三年之喪
豈不可待者且何與焉而遽絕之也豈人情哉若女
未嫁而夫死焉則未成為婦也故齊衰而弔既葬而
除此禮之衷也若謂未成為婦而已身許之矣則遂
以身殉之者是尤女行之烈者手文學沈某姑氏年
十四字盛而天日夜泣矢以身從已而父母竟欲贅
富人子章聞之遂不食死時年十九耳姊氏年十八
字丁思義以疾廢遂曰吾豈能執婦禮備汛掃哉當
謝之丁亦義不肯以疾罷待至年三十竟不行以卒
此其能建志不易人尤兩難之又其姑年十七嫁丁
車史鈔
思孝未半歲而丁歿謂舅姑當大為穴從之地下養
焉不得請哭以死復甦斷其三指以示訣未有子以
伯氏子子焉屏去脂澤無復為容素貧操作以供養
大家母石疾到股愈之與所殊指皆復完全如初尤
可異也且所子又不惠日食米數溢復省以奉佛費
如此者逾七十年困瘁可謂極矣前此有異姑詣之
云爾節孝方降格已籍爾名由此畀爾壽而康且上
迎爾語卒忽失之成大驚謂感動迺爾者有非常之
事固有非常之應如此者手里中人賢沈氏屢聞於
縣道表其宅閭光寵之甚備將載之彤史風厲來者

樹貞名於百世則又為豐碑以彰厥懿夫感激於一
時以死此義舉者可能之若從容於單墮窮乏危苦
迫於肌膚瀕死者甚亟而甘之如飴彼誘之者且日
至而無幾微動於中此其堅定沉嚴至貞之性果哉
不可幾矣彼丈夫有血氣者猶可奪惟義理所得乃
終始不變若是乎沈君方察孝廉予聞其事母尤篤
孝母疾夜晦陰走百里求藥道過其所親假二人隨
之曠野中遇迅雷二人者驚仆沈君亦植立不動久
之或構火索焉已不能語而藥在手不釋其就養無
方此特細者固沈氏家性貞義孝烈皆有足徵哉夫
車史鈔
有令德者其後將大沈君精地形家言夫既能得天
則令名無窮福澤方被之矣
巨史云獻吉之紀烈以寓忠也子威之紀烈以寓
孝也皆文之至者也非具六通者不能也
吳中四貞
黃魯曾曰滕三娘子蔣氏崑山縣人夫隸卒也先是
為滕家童養于婦畢姻無息顏也殊麗女工精絕譬
諸芳蘭生於幽深之地也舅姑先沒夫年二十餘病
死心誓不改適蓬首姑面解其纏足之偏蓋邦俗以
窄履為雅故先削其美用杜振萬之謀母家并夫之

兄嫂強之再夫及奪什器惟抱神主涕泣而已豈非誠曰未亡人耶後去履赤脚不梳結髮冬春如一僦王守谿閣老家小房半間以組繡之勤糊口風雪暑雨之晨不續饔飧者凡幾十度雖切鄰之婦以未飲濟其飢喙弗受也竟未艾年而卒方之有所多賴而可以奉節或華其賜以再姻者天壤矣以其寒微之戶有善莫車而有司日在勢利之中駭驚鼓舞竟無所聞於此云

文氏小姐都憲公森之女也許姻陸進士坦之子納采問名之後夫沒誓不再宗毛氏姊為造小閣未鹽

車史錄

四司
內編卷一

五

薪菜之屬皆由於毛氏所饋雖鄰之嫗之婦之女欲一面之弗可得也餐素衣粗年未四十而病死蓋在閨之節尤難於既嫁而彼蒙貞烈之虛聲猶之無其實者且錦衣玉饌事高第之務家僅面承交易者可以愧死矣

錢氏吳江縣喬木家生一女許僉事曹公璞之子有癩癩之証曹公致言於女家別適無滯三星之夕錢氏不聽意以為疾者天也人不可違曹公乃先娶中人之家沈氏女以處晝則極其戲棄若綴設者夜則睡無覺焉是有疾之子弗知夫婦之道必也曹公又

中前言曰決不可成姻矣錢氏從之至他姓行禮錢女開戶自經邑人聞之駭歎後曹公令沈氏改嫁沈女不聽其言有靡他之節始有人譏錢女者以死之遲也予答之曰初議易婚之時則失之早御輪授綏之時則失之不及惟此時則正會適焉而譏者坐飾詬言之從也惡知貞烈之心行哉

俞楫女為周春妻春疾革彌留顧其子謂妻曰善育之蓋平日知其妻賢淑故又申囑之也俞氏首肯春以死訣牽戀不斷冥塗在前有一步九回之狀俞氏意其恐已再醮也忽以剪刀刺一目血注涕淚俱下

車史錄

四司
內編卷一

五

春即長逝以瞑鄰聞哀恸有司奏聞於上歲給種織二物旌顯其門蓋慷慨毀傷烈丈夫之所為者而乃出於女流其可為事夫子者之律也歟

謝氏二烈事偶同得并載

耿定向曰婦姓謝氏祁門李應時妻也父曰寶甫聘後應時遂病痿父母悔之謝氏矢靡他卒歸於李歸後應時病日劇手足痺不能舉一切臥起飲食櫛沐抑搔至洩瀉諸瑣委悉婦躬之罔晝夜有懈如是者蓋七年所嘉靖辛卯應時卒婦年才念有五慟幾絕並治衣衾虛壙右誓以死殉姻黨持之嚴不獲死踰

時又萬方解之不聽曰若等未諳理道言不當我心
將就從兄裁焉從兄者布衣謝惟仁篤行學古人也
婦如母家肅惟仁問死所宜惟仁憮然曰從一以終
義也死以取義何間焉第女祖姑及舅姑在咸老矣
奈何若能養李氏子瞑矣婦悟始忍死竭力就養姑
夙抱末疾祖姑性更厲家人無當意者會歲常歉家
益落婦日勤絲枲操井臼備嘗荼苦委折將奉舉中
其惟心鄉人爲之語曰新婦順痊姑病新婦賢察姑
嚴已而相繼卒婦哀毀踰禮龜兔營葬舅憐其瘵且
無子欲令復醮婦引刀斷指曰所不終者有如指舅

車史鈔

內篇卷一

二十三

知不可奪潛然慰之時舅既鰥老而多病婦事之益
虔朝夕治具已布几上乃請御已則肅立堂楹間諸
姊如每旁視之相諠語曰嗟學生子又侍先生矣蓋
目其恭謹狀云及病甚至手捧其唾或洩惡時汗
牀第躬爲盥滌無難色如是者又累三年卒喪之如
二姑既裏事則以告惟仁氏曰未亡人祇奉兄教免
事大人不幸咸背棄我我願從夫子地下繫今日可
矣惟仁曰信也抑猶有母在忍耶婦唯唯尋喪母及
暮問如初惟仁曰事居送往女力殫矣即不死無負
李氏子也婦毅然曰否否問所言禮則然也今何獨

異耶乃於嘉靖己酉歲初之五日晨與妻離解其
家人禁不粒食積四十四日不死其時形雖羸而神
爽炯然自若女婦有慕義來唁者猶盥洗出見從容
款語如平時後乃引繩以絕姊如檢所斷指并殮生
氣凜凜焉寔二月十九日也計孀居凡十有七載未
嘗一日羣語笑亦未嘗一日解衰經惟上堂供養易
縞素蓋不忍以西服傷大人心也他舉止節目纖悉
曲中禮則若嘗問學知道者云

車史鈔

內篇卷一

二十四

天臺生曰往宛陵周給舍爲余述節婦事余聞之法
然怛怛嗣余以訊諸生謝生忠前才應聲已輒悲咽
淚數行下不能語有頃拭淚對曰生族姊也悉所以
與給舍語合又曰節婦之請裁於吾兄惟仁也生曾
在侍時睹其儀態清淑端凝超然若非塵界中人也
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其微也非與蓋自余之
按部也搜隱發幽江南北以節著者夥矣未有若斯
之奇且難者李氏子窮閭編氓耳無論無榮庇之望
即室家一日之慶亦無之而養三老經四喪情危境
逼令人拊心酸鼻涕盈盈下也夫生死之際亦大矣
古今仗節死者類多一時感激然耳久則意懈志移
大凡然也節婦忍死且十又七年矣竟死不二心烈

哉烈哉

陶若曾曰女姓謝氏祁之玉源里人也父世顯母李氏生而有文在其手如璧云遂名之曰德玉兒時婉孌寡笑言母蚤背哭之成禮與諸姑姊娣處相莊亡狎也又性慧精女紅王父訓以內則列女傳諸書輒解大義王父父咸奇之曰惜也其不爲丈夫子矣已字於諸生李宗唐子天春未及歸天春以病夭女才年十六聞計悲號局其室結衣帶密求死王母覺與家人謹伺之女計亡所出乃涕泣請往弔王母知其意堅決不忍逆則以乳媪與偕往女至伏尸慟絕復

車史欽

內篇卷二

二十六

魁魁已復慟息奄奄幾死者數矣姑百方勸解之曰春即無祿獨不念皤然之姑且爲且莫人耶孰與我依依膝下者兒在猶春在也姑且語且泣於是女持抱姑哽咽不自勝稍定乃雪涕言曰姑有命兒何敢死不則是傷姑之心也因剪髮爲二束一以納棺中一以遺王父母示必死已遺乳媪還曰今以往兒獨與影俱無所事若若歸好爲我語王父母及父兒生李婦歿李鬼耳兒不復歸矣遂闔其內扉筑紼處一室家人希見其面孝事姑晷刻必在側姑所欲必曲奉之無難色已請於姑曰春死無後歲時伏臘誰爲

上丘墓澆一杯麥飯也者請以伯氏天聰子大文爲之後姑從之女業有子慈愛備至不啻免諸其懷也每篝火課讀輒以女紅佐之書聲輒出機杼問矣又數年王父薨及耄諸內戚爲舉觴遣婢迎女女固卻之曰兒有成言不復歸矣自兒爲李家婦不庭者幾何年今安得屨及門而車及王源里也竟不歸子稍長爲取婦遂數數爲必死計已而姑疾劇伯氏天聰仲氏廷棟以秋試寓留都女廷醫弗效焚香籲天請以身代一夕夢神人語曰姑亡恙若母自苦自是姑疾霍然已頃之女歎曰吾所以隱忍至今不即死

車史欽

內篇卷二

二十六

者徒以弱子與老姑耳今子壯有室宗祧可無墜且新婦足代我長侍姑吾事畢矣是可以報所天矣遂絕粒勺水不入後數日沐浴更衣端坐死時萬曆己酉歲之七月念六日也年二十有九於是邑父老弟子員上書具言其事邑侯唐公嘉歎再四乃率僚佐及余等具牲醴往致祭登其堂秋霜肅然膚爲起粟歲壬子直指荆公行部新安撫其狀以疏聞請表宅里以慰幽貞以風天下之矢志殉夫者制曰可外史氏曰閨閣中以婦節著者代不乏人而女貞如德玉終古不數見焉撫嗣奉姑稱十三載未亡人卒

之從容引義耳死如飴可謂致命遂志者乎非夫至性默成風嫻禮教則曷由峻節完名若斯之備歟矣者 亘史云二烈皆祁門人同出於謝同婦於李同以死殉夫同盡孝從容就義而不改其初盟相去六十年同以歲已酉死皆得楚名公爲立傳一文宗一廣文皆主持風教祁士之胥化於二烈足徵於乎豈惟祁士世道尚有賴哉

鮑姬傳附

陶若曾曰余宦祁之三年爲萬曆庚戌歲邑父老具書言祁之白塔鄉人蔣大行者業賈於淮安納姬焉

車東錄

鮑姬

二十七

姓鮑氏其名隨山陽小家女也事蔣嚴不敢以狎見如是者五年蔣挈與歸七何蔣病卒於舟次姬哭之痛不食數日自經死時年二十有二姬故非祁產也而爲祁人姬祁之風化關焉恐其以姬故遂湮滅不復傳故具以聞余爲駭愕歎曰異哉彼姬也而貞若是世靡靡極矣惟房牀第之間怙寵而爭憐者至猥褻不足挂齒牙而天地之剛毅氣顧獨鍾美於是人乃能負烈日嚴霜之操而慷慨不復顧以死豈非意表奇事哉勁骨留跡貞魂化石九京可作雖爲之斂襟禮拜可已又何敢以姬視之於是邑侯唐公聞其

事而避之以掉揆旌其門而標之曰奇節云余遂采父老言稍論次而登諸冊

外史氏曰或謂媵妾之甘心引決者彼直爲情死耳於節何居余以爲情之所鍾不失其正大要歸於禮義則死情一死節也執中櫛而侍人元非有伉儷之分此其事視正適蓋倍難之獨以其地微無人爲轉聞於上褒崇弗及惜矣惜矣彼其勁烈之槩本乎天授發於由衷期以自慊其志而已又惡取乎榮哉名 亘史云鮑姬何以附雖妾婦之分不同其貞心同其殉義同且關於祁之風化其文又廣文陶孝若

亘史錄

鮑姬

二十八

筆故附於此亦稱祁閭三烈云

泉州四烈記

何喬遠曰泉有四烈女焉蓋在五旬之內世人以爲難余是爲之記

黃孫娘者陳憲章之妻海濱人通夷爲市憲章從其父典箴往賈而皆死於夷訃聞孫娘不勝慟慟幾絕則與其小姑約俱死小姑者聘于黃而未歸其情亦沒於夷是以約俱死婦死以中元日也曰我爲陳婦數年無功於陳異時何敢以忌日累我伯叔氏母亦惟是秋節雖不血食之鬼得以饗焉至期晨奉一茶

一餅進之姑曰媼老矣善自愛牛而莫則不慟已粘香燃燈於憲章之几遙聞戶沐浴令人不妨也者遂更潔衣而就死時年二十三

陳英娘者小姑也許黃崇禎孫娘止死生家勸之百方英娘獨不出一言而私相約死孫娘曰吾婦也而小姑未嫁人奈何與我等死小姑曰吾心許之嫂亦幸毋忘成言孫娘睇英娘笑曰小姑言如是謂我艱一死耶英娘亦睇嫂微笑小姑固不戀生已而相向哭也孫娘死英娘悲慟於尸傍其明日拜奠典箴之靈前已拜辭母已遍拜其家人從容就車以往黃氏

車史鈔

卷四十一

二十九

既廟見謁其姑嫜不脫衰麻而寢於總帳蓋十日而死英娘有慧質嫺詩書時年十有六

黃氏江甲耀妻也歸則其舅姑家亦貧黃氏左拮据併頭為足甲耀而尚讀書黃氏曰此夫子讀書時耶出其奩中餘貨地數畦勸之耕身織紉為舅姑養甲耀病一再年其領頸中有惡瘡膿血潰潰黃氏與卧起不厭食其餘者立盡心知不能愈曰夫死我死矣八月廿一日甲耀死黃氏曰婦欲舉一奠而死貧無以自致也不如早從之又曰夫在也無能齒於人數婦死幾幾人人之甲耀陋巷之居其室不數武不

能容二柩則請其舅姑促出甲耀殯而遂沐浴更衣死時年二十二鄰人皆歎曰烈女云夫死我死吾聞其言有日矣今果然

顏氏者柯日蕃妻日蕃亦賈夷而死於夷顏氏之父嘉梧甚愛之日蕃訃至顏自念歎死嘉梧捨地觸案而留之恐不聽則擁之還家其弟語其父察姊動止固必死者當毋與返柯氏顏慮不得返柯則與家人笑語自若一日請於父曰為女辦麻象膏火女且為卒歲計父曰此不死矣九月四日蕃死期也則又請曰壻之小祥女宜歸奠許之顏氏鵲鳴起奠哭極哀

車史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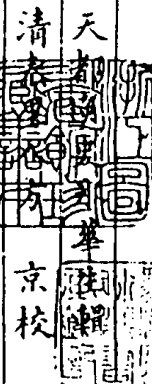
卷四十一

三十

合家盡慟迫明閨戶投繯嘉梧大傷鑿坏而抹之不得時年二十二

何子曰異哉四女之死也皆有天性亦合於禮義其見決其心堅自許而自為之竟伸其志豈非難哉

巨史內篇 同烈卷一



苦節方婦傳

方玄靜曰苦節方婦孫氏諱智休寧溪東人也性諒執多不諧婦中川為方敬同妻不愛而他有嬖以是致疾且死不肯置嗣致產而均之族謂無以固孫之心也戒無入之寢曰是將待吾死行其所志吾烏能為他人作嫁衣裳哉信以為然然孫卒不貳時有女生六齡矣既奪戴居歲久漸不可生居多愁悲女母相弔鄉人難之如子茂雷迎之養養不殊於姒及女笄資適之名家及孫卒用俗飯僧以薦鄉以為禮而高其行獎合敬同墓於尚敬之山

論曰賈生以豫讓不效范中行然以國士必報襄子彰智伯之遇也蓋有為而言今孫氏無衆人之遇而有國士之報方之豫子似為過之語曰松柏後凋歲寒始見敬同不效孫固不諧者而誰諒其信也

吳烈婦傳

烈婦姓張氏諱妙嬌漢口處士智慧女也歸嚴溪吳浦居三歲浦商外州道經東流至於吉陽遇風舟覆

沒出水岸時隆冬盛寒卒凍以殞婦聞岸御冬單衣衾志將同夫歿受姑勉乃已居久之贖人欲得以為妻言諸其舅姑使媒與之言婦怒曰夫居外州久矣以無私行聞我其妻也夫歿不能終又可他人夫耶亟去毋玷吾夫母為吾累然媒謂其言云爾請益堅婦以歿自誓姑勉之答曰有姑命吾憶許良是營營若行計親迎有日矣家人虞其變使二女子挾之睡熟婦遂竊起深自經不能救年二十八

論曰陽一陰二天之道也從一而終婦人之義也烈婦拒媒氏之言云使其夫有副室以居行有營妓彼婦烈矣哉其強之有不歿乎

直史云二傳良史筆也後來執苑稱雄者安得不

避舍

汪氏苦節記

方玄靜曰苦節汪氏歆信行處士仲愷女也歸中川方德慶德慶父曰茂泰茂泰父曰崇安崇安楚賢甫第六子也德慶於先大父為從祖弟足壽而與期有習於媒者往而弔汪止之哭誨道之至於更適曰眾皆然慎勿苦母失名族懇求款固汪峻絕大誓之曰人有不吾信耶必吾無此先大父聞之喜為之治其

曹崇安之妻卽村張氏女也族有子遊曾姑家甚習

汪以為善請其家字以為德慶後名之曰天從然當是時家已不富矣所餘產耳歛婦女女紅花草描綉多不習紡織獨汪善之有鳴其藝者莫能過遂是為生以生天從星與今寐弗急寒暑氣以為節非力耻受天從既長娶有室頓不制汪出有金俾從族姻貿易江湖蕩意色與酒市所分產以足其志業且盡年五十餘而卒復無子室不能安盡餘金挾以他適汪既老不能生且不自免於薪水之勞又居數年為嘉靖癸未以二月十三日為壽八十矣非有新米饋不能自致食茂泰之女有適茄田吳氏者吳氏姑時時饋之諸孀少竊相戒行無失時守何為豈可效汪氏母苦不生又足益口實耶吾聞其言甚駭習益不怪悲夫理於天而藝於泯者固終不可泯耶

初余撰是記將為聞采風者乞旌以挽薄于敦不幸有先母喪又困於貲而汪竟以丙戌十一月卒汪每寢家人輒鑰其關將以外防記憶有不及日正午從而啟鑰則其卒久矣寢於旁者聞將明有呻吟聲以為氣絕定其忌初九日嗚呼悲夫
巨史曰有是文也亦足以旌矣

方哀婦墓誌銘

哀婦潘氏邑潘村人忠憲女也為族弟玄澣妻歿於叔姑汪之謂中川子諱以哀婦而述之曰當哀婦初執姑之喪也解其裝將歛叔姑汪抱布賜婦婦曰是見籍於姑且吾無用之又將焉往汪曰二三叔非若舅子乎豐其獨奚不可強之受乃受他日續汪謂曰是豈子續時耶法不利歿者呼之出堂上適其叔舅自外至見之不悅汪與婦異居舍婦初至澣家適奴歿未及買婦自執爨提甕出汲然居在宅最後有井舍傍人不見其面叔舅既得諸其妻謂兄曰今時寧復昔日婦耶舅滋不悅他日婦自縫衣汪又謂曰七法孝婦舉鉞歿者不能征時姑歿倉卒素衣不具乃以衣少裹未致其姨託傭攻叔舅告其兄曰嫂氏衣幾未幾婦盡歸其姨矣不亟言後不復得於是舅召婦謂曰姑不幸歿吾二子尚幼所有皆婦物也然母以假姨後不復得對曰妾無此願致姨自理舅怒曰吾家豈汝姨得軒輊而汝自張乎姨來必辱之汪謂婦曰姑歿時汝匿布幾矣以推今其應有對曰昔日叔姑之命強而不得辭焉者今姨氏往來人具在可覆實執造此言頗怨詈造者汪大怒曰叔舅為汝

遠計而汝以爲不祥耶及妹舅極醜詆之聞者不堪於是舅不善也謂弟曰意猶未足耶遂出謂諸昆弟顯保直而信與之語曰吾有婦如此姑死閨門遂大忌耶對曰婦未出中門也吾甚良之内外不正獨非余耻乎吾有聞將言之問及又有隱乎爾又問永達無異對於是不直弟也然汪甚辯多黨與往往以爲爲濶計其後先姑買人佃女曰愛附汪氏驕悍不致役婦有人自母族來與之言未私室也愛告太姑曰聞主言不良吾謂且遣之有佳婢選日來矣太姑謂舅甥曰母無乃聞之人耶母音婢曰吾自聞之舅遂以過婦曰婦買婢不使我一與聞耶對曰妾無有是舅言安所愛舅曰婦自言吾潛聽之而不以實言耶於是婦悲譏入舅之深終不白也家有宿酒求之弗得時愛醉且嘔婦呼詰之汪背曰止醉愛酒耶醜多矣愛獨任責乃婦平生不勝夕當先姑歿時汪入室檢其藏粟之粒雞之卵升夕而杖舉之婦以其飲食人遇已也羞之頗以爲言汪聞之始遠怒婦婦積忿不勝毒遂服砒自殺舅以弟其弟及其婦而不忍罪也婦幼失父母無他兄弟諸父納賂遂不視飲藥叔姑以愛下衣一襲爲之飲不掩形遂闔木又欲火葬

妹舅謂兄曰不如是法不利於兄兄曰始不利我亦何與他人於是妹舅使奴瘞尚敬山之傾前不可容是不榘不榘他日舅與中川子言婦歿之冤剖之悉又謂曰子以婦爲何如對曰歲丁未中川氏三新有婦婦最稱賢非一人歸十年婦謝世又二月自殺十年賢也二月遷不肖且婦氏豈故揚婦聲在時姪嘗以所聞請婦氏求婦太深也因歷論諸婦婦氏曰然吾大期婦耳舅曰然矣於是又問濬也中川子因曰善哉叔父悟早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舅曰吾不忘性初之言明年舅服賈泰州叔舅又欲及清明掘婦櫬焚之時積雨中川子聞之告濬也及晴吾改婦葬就故處循山而右至平地其前水山頗勝緊當於是鳩工灰瓦託其事於族叔嚴壽君君曰吾所樂聞也於是使濬疏其他濬曰亡妻小字時生正德庚午十二月七日婦吾以嘉靖丁亥九月二十九日忌戊子九月三日其女行不知既歸吾事舅姑頗能承順非有故不出閨門力勤儉達世務昔者濬也聞學於夫子而悅也歸謂妻曰吾何不若人樂買而徒善士吾欲士於爾何如謂我曰善哉士樂乎買哉且聞之姑星家言子命今茲歲咎不宜遠賈然則學也及

學於夫子謁歸也妻曰學方發軔奚遽歸往善士不名善如人非咲何且子弱也明日復館戒曰其念念學矣毋以妾為懷未以謂我善自愛勿係於色吾不能為子憂服砒比覺不可救謂我曰吾非反人欲有樂於死也屈者求伸苦者欲呼吾誰呼今樹皂角百本吾首可潔乎昔者饋食太母有餘麵焉吾將有需其次叔母出之以為吾妻私為食每如是凡言如是中川子曰然吾又聞汪母夢婦日必病疑於內疾耶然婦彊死雖用不多其為人聰敏宜有靈中川子曰悲哉潘氏之禍可為長太息矣先夫人病且困時

車史錄

內篇卷二

七

諄諄命新婦善約妹也母儕語是多長舌其言冀土也勿以為聽悲哉明且遠不可及已夫親潘氏之禍足以徵銘曰無非是生必死此石滅是非絕歲己丑二月二十一日中川方玄靜撰

祭文附

維明嘉靖己丑二月二十六日壬辰中川子以剛龍翰音脰祭清酌之奠使潔也祭於哀婦潘氏且告后土氏言曰夫人歿魂氣無不之而魄歸於土墓祭不智婦受罪夭折又不能得祔諸皇姑不祭不仁辛卯嬰啟婦藏也故敘非愛下衣婦自饋一

歸耳被之木帛改葬於是其永寧尚饗

亘史曰中川公文古而婉人每不知讀讀亦未能竟余家喜哀婦之作以為曲盡諛者之態與死者之冤夫古今忠孝之歿於讒者何限而獨靈均伯奇然哉其歿也非取自明也義不受汚汚之則可歿矣故長者以疑而烈士徇名良非虛語後八十年而族中有二烈事皆汪姓一司徒公傳一司徒孫士達為述得并載於後

烈婦汪氏傳

車史錄

內篇卷二

七

素園稿載烈婦汪氏者名某歿歲睦人年十八歸鎮方國國早慧總角則讀諸經史為文有秀語矣婦婉而貞不妄嘻笑動遵儀則中表稱之歸三年國遭疾疾篤醫診不可治有子甫期國謂婦曰奈何婦泣曰奈何吾從子耳國曰如呱呱者何婦顧所抱曰此猶葉工露也安可保且不有命乎吾從子耳國曰能乎幸甚吾瞑不恨矣婦日侍湯藥容稿如不欲生家人覺之念病者尚未絕縱欲殉寧先之乎防稍懈婦乃先自縊以國聞婦歿以首叩枕曰吾瞑不恨矣越宿乃卒國年十九婦長之二年於例宜旌顧有待也邑令君聞之扁其門曰貞烈云

西野氏曰士恒言歿節易撫孤難耳夫歿等耳先後一也婦有子其撫為宜乎乃以呱呱者弱甚不可保而不忍後其良人也悲夫要之有義有命婦從歿義也子之立不立命也婦所以語其夫者君子以為兩得之矣

方烈汪氏

方士達曰族嫂汪氏出潛川諱玉容性醇篤知禮義開姆訓年十八歸文學兄彭齡兄丰神朗秀襟期冲挹屢談高等士論婦之萬曆丙午偕余館曹溪嫂喜曰是良主人殆天有以相君也勉旃兄既入館昧旦

車果鈔

內篇卷二

九

而起丙夜篝燈手不停披口不輟誦曰母為人後至負閨中望也因謂余婦志高顧甚拙不勝內助余咲曰女德無才是乃所謂賢也兄何左耶無何嘔血疾作余亟視湯藥慰藉少休兄勿聽攻苦自若越決旬輿疾而歸嫂驚仆良久始甦夜徬徨窮蹙弗効竟費志切嫂慟絕曰天乎瞽然者如斯乎藐爾者如斯乎而中道棄捐天乎何酷乎遂罷盥櫛屏飲食家人覘其異固防之嫂佯曰吾不勝痛耳非欲死也即死謂呱呱者何吾寧不忍須臾扶櫬就墓也而蚤歿為也余曰信舅曰不然察其志不如所言戒家人防毋

憚自是抑鬱寢疾至九月十八日強起扶兄柩厝於陰山之陽歸遂絕粒家人百端勸進七夕不入口惟呼彭即不輟而卒蓋萬曆丙午年十一月廿九日也距生己卯年二月十九日年僅二十有八一子名天祿始孤卒之日宗黨閭里莫不哀之先是兄夢至一巖禮大士傍列諸善眾悉合掌頌贊覺而血湧如注有頃趺坐而逝後嫂亦夢幢蓋西來諦視之則兄冠佩儼然來迓若感冥契者焉嗚呼亦異矣以嫂之志行其不賢而能之然而良人且謂之拙欲聲聞於相外何可得也悲夫至其矢志靡他成仁無憾即玉折猶完於璧合兄亦忍所用巧為哉

車果鈔

內篇卷二

十

方士達曰余意文學兄諛嫂以拙而仲兄乃信以為貶也當其叶符夢寐可謂兩人一心何言巧拙乃若志不可奪舉不違則視潘袁婦為可嘉視貞烈嫂為中禮矣

亘史曰潘氏之歿也可哀而二汪氏之歿也何其慷慨從容赴義也要之其志皆烈故得并載余聞之司徒公伯氏才天所授也如譜畧序遺訓記洎哀婦節烈諸傳年十九耳而余九十以邁尚不能贊一辭其難兄非誣若聞孫接武尤稱象賢

余質之曰中川公文得之三禮司徒公曰然此家傳寶訓也蓋日標紀而課之如吳烈婦論使其夫有副室以居數語雖史漢無以過余莫逆於心

汪烈婦唐氏傳

潘之恒曰烈婦槐塘唐氏名家女也諱綉年十六歸裴睦為汪孝廉一驚繼室能婉婉盡婦道舅姑賢之家人宜之事孝廉以逮成名撫先室子克有樹立而痛孝廉之以暴至也遂墜樓絕粒以死從此其志皎潔如冰玉夫豈纖弱足櫻其寧哉當孝廉辛丑下第扶疾歸也烈婦日夜侍湯藥無假寐時稍愈就外舍

巨史鈔

內篇卷二

十一

烈婦伺響隔見每孝廉所欲必與念俱至孝廉曰內人念實先予予不敢動念後謝勿復相聞僅以意屬之友友謾投之必中則所指示小青鬟相屬於僻間無何孝廉病少瘥又以居內外艱而瘁然不虞有他丁未首春忽揚發於肘暨誣以草齋解三日轉劇晦之朝呼友至則命絕矣烈婦不知所出乃自樓墜人攘攘中得無碎首惟折其脇救而蘇問棺具乎曰具良乎曰然既歛尚扶一臨有淚無聲蓋不火食者三日至是并勺飲不進所生母未啗曰何至是獨不見雪姑乎雪姑者汪之宗女二十而孀誓以節自守

者也對曰予何德而敢儻雪姑雪姑志有所盡若吾夫中道棄予無一言之訣一事之屬雖欲強顏以苟活須臾於予心何安予志已決無復可盡矣且吾年逾三十尚敢戀私愛而徵榮名予所欲為夫殉者如追逋之不遑息跣道喝者之求就陰也向之高樓下視直為同歸塗耳遑他計耶越二月六日之夕戒伴者毋予視視予予將扶日以屬夫之柩伴者乃出詔侍鬢酒之令少憩遂帶經而盡後孝廉歿者七日耳所稱友善者鄭生大心也為予言如此予謂必有傳者當續誄之再暮而邑有脩志之役莫或舉也予曰是烏可廢我廢之是廢志矣乃選大心申其言而副之墨時六月幾望炎日方酷覺飛霜襲人肌骨俱寒毛髮欲豎

巨史鈔

內篇卷二

十二

盛氏傳

盛氏儀真官族女也年十五嫁新安鄭太學柏為妻携之歸孀姑而難盛者不遺餘力盛甘為之下凡井臼搥作代其勞勤嫡後悔而安之柏棄且病盛扶持盡瘁無怨言彌留之際顧囑盛必嫁母失良時吾久累若且息子亡守無益也盛怫然曰所以忍後死者欲臨穴以殉今主言辱吾志矣不能不宣志以洩此

言是夜紬衣而縊柏加額曰吾可以瞑矣遂歿郡太守古公廉其事上兩臺表聞而真於墓蓋萬曆丁亥年也

亘史曰盛氏從歿之志決矣等歿非激於言則不先嗟乎一言之不辱况肯辱其身乎夫人臣所事惟一君而妾婦之戴惟一天故臣職無小而所期盡忠婦道無貳而所期立節以順為正從一而終彼固定於素矣可以妾故而眇之哉

里志云柏字叔貞善詞賦多長者行後竟無嗣以兄子象位繼為郡諸生有孫茂中能念祖德而紀

車東鈔

內篇卷二

貳烈可謂賢且孝矣

烈婦姚氏

會稽徐渭代記云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縱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家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紬其裾袂以自閉懷石沉河死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

其後縉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彰惟明公仗

節蒞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間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沉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沉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即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忘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既記其事如右因感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為甚難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為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姚氏之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為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為甚難難之者風之也余老矣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

亘史云凡余所紀者皆賤微而旌其難者也故於不知何人者獨詳惟不知何人則人人可與感矣彼為貴人旌者亦與貴俱湮爾千載而下誰能與姚氏爭榮哉

姚氏爭榮哉

述貞苦錄

晉人曹于汴曰江右直指使者以劉孺人賴氏婦節奏於天子欽命旌之士大夫形諸歌頌其子仲錄爲帙題曰貞苦夫孺人苦哉苦於形而不苦於心者也以不貞爲苦以貞爲不苦者也世不能辨苦何以辨貞然劉子念其母艱辛拮据狀其苦之則宜余亦蚤孤共余母守貧未若劉氏之甚而亦艱於甘旨余或食於富貴之家或舉箸躊躇不能入口即登仕版無他長獨不敢輕費人錢安知其不似吾一錢之難彼以一錢爲母子命豈其不如我也劉子仕矣不

車東鈔

內篇卷二

七

忘母之苦當亦知民間母子之苦孺人以貞而成其子之貞劉子以貞而顯其母之貞俾其先君子有妻有子端在是乎嗟夫孺人艱於初貴於終劉子之懷可抒而其先君子又艱於年安得起九原而祿養之則劉子之不能舉箸入口當有時動者抑亦沒齒而已矣此又余與劉子同者也揮筆至此淚潛不

可遏遂止萬曆戊申夏五月

行畧云仲不肖承失怙而母氏執撫二三遺孤於之死靡他之日苦辛萬狀殆非人間所有每一譚及輒哽咽不能畢詞何能次其事然迫於哀又不敢不

次先君諱承恩字汝光別號念初邑庠廩生先娶河東高氏母生伯兄作郡弟子員繼娶新坊廩生賴公室女即不肖母也母幼失瞻依知書了大義年十五歸先君先君時已中年猶數奇困諸生中且貧而好施嘗代人乞假富室指館餼抵償不足致責以百計母氏勤儉佐之百極艱苦得無負寡姑故羸多病母杼腹鵲衣兔給昕夕不敢乏絕常侍床累月不知寒暑晝夜雖彌爾弗懈也其調停前子息愛逾已出而待不肖等則不爲姑息即言動不令輕躁以凡事當謹於微也後先君屬續無寸積不肖俱在襁褓環泣

車東鈔

內篇卷二

七

床簣母亟相從地下以家人共持護得不遂乃強眊喪事僅斂手足扶柩就窆耳嗣是連值歉早忍死不敢傷親心撫諸孤日僅一饘粥不能繼時自搗麥粃烹野芹強咽充腹徐論曰而父有隱德今爾輩茹荼之日勉承先志蓋從古豪傑如是不肖唯之踞受而貧不能就外傳母獨以支持薪水稍休即免授書義課責加嚴焉歲辛卯復大稔邑殭相望中產皆無以自存母蚤夜織衽僅易升合以糠和丸與兒輩共吞之強度歲日母子俱無人色時隣里稔實無不駭且痛者嗟孀居世亦多有孰有茹苦若吾母者哉遲

數年不肖補邑諸生母復戒云此爾等發硯尤宜敦厚清饑濁飽而母自能辨之不肖佩以終身家仍壁立常至不能舉火無拮据圖完娶並居尺堵中母獨寢處一小樓恒以大義誡諸媳寒餓共之絕口未嘗嗟貧前後橫逆無端止號哭自艾不忍仇終身屏衰飾絕音樂如初喪足不履外戶已數十年矣壬寅以東宮恩例邑侯陳采與議欲旌之母泣以未亡人得貽諸雛以慰夫魂地下敢以爲名遣不肖再辭不獲竟扁慈節乙巳直指徐復扁水雪芳操賜粟帛母聞愈泣謂不肖曰而母一生苦楚皆自己分內事今

車史鈔

內編卷二

七

以筑婦動當道旌揚而曹勉爲之報稱矣丁未師臺史覈其事復扁貞節加賜粟帛邑師生隣老猶有所請蒙學憲蘇申覈轉詳烏府具奏且達宸聽噫先君七蹶場屋母氏九死中閨不肖初竊第自顧瑣瑣無能勉馳馳報明聖爲母氏樹皋何可言獨一念至淚盡血枯不能罄所欲言伏冀仁人憐察賜之不朽不肖捐糜敢忘大君子之惠萬曆丁未季冬男伸謹次

陳所志序曰丁未予與劉叔達成進士留京師每及其母氏貞苦事未嘗不歎歔泣數行下也欲以疏聞

念其母氏生平沈幽激烈恥爲名不果比予先假旋則郡邑大夫上劉母節孝狀於部臺旬明詔旌之以厲天下爲人婦者予聞而嘆曰嗟夫劉母今竟以狀聞手然聞會其孤之有成也不成不聞手嘻此所以爲劉母也蓋以節孝聞非劉母意也予習劉母義至高他載在狀牘者不具論然生平饑不仰人半菽寒不仰人寸縫茹苦萬狀瀕死者屢矣然至有人慰藉之者謝弗有曰吾恥受人憐也邑欲表其狀輒教諸孤謝弗聽曰凡吾所爲者求以慊吾志也而父志不在生以老姑故姑以諸孤故予忤忤然營營

車史鈔

內編卷二

十

然不能以終日不有吾生有吾名手且吾所爲者分內耳吾恥夫循分而因之以爲名者於是人多不敢言劉母事然邑中賢士大夫孺子婦人聞之忘劉母之苦而益高劉母之義相顧式化臺使者異之賜粟帛者再矣今請旌於朝會其孤成進士事益顯咸稱有天道云乃劉母蘇蘇泣曰吾竟不得慊吾志也乃使人得以名我噫此足觀劉母矣予謂表章廣厲者聖朝之典也舉不失勸者司世者之明也章之彌闡揚之愈鬱者劉母之至性不佞以親脰習之深而得之於微者也然劉母自謂分內恥於爲名而予

竊、然幸得其微而喜其不媿於名吾知劉母滋不欲矣然名劉母可厲天下為人婦者夫劉母也而僅可厲天下之為人婦者哉

李春輝序畧曰念初劉先生蚤以文章得譽晚年落筆猶自賞心所受生徒或不能修儀節者嘗捐廩俸以給雅好聯文初猶同時寂後引吾輩為忘年嘗醉而輒然笑曰吾黨人也平生僅拮据畝居而性有裘馬態度吾內人非素封子每隨意佐我為倉卒主人又能佐我償轉貸之責諸君可以觴我矣母聞而謂曰內政不出奈何為是瑣瑣也歲改居諸才衡力命

車史鈔

內篇卷二

廿九

竟以歲薦之前年作彌留母時當再旬掩淚故從容曰君常謂我善事君脫不諱寧能忍死作未亡人貽君地下不展之戚也先生正謝曰惟茲藐諸孤方寄汝以母道汝善撫先室子而子且自忘撫乎言畢而逝母變服營葬具而從前所收生徒洎相結為同社者各致匍匐之賻母哀號謝辭謂先生平生口耕筆穫母以一旦改其素也遂坐小樓勤十指女紅并酒藥為誨養計愈歷愈苦疫癘凶饑安為命數米糲菜絮寶為珍玉人定勝天無論從前諸苦母得以浮雲謝去而山輝澤潤轉成光采此所謂無成無遂也

而未始無成無遂也任難圖就而以丈夫識力著士行之大於閨中也恩綸所被坊表所留將於先生為有光矣

鄆城侯提封序曰今上三十五余年與邑大夫劉公成進士同客燕邸語及太夫人節孝貞苦狀未嘗不竊、出涕也會部使者上其事宗伯覆奏無異恩旨旌其節如故事太夫人辭謝不獲已而受之乃語大夫曰家不幸而使我有此名吾即以名顯如若父何若父餽於庠家貧而陳義甚高邑髦士半在高足嘗為貧戚償息錢而值遺金於道左怡然不屑盡

車史鈔

內篇卷二

三十

還夫者其遇人紛難不惜纓冠操行何耿、也以吾掩若父名吾不願也先是吾十五執巾櫛侍若父五年而見背所不即從地下者祇以姑與藐諸在夫為死者死何以為生者為生者生正以慰死者吾不忍於劉氏之生者也時姑之髮且種、矣而藐諸尚在齠髻微末亡人孰與事育之也太夫人因自存自全潔束不一問戶外事能知書了大義時、式穀子於膝下而閭閻豪暴橫逆之徒或侵之恬不與仇日益甘批摯拮据辟績以治生而盡斥其生之餘以贖旨奉姑即斥奉姑之餘以資大夫及所謂伯季者成就

傳習博士家言姑而安太夫人之養且終老矣大夫之兄弟幼而其義方之訓今且彬：顯當代矣大夫由進士分符下邑得比六百石太夫人來就養業已六袞首不重珥衣不曳帛歷年如一日不以子貴而忘糟糠也聞又語大夫曰吾鞠若幸而有成立若何以報我 天子過採部使者言以旌我：何以報

天子若其精白一心而事之法吾之所以撫若者撫邑之民字之無異赤子我庶得藉愛於若以報 天子而且以其報 天子者享若之報若亦以報我與天子者聲大若父之名以流先於無窮俾我無掩於

車史鈔

貞苦

內篇卷二

三十一

若父於我足矣而我奚以名為於是大夫起而跪曰謹受教時邑博士與掾掖生受庇大夫宇下而高太夫人風節聚族而屬辭於余以賀余為之述著以埃太史

亘史論曰貞苦者貞而苦者也非苦而貞者也貞而苦則不知有苦：而貞則不可以貞頌母節者當表其微矣方母之背所天齡弱爾上侍垂暮之姑下撫藐諸之子中當凶荒仇侮之侵人所不堪而母實甘之視管削若絲縞視紕糠若膏梁視歎若豐視約若泰而母無苦也非苦無也不苦其貞也既而以子大

夫貴衣易而帔養易而鼎門有旌而出乘板輿矣母帔而若寒鼎而若饑見旌而感同居見板輿而傷孤影也猶若貞其苦者則常情莫測其尚矣夫搯苦而苦忘離苦而苦見惟其搯之是以忘之惟其離之是以見之蹈海者登岸而怖集羈旅者還家而慨生句踐嘗膽不於棲吳而於歸越蘇武皓歎不於握節而於圖形履安而顧險愈危際治而思亂益怵則今日之苦其味乃真而昔日之貞其苦自伏余故曰劉母貞而苦者也非苦而貞者也使母無今日而以糠九終寧不如而吐之手即母有今日而持糠九之志終

車史鈔

貞苦

內篇卷二

三十一

寧不如而吐之乎易曰苦節不可以貞知不可以貞而母貞之苦與無苦必有辨於今日者請質諸輿論

天都逸史永華生輯

倪節母胡氏傳

陶若曾曰母姓胡氏祁之貴溪里人父太岳母某氏生有淑德年十七歸倪隱君本誠是為實符公之曾大父隱君素癯多病母所夕侍左右藥餌粥糜之屬必躬為具而薦之後二載隱君卒遺孤僅六月母號踊決絕欲相從地下家人為苦言慰之既而泣泣曰氏不幸所天即世此吾永訖時也吾不難一死以明

亘史

貞節

志惟是華顛在堂黃口在抱莫為之婦是無二尊人莫為之母是無此一滴血也乃勉字孤事翁姑惟謹家貧甚無宿春突烟冷而甑塵生殊無愠色獨勤劬力作親織維汧汧之務腕幾脫不少懈時時以十指所稿積辦耳脆奉翁姑雖難楚百卒而養常給身忘苦令翁姑忘貧子稍長使業儒學且就已復念食貧久重苦為生難恐後益不可支且終以仰事貽二尊人憂乃命其子從業為賈已以女紅佐之自是稍有贏貲矣倪之先累葉單承無連枝之戚自隱君歿孤稚弱翁且子立母獨心危之乃捐貲佐翁置貳室連

舉二子翁卒曲為撫卹度其能有成立則以所自治產三分之一且曰吾固有夙願弟使孤孺子有託依先君子有血屬子姓日蕃衍是克聞之慶也吾何愛吾產而自私自利為又敦睦諸族無不得其驩先是族之豪有垂涎母室者數志橫侮母母為備禦而陰消之其後家漸饒則施予遍族人置舊却不復問族人多德之晚年孫曾負牀者以數輩母獨奇實符公曰是兒骨相殊異他日正亢吾宗吾不令乃翁儒將在汝矣後實符公竟以儒起奉其言母自十九而孺閱歷五十餘稔卒之時年七十有七實符公既成進士乃

亘史

貞節

伏闕上書言狀天子下所司覈實旌其門會實符公以奉常秩滿并封其父賓陽公為博士母胡為孺人恩綸相繼焜耀一時里閭榮之以為微節母忍死存孤曷能昌厥後若此頃實符公被特簡且為青瑣近臣游都華臚愈益大其家聲母餘慶政未艾云實符公諱進士外史氏曰倪母大節屹然人人能訟言之母容贊矣余所獨難於母者人莫不愛憐其子欲獨有其產為富人居而母乃為舅氏廣嗣為叔氏分貲此其超識豁度豈可望之荆布流哉卒之榮名介福兼履其全

其食報於天何隆厚也語云芝無根醴泉無源余謂不然六其發祥所自卽根源也於實符公徵矣

汪節婦饒氏傳

始余采節孝業已得數人爲立傳矣尚不知有汪婦也一日倪母傳成門人索觀之至爲乃翁置勝事因爲余言諸生汪文煒有嫂饒氏者其事亦類是當並著余亟召汪生問之生簌簌淚承睫意悲慘甚不能語少頃乃對曰此吾丘嫂也而有母道焉嫂初歸亡兄文煒時年十七後五載兄卒誓不二庭既卜兆將歸寔嫂親爲臨視全虛壙之右方曰俟未以人白首

五史鈔

卷之三

三

與同歸也兄無嗣吾先翁遂抱伯道之痛是時翁年已六十意固將安之初未嘗爲嗣事計而家故饒於貧族屬中之一二無良者遂耽耽視翁產矣嫂大恚發憤曰若輩餓豺狼也見吾翁老而獨且無有吾翁令翁百歲後將坐而待其噬耶遂力勸翁納姬延嗣翁初固不聽且曰吾髮已種種朝不及夕旣幸而有子吾安能俟諸且異日者又誰爲撫視也嫂曰不然翁第憂無嗣毋憂無撫嗣者婦請身當之死且不二於是盡捐其奩中金窵遣內戚於維揚徑取吾母何氏以婦翁詎不能却遂納之連舉三子長文煒仲文

五史鈔

卷之三

三

焯而烽最晚出吾昆第三人者嫂皆子視焉撫摩勸育俗極劬瘁無論晨昏寒燠謹伺其候而衣食之卽稍長而延師取婦秋毫皆嫂力也此吾三人所以母事之者也無何嫂疾革時兩兄俱壯能持其家而烽尚幼且業儒嫂呼三人皆俱來前曰吾視諸叔氏等耳獨幼叔不及見其成立吾不能無噏然且日矻矻下帷事咕嗶蠅魚中殊苦可念請以遺貲五十金爲筆研費叔氏勉旃益力學以竟吾志吾且含笑入地矣於是遂卒痛哉痛哉嗟嗟吾不信天壤之間當復有賢如吾嫂者矣余聞生言爲太息者久之已又詰生曰若嫂之節難矣其不得及於旌典者何生對曰曩在嘉靖丙寅歲邑諸生暨諸父老上書言嫂節孝狀業已轉聞於郡郡守何公方纂修郡乘且欲具載其事而公意在重孤寒適邑諸生有載筆其間者公問汪婦家若何生以富厚對公曰若是且母籍記弟顏其門可矣是乃所以不得旌者也洎吾翁歿生事漸微素封之業化爲烏有門衰祚薄竟無人肯爲推言之者泯泯至今其無足怪余聞而逾悲之亦爲泣下已更詢之故老能具道其事如汪生言遂爲述而傳之如此婦邑人饒元賢女詔齡守義迄於老死

享年七十有五

外史氏曰宗祔之事婦爲政當文燦早夭特汪之蒸嘗幾殆矣向非節婦強爲翁納何姬而進之則深松茂柏間將無爲若教氏之饒鬼耶此其功於汪氏甚大其事政與倪母同然倪母以其裔孫成進士竟得請於朝名以大顯而婦獨不幸前以富厚遺後復以孤寒遺事固有缺陷如此者是在持世君子念之

原史錄

內篇卷三

五

劉文貞毛氏

麻城周弘禴序曰劉莊襄公爲邑名臣嫡子孝廉公娶王夫人舉二子長茂才文阿公次金吾中阿公茂才娶毛夫人侍御公女金吾娶李夫人進士公女孝廉公早厭世王夫人撫兩孤長授室俱舉女不舉男而兩孤卒年各不滿三十一姑依兩孀婦杜門矢死姑媳三節遠近所共聞也余未蓄髮聘李夫人仲女而余弟祐聘毛夫人季女余往來於劉見王夫人總家政時已垂白衣無五彩口無揚言家政畢鎖戶拜禮彌陀已二夫人持服畢尚衣縞素父母在亦不歸

原史錄

內篇卷三

劉文貞毛氏

十六

寧李善病旦夕臥枕席親樂餌屏滋味而竟以憂在毛則獨坐小樓親圖史外手蒔花木間有著作深藏笥中比余年十六甫議婚而李之仲女死李夫人亦繼死余不時適劉問毛夫人起居夫人使老婢傳言戶外余不見夫人者三十年年逾六十老矣所生二女適董適余弟者先後死嗣子又死而夫人之小樓災於火余往唁乃得復見夫人夫人嘆往而念其仲女法然下淚余亦悲夫人老而更思李夫人也又數易歲夫人年多七十臺使者屢獎其門每檄至夫人慟不自勝曰奈何以夫死而博節孝名且憾王氏姑

與李氏如俱苦節而弗蒙表錄常欲余作王姑李如傳而余採其故實弗甚悉而心志之時余弟之子應明舉進士則毛夫人所自出也夫人乃以所著詩若干命明校曰婦婦自記歲月匪云詩不可示異人汝伯父子壻行名能詩試使一目余讀夫人詩不終卷而流涕嘆息蓋夫人之志正其氣貞其學亦博其才沉且暢而文阿公劉之賢子弟使文阿公不死與夫人共相唱和商確計所就當日超惜寡居五十年促景迴腸多半相舟之泣余兄大光極直聲聞海內慎許可而心服夫人之操客有頌夫人之詩所云桃花車史鈔

吳節母傳

阮自華曰史遷有言富貴而名湮沒者不可勝數惟個儻非常稱焉此不其然賢而隱者多耳蓋榮命有適為德弗繫之矣余鄉國子吳用先之母為方簿良女方與余家奕世代為姻好而用先之叔父史賓賓父方伯公與余兄弟世為同年友余習吳甚雖女德不外而子姓實詳之按狀母方氏方氏之先與吳偕自新安徙來閩世而子孫繁盛俱為桐冠桐方數百里中無無方吳者而其科第門伐亦世甲乙至良簿武陵武陵君娶于齊臬長之鸞女息母良雖邑佐先世臺諫家故庠又首舉女璋畜之然母自為女時孝謹有聞用先大父一鳳篤行稱其庠魁自少與武陵相友善故以所愛女字其子應道應道本羸又苦讀弗肯休就試遭酷暑病遂篤以殞而用先纔脫襁褓弟妹皆黃口然母故大家女年弱質厚舅姑又以武陵故女畜之人虞之女非慕藿質始歸即姑張病米鹽伏臘皆出新婦手新婦治祭祀宴會絲枲旨蓄繻縫靡所缺媵數輩督與姑家戚紡績弗落武陵為母置文綺中滿篋弗服里以賀應道有儒者妻應道奇穎閱越超然有不羣之韻惜其早逝不然伯鸞也卒

之日母立依而絕三藥之乃甦漿勺不入口此日姑張持嬰孤百勸之弗活已乃謂應道瞑日時猶憾背養不絕聲今若河以死償世間通乃強起謝乳孤服斬衰服襄事逮死而為舅姑甘羣縫紉不異應道之在側也茹荼襲葉終不服復近蠶繭親旅雖大故強之會必後不往課二子朝夕念化者俾老婦下報長有面用先俛首下帷補博士弟子趣宦學十九在外卒用是不逮色養遂為終身之憂更數年舅姑前後喪母哀毀襲贈必竭其所有無度不毛髮令亡子有所恨于大事母慈惠好施與給里中貧婦若蔬米日

車史鈔

八內篇卷三

七

十許輩朝食必遍婢妾廼舉人有過甚愠終含齒不訾晚年大事畢婚嫁已就兒輩皆成時髦遂棄家授婦唐繪如來像設拜稱弟子持清齋及卒之年廼斷肉將訣忽行呼供具合掌謁世尊所講媪相對誦佛無所示于婦端坐目垂下而已蓋用先精進白教疑有衣云生時痛姑老啻恤刺理屬用先旦夕不祿必附于姑以朽卒用是命塋邑西古塘東鳳山子二長即用先娶太學生唐檄女次用行娶母從弟女女一適朱太學應鸞母生嘉靖丙申二月三十日距萬曆乙酉五月五日享年僅五十故事部使者上節婦狀

勒以六十始得聞而母弗逮用先謂母殫苦蚤夜學不置冀一旦得所藉手以觀子道學成而母已背人傳母平生服厲弊及嫁女時盡出武陵君所予諸文綰昇之曰吾在吳老而不御今不留之以怠賢者今以予若若封識後十年以視若德嗟乎聖賢仁人之所以為子若女者至矣即肩壽偕老雖江左猶當淑媛隸之勞苦三十年砥堅磨銳瘁殫而不得一旌針參咬膽教二子幾顯而不食惡在所謂個儻非常者稱乎然用先遊太學時名重諸公卿間京師皆言用先得陶侃之母用先學已就日當在廊廟母雖不卒

車史鈔

八內篇卷三

十

必不湮沒矣野史華曰吾不聞賢者有難難在無妄初母求為烈死不得強而就苦終身無愠于順既五十桐令下兩序謹餽之帛終不任其以幻歸白教有槩手能後獲哉死而不言何所言也身備艱難羞掛之齒牙况於功勞乎易有之不耕穫不菑畬嗚呼亦誠難之矣 庚寅年仲夏譚

旌節吳母方宜人墓誌銘

太史湯賓尹曰大方伯吳公用先修身明道之儒也與客坐笑語政極溫燕偶有舉及二親者忽淚迸落發聲客驚引亡每逢佛事精心赴之俗儒不解所以

或有風者方伯曰吾如見吾母也母雖老手而寡甫五十而終當母五十初度也黨序議上其狀請得旌門會母持姑服固止不可無何遂終萬曆乙酉五月五日也時方伯隸諸生耳又八年第壬辰進士又二十餘年躋今官諸生下惟負笈十九在外既用是不逮色養秩官至方伯尊顯矣金紫煥煌鍾鼎腴碩而不及二親一日之奉母尤茹苦甚故方伯痛盡逾無已時焉始母歸吳日夜侍其夫應道讀繡織自勸應道宿羸病又辛苦讀不休年二十八就試試文為學使者所錄業稱弟子員矣是月也暑酷烈中暑遂病不救以歿而應道固有老父母在堂遺三男女襁中臨訣推第嘆曰吾無恨恨蚤背養也已指方伯數目母是兒非凡為我善教成之是時母號踊決絕水漿姑張察其有烈志牽三男女日環哭若忍棄諸孤者二老人身無處所若忘兒訣耶于是母疆起乳孤朝夕上舅姑餐所上舅姑餐非手調不敢獻也寒暑內外之服率其手紉姑病夜不解帶後先治兩喪履歛裨兆周篤中禮終不使亡子有憾於大事終身布練不復近文綺姻族即大故度必致之固謝不往焉方伯為諸生冠有聲母督趣逾等曰而父錄試事歿身

而學行不力不大有所樹就而父憤恚不舍也以故方伯起自孤生歷顯貴將身有矩服官多績人士歸誦母教云母方氏與吳並徙自新安母之父曰良者簿武陵實侍御公之孫武陵首舉女奇愛之嫁時教服甚具母輒篋之不御也後查孤女始出舊所篋以往性慈惠急人之急里中婦饑貧者令媪手蔬米分應戎呼而餉之凍者為斥袂絮晚尤篤事佛修淨土訣之日與一老媪合掌誦目垂下口囁囁猶強舉佛號端坐而終嗚呼存亡緩急之會豪智男子之所未易支也尊宿老儒爭性命於生滅之界而不能保其所歸若母者可謂守正以俟命聞大道之概者已母以方伯最臨川考贈孺人兵部考贈安人禮部恩贈宜人已兩臺奏請部使者下有司棹楔旌表其門子二長即方伯用先娶唐太學檄女封宜人次鴻臚序班用衡娶母從侄女女一適太學朱應鸞鸞病女美股瘳之有母風矣孫五日旦太學生娶方大鵬女日昇邑庠生娶孫雲漢女日晟日昺俱幼鴻臚出以方伯五子蚤歿而且昇皆少為方伯嗣最後生日杲聘太史何如寵女為方伯出孫女一亦鴻臚出適邑庠生吳日鏡鏡本金姓而方伯贊之故從吳鴻臚

逾三十而喪明其一切家計子女婚嫁皆方伯肩之也宜人葬於邑西古塘之來鳳山與姑墓合歲久之庚戌屬賓尹誌石又三年始克為之

銘曰世之語道如射稽天養空而遊說眇說玄吾謂道也直如大路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薄害纖賞懾竄媮超賣友欺君亦負眉須節義之行皦于白日獨往獨來了無怛懼天乳斯長靈源孔皇作帝屏藩為法金湯一真弗滅識此竈石寄語學人請視其脊

直史鈔

洪母程太宜人狀

洪佐聖曰余被命視學洪都弗獲時閒里舍事會秋闈甫定慙能息跡遂動尊思時已冬仲不虞家耗廷尉兄函書報曰衡不德不天母太宜人忽辭堂北生平苦節親記在里族凡我二三兄弟皆能言之其遠轍燕秦者不及計若吾弟僅越大江之右其視衡苦塊中所收淚而撫者幸加詮次用先誌傳庶幾藉手以不朽吾母余覽書酸楚移時喟然太息曰母儀已矣詎忍狀之母德具存詎忍勿狀乃按廷尉兄所述者為之次太宜人世家績邑程氏父處士公濟素

直史鈔

稱淳風龐德有先民型範設帳里中一時梁安諸生大半出其門太宜人生而端靜嫻于庭訓知大義居母喪哀毀如成人舉宗知其不九年十五歸贈大夫叔一九公家運式微備嘗荼苦時叔祖柳塘翁暨叔祖母錢戮力治生操下廩廩餽一廬居市瑣務紛紜客屨滿戶外太宜人拮据奉之率宵衣旰食乙夜不得休始當二尊人意中外咸宜之叔祖故艱嗣獨子大夫以為憂及舉孫伯仲各具魁梧相廷尉尤韶秀而都朝夕置膝下期為遠器而後徵枝實之向榮矣然自廷尉生而太宜人佐大夫上侍尊嫜當二人危

疾者十年間首尾五遭或經歲累月而後瘥大夫奔走醫覲脩藥顛折瘳而未已太宜人單奴兼僕瞪視傾聽諸體所欲適順之所指意之所之無不先承乎合母後頃更嬖嬖婉婉克中其驩而後即安以無虞其尤難者姑病火上炎而氣虛弱治宜補且不可以參代參者惟乳則斷廷尉懷中乳乳之而炎氣消指群媼云是兒能恃粥幸無啼尋病肯幾廢覲治宜石膽而亟不可得法取指血瀝眶效勝膽則刺指淋之而明復語姑云向得空青之液而廖慮姑之恠其指也嗟乎人孰無所愛而所愛有甚者曹兒乳之不惜

東史鈔

內篇卷三

而惜一指之儒縷乎迨翁病癰日逾久而醫禱之技單大夫神益瘳而太宜人奉饗餼調烹滷浣濯左右匍匐衆息而不敢息衆疲而不知疲天若默祐之畀太宜人全力以延二尊人長年以篤子孫餘慶者故姑病愈而大夫與太宜人稱五十觴翁病愈而大夫與太宜人稱六十觴廷尉兄之克昌後裔蓋於此預卜之不獨世德之隆繇婦孝純也大夫故羸且瘳于二尊人之疾諸疾集其躬太宜人不少遺餘力一如嚮者而大夫亦幸獲痊通計太宜人一身歷十年間三尊人屢嬰危厲太宜人自晨徹暮自暮達旦自一

月至數月靡晝靡夜無頃刻安雖神王得之天授亦由真念慈篤相為感通嗣是叔季及女弟載鬻七舉而一殤太宜人乳哺在懷左提兒右執後內而就養無方外而賓從供億為紉為績為澣為炊且伏且趨且扶且侍軀分身以應時家徒一婢僅取代繙太宜人以一身肩三世之任積廿年之勞而後余叔祖得克勤祠事以忘中顧私大夫雖善病漸有出塵想亦惟太宜人佚以舒窅約以禦繁每務彌縫其闕使無失太翁燕貽之謀及廷尉兄始以弱冠首錄于直指使者即獲薦賢書又數年登甲第太宜人以時屈弗

東史鈔

內篇卷三

克舉羸愈益蔬布澹泊自若至事二尊人必豐腆凡有所需皆立應歲丙申大夫先逝捐叔祖養太宜人哭之哀如不欲生仰天呼曰天乎胡令良人以山澤之瘵終而不獲享大官之祿養乎既而曰舅氏毫矣無傷舅氏心而勤奉養逾不匱先是乙未歲群盜橫行里閭莫有禦者一夕擁噪入門太宜人聞之持大矢以袖障之令從西祠門出而身自翼諸雛且叱群盜曰若不知吾兒官清家貧故物青纁任若携去慎無震吾鄰盜慚而退不復肆于枌榆大夫用免于難則太宜人有禦寇功已慨自上世多移賑卹每有

患施以範家未俗自大失溘亡叔祖繼嗣里有不平者輒哀鳴于太宜人太宜人輒以退讓為訓稍稍勸諭之無不欣然戴德漢若水釋居常惟祭祀為盛凡祭盛樽俎必躬自蠲醴間一二分任必擇潔清者與俱不惟自致且以誨人至五昆家事悉置不問曰夫既或治之余何煩焉諸子若婦若諸孫與婦子四十餘曹鴈鴻之愛惟均鰥呵不出諸口其于臧獲始雖不廢約束而撫之有恩歲時內集必分餽餘于侍從其他饑者食之寒者衣之危者拯之傾者定之未易倖指自廷尉兄通籍二十餘年衣不純采食不重味

內篇卷三

四

乙己以往度持齋素蔬食水飲八年于茲當其貧窘萬苦環攻曾無歎容及見于貴百順攸聚亦無盛氣方廷尉兄之以銓部歸也浮沉將作久滯周南固了無羨情及賜環後漸躋華臚亦復無喜色素性安田園之樂倦就版輿在燕邸風塵一往即返在陪京輿壇僅留月自後固種之弗聽也曰吾并諸孫起居甚適何必規規然塊處一室為不知太宜人之所內盡者方若侍二尊人疾苦中方若共贈大夫勞瘁中集于枯而不居其莞安于素而不尚夫華其見卓然其志偉然有超于尋常出于世締外者豈可以

淺近窺哉惟是廷尉兄以不違將母為嫌以陟屺瞻望為勞故旅進旅退而井行役也有以哉外家翁尚在簾幕每念注下數行嘗語廷尉兄曰我欲損貲為外翁卜吉汝其擇焉外家兄弟三人俱蚤世諸孫治止無策恒量力周之更欲為置田贖屋即有志未酬意念深矣里婦中老少童稚侍之無失其親故其被親故者亦愛敬之若慈母及解懸之日而里巷之為孺子泣者聲相續也若閨幃緒言大堪常絃者他人不及聞而程氏妹深聞之如姑中年患崩臥護第辱時作形末已院踰繼之瓶罍將罄搯曰從之矜矜若

內篇卷三

五

東濕兢兢若陷危洵以身教兒令為之子若婦有不忍聞者然生而神明人不易及如精于鑒識長于億料不啻燭照枚數今歲但夏恍如有覺亟命諸子敦匠事人皆曰為蚤計而後乃信為前知當廷尉兄奉使冊封荆府欣從定省已出吊吳中忽焉心動遂兼程趣歸于舍太宜人張目視曰兒來送我既而連聲接引慈氏儼裝已備顧奉升遐廷尉兄弟泣而進乳乃揮手言曰無庸終有別寧能以乳嗅汚吾口破吾律耶此外秋毫無他囑第語子婿程生曰努力做人而已先一日午刻程氏妹偕女奴侍側忽聞梅檀

香氣入室經時不散相竊訝之厥明氣息綿綿言作正襟而坐兩手交結作跏趺狀時有老嫗持齋者隔坐說偈曰無星無礙太宜人點頭者三遂瞑而逝蓋歷大宜人先後或自豐而約又自約而豐至廷尉兄通顯之日遭遇甚懸絕大都以孝敬為根本以慈惠為方便以忍辱為脩持而好生一念有觸即通不失儒門舊面坐見本來性體其慈心時露億而多中也殆敬心有主定心不亂所謂所鏡止水非耶太宜人生前庚子年正月元日歿于壬子年十月初三日已時享年七十有三壬寅會建儲覃恩時廷尉兄

亘史欽

內篇卷三

官留都總部員外郎誥封太宜人乙巳以皇長孫誕生覃恩時廷尉兄官屯部郎中贈大夫叔進秩如子官太宜人封如初子五人長文采次文衡即廷尉兄次文秀禮部儒士次文顯邑庠生次文彬禮部儒士孫十九人曾孫五人婚娶俱名族余嘗謂廷尉兄先世自高曾以來多隱德至余叔祖及叔大夫益昌大之馴至今日百祥駢臻子若孫及曾玄男女羅拜堂階幾至六十餘人郡中殆不多見余鄉僉謂太宜人至孝格天于斯驗矣故特備書以俟當世作者採焉

亘史外紀女俠

卷一

狗

天都史氏華生輯

期集居世書庫南校

耦俠

記曰耦俱無猜猜不足以語俠矣晉文之霸殆天授者耶羣龍衮衮衆鳥喈喈而勿逆勿諄也令所耦非俠亦淪胥以溺爾故曰天授且衆雌而能雄此余首狗公意也不然俠烏足尚哉

二隗

左傳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

亘史欽

二隗

狗公

司空秀子狄人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條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秋十二年而行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亘史云趙姬之俠出二隗上晉文真俠窟矣諸俠

業焉快哉君也

姜氏

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黷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國語文公之出亡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

巨史缺

姜氏 狗公

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黷妾在焉莫知其也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免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

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

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

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

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

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

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

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

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

車史缺 姜氏 狗公

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

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

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

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

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

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內其知

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

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榮嘉是以其食

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

傳負羈妻

曹共公聞公子驍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食寘璧焉公子受殽反壁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嬴氏合左國

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

巨史欽

嬴氏
外紀女俠卷一 狗公

四

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秦伯召公子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因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過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媼媼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公子歆驍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

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蒧任荀僖姑僕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難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之舅故又言此以勸之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

巨史欽

嬴氏
外紀女俠卷一 狗公

五

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通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令子于子圉道騷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今將媼媼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

僕散之敗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婦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輒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巨史鈔

一不修史

六

楊烈婦

唐李翱傳曰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繫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為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賴之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賊士其必濟於是名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巨史鈔

楊烈婦

六

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倡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必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侃傷而婦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猶愈于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

帥墮馬歿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
之人無傷焉刺史上品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
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
婦如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
陳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所難厥自兵興
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
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環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
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
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

程驥母

直史鈔

程驥母 何公

二

唐李商隱傳曰程驥字瞻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
晚更與其徒畜北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力杖學發冢
抄道常就迥遠坑谷無廬微處依大林木晝夜偵候
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鄆商鄆與淮海近出入
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婦妻
子輒置食飲一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鸞
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
曰公子與此老父推埋剝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
活人今其身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
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

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
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
以其貳發舉貨轉與鄰伍重信義即必喪斷魚肉惡
難禮拜盡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開意若大君子能悔
咎前惡者十五年歿子驥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
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
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志散其財踰年
驥甚貧苦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
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饘糲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
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

直史鈔

程驥母 何公

三

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焉
重胤為鄆帥喜聞驥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
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間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驥學
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驥固不以為己有絕契管健
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
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驥不起
羅逸曰程少良推埋作姦竟能斷肉作髮頭陀其
子驥又能折節讀書以致天子相聘而不起者皆
一婦人力也令母賢妻謂非徒義崇德之本與
新聲羅舊題云拾甲子年事

唐羅隱云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別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之常也况妾手前

直史欽

新聲
女僕卷之一
狗公

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勢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掩有全趙更改歲時未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革率無賴人且章武數鎮顛覆皆以椎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許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率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歿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

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歿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大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羅遠曰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此大雄語而新聲能道之及為巾幗而事人者所狎玩惜哉吾家昭諫此紀亦奔秀發亦可喜也

直史云文似國語匪直以俠足似也

宦家女

直史欽

宦家女
女僕卷之二
狗公

輟耕錄云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于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于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于張張命其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嚮于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廢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鞋

履往與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布足償元粥饌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鞋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叅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願畢矣婦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叅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與元路路官為其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巨史鈔

宦家女
女僕卷之二
狗公

君王后

史記云齊湣王之過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親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

巨史鈔

君王后
女僕卷之二
知已

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襄王卒子建立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始皇君王后賢事未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遷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

不登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其以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如姬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教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

巨史鈔

如姬
女俠卷

一

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教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

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嘉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

巨史鈔

如姬
女俠卷

三

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遂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遂將晉鄙軍却秦存趙野史云姬知報父讐而不知報公子之德豈姬哉姬知報公子而不知報君豈姬哉姬為嬴所窺以急劫之不免耳夫以秦教萬之衆五諸侯救之而公子據據計莫出一決而聽之姬姬於此時蓋已難矣君父之際賢者扼腕彼楚國覆而平王鞭亦報其父耳嗟嗟子胥如姬固兩丈夫也

巨史云自王以下求報如姬父仇不得而公子客能斬之非劍客而何如姬之使又能用俠者也視

竊王符真如探囊耳余謂真俠不假劍術如竊符之類是也

又云竊符存趙大功也當首如姬政魏王忠臣也何負王哉野史因公子有不自安意而過求如姬使肝膽自當別論爾

又云古之游俠皆出四君之門

巨史欽

知已

卓文君

巨史云一奔可以語俠而文君尤難相如知己之感當在武帝上紅拂猶自為計文君敗名毀節不遑顧矣渴疾以死奚悔哉

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

巨史欽

知已

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室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奔亡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

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
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爐相
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聞
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
而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
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
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
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
爲富人居久之上讀子虛賦召問相如拜相如爲中
郎將建節往使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

且史鈔

卓文君
外紀女俠卷

二

南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
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
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
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評云奔一也在紅拂爲
知人在文君爲失節惟
俠能行

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貧居愁懣以所著鸛鵲裘就
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文君舉杯而笑曰我平
生富足今乃以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
親著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
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

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
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
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
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其辭
云嗟嗟夫子兮聖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技
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游兮賦
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
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爲妃兮不耻當爐生平
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
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

且史鈔

卓文君
外紀女俠卷

三

訴此悽惻兮晴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

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皚如山中雪皎

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解一平生共城

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蹀躞御

溝上溝水東西流解二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

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解三淒淒重淒淒嫁娶亦不

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解四長卿乃止

且史云觀文君稱相如縱橫劍技雙俠不虛矣

紅拂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攝豪傑爲心不宜偏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還當公之騁辯也一奴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

更史鈔

外紀女俠卷

四

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聞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細唯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

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亦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驢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欹衽前問其姓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

更史鈔

外紀女俠卷

五

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得致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故非君所致也今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於是開華囊取出一人首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也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容氣宇真丈夫也抑知太原有異

人乎靖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其餘將相而已其
人何姓曰靖之同姓年幾何曰年僅二十今何為曰
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即能致我見否曰靖
之交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靖見之可也然兄欲何
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吾將訪之李郎何日到
太原靖計之某日當到曰達之日方曙我於汾陽橋
待耳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遠靖與張氏
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傷也但速鞭而
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同詣劉氏詐謂文靖
曰有善相者思見即君文靖方與客議論匡輔一旦

巨史欽

紅拂女傳卷一

六

聞客有知人者心喜之遂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
衫不履神采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坐末見之心
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
負既出虬髯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亦須道兄決之李
郎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
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即我與道兄俱在其所也靖到
果見二乘攬衣登樓即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靖
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
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至橋
道士虬髯已先在矣同訪文靖時方弈棋揖起而語

少馬文靖飛書召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靖弈虬髯與
靖倚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座
風生顧盼偉如也道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
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非請去既出謂虬
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免圖之勿以為念
因其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
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為李郎往復相從
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
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即到京與張氏同往至
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

巨史欽

紅拂女傳卷一

七

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
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
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
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
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懽然命妻出拜亦天人
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亦不侔也四人
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
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昇出二十牀
各覆以錦帕既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鑽之類虬髯
舉杯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

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
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
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
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
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
過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
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施功立業免之
免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
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回命家僮列拜
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

巨史鈔

紅拂女俠卷
外紀

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為豪家
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
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
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
也歸告張氏具衣冠拜賀瀝酒向東南祝拜之乃知
真人之興由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
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偶然
哉或曰衛公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無雙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
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
戲弄相狎震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數
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
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室無雙
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為
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且安靜自顧養
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
闋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

巨史鈔

無雙
外紀

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
抵京師時震為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
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
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資質明
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惟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
驚囊索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
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
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
玉以為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
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

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侍不敢懈怠一日震定朝至日初出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鎖却大門鎖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淫原身之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為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賡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

巨史敘

無雙
外紀
卷八

及無雙出啓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局鎖南望目斷遂乘驄東燭遠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招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城門者曰永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載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相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刀傳呼斬所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鄧村居三

年後知克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曰茲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為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

巨史敘

無雙
外紀
卷八

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主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即君年漸長合求官職以悅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為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轎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

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若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誼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篝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邪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我明日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開云內家中惡中

卓史鈔

無雙

十三

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涓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蹟詞理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求訣矣其書後云常見勅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

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秣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胸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

卓史鈔

無雙

十三

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官人仙客心甚異之今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歎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寂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過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

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其使人專求得一九昨令採藥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緣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菟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容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

直史鈔

無雙

卷

十

本傳贊云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此之奇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野史云夫以宮禁越絕之中而識閭巷之古生此其人非女子矣古生有言洪乃人間一片有心人

也余於無雙亦云

直史云無雙以識古生稱俠惟俠知俠於紅拂亦然故附糾髯古生而俠益著宜野史氏并載之也

直史外紀

女俠卷

劍術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野史叙曰魯勾踐之稱荊軻曰惜哉其不講於劍之術也夫白日殺人都市人不之覺傳以刀圭立化呼吸千里度城郭門堂屋壁無礙是遵何術與天下無道則見有道則隱大抵伺諸鬼神之淆亂以竊借其靈近於怪矣紅線聶隱根託再來法傳幽穴縹忽宵眇殆僊而鬼神其術者邪然能行之侯王將相不能加無道之始皇賊殺魑魅不軌未

直史鈔

紅線

卷

紅線

潞州節度使薛嵩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亡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涂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

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蓋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告

亘史鈔
紅線
外紀女俠卷一
初衍

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則數百年功勛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之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登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回也嵩曰倘或不濟反速之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挿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着青絛履冒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杯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

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入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盒爲信耳又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旁廊睡聲雪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呼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彼則揚威正坦其心密其腹遂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爇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杖森羅或頭觸屏風斬而解

亘史鈔
紅線
外紀女俠卷一
初衍

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在林愈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遺承嗣書曰昨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軍驚疑使者以馬撻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

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及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循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竝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締好如初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生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患瘰癧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

亘史鈔

外紀女史卷四

見誅陷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票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其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命向往魏邦已足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為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銷百尺樓還似洛

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所在

聶隱娘

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藏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詰隱娘曰

亘史鈔

外紀女史卷五

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後孫極多尼先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後孫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刀漸減五寸飛走過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某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

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一刀圭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某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瞑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人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過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

車史鈔

外紀女俠卷一

七

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其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節使劉悟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美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大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九而鵲斃乃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祗迎耳牙將受約束過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真神人

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公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得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

車史鈔

外紀女俠卷一

七

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來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能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固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蛾蟻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頸上鏗然有聲甚厲隱娘

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鵲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於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相見甚喜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災吾藥力只保一年患縱巨史鈔

嘉慶
外紀女俠卷

香丸誌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爲人傭作一日至二鼓歸其母以餽餽一盂食之有隣人陳姓者乘酣嘻笑而來側目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平之又嘗有共傭作者與生不相能一夕伺於道欲毆生生覺逃去已而爲人傭書其家奴誣生盜其淨巾中金又有奴匿其主緊要文書害生生不能白主怒杖之

入由是多怨生無行者生悲憤歸取先人業肆之業稍就不慮貧苦矣生一日閒步經觀音里有一婦人姿甚美生心動屢回顧看之有惡少年數人於路相謂此婦有邪行語語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相顧意生後與妻坐燭下偶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女弟也妾徒以君貧故不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侍兒居此里立身最高潔親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何等惡少年汙衾之也生聞之大怒欲爲報之翌日婦命侍兒來曰主母感郎君恩雖未行最感之卽爲郎君死無恨幸與郎君有夙緣後日可一見於某所車東鈔

香丸誌
外紀女俠卷

不勞君舉腕第掃淨室夜坐焚此香於爐香煙所至
君急隨之即得志矣有所獲須將納於華囊歸勿畏
也生如指焚香隨煙而往初不覺有牆壁礙行處皆
有光亦不類闇夜每至一處煙裊裊遠惡少年頭三
繞而頭自落或獨宿一室或妻子共牀寢或初就枕
侍者執巾若塵尾如意環繞未敢退悉不覺不知生
悉以頭納華囊中若夢中殊無畏意於是煙復裊裊
而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煙甫收火已寒
矣探之其香變成金色圓若彈條然飛去鏗然有聲
生恐婦復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戶
亘史鈔／香九飛去
忽爾在前取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九飛去不
可覓奈何復須否侍兒曰得之久矣主母傳語郎君
此畏關也此關一過無所不可為姑了天下事共作
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知所之

崔慎思妾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
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
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
意求納為妻婦人曰我非仕人女與君不敵不可為
他時恨也求以為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

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久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
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
意其有姦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
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
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為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
數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
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為君妾
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茲以奉贈養育
孩子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慎思驚嘆未已少
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
亘史鈔／崔慎思妾
餒兒已畢便求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
已為其所殺矣

俠姬

修容嘗言幼時其母好善屬里中盜大起閭門惶駭
忽一老嫗至曰汝家從來多陰德盜雖亂吾能匿汝
無得駭也袖中出黑綾二尺裂作條子每人令繫一
條於臂曰不必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
損修容母子隨至一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
悲好行善汝等可潛其左耳於是教修容母子閉目
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母子處之如一間屋中老嫗

朝夕來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凡飲食至耳孔輒大一日盜突入院中兵器羅列甚利修容從耳孔中窺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人頭示修容曰渠魁已斬餘無足慮修容問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然吾小術耳何敢違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於是用法如前負而出歸至家修容拜以為師誓修苦行以報德老嫗曰汝仙骨尚微無徒勞也於是教修容作萬壽歌連遷曲後不知所往修容歸於元雅也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為主

更史鈔

外紀女俠卷

十三

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厄塞貼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局鑠之具悉以付立每出

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五日未嘗缺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強周歲產一子惟日中再歸為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皇皇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經肌骨為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須臾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攜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婦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索遂擊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不及

更史鈔

外紀女俠卷

十三

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立迎門接候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審幃小兒身首已離矣立皇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即贊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解洵娶婦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爱靖康建炎之際潛積軍功帥荆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為潰兵所掠數年後洵問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

及羣盜爭戰奏功於朝必為第竄名籍中已至正使
誥命皆在此即出界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
都過河朔孤單羈困或見憐為娶婦裝奩豐厚不暇
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為活殊用日慰偶以重陽日把
盞起故妻之思不覺墜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歸本
朝乎茲事易辦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具唯
命是從我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囊
橐之半萬一捐館當為偕老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
營護皆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謁潛嗟異處命
車招迎見其眉宇秀整言詞明惠益加敬重時荆楚

解州府志

十四

為盜區潛屯技江縣以天氣尚暑別創一廬令洵居
止且贈以四妾洵始慮婦容欲辭之婦曰此正所
需得之誠大幸當撫視如兒女君何辭然洵武夫壯
年獲媵妾浸與婦少疎快快形於詞色一夕因酒間
責洵曰汝不記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之力已
為餓殍矣一旦得志便爾忘恩大丈夫如此獨不愧
於心邪洵方被酒忽發怒連奮拳毆其胸婦嚙不動
又唾罵之至詆為老死魁婦翩然起燈燭陡暗冷氣
襲人有聲四妾怖而仆少焉燈復明洵已橫尸地上
喪其首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走報潛潛出壯勇

三千人出追捕無所獲

三鬟女子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
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
謂潘曰觀爾形質氣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
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後亦
有官祿既而貿還數年遂鏤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
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其道場內
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失珠矣然而
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

車史鈔

外紀女俠卷

十五

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縣王超年
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
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過勝業坊北街時春
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妝藍縷穿木屐
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
丈於是觀者漸聚超獨異焉詢止於勝業坊北門短
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超時以他事熟之遂為
舅甥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
於累日或設穀饁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
恩賜宰臣輦轂外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

從內中攜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已周歲矣超一
旦持酒食與之從容謂曰舅有深誠欲告未知甥意
何如答曰每感重恩恨無所報若力有可施願赴湯
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審知否微笑曰從何
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因曰外甥倘覓得當厚備
繒綵酬謝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耳終
却送還因循未暇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
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
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
疾如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欵然攜念珠而下
巨史鈔 三教子 知府 十六
外紀 女俠卷 三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閒步坊曲
忽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舉人而過色甚卑敬然
非舊識舉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
此境未爲主今日方欲奉還邂逅相遇實慰我心揖
舉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
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甚整肅二人攜
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坐定於席前更

有數少年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佇貴客至
午後方云來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隨後直至堂
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
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則純素一人羅拜此女亦不
答舉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席而
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
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飲酒
數巡至女子執盃顧問客聞二君奉談今喜展見承
有妙技可得觀乎舉人平遜辭讓云自幼至長惟習
儒經絃管歌聲輒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事也君熟
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
着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嘗爲之女曰
所請只然請爲之遂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亦大
難事乃迴顧座中諸後生各命呈技俱起設拜有於
壁上行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
如飛鳥舉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
舉人驚嘆恍然不樂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
盛駟可乎舉人曰唯明日聞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
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舉人入內侍省
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

頂七八大唯見一孔纔開天餘自旦至食時月一繩
縫食器下舉人飢急取食之食畢繩又引去深夜舉
人忿甚悲惋無訴仰望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
邊乃人也以手撫舉人謂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
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繫
舉人胸臍訖絹頭繫女人身女人聳身騰上飛出害
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
俟他日舉人大喜徒步潛竄乞食寄宿得達吳地後
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贊曰紅線下世毒哉僂僂隱娘出沒跨黑白衛香
亘史鈔

九裊裊游刀青煙崔妾白練夜半忽失俠姬條裂
宅綰伸耳賈妻斷嬰離恨以豁解洵娶婦川陸畢
具三鬟攜珠塔戶嚴倚車中飛度尺餘一孔

亘史外紀 游俠卷之三

羅龍文傳 子羅王常附

天都縣志卷之五 藝文志 羅龍文傳

羅龍文歛呈坎人別號小華慧而技巧敏給以辯凡
摹古必極精工其製松烟墨寶重一時奚李莫能尚
也家承素封游太學有聲而喜結客少年場偶寓嘉
禾暱翠翹綠珠二妓徐海方為博徒所窘脫身來妓
家亦有舊暱不敢盡見人龍文知其壯夫極善過之
四人接臂痛飲盡懼因推其所暱者主之海亦不辭

亘史鈔

羅龍文

因與龍文握手耳語曰此一片地非吾輩得意場大
丈夫安能唯唯唯人下乎吾從此逝矣公宜自努力他
日苟富貴得相見毋相忘遂各別去不數年龍文豪
舉浪游資斧漸盡困而走杭聞海已為船主擁雄兵
圍桐鄉城龍文故內交於山陰徐渭督府上客也因
薦之督府督府慰勞曰生豈不欲功名富貴乎今且
遣會矣遂授指往說徐海乃攝儒衣冠投刺海軍中
海亟延見歡然道故海曰故人今日之來為胡公作
說客乎龍文曰非為胡公作說客正為故人作忠臣
耳王直已遣子入款 朝廷赦之矣故人不乘此時

解甲自謝他日必將爲虜海訝而然之乃出二姬佐酒則故嘉禾所歡也海曰茲來爲二姬爾乃幸得之海上請分侍足下以報舊德龍文曰不可向者與足下皆私游今日則不足下有軍容而僕亦有國容何得爲兒戲事足下但信我言歸歟功成之日吾兩大夫結爲兄弟女子結爲姨私未晚也海大壯服於是遣人同龍文來謝督府解桐鄉圍又遣弟洪入質時督府爲計欲弋麻葉以脫海勢而王直之援亦孤方喜得謀而未有間也龍文說曰麻葉一塊鐵聚火可以鎔之不可以兵石相擊也故可得志坐上不能制

車史鈔

羅龍文
外紀游俠卷三

之行陳中臣有友管懋光勇而有謀請與俱行得生縛葉以報乃與詣海海約曰若能擒葉則若生不則若死懋光曰光不能令葉死則豈惟光即足下亦豈能久生於是陰定約先伏懋光帳觸而走請葉來宴葉擁大艦勁衆而來過舟登席修爵無筭海行犒令勁衆散而起爲葉壽葉曲跪承之懋光從腰間擠葉仆遂斷其左臂旁擊一舟載以飛行方仆時即有如葉張東者起登席如故帳下五十步內皆莫測其變海乃揭臂於竿大書葉反已除部下皆懾服母敢譁督府既縛葉大喜復遣龍文持帔金玉重賄陰遣

二姬日夜說海令縛陳東二賊相繼縛而諸酋洶洶內潰龍文又說海令多殺賊立功以自贖海悉如約始詣桐鄉城中甲冑而入請成焉督府佯慰藉之許以奏請赦罪賞功而令擇便地屯兵沈家庄候 旨尋得永保兵至督府陰部勒已定而族東部下賊同襲擊之海急投水求保兵問兩侍女投水處泗水獲屍斬首以獻二姬竟爲有力者奪去而龍文自憾負盟於是王直之黨孤尋就擒而督府海上功成矣龍文以軍功加武爵盡歸錦歸一時赫奕後得幸嚴相子世蕃改授中書舍人亡何坐賄謫戍復以功陞指揮使

車史鈔

羅龍文
外紀游俠卷三

家居嚴氏敗後忽有 旨檻入京同世蕃斬於西市凡族戚友朋畏罹禍莫有收歛者海上顧氏父子俱游宦京師與龍文交厚因匿其子某雜傭保中人無知者子某乃囊金賂僧人得贖父屍置荒寺顧氏出京挈其親還子某更名王常進之幸舍潛心摹古博雅絕倫人以王生呼之不測爲何許人也居海上四十年而始冠其姓名曰羅王常字曰延年余從海上陳大參宅見之年七十矣問其居曰客顧氏城南別業明日邀吳伯張往訪之則其居九品亭延年所勑也視其業方輯秦漢印統先是顧氏之印數亦出延

年手輯而此統更廣之謂余曰未盡也乃出元人私印示之累十餘帙不減數千章其朱文之通勁者妙不容言統則伯張鵠行而元印猶有待余時賦一詩壽之遽別去抵虎丘訪友人蘇爾宣則赴伯張招乃知入棗荆刺劇氏皆名手也時丙午首春日越二年而統成已酉寄我黃山問延年無恙乎則統甫竣而謝世矣伯張大為之贈昇其父子二櫬還塋故郭庚戌春乃為述其事走書廣陵乞李太史本寧先生為之叙

直史鈔

羅龍文
外紀游俠卷三

四

論曰古稱朱家節俠客車夜半詣之無不納每歎以為難今顧吳兩君敦友誼充足尚也顧既從燕邸挈櫬與還居幸舍四十年而勿市於色此朱家所不易及吾於顧氏心服焉伯張誼甚高然患難既平燕桑梓膠漆之故猶多情好義者所樂為求之輒近亦不多見矣至父子絕技超世彼豪窟少年場則所羞稱者也

王常初字幼安冒太原王氏號頤軒晚年更耐軒顧御醫公字世安子光祿字汝甫與客字汝修大理字汝和太學天錫則光祿子也余從海上識之伯張名元維其高誼事未殫述

蘇麻子傳

蘇麻子名某長洲縣人游少年場中喜博塞每執信義取重暗用權變邵署諸子弟得其驩心人無知其奇者一日遊荷蕩隣舟伎窺見之謂同舟人曰彼年少豪士也曷招與同飲蘇欣就之伎觀其博時露節俠風心重之歸語父曰昨見蘇君緩急有足賴者願私結其歡則具酒饌詣焉侑以囊帨蘇愕然何得致虞於若女為謝去數年後遇伎之夫唱楊花西湖隄上驚曰若安從來若婦安在忸怩而應曰寓吳山蘇隨訪之僅藉草皮場廟門氣奄奄盡矣蘇賃室躬為

直史鈔

羅龍文
外紀游俠卷三

五

療治察其無起色謀諸夫曰而婦售之我如何夫笑曰君施恩於不報猶可奈何娶鬼婦歸耶蘇曰婦病子所累也非售我則病不起病起而復為子累是子再斃之吾不忍也今以二十金界子為資生婦生死勿問矣夫許立券則載之舟舟子難其病欲勿載蘇曰舟值幾何吾先具為子執死則吾舟也生則顧值倍償之耳載及吳江病少間召父母而歸之父母危女病欲勿收而蘇素且窳無以餌乃登岸若有所訪携數十金裹而歸私語伎曰金具此汝秘之勿令父母知病痊以之治生即不諱足為身後備毋輕發也

妓喜而安之顧語父母氣稍振父母私利其富心調之病遂已發其裏則鉛也相視而吁妓曰蘇君必有意請身詰之父母與造蘇蘇望而喜曰若知相遺意乎妓悟曰知之矣然身固子之身也請歸而脩執巾之役蘇笑曰吾德若隣舟一顧遂以豪士期我故振子於窮所以報也今幸子之生而漁其色是負子豪士知矣出券焚之厚贈令去蘇既僮好義時致窘乏父子認蘇鎮官絹以逋逮獄而已適者在鎮江爲某同知提比會同知擢任跟蹤辭上官久候不得見見於私第蘇叩頭曰小人父子繫獄絹何由償願

巨史鈔

蘇麻子
外紀游俠卷三

恩官釋小人小人得脫身游蕪一樹奇以償官絹無負恩官同知佯怒繫之庭樹俄遣僕界白衣冠又界之白金出而叱曰胡不去跪曰願得恩官姓爲報他日地同知曰吾何賴若報而告若姓蘇趨而出門者曰唐公也識之徑渡楊子從廣陵諸俠少游凡騎射蹴鞠百戲靡不擅場而尤工謔浪以故人人親之管參將春谷方給事胡總制麾下其子石門頗具才畧見蘇契合挾之武林會制府謀招安海夷徐海而難其人爲說蘇謂春谷曰幸道某某請說之無辱命即白之制府請私謁以見才胡公止勿見第遠十餘舍

以錦衣千戶牌傳至若奉 詔勅招安來者吾遣騎迎之而與之談乃遠十餘舍而驛馳之制府遣鹵簿迎退而延之客坐蘇無少遜問朝中大小事皆謾應如響無所詘胡公出幕召材官語曰此人以單騎至吾與語多舛錯疑僞來者曷斬之蘇踵至大罵曰宗憲 天子以安危賴卿在此一舉而猶豫若是安足與謀呼高車即階上乘而出若草疏起彈者胡公爲局眷不安旦日盛鐵騎三千人甲士百人親隨一人曰高四移檄先入夷營夷方圍桐鄉未下進逼崇德崇德令解蘇來意迎送曲謹蘇罷而歸之夷衆蟻奔

巨史鈔

蘇麻子
外紀游俠卷三

而前鐵騎陸行者股栗蘇止無行夷衆益置甲士盡無色蘇曰若輩休矣無誤乃公事吾將獨諭之其令高四奉 勅命且替夷人侍衛而以夷騎前驅將泊桐鄉蘇愠曰明山迎何遲市於色偵報明山即趣至蘇傳令曰徐君將爲朝廷重用不宜以常禮見許行二拜禮徐至二拜受之而私覲交拜焉機語微中無不合者明山曰吾感制府意甚殷而 天子威命莫測使君遠況何以教之蘇曰 天子聖明方厭兵而惜民命將以干城屬子非重子而屬干城也屬子則四夷可無虞是以夷故而干城子也 勅制府刻日

奏功而制府顧難之與余論稍不合余顧願見子而決之明山曰制府不合者何蘇曰天子欲偃兵以受降而督府務張之以示無畏天子欲授子重任以制諸夷而督府務紆緩以示信夫張則衆生緩則疑沮衆生則傳罪於子疑沮則衆議敗之在制府計爲什全稍於足下不利耳故余之鄙見願速降以慰聖心因而保障海隅以塞讒慝之口毋令制府獨居功也明山曰今將奈何蘇曰亟解桐鄉圍班師海口以彰歸順之意明山低回無語傳令曰速移軍有回視桐鄉城者斬舟進甚速見林樹岸市若將達唐栖

直史鈔

蘇子
外紀游俠卷三

也者蘇迷憊不知所出竟飛越於外見黑樓船載扛金而入夫竄逃者憬然曰制府犒金十萬至乎曰未也方疑之蘇笑曰安有制府許犒而緩致爾軍必解者逢軍進畏而逃去爾按於阜壩得黑舫空無人惟箭金十萬在也明山色始解因問舟達何所應曰近唐栖大怒曰吾令移軍海口而今近唐栖制府其謂我何先鋒當斬矣蘇爲謝曰河道昏黑一舟誤則衆隨之君方以全師降請宥先鋒立返於海口而遣高四馳三城以報我師一上制府一上直指一與妓張長兒直指怒曰此無賴甚報吾儕乃雜妓械耶事可

知矣胡公笑曰此乃見功之成也不爾何暇及哉令中軍馳送張長兒兼賞銀一錠餘以犒金十萬屬蘇置段絹線絨於蘇郡城市爲之一空別購色絲爲餉不半月而再詣夷營明山迎勞之曰蘇君信人此何必來宴樂甚洽俄而制府家檄至令徐海亟縛麻葉諸軍請功明山不懌曰講未成而遽去吾手足何也蘇倉遽不知所答曰弟思之此制府莫厚意也明山思之不得蘇乃白公智者何見之晚耶向者焚閭門破崇德圍桐鄉人將謂出足下指麾百姓疾首腐心莫不怨足下足下何以安之今罪歸麻葉必懸之國

直史鈔

蘇子
外紀游俠卷三

門曰此爲焚閭門破崇德圍桐鄉者也既得而甘心焉無所憾於足下矣高官重祿誰得而議之乎故曰此制府厚足下意而預爲之地也明山曰然促召葉葉至長刀二十人隨之明山語蘇曰公向許犒此輩何忘也蘇曰諾即犒銀十錠令分之長刀散明山曰公何遽欲歸耶蘇曰暫歸耳當再詣公因舉酒爲壽明山叩頭上之麻亦舉酒壽方叩頭而海日力士搯其項遂受縛而檻舫舫中駛行麻大詈曰徐海背我明山曰制府欲得子耳吾方囑蘇君爲解之因大槩而還獻功制府胡公大喜賞以五千金將具奏命之

官蘇曰僕本一介逃亡不自意出此一奇無以塞譴請歸隱荷蕩以一竿了吾事耳因以所賞金悉還二郡絹逋出其父而重趼走謝唐公更召博徒縱博如故

亘史曰蘇君策士之流其權變在誑妓鉛以移父母志而保其軀用此術以往何難博五千金哉雖然非胡公烏能知之而策勵以成此舉故國士受知尤難

亘史鈔

四小書序

亘史曰曩得小說二卷於雪濤集中業為梓行而四小書則從坊間列諒稗史者余曰此安石碎金亟收而按之語、如奉進之面譚或抵掌或捧腹惟恐其淺之竟也斯亦人、喜為誦述者已陳之李太史亦寧先生屬社友吳公勵民校梓與不慧稍芟其澄滌出之、以新聞舉似一二佐之里士鮑無雄宗弟仲翔遂促為殺青蓋徵此書之有公好矣夫鄒衍譚天碣石蘊秦遊說六國所至皆傾動人主哆口自恣取卿相於反掌而進之、後說稷拾鄒俗歎餘蘊安於卑論淺見亦豈皆為解頤而

士君子或微哂焉然進之所尚
未易窺也彼其扶搖九萬託始
於蘋末震動六種隱伏於毫端
進之具出世資之姑為玩世之
如方朔談諧乎金馬門披仙放
浪于西湖泉石之間衆人固且易
而駭之矣子與氏有言之近而
旨遠者善之也生乎今之世即
有談天合縱之說又烏所用之進
之固曰莊編也大都所談所聞與
所評譴皆瑣穢之流爾聊以佐
酒代奕則可破悶察山必如之
理律以中行雖或投袂而多之
真解事人哉嗟夫自水衡秦復
生固不足以解此家此可與識
者道也壬子冬日書於南屏竹半閣中

雪濤四小書叙

人患情不至耳情至則單字隻字
瑤編屬焉千載而下扣額稱臣以和
據拾者如東京子政西京抱朴執者
非石渠之遺詒乎余景升潘允生以
故友江進之四小書仍其標目以實巨
史進之以宦游之餘為筆札之寄遇
風雪則示恬憺述符紀則道風規
攷著作則激聞見裸談諧則動襟
興而要理之所鍾情洩之情之所積
通之非僅齊諧稗官者比吁亦奇矣
物惜以曠世之才而職不登史氏匣不
藏名山詞未飛於宇宙墨猶挂於繡相
則人之傳其神讀其書想其情者方
滅方沒時晦時顯不得與天壤爭奇
而竟校書於白玉樓也近猶館之五

而書勒成於巨史千秋不磨一家已定
 以以中多情之語而景升先生所
 不能忘情於故友者允其苦之
 勤勞著述皆目擊而心讓焉而天
 不令終其業人未能窺其藏心中即
 之曰授之勵之手摹而已也今日必
 為所以生進之者則是書也可以起
 焉而後言之矣書以質之景升先生

車史

外紀



為叙雪濤可乎壬子孟冬平湖俞
 思煒僧庵父書於南屏竺蘭

巨史外紀

雪濤小書 譚一

自序

延祚

格言

盧生

文惡

姚廣孝

夏嚴二相

方解于三公

狂士

屏怪

舒公穎異

張伯起伍寧方

袁中郎

引年

判詞

猴鼠

三大中丞 三則

貽羊

調和

二程

名實

二樓 黃鶴

李西涯

廖郭二臣

岳于無後

李卓吾

分宜石橋

申公器量

王聞溪

孝行

遠色

李巫

柏議

西南夷

機禍

冤獄

塔頂魚

斷子葬母

刀神

牝雞

龍種

物類脩行

兵患

辟毒

普安丞吏

何國意報兄仇

信佛

玄帝拔冤

文選纂註

火節附二則

雷車雪冤

恤憾

鄉思

鯢骨

惱鴉

史記
四小書
外紀卷

田進士

卜地

廬山雲

右共六十二則

豆史外紀

天都外史水華生輯

鶴上人吳公勵氏校

雪濤閣四小書

桃源江盈科自序云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夫以聖人之精神積於無用不免用於其所不當用况衆人乎余性樸陋於世間戲局一無所好其官棘寺時曹務簡少審讞既畢佗無所營乃哀輯舊日所譚說者與其所聞知者及論詩之言戲謔之語為四種名曰談叢曰聞紀曰詩評曰諧史

豆史鈔
雪濤閣四小書
外紀卷

彙于一處括曰雪濤閣四小書大都所談所聞與所戲謔皆本朝近事惟詩評則不能不參諸前代然一切無關身心無當經濟總之佐酒之資醒睡之具閒居寂寞之士獨屏無聊或有具焉非仕學君子所宜寓目也魯論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茲編也蓋不能博奕者之博奕而無所用心者之用心也倘觀者厭其瑣穢投袂斥曰鄙哉言乎則不佞已自識之矣

萬曆甲辰冬月穀旦

譚叢一

延祚

古之人主蓋有在位一日人猶恨其太父若秦始皇
隋煬帝之世人心如此雖帝天下亦有何榮至於漢
昭烈偏安西蜀崎嶇兵戈不一傳而鼎足之業已隳
然千世之下想其君臣明良魚水交懽之意欣焉庶
幾遇之柴世宗五季餘燼耳而上下之間孽孽救世
民物和洽說者謂有三代遺風令後人憑而吊之起
遐思焉夫二君者祚命雖促而遺愛延於世世即謂
萬世為祚可也况漢文帝宋仁宗久於其道而民懷
之榮施更何如哉微獨人君凡為臣庶士民俱不可
不愛惜景光以一日而建百世之業否者皆虛生也
石火電光可惜可惜

調和

劉玄德君臣上下之間交泰款洽千古無兩惟是將
相尚欠調和終致敗事蓋先主與關張君臣之際義
兼兄弟一旦得孔明于草廬中與謀大事不啻魚水
此正王業一助而關張意氣終未能下各行已志不
相節制故羽之受禍于呂蒙孔明逆料其然而無
可奈何知其非我所能節制也羽敗而漢不振王業
隳矣陸賈云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士豫附雖有變而

天下不搖嗚呼此教語者真千古不易之格論也

格言

雲長公生前忠勇先後威靈萬古以來一人而已然
史稱公善讀左傳而言語文字不少察見惟今所傳
對一聯云出雲長筆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
意此二語者何其善與人同廣大若此哉夫惡人與
常人俱置不論今世所患者在于君子要自做好人
自行好事夫自做好人自行好事豈不是好因其有
自做自行的意思率至取忌召譽恃已凌物終于無
成大抵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得好的故曰願天常生
好人要人人都好願人常行好事要事事都好人人
都好事事都好不消我勞心費力去做天下自然好
了豈不大可願哉此與夫子老者安之三句同是一
樣見識宋朝王荊公方盛氣議天下事程明道曰天
下事非一家事願公徐議之此如持冷泉沃炎火欲
不渾身通冷得乎

二程

二程先生在伊川極峻整然跡于峭刻不可近惟明
道和易而不失其正甚得孔氏家法一日明道與弟
同赴一寺兄由左門弟由右門左門之人隨明道者

以數百計石乃寥寥伊川見之嘆曰此是願不及家兄處又一日明道兄弟同赴一士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侑觴蓋宋朝不禁官妓故也願見妓即拂衣起去獨明道與飲同他客盡懽而罷次早明道赴伊川齋頭語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當時在彼與飲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日處齋頭齋中本無妓心中却還有妓伊川聞之不覺愧服噫觀此而明道之養未易及已

盧生

盧生從呂純陽學道每見純陽市餅果蔬酒輒出壺

亘史鈔

雪齋小書談叢

四

中丹粒點土礫沙石成金持與市人交易居然金也生乃叩曰此土礫沙石點化之後遂終古為金耶抑有時復還其本色耶純陽曰五百年後丹力既盡則所點之物各還本色耳盧生慨然若甚悲者問其故答曰吾師慈悲濟世獨不念及五百年後人耶純陽曰此生真好心地我不如遂傳與道成僊去

名實

名實之間不可不審不審其實而徒襲其名遂有轉相假冒愈通愈訛者漢南陽太守召信臣杜詩相繼為政有德于民民相與懷之因有召父杜母之謠及

于異世土人祠焉塑像各一左者戴冠拖紳垂衣秉笏右者翠翹雲帔橫簪而曳珮也語人曰此召父此杜母夫彼烏知父母之言出于此况而竟以為實然然猶曰史著其文耳若夫襄郢之間其民分祠伍相國杜拾遺蓋子胥子美一以孝一以文也久之杜廟壞惟伍廟獨存土人相與謀曰伍相公杜十姨原當合祀分祠為非况今杜廟既毀盡塑十姨之像于相公之傍使鬼神有知免于參商之嘆其儕曰善因塑女像于子胥之右曰此十姨也嗚呼杜詩以懷保之故誤而為母杜甫以官衙之故誤而為姨流俗之人

亘史鈔

雪齋小書談叢

五

謂二杜為婦人者不少矣名實相冒一至于此非博雅君子其孰能訂之使歸于正哉

文惡

潘尚寶去華自言鄉舉時見一青衿與其友騎而歸聯鑣道上誦所為試義取正于友誦至半馬噴首昂足擲青衿于地青衿怒鞭箠無算俄而馬死復生為人至三四歲能記夙世事曰我前生某青衿家馬也家人因問之曰聞某年某青衿馬跳噉不馴被箠以死爾乃是乎曰然余所以跳噉者惡其文惡故怒而至此外之青衿往馬家詢問果得其實噫文之惡者

不可入于馬之耳世之為惡文不自知其醜而妄獻于大人先生之前者豈謂大人先生之智不及馬耶然馬猶怒文之惡跳嚙不少假而大人先生習于媚悅凡遇惡文之獻動皆腴美曰韓柳也遠固也心知其非口交譽之而不敢怒夫至于使大人先生諛美後輩直道反出馬下世趨之薄可勝嘆哉而又不獨文為然行或乖方譽曰曾史政或戾俗譽曰魯卓其人聞之自以為是居之不疑嗚呼世非大庭人非無懷直道已頽佞風久煽夫孰能不波可怪也歟

二樓

直史欽

雲南書院藏

六

楚城有黃鶴樓踞蛇山俯鵲磯漢江遠其前鸚鵡洲橫其下三楚雄傑此樓無兩樓所由著以崔灝句晴川芳草真堪與樓爭雄然樓之始則紀者不一余聞父老云唐時仙人呂純陽嘗客茲地僑寓酒家日飲酒數壺累數百壺不償值復索飲主人供給無倦色純陽喜之遠嗽西水乃用爪皮畫一鶴壁上爪皮青久之變黃遂為黃鶴純陽又教酒家童子唱道詞自歌板為節已而純陽飲童子唱鶴輒從壁間飛下婆娑翔舞觀者日數千人凡數閱月得錢數百萬酒主聚富以錢酬純陽純陽不受遂構此樓志感故名黃

鶴樓下石磯名鵲其上多桃痕歷年無筭痕猶宛然土人謂純陽嘗寓茲地賣桃每問買者曰爾買桃食誰皆曰飼兒子純陽曰世遂無一人買桃飼父母者耶因擲桃磯上桃深入石內久之桃朽而痕獨存自黃鶴之外楚樓之勝無踰岳陽見于范文正之叙倚笑傳聞國初人見一道士飲酒岳樓上飲畢題其上曰宋玉塚開天子出杜康臺倒狀元生及杜康臺倒其年任泰亨生宋玉塚破世廟出自郢即為中興明主果如壁間語此道人必純陽也純陽自有詩云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渡洞庭湖可樂見矣要之此二樓非必仙人苟胸中有山川之趣未有不登而忘歸者漢方士有言仙人好樓居噫豈虛哉

姚廣孝

古之聖賢豪傑輔其君有為于天下及于功成之日食茅土之封饗爵祿之貴人固以為當然而無疑若夫為其事不居其功迹顯榮之處居寂寞之地視茅土爵祿如將說焉者終春秋漢唐之世總得三人范蠡張良李泌是已余觀我朝姚少師廣孝庶幾與三人而四夫靖難之師廣孝為謀臣與秘書先事料敵多所奇中及功成事定文皇帝勸之蓄髮不從詔

之居官不就畀之章服弗御也賜之宮嬪弗近也衲衣僧帽寄居蕭寺無改其初以終其身噫此其儻然物外塵埃軒冕而朝露富貴豈尋常儒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張羅峯必以為左道而斥之奪其配饗夫庸孝無愛于生前之官階豈有愛于身後之配饗徒見張公之學不通方皮相天下之豪傑耳倘廣孝之配饗可奪則太祖微時亦起家衲子將遂不得配天歟而朝歌之廢屠莘野之耕氓抑將不齒于公歟歟甚矣張公之固也

李西涯

軍史欽

外紀卷二

八

武廟時內閣劉謝兩公同日去國惟西涯李公獨未去其後值逆瑾縱橫無所匡救有嘲之者盡一醜惡老嫗騎牛吹笛題其額曰此李西涯相業或以告西涯公乃自題一絕云楊妃身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春風一曲太平歌嗚呼武廟時何等景象公乃自謂太平昔宋南渡後一宰執致仕家居鄉人于其初度相約為壽宰自謂曰老夫不才幸為太平宰相徵天之幸坐間一儒生離席言曰天下到太平只河朔一起竊盜拏不獲蓋指金虜也宰始大慙噫若西涯者亦類是耳

夏嚴二相

世廟時夏桂洲諱言薇介谿諱嵩俱江右人兩公次第入政府而夏為先輩夏負氣自豪見謂凌一世然節目疎濶蓋君子人也嚴則內險外柔深中叵測初拜相時其子世蕃犯賊有左驗為言官所持夏時謀急擊嚴嚴知之乃父子俱詣夏賂門者徑造榻前跪而自訴氣甚下卑詞哀懽桂洲以為能屈已也置不擊嚴自是心領夏思有以中之後夏以香葉巾忤旨被逐家居已而復起入相嚴乃日伺其短冀于一逞而夏竟不之覺時人為之謠曰夏桂洲正好休時

軍史欽

外紀卷二

九

不肯休晴天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又曰嚴介谿人可欺天不可欺善惡到头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後夏果為嚴所中與曾銑同戮于市夫嚴之甘心于夏三尺童子皆知之要于桂洲再入為相則亦有自取之道矣余聞桂洲微時遇一僧隱龍虎山僧一日語侍者曰為我治齋明日有相國來謁次日桂洲謁僧時猶青衿耳侍者問僧曰安所得相國僧曰夏生是已二十年後當為相國已果然夏以故甚敬僧及再入相又往謁僧僧卧榻不起桂洲曰某此來與上人作別奈何不一見僧曰我頭疼若起來頭如欲斷蓋

遂知桂洲之不能免而桂洲不悟竟復起見我如僧
所云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氏之言豈欺我哉非
獨桂洲亦非獨僧能知桂洲也宋時寇萊公功蓋一
世位極人臣隱士魏野作詩遺之曰好去上天辭宰
相却來平地做神僊而寇猶假天書干進竟放逐以
死乃知少伯子房真天外冥鴻不可易及

此恭看
豆史云余別紀有嚴請夏宴彷彿魏其武安當與

廖郭二臣

蓋我朝縉紳廉耻之道至嘉靖時而掃滅無餘矣縉

豆史欽

外紀卷一

十

紳廉耻所以掃滅于嘉靖之時者無他起于議禮諸
臣驟馬寵用而其間風附和者亦相繼取償于朝朝
而貢諛夕而被簡如符左契交手相付無一抱空卷
歸者此舉國之人所以爭相貢諛不畏清議不憚唾
罵若聚羶之蟻驅馬而不肯去逮于 世廟末年大
禮已定玄脩復熾而貢鹿者貢龜者貢甘露者貢靈
芝者貢佳木瑞麥者遂接踵于天下無復虛日此曹
之心固即向者獻議諸臣之心也他無足責即如廖
氏道南科名文學卓然為楚人之冠當時既以守制
衣緋為 世廟所黜則甘心寂寞著述自怡可也乃

猶今日獻頌明日獻歌 世廟之心方厭薄焉而道
南殊不自知此其事固有耻之士所不為然猶止于
蒙垢而已若夫郭希顏者官至宮坊未為不遇既因
事被謫又因計被黜所謂山林之人也官守言責皆
不與已彼固本之定不定社稷之安不安自有任其
責者乃復效攘臂馮婦抗疏以干 世廟之怒至于
身首殊分為天下惜嗚呼若希顏者非不自度其言
之不能回 世廟也知其不能回 世廟而尚說
然為出位之談母乃欲樹德于東宮為他日進用之
地耶嗚呼希顏抗疏之心亦即道南獻頌之心也特
豆史欽

外紀卷一

十

一以諛一以抗故道南止于不用而顏遂不免耳然
則 世廟之殺顏雖甚要亦顏有以取之不分過而
任不可也至于嚴嵩蒙殺郭之名則所謂紂之不善
眾惡皆歸者也其實未必然也余嘗取而譬之廖君
如過時娼婦既見棄于所懽者猶且心招目挑不為
少止綠水之詩所云我思古人俾無尤兮彼惡知之
至于郭君者又大駭矣夫有主人于此日脩禳祝禱
以祈吉祥遠有白項老鴉飛止其屋悲鳴不止主人
曰是不祥之聲也因取彈殺之身為脯醢夫主人固
過計矣而謂鴉鳴之出于祥可乎若郭君者以不祥

之言取殺身之禍吾以為鴉之屬也未足憫也噫士之保身立功名何可一日無應耻若兩君可鑒已

方解于三公

凡賦才蚤慧者其人皆鍾間氣造化所特厚聞方正學公年九歲題嚴陵圖云敬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罷此英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蚤見哉却向桐江釣煙水讀此詩即劉文叔復作安能自置一辯解大紳年七歲其父引入江上洗浴將衣挂于樹上口占云千年古樹為永架大紳應曰萬里長江當洗盆後太守聞其名

車史鈔

重刊書談叢

十三

一日謁廟畢吉服來訪解遠值微雨太守口占云雨灑紅袍蘓木氣解應曰風吹金帶荔枝香其敏穎如此于忠肅公年八九歲以神童名一侍御飲寺中召忠肅至出句云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公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侍御大奇賞之命一揮使抱之出揮使問曰遠所對云何乃爾見稱公曰他出的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揮使又問爾何以對遂改答曰一箇小軍偷狗偷鷄偷菓應機敏妙莫可端倪非天賦女能然哉其後三公皆以忠誼名世此特其小者然鷄頭生而有刺豈須壯哉

岳于無後

宋南渡之後社稷之功惟岳武穆為最我朝土木之變社稷之功惟于忠肅為最然兩公皆以譴被誅余遊西湖見岳墳在湖上廟食香火松杉檜栢巋然蔚然由湖上折而入二里許則于墳在焉翁仲嶙峋石馬參差徘徊覽之令人凜然起敬凄然欲淚及詢二公後嗣皆云無有于故錢塘人錢塘之于姓者非公的嗣也岳既無後於錢塘及余過湯陰湯陰固武穆父母之邦也亦復無嗣世常言積善餘慶以驗天道如左券不爽而獨爽於二公此理之不可曉者或曰

車史鈔

重刊書談叢

十三

二公名太重故造化忌之夫造化所忌忌其名浮於實者也二公之名從實而出造化豈真小兒耶胡忌之為雖然兩公忠義貫于人心無論華夷州里邑聚皆香火而崇奉焉是天下後世之人皆其子孫也又何必有子孫哉錢塘金省吾老師見渠鄉錢姓者必曰忠武肅王之後笑語余曰人要做好人能做好人子孫也多此雖係謠言自有至理聞秦檜之後甚繁衍乃其後人以祖為諱此則謂之真無後也

狂士

凡為狂言者非真有狂氣之人不能發發出自在以

余所聞三數公蓋可見楚中黃岡王廷陳號夢澤初官翰林後謫豫州守方七歲時偶觸父怒父用鐵繩鎖繫庭前槐樹上鄰翁驚異為言于父父曰我知其才不凡但性不佳故挫折之爾及為翰林庶吉士館師五鼓輒入館諸吉士皆苦之廷陳乃披髮坐館前古樹上效鬼啼師驚詫問左右皆以鬼對自此遂不早起又題一詩館中云我年不到梅山上只道梅山都是梅今日梅山一回首野花荆棘兩相隨蓋譏同輩無才也竟左遷知豫州遼御史行部廷陳長揖相見御史叱廷陳廷陳曰有我王夢澤面前立立也自

巨史鈔
外紀卷一
四

好看何必跪以此再被論罷官歸不復仕桑澤字民悅武進人以才自負居成均時為丘文莊所貶黜已就教職書一對聯明倫堂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于按察司及學使行部諸校官進見皆林立堂左澤遂倚柱脫靴搔痒學使聞其名亦不較後轉柳州別駕不肯往或問之荅曰恐到彼將令子厚小兒為我所掩薛應旂亦武進人號方山時執與王唐瞿齊名仕至提學少時常語人曰而今天下只有個半秀才或問為誰荅曰區區算一個唐應德算得半個此等狂言固不情然亦非其人不能吐

李卓吾

卓吾諱贊閩中人仕至雲南姚安太守致政不欲歸閩僑寓楚之麻城自度為僧其學無所不窺識見高邁頗近于放大端從莊子一派來嘗語人曰古來只有卓文君奔相如是一段好事或曰此是淫奔何名為好卓吾曰千古只有一箇才人如相如佳人如文君舍此不奔安得再有這等佳配乎

犀怪

余鄉延溪廠有石犀牛其來頗久近歲居民藝麥被隣牛夜食我盡牛主懼其訟已乃故言曰早見牧兒言石犀汗如喘又口有餘青食隣麥者殆是乎眾皆信然謂石犀歲久成怪于是藝麥家持石往斷犀足不復疑隣牛云嗟夫隣牛食麥石犀受擊石犀之形以一擊壞而名亦以眾口神凡事何可不揆諸理

分宜石橋

余過袁州分宜縣見嚴介谿相公所脩石橋一座其長近百丈跨江橫截石皆堅緻光麗所濟甚博而遠計當日費貲不下數十萬及由分宜而南九境內橋數十座皆介谿夫人歐陽氏施造蓋皆有利行者夫介谿一生相業為世詬訛而橋之濟物功德殊不可

泯又歐陽夫人當日好施如此亦可謂具慈憫性者
余故記之見士君子能行一善有利於世論者自不
忍以人廢也

舒公頴異

聞豫章舒狀元諱芬者童年頴悟其父與形家謀風
水形家得一地語舒父曰此地當發門元然必四世
之後乃應舒父曰吾欲取快目前四世後吾骨朽矣
無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
世祖骸骨塋于此即應在兒身矣父從之芬果發大
魁人皆謂善地之應余謂芬頴異若此即著舒之測
車史欽人外紀卷之六
象君實之擊甕何以加焉彼其才自宜首魁天下豈
專以地勝哉

申公器量

申瑤泉相公居林下每對所厚曰某平生器元首相
微福非淺但只不曾做得一篇好時文噫公之文章
經綸俱足名世而自歎若此真是斷：兮無他技之
意休：有容所自來矣彼未少有得而自足者未必
其不佳直是器局大小不可強耳

張伯起伍寧方

吳郡孝廉張鳳翼字伯起年未五十因母老絕不赴

公車居恒賣文鬻字自給其于郡邑非公不至有澹
臺之風一女嫁周天球之子早寡稱未亡人及天球
死遺家二千金諸姻戚相與瓜分之半歲而盡獨伯
起未嘗以女故利其錙銖吳人義之又有伍恭議諱
袁萃者號寧方丁丑進士其婿為歸太學隆福蓋憲
副歸涵泉李子憲副善治家有厚藏臨死見李子年
少欲將所分受數千金寄寧方所寧方辭曰吾墻屋
褊隘即有探囊挾篋吾貧其何以償竟不受寄視千
金若將塊焉其後仕楚藩忤巨閹飄然拂袖歸行李
纔三四緘耳夫吳中故多賢人君子未可枚數若二
巨史欽人外紀卷之六
公者余所目擊號為錚：者也故著之

王聞谿

聞谿姓王初名倬後更名禹聲內閣王守谿之孫吳
郡人也登萬曆己丑進士仕為水部郎補承天太守
會巨閹陳某魚肉郡民聞谿不勝忿出告示遏禁之
而聞不少改士民不堪因鑿旗鼓噪闐乃上疏得
旨所逮士凡十餘人旨意欲得為首者治之聞谿毅
然曰太守士民倡也欲得為首者無庸他索則臣某
是已或規之曰毋出憚言禍且不測聞谿曰為百姓
死守固甘心何憂不測其後止褫職怡然以歸余升

吳為令素交聞谿謂其恂恂愷弟君子耳乃處巨閭事不憚以身為殉慷慨激烈似非恂恂者所能為可謂仁者必有勇噫皮不可相士類如此

袁中郎

中郎諱宏道公安人與余同舉進士冥心曠懷度越塵世深於禪學善譚名理即戲謔之言亦自有趣初除姑蘓吳縣令其兄石浦官翰林臨岐囑曰為令費精神須節色慾中郎曰患不好色耳好則何損精神石浦問故答曰色亦難言矣千古而上惟王嬙楊妃輩以色名人苟好色必得如王嬙楊妃比者然後與

直史欽

雲漢書 談叢

十八

交則其所交者亦寡矣今人泛泛不擇好惡動有接構此名好淫不名好色故曰人患不好色耳石浦無以難及官姑蘓又于暇時語余曰人家一妻數妾和美無間却無好處得他們小小炒鬧我從中解紛乃有些好光景又曰人家做官一中進士徑直做了尚書却無好處得遇遷謫就中歷些坎坷堅其德性煉其才品乃有些好光景此二語者若不近人情然能覺此中有光景則便有處困而亨之意凡事推開皆若是也彼戚于拂意之地者大都不就中索趣味耳故余極喜中郎謔談服其有理

孝行

余鄉孝行名博士唐之賓事父文學魯珣事母皆極其孺慕人無間言至于實有孝行而人未及推者余得張博士明詔楊文學緯二人焉明詔平生有俠氣其父張九公為盜所刦死鋒刃詔深痛極恨乃百方緝盜凡三年盡擒之其盜魁竄處安化萬山中詔裹糧挾壯士與俱獲焉與相持自山頂滾至山麓持益堅而後賊乃就縛每縛一賊必焚香告父之靈令賊跪拜吁若明詔者可謂孝而烈者也楊緯父號君山仕于蜀為縣幕致政歸覆舟黃陵廟前其體妻與其

直史欽

雲漢書 談叢

九

少子皆莖魚腹君山僅以身免歸而忽不樂如不欲生者緯乃為公再娶繼妻復生幼弟凡諸承顏順志極其款篤君山遂優游晚景踰十五年乃捐世緯豪爽善飲酒又善殖產此段孝行則實浮于名即里人未必盡知之也故為表出之以風為人子者

引年

支簡亭中丞偶譚及養生之事謂引年難矣但可盡年引年者于所稟之外欲引而長非神仙不能若盡年者直是于所稟之內不中道夭至期而終此則一清心寡慾之人能之矣余以此言語添憲副對漢對

漢曰引年盡年非有二道年既可盡盡之由我則亦可引引亦由我余曰誠然若清心者清之又清至于無心寡慾者寡之又寡至于無慾豈有不能引年之理故人患不能無心不能無慾不患不能引年蓋余官長洲長洲好事之家買福建茉莉為玩每至冬月其樹槁死明年又買余一日至寒山寺其僧號晚山者出茉莉一盆開花數十朵余問此花今年買得者耶晚山曰已十年矣問其所以不死之道晚山弗答余亦未及竟然則一茉莉也長洲每年所買不下萬株而皆死而晚山一株獨歷十年而活由此引之活

直史欽

外紀卷之四

示

至數十年未可知也夫草木得養尚可引年况人乎故不盡所以養之之道而謂年不可引是誣年也是誣神仙為非人類也夫天下豈有人外之神仙乎

遠色

余生平于財氣酒俱無所嗜惟于色不能無嗜方少時見美姬嬖童輒心好焉然處貧賤不能如願久之登第仕為衡邑令奔走甚於畜夫即有姬與童亦不能近當其不如願不得近之時亦頗恨之退而思之實動心忍性之助天所以玉汝于成也今齒長矣頗有志性命之學未得其門遠遇對溪添公公深於內

養者也余告以性體如是必何如乃能除色公曰精者人之所恃以生天地間至寶彼曲眉粉黛冶容妍膚來吾前者皆如盜賊劫取吾寶戕吾性命者也知其為盜而叔吾寶戕吾性命必且深絕之痛惡之何暇好哉噫至哉對溪之言是除色之利劍養生之秘訣故記之添對溪又曰凡人亦知重性命至教以除色乃不肯聽此輩蓋疑除色未必成仙未必可引年却病若貪戀色慾自己身體五官四肢之類必且病痛這一副四大他反來累我莫惹他累何可不除色慾其言沉切明快可味

直史欽

外紀卷之四

世

判詞

據案判詞往有言簡理盡者余偶記教條昔宸濠府中養有仙鶴頸上懸銅牌勒王府二字忽走入民家為犬所嚙幾死濠命旗校送其人赴南昌府刑廳處置其節推批犬主訴詞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不干人事宸濠聞之無以難又吉水縣兩農家牛相觸一牛至死死之之家告狀赴吉水縣尹尹乃吾鄉辰州胡進士號鹿崖判其狀曰二牛鬭爭一死一生死者共食生者同耕兩家皆服又聞兩屠兒合本營生一名王三每日五鼓其夥伴輒過王三之

門呼曰王三去買猪如此者數歲一日夥伴圍財將王三殺死曠處盡奪其貲明日五鼓復過門呼曰王三嫂叫王三去買猪妻驚疑數日不見夫歸鳴于官謂他無可據只是數年之中夥伴每日喚王三到這一日突然呼王三嫂似是知情問官立判曰過門大叫王三嫂已識家中無丈夫訊其人其人輸服逐抵死凡此皆可謂言簡理盡者也

李巫

人有居鄉者自多其智自勇其力自誇其機械之工凡可愚衆以自便瘠衆以自肥者無所不至因而家

巨史欽

外紀卷

廿三

富屋潤徙御牛馬田產粟帛惟一方自謂能為子孫計久遠一旦身死未寒仇家爭起而報復之其子不能勝竟至滅裂敗壞一掃都盡然則若人者但自恃其才可以凌人初不虞子孫之害乃其身自貽之也甚矣使才之為禍也余鄉有巫人李四者曾受茅山法其法多害人試之立驗試墻裂試酒酸試繩折試棺槨棺槨解此巫在里中人敬畏之有所為必請祈焉一日其女從別道來通衢人知其巫女巫不知也乃詒之曰前有女子來爾有妙法能剪其裙繫使墮地乎巫曰不難即憑手運法女裙帶繫倏

然以解一市皆笑女近前而後知其已女自悔其用法之差然則世之騁才為子孫種奇禍者其用不若李巫也哉

猴鼠

余自姚安過洱海驛路多山樹猴長于孫其中不可數計時農人藝黑黍將熟猴乃引其子數百為群竊食之農家一二人驅之恬不為動及觀旌旆聞鼓角乃始群然負其子逸去余因憶猴與鼠其性皆貪皆善竊又皆善藏凡卒歲之計必于七八月間遍取而預蓄焉若橡栗榛棗麻菽稻黍之類兼收縷別置諸

車史鈔

外紀卷

廿三

深窖封焉塗馬以倘雨雪沍寒之需山林之人有能踪跡其地日察其所為者俟其窟洞既溢率衆掘之盡獲所有大約猴穴可得三五石鼠穴亦可一石而二物卒歲之需巧規善閉辛苦積貯者乃復為人所奪夫世之為官為吏為商賈孽孽為利智彈能索獵人之有以歸于己亦自謂為其身計久遠不知頭上蒼翁且默窺陰記或遣大盜或遣祝融計所累置一畧收去否則陰遣伶俐之兒聰俊之子善闖者善賭者善告訐者傾敗覆亡其所積累之家亦若鄉人探猴鼠之穴不盡不止噫貪可以致富不可以持富人

能奪之造化又能奪之多藏厚仁真洞鑒也人亦何苦甘心為貪自同猴鼠不思盈滿之戒也哉

相議

余令長洲時一日謁瑤泉申相公問及冊立事公曰老夫致政之前一年以此事勸上上面許來春立無何言者羣起乃反不果然竊窺上旨實無他端但不欲廷臣居功耳及昨年震位大定乃知元老造膝之議人不及知者亦多矣

三大中丞

滇中當宋三百年在王斧一畫之外唐時叛服不常

直史鈔

唐書

廿四

蓋以西川節度使遙制全滇鞭長不及馬腹叛固宜笑我朝世命黔國鎮守而以制府總其權戍卒皆漢人故二百餘年永作藩屏至萬曆中葉勦酋跳梁連合六慰侵我金騰毓台陳中丞用兵勦剿以勦之殘破不支馴致六慰效順照永樂間例寫金葉表具方物入貢金騰之間高枕無虞考其所用兵與餉皆取給于滇視王靖遠伯麓川一役費天下大半者其功不知誰茂而費則不及麓川十一謀臣苦心細者乃知

播州之叛也恃安酋也二酋世結婚媾垂八百年能

無香火之情耶故楊酋所恃在安輕則借安之勢以挾中國重則借安之兵以攻中國二酋合勢必無黔且無滇矣中丞青螺郭公受錢往征他不及圖而先固安之心剪揚之黨歟血盟之重貨餌之曰爾心乃貳有國憲爾心不貳有國賞其後安酋力戰破固目病不克往安弟諫曰一目重乎九族重乎爾以目為辭戰不力弟請先殺兄率眾攻楊氏以報國無何楊酋敗安疆臣竟眇一目噫尋常視郭公一博學閥達人耳而發奇制勝若此誰能先測

近日楚蜀用兵朝廷命中丞續石江公總楚師命大

車史鈔

唐書

廿五

將陳璘提督所向必克兩建鉅伐然璘自恃能戰皮林一役草薶禽獮幾致玉石俱焚之嘆續石公力止之為開列古昔能將好生好殺之報以示璘然後璘乃戢兵所全生齒數萬噫將能殺戮將之功也制府止其多殺又以廣蕙愛華夷之仁也本朝用大將提兵而以制府節之真長策哉

西南夷

安酋不侵不叛比于流官蓋土官中稱忠順者謀黔者只當固安不當以安為事蓋黔城池郡衛俱託安民舊壤安之部落去黔二里而近若橫挑此虜鋌而

走險黔城皆魚肉矣縱天朝之力終能剪滅此苗然何如相安為得計推而論之微蜀安氏凡西南邊徼如安氏者皆當取羈縻毋輕議兵愚楚人也黔有事楚受其弊故著之

黔羊

嶺右山間有獸曰黔羊者其角屈曲玲瓏宜于藥餌價值頗高此獸性不喜人聞每見聞者輒從傍跪而勸之俟聞者解散乃罷去其後人利其角故為相關狀誘黔羊來勸因執之久之黔羊悟人之誘已也亦走避聞者不復相勸蓋羊乃以其善心觸人之惡心

直史鈔

外紀卷一 談叢一

其

人乃以其惡心觸羊之機心咎在人不在羊也余見世之為官司者遇民間小可爭訟乃陽為勸解而從中利其贖錢即事最微細動必罰金于是民爭避之又復立為必犯之法以收其贖此與詭聞以取黔羊之角者何異如是而曰民心不古導之弗附豈謂斯民之神曾黔羊之智不若耶嗚呼為官司者慎毋羊其民角其贖民乃趨之如流水矣

機禍

余卿有習為機械掩取野獸者于深山中揀擇大樹性綿柔者攀其傍出之枝斲而垂地作為機械用草

土覆其跡凡野牛野豕之類偶出入不戒踐踏上端機立發枝乃上騰而牛豕之類已懸掛樹傍為機者因往取之有一村民方習其術攀樹為機未語機之活動與否乃自致其足于機上而試之機發自懸于樹其子望見之以為得獸也趨而視之則其父也死久矣嗟夫此村民者嘗試于機而遂得死然則天下之習為機事嘗試以害人而卒自害者豈少也哉漢陰丈人所為斤端木賜而鄙其說良有以也

冤獄

直史鈔

外紀卷一 談叢一

其

成化中南郊葦葦撤器止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司倘加拷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無以應迫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復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鬻于市有疑之者質于官竟得其竊瓶狀問瓶安在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復或竊瓶者不鬻金繩于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乎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嗚呼仁哉

塔頂魚

姑蘇郡城西有瑞光寺寺有塔高數十丈余官長洲

時有人傳塔頂空處舊置缸一口忽有鯉魚長尺許皆謂神奇乃門役林球謂曰此無奇鶴所遺也蓋鶴巢塔頂蓄活魚巢中飼雖遠塔頂歲久而穿每下雨水滲缸內鶴所銜小魚偶墮其中鶴不能復取遂長大乃爾已而視之果然然則事有若異而實出于理之常者此類是已

斷子塋母

成化間華亭縣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塋質之官縣官判其狀曰生前再醮殊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今後子收塋噫判詞確直史欽則確矣詩無傷前子之心乎有母而爭塋焉不失為孝較諸互相推諉者此為可嘉而竟拂其志令共塋焉可也但不必合于前夫之塚耳

刀神

莊浪有趙安兒者以戰功擢為將先是安兒因墜馬忽于地上拾刀一把頗著神異每遇烽有警刀輒自出鞘凡寸餘刀口處常自割壞安兒知其神常以血祭之塗其口實藏甚秘每察刀出鞘輒預為備以故守邊數年無虞失事後中貴劉馬兒聞之索此刀安兒不應竟見沮于劉掩其功不復陞擢噫安兒者

善刀而藏之即不陞亦可諉之于數若舍所寶以徇人即秉旄仗鉞而功名損于前日亦何以稱焉

牝雞

余寓大理署中有牝雞也而雄鳴庖人烹之以不祥告余曰此雞之自為不祥也禍莫大于見殺鳴而取殺不祥莫大焉故曰雞之自為不祥也

龍種

黔中有養龍坑在安宣慰境內前代以來土人畜馬者每伺雷雨大作之時預繫牝馬坑傍至雨霽往視之察馬有為龍所感者輒優養焉孕而產駒多為龍

直史欽

人畜馬

究

駒國初太祖時黔人貢一馬高九尺不可馴上命力士囊沙五百舐壓其背牽而擾之漸馴上一日乘至天壇快疾如風臣工暫御皆莫能逮宋學士濂曾為作賦即茲坑所產馬也然龍不獨感馬亦常感牛江南濱河之家每天雨龍與牛交輒產麟成化間余邑牛產一麟火光適體未踰日死余官吳中見鎮江人家牛兩年產二麟產未久皆死余見一死麟大僅如兔脚高五寸許頭有角背有髻四體皆鱗甲突起無縫鱗嘴稍似鹿聞此兩麟者出兩牛所產產後麟者即產前麟之牛之子也麟既死鎮江守王應麟塋

於北固山碑題雙麟塚先儒謂神龍有慈觀其交于牛馬信然龍所交者不產神駒則產麒麟是種美者所出必佳世或有聖賢其父而子甘為不肖者獸之不如可羞也夫

物類脩行

禪家謂六道中惟人脩行最易畜生最難蓋有知無知之別也余鄉每數年常有蛟出大抵蛇所變云土人謂蛇之脩行者不食血氣之物惟咬葛葉及他草木之類久乃成蛟夫蛇無知者也然蛇性喜食生物而此獨不食則又似有知此所以能成蛟從脩得也

車史欽

噫人固有知靈于萬品而甘于啖物強食弱肉則蛇之不若欲不墮畜生道安可得哉

兵患

尤祭政雲谷諱錫類長洲人官貴州為余言往歲播州之役身履行陣勢瀕危殆自分必死報國而一二家僮皆朝夕謀去我不有其主也者然則死生之際主亦不能有其僕矣又言楊酋就擒之日渠上海龍園見我兵所殺酋部民尸縱橫如麻積如丘山哭號數歲身首異處者亦莫可數計為酸心慘目不忍說噫方人乘我之時我之主僕至不相保方我勝人之

時人之父子又不相保然則有國者毋輕言兵矣

辟毒

滇中有草名金剛纂其幹如珊瑚多刺色深碧小民多樹之門屏間此草性甚毒犯之或至殺人余問滇民曰植此何為曰以辟邪耳大凡邪氣皆毒能傷人以金剛纂辟之蓋以毒辟毒之意今醫家用毒藥驅毒病意亦若此

普安丞吏

余適滇取道普安驛其丞駑不習事吏役而猾入見則狼狽亟呼則鼠竄以銀充廩銀六銅四以飯進餐

巨史欽

米七谷三廩從駑曰即黔中僻處不聞有此驚丞及校吏也盡筭之余曰惡乎筭彼亦直人情耳夫翰林科道之官人聞而憚之近而愈憚之若大理寺遠方之人知者以為衙門不知者且謂報恩寺大慈寺之類耳其官屬知者以為法官不知者且謂善世住持之類耳彼其丞與吏肯以廩進以飯進則猶知尊我也即銅六姑取其銀四可矣即谷三姑取其米七可矣惡乎筭且黔部多夷上下之間稍取羈縻而已頃余自貴陽別侍御方麓宋公公方東巡謂余曰何物郵人委余輜重于地又騎而負勒若印者且後期不

來何物貴陽蠻野若一笑而貫之噫彼于侍御尚然况棘寺哉

何國意報兄仇

何國意貴州人與其兄國志國玄同胞出國志有述奴何璉負義叛主國志告執之璉仇志謀于所親李苾遂糾盜往剽國志執而殺之踪跡竟無所得國志死國玄貧甚自為生國意且幼反為李苾傭工牧牛先是苾等殺國志因何璉也璉許用牛酬苾竟不與苾索之其事頗露于國意之耳國意走報國玄國玄鳴之官竟不白止罰李苾等牛十頭抵贖因而中寢

車史鈔

外紀卷三

三

李苾既遭罰牛乃執國意曰非爾洩吾事安得亡吾牛吾將取償于爾否者殺爾國意無可控遂從苾計被賣于水西夷部得牛二頭會國意踰數年稍成立思其兄國志被李苾等謀殺而身亦被賣思有以報因乘間亡命晝伏夜行漸抵貴陽鳴前事于官何璉李苾等俱論允噫國意以牧牛子身無文錢尺帛間關夷部中晝伏夜行脫於難竟執兇人戮之報兄仇地下匹夫如此亦有足述者人固貴自立哉

信佛

余鄉李方伯名微號源堃為諸生時貧甚比就試武

昌泊舟城陵磯月色澹蕩同舟生或坐或寢造一老人白髯短形自舟前走至舟尾搖源堃膝告曰爾今年決中如此者再公果以是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後任浙江按察使一日卧官舫夢群鬼自呼其侶曰某家治齋賑幽盡往食乎鬼荅曰我乃為李蕙使舟人刺篙眼中不得去公寤命舟人視之果有髑髏沉水底蒿在其眼公以此謂幽冥事實有之喜作佛事

玄帝拔冤

雲南永昌府有王江西張頭陀小楊亭如山俱雲遊化飯度日偶王江西至一村舍見其無人將伏難攘取至寓所俄而村中苗民阿旺等跡至寓所遂指四人皆賊欲送付官司處治將絕束縛牽之行至一山箐中其黨相與謀曰送此曹到官未必死不死他來修怨乃反喫虧不如遂殺此曹投諸井中于是遂殺四人置之井分其所遺衣鞋各散去四人中惟李如山氣尚未絕至次日夢一白髯叟自稱是貴網人如山于夢中求避雨處叟指往紅門樓裡見玄帝坐樓中命如山為捧劍柄向南行如山夢畢遂甦自知身在井底又耳邊聞哭聲如山曰爾等毋哭吾為爾鳴冤遂掙脫原縛自井底沿上行一日至大慈寺遇一

車史鈔

外紀卷三

三

僧施以末藥傳創痂痛稍定鳴于官竟拘阿旺等密
出前情押詣枯井取諸死者尸尸不得出捕官用一
木橫架井上持獵夫網命一人坐網內入井次第取
出則如山夢中白昇更稱賣網人是也其後阿旺等
俱服上刑噫玄帝能甦如山之死使得報同類冤然
竟不能免諸人死于井中何也豈諸人前劫造他惡
應死兇人之手耶彼殺人者聞此亦可惕然懼矣

文選纂註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註持送一士大夫覽其
題目乃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這是昭明太
章史敘雪清書錄三十四
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大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
死士大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難究他
士大夫曰何故伯起答曰他讀得書多士大夫默然

火節

滇省風俗每年于六月二十八日各家俱束葦為蓋
高七八尺凡兩樹置門首遇夜炳燎其光燭天是日
各家俱用生肉切為膾調以醢蒜不加烹鉗名曰喫
生總稱曰火節問其故謂吊忠臣王禕留此記蓋禕
受命入滇說元梁王降王反殺禕醢其肉若爾則炳
葦可也奚忍食生為耶夫楚人斃舟吊屈子也晉人

禁煙傷介推也皆有不忍之意焉王公被醢而滇俗
斫膾喫生母乃倒置乎存炳火葦食生可也

亘史云食生不舉火也猶孔子覆醢之意炳燎夜
方舉火以燎所供與古禁烟覆醢兩存其義胡進
之以食生譬之謬矣蓋食肉滇所不免生食以志
不忍何嘗焉

又云此既當續王紳慟哭記後以見忠臣感人之
深千古猶有生氣

雷轟雪冤

貴州普定衛人霍世科夙為姦究逋逃數遠四川民
趙宗文宗旺被拐于張文要等得脫來投世科世科
嚇受張文要等賄而故縱之宗文兄弟不手聲言欲
白于官世科懼乃誘致箐中持木杵搥擊宗文糞粉
以死會宗旺奔匿隨被追執亦以木杵擊之立死剪
髮剃衣投尸岩峒覆以木葉世科謂趙氏兄弟俱死
方酌酒相賀不意宗旺夜半聞雷其聲裂地絕而
復甦遂白于官官司鞠究得情論世科死夫宗旺已
死之人但未糞粉耳雷乃震而起之伴雪二人之冤
兇人伏戮噫可謂天道無知雷無靈耶

恤憾

余辛丑歲審錄雲貴凡繫囚稍有生路者百計生之
惟貴州革任守備楊惟中時罹罪吾求恤于余余殆
有深恨焉惟中領三千兵守備龍泉會捕酋楊氏遣
遊兵來寇惟中聞之乃故言往迎司道分其兵半護
妻孥半自護先後去寇至安土官舉家死敵閭鎮之
民死者四五百人惟中坐得罪當事者令立功自贖
中乃陰使部卒適殺監布賈人目為寇欲以為功嗟
夫惟中手握重兵寇至不能戰不能守又不肯死又
殺無辜之民以為寇而求自逭其死有將若此不誅
國將安賴余有深恨于中以此中丞郭公著默記書
直史欽

鄉思

張翰思萼翰所思者鄉特因萼而寄也夫胡馬嘶北
風越鳥巢南枝北風南枝亦何足戀而馬與鳥自不
能忘情南北耳余家桃源桃源民俗慣飲摘茶其法
用茶一撮米一碗茶葉四五錢胡麻一盞以水浸濕
入有齒磁盆持杵搗之融入沸湯貯以瓶盞復入熟
胡麻及時果之類瀉之盞中飲可六七盞飲畢悶者
毫鬱者舒欠伸者爽然神發故余鄉人無貴賤長幼

每日早午凡飲二次其法蓋始于馬伏波征武陵蠻
時所製用茱萸者取其辟瘴除毒若費長房九日佩
茱萸耳余遊四方于土物無所思而每思此則緣情
生于鄉耳否則水苦果薪有何佳處然征東之士亦
以為思形之詩章乃知人情于鄉自有所不能已而
特寄之乎物也

蛻骨

余行四方見世所稱神仙蛻骨者凡二其一丁野鶴
蛻骨在杭城吳山其一高辛氏時薩真人蛻骨在句
容縣玉清觀中大抵二骨高不及二尺皆坐像然其
足俱裹入衣服不可得親若此者其真耶抑後人為
之而故稱蛻耶皆不可考矣

惱鴉

澧州華陽王號味一者喜讀書能詩好延接四方名
士其譚吐有可觀者嘗言喜鴉鳴噪人聞之而喜故
以喜名鴉鳴聞者皆惱應名惱鴉而世乃從老字名
老鴉非也此語亦頗確

田進士

田進士諱大年號東明宰魏縣有蕪聲久之權戶曹
主政丁憂家居余過其家嘆曰年兄居官清苦田曰

往年任官只知清今日在家方知苦里中人見我如此有兩般說話一曰這人蠢不會做官六年知縣尚無房住一曰這人巧他藏得銀子在不要人知這說我蠢的到耐得他說我巧的耐不得他余曰里中俗兒他重富不重愚說我巧我却耐得東明發笑

卜地

余由潼關至漢中見秦人卜葬皆于平原咸陽古名勝周文武漢高文以下及諸名臣世輔皆葬平原豈平地氣脉舒徐寬衍固勝于山麓歟不然古聖之見豈不逮今周家豈無岐梁可卜彼其子孫王天下八

巨史欽

重刊書
外紀卷
三

百年效可觀也今江南卜葬多貴山麓何居

廬山雲

古詩有云山中何所有山上多白雲只可自娛悅不堪持贈君余同年進士李九疑者曾官九江司理為余言廬山絕頂有亭巋然頗潔飾每往寄宿其中至早白雲從地下起踴出成塊如木綿絮氤氳不絕好事者持潔淨磁瓶將手挽雲至瓶內以滿為度用紙及布絹疊封其口數月後持以贈人令其人密糊一室不通竅罅將瓶揭去紙絹放之從瓶中縷縷出如篆煙狀須臾布滿一室食頃方滅是雲固可持贈也

九疑又言廬山雲亭難久處久處則生濕病蓋雲固水之英華也物理不可終窮類如此不經其地必目為妄

巨史云余癸巳夏經廬山之麓時日旭方澄鮮草木敷潤披襟甚暢也俄見草中一縷若香篆起俄數十縷俄千萬縷湊合為雲若沉山而雨至矣瞬倏奇觀陰陽異態始信公羊氏善狀泰山之雲其言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此與余廬山觀彷彿近之若封雲閉室以觀亦小廬山雲矣遂以是為登來之

巨史欽

重刊書
外紀卷
三

巨史外紀

雪濤小書 紀聞 目二

紀瑞符 十一則

紀睿識 十三則

紀聖明 十二則

紀天佑 二則

紀識術 九則

紀災異 三十九則

紀忠義 三則

紀寵遇 二則

紀貴微 三十二則

紀占夢 七則

紀報應 五則

紀警悟 二則

紀譴浪 三則

紀妖幻 十則

右共一百五十則

巨史鈔 雪濤小書

天鶴
雪濤小書
卷之五
勸氏校

聞紀二

紀符瑞

太祖高皇帝廟考仁祖淳皇帝與妣陳太后家鳳陽泗州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笏九樂光照室吞之遂娠焉及誕異香紅氣凝結不散 仁祖往汲水洗兒忽有紅羅來自上流取為兒緦自上誕後所居地常有光灼燦如焚迫視之忽不見其異如此

巨史鈔 雪濤小書 聞紀二

上微時嘗出遊淮西潁州諸地偶道病有兩紫衣與俱助其寢食病愈忽不見一日夜行陷澤中遇群鬼拜道上口稱迎駕叱之乃沒

仁祖及陳太后遭疫歿 上貧不能具棺謀藁葬之舉尸者行未半縋絕墜地聞鬼神語云誰大膽謀此大地又一鬼荅曰是朱某問者曰此人足當此地可助之葬其夜暴風驟雨土裂尸陷擁積成墳地主為劉大秀今鳳陽皇陵即其處也噫豈人力哉 上微時常夢熊崔滿空一五色巨鳥舒翅騰舞迎上去登層臺數偉人鵠立如真官像授上絳衣佩以長

劍驚駭乃覺

上寓皇覺寺值兵亂伽藍神前有竹筴人以卜吉凶者上祝神曰避難吉示我陽守舊吉示我陰筴乃一陰一陽不如所禱更祝曰出不可居不可起義乎筴從之上疑為難再祝擲筴筴躍起立香案上上悟神意遂謀起義兵矣

上在滁嘗滌手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從之上知其龍也祝曰若天命有在當永附我一日戰酣籍土坐一蛇蜿蜒在側乃覆以甕壘項復戰大捷軍法戰勝祭中宵臨祭時置甕壘于前空中忽聞霹靂白龍天矯

更步
外紀卷一
甕壘挾雷聲火光騰空而去

上嘗與元兵戰敗懼其見迫走匿漁舟舟媼亟殺雞取血清裙覆之而卧追者至問媼曰曾見一將軍否答曰無有其人欲登舟索匿見裙血止不入上乃得免因問媼曰所為殺雞何也媼曰此地人不利見產婦彼媼裙上血謂妾產婦遂去否者且危矣上深德之即位召其子封蔡國公

上起兵時聞元學士朱升名召問計升不荅力扣之對云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此三語簡而要言貴多乎哉升為新都人

太祖將渡江或謂之曰將軍欲定天下胡僧金碧峰不可不見上詣宣州見之僧趺跏危坐不為禮上叱僧亦叱上回可曾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曾見不怕死和尚乎上遂投劍作禮僧答禮徐謂上曰建康有地可王他無所言

上發采石路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歟士曰願書字視之上拔劍畫一字於地士俯伏拜曰土上一畫王也上喜

至正二十一年元順帝夢大承決覆都城因禁民畜豕比太祖兵至帝召百官議計遣二狐從殿中突出

車步
外紀卷一

帝嘆且泣即命開建德門止去夫猪與朱狐與胡其音同朱入狐走神告之矣

先是元主召一術士問國脩短對曰國家千秋萬歲除是日月並行教始盡耳至是大明兵至元亡

上與偽漢陳友諒戰鄱陽湖劉伯溫在御舟忽躍起呼曰難星過請更舟上從之未半响舊舟受砲一擊釐粉戰良久雌雄未決伯溫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剋日決勝果如其言

紀唐識

劉誠意基初見上上與坐賜食問曰先生能詩乎對

曰儒生事也上舉班竹著命題基應聲曰一對湘江
玉細攢湘妃曾灑淚痕班上顰蹙曰頭巾氣基續云
漢家四百年天下都在留侯一借問上乃大喜

初歷代帝王廟成太祖親祀之各獻爵畢獨于漢
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以有天下比他人
更難特增此爵廟中帝王皆塑像惟元世祖像出淚
痕透其面太祖笑曰癡癡子爾失天下失爾淚址之
所本無我取天下取我中原之所本有復何遺憾淚
乃收不復出

上命宰相劉三吾圖其所居山水獻覽比獻上笑曰

直史鈔

外紀卷二

四

安用許多山用筆抹之無何山一夕為震雷所擊與
筆抹者相應

上一日召畫工周玄素命就殿壁圖天下江山對曰
臣足跡未遍九州惟陛下俯示大意上遂運筆俄成
大勢玄素叩首曰陛下舉手山河已定悠久萬年不
得動搖上甚喜之

金陵國學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為戰場積骸枕
藉每天陰雨濕鬼輒出凌人往往至死乃創雞鳴寺
設醮超度終不息馬皇后言于上曰妾聞邪不勝正
非孔子大聖不能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

滅因即其地建國子監

金陵國子監號房皆無門限集賢門門宇無鉤初詹
姓者書門宇着鈞上命用粉塗之至今粉跡宛然蓋
謂士人當令出用不宜鉤之門內云

南京諸衙門各有扁額皆直署惟翰林院三字橫列
上一日夜出命人取去兵部門扁巡綽者追之乃投
扁去詰旦具聞不省說者謂上示天下去兵遂不復
置扁云國子監三字亦橫列

國初酒禁甚嚴食院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犯禁
上立命誅之都事王愷請曰大海方戮力戎行望赦

直史鈔

外紀卷二

五

其子上曰寧使大海壞我事毋因大海廢我法遂自
抽刀殺之

上初建都金陵時劉伯溫相地築前湖為正殿基業
已植檣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後伯溫見之問曰誰
移此者上曰我也誠意默然徐曰如此亦好但後世
不免遷都之舉

上初建都將遷寶誌塚卜之不從乃曰假地之半遷
瘞微偏當一日享兩一供始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柳
因函其骨創靈谷寺為起浮圖覆以無梁殿工費巨
萬仍賜庄田三百六十所日享一座間歲而遇御製

碑文勒石一夕為霹靂震碎如是者再上曰誌不欲歸功我耳寢不樹

上嘗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衣衷而笑上曰爾被服如是而笑何也婦曰吾夫死忠吾子死孝有夫有子吾所以笑上曰爾夫葬否婦以手指之言訖忽沒上識其處明日遣人往視之黃土一杯草木蕭蕭掘之有石誌蓋晉卞壹墓面如生兩手俱拳手爪皆六七寸上命瘞之為立廟于春秋祠祭

南京孝陵城西門內有吳王孫權舊墓當時營建者奏請遷徙上笑曰孫權這條好漢畱他守門遂免

皇史鈔

外紀卷三

六

江西行省進陳友諒鏤金床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紀聖明

鄭克敬將樂縣人洪武中由薦舉仕至御史用燕介受知值出使復命賜宴不飲食上詰其故對曰臣父忌辰不忍下箸上曰君尊于父可得方命敬對曰臣聞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善其言賜鈔五錠

金華浦江鄭氏門扁天下第一人家上聞召詰之對曰臣家同居八世郡守旌之如此上曰汝家食指若

千曰千人上深嘆賞遣之去馬太后聞之謂上曰陛下以一人舉事有天下鄭氏千人同心舉事顧不易耶上乃亟召鄭氏而反之問曰汝治家有何法對曰無他但不聽婦人言耳上笑遣之賜貢梨二枚叩首擎出至家盛水二缸揭梨為汁投水中人啖一口向北謝恩上聞大悅

有梅梢者操舟為業上與陳氏慶戰鄱陽流矢相及梅梢亟撤御座得免上深德之登極賞功微勞必錄獨忘梢梢老病家居自己失明乃候上郊天畢使人扶掖御前號曰皇帝皇帝梅梢在此上驚曰微汝自

皇史鈔

外紀卷三

七

號幾忘汝功矣即日召見賞賚不訾

國初歐陽都尉挾妓飲酒事覺逮妓急妓擬毀貌以往有老芥者謂妓曰上神聖不可欺爾宜靚粧豔服倭極美麗或可免耳妓從之比入見叩頭請死上命殺妓解衣見膚香味色澤有類天仙上遽曰我見猶憐何況奴子命釋去

國初僧謙牧居小有山道行著聞上作詩召之曰寄語山中老禿牛何勞苦、戀東洲南方有片閑田地鞭打繩牽不轉頭謙牧不赴答詩曰老牛力盡已多年頂破蹄穿只愛眠震旦域中擇草足主人何必苦

加鞭上見詩嘆賞不復強致

巨史云可入高僧傳又可與黃山翠微寺麻衣事相亘

上初造鈔不就夢神告曰非用士子肝心不可上憂之語馬太后曰此甚易耳用國學文課制鈔就笑上曰何也答曰士子嘔心做出文字豈非耶上從之鈔遂就

明天淵者元學士髯長及臍而美元亡削髮為僧髯如故及祖召問汝自度為僧朕常聽汝然僧可髯耶天淵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髯表丈夫上笑釋之

車史鈔

唐書卷九十二

宣德間太原忻州人武煥家有馬生駒鹿耳牛尾四蹄如玉龍文被體巡撫于謙曰此龍馬也民庶不敢騎遣使貢上胡濙等請賀上曰兩年間早魃作祟縱有真龍不能為民致雨况馬耶其毋賀

武宗巡幸江南稅駕揚州郡守性廉介佞嬖錢寧姜彬從守索賄一無所應寧彬恨之一日上自釣魚得巨鯉重數十觔寧等稱賀叩首曰此鯉值金千兩請勿烹發郡守易金解進上如其言守囊無一金乃聚妻女簪珥并襦裙約值二十金上臨御自具以進上見其瘠瘠乃笑曰朕不是賣魚人姑去守乃叩首

趨出時左右皆為守危見上宥之咸吐舌噫若武宗此等慮亦未易及故著之

武宗駐蹕金陵一日微行至魏國公宅魏之家人知其上也然不敢問上徘徊院中命隨行者取所佩弓矢射樹上一鳴鴉應手墮地遂去不復留

巨史云此有漢高祖入韓信張耳軍收印易幟氣度令人寒心

武宗巡幸潤州偶至故相楊文襄家再三咨嘆命取羊豕一祭而去

穆廟嘗食驢膾而甘及即位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

車史鈔

唐書卷九十二

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歲時游幸諸光祿膳必先期請旨為豐約歲省費巨萬計

紀天佑

武宗久駐揚州偶于御舫中墮水遂感寒疾輒命左右由水道回鑾左右曰河水膠冰須立春乃解上

問隔春幾日左右刻期以對即命郡守先期迎春迎畢冰隨解上乃御龍舟歸憶天子一言時令不違然則握寶凝圖者豈偶然哉

巨史云此當與水堅可渡同看

英廟北狩陷虜營也先欲加害忽大雷擊殺也先所乘馬上令袁彬夜出帳房外窺視見赤光籠罩御帳

虜謀少沮又雪夜也先令健兒行刺至上所見大驚
遠護御帳畏怖去虜聞之益加禮不復謀害上矣

紀識術

山西平陽張金箔者善幻術上命為之乃以瓶注水
書符投之用火四炙氣出如縷遂成五色雲布滿殿
上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頃刻開花萬朵鮮妍絕倫張
乃剪紙為船身坐船上唱采蓮歌忽失所在

國初有徐天明者不知何許人見上言國家運祚來
數上惡其惑眾將殺之問曰汝何年當死天明對曰
今日午時死于緋衣小兒手中上故命老千戶衣青
巨史鈔

押出行斬斬後問千戶姓名蓋裴嬰也緋衣小兒隱
語耳上乃知其異人命葬之

元臣楊維禎號鐵崖戴方巾見上上問此巾何名對
曰四方平定巾上喜命天下儒生皆戴之又至神樂
觀見一道士結網巾問為何物答曰網巾也累于頭
上則萬髮歸一矣上為頒行天下蓋元前無此

金陵城完上與劉基視之曰城高若此非人可踰基
曰除非燕能飛入耳後燕王入金陵遂符此讖

洪武間庫錢庫銀忽飛出一日南臺民家屋上皆有
錢民拾之所得多寡不倫鎮庫銀重數百斤者亦飛

出墮地深入尺許武進縣一老儒夜見白氣曰當也
也往標馬次日詣所在掘得其重不能舉乃夜携所
厚同舉後事露懼甚上曰此銀失三錠天以此錠界
老儒命無還官

靖難之師敗於東昌還北平王語道衍曰此敗關係
不細君何不早見衍曰此數也數有必至臣昔曾云
師行必克只費兩日兩日昌字也正指此敗自此以
往百戰百勝矣

余邑發鄉科無至三者嘉靖辛卯歲應舉諸生移舟
赴水府廟祖祭名曰拔椿廟有楊四將軍者頗著靈

巨史鈔

異諸生半戲半真求判鸞筆報是年應中者神乃判
曰連中三李于時應舉者僅八人非李生者皆斥神

為妄已而李方伯諱徽李方山諱相李績溪令諱位
果同登科然則山川之氣有開必先宣偶然哉

吾鄉行堪輿家術皆江右人鮮有佳者惟記余祖崑
岳公所譚金陰陽奇甚先是邑中李唐二氏皆舊族

然書香未茂二氏之祖俱延師選地金乃為唐氏卜
一地曰此當出大貴人然意在索爵唐未有以爵也

金不憚李氏聞之輒邀金往曰而得善地若以畀我
我當厚酌金因以其地畀李唐聞之謂金言已欲唐

之金曰違所卜地貴則貴矣亦有不足唐曰何不足之有金曰此地固出大貴人然其砂自外來屬貴砂他日當以異姓子入貴又左山弱稍于長房未利耳君若欲地此外又有一區相去數里貴不能及而書香遠又長幼房均停于公何如唐曰唯唯遂指其地界唐與前所指李地三里間耳二氏葬後閱三十年李源堃公登進士官方伯然公寔熊姓因親而懷抱入李所謂貴人自外來果驗公長子半堃早卒家頗中落惟李氏小堃一枝更茂皆符金生言唐之後明經起家凡四世書香綿綿不絕豈不奇甚余近問唐

車史鈔

李源堃公登進士官方伯然公寔熊姓因親而懷抱入李所謂貴人自外來果驗公長子半堃早卒家頗中落惟李氏小堃一枝更茂皆符金生言唐之後明經起家凡四世書香綿綿不絕豈不奇甚余近問唐

十一

學博肖竹云余祖所傳聞非虛耳余鄉三十年前有相士李姓者術甚中會大盜史交劉五輩判桃源縣庫三千金其後百計擒獲器械入城李從傍睨之曰此二人者相不應死尚當起家有後左右聞者皆曰是且立死若云云何也已而二盜皆繫獄乃重賄獄卒鬆其器械各飲水一口遂從獄中飛去至小東門凡二里始墮地奪屠兒刀三柄騰舞而去至河濱則盜黨已艤舟待之竟逸入月廄不獲得郡太守怒其督地方里甲人捕之急里甲輩告無以應則言于郡守謂李相士曾有言云云必知盜

所在郡守乃捕李相士拷掠數百竟不招繫獄會雲南刑部郎中某奉差回正覓李相士謂其曾許已中進士而今果然欲往謝之及知其繫獄乃為往白郡守曰此寔相奇必無與盜相知事郡守曰如公言當召使相不佞召至郡守曰爾視吾面當去官乎陞乎李熟視之曰五日內陞矣郡守問何官答曰憲副郡守乃與某郎中約曰為期甚近請驗而釋之已五日果報陞憲副李相士始出獄

紀災異

元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汴梁兩血着衣皆赤三月

車史鈔

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色綠民謠云天雨線民愁怨中

十三

原地事盡變至正十一年江陰永寧鄉陸家一猪產十四兒其一

頭面手足皆人其身猪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蔽幕開花嘉興儒學

旁陶氏家磨上木肘發條開白花吳江汾湖里燬工

家柳樹搭安鐵碓者發長條數莖如葦

至正十四年龍泉縣民家一鷄半邊雄半邊雌能雄

鳴能雌伏

至正十五年七月檣李城東馬橋上白龍懸掛猛風

驟雨天開若夜壞民居五百餘所拔大木飛萬瓦溪
水直立龍由馬橋歷城北望太湖去
是年陝西一縣夜半大風雨有大山西飛十五里山
之舊基化為深潭

江淮間群鼠集於山各銜其尾渡江去

湖廣鼠數十萬渡洞庭望四川去夜行晝伏由道側
行皆成蹊羸弱者多道斃

至正十八年錢塘盧子明家鷄伏九雛一雛三足二
在前一在後三足雛多見之一在腹下

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上海縣金壽家已闌雞拘一產

車史鈔
八子其一爪嘴如血

元至正戊寅荆州分城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
襄陽府及早視之樹木皆受泥自根至分枝處止久
之改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府後倪文俊陷襄
陽押將明玉珍陷成都據之

洪武十年十月有虎晝入漢西門傷二人上聞之釋
在京徒役

洪武十一年戊午元旦早朝鐘忽斷為二又有鴟鴞
自天墮死丹墀見者異之

正統間南畿殿宇災夜大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二

尺是時王振擅權云

成化六年二月清明後微風自西北來沙土東驚其
色黃如柘染項之色映窓牖紅如血已而紅色漸黯
午未復黃至三月微雨忽黃氣四塞雨土積地皆黃
色至七日兩八日始霽

成化八年七月隴州雨雹或長七八尺狀如牛是月
州之北山吼三日陷裂几半里

成化九年三月山東諸路黑氣亘天晝晦

成化十三年春山陰雨血射人夏六月京師雨錢是
年七月京師坊郭小民夜坐或露宿見有物負黑氣

車史鈔
一片其來如自牖戶入室至則人皆昏迷手不得

動身面多被噬數日徧城驚擾夜皆持刃張燈鳴金
擊鼓逐之其形黑小金睛修尾類狸

成化十六年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地中突起一阜高
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湧起一山廣袤五丈按

雙槐歲抄謂為男女易位之占武后時曾見今幸小
耳時萬貴妃專寵每宸遊戎服佩刀侍上蓋豔之

成化辛丑宿州一婦人脇下生男先是母娠時脇腫
如癰久之見從脇下生乳名佛記狀貌頗磊落鼻上

一痣黑而大

弘治八年春二月長沙府苦竹開花實如麥楓樹生
李黃連樹結玉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凋謝時巡撫
徐恪以聞

弘治十四年正月陝西諸郡地震有聲如雷朝城縣
地傾陷官民房屋五千間覆壓男婦百七十口自朔
至望地動如浪舟縣東安昌里地湧水或裂縫長四
五丈流溢如河

正德七年春三月山東文登縣秦始皇廟鍾鼓夜自
鳴項之火從桑樹起樹燭枝葉如故廟宇壞神像存
是日流氓數萬破文登同月江西餘干縣仙居寨夜

大雷電西北風有火光如箭墜旗竿如燈籠士卒發
砲衝之火四散闕城鎗刀皆有光如星酒更滅

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九
五日蓋世廟受命之符普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
平陸三門壩下至孟津清五百里九七日順帝慘然
不樂曰黃河清聖以生當有代朕者已而太祖應之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常熱縣白龍一黑龍二自
西北來天地晝晦至榆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口
吐火焰鱗甲頭角皆現雷電猛雨席卷居民三百餘
家舡十餘舸墜地簷粉死者三十餘人酉戌時乘雲

東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乃息

嘉靖六年六月京師雨錢秋七月南京雨血

嘉靖八年秋七月長庚氣如匹布亘天

嘉靖十一年春正月元旦夜星隕如斗聲如雷十八

日青州府地震聲吼五月山東郊縣天鼓鳴火光落

地十月初七日夜星四亂飛落十一月貴州銅仁府

平山衛范聖家黃牯牛生犢額豐齒巖膝足并尾俱

成麟甲落地死又李華妻生男兩頭四手足良父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大風雨錢塘清橋馬醫胡家有

物出馬廐中坎廣尺許溪二大泉水清瑩蓋龍潭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浙江慈谿縣地湧血高二尺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山陝河南同時地震陝西更

甚有聲如雷山移數里地裂水溢西安鳳翔慶陽城

皆陷覆壓人民數十萬原任兵部尚書韓邦奇先祿

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壓死震數月乃定

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山東楊穀縣地湧血高尺餘

是年湖州妖人馬祖師用術惑眾有物如蝴蝶入人

家變幻飛舞能傷人夜魔人至死其黨毛荃等更相

鼓煽愚民被脅約以九月起兵攻嘉興至期馬妖掛

青白二旗放火縱掠兵備忒政劉憲督兵急擊賊潰

走官兵盡殲其衆獨馬祖師逸去

嘉靖三十七年五月浙江東陽縣張思齊家地湧數處各湧血若綫凝結犬就食之掘地無所見

是年鳳陽府五河縣有大杉一株圍一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湧出泗水沙中巡撫李遂以聞

嘉靖四十三年六月黑虹見北方

隆慶二年秋山西男子李原雨變為嬭原雨娶袁氏不相能而出同夥伴業農至是腹痛久之陽漸微月行始知為嬭人矣或告其兄遣其妻往視果然因聞于朝云

車史鈔
隆慶六年龍目井化為酒

隆慶六年二月二日上視朝朝班未齊上忽走下殿仆于地文武諸臣莫敢近微聞呼問老國公四字於是國公某都尉某跪而候之次張居正高拱至乃扶掖起上驚張臂而口喃喃皆宮中藥狎之言蓋飲熱藥發狂也二閣臣送至宮中李皇后迎之上曰違偶一暈幾不支傳午傳旨班乃散先是太史官奏焚守南斗天子下殿走其占始驗

紀忠蓋

太祖覽孟子至士芥冠簪等語曰臣子之言何得如

是議欲去其配饗有敢諫者命金吾射之錢宰抗疏諫袒胸受矢矢加之不為動上感悟命療宰傷但刑孟子為節文配饗仍舊宰一日吟詩曰四鼓鑿鑿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因閉藥睡到人間飯熟時上聞其語翌日文華殿宴畢謂曰昨日好詩然誰人嫌汝毋寬我也宰悚謝未幾遂遣還若宰者亦可謂自完者矣

亘史云可謂孟子忠臣

高廟賓天建文帝即位時秦楚燕趙諸王皆哭臨時叔父欲不拜上給事中龔恭泰奏云象簡朝天殿下

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後宮叙叔姪之情衆從之請難師入金陵先是金解胡楊典周是修相約死難臨期解縉使人詣胡請偵作何狀靖方戒家人飼豕歸語縉縉笑曰老胡不濟矣豕且不捨其身之捨其後皆不死惟周是修朝服拜宣聖作贊詞繫永帶自經孔廡下縉乃為撰碑請作傳且語修子曰若我二人都是阿翁性氣此碑此傳情誰為之

紀寵遇

施純京師人登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洪亮初任給事中尋陞鴻臚少卿先是國家常朝諸臣面

奏事當准行者上荅曰是及成化十六年上病漸危稱是不便統攝知之獻計于近侍云是字不便盡以照例字易之上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上寵愛之遂轉純禮部侍郎未幾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時人謠曰兩字得尚書何須萬卷書純妻貌甚端麗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嬪鮮麗咸屬目焉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對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命賜鈔瑞視久之顧侍人曰向者本朝選妃何不及此又顧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云

李正文公諱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字六歲時

夏史鈔

卷之二

二十

與學士程敏政皆以神童受純皇召見過宮門不能度純皇曰書生脚短東陽對曰天子門高時御羞有辨孝皇持示二子曰螃蜉一身鱗甲東陽曰蜘蛛滿腹絲綸敏政曰鳳凰遍體文章純皇贊曰他日一箇宰相一箇翰林後果如其言

紀貴徵

夏原吉為成仁宣三朝名臣官至尚書湘陰人初生時母夢嵯冠朱衣者來投曰我三閭大夫遂生公長而穎異時里社有鬼憑人而語問以休咎皆響答公叩之弗言及退復言或問故公曰夏公正人群陰所

憚人以此占公不允

許觀貴池縣人洪武二十四年廷試狀元及第觀省試會試皆居一後復姓黃仕至少宗伯與妻女俱死請難之師世遂不稱但稱商文毅三元耳

瑞安卓敬少穎異讀書山中歸而驟雨迷路偶得一牛跨之及門視牛乃虎也敬自駭亦復自異久之登進士為給事中好直諫謂親王車服僭擬乘輿非所以示天下當翦禍萌上笑罵曰爾乃欲效智囊耶後歷官少司徒請難

狀元任亨泰赴考前夕問響卜木杓指北行聞有病

夏史鈔

卷之二

二十一

內熱者還醫人曰昨服第一鍾甚亨泰即回曰吾已中試矣後果中廷試第一

夏史云慈谿劉憲寵為諸生問響卜聞種芋者商曰剥衣種好不剥衣種好一人曰剥了衣種是年試督學降青收遺才科舉得第後登進士官禮部

儀制司郎中

成祖時有虜使至稱善飲所司推能飲者得一武弁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狀元曾榮請往上問卿量幾何對曰無論直當勝過北虜已而三人飲終日虜使已酣武弁亦潦倒內翰真然上笑曰無論文學即較

量亦屬酒狀元

狀元蕭時中自言不怕神鬼時吉郡尊經閣多怪諸友先以衣置閣幕令往取為驗時中至閣聞婦人聲問曰何邪也婦曰我某人妻被二鬼迷至此見君至曰蕭狀元來即逃去時中乃大呼其夫携妻歸

狀元馬鐸與邑人林誌同學誌高才鄉會試皆第一比殿試出偏叩諸名士作皆不已若迨傳臚之夕臺馬奪其首既而鐸第一誌第二甚快快上知之乃曰朕試汝等一對佳者為真狀元對句云風吹不響鈴兒草鐸應聲曰雨打無聲鼓子花帝大稱許誌喻時

巨史鈔

香齋小書 閩記二

二十二

不餘對遂愧服蓋鐸幼時臺中神告以此語不知何謂至是用之殆天授也

狀元彭時廷試前一月上臺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揭曉彭時由儒士榜眼陳鑑曾寓神樂觀揆花岳正曾為慶壽寺書記幼年出處皆形夢寐良非偶然

狀元柯潛嘗禱夢九鯉仙廟夢與賓友讌會坐首席宰夫持一羊頭獻前果以景泰幸未狀元及第

景泰五年孫賢中狀元面黑徐濟面白徐轄面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揆花

狀元羅倫赴春闈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公祠是夕

宿舟中夢文正遺詩曰賜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卧煙霞

狀元張昇傳臚前一夕夢登天手挈二人頭皆同姓及開榜二甲首張燧三甲首張曉初昇父挈昇赴京舟過小姑山暮泊舟宿夢數女郎執絳紗燈擁仙姑行云張狀元在山前往訪之覺而語其事後果驗顧鼎臣父夢入鄭文康家移其桂歸植之庭已而鼎臣生後謚文康與鄭謚同蓋七十年夢始應韓應龍舉鄉薦有司致賀遺荔于於地數日發生成樹後中狀元

巨史鈔

香齋小書 閩記二

二十三

秦鳴雷年十四就傳寺中有召箕者忽作字云門外狀元至雷方自家詣館算徑至寺門握其袖入狀元陳謹嘗夢蓮花二朵自空中墜于庭仙童二人謂曰何不登花上謹如其言花冉冉升漸入雲表俄有神人持金冠緋袍服之

狀元諸大綬其兄大綱夢至一所見大墳須臾裂棺露一人衣冠珮玉自棺出揖使入大綱難之忽大綬至與墓中人以背抵背入不解所以侍郎問淵占其夢曰此宋狀元山陰王佐葬地大綬其狀元乎背相抵者前輩後輩之謂

舒芬未第時御史蕭鳴鳳為查其祿命曰公造與羅
一峰相似必中大魁已果然芬又問官爵所至荅曰
始終一箇羅一峯芬頗不懌蕭曰忠孝狀元亦不小
何快快為卒如其言

邢寬中永樂間狀元未傳臚時夢上命力士持爪鉗
擊破其頂血流被地時內閣擬孫曰恭泰第一寬第
三及進呈上春秋高眼眊看孫曰恭名字相連請曰
孫暴乃以御筆點邢寬名筆飽朱濃流亦到底仍批
卷云國家只宜邢寬豈宜孫暴遂寔寬第一

崔振花桐赴公車時偶遊平康一妓索對聯賞花崔

車來抄

外紀

二十四

贈句云羯鼓詩成半吐猶含連夜雨探花人到忙開
莫待曉風吹其年崔果第三名及第殆亦對識哉
曾鶴齡太和中狀元先是邑中識云龍洲過縣前
太和出狀元是歲洲漲鶴齡狀元及第符前識
廣東廣州城南舊識云河南人見面廣東狀元現蓋
廣州城南有地名河南河水甚廣隔岸人不相見比
歲旱水涸海珠寺露南岸人往來相見已而倫文叙
應識魁天下官至春坊

胡漢武進人其父夢僧持花一枝相遺孕而生數日
有僧至家索觀父抱示之漢見僧即笑其家問故僧

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漢後仕至禮部尚書
松江張黼夢神告曰爾名登第在狀元前及寐思之
豈有科名先狀元者比丁未會試黼名在十五鉛山
費宏名在十六殿試宏狀元及第黼登進士計夢時
宏尚未生

唐臯欽縣人彭司馬澤初知徽郡改建學宮夢聖人
告曰明午狀元相見至期有袁永人跪獻上梁文問
之曰丁憂生負也彭公禮之以狀元相期後中南畿
鄉試第二會試第四廷試擢第一

唐公欽嚴鎮人嘗讀書場田去鎮五六里隔一水

巨來抄

外紀

二十五

樂水以木橋濟忽一夕月下思歸徑渡此回宿又
二日復往則橋已斷六七日公豈飛渡耶方司徒
采山公每道此事有詩紀之亦大奇矣

萬曆甲戌科狀元孫繼皋初生時父夢唐公至其
家故名之而前甲戌狀元為孫繼賢又一奇也

因安楊惟聰幼隨父長史和在任讀書夢京城宣文
坊迎辛巳狀元牌至其家既寤且喜且疑辛巳非開
科年分久之武宗巡幸歸駕崩果以辛巳年中狀元
如其夢云

曾彥太和人每當科輒夢袖中一龍頭筆手探之弗

得及成化戊戌復夢龍頭筆探之迴手而得果狀元及第官至侍讀學士

劉良湖廣寧遠縣人景泰丙子歲舉鄉試十赴公車不第潦倒衰白自信甚堅我必中進士但榜頭未出耳先是良夢費宋中狀元與已同榜每科物色不得至成化丁未歲江西試錄有費宋姓名良即索宏與飲叙前夢是年宏中狀元良中三甲進士選翰林校檢討計夢時宏猶未生云

楚清州有陳宗德者嘉靖間舉于鄉仕至知州當其為諸生時讀書山房或醉歸窗蔀就睡不暇脫衣襪

車史鈔

外紀

五

其傍舍生輒聞有人為陳代脫扶掖登榻如是者數次及審寢之實未嘗有人傍舍生以語陳陳曰嗣後當謹察之已而察見鬼物一二果來為已扶侍陳遂叩曰爾何鬼我乃勞爾可得佳爾所相視耶鬼曰不可陳問以前程事鬼曰相公其年登科仕至某州知州固有此責我輩乃來扶侍後果驗由此觀之登科筮仕者皆鬼神所呵護何得不自愛以干冥譴趙邦字雲翰祥符縣人生有異盾襪襪時遭元季兵亂母抱匿林莽間有虎突然至母懼棄諸地虎熟視而去不敢近稍長遊郡校隔志讀書當暑夜寢覺舍

群狐採麻葉作扇為班拂暑其曹相歡呼云趙尚書苦熱吾輩莫得憚勞班聞之私心喜後至尚書

王陽明先生七歲時一胡僧相其面曰此兒跨竈阿翁海日笑曰老夫狀元及第名位非薄這竈未可易跨胡僧曰不然跨九竈者終是九兒若君家兒能跨君竈所以為佳其後陽明第進士仕至江西巡撫討平宸濠晉位尚書封伯世襲且從祀海日即狀元尚書終不及也于是乃信胡僧之言非妄

崔伯易高郵人信鬼神為兵部員外郎其舍有爐火覆以鐵罩明早去罩灰上有一名字崔怪之復罩爐

車史鈔

外紀

二十七

祝云若果神告來日當別有字及啓視乃有一表字崔不解數日遷禮部郎初視事吏持一印曰此名表即印蓋禮部掌撰賀慰諸表後署郎官名故有此印

紀占夢

蘇郡都穆字玄敬少苦志讀書其父維明曾詣仙祠為卜前程夢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處既寤謂功名無從得後玄敬年幾四十志稍隳同郡吳範菴館玄敬為塾宿懸文一幅于堂屬玄敬筆巡撫何公來謁賞其文詰之知其布衣白於提學得應薦遂舉于鄉明年第進士仕至太僕少卿夢所云何處者指何巡

撫也又鄱陽有賀霖者成化間守蘇州妻娠于家未
請子女託閨中一同年代祈夢夢一冕者端坐告云
是福清不是福寧其人夢覺不達所以唯致書于霖
云云霖得書擊掌嘆曰枉席之事鬼神何以知之初
霖家居枕間嘗語妻曰生子當名福清如女則名福
寧取老子得一之義越旬日果生子

楚麻城嘉靖間進士胡明恕年已強仕未第一日病
甚祈夢于神神告之曰爾有實宿二子未生春秋二
第未捷十二年陽壽未滿言畢授之以檄書云牌至
京畿繳其後以春秋中鄉試又數年去所夢之歲十

車史鈔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二年舉進士于京生子二名實名宿蓋至客死京
畿而後悟繳牌之說為奇中也又麻城生負劉守巽
每當歲比輒祈夢于神一歲夢神在上若文宗發落
狀喚一生近前曰王萬幾可改名一字領解其年為
辛酉乃王萬善領解又喚劉曰可改名一字領下科
解至下科甲子文宗科考劉守巽考居前列被書手
誤寫守巽為守選劉生喜甚以為決發解也其年領
解者乃劉守泰鬼神于此却似有戲弄人處

江陵張太岳元宰萬曆初有輔相之功建造府第樹
石坊二所公夢匾上題云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謂

相業之隆千古無兩足當二語久之以饒廢身元主
寒家被抄沒前二石坊皆入官以充文廟左右坊其
上乃題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噫事固由前定哉

姑蘇張生名述者制舉文有名一歲輪比士夢神告
曰爾今年與生負吳從周同號舍必為吾潤飾其文
則兩皆中試否者皆不中已入秋闈問同舍生則從
周在焉張果將吳卷商確停安其年吳登科張獨否
噫此豈鬼神欲就吳之科名而故詭使張生為潤飾
其文耶乃胡不竟牘吳氏之表而必詭使張也

余邑魯博士諱文斐屢舉于鄉一歲夢貼門神徐觀

車史鈔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之乃壽星圖也令占者詳其繇占者曰足下入闈其
慎頭場乎魯問故則曰壽星頭長乃貼門上是謂頭
場貼出魯記其言備加謹勅其年頭場題為顏淵喟
然節魯竟寫錯字誤為錯字被貼其名下注云魯其
一篇錯錯然則占夢者亦奇中哉

臨安張太守諱守剛者為鄞都縣尹言鄞都有閭羅
廟其山側又有九嶠御史祠傳聞前代有御史登此
山偶遭蟒糾纏以死土人神而祀之甚著靈異本朝
嘉靖間祠傍有楊生者每過祠下必下馬致揖忽一
日倉卒徑騎而過御史見夢曰爾前過我必步今乃

騎豈簡我耶爾若中除非日月倒懸生世不終
謂神尤已已而秋試其詩經一題乃如月之恒如日
之升遂舉于鄉

吳郡唐寅字子畏有逸才中南京解元羅橫語坐廢
至閑詣九僊祈夢神示中呂二字莫知其指一日
過山中書舍壁間揭東坡滿庭芳下有中呂字子畏
誦之至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後年五十
二果卒

紀報應

王得仁南昌人景泰間任汀州推官值鄭茂七之亂
山谷嚮應朝廷命將討之主帥欲濫殺脅從得仁力
辯其枉遇繫累于道者下車解其縛焚其籍所活千
人汀民德之為立生祠子一夔狀元及第官至尚書
人謂陰德之報

李東陽號西涯弘正間仕為宰相其先湖廣茶陵人
曾祖以戍籍隸金吾傳三世是為李淳即西涯父淳
家貧用小舟渡人受錢為活然遇貧者多不索錢人
咸德之一日遇一老叟曰爾有陰德吾告爾善地瘠
親當食厚報遂指一穴曰此中狐卧處是也淳如所
詣見父棺往見一狐給卧驚而去之營壙墓訖以告

老叟叟曰惜也不當驚狐俟其自起乃更吉爾後世
當中衰然爾子不失三公矣後果然

吳中有徐止者景泰朝仕至御史時英廟在南宮宮
多茂樹夏炎英廟息其下正乃密奏南宮樹多可梯
而出宜斬伐防不測上命所司伐樹殆盡英廟深恨
之已而復辟械御史聲其罪曰南宮樹伐且盡幸朕
獲免耳爾亦何苦仇樹與朕耶命戮于市先是御史
父多行不義鄉人側目乃生御史為顯官吳人曰蒼
蒼無眼父惡子顯及被戮吳人掘其父棺磔尸

狄某溧陽人任雲南定遠知縣縣有富翁死遺數萬
金其妻匿不與叔叔告縣託人囑曰追金若干願與
中分狄拘其嫂酷訊至用滾湯澆乳遂追金四萬狄
得其半媚眉恨死後狄罷歸晝寢見前婦持一團魚
掛床上大驚未幾遍身生疽狀如團魚手按之頭足
俱動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相繼亡

楚洞庭以北鄉村人家自社神外復祀小神大抵掘
土埋徑寸瓦缸毀其少許如門用箸着紙錢其中曰
神在此植樹其上居人不可取一葉歲久成叢即國
策所稱神叢人不敢犯少犯立禍余族江祿好獵至
一山竹箭垂盡見神叢竹可製箭乃故擲筭卜之祝

曰神許我伐十莖筭從陽許五莖筭從陰許二十莖陰陽半祝畢擲筭筭皆聳立祿獲不釋持筭謂神曰欲使我伐竹留根爾乃許耶遂伐之盡數十莖為箭射得一野豕豕帶箭跑踣祿使傍人助擊豕觸其入幾死被訟費至二十金人乃謂神不能禍祿禍其所使者因累祿云

紀警悟

錢福號鶴灘華亭人弘治間登廷試第一官至學士在告營第宅里人半受役內一役不任福加譴訶告以病問所由答曰小人壯歲為里中黃提刑營第畢

車史鈔

外紀

三十二

力從役勞瘁傷筋以至於病今數十年黃之宅第圯壞無餘小人亦老然前病竟不得去又不即死隸也

不力敢辭譴訶鶴灘聞之憬然遂遣其入

魯才漢里中有小民者傭工受直日得三十錢歲餘得錢十四千寢床頭每旦玩弄乃出一夕其錢化作鼠鳴逐之不止達旦民起出門遇兩人格鬪折齒交訟指民為証赴官口鈍不能答一詞受杖無數所積錢盡費如洗噫民以苦力得錢然猶福薄不能保況薄命之人而欲取非其有乎

紀謠浪

楚黃岡縣尹劉星劉進士出身其時楊景渚祝無以皆以孝廉就教黃岡黃陂二縣星岡待之甚倨每見輒欲其侍坐祝不悅乃漸移座就上星岡怪之因謂祝曰近有大哉堯之為君一節破題曾聞否祝請問劉曰論齊天大聖極大而無狀者也祝喻其意乃遂應之曰曾聞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破題乎劉亦請教祝曰居沒奈何之地遇不相干之人劉愧服久之祝與楊次第登進士劉竟止於令尹

車史鈔

外紀

三十三

弘治間江南有舉子龍寬每代人入場取魁解如拾一歲為金澤入澤中式諸下第者題詩貢院門曰近來時事甚堪傷鎖院番為賄賂場金澤實多身子貴龍寬家窘手見長有錢能使鬼推磨無學却教人頂缸寄與留都科共道一封早為奏明堂其後澤與寬皆敗

成化時巨鎬汪直擅權每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行來見及道沛縣其令某性古而工謔直嗔其疎慢數之曰你這官頭上紗帽是誰家的令答曰知縣這紗帽去三錢白銀在鐵匠衙衙買的直意其痴漢也大笑不復計云

紀妖幻

梁澤三原縣人其縣按察公署素多怪居者輒死人莫敢入澤夙負氣嘗謂友人曰吾能宿此諸友遂出錢佐之澤因入夜獨衣冠坐堂上三鼓月色明朗聞廬間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久之澤厲聲曰何不遂來俄有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衣青次衣黃衣白惟面貌不可辨澤罵曰老魅敢數害人青衣者答曰我輩不敢害人彼見者自怖病死耳澤曰汝何為着青衣曰我輩精也居何在曰在儀門瓦溝問黃衣低回未言青衣代答曰彼金釵在庭中槐下問白衣曰我劍也在堂東柱下澤曰汝等今來欲相苦耶皆曰不敢共出一楮曰此公一生履歷報公前知云澤受而麾之三物遂投前處澤亦熟卧達曙友人皆謂澤必不免入見乃驚澤告以故如其言按次求之盡得三物自是妖滅後澤登第授御史成化年間巡按山東以監試事註誤謫官

成化間山西有妖道士寓南京時後府經歷馬益其子錫性猛悍館道士于家道士謂錫曰吾有小術公欲觀乎乃磨鈍刀稍銛新府中大槐樹凌室去有小刀百餘飛躍隨之所着柯葉墜落如雨又夜經門樓仰視楣甚峻錫曰先生能練及之乎乃笈解其髮舉

手拂之皆直墜上接屋極又登清江門下瞰城堙望見娼家道士怒曰潑賤不良神明所惡我當燬其廬遂揮袖向天火從袖出煜燐徧地錫急止之告父益曰道士異人也益以為仙禮敬如父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道士取其髮咒之夜遂從門縫奔卧所苦其淫毒妻妾言于益不勝憤往守備廳白烏道士被逮鎖梏輒脫塗以狗血因送京師誅之會興寧伯李震與恭將吳經有隙經弟綬見寵於汪直經使綬詣于直曰震嘗寓一全真學識緯兵法即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獄削爵意邪術之禍人也益之汚其室家輕信其子耳與寧伯無端受累冤哉

妖僧武如香李明果不知何許人也夙有妖術能殺人時順天張柱遇如香等與語大見信遂招至家款之越數日二僧用藥迷柱致柱自刃其父母及一家十七人皆死屍俱無血二僧因汚柱妻并其嫂已而隣人告其事時都御史溫景葵御史董堯封等急遣人捕獲議以犯非常律械如香詣京以聞法司擬如香梟斬張柱擬以殺父母之律凌遲處死憫其禍由妖作附秋後例

國朝主事薛機河東人言其鄉有患耳鳴者時或作

瘞以物撥之得虫蛻輕白如鵝毛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乃曰今日耳鳴甚未幾雷震二人皆踣地其一甦一腦裂死即鳴耳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又主事戴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勇公者手指甲內見一紅筋曲直蜿蜒人謂之曰此必承雨露酒酣雷電繞舡水波震蕩衛戲客曰今日吾家赤龍將無去耶因露手舡窓外龍果裂指去相傳閑雲長號美髯公其鎮樊城時當雷雨之會一長髯忽脫化為龍飛去此後雲長威靈頗感遂有呂蒙之難舊稱

亘史鈔

雪嶺小書 關記二

三十六

樊城有鬚龍廟即謂此今不可考矣

余祖崑岳公言嘉靖初年有優伶一夥寓鄒溪搬戲歌舞俱佳市人交譽之九搬戲必欲得鮮麗衣服金銀佩飾為裝扮及一夜市人盡出衣飾值百金付優伶令搬戲搬至四鼓議演蟠桃慶壽命市人置一大甕於戲場中央生旦外淨等環為八仙以次入甕曰下海取蟠桃也良久不出止餘司鼓板者二人故揚言曰若輩奚不出得無偷桃為王母執耶余往視之持其鼓板亦入甕竟不出良久市人取甕視之無所有竟不知所之云

余宰長洲時許墅間有一人死而復甦家中且啼且喜謂可幸無事死者曰我必復死適見冥司有持牌勾攝者余名在其中丁春元及丹陽李太爺皆與焉言畢復死越一日城中春元丁某果死又越數日丹陽李尹諱天棟余同年也亦死然則勾攝之說信有之乎又余邑蘇溪村符金教蓋里長族也夜夢人持一票勾喚教覽畢謂持票者曰此喚後房某嬭人也某嬭乃教婦母及醒知其夢言未幾其日婦母用裙帶縊死床上帶殊寬鬆然竟死

亘史鈔

雪嶺小書 關記二

三十六

岐陽王李文忠生予喜延異人其子景隆亦然洪武間有張三丰者隆遇之厚臨別遺一策笠告曰公家

不出千日當有奇禍必絕粒令留此二物急難時披蓑戴笠繞園呼我我當為公地已靖難兵起景隆繫獄詔絕其家糧食乃如三丰言呼之忽圍前後皆生穀逾月熟刈食得不死

嘉靖間有善幻術者寓都門領一女子年可十齡每當宴聚命女子抱木棍長二尺許者十數根一根之上信手遞接女緣木直上登絕頂冉冉搖動觀者怖恐俄而擲下簪珥鞋扇諸物幻者高叫云可取壽桃慶壽果有鮮杏墜入席間未幾則女子手足身體尺

寸支解零星墜落木棍倒下幻者大哭曰我女信三
母桃被獲斫死無救矣坐客且愕止憐飲金酌之幻
者得金取女尸置篋中良久于前路上見女女乃在
彼而向所支解皆幻也噫術至此亦奇絕哉

萬曆初辰州府有外來棍徒善幻術詐騙財物三五
成群同心串合于市中故意買貨講價不平陽爭激
怒相毆登時氣絕歐者信其真死懼到官抵償群棍
乃故意求和誘騙多金將死尸買棺埋瘞潛往他境
則棺中之人仍在實未死也久之亦敗露坐法云

成化間山東浦臺縣妖婦唐賽兒聚眾作亂賽夫林

車史鈔

三元往祭墓歸過山麓見石隙露一匣啓視之妖劍
妖書各一賽覽之輒曉其術自稱佛母頗測休咎愚
民翕然歸焉遂傳賽兒剪楮象人馬皆習戰鬪由是
黨與滋蔓據益都稱亂青州衛指揮高鳳帥兵往捕
鳳敗死賽黨遂犯莒州山東大震久之大發兵往剿
乃平惟賽兒終不可得噫賽一愚婦也妖書妖劍之
授受誰尸之哉殆不可曉

巨史外紀

雪濤小書

用今

擬古

詩文才別

貴真

詩膽

壯聯

雌黃

巧詠

采逸

復古

詩識

宮詞

占度

早慧

傲暢

怨憤

配合

閨秀詩評

求真

評唐

詩品

法古

體物

秘輕

皇風

摘聯

詩忌

當行

詩有實際

戍詩

箕鬼

題詠

誤猜

數奇

尚意

崔氏

陳玉蘭

魚玄機

王韞秀

廉氏

劉采春

花藥夫人

蒨桃

毛友龍妻

余淑柔

朱淑真

朱希真

賈蓬萊

黃氏

嚴藻

翁客妓

劉氏

李氏

元氏

薛氏

直史鈔

四小書詩評目三

二

鄭奎妻

虞氏

楊用脩夫人

孟淑卿

陳氏

豫章婦

右共一百二則

直史外紀

詩評三

用今



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即性情之謂也而其發揮描
寫不能不資于事物蓋比興多取諸物賦則多取諸
事詩人所取事物或遠而古皆近而目前皆足資用
其用物也如良醫用藥牛波馬勃隨症制宜不專倚
人參茯苓也其用事也如善書之人觀驚蛇而悟筆

直史鈔

直史外紀

一

意觀舞劍而得草法不專倚臨帖摹本也本朝論詩
若李崆峒李于鱗世謂其有復古之力然二公者固
有復古之力亦有泥古之病彼謂文非秦漢不讀詩
非漢魏六朝盛唐不看故事凡出漢以下者皆不宜
引用噫何其所見之隘而過于泥古也耶夫詩人所
引之物皆在目前各因其時不相假借如雕鵲螭斯
桑扈蟋蟀膠木桃天芡芡葛藟是三百篇所用之物
也降而為離騷則用芷蕙荃蘼蘭芳菊英蛟龍鳳凰
文虬赤螭曾有一物假借于毛詩乎又降而為唐人
之詩則用江梅畔柳澗草林花乳燕鳴鳩群鴉獨鶴

曾有一物假借于離騷乎非不欲假目到意隨意到
筆隨自不暇舍見在者而他求耳至于引用故事則
凡已往之事與我意思互相發明者皆可引用不分
今古不論久近蓋天下之事今日見在則謂之新明
日看今日即謂之故他不泛引如杜詩云龍舟移棹
晚歌錦奪祀新李詩云選妓隨雕輦微歌出洞房非
二公目見本朝之事耶居今之世做今之詩乃曰漢
以上故事方用此特有見于漢家故事字眼古雅遂
為此拘泥之言其實字眼之古不古雅不雅係用之
善不善非係于漢不漢也怪彼用字之俚俗者欲盡

車史鈔

外紀卷三

二

廢漢以下故事不看何異愛春景者欣臨桃梅梨李
而置蓮菊芙蓉山查水僕于不觀曰化工之妙盡屬
于春也誰其信之故吾以為善作詩者自漢魏盛唐
之外必適究中晚然後可以窮詩之變必盡目前所
見之物與事皆能收入篇章然後可以極詩之妙若
但泥于古而已即如作早朝詩千言萬語不過將旌
旗宮殿柳拂花迎金闕玉階晚鐘僕伏左翻右覆及
問之則曰不如此便不盛唐噫只因盛唐二字把見
前詩與見前詩料一筆勾罷如此而望詩格之新豈
非却步求前之見也歟

求真

或問詩必漢魏盛唐自嚴滄浪已持此論今之三
童子能言之子乃謂研窮中晚方盡詩家之變何也
余曰善論詩者問其詩之真不真不問其詩之唐不
唐盛不盛蓋能為真詩則不求唐不求盛而盛唐自
不能外苟非真詩縱摘取盛唐字句嵌砌點綴亦只
是詩人中一箇竊盜掏摸漢子蓋凡為詩者或因事
或緣情或咏物寫景自有一段當描當畫見前境界
最要關發玲瓏令人讀之耳目俱新譬如寫真傳神
者不論其人面好面醜黑白胖瘦斜正光麻只還他

直史鈔

外紀卷三

三

寫得酷像俾其子見之曰此真吾父其弟見之曰此
真吾兄若此則冠服帶履之類隨時隨便寫之自不
失為妙手何也寫真而逼真也若面孔阿堵顧順一
切不像徒刻畫于服飾間戴林宗之巾披王恭之氅
曳鄭賜之履挂阮宣之杖事事做古人而其形失
真子以為非父弟以為非兄做影樣看不得做圖畫
看不得擬古而反博笑世人于字句間學盛唐失却
眼前光景大率類此如是而希必傳譬之寫真不像
欲其子孫永遠供奉斷無此理故余謂做詩先求真
不先求唐蓋謂此而漢魏可推已

擬古

古樂府古詩所命題目如君馬黃雉子班父如張自
君之出夫等類皆就其時事構詞因以名篇自然妙
絕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目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夫
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
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
譬諸巧工能匠型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何足
為貴夫肖者且不足貴况不肖者乎且君馬黃雉子
班等類若必一一擬作則闕雖僉斯之類何為丟下
不擬豈古樂府古詩能古于三百篇耶以此見擬古
直史鈔

評唐七則

李太白詩清虛縹緲如飛天真仙了無行跡下八洞
仙人欲逐其後塵已無可得况凡人乎若七言律詩
彼自逃束縛不肯從事非才不逮杜也杜子美詩古
骨古色如萬金彝鼎偶遇買手逢識者自然善價而

沽若百室之邑千人之聚不必開口問價誰能償得
此老至其七言律固云宏肆然細讀細思何一句一
字不是真景真情在盛唐中真號獨步孟浩然遺思
命語都在目前然而有影無色有色無像如海中蜃
市樓臺人物是真非真是幻非幻若要作詩且須放
下此老勿與爭衡王摩詰詩和平澹泊發于自然全
是未雕未琢意思譬如春園花鳥羽毛聲韻色澤香
味都備天機縱有邊驚好手描寫出未便隔一層不
相彷彿李長吉賦才奇絕構思刻苦觀其用字用句
真是嘔出心肝盧玉川任才任性任筆任意兼太白

直史鈔

雪齋小書詩評三

五

之逸併長吉之怪為一人者也詩家如李長吉不可
有二如盧玉川不能有二若王昌齡劉隨州柳柳州
元劉錢郎諸君子都做得穩當各自成家所以不朽
至于李義山之刻畫杜樊川之匠心賈浪仙之幽思
均罄殫精神窮極精巧方之諸人更為刮目白香山
詩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
古人樣後不照來者議意到筆隨景到意隨世間一
切都着併包囊括入我詩內詩之境界到白公不知
開擴多少較諸秦皇漢武開邊啓境異事同功名曰
歷大教化主所自來矣

杜少陵夔州以後詩突兀宏肆迥異昔作非有意
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少陵能象境傳神使人
讀之山川歷落居然在眼所謂春蠶結繭隨物肖形
乃謂真詩人真手筆也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時斗酒百篇無一語一
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即後作詩甚少常由興
趣蕭索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閭
兵戈亂離饑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歷苦楚都詩中
寫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少陵年譜看

杜少陵諸葛五言絕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或

巨史鈔

雷清書詩話三

六

誤疑孔明恨不能吞吳此常人之見耳孔明平生不
欲吞吳觀草廬中謂先主曰孫權據江東三世國除
民富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其後先主報雲長之怨伐
吳取敗此最孔明恨處恨其不當圖吳也然而無一
言諫阻者亦知先主君臣義重其心一敗不容不報
怨耳此意讀史者未必不知蘇長公乃託于杜陵夢
中相告豈非英雄欺人乎

杜子美作詩有意傳世觀其詩曰平生性癖耽佳句
語不驚人死不休至蘇子瞻亦云生前富貴死後文
章蓋亦知其文之必傳于世者也

或人在蘇子瞻面前誦詩語云一鵝啼千寂
春愁曰此學士詩乎子瞻曰此唐人得意句我安能
爾噫子瞻非謙詞也真是下手不得只如此看詩乃
知唐人境界原不易詣

詩文才別

從古以來詩有詩人文有文人譬如斲琴者不能製
笛刻王者不能鏤金專擅則獨詣雙驚則兩廢有唐
一代詩人如李如杜皆不能為文章李即為文數篇
然皆俳偶之詞不脫詩料求其兼詣並至自杜樊川
柳柳州之外殆不多見韓昌黎文起八代而詩筆未

東史鈔

雷清書詩話三

七

免質木所乏俊聲秀色終難膾炙人口宋朝惟歐陽
公號稱雙美天才如蘇長公而其詩獨七言古不失
唐格若七言律絕便以議論典故為詩所謂文人之
詩非詩人之詩也國朝草昧之初若高楊張徐真是
詩人之詩何者彼固未嘗分心為文也至于李崢峒
文筆古拙所以七言古風裁于逼真子美何太復詩
文庶幾雙美而挺拔絕特已遜古人遂開吳明卿梁
公實等一派流于平衍七子之中王元美終當以文
冠世求真詩于七子中則謝茂秦者所謂人棄我取
者也李于鱗之文初讀之令人作苦久而思索得出

令人欠伸思睡若其詩大都以盛氣推詞凌駕傲肥數十年來但留中原氣氣裁革起色等語為後生作惡道若此公者几乎併文與詩兩失者也宗子相只是過于玄虛不着定而其大筆大有東坡氣味詩句逸邁御風而行則本朝詩傑出者也

詩有詩體文有文體兩不相入中晚之詩窮工極變自非後世可及若宋人無詩非無詩也蓋彼不以詩為詩而以議論為詩故為非詩若乃歐陽永叔楊大年陳後山黃魯直梅聖俞諸人則皆以詩為詩安見其非唐耶我朝如何李以後一時詞人自謂詩能復

直史鈔

詩評三

古然誦其篇章往往取古人之文字句藻麗者裨貼鋪飾直是以文為詩非詩也夫詩則寧質寧朴寧拂景目前暢協衆目衆目而奈何以文為詩乃反自謂復古耶余謂為詩者專用詩料為文者專用文料如製朝衣須用錦綺如製衲衣須用布帛各無假借則其詩不求唐而自唐蓋未有真詩而不唐者若夫文則筆力一定更難改易豈其擬古而工狃時而失蓋有生于古時而文已不如古人生于今日而文直逼古人此非人之所能也天也

詩品

詩本性情若係真詩則一讀其詩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見大都其詩瀟灑者其人必電快其詩莊重者其人必敦厚其詩飄逸者其人必風流其詩流麗者其人必疏爽其詩枯瘠者其人必寒澁其詩豐腴者其人必華贍其詩淒怨者其人必悽慘其詩悲壯者其人必磊落其詩不羈者其人必豪宕其詩峻潔者其人必清脩其詩森整者其人必謹嚴譬如桃梅李杏望其華便知其樹惟勦襲拾者麋蒙虎皮莫可方物假如未老言老不貧言貧無病言病此是杜子美家竊盜也不飲一盞而言一日三百盃不捨一文而

直史鈔

詩評三

九

貴真

夫為詩者若係真詩雖不盡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假非必不佳即佳亦自無趣試觀戎革縉紳褒衣博帶縱然貌寢形陋人必敬之敬其真也有優伶于此貌俊形偉加之褒衣博帶儼然貴客而人賤之賤其假也嘗記一人送文字求正于王陽明評曰某篇似左某篇似班某篇似韓柳其人大喜或以問陽明陽明曰我許其似正謂其不自做文而求似人也譬如童

手垂髫整衣向客嚴肅自是可敬若使童子戴假而掛假鬚僂僂咳嗽儼然老人人但笑之而已又何歎焉觀此則知似人之文終非至文而詩可例已

法古

詩所為貴古者自雅頌離騷之後惟蘓李河梁詩與十九首係是真古彼其不齊不整重複參差不即法不離法後人模之莫得下手乃為未雕之璞若晉魏六朝則趨于軟媚縱有美才秀筆終是風骨脆弱惟曹氏父子不乏橫梁躍馬之氣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闢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沿及直史欽

詩膽

夫詩人者有詩才亦有詩膽膽有大有小每于詩中見之劉禹錫題九日詩欲用糕字乃謂六經無糕字遂不敢用後人作詩嘲之曰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此其詩膽小也六經原無棧字而盧王川茶歌連用七箇棧字遂為名言是其詩膽大也膽之大小不可強為世有見猛虎而不動見蜂虿而却

走者蓋所稟固然矯而效人終喪本色

體物

余觀唐人之詩切于體物蓋隨地隨事援入筆端初非揀拾已往陳言圖為塞白如李德裕潮州詩一聯云五月雷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白樂天送人入楚詩云山鬼跳踴惟一足谿猿哀怨過三聲蓋潮州地氣三更潮到雞遂應潮而鳴故曰潮雞我朝巡撫楊信民領兵征東粵挾天文生馬軾與俱至潮間雞以三更鳴問之答曰雞鳴非時當由明公將令不肅耳于是肅將令因而取捷然天文生所對有類郢

直史欽

事燕說矣此可以欺不知者一足鬼惟楚中有之近世猶然正記所謂變也余里中亦曾有此鬼每至人家必淫其婦婦若甘與之淫事鬼如事主則隨其所欲金玉布帛不遠千里應口而至少拂其意至有舉火焚人廬舍者余族叔祖江祿好獵一日入深山中宿民家五鼓起見其桌上有豕肉一盞上用湖廣稅課司條記印文如新祿怪問之曰湖廣去此地千里內安從至主人以實對蓋即鬼所運者白公送人至楚方用此句由此觀之詩不體物泛泛然取唐人熟字熟句粧點成章遂號于人曰詩真來中郎所謂八

寸三分帽子人人可戴者也烏乎詩烏乎詩

杜聯

唐杜荀鶴為杜樊川妾生遺腹子詩有父風吟咏頗多往入于寵俗有評者曰杜詩三百首妙在一聯中風急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余玩之終不如吹聯更妙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二語寥々而君臣上下遇合處情皆若此杜以兩言括之可謂簡而盡怨而不怒者矣

秘輕

王充論衡撥拾故事敷衍成文殊無足實伯喈乃秘

車史欽

外紀卷二

上

諸寢榻不欲公人不知何故然則王充得伯喈之秘而論衡之名重伯喈因秘論衡而伯喈之名反輕樂曰痴嗜豈其然乎

雌黃四則

李陵答蘇武書情真語真悲壯激烈千古而下令人一讀一淚蘇長公乃謂齊梁小兒戲為之未免英雄欺人夫此篇豈但齊梁人不能為即索諸長公集中恐亦難輕比擬近時李卓吾善看古文字而乃厭薄嵇中散絕交養生二篇不知何說此等文字終晉之世不多見即終古亦不多見彼其情真語真句句都

從肺腸流出自然高古自然絕特所以難及

楊子雲作太玄準易劉歆深厭薄之以為不堪覆瓿或問之答曰易列于學官學者得稟于官人之精易者且少太玄易外卑易誰復習之乃今果然楊子雲習于鈎棘無一篇無一語不鈎棘蘇子瞻妙于朗暢無一篇無一語不朗暢

皇風

漢高祖大風一歌帝王之盛樂也武帝秋風一詞詞人之高標也若唐太宗明皇玄宗等皆以帝王兼詩人之致我朝如太祖皇帝真漢高祖之流手觀其

車史欽

外紀卷二

上

詠菊曰百花發我未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披著黃金甲冰雪竹曰雪壓竹枝低雖低不著泥一朝紅日出依舊與天齊凡若此類所謂帝王之樂不可強侔宣廟之詩絕似漢武篇章頗多不能果述即如餞學士黃淮古風有云千載相違不相見霜雪滿秋滿面此二語何其清曠出塵含無窮之味懿文太子幼時題半邊月云誰將玉指甲搗作青夫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識兆固云非吉然首二語勢空道出豈是凡吻建文皇帝晚歸京師其詩云流落天涯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

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陽殿
裡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語
淒清讀之使人欲淚此其于天位固不終然但以詩
論却是情景兩到真詩人也武廟微行過一婦人汲
水乃口占一詞云汲水上南坡紅裙映碧波雖然不
似俺宮娥野花偏豔目村酒醉人多亦自風騷可喜
由斯以觀賦性不群者開口便能驚人區：學究呻
吟模擬終不能逮

巧詠

大凡詩句要有巧心蓋詩不嫌巧只要巧得入妙如

直史欽

唐詩卷三

十五

唐人詠鵲鵲云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頻唱翠眉低
咏鴛鴦詩云乍過烟塢猶回首只渡寒塘亦共飛詠
鷺鷥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我朝人
詠白燕云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詠梅
云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此等語難具
述大都由巧入妙近日王百穀以詩名吳中當百穀
少時為鄞縣袁相公作牡丹詩其牡丹名相公紫袍
君乃作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煙
于時都下遍傳爭識王先生面邇來年翁耳順詩筆
新脫不減少時其壽張伯起令母詩云共道麻姑如

好女笑看萊子似嬰兒蓋張母九十而健伯起年亦
七十故云題梅衡湘平朔方卷語云美人學舞魚腸
劍所養能開兕角弓都是實事描寫得佳百穀曾寓
泰興陳令君所陳鴈之樓上遂作詩二句云多君下
榻能留稚有客登樓亦姓王用陳蕃王粲事化腐為
新此等語亦難具述此君故是詞人白眉彼以巧病
之者不悟詩之妙境者也嗚呼里巷匠手床折不能
治乃笑工儂拙巧亦太儉父面孔

摘聯

唐人登眺之詩皆與山川相稱中間聯句真是移動

直史欽

唐詩卷三

十五

不得如題杭州天竺寺二語云樓觀瀛海日門對浙
江潮題金山寺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洞庭
湖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題黃鶴樓云晴川歷
歷漢陽樹芳草淒淒鵲鵲洲後人摘為對聯絕與景
稱王百穀亦摘唐詩二句為對聯對曰流水聲中
理官事寒山影裏見人家皆極的確本朝詞人登眺
之詩亦多矣摘而懸之可有如唐人詩酷肖山川者
乎于此悟入詩之精不精工不工槩可見矣

米逸

世之負詩才觸景寫興合符古人者不少矣或不極

其量假多瑜少無以自見又或能自盡其才而身處
巖壑不過青雲之士為之薦引如孟浩然之遇王維
李群玉之遇裴休則亦自吟自賞如春蚓秋螢寂寥
槁壤枯株間使夫繡房綺戶公子姬姜欲一聆其音
而不可得與化俱徂者多矣如吾郡黃生名邦其父
官蜀中學博士從之官遠蜀有烈婦某其夫臨死問
婦志婦曰死則俱死耳夫笑婦曰君以妾不能死耶
遂先夫三日自盡繡衣使者聞之為表其門且命士
紳為詩吊之詩無慮數百獨黃生詩一聯云許死一
言何慷慨先歸三日儘從容大為繡衣擊節後黃生
直史欽

眉叟縮鞵扶索度半世羅袖打鴉時綠窗獨撫絲
桐捺無限春愁下指蓬令見生詠大驚其謂女父曰
爾為女擇婿不過欲得才者然孰有才如此生者乎
遂勸使歸之父如令指士與女因為夫婦次年士遂
登科此一詩也咏物而不著跡逼真而絕牽強求之
唐人集中恐未多得然士之姓字竟逸不聞以詩名
家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豈其飄落吳江之句他不盡
然耶抑履幽處僻不得附於人以傳世耶余每聞此
等語未嘗不為慨嘆因次及之以俟采逸詩者
昔有題詩山頂僧菴者曰高山頂上一間屋老僧半
直史欽

間龍半間半夜龍飛行雨去歸來翻美老僧聞余鄉
陳愚副朗溪題詩潭江寺曰吟遍三千洞來眠四天
床白雲鍾鼓外翻咲老僧忙二詩用意不同然皆輕
妙有味不妨倒案

唐兩人罷官各題小詩其一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銜孟試問門前客今朝裁箇來其一云花開蝶滿枝
花謝蝶還稀惟有舊時燕主人貧亦歸二詩用意雖
同然有怨而怒有怨而不怨可以觀矣

子規啼春至初夏轉急口頻流血乃止詩人咏子規
者甚多惟一詩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

春蓋山林之中託物以傷拒諫者

寒山詩其中五言一首絕是唐調詩云城中蛾眉女
珠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
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園初林子羽悅春詩一聯云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
乍落烏樹未揚孟載早春詩一聯云柳色黃如鶯破
殼繡痕斑似鹿繡胎高李迪送人入關中一聯云山
關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馬看送人官山東方伯
云賜復已分無棟遠舞戈今見有苗來此等句置之
唐人集中誰復優劣恐非嘉靖七子所易造

直史錄

不

十

國初大臣能詩者當以姚少師廣孝為第一其題金
陵懷古詩云熙穆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
峰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有潮通鐵甕
野田無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江國青眼倦
看是何等新脫朗透豈尋常勸襲者所能道

姑蘇唐寅字伯虎發解南畿旋被詔削籍放浪丹青
山水間以此自娛亦以自潤嘗題所畫小景云不嫌
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江山賣免
受人間作業錢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挿漁竿斜繫艇
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爛醉喚不醒滿船霜印蓑衣

影此等語皆大有天趣而選刻伯虎詩者都刪之蓋
以繩尺求伯虎耳晉人有云索能言人不得索解人
亦不得誠然

乃陽魯祭酒諱鐸在翰林時館師試草堂蛛網題魯
詩云草堂蛛網掛虛簷幾度推窗似隔簾破向虛風
猶裊裊補常明月正纖纖燕知巧避渾無礙蝶為狂
飛或被粘昨夜蚊蚋不安枕願教疎處更重添如此
詩真是秀爽可誦其後公有集行詩皆莊整不失唐
人法度然不以詩名倘所謂以德掩言者非耶

岳武穆送張器謀北伐詩一首絕是唐調詩云號令
直史錄

不

元

風霆迅天聲動北甌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
單于血旗杲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直史云此詩可與張睢陽蒼莧試一臨同看

王陽明先生詩已入理學派頭不在詩人之列曾記
其詠傀儡一詩云到處逢人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
堂浮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釋子自應相
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燈前
學楚狂如此詠物不着色相非高手不能

直史云王荊石相公見戲場中有傀儡偶出者王
公笑云昔也傀儡衰人今也人衰傀儡蓋傷時云

一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琵琶聲斷成樓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盡工蓋以畫工喻典試也意亦巧矣

白樂天題昭君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用意深遠思人不及思香山集如此首亦難多覓

唐人題沙場詩愈思愈深愈形容愈悽慘其初但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則愈悲矣然其情猶顯若晚唐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則悲慘之甚令人一字一淚我不能讀詩之窮

巨史鈔

唐書詩話

下

土極變此亦足以觀矣

張東海有假髻美人詩云東家女兒髮垂地日高樓理雲髻西家女兒髮齊肩買裝假髻亦裁然花鈿玉珥重綴眼底誰能辨真偽瑣憲二月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其旨為下第作甚有古意

詩忌

凡詩欲雅不欲文文則為文章矣凡詩欲暢于衆耳衆目若費解費想便是啞謎非詩矣凡詩不能不使故事然忌堆積堆積便贅矣凡詩析看一句要一句渾淪合看八句要八句渾淪若一句不屬一氣一篇

不如一句便湊泊不成詩矣

復古

六國先秦之文縱橫馳騁如生龍活蛇捉摸不得逮至西京求其不失六國雄渾之氣者惟二賈與一大夫司馬子長中間相如諫獵吾丘壽王榮弓矢議嚴安徐樂主父偃上書皆不失西京本色惜其篇帙寥寥耳如公孫弘董仲舒對策則已露宋人胚胎東京之文惟班叔皮王命論有西京遺風自此而外如風俗通白虎通論衡潛夫之類皆筆氣頽靡殊無足觀方王司徒殺蔡中郎時馬日彈嘆曰此曠世逸才當

車史鈔

唐書詩話

王

留倘一代史作今觀其所著獨斷較諸西京雜記不啻天淵假令中郎續漢書必在班孟堅之下無疑六朝之文余所深服者嵇中散絕交書養生論二篇其他若潘陸以下縱使妍秀美麗畢竟格調纖弱骨氣軟脆如深宮處女拈針刺繡芙蓉鵲鴛色色可人終不是丈夫氣槩韓昌黎力追西京柳州相與提挈真是能復古者然終唐之世二家之外未見比倫但自復古不能使人盡還於古甚矣古文之難也

當行

近日王維山論文謂時文中只宜入時文調用古文

雖極好亦非常行譬如法家只用行移字縱有秦漢
文筆用于行移與律例措情不相干涉亦有何補余
謂論詩亦然詩自有詩料着箇文章字不得試看唐
人詩句何一句一字非詩近時文人用文筆為詩數
暢曼衍譬如縉紳先生剽竊雅致綸中深衣打扮高
士裝束終有軒冕意思在溪于詩者自能辨之曾記
嘉靖中選司考試省祭所命之題乃出票催鼓匠鳴
鼓一省祭擬二語云其鼓務要緊細密釘睛兩同鳴
大為選司賞鑒若此等語真乃移易不得故是法吏
老手推而論詩論文皆若此乃稱當行

直史錄

卷之三

詩識

于忠肅公謙平生居高位甘清苦不以詩名然間有
題咏肝膽畢見童年題石灰詩云千鎚萬斧出深山
烈火坑中過一雷粉骨碎身都不惜只留清白在人
間及為河南方伯入覲題詩云首怕麻姑與線香本
資民利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被閭閻話短長
讀其詩可想其人若石灰篇公一生識此具是矣

詩有實際

鄱陽劉芝陽諱應麒巡撫吳中告終養歸臨發題詩
署中曰來時行李去時裝午夜青天一炷香描得海

圖弱幕府不遜山水帶還鄉蓋亦道其實者矣

宋賈似道拜相或作詩嘲之曰收拾山河一担擔上
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看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久之似道建議丈量或又作詩嘲之後二語云縱使
一坵加一畝也應不及舊封疆又有題路程本者後
二語云如何丟却中原地只把臨安作起頭又賈相
遣人販鹽或作一詩云昨夜春風湧碧波滿船都道
相公饒雖然欲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詩固不
古可以觀世語云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矣哉

廣西全州將輝仕至太守曾言呂純陽嘗至某觀與

直史錄

卷之三

五

徘徊相接題詩一首云宴罷歸來海上山月飄承露
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真是奇
絕不凡語未容輕擬

一尼僧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山雲歸
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絕似悟後人語

一全真題桃川壁間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
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是不火

食人語

胡績宗號可泉蜀新安人登進士第選庶吉士久之
改蘇州太守好寫字作詩然詩無大佳者當世廟

南巡時賦一律云聞道鑾輿晚渡河岳雲縹緲照青
珂千官玉帛高呼近萬國衣冠禹貢多鎖鑰北門留
統制璿璣南極護義和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
淚不磨後為仇家訴奏上命緩騎往逮時續宗方官
制撫自意不免然世廟終不深罪但惡其空飛電
淚不磨語以為不祥命削籍噫使在家時將遂為烏
臺詩索矣聖世文網之濶如此余嘗讀公詩號為傑
出若律則公得意之詩不得意之遇悲夫

江夏吳偉號小僊以畫名世武宗賜號畫狀元當
其童時鬻于人家為伴讀年七歲終入塾便伸紙作

巨史欽

詩三

十四

年

小畫一幅題其額曰白頭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
蹄踏蹄水中嘴對嘴塾師見之大奇然則偉亦天授
王西樓者武弁也而以樂府擅名余觀其所擬樂府
未嘗強摸如君馬黃雉子班等篇皆就眼前時事命
題特筆氣爽快發揮可喜如擬婦人騎馬云露玉笋
絲韁軟把觀金蓮寶鏡輕踏裙拖翡翠紗扇掩泥金
畫似比昭君只少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他却不起
三郎愛殺擬睡鞋云新紅染鞋三寸整不落地能乾
淨燈前換晚粧被束鈎春興戎番間把醉人兒蹬踢
醒擬失雞云雞兒失了童子休焦那炊爨的好助他

一把火燒烹調的送他一握胡椒乾乾淨淨的吃了
損得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然則此等制作未免
淫俗而才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
足解頤其視匠心學古艱難苦澁者真不啻啖菜家
梨也即此推之詩可例已

閩中有婦人作詩寄遠者云野雞羽毛好不如家雞
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績麻做衫與
君着眼見花開又花落此等語取之目前要自古雅
暢快有三百篇之風然則詩果遠乎哉

挑川宮舊有道士姓曾號種桃頗能詩比其沒也邑

車史欽

詩三

十五

年

中博士魯文斐以詩吊之曰種桃道士歸何處曾種
谿桃作主來今日有桃君不見桃開依舊待君回博
士平日無詩名乃此章何減人面苑花之句
武廟之初李西涯柄政大都長者耳無救世亂或題
詩誠之曰才名少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
湘江春草綠鵝鵝啼罷子規啼解禽言者曰鵝鵝聲
道行不動的哥哥子規聲道歸去好湘江者公故鄉
也其詩可謂婉且切云

初月新月詩自古至今不知多少余獨愛一閨秀絕
句尾語云天邊怕見如鈎月鈎起新愁與舊愁下字

最新巧人思不到又似不待思者

國初孫貴題石榴詩云纍垂纍垂又纍垂纍垂壓倒珊瑚枝秋霜劈破玳瑁皮露出我顆珍珠兒此等看筆真足驚世

趙子昂孟頫宋宗人也而仕于元書法丹青皆名後世然多有題其畫相識訛者一人題子昂山水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畫出王維勝輞川兩岍青山多少地可無一畝種瓜田又一人題子昂畫蘭云滋蘭九畹誠多種不及墨池三兩花此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世所為識孟頫者如此然孟頫生于元

直史錄

外紀卷三

元六

世而仕于元則亦勢之無柰者也

有詠紅梅者尾韻限牛字其人題曰玉骨冰肌絕俗流着此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昏朦眼錯認桃花誤放牛又有詠漁舟者尾韻限天字其人題云藍裡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我因欲脫蓑衣當只恐明朝是雨天此二絕者韻脚自然亦甚可喜

宮詞

永樂間賢妃權氏侍駕北征薨謚恭獻是時又有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姪好呂氏美人崔氏俱朝鮮人賢妃尤穠粹善吹玉簫按麗仙宮詞云忽聞天外玉簫

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綵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旂旄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畱步簾玉簫嘹亮月明中

成詩

平江縣艾穆號熙亭仕至四川建撫當其為主政時抗疏論江陵相公重得罪戍寧夏乃作詩云萬死猶令戍遠方聖恩原自重綱常西寧風土遠人少壯極星辰引望長楚客江魚終墜腹漢臣馬革願為囊青山到處堪藏跡誰謂天涯無故鄉夫艾公處顛沛之時詩句絕無悲怨此亦足覘所養余因記國初學

直史錄

外紀卷三

元七

士未倘萬豫章人甚見寵于高廟久之被遣戍遼當登舟時上使人覘之朱方用牲醴祝神口占曰船肚下有水蓮面上有風諸神來擁護指日到遼東使者回報上遂召還倘萬免戍

占度

太祖皇帝戰江南時偶投一寺歇宿住持不知上也輒相問姓名上乃題詩寺壁曰戰退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並不知分曉只管叨叨問姓名及登極後寺僧惶恐用水洗去其詩上遣人索原詩在否一僧亦題詩獻曰御筆題詩不敢畱畱時恐

惹鬼神愁僧將法水涇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上

覽詩頗喜寺僧皆得免究

張蘿峯內閣年五十尚在公車其時武宗盤遊而
浙江撫按兩院會飲鴈山張乃作詩投之曰海內衣
冠集鴈山草茅無路得躋攀山中獨掃豺狼道天上
誰當虎豹關玉輦不知行樂處金危且莫破愁顏江
湖廊廟原相係莫道漁樵盡日閒兩院見詩目張為
狂生我坐以事張乃走赴公車登第未久拜相蓋此
公氣逸此詩已露其倪

蜀人鄒智字汝愚家貧讀書龍菴燒葉代燈十九歲

車史鈔

卷之三

三

發解鄉人擠擁爭看鄒乃口占一絕云龍菴山上舊
書生偶撥三已第一名天下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
大相驚未幾登進士第論權相萬安繫獄獄中作詩
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岳青史定誰真夢魂不識身
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此等語俱秀拔可愛惜其以
繫獄死耳不然詩焉可量其時有進士李文祥者楚
麻城人與汝愚同調萬相因欲羅致之乃使其孫進
士邀李同飲出鳴鴈圖索題文祥題一絕尾語云春
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已恩大忤萬相尋亦謫
死噫剛腸烈漢片語落人間貴子鳳毛安用多

箕鬼

國朝江州有朱原虛者頗能詩父有所遺綾綺十餘
篋匿不分其二弟弟貧不自存適比隣請箕仙原虛
往拜索詩箕題云何處西風卷夜霜鴈行中斷各妻
涼吳綾越錦空盈篋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大悔遂
盡割其篋分二弟弟皆讀書成名吾鄉亦有請箕仙
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頑童戲之于掌心書一卯字
問姑曰此何字箕遂題云似卯原非卯如卯不是卯
仙家無用處轉贈與尊堂頑童又戲問曰洞賓先生
安在箕即題云開口何須問洞賓洞賓與我却無情

車史鈔

卷之三

三

是非都入凡人耳萬丈長河洗不清其敏捷如此一
日又有請箕仙者仙至自稱太白仙人余邑中有李
春元者名相號方山自負能詩乃於箕前與仙開捷
不能勝因限一韻索題于仙曰曾登能于時箕動如
飛不少停思題曰為報西樓滅掃曾論仙還向醉中
登百篇斗酒聊乘興借問方山能不能李乃屈服又
余同年秦六休亦言其鄉人曾請箕仙伊舅龔生賄
摘芭蕉一片置袖裏上書功名二字問仙曰余欲有
所叩仙度余所叩者何物何事箕題云袖裏携來一
葉青欲將此物問功名昨宵枕上聽鳴兩戒却瀟瀟

四五聲凡此類皆奇中然言來事多不驗或云元赴翼者非真仙也即其地能文之人早死而未滅者所謂鬼也夫鬼能藏往神乃知來觀其談往事如灼而判將來有中有不中豈不信其為鬼也哉

早慧三則

余邑李令名春熙號沅南生八歲騎竹馬行市中遇一縣丞經過問其姓名具舉以對丞曰爾能聯句乎對曰能丞乃出句曰書生騎馬街心走沅南對曰舉子乘龍天上來丞大異之後十餘歲咏上馬嬌園詩云未上先愁墜方行遠欲還如何生畏馬死墜馬驚

豆史鈔

雪清小書

詩

五

山其幼時詩句往々如此至十八歲舉於鄉已而嗜色病耳聾不復登第跡其生平所著詩佳者甚多仕終萬縣令位雖不崇然足當於楚才矣
余鄉有李可蕃者為績溪令李麓南長子號瞻麓少負美才善談吐所為詩未必成家然自有詩趣先是邑中有某婦者私於邑庠士何池東何死又私李半壁半壁蓋方伯源壁公子為此婦別築一室居之不啻金屋阿嬌瞻麓乃題一絕云聞君高築土碑房好把瓶符四面張只恐池東心未死夜深風雨向三娘三娘即李所私婦其時池東遊龜往々出見人每觀

其儒服騎馬馳里中故李詩云云滇南有楊孝肅者號淳菴曾侍其父博士寓余邑久與瞻麓善後楊典四川同試轉湘潭令李遺書楊未答李復遺以詩云十年一字香難期怪殺魚遲鴈亦遲囊貯薛靈無用處想來欲搨去思碑觀此二絕李之才行可想
余邑李沅南風情特勝赴公車別所愛姬代詩云寶馬金鞭白玉鞍葉砧明日上長安夜深幾點傷心淚滴入紅爐火亦寒詩故佳公不欲自著

題詠

辰郡唐侍御萬陽題岳陽武穆祠一律云武穆祠堂車史鈔
外紀卷
詩
楚水涯短牆疎草映殘花奸諛何代無秦相忠孝誰人似岳家風靜魚龍吹細浪月明鷗鷺宿平沙遙憐古墓西湖上萬樹南枝日欲斜此詩何必減李端峒水廟飛沙之句惜不多見耳

余邑印鶴田中鄉試仕為成都府別駕與其子少鶴皆能詩鶴田題閨雲長祠云赤而長髯國士風解圍盡在笑談中三分天下憑羸馬八陣風雲聽卧長劍倚天秋氣冷空堂閉月夜燈紅細談炎祚丁未運翻恨將軍失阿蒙詞政雄渾與題相稱其子少鶴曾與李方伯源野飲時值九日有妓女金樹兒者病起

唱歌侑酒少鶴口占一絕云九日佳人病起時當筵
歌舞不勝衣可憐顏色黃如菊不枉名呼金樹兒亦
自風致可喜

傲揚

唐狀元諱臯徽州人少時負才名自許甚高已而蹉
跎不第乃復翫牒後年近知命竟狀元及第不負所
志公亦自撰勸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先除少年
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更有炎涼與煩惱朝裏官
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憂轉多落得
自家頭白髮中秋過了月不明清明過了花不好花
更史鈔

外紀卷三

詩三

三

前月下且高歌及時忙把金樽倒請君檢點眼前人
一年幾度埋芳草芳草高低新舊墳可憐寒食無人
掃此歌淺而雅明而不俗暢於衆志通於衆耳令人
讀之覺名利心一時灰燼

太祖喜誦唐人李山甫金陵懷古詩且書揭屏間其
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事

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
湯不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兩花烟草石城秋嗚呼
聖心傲揚安不忘危茲特因詩而寄爾

永樂朝有浪遊黃州者以犯夜為太尉究其人士詩
云舟泊蘆花淺水涯故人邀我飲金危因歌赤壁兩
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城上將軍原有禁江南遊子
卒無知黃堂若問其消息舊有聲名在鳳池問其姓
名終不言太守禮而遣之或曰為解春兩然解實未
作楚遊乃詩則佳麗可誦

誤猜

吳郡劉廷美性嗜詩仕終僉事五十致政歸成化初
瑤臺邢宥守蘇州持畫梅一幅乞題劉題云歲寒相
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
更史鈔

外紀卷三

詩三

三

不解種梅花邢甚喜已而邢議丈陂池起稅補田之
議沒者或貼一詩於郡門云量盡沙邊到水邊只留
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閑洲渚為報沙鷗莫穩眠邢
聞之以為廷美詠也遂怨劉劉卒不吊不知此詩乃
宋人刺賈似道者而誤為劉作豈不冤甚余因記邑
中一賈人不識字曾製新帽隣里飲銀張宴賀之越
數日賈人門上或粘一小帖書天皇皇地皇皇我家
有箇夜啼郎蓋謔詞為兒啼發也一人揭帖語賈人
曰隣里賀公公不答席今此草書公門矣帖在此於
是賈人誤以為真書門遂答席酒中隣里謝曰何答

席之速也賈人告以故一座大笑噫世之不察實而誣人者豈少也哉

怨憤

楊子江邊祝某妻周氏有色年二十餘生男一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姬常送花粉甚暱一日夫出氏邀姬同眠潛置僧鞋一隻於榻夫歸見而怒責周氏誓去之周不能解明日與夫別泣題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夫妻有瓜、兒撒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徒漣漣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番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亘史鈔

雪鴻小書 詩話三

三十四

息候更移吁嗟一女婦方寸皇天知氏既去歸父家僧惠明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偶露前情周氏擊大明鼓伸冤上親鞠之惠明凌遲處死噫周氏此詩只寫真情而哀痛迫切可與柏舟並讀

數奇

彭有信歲貢至京上微行偶與相值口占紅霓詩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有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驚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上異之約詰朝早朝相會宣入曰有學有行君子也拜北平布政上

一日又微行市間遇國子生某入酒坊上問其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上屬詞曰千里為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上因舉幾木片命賦詩生吟曰寸木原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上私喜探錢饋酒家去明日召入謁上笑曰爾欲登臺端乎命為按察使又有僧來復字見心豫章人上詩與宗泐齊名上召見之一日侍食訖進詩謝云淇園花雨晚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閣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第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醴醐出上方綱疊

車史鈔

雪鴻小書 詩話

三十五

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怒曰詩用殊字謂我為歹朱又謂我無德姦僧敢大膽如此誅之噫前二詩未必佳乃取不次之位來復詩工矣乃取不測之禍 太祖評詩可謂無定價矣

配合

何景明號大復詩與李崆峒齊名然余讀其樂陵今行一篇亦何嘗規、模古蓋不過就當日時事鋪敘結構自具古體其詩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技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

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
十四城見賊走抗賊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到
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
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降吁嗟乎平原太守樂
陵令夫此詩以樂陵配平原亦偶然耳然平原幸脫
祿山竟陷希烈許公初成卻賊之功後卒死逆藩二
人忠節遭際蓋略相似矣

尚意

景皇帝在位頗好聲色嘗以銀豆金錢灑地令宮人
宦侍爭拾閱笑編脩楊守誠賦銀豆謠曰南方承詔
豆史記

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願以勻圓奪天巧夫函進
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階下萬顆
珠璣走玉盤一雨雹敲驚瓦中官跪拾每盈袖金
璫半墮羅衣綳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畫
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
得羊車不至愁煙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
丹匣也隨金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
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
採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
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沽取枯骸百萬人意以詩卓有

古意然未嘗有意模古乃知其詩自古不在模古
正德末年內官之黨布列藩省往來道路無停軌
王西樓作樂府詞譏之曰喇叭嘖哪曲兒小腔兒大
眼見他吹翻了這家吹壞了那家蓋言百姓答應夫
役以致困窮存其詞可以觀世

閨秀詩評

有年

余生平喜讀閨秀詩然苦易忘近摘取佳者數首
各為品題以見女子自據胸臆尚能為不朽之論
况丈夫乎

崔氏

崔氏校書盧家妻有詞翰結縭之後以校書年暮
微嫌盧請賦詩一絕

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然妾身生較
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評云心中不惟事徐以一語自解其妙入神歸
于無怨

陳玉蘭

玉蘭玉駕妻駕戍邊蘭寄此詩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寄千行
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評云凄惻之懷盤於胸臆二十八字曲盡其情
轉讀轉難為情

魚玄機

玄機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冠工詩

賦得江邊柳

翠色連荒岬煙姿入遠樓影鋪秋水面花落釣人頭
根老藏魚窟枝低繫客舟滿風雨夜鶉夢復添愁

贈隣女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粧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
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豆史鈔

評云二詩蒼老古拙如孔明廟柏柯石根銅

王韞秀

韞秀元載妻有婦德婦節又工詩

諫外

楚舞燕歌動畫梁更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佳
客知道浮雲不久長

評云元載為相頗拒客韞秀以此諫之無論詩

工即其識見亦豈婦人可到

廉氏

馬真寄外

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
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評云質而不俚真率而多思

劉采春

囉嘯曲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久經年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莫作商山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評云三詩商鼎周鼎古色照人不意閨門能為

此語也

豆史鈔

花蕊夫人

夫人姓費氏西蜀孟昶宮人蜀破入宋宮死焉

宮詞

龍池九曲遠相過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
景面船來往碧波中

侍女爭揮玉彈子金丸飛入亂花中一時驚起流鶯

散踏破殘花滿地紅

太液波清水殿涼画船驚起宿鴛鴦翠眉不及池邊

柳取次飛花入建章

評云費氏宮詞百首與王建齊名此但摘其一

二然常鼎一鬻知禁味矣

清桃

清桃冠萊公侍姬公子歌舞頗費修姬諫之

束綾詩

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嫵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評云一句一字皆真切與踰襲者迥別

毛友龍妻

車史鈔

雪清小書評詩

四十

友龍應舉下第久不歸妻寄此詩

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千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評云用事切當

余淑柔

題驛亭

雨溜和風鈴滴滴丁丁做成一枕別離情可是當年陶學士辜負郵亭過鴈帶邊聲音信無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好菊滿寒城

評云風騷可喜時有幽致

朱淑真

誰家橫笛弄輕清喚起離人說上情自是斷腸聽不得非干吹出斷腸聲

評云杜工部句云誰家巧作斷腸聲此詩直翻

其案清絕可愛

朱希真

希真小字秋娘嫁為商人徐必用妻能詩

警悟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

車史鈔

雪清小書評詩

四一

事元來有命幸遇三杯酒美況逢一梁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警世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園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碍青史幾番春夢經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是在

評云讀其詞達于義命非復婦人所能道

賈蓬萊

詠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黃風流誰得似兩宿花房

評云詞簡而意有餘

黃氏

黃氏王元妻夫婦安貧黃又工詩相得甚懽云

聽琴

素琴開素匣何事獨彈簫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
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未聽者誰堪繼子期

評云古意古調古詞恐知音者寡矣

嚴藥

藥字幼芳天臺營妓唐大守仲友命賦紅白桃花

即調如夢令一闕

東史鈔

卷之四十二

四十二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

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評云都是眼前字觀貼婉轉有致

翁客妓

妓歸翁客因以名之以其閑門調弄之詞也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

經是那箇先生教的 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

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人那得工夫咒你

評云口頭語組織成詞暢于衆耳此詞家當行

也

劉氏

劉氏洞庭人葉正甫妻夫久客都下妻寄衣并侑
以詩句

情同斗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
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
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評云詩體稍俗然亦真切不浮

李氏

李嫁夫而貧諸姊妹多適富家李自慰云云

巴家富

東史鈔

卷之四十三

四十三

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

燕麥紛無穀揄錢散不夜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鈎

評云體物真切出以詼諧胸次如此區區濁富

自非所好

元氏

元遠山之妹女冠也張平章欲娶之微探所向見

此詩不敢出言

補天花版

補天手段暫鋪張不許纖塵落並堂寄語新來雙燕

子移巢別處覓雕梁

評云清貞之意因物觸發足令觀者起敬

吳人嫁女詞

種花莫種官路傍嫁女莫嫁諸侯王種花官道人爭
取嫁女侯王不久長花落花衰人易變離騷鏡破終
成怨不如嫁與田舍郎白首相看不下堂

評云識者之詞難為衆人道也

薛氏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
水半入吳江半太湖

車史鈔

評云尾語有趣

鄭奎妻

四時詞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
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罷髻髮粉汗凝香沁
綠紗侍女亦知心四事銀瓶汲水煮新茶
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
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
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

鐵馬聲喧風力緊雪窓夢破鴛鴦冷玉鑪燒麝香餘

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
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盤夜揭鳳仙花

山茶未放梅先吐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月冷瘦蛟
猊綉幙圍春護鴛鴦倩人呵筆畫雙眉脂粉凝寒上
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壓瑞香枝

惜花春起早

臉脂晚破湘桃萼露重茶縻香雪落媚紫濃遮刺繡
窓嬌紅斜映鞦韆索轆轤驚夢急起未梳雲未暇照
妝臺咲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未開

車史鈔

愛月夜眠遲

香鬟半解金釵卸寂寂重門深鎖夜素龜初離碧海
端清光已透珠簾罇徘徊不語倚闌干參橫斗轉風
露寒小娃低語喚歸寢猶傍薔薇架後看

掬水月在手

銀塘水滿蟾光吐姮娥夜夜馮夷府蕩漾明珠若可
捫分明兔穎如堪數美人自挹濯春蔥忽訝冰輪在
掌中女伴臨流咲相語指尖擎出廣寒宮

弄花香滿衣

鈴聲響處東風急紅紫叢邊久疑立素手扳條怕刺

傷金蓮移步嫵苔濕幽芳擷羅掩蘭堂馥郁餘香滿
綉床蜂蝶紛々入窓戶飛來飛去繞衣裳

評云右八詠體不甚古而醜柳光麗時露風韻
蓋女子中錦心繡口者

虞氏

虞氏海寧人嫁董涓兩月涓卒誓不再醮父母微
動之乃賦詩自見守節至五十餘卒

咏菊

移得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為誰秋寒芳并抱枝枝
姜羞墜西風逐水流

重史鈔

外紀卷三

四六

評云貞心勁節溢于言表

楊用脩妻

寄外

鴈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
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然
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評云詩風韻勝于用脩此首其得意者韻脚重
一陽字調亦失粘

孟淑卿

春歸

落盡棠梨水拍堤萎々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
鳥不啻人愁只管啼

評云清淺而古人不易及

陳氏

陳氏仁和人南康守敏政女都御史李公昂妻傳
學工詩為世所推

春草

無人種春草隨意發芳叢綠遍郊源外青回遠近中
朝煙粘落絮和雨襯殘紅不解王孫去萎々對晚風
評云後二語思巧而情苦讀之令人惻然

重史鈔

外紀卷三

四七

豫章婦

婦家世金陵嫁豫章商人獨居有挑之者作絕客
詩拒之

夫翅青鸞似困鷄偶隨孤鶴到江西春風桃李空嗟
怨秋水芙蓉強護持仙子自居蓬島境漁郎休想武
陵磯金鈴掛在花枝上不許流鶯聲乳啼

評云詩亦近俗但結語新麗可喜

巨史外紀

雪濤小書諧史

諧史一百五十三則

謎類附三十二則

右共一百八十五則

車史鈔

四小書諧史目由
外紀卷

巨史外紀

諧史四

天
鶴
勵氏校

陳君佐維揚人以醫為業能作諧語洪武時出入禁
中上甚狎之常與譚兵中艱難一日上問曰朕似前
代何君對曰似神農上問所以對曰若不似神農如
何嘗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曾乏糧士卒每食草
木上與同其苦故云

楚中有顯者其居室也常苦靖庶不睦即賓客在堂

車史鈔

外紀卷

往：聞聲自內徹外偶一詞客謁顯者值其內聞顯
者欲借端亂其聽會廳上懸鵲鵲一幅指謂詞客曰
君善品題試為老夫咏此圖可乎客因題曰鵲一聲
兮鵲一聲鵲呼風雨鵲呼晴老天却也難張主落雨
不成晴不成噫可謂捷才也已

嘉靖間閩中吳小江督學楚中所拔入膠庠者多垂
髻士士之已冠者計寔乃竊去其頭上巾亦為垂髻
應試吳公見其額上綢痕遂口占一詩嘲之曰昔日
峨冠已偉然今朝卅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
謂偷閑學少年一時傳誦無不絕倒其後錢塘金省

吾先生來督楚學所拔應試諸生多弱冠者蓋少年人自才妙非以其年也余邑一生聞其風遂割去鬚髯入試及至發落凡四等生員皆應加朴割鬚者與焉先生見四等人多不欲盡朴乃曰四等中生員蓋長者姑恕之其少年不肯努力各朴如教規割鬚生竟得朴其儕嘲之曰爾鬚存當得免朴柰何割為寬哉鬚也割鬚生亦復自咲

趙大洲為宰相氣岸甚高高中玄張太岳亦相繼拜相同在政府高好雌黃人物張冷面少和易太洲一日謂兩公曰人言養相體要絨然似比中玄這張口

豆東鈔
外紀

嘴也拜相又言相度要冲和似比太岳這副面皮也拜相豈不有命此語雖慙直而近於戲然亦有助於義命之說

四明豐翰林諱坊號南禺有口才里中致仕驛丞某繪一像具幣請豐作贊語南禺題其額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請之喜甚時人莫測所謂或叩其旨豐曰公不諳下文乎則其為人也亦成矣又寧波縣令遣吏向南禺索藥方豐乃注方云大楓子去了仁無花果多半邊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顆歸以觀

縣令令覽之笑曰豐公嘲爾吏請其故令示之曰以上四語謂一糝滑吏耳南禺之巧心類若此然恃其舌好凌人時頗嫉之

司寇王麟泉閩人初為余郡守貳性喜藏垢裹衣皆經旬不洗換每與僚屬宴遊輒從衫袴上捕虱凡數枚納口中余因憶宋朝王荊公性亦爾一日侍神宗殿上有一虱周旋其鬚神宗顧視數四同列亦皆見比退公問同列曰今者上數顧不佞何也同列告之故公亟捕虱得之同列曰幸勿殺宜有勅語獎之荊公問勅語應作何詞一學士曰此虱屢遊相鬚曾經

豆東鈔
外紀

聖覽論其遭際之奇何可殺也求其處置之法或曰放焉荊公大笑然則蘇老泉謂荊公面垢不洗衣垢不澣以為姦即幸而中然此政非以為姦也

嘉靖間一御史蜀人也有口才中貴某欲譏御史乃縛一鼠垂曰此鼠咬毀余衣服請御史判罪御史判曰此鼠若問答杖徒流太輕問凌遲絞斬太重下他腐刑中貴知其譏已然亦服其判斷之妙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端潔不輕接引王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為之語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人服其確

一丹青家以寫真為業然其術不工一日為其親兄寫一像自謂逼真懸之通衢欲以為招鄰人見之爭相問曰此伊誰像未有目為伊兄者或一人題于上嘲之曰不會傳真莫作真寫兄端不似兄形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見者無不發笑

有兩青衿者致餽其師一人用死豬頭一人用銅銀子二師互相語其一曰門生姓陳餽一封銀將來交易食堯舜其猶其一曰門生姓陳餽一封銀將來交易堯舜與人己而復各擬破題一箇其一曰二生于二師為其不成事也其一曰二師於二生言必稱堯舜也皆可謂善誑者矣

世廟時嚴分宜竊弄國柄適宮中多恠符咒驅之不効有朝士相與聚譚曰宮中神器之地何恠敢爾一人荅曰這恠是大學上有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安得不知

袁中郎諱宏道與予分宰長吳二邑中郎操敵愾魚其于長安貴人一無所問餽時阿兄諱宗道官翰林編修予嘲中郎曰他人問餽以孔方為家兄君不問餽乃以家兄為孔方耳中郎亦復自笑

內鄉縣李蒙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廢字襲美

時方為增廣生員蒙遺書廢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爾增得幾多廣得幾多廢亦荅蒙書曰爾今年檢討明年檢討不知爾檢得甚麼討得甚麼一時館中相傳靡不絕倒又長沙李相國西涯生一子有才名然頗好遊平康一日西涯題其座曰今日花陌明日柳街應舉登科秀才秀才乃即見之亦題阿翁座曰今日猛雨明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西涯見之亦為發笑此父子兄弟相誑也

天順間錦衣聞達甚得上寵其時有桂廷珪者為達門下客乃自鐫圖書云錦衣西席同時有茸棠者乃洗馬江朝宗女婿為松陵驛丞亦自鐫圖書云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為確對

王文成公封伯戴冕服入朝有綿塞耳朝士或笑之曰先生耳冷乎荅曰我耳不冷先生眼熱

常熟嚴相公訥面麻新鄭高相公拱屬文多於腹中起草世俗笑蘇州鹽豆河南蹇驢二相相遇高謂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曰公草在肚裏

吳中某尚書方沐浴一客往謁以浴辭客不悅及尚書往謁前客亦辭以浴尚書題其壁曰君謁我我沐浴我謁君君沐浴我浴四月八君浴六月六蓋四月

八浴佛六月六浴高

新安詹景鳳號中岳有才名善作狂語中鄉試筮仕由翰林孔目轉吏部司務乃自題其居曰天官翰林之第鄉人見之為注其下曰天官司務翰林孔目詹復添注曰這樣官兒是笑勝哭

有中貴者奉命差出至住劄地方亦謁廟行香講書當講時青衿心厭薄之乃講牽牛而過堂下一節中貴問曰牽牛人姓甚名誰青衿答曰就是那下面的王見之中貴嘆曰好生員博雅乃爾

一上舍性癡頗工諧語選為府經歷一日有客拜其

重史鈔

外紀

六

堂官太守帖寫春生李過庭頓首拜太守謂經歷曰這位客我記不得他了經歷謾應云這客怕就是那李趨免太守大笑

公冶長解禽言一時孔子聞鳩啼曰此何云答曰他道觚不觚又聞燕語曰此何云答曰他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聞驢叫曰此何云曰此不可知似講鄉譚耳嘲河南人

李文正西涯請同鄉諸貢士飲一貢士謂他處有酒約先辭文止戲曰孟子兩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此作何解客謝不知須臾湯至文止曰

待湯爾乃大笑而別

黃郡一貧生自標講學其鄉紳曰此子有志以一牛贈之貧生牽回其兄即收牛耕地生怒兄曰有無相通何得見怒生應曰誰叫你不講學也討箇牛又一廩生亦自標講學遇分膳銀其為首者稍多取生謂同儕曰彼多取爾好說他同儕曰公何不自說答曰我是講學人不好說吁二事雖微悉見假道學心事先止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信夫

國朝新中進士凡選館者除留授翰林編檢外皆補科道其中行博士推知皆拔其尤者行取充科道京

重史鈔

外紀

七

師人為之語曰庶吉士要做科道睡着等中行博士要做科道跑着尋推知要做科道跪着討

余邑太學羅汝鵬善諱初遊京師值早朝時百官已露立兩道諸贊郎尚處廡下其儕相語曰百官業已露立我輩何為藏此汝鵬曰這是子平書上載的官要露、則清高財要藏、則豐厚聞者皆大笑

余同年進士梁見龍馮景貞沈銘鎮沈何山俱浙江人梁形長善諱馮中省解二沈係兄弟同榜其形皆短一日四公相聚銘鎮謂見龍曰梁年兄這樣長若分做兩段便是兩箇進士梁因答曰二位年兄這樣

短須是接起纔算得一箇進士馮景貞乃謂梁曰聞談彼短靡恃已長梁遂謂馮曰近來秀才只讀熟一本千字文便中了解元相與大笑

姑蘇有馮生諱時範者夙號名下士年近耳順尚未得偶其子名嘉謨年少有美才余甚愛之至甲午歲嘉謨夭死時範始領北畿鄉薦姑蘇士人作語曰馮時範死得却中了馮嘉謨中得却死了或以告余余不覺且悲且笑

余邑一博士張宗聖工談諧會主簿游姓者濫受狀詞擅拷打有墨聲張乃著一啞謎嘲曰小衙門大展

巨史鈔

雪濤小書 諧史

八

開鐵心腸當堂擲全憑一撞一撞拷打纔有些取來不怕他黑了天有錢的進來與你做箇明白蓋指油舖也余邑油舖用木為榨鐵為心引木撞榨油乃流出而其門不設枋闔故以喻游簿云

余邑魯月洲入資為鴻臚署丞未有扁其門者及李恒所亦入資為鴻臚郡守葉公扁其門曰鴻臚第月洲族弟魯九乃云恒所既扁門曰鴻臚第我家月洲當扁門曰鴻臚兄聞者皆笑其巧久之李恒所與一富翁聯姻下聘之日鼓吹盛作座客問曰這是誰家喜事羅汝鵬荅曰只怕是李鴻臚貪戀着人豪富蓋

取中即傳十里紅樓之句聞者為解頤云

蔡中郎傳中人取冷語甚多余所解頤有五六句王弼州強嚴東樓酒東樓辭以傷風王云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王仲淹戲蹴鞠者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劉季然衣短衣加裙三出人戲之曰季然張三簷繳荅云三簷繳兒在你頭上戴又有人戲儒生作訟師者云讀書人思量要做狀皆冷語可笑

黃郡一孝廉買民田收其旁瘠者遺其中腴者欲令他日賤售耳乃其民將腴田他售孝廉嗚之官將對簿其民度不能勝以口銜穢唾孝廉面他孝廉群起欲共攻之時鄉紳汪某解之曰若等但知孝廉面是面不知百姓口也是口諸孝廉皆灰心散去鄉紳此語足令強者反已殊為可傳

巨史鈔

雪濤小書 諧史

九

余邑徐廣文二溪性狂善譁有敏才少時從唐萬陽侍御遊一日燈下渴睡萬陽呼之醒且出聯句令荅句云眼皮墮地難觀孔子之書二溪對云呵欠連天要做周公之夢侍御大笑一日舟行值暑月天氣涼甚舟人嘆曰長江無六月二溪曰然過了五月就是七月舟人大笑及賓興之次日將入督學衙門拜謝

門者勒二溪銀一錢方為報門二溪與之銀俟門者報後却走不欲入門者還其所勒之銀乃入事雖小殊足解頤

揚州修集中載滇南一賢學好向諸青衿譚性譚統縷々不休士人厭聽之及譚畢乃問曰諸生以本道所言如何內一衿對曰大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談都是天話聞者大笑

余鄉有張二者傭力人也為人解絹赴戶部舊例解絹者皆用雜職及張二皂帽投文戶部斥之曰解官何為不冠玉冠來見否者加撻張二忙去買紗帽笑

車史鈔

外紀

曰我本無心富貴素富貴來逼人爾聞者皆笑

國朝有陳全者金陵人負俊才性好煙花持數千金皆費於平康市一日浪遊誤入禁地為中貴所執將畀巡城全跪曰小人是陳全祈公公見饒中貴素聞全名乃曰聞陳全善取笑可作一字笑能令我笑方纔放你全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不放也由公中貴笑不自制因放之又見妓洗浴因全至披紗裙避花陰下全執之妓曰陳先生善為詞可就此境作一詞全遂口占曰蘭湯浴罷香肌濕恰披蕭郎巧觀偏嗔月色明偷向陰立有情的悄東

風把羅裙兒輕揭起其他詞類此者尚多及全病革將死鴛子皆慰全曰我家受公厚恩待百歲後儘力塋塋仍為立碑全答曰好這碑就交在身上蓋世名鴛子為龜載碑者也

昔有官蘇州別駕者過墓道指石人曰仲翁或作詩譏之曰翁仲如何喚仲翁只因憲下少夫工如何做得院林翰只好蘇州作判通余邑印公少鶴亦官別駕其門人張三涯于印前述此語印聞之愕然張乃起謝曰師勿見嗔門人說的是蘇州通判

車史鈔

外紀

本朝邢公諱寬當放榜前一日夢至御前上命力士持爪撲之頭破血流直至於踵明日所司呈卷擬孫曰恭第一寬第二成祖眼眊將曰恭二字讀為一字乃判曰本朝只許邢寬豈宜孫暴遂以殊筆點寬姓名殊濃自上透下遂如夢中流血之象先是邢寬未第時其郡守調之曰邢春元如不酸醋蓋譏寬也寬及第乃報郡守詩曰邢寬只是舊邢寬朝占龍頭夕拜官寄與黃堂賢太守如今却是整牙酸一時竟傳其語

吳中門子多工唱者然于官長前多不肯唱一日吳曲羅節推同余輩在分署校閱文卷遠夜將半曲羅

令長洲門子唱曲其儕彼此互推皆謂不能曲羅曰
不唱者打十板方打一板皆爭唱曲羅笑曰從來唱
曲要先打板同座皆笑

宋朝大宋小宋聯登制科同仕京都遇上元令節小
宋盛備燈火筵席極其侈靡大宋見而斥之曰弟忘
記前年讀書山寺寂寞光景乎小宋笑曰只為想着
今日故昔年甘就寂寞噫小宋亦人傑也其言尚如
此然則人不能移于遇真難哉

余同年朱進士號恕銘者出宰金谿適督學校郡將
發考案召郡邑官長入見及門有兩儒生持二卷強
車史鈔

納朱公袖中公卒然納之及填案已畢督學問朱曰
可有佳卷見遺者乎幸教之朱無以應遂出袖中二
卷皆得補弟子員朱出笑謂人曰看如許事莫道鑽
刺都無用

余邑朱廣文號仰山官漢陽司訓至八月寄書候其
兄半山附致曆日一冊半山連揭數板直至九月笑
曰好：喜得後面還有許多日子

余邑張斗橋為諸生時記名家舊文一篇入試遭文
宗塗抹乃訴于學博文蓮山先生先生引戲詞慰之
曰晉蘇秦父母誕辰伯子捧觴稱壽嘆曰好佳釀及

季子亦捧觴稱壽罵曰酸酒季子妻乃從伯姆借酒
一觴復罵曰酸酒季子妻曰這是伯姆家借來的第
此之曰你這不行時的人過手便酸斟橋大笑

汪伯玉以左司馬致政將歸謂其鄉人中書潘緯曰
天下有三不朽太上立德今已不能作聖其次立功
又非林下事其次立言又懶做文字此歸將就做些
曲子陶情而已潘答曰這也是一不朽汪問之答曰
其次致曲汪司馬大笑

嘉興一老布衣平時自號清客書門對一聯曰心中
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其鄰人嘲之續其下曰心
車史鈔

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一丰未
經出痘見者皆笑

北人與南人論橄欖與棗孰佳北人曰棗味甜南人
曰橄欖味雖辣却有回甜北人曰待你回得甜來我
先甜了一會

有不識橄欖者問人曰此何名人笑曰阿默歸訛
其妻曰我今食默味佳甚妻令覓默不得乃呵示
其妻曰猶有默氣在

余邑孝廉陳琮性灑落曾構別墅一所地名二里岡
雖云附郭然邑之北即也前後塚壘錯置不可枚

毀或造君璽曰目中無見此輩定不樂孝廉笑曰不然目中目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亘史云此可入世說何云諧史乎

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譚解官家貧賴門徒舉火乃自作譚詞曰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我心焦燥跼蹐的響一聲儘力子跳一跳原來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秦藩中貴聞之轉聞於王王喜召見賜百金

余同年進士沈伯含善作雅語余嘗與伯含論曰李于鱗死其子孫遂絕所構白雪樓沒入官為祠堂大抵于鱗稱一代才輒取忌造化如此伯含曰造化真

亘史鈔

外紀

十四

是小兒余問云何伯含曰于鱗幾許才也惹他忌

黃楊樹兩年而長逢閏而索極難成材余友羅汝鵬于齋頭植此樹指謂客曰看此物連抱便當鋸造棺器待盡敢久戀人間耶聞者皆笑

大理署中有火房者年少貌頗秀入夏而瘡余友蔣鍾岳問曰奚而瘡對曰小人不宜夏比入秋其瘡猶前鍾岳嘲之曰爾復不宜秋耶

理學家文字注勦襲語錄鋪叙成文乃語人曰吾文如菽粟布帛揚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此足令藏拙者藉口

宜興縣人時大彬居恒巾服游士夫間性巧能製鐵錐極其精工號曰時瓶有與市者一金一顆郡縣亦貴之重其人會當歲考時之子亦與院試然文尚未成學院陳公笑曰時某入試其父一貫之力也

語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余邑水府廟有鐘一口巴陵人泊舟於河欲盜此鐘鑄田器乃協力移置地上用土實其中擊碎擔去居民皆盲然無聞焉又一賊白晝入人家盜罄一口持出門主人偶自外歸賊問主人曰老爹買罄否主人荅曰我家有罄不買賊徑持去至晚覓罄乃知賣罄者即偷罄者也又聞一人

亘史鈔

外紀

十五

負釜而行置地上立而溺適賊過其旁乃取所置釜頂於頭上亦立而溺負釜者溺畢覓釜不得賊乃斥其人曰爾自不小心譬如我頂釜在頭上正防竊者爾置釜地上欲不為人竊者得乎此三事皆賊人臨時出計所謂智過君子者也

熊敦朴號陸海蜀人辛未進士選館改兵部復左遷別駕往辭江陵相公相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關此後仕途宜着意陸海曰老師恐未見痛江陵曰何以知之陸海曰王叔和醫訣說得有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江陵大笑初陸海入館時館師令其背書

回顧壁上影子口動鬚搖哄然大笑館師曰何笑答曰此見壁間影子如羊喫草狀不覺自咲館師笑亦

金陵平康有馬妓曰馬湘蘭者當少年時甚有聲價一孝廉往造之不肯出遲回十餘年湘蘭色少減而前孝廉成進士仕為南京御史馬妓適株連入院聽審御史見之曰爾如此面孔往日乃負虛名湘蘭曰惟其有往日之虛名所以有今日之實禍御史曰觀此妓能作此語果是名下無虛遂釋之

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其儕有苦無子者乃驕語其人曰爾沒力量一箇兒子養不出看我這多子孫其人

車東鈔 外紀 卷之六 十六
答曰其子爾力也其孫非爾力也聞者皆笑

羅念菴中狀元後不覺常有喜色其夫人問曰狀元幾年一箇曰三年一箇夫人曰若如此也不靠你一箇何故喜久之念菴自語人曰某十年胸中遺狀元二字不脫此見念菴不欺人處而國家科名即豪傑不能不矚嗜亦可見矣

一中書見侍講學士講畢出左掖問曰今日講何書學士答曰今日講的夫子完爾而笑曰割雞焉白用牛刀中書曰這是孔聖人惡取笑

閩人篤於男色者見一美姬姿態絕倫乃嘆曰可惜

是婦人耳又有與眇姬相處者寵戀異常或詰之曰此少一目何足戀其人低回嘆曰公不知趣我看了此姬天下婦人都似多了一隻眼噫此皆所謂偏之為害也推而廣之可悟正心之道

曹公欲贅丁儀以目眇不果後悔曰以儀才令盡盲當妻以女何況祇眇一目此謂愛而忘其醜英惟且然人情之偏不足恠也

余鄉葉月潭鬚髯初白戒告之曰尊鬚也有一二莖報信月潭遂于袖中取鑷摘之笑曰報信者一錢此語蓋里中尋人招子也借用之甚當

車東鈔 外紀 卷之六 十六
有頑客者戀酒無休與眾客同席飲酣乃目眾客曰

凡路遠者只管先回眾客去盡止有主人陪飲其人又云凡路遠者先回主人曰止我在此耳其人曰公還要回房裏去我則就席上假臥耳

一說客慣打抽豐凡所遇郡縣官能以諛詞動之致其欣悅一日謁某縣令輒諛云公善政不但百姓感恩聞境內群虎亦皆遠徙言未畢有告狀者泣言昨夜被虎傷人又損羊畜縣令目說客曰公謂虎皆遠徙非欺我乎說客答曰這是過山虎他討些吃的也就要去令大笑

一箇婦人青衫紅裙口裏哭著親、問他哭著甚人婦答曰他爺是我爺女婿我爺是他爺丈人蓋母哭子也其文法亦巧矣

潘安仁云子親伊姑我父惟舅蓋表弟兄也此文法之祖

有賣酒者夜半或持錢來沽酒叩門不開曰但從門縫投進錢來沽者曰酒從何出酒保曰也從門縫遞出沽者笑酒保曰不取笑我這酒兒薄、的

有青衿者其身臨考其妻臨乳不勝交愁乃慰妻曰爾安用愁我乃應愁耳妻問故答曰爾腹裏有我腹裏無

車史鈔
外紀
一箇
一箇帥寒天夜宴熾炭燒燭引滿浮白酒後耳熱嘆曰今年天氣不正當寒而暖兵卒在旁跪稟曰較似小人們立處天氣覺正當聞古詩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信哉

許堅鈔開、尹于長吳兩縣分不相臨然以其欽差也兩縣見之必庭參開尹多不肯受其後一位來治關頗自尊不少假比及任滿猶爾吳令袁中即咲曰蔡崇簡拄了杖掛了白鬚上戲場人道他老員外今回到戲房取了鬚還做老員外腔余大笑

武陵一市井少年善說謊偶于市中遇一老者老者說之曰人道你善說謊可向我說一箇少年曰纔聞衆人教教了東湖都去拏團魚小人也要去拏箇不得開說老者信之徑往東湖、水渺然乃知此言謊少年在樓下會樓上一貴人呼曰人道爾善騙、我下來少年曰相公在樓上斷不敢騙若在樓下小人便有計騙將上去貴人果下曰何得騙上少年曰本為騙下來不煩再計

有廣文者姓吳齒落耳缺又不生鬚一青衿作詩嘲之曰先生貴姓吳無耻之耻無然而無有爾則亦無有乎其詩流入縣官之耳縣官一日同廣文進見府主班行望見廣文不覺失笑府主意不然乃於後堂白所以失笑之故因誦前詩府主亦復大笑

多聞疑多見殆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對云飛在天見在田確乎其不可拔潛此輩者與缺唇者相嘲有輕薄士人好彈射文字讀王羲之蘭亭記則曰天朗氣清春言秋景讀王勃滕閣記則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多了與共兩字冥司聞之遣鬼卒逮去欲割其舌力辯乃免比放歸行至冥司殿下口中輒云如何閻君對聯這樣不通日月閻離殿

車史鈔
外紀
十九

風霜業鏡臺不信這閻羅殿有日月風霜耶

客造主人見其畜有鷄殊無饕客意乃指鷄曰此禽有六德君聞之否主人曰只聞鷄具四德不聞六德客曰君若捨得我亦喫得這是二德豈非六德

有客過久坐而主無款且與客計將奈何客曰適乘驢來可殺共食之主曰婦當何乘客曰借地上鷄乘去

沈青霞重忤嚴公宜遇害其子三人皆逮繫詔獄遂斃其二第三子諱襄者號小霞在獄中工畫梅諸中貴求為畫梅時有贈遺藉以不死久之公宜敗朝議

車史鈔

香清小書 諸史

二

張青霞忠遂官小霞除授臨湘令後人追論小霞獄中不死只喫着梅羅汝鵬笑曰好到好只虧他牙齒不酸

余鄉一老者與一少年青衿酒中戲謔少年每嘲其人衰老老者曰你毋見嘲嘯曰黃梅不落青梅落青梅不落用竿戳青衿曰你通着酸子誰敢動手戳他蓋楚人目青衿為酸子也

一郡從事不諳文理妄引律斷獄有僧令其徒磨麵徒乃持麵與楚走匿他所僧執而訟之從事斷曰這僧該問徒罪僧曰罪不至此從事曰你不應背夫逃

走聞者皆笑

宋時有顯者既歸田語所知曰我們從林下看官途知得滋味如此耳但不知死人往地下比生時較好否所知曰一定好顯者曰何以知之其人答曰但聞林下人思量出去不聞地下人思想轉來顯者大武陵鄭沅石館余邑前一土井烹茶燂飯皆汲之沅石笑曰館此一年腹中泥可作半堵牆矣又桃源人好以有齒磁盆盛茶米用木杵搗之名曰搗茶其杵長五尺半歲而盡沅石笑曰桃源人活六十歲胸中搗茶杵可搗三間小房子

車史鈔

香清小書 諸史

二

京師縉紳喜飲易酒為其冲淡故也中原士夫量大者喜飲明流為其性醖也余僚丈秦湛若中原人極有量嘗問人曰諸公喜飲易酒有何佳處其人答曰易酒有三佳飲時不醉一佳睡時不纏頭二佳明日起來不病醒三佳湛若曰如公言若不醉不纏頭不病醒何不喝兩盞湯兒其人大笑

太倉王元美先生有酒興無酒量自製酒最冲淡號鳳洲酒丁見白官太倉取鳳洲酒二罈餽秦湛若湛若開罈嘗之問使者曰只怕丁爺錯送了莫不是惠山泉

有進士形甚短初登第時同年笑曰年兄門下長班每月可減工食五分進士曰與衆同例何得獨減答曰過門巷時免呼照上亦損許多氣力

有嗜古董者傾家收買因而食貧乃拄杖操瓢行乞于市戒問所拄何杖操何瓢欲乞何物答曰我拄的阮宣杖操的許由瓢要乞幾文九府錢耳

有悍妻者頗知書其夫謀納妾乃曰子傳有之齊人有一妻一妾妻曰若爾則我更納一夫其夫曰傳有之乎妻答曰河南程氏兩夫夫大笑無以難又一妻悍而狡夫每言及納妾輒曰爾家貧安所得金買妾

金史抄

卷之三

三十三

耶若有金唯命夫乃從人稱貸得金告其妻曰金在請納妾妻遂持其金納袖中拜曰我今情愿做小羅這金便可買我夫無以難

有鄉紳者性慳吝遠遇官長遣吏致餽謂家人曰取去年曆自一冊賞他家人曰去年曆日沒用的鄉紳曰我知道便留在家也沒用

羅汝鵬多髯年及強仕白者過半一日赴吊喪家司喪者偶見之評曰公年尚未何髯白乃爾汝鵬曰這是吊喪的鬚髯坐客皆笑會余祖崑岳公九十一歲而卒汝鵬來吊乃慰家君曰奈何不請小兒醫救療

遂至此耶家君不覺破涕為笑余舉進士時報捷者索重賞家君貧無以應受困此輩殊覺情慙汝鵬慰之曰且耐煩養壞了兒子說不得聞者皆笑

馮司成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白公撫髯良久答曰未記與黑髯周旋

庚子歲余差雲貴恤刑有同年造余曰兄乃得此遠差耶余曰但琉球日本不恤刑耳假令亦有恤差我乃為下得海矣安能到雲貴蓋恤差屬刑部為政余時官大理故云

金史抄

卷之三

三十三

有為大言者曰我家洗盆東邊洗浴西邊不波聞者答曰昨日早見肩竹者從門首過至日晡時竹稍尚在門外大言者曰竹安得爾許長耶其人答曰無許長竹何由籊得這大洗盆

有僧道醫人同涉中流遇風舟楫危甚舟人叩僧道曰兩位老師各祝神祈止風何如僧咒曰念彼觀音力風浪盡消息道士咒曰風伯雨師各安方位急：

如律令醫亦復咒曰荊芥薄荷金銀花苦棟子舟人曰此何為者答曰我這幾般都是止風藥意庸醫執療病往：若此

吳楚間謂人死皆曰不在了有人乍入京師謁見賤

者應門答曰老爺不在其人曰此語殊不吉莫若稱出外了應門答曰我老爺不怕死不怕出外蓋宋時已有此言矣。

有書生者性懶所恨書多耳讀論語至顏淵死便稱賞曰死得好死得好或問之答曰他若不死時做出上顏回下顏回累我誦讀

有懼內者見怒于妻將拶其指夫云家無拶具妻命從隣家借用夫往借時低聲怒咨妻喚回問曰適口中作何語夫答曰我道這刑具也須自家置一副余邑張三嬸廣文司訓支江一日與同僚飲看演蘇

車東抄

外紀

二十四

秦拜相歸來阿兄豔羨忙檢書籍曰我也要讀書做秀才三崖屬其僚曰安頓荷包僚問云何三崖答曰蘇大進了學我輩都有一包束修錢其僚皆笑

三嬸方謁選時稱資路費笑曰樣：借人的如貧漢種田工本都出富翁比及秋成還却工本只落得掀盤算我們借債做官他日還了債只落得一副紗帽角帶閒者皆信其然

袁中郎在京師九月即服重綿余曰此太熱恐流鼻紅其弟小修曰不服又恐流鼻白

馮司成公初夏即服絺綌余問公何以禦盛暑公

嘆曰盛暑豈宜挂一絲耶

有官人者性貪初上任謁城隍見神座兩旁懸有銀錠謂左右曰與我收回左右曰此假銀耳官人曰我知是假的但今日新任要取箇進財吉兆

有官人性貪而示人以廉初任向神發誓曰左手要錢爛了左手右手要錢爛了右手久之有以百金行賄者欲受之而疑前誓左右為解曰請以此金納官人袖中便爛也只爛了袖子官人然其言輒納之有譏性吝者謂獮猴往訴閻君曰予面目機發猶人也奈何不比于人間君曰拔去爾毛可乎獮猴首肯

車東抄

外紀

二十五

及拔一莖輒呼號不自禁閻君笑曰似爾這等一毛不拔如何做得人成

病青衿者有眼無光入見官府輒橫行如獬狀官人叱之曰我看你眼光明：白：如何作此行其人答曰老爹看我明：白：我看老爹糊：塗：

有癡夫者其妻與人私一日撞遇姦夫于室跳窓逸去止奪其鞋一隻用以枕頭曰平明往質于官妻乘其睡熟即以夫所着鞋易之明日夫起細視其鞋乃已鞋也因謝妻曰我錯怪了你昨日跳出窓的原來就是我

蜀中有吳坤齋者善誼其鄰人構新居落成吳往賀之嘆曰這房屋做得妙蓋舍廟宇意也主人曰只堪作公家廚房耳坤齋曰何至於此主人曰不是廚房為何公入門便放屁坤齋默然

廣西全州衛幕有王掾者善誼諸武弁相聚誘掾作譁而故駁之每作語輒曰這話淡言其無趣味也掾知故意駁已乃曰今早城門有擔糞者失足傾潑于地諸武弁又曰這也淡王掾曰諸君不曾嘗過那得知淡衆皆大笑

全州有青衿姓唐行二其友人遣僮致書於唐纔及門輒呼唐二二心怪之發書看畢目堂中石磨曰爾主人借磨可肩去因與回書其僮竭蹶肩磨回主人折書看云尊僕呼我唐二罰他肩磨二次主人且笑且罵你緣何呼他唐二肩磨還他

有說謊者每遷就其詞自謂家有一雌鷄歲生卵千枚問云那得許多其人逐減至八百六十問者猶不信乃曰這箇數再減不得寧可加一隻雌鷄

世人作譁識庸醫者甚多姑記其一二云有弟兄友愛甚篤其兄患病飲庸醫藥得死醫弟之弟號哭曰何時再得見我家兄醫曰這箇不難昨日藥查安在

但煎喫便相見又一庸醫偶遇閭君遣使召之治病醫問使者曰醫家多矣何獨及我使曰聞君臨遣時分付看醫家門首涼魂少者即良醫也今見君門寂然故相迎醫者曰不然我昨日纔開店耳又一庸醫治一肥漢而死其家難之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為我我差理醫人貧甚率其妻與二子共擻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詩曰自祖相傳歷世醫妻續云丈夫為事連累妻長子續云可柰尸肥擻不動次子續云這遭只選瘦人醫

常郡有千戶王姓者述一譁語調笑青衿曰某人父子皆補生負及臨歲考遂巡不敢赴試子乃謀諸父曰盡作死乎死則子應居艱皆得免考父然之叱召道士寫靈牌寫云明故先考父乃幡然曰若先考則某何敢死此舊譁也席間一青衿遂頓撰一譁答王千戶云有總兵者起家徒步不諳書止識得一箇王字一日點開千戶文冊第一名姓王喚王千戶第二名姓匡乃喚曰上厘床的王千戶第三姓土乃喚曰斫破頭的王千戶其敏捷亦復爾耳真可笑也

有作譁識性慳者其語不一而足姑舉其槩一人性慳生平不請一客偶遣家奴借鄰家棹子鄰人譏其

奴曰你家借桌當為請客用耶其奴答曰我家請客須待明世主聞之罵奴曰你許他明世還要你做什麼我都不管明世第二世也又一人不畜僮僕止留一弓在家并獎摘取蕉葉二片綴以草繩蔽乞者下體或問之曰爾家亦畜僕乎其人答曰此奴自覓飯喫我只管他穿着蓋即以蕉葉為穿着也又一人江行覆舟抱挽飄蕩或操小舟將往拯之其人以手示操舟者曰你是三分來拯我若要多任我流其重財輕命如此又一人已習慳術猶謂未足乃從慳師學其術往見之但用紙剪魚盛水一瓶故名曰酒為學慳東鈔外紀 三十九

有妻問官人陽勢許久何不見長大謬答云待陞官便長後陞官數日妻問何不見長大官人笑曰我大你也大了故不覺爾

吳中祀神左太士右梓童君山東人專祀碧霞元君一山東官長笑吳人曰你吳中懼內只看神位奶却在左邊老爹却在右邊吳人答曰這箇還不要緊看你山東神位只見仍幾曾見老爹

吳中好相譏諢不避貴賤一鄉官職卑迎一妓下船遽問之曰汝何以稱小娘年幾却又老了妓答曰這也不論老爹既稱老爹何以官兒又小衆皆鼓掌妓恬不在意

一琴師于市中鼓琴市人以為琵琶月琴之類也聽者環堵久而聞琴聲冲淡皆不憚以次散去惟一人不鼓琴師曰爾非知音者乎其人答曰這箇琴象子是我家的

有蒙師識字甚少其徒請問屎字如何罵師記億良久不得乃漫曰繞在口邊却又忘記了

有塾師者素不工文其東道家索師為文致奠親家公師無以應檢舊本有祭親家母文一首因錄與之一時吊客皆曰塾師錯做文字塾師聞之罵曰我文

殊不錯他家錯死了人久之東道家又復索文師無以應乃騎驢自塾逃歸東家追之師計窮驅驢入道旁窰孔驢見孔深不肯入師連撻之且罵曰爾能作文字聽在窰外

世有譽人自賢者戒朝之曰一人自美其妻乃不云妻美每對人曰我家小姨天下絕色與山妻立一處不復能辨誰為大小姨也然則張羅峯之請祀歐陽公張江陵為南陽李文達建坊意亦若此

有貴宦者生子而癡年七十或持壽星圖相賀其子曰這老者如許長頭乃猶不巾耶遂拈筆為畫網巾

車東鈔
其土貴官見之怒甚鄰翁造馬慰之曰公無愁我今要箇畫網子的人也不得

常德一尚書好藏古畫有子昂表安臥雪圖分貽其子圖極佳子乃不受曰要此死人圖何用

有婦人者淫於和尚夫頗覺之一日夫以他故撻其妻和尚遶過其門進為勸解其夫併撻和尚訴于官官不受理但署其狀曰并州剪子楊州絲蘇州鞋子雲南刀和尚不解問一秀才秀才曰打得好打得一儒生每作惡文字謁先輩一先輩評其文曰昔歐陽公作文自言多從三上得來子文絕似歐陽第三

上得者儒生極喜友人見曰某公朝爾儒生曰此我歐陽何得云嘲荅曰歐陽公三上謂枕上馬上厠上第三上指厠也儒生方悟宋時韓學士熙載每見門生賢卷惡者令侍姬以艾炙之近日馮具區亦云余平日最苦持惡文相謁求佳評者每見之輒倚肩若有所憂

余郡一貢士宿與郡守某公題其匾曰遠傷賓王士人見之嘆曰郡中自武廟時有一字王再傳有二字王今復有三字王矣蓋譏貢士匾也

司徒沅冲張老師嘗笑謂余曰別人架上書都安置肚子裏我們肚裏書都寄閣在架上蓋謙言懶記書也然語政好笑

有健忘者置扇於樹解袴就此出糞仰見樹上扇輒欣然取之曰是何人遺扇於此因而失脚踏糞輒忿然怒曰是誰家病痢的在此拉糞污我鞋

有學博者宰鷄一隻伴以蘿蔔製饌邀青衿二十輩饗之鷄魂赴宴司告曰殺鷄供客此是常事但不合一鷄供二十餘客宴司曰恐無此理鷄曰蘿蔔作證及拘蘿蔔審問荅曰鷄你欺心那日供客只見我何曾見你博士家風類如此

有為縣丞者不善語而好作語一日其尹病起對僚佐曰我攬鏡自照覺消瘦了丞曰堂尊深情厚貌不見得瘦尹殊不然一日尹獲盜盜語條條曰這盜害人乃今就獲殊可喜丞曰好惡人自有惡人磨其轉喉觸諱如此

一主人請客久飲不去乃作詭曰有擔賣磁瓶者路遇虎以瓶投之俱盡止一瓶在手謂虎曰你這惡物起身也只這一瓶不起身也只這一瓶客亦作詭曰昔觀音大士誕辰諸神皆賀呂純陽後至大士曰這人酒色財氣俱全免相見純陽數之曰大士金容滿月色也淨瓶在旁酒也八寶瓔珞財也嚔吸成雲氣也何獨說貧道大士怒用瓶擲之純陽笑曰大士莫急性這一瓶打我不去還須幾瓶耳

一人好飲衆金修神祠往廟就中剋利自肥閭君知之取赴冥司驗實發入黑暗地獄不一日輒攘臂語獄衆曰這裏欠光明難久居我們各捐一金開箇天窗如何

有點道士者騙婦人與淫脫冠為質曰他日當金贖其婦信之遂與淫越數日道士告其夫曰前寄冠在令閭處可令見還夫就婦索之婦悔為所賣乃執冠

嘆曰今後今後其夫不察輒曰你只還渠原物管他金厚金薄

陝右人呼竹為箸一巡撫係陝人坐堂時諭巡捕官曰與我取一箸竿來巡官誤聽以為猪肝也因而買之且自忖曰既用肝豈得不用心於是以盤盛肝以紙裹心置袖中進見曰蒙諭猪肝已有了巡撫笑曰你那心在那裡其人探諸袖中曰心也在這裡

有一縣尹陞遷離任父老羅跪求脫靴留記官曰我無遺愛于邦人不敢當此父老荅曰舊規嗚呼此言雖戲末世人心大都爾耳雖然舊規所有而更無之則其政又可知已

一士人好打抽豐其所厚友人巡案某處逆其必來陰屬所司將銀二百兩造柵一副練繩一條用藥煮之如鐵其人至求見執怒曰我巡案衙門是打抽豐的可取柵練來解回原籍其人怒甚無奈比至境上解官諭曰這柵練俱是銀造我老爹厚故人特為此掩飾耳目士人曰他還薄我若果相厚便打箇二百斤銀枷也得

一人父鼻赤色戒問曰尊君赤鼻有之乎荅曰不敢水紅色耳其人讚曰近時尚淺色水紅乃更佳

凡民間畜雞者必割其腎則雞肥而冠漸落或朝
廩膳生負曰爾好似割雞有米喫身子不怕不肥只
怕明日冠小

雕鳥哺雛無從得食搜得一猫置之巢中將喫以飼
雛猫乃立噉其雛次第俱盡雕不勝怒猫曰你莫喫
我：是你請將來的

一人問造酒之法於酒家酒家曰一斗米一兩麴加
二斗水相參和釀七日便成酒其人善忘婦而用水
二斗麴一兩相參和七日而常之猶水也乃往哨酒
家謂不傳與真法酒家曰爾第不循我法耳其人曰

東坡志林

外紀

三十四

我循爾法用二斗水一兩麴酒家曰可有米麼其人
恍首思曰是我忘記下米噉并酒之本而忘之欲求
酒及于不得酒而反怨教之者之非也世之學者忘
本逐末而學不成何以異于是

姑蘇一妓女名張三工談謔年踰四十猶為人所賞
豔每遇酒筵得此妓助譚客皆解頰不醉不已有富
商者與一吏目官連姻吏目將之任富翁請錢召張
妓侑觴張妓先至吏目後至一見張報笑曰張三老
便老也還是箇小娘張遂應曰吏目小便小也算是
箇老爹人服其敏捷而確

姑蘇洞庭山一僧甚有口才一庠生至其山中問曰
和尚和尚禿驢禿字是如何馬僧答曰禿驢禿字即
是秀才秀字掉轉尾兒問者服其巧而且確

一士人家貧欲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但持水一瓶
稱觴時謂友人曰請以歇後語為壽曰君子之交淡
如水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一宦家池亭廣畜水鳥若仙鶴淘河青鵝白鷺皆備
有來觀者小大具列遠外夷一人乍至其地不識鳥
名指仙鶴問守者曰此何鳥守者誑曰這是尖嘴老
官次問淘河誑曰是尖嘴老官令却又問青鵝誑曰

東坡志林

外紀

三十五

是他令孫問白鷺誑曰是他玄孫問者嘆曰這老官
枉費大只是子孫一代不如一代

有惡少值歲畢時無錢過歲妻方問計惡少曰我自
有處遠見覓頭者過其門喚入梳篦且曰為我剃去
眉毛纔剃一邊輒大嘆曰從來覓頭有損人眉宇者
乎欲扭赴官覓者懼怕願以三百錢陪情惡少受而
卒歲妻見眉去一留一曰曷若都剃去好看惡少
曰你沒算計了這一邊眉毛留過元宵節
山水偶漲將及城中人懼問卜者何時水落卜者
曰你只問裁縫他有箇法兒要落一尺就落一尺要

落一文就落一文。

一強盜與化緣僧遇虎于塗盜持弓矢禦虎猶近前不肯退僧不得已持緣簿擲虎前虎駭而退虎之子問虎曰不畏盜乃畏僧乎虎曰盜來我與格鬪僧問我化緣我將甚麼打發他

凡為銀匠者無論打造傾瀉皆挾竊銀之法或譏之曰有富翁者平日拜佛求嗣偶得一子甚珍重之乃持八字問于平先生先生為布筭曰奴僕官妻子官壽命官都好只是賊星坐命富翁曰這箇容易送他去學銀匠罪

早史鈔

外紀

三十六

有姦僧者通于尼生一子畏人知投諸罐中僧乃指其子言曰你爹在寺裏娘在庵裏爾今乃在罐裏蓋嘲道士也

有孝廉者姓張姦李屠兒之妻方執手調笑屠兒適至鎖閉其門用竹杖從門枋下擊孝廉腰孝廉哀求得脫告屠兒于官稱往渠家買鹽被毆縣官已悉前情乃署一照狀尾曰張孝廉買鹽自贖執其手李屠兒喫醋以杖叩其脛

余邑李源楚方伯面麻而鬚曹前陽食憲口歪而牙豹曹出對與李曰麻面鬚鬚如羊肚石倒栽蒲草李

對曰豹牙歪嘴如螺殼孟斜簾蚌珠

滇南有趙巧對曰魯仕楚中為郡守好出對句一日見坊後用命紙糊燈遂出句云命紙糊燈籠火是照命思之不得直到歲暮老人高捧曆日叩頭獻上遂對前句曰頭巾頂曆日太歲當頭可謂確當

李空同督學江右有一生偶與同名當唱名時公曰爾安得同我名出對試之曰簡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對曰費無忌長孫無忌人無忌名亦無忌李亦稱善

有生員送先生節儀只用三分銀子先生出對嘲之

早史鈔

外紀

三十七

曰竹笋出牆一節須高一節生對曰梅花遜雪三分只是三分

有官人祖出蒙古蒞任出對與庠生曰孟孫問孝於我我一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可謂切中

曾有令尹睚一門子偶坐堂上吏與門子相偶語令怵之吏漫云典門子屬表兄弟叙家常耳令遂出對云表弟非表兄表子吏輒答云丈人是丈母丈夫令嘉其善對笑釋之無以罪

直史云友人鮑無雄宗弟仲翔促梓諧史親為之校而每請益也以所記一二足之於左

二人為生計各討便宜一人曰請為九醞我出一石
君惟三斗一人付之知為米與水也頗有難色前一
人復曰請勿過思俟釀成當以水還我以米還君
洪仲章與梅子馬游清涼臺僧以茶供子馬曰賢僧
也仲章曰故當於舊寺中求之子馬曰何言乎仲章
曰王摩詰有言似舅即賢甥聞者絕倒

徵俗伶于食品以木耳豈粉和成糕呼曰假驚謝師
少連名精品酷嗜此味一日楊七具酒餞洪仲章特
設此品且羞驚焉謝師不為下筯楊七笑曰少連可
謂宜假不宜真謝曰若要真必先着假衆以為當家

車史鈔
外紀
之談楊七名文王號小真舊院角妓而豪于酒

祝給諫喜作書即村坊酒肆都懸之有海陽金生偽
作為市祝怒將繩以法董玄宰聞之曰吾為此懼客
曰何懼董曰懼逸少有知將置我於地獄耳祝釋然
廣信人王常有詞名善書得一端研小於掌而自寶
之問洪仲章曰此貴卿產也能辨為宋物不仲章曰
入貴卿當以宋版百中經配之則價當更倍王曰得
非袖珍乎仲章曰不然指其掌

謎類附

余是曹名卿謨一謎曰小小身兒不大千兩黃金無

價好捺滿面胭脂落在花前月下蓋印也即思疎又
花押前年月下用
又一謎我有一張琴絃從肚裏出騎在馬上彈盡

天下曲蓋謂
墨斗

一謎看時有節摸時無節兩頭冰冷中間火熱蓋謂
曆日

一謎一人有疾一家不安一貼補藥此病得痊拜上

大娘二娘不要炒刮你若炒刮這病又發謂破鍋

一謎若要寬去兩頭若要長去兩頭謂屋柱
鑿孔

曹名卿謨迷曰斷復續輕更清瀟湘幾度到天明分

明無點差訛處留與人間作話名謂磨水

鄒然應誤一謎曰賤骨頭巧郎君打扮我愛他知輕

車史鈔
外紀
識重他到也心多不亂謂厘等

一謎少年髮白老年髮青有事科頭無事戴巾謂筆

一謎有脚有手有面無口也喫得飯也喫得酒菓子

又謎翻着一條曹覆着一膀毛摩着那箇眼放進那

一條道士冠子

一謎云指大的樹碗大的根皇帝都喫過不在土裏

生指乳

一謎我的肚皮壓着你的肚皮我這條兒放在你的

肚裏謂磨

一謎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據背

一謎大的小似小的小的多似大的大的不說小的
小的專說大的謂書註

王夢澤撰一謎曰倚闌千東君去也霎時間紅日西
沉燈閃々人光不見問厭々少箇知心想門字

一謎云目字加兩點莫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莫加
目字猜指貨字二字

一謎云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莫作田字道
莫作器字商圓字

一謎云唐虞有堯舜無商周有湯武無古文有今文
無口字

車東鈔

外紀

四

又一人謎謎曰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
在下

一謎云我有一字九橫六直顙回問孔子孔子尋三
日品字

一謎云四山縱橫兩日綢繆富是他起脚累是他起
頭田字

一謎云只為你好喫特々做將來如今做將來你又
喫不得牛馬口籠

一謎云遠看似鷄頭近看似鷄尾用時丟下不用檢
起指神前笑策

巨史云余既校謎無惟仲翔請續漫以所記授之
豈非貂無尾蛇有足乎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
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謳
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我中庭上人殿堂擊之
拍拍死者攘攘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
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煙常所拍捫臣翔愚鰥
名之曰鰥舍人辭窮當復脫禪鰥字

北魏孝文帝宴群臣酒酣極歡帝因舉卮酒屬群臣
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沾
巨史鈔

外紀

四

酒老嫗甕注坑屠兒割肉與梓同尚書左丞甄理吳
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在虛室彭城王勰曰臣始
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
琛和之亦速

蘇頌幼時作一謎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
知伊少人尹字

三三橫兩兩縱為習字與兩畫大兩畫小為秦字
正相對

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
之川六口共二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

山勾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 用字

盡時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子 日字

寒則重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只在村裏市頭只在市頭 點字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 拄杖

車無軸倚孤木 桓字

車史鈔

外紀 借史

日字

重清小說序

潘之恒曰自袁中郎之棄吳今

余論之曰吳勞於吳為今者耶

吳無勞江今任其勞余無苦江今分其苦

曰然則美為而去吳也曰江今在收吳可

亡也余保然曰江今何如人禁曰人也為

國盡瘁而不知有身為人盡力而不知有己

為天下數尊道而無所庸其私勞所任

車史

重清小說序

也若所如也其古操長者行而吳子人與

吳今行而長洲今在長洲今在而吳今未

嘗行一巡其壯一藏其巧者何以尚江今卦

余業和識之明年因中郎分獲祀習

于長洲其盡瘁亦力敵厚道以為國

人先者靡不目擊之夫以長洲之難為

今而得以長洲宗天下之為今者則江

吳獨也然終不免於饒亦奪銓曹而進

評之矣由延評陟學憲且得蜀而江君
率瘁而後已乎江君之秉心塞淵志
良苦矣孰能測其隱哉多雖一闡君
之隱表其之微而竟莫能髣髴良
用扼腕庚戌夏友人郝公瑛偁吳雪
濤集見示其末篇小說一帙則君之生
平盡瘁盡力敦厚道者備具於此以
余親炙於長涉事、可相印證焉既
慕江君之為人師其用心之微請記事
于斯說可矣說共五十二條分為二卷
單行之時唐成仲秋朔日

車史

雪濤小說序

車史外紀

雪濤小說上卷

蜂丈人

鼠技虎名

特操

任事

催科

其利

妄心

喪我

深文

不善用書

天怒

嫁禍

戒急性

僥倖

謹飭

雷神 李方二公詩附

車史鈔

雪濤小說上卷

命偶值

善變

慎獄

厚報

才吏

戒吞產

右共二十二則

蜂丈人

天都吳本華
五湖公校

西楚江盈科曰 太祖微行至田舍見一村翁問其生庚翁告之某年月日時皆同上 太祖曰爾有子乎答曰否有田產乎曰否然則何以自給曰吾恃養蜂耳曰爾蜂幾何曰十五桶 太祖默念我有京省渠以蜂桶敵之此年月日相合之符又問爾於蜂歲割蜜凡幾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蜜不難結我逐

車史鈔

外紀本

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盡割割十之三留其七聽蜂自啖為卒歲計我乃即春夏所割蜜易錢帛米粟量入為出以糊其口而蜂亦有餘蜜得不餒明歲又復釀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飽蓋若此他養蜂者不然春夏割之即秋亦盡割之無餘蜜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無蜜皆莫我若也 太祖嘆曰民猶蜂也君人者不務休養竭澤取之民安得不貧以死民死而國無其民稅安從出是亦不留餘蜜之類也蜂丈人之言可為養民者法矣余聞此於父老欲作蜂丈人傳然其姓名皆逸故書其畧

鼠技虎名

楚人謂虎為老虫姑蘇人謂鼠為老虫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故閤童答曰老虫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也余曰鼠何名老虫童謂吳俗相傳爾耳嗟嗟鼠冒老虫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堂之上端冕垂紳印累累而綬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權貴摧豪強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劍左秉鉞右仗纛者果能禦羣盜北遏虜南遏諸夷如古孫吳起剪之

車史鈔

外紀本

儔歟驟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於老虫也徐而叩所挾止鼠技耳夫至於挾鼠技冒虎名立民上者皆鼠輩天下事不可大憂耶

特操

士君子處世貴有特操舍其操以徇人幸而得則世爭鄙之不幸而不得則不惟世鄙之已亦自悔之矣夫變操以徇人者此不知命者之所為也嘗觀世廟時議禮入相凡四人張文忠之議稱皇稱考也持一人之舌關舉朝之口博識雄辯人莫能抗此固迎合上心然未可盡謂其媚後來相業亦自軒舉可觀

君臣相得世罕其儷桂萼竊璫緒餘並取相位而才調氣魄非文忠等也要於得君則相亞矣夏貴溪議郊社禮遂得幸以給諫不次入相信任次於文忠跡其功業蓋魯衛之政乎嚴分宜議獻皇稱宗入廟禮亦遂得幸舉朝之人皆曰嵩貪曰嵩險曰嵩之凶與郭勛等爲四上皆不聽竟拔入相其見敬重不必如文忠而信任匹之後來擅權肆惡爲嘉靖奸臣之最此四君者人品不同事業亦異要之皆以議禮見庸者也然亦四君之命當拜相耳當時見四君皆以議禮相從而效之而卒不得者三人州同豐坊議以

車史鈔

外紀卷上

三

獻皇配帝上喜而舉行之矣然豐坊卒以同知老也桂萼之子桂與議重建太廟之制意主於尊獻皇上下其疏與圖大臣以爲謬妄桂反以寺丞黜也江汝璧亦上圖議廟制謂睿宗當與成祖對上亦欣然嘉之然事不果行而汝璧以他事罷學士也此皆命不當相縱效前四君之爲于前四君所干之主而卒不能如四君之必得志也嘗試譬之賈賡賡業乃其收值豐縮非計算所能主有命存焉夫市炭者炭至偶與寒會則其價十倍矣鬻冰者冰至偶與暑會則其價亦十倍矣乃有感時之寒而販炭炭至

而寒退不見售者感時之暑而販冰冰至而暑退不見售者無他時可遇不可逐也四君之以議禮入相遇時者也效四君議禮而或黜或罷逐時者也夫惟知時之可遇不可逐而士君子當自信其特操矣嗚呼漢儒惟楊雄最恬淡竟以劇秦一篇見嗤於後世一生清苦都付無用可不戒哉

任事

天下有百世之計有一世之計有不終歲之計計有久近而治亂之分數因之國家自洪武至於今二百年承平日久然所以保持承平之計則日益促

車史鈔

外紀卷上

自宗藩官制兵戎財賦以及屯田鹽法率皆敝壞之極收拾無策整頓無緒當其事者如坐敝船之中時時虞溺莫可如何計日數月冀幸遷轉以遺後來後來者又遺後來人復一人歲復一歲而愈敝愈極雖有豪傑安所措手蓋聞里中有病脚瘡者痛不可忍謂家人曰爾爲我鑿壁爲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隣家尺許家人曰此何意答曰憑他去隣家痛無與我事又有醫者自稱善外科一裨將陣回中流矢深入膜內廷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曰簇在膜內者須亟治醫曰此內科事不應并責我噫

脚入隣家然猶我之脚也簇在膜內然亦醫者之事也乃隔一壁輒思委脚隔一膜輒欲分科然則痛安能已責安能諉乎今日當事諸公見事之不可爲而但因循苟安以遺來者亦若委痛於隣家推責於內科之意嗚呼忠臣事君豈忍如此古人蓋有身死而屍諫臨終而薦賢者豈其及吾之身一策莫展而但欲遺諸後人也哉雖然爲之之道蓋亦甚難官無論已置身之死生於度外又得明主堅信而力持之然後可以有濟我朝若于忠肅謙劉忠宣大夏可謂能任事能成功者然當謙之身有 章太后力主於中

車史鈔

外紀卷上

故謙內籌軍政外遏虜鋒俾來轅之北者再南周鼎之搖者復定向徽 太后即百謙何能爲也當大夏之身有 孝廟信任於上故宮門之飛帖不眩膝前之石盡日陳革工役則貂鎔歛手練兵馬則戎行生色向微 孝廟即有大夏何能爲也未幾 景皇彌留而忠肅已染西曹之血矣 孝廟上賓而忠宣已荷烟瘴之戈矣夫任事如二公成功如二公得君之專如二公而皆不免以身爲殉信乎任事之難哉又何怪乎委痛於隣家分科於膜外者之接踵於天下也

催科

爲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爲然今非其時矣國家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爲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懾於黜罰心計曰與其得罪於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蠶楚繼之矣蠶楚不完而困圉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耳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羅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

車史鈔

外紀卷上

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鰓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脚蹠焉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死嗚呼世之爲令但管錢糧完不管百姓死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即欲有司不爲駝醫可得

耶噫居今之世無論前代即求如二祖時比歲蠲免亦杳然有今古之隔矣

亘史續曰人有患腹疾者求醫醫曰我能治飲以劑俄而心痛怪之醫曰心雖痛腹疾瘳矣請今治心又劑而首疾作醫曰疾在首心疾瘳矣俄而命絕舉尤之醫曰吾能除疾爾違顧爾命哉此與駝醫何異可佐鼓掌

呂氏春秋云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半不可以爲

全者也此亦可佐駝醫之語

耳利

嗚呼味之至甘者莫過於利人之至苦者莫甚於貧以至甘之味投至厭苦之人往往如石投水有受無拒故四知却餽揚震標譽於關西一錢選受劉寵著稱於東漢揮鋤隱君視同瓦礫撒蕞老孑耻拾遺史冊所書晨星落落而垂涎染指曲取貪圖者則天下滔滔也嘗聞一青衿生性狡能以譎計誑人其學博持教甚嚴諸生稍或犯規必遣人執之朴無赦一日此生適有犯學博追執甚急坐昇倫堂盛怒待之

已而直至長跪地下不言他事但曰弟子偶得千金方在處置故來見遲耳博士聞生得金多輒霽怒問之曰爾金從何處來曰得諸地中又問爾欲作何處置生吞曰弟子故貧無資業今與妻計以五百金市田二百金市宅百金置器具買童妾止剩百金以其半市書將發憤從事焉而以其半致餽先生酬平日教育完矣博士曰有是哉不佞何以當之遂呼使者治具甚豐潔延生坐觴之談笑款洽皆異平日飲半酣博士問生曰爾適匆匆來亦曾收金篋中扁輪耶生起應曰弟子布置此金甫定爲荆妻轉身觸弟子醒已失金所在安用篋博士遽然曰爾所言金夢耶生荅曰固夢耳博士不憚然業與款洽不能復怒徐曰爾自雅情夢中得金猶不忘先生況實得耶更一再觴出之嘻此狡生者持夢中之金回博士於盛怒之際既赦其朴又從而厚款之然則金之名且能溺人彼實餽者人安得不爲所溺可懼也已嘗觀韓非以出婦喻黜官曰爲婦而出常也所貴善營私耳居官而黜亦常也所貴善殖貨耳嗚呼韓子之言世情也楚有一人爲令以墨罷官歸而美衣媮食歌童舞姬受享擬王者醉中語人曰我若無主意聽孔夫子

說話今且無飯喫安得有此噫此造業之人造業之言然彼直狂誕敢為此語世之口不若人心若人者可勝數哉龐氏遺安楊公清白能不目爲迂濶者又幾何人哉

妄心

見卯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恒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隣人伏雞乳之待彼雞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

車史鈔

外紀卷上

九

卯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牯牯復生牯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牯所生者又復生牯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乃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碎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

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奪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顏然忽起即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喪我

人生自有真我徇其非真我者而真我乃喪試觀赤子在襁抱中被之布不愠被之錦不喜枕之以塊睡亦如是是之以玉睡亦如是中無所起外無所豔此

車史鈔

外紀卷上

九

之謂真我久之知誘物化見飲食則垂涎矣見金寶則動念矣久之而悅少艾矣又久之而嗜富貴矣圖持保矣始猶循理以求之不得則拍應耻求之又不得則殫精力決性命求之至於決性命以求在外而真我之喪無餘蘊矣嘗聞一隸卒奉官司旨執一姦僧械而繩焉牽與俱走其僧點甚圖自脫至夜就逆旅中治具甚豐潔取酒跪奉卒曰以我之故勞君此所以酬也卒故嗜酒僧百計勸之至大醉不辨人事顏然而臥僧乃自脫其械取刀斃卒以械械其手擊之絕焉而卒斃猶故也僧乘其醉逸去翌旦卒酒

醒視械在其手又絕也摩其頂髡矣而僧不見乃嘆曰和尚在此柰何不見我趨歸其家妻方理櫛對鏡見卒至輒詈曰何物姦僧那得帶械入人閨中卒趨出頓足曰我非我僧為誰噫卒之所徇酒耳至於喪我而不自覺世人之決性命以徇者若財若爵若功名其途甚多其營為至繁雖欲不喪真我安可得哉噫禪家有言生來一物帶不來死去一物帶不去此語甚直捷甚警省知此身之中本無一物真我恍然畢呈矣

深文

車史鈔

外史卷上

法家最忌深文深文之人心忍而其才足以濟之往往能令人必行其說遺毒甚慘如見棄灰者曰是不務棄而惰而廢業者也刑之見民挾弓矢曰是將為盜敢於射人者也而誅之頗異以腹誅蒙戮岳飛以莫須有見殺則將何人不可加辟而民奈何能措手足耶偶憶一關吏行夜禁甚嚴犯者必重撻無赦苟無犯者輒謂邏卒賄脫撻邏卒無赦居民畏其撻莫敢犯一日未曉時邏卒巡市中見一跛者執之跛者曰何故執我邏卒曰爾犯夜禁跛者指目曰此纔曉時何云夜又何云犯夜卒曰似爾之行且總息計算

過城門時非一更不可豈非犯夜跛者語塞與俱赴關吏關吏果逆其必犯夜也而重撻之世之巧吏以巧計造為不必然之事而指其人以必然論戍論死使人無所逃避蓋亦執跛者而逆其犯夜之類也嗚呼快意取功名可矣獨不為方寸計乎若夫倡率之機又係於上非必人主即令為直指為監司者意向操切則屬吏之以束濕見長察淵見異者必且響應而民含冤欲恨者不知凡幾余平生無他能獨耻此不為或曰夫上意不利于官噫人之性命為我博美

官若耶

車史鈔

外史卷上

或云一鄉民去城三十里薄暮出城邏卒以犯夜執之民曰未暮何執卒曰計爾抵家時夜且深矣其恃遠犯禁尤甚於夜行官重賞以卒為能而罰治鄉民如所禁

不善用書

古人有言發人神智者惟書而已矣故秦始皇焚書賈誼斷之曰以愚黔首乃知讀書則智不讀書則愚譬飲食然用之則飽不用則饑第善人讀書以益其智則善無不至惡人讀書以益其智則惡無不至吾鄉乙亥歲郡庠一諸生名王嘉賓一儒童名楊應龍

誘余邑儒童鄒文鑑游俠斜計畧其資三百金懼鑑與索遂以晡時引鑑赴曠地王與楊共用石擊殺鑑鑑臨死嚙嘉賓二指幾斷血濺賓衣腰以下如雨痕鑑死塲方聞於官時郡守葉公日葵郡丞王公麟泉命緝捕竟弗獲適嘉賓赴麟泉署求免一操軍麟泉未許賓輒從公手中奪筆欲自抹操軍名公惡之視其二指皆噬幾斷偶回風飄衣衣衫血痕點點然碧公問之曰爾指誰噬耶爾衣上血誰染耶賓荅曰頃與婦失懼婦嚙吾指又出口中血濺吾衣耳公命鎖嘉賓別館亟遣人執其妻至則嚇曰爾夫告爾謂爾

車史鈔

十一

嚙其指口血濺其衣爾罪當死妻懼訴曰妾那敢嚙夫指血夫衣夫自與楊應龍鄒文鑑飲東門某娼家戲鬪爲娼嚙且血耳奈何冤妾公乃命繫其妻遣人執某娼娼至訊之具言賓與鑑從其家飲酒去暮而賓獨歸視其指嚙其衣血扣之不言所以公乃白日葵曰殺鄒文鑑者王嘉賓也因會訊之賓輸服不復能辯蓋妻與娼已先發其隱情矣遂與應龍俱論斬人皆稱嘆麟泉公以爲神明越半歲麟泉轉員外與日葵公別曰不佞行矣郡中止一事宜防日葵請曰何事公曰王嘉賓讀書人多智今在囹圄如檻中猿

未嘗一日忘出宜慎之越半歲嘉賓與應龍果重賄獄卒多買利刃藏米桶以入又掘獄牆幾透以紙掩之將舉事謀於他盜盜佯應之陰語其母母亟聞於官日葵公率兵快下獄視則利刃十餘柄油百斤皆在焉視牆牆盡掘乃問賓曰爾欲何爲曰欲反耳公曰爾反如何曰以油紙點火燒獄柱柱燃公必出救火我乃率獄中盜執公殺之借財府庫殺出城奪船往洞庭作小楊公耳今願就死無他覬公乃縛賓與應龍撻之數百立斃以釘貫其頂暴其屍人又益思麟泉公先見然葉公自循良天實佑之不然盜母不

車史鈔

十四

白幾危矣嘻若嘉賓者所謂讀書益智惡無不至者也豈不有負於書哉

天怒

天意之怒見於候兆惟心乎畏天者自能測之母犯其怒而能自必其命余蓋驗諸舟人已辛酉之夏舟過豐城日亭午天色光瑩萬里一碧然甚暄熱偶西北有黑雲起初如蓋漸蔓衍鋪叙如絮舟子謂余曰宜泊舟余曰晴霽無風奈何泊彼前舟魚貫櫓者繫者皆弗泊也而奚泊舟子曰惡風至矣不泊且覆遂維舟於岸首尾皆植椿焉余乃携一童子登岸頗舒

攀縮少憩賣漿家俄而震風大作屋瓦羣飛如蝶俯視江心白濤山立高十餘丈前舟覆者凡十餘艘人從波中出沒如驚鳧亂鴨死者十六而余舟獨完浪亦翔入舟口行李俱濕乃取酒犒舟人曰非汝早見將江魚腹中又葬楚人骨矣然汝何以知天且風舟子曰天氣怒應有怒風我輩江行久故能測測其且怒畏焉而謹避之庶不及覆公非江湖人安測彼前舟者非必不測蓋直以爲不足畏恃焉而及於溺可怪也已嗟夫天下猶大舟也天下之人無貴賤無老弱無賢愚皆同舟之人也而倚一人爲舟師數年以來天怒疊見琴出矣地震矣山移矣水血矣鐵星隕矣木象生矣兩宮三殿災矣太廟古樹雷且火矣乃巖廊之上恬不爲畏豈其聰明越世仰視甚怒之天而不能測耶測則何容泄泄若是耶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今日之勢何可不亟圖也

嫁禍

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太祖患之皆曰猪婆龍窟其下故爾時工部欲聞於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大龜爲害上惡其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龜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龜龜凡數百斤一受釣以前兩

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諳龜性命於其受釣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覆龜面龜用前爪按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猪婆龍爲殃賴頭龜頂缸言嫁禍也嘗觀潘去華小說載馬炳然事乃知世之不幸而爲大團龜者多矣去華謂炳然官至會都舟歸蜀泊團風舉家皆被盜殲則殺長鬣輩之報也古語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藥言哉馬炳然別載

戒急性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一日下筋夾雞子雞子不受筋乃投之地見其旋轉不定用木屐蹂之雞子偶匿屐齒空處不受蹂述乃就地手取置口中嚙之盡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都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錯剔指錯墜地就地取之持觸磚數迴盡滅其鋒乃已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即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驚作拏狀伺其怒定乃罷或告之改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頭然

僥倖有小過輒又持木尺自挾之噫此兩公事言之皆可笑其實雞子也錯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即我怒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庶幾能克己者哉

僥倖

天下事有意外僥倖者夫人見之每起倖心不知其不數數也余所聞二近事皆陋然皆最僥倖金陵有妓曰馬湘蘭者負時名第年五十七矣夙近清貴家故貧已亥春一形家詣蘭所周回視之曰湘蘭爾知所以貧之故乎蘭請問形家指曰此門向某處為退

車史鈔

外紀卷上

十一

財當為爾改之財乃大進應在一年蘭聽之改門踰三月浙有于公子某年二十八慕蘭名往而與居閱三月費千金蘭以此致富形家之言其驗如響又攜李有張龍山者曾寓金陵挾厚貲皆從粉黛場中銷耗殆盡蕭然寄食賣漿家忽一胡僧相龍山面曰爾氣色旬日中當致千金願施我五十金治一衲張曰吾落魄人不士不商不工即一錢無從致安問千金僧曰爾無疑願少須之踰數日其舊所狎妓遣人邀龍山龍山曰邀我何為我囊罄不能更上汝門矣邀者曰第一往至則妓告之曰近一遠賈資多善博陸

自負無對與數賭皆為所勝妾意能勝此賈者必君也蓋龍山故善博妓所稔知已而引與賭輒數勝凡三日贏千五百金賈乃謝龍山不敢賭龍山携金至賣漿家胡僧來謁曰君不信我言今何如山再拜謝出百金畀僧僧曰非舊約也受其半去夫湘蘭而後櫻桃也龍山困於粉黛但未操瓢耳乃皆一日而得千金出於夢想所不及豈非僥倖之最者乎然世安得數有此與其希湘蘭之偶獲不若杜門紡績錄積寸累可取必也與其覬龍山之贏資不若力耕自食春種秋穫可刻期也故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至於

車史鈔

外紀卷上

十二

馬所遇形家張所遇胡僧則又奇發奇中天下往往有異人率如此然君子道其常可也

謹飭

嘗聞漢馬援戒子有曰杜季良為人豪俠父喪致客數郡吾愛之敬之不願汝曹效之因舉畫虎為喻唐柳玭戒子有曰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一或失檢得罪重於他人嗚呼兩公真格言哉余觀吳中如王元美家世列卿貳蓋鼎族也延陵秦方伯耀雲間喬憲長懋敬俱號名閥當乙未歲吳人以關白未靖不時傳警在位者皆謹備之而元美仲子士驥耀弟泰燈懋

敬子相俱自負貴介又驕能文章燈善談喬善書翰各有時名彼此相往來出入狹斜酒中大叫傍不目人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曰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奸人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場皆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也者乃泛泛投刺富人家曰吾曹欲首事靖島寇貸君家千金爲餉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數十金乃去不貸者輒目攝曰爾爲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勦汝家汝金非我有誰有耶蓋意在得金姑爲大言駭若輩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

車史鈔

外紀卷上

十九

常佩劍出入以爲必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轟言趙州平王秦喬諸公子將爲叛事聞巡撫朱鑑塘檄有司分擒之聞於朝曰是將叛又曰是爲妖言然詢之皆無實其後論趙州平秦燈死士驕戍喬配已而江南人言其無實以爲冤竟成疑獄久繫士驕家有廝養名胡忠者善說平話元美酒酣輒命說解客顧忠每說明皇宋太祖我朝武宗輒自稱朕稱寡人稱人曰卿等以爲常然直戲耳士驕每携忠酒樓胡作此等語座客皆大笑而閤閭乍聞者輒亦曰彼且天子自爲以是并爲驕罪至收之囹圄之此其情

固非真目之叛目之妖言固過然亦由士驕等自恃高門大閥交遊非類以至於此若能如馬援所云無效季良如柳玭所稱毋恃門第恂恂自守杜門謝客圖史自娛寧至受意外之禍如此哉余固記之以戒士夫子弟輕交遊媒禍如士驕輩者

雷神

天至威也亦至神也而天威之大天神之著者莫如雷故雖聖如孔子迅雷必變愚如匹夫匹婦聞霹靂之聲未有不暗檢心事冀幸自免者奈何漢王充氏著雷虛篇委曲辯析謂雷非有神乃陰陽之氣偶激

車史鈔

外紀卷上

五

而成宋儒遂祖其說謂陰陽奮擊爲雷其殺人也或偶值之不盡然也意果如此說幾何不令君子自恕小人自肆而無復忌憚耶夫雷之顯應載在釋家小說者不具述即如帝乙無道射天畋地出游江濱被雷震死成王惑於流言疑周公天爲大風雷電發金縢書以明忠蓋此雷神勸懲顯跡載在經書灼然可考者也余鄉數年前有馮氏者姑媳相煦方乳其孩雷乃從牕格入先殺其媳後殺其姑復從媳手移取其孩置之別室得不死又余里中往年病旱有黃冠郭五者能以其術致雨雷方奮擊壇所五指一大樹

令雷擊之蓋雷怒方甚不有所擊則不去於是雷往樹所三往三返五別指一樹乃擊而去比雨霽於前所指樹視之則有群童避雨樹下雷不忍驚故不擊此二事者皆余家居時所親見聞夫擊姑媳而全孩護羣童而舍樹雷如無神豈偶然者耶乃世俗之流嫉奸惡肆志天網偶遺輒相誣曰近來霹靂亦避惡人余曰何也曰某某惡甚不一擊之豈非避惡人乎又曰近來霹靂欺善怕惡余曰何也答曰只見雷殺牛不聞雷殺虎此二語語執以問雷神神亦無以解豈知天地非小古今非近禪家因果去來之說非欺人者凡雷所殺尋常之人與無罪之牛皆往業宿愆重不可赦於是殺之亦安能盡執途之人而告之曰某為某惡其犯某條而我殺之哉余觀郡國繫囚有老於囹圄二三十年而就戮者行刑之日國人但見其殺亦不能悉其所以見殺之故況天神所司在十劫之內千萬年之久奈何責其一一而語人以所殺之由也余是以知雷之擊殺果有神靈未可歸諸偶然嗚呼豈惟雷哉若火若水若瘟與雷為四部皆大神靈天之所使以彰善殛惡而運其權於不可知之地者也嘻可懼已

亘史云天威可畏莫如雷人每仰而誦之蓋有激而然也弘治間李學憲獻吉作訟雷公近年方司徒定之亦作雷雪行皆極詼諧而寓調笑至意李公詩久逸而方公詩已登選其辭近狎而畏莫甚焉因並錄之以助江君解頤

李獻吉訟雷公云霹靂破隆棟暗壁發煙光猛雨撲不滅烈焰蒸雲黃陳積三萬石頃刻灰飛揚千人匍匐故不得消上野夫涕泗滂此粟來自東南方危橋隻罽凌洪洋民輸軍漕兩疲極為國不顧身家亡粒粒民膏血斛斛軍糜瘡金珠滿地不足貴邦脉與爾同靈長雷公肆虐亦何意舉頭欲問天蒼茫古穴老虺白日食行人綬虜萬丈鱗甲蒼巨澤短域含沙伺影側且狂雷公舍此弗擊吁嗟天下安所望吁嗟天下安所望

方定之雷雪行云去年臘月雷後雪今年正月雪中雷雪中之雷昔未見巫咸不存安問哉我聞雷公天帝使爪牙爰整稱圻父天網不疎凜玉斧深山魑魅孰敢侮迺今魑魅盡橫行雷公何在侍玉宸奈何寂若久無聲漢陽關使生縛人縛投江中莫敢噴繡衣柱史髮上指尚方請劍未報聞江西太守妻自縊山

東縣令彌年繫生還雖荷金雞恩翼飛已恣豺狼噬
雷公雷公胡不情釋此乃與雪霰爭震驚遠邇天鼓
鳴紫電閃爍雲冥冥非時出奮奚所懲雪花如掌未
肯平滾滾六出四疇盈江南雖稱三尺瑞百卉已折
那可禁王恭鶴氅奚足數袁安僵臥心獨苦豪家默
炭墜北戶外鵲衣色如土兒童未解長者哀拍手
大笑天家俳電光雪片相縈迴龍戰無乃玄黃災頗
似楚漢時方急漢家縞素兵四集重瞳一叱驚辟易
又如吳江八月濤銀臺湧出中天高子胥怒訴空中
號須臾燄日耀泰清雷收雪霰還清寧纖氛不點松

車史鈔

外紀卷上

二十三

風輕簷花索笑徑竹青千厓曉玉作屏恍疑天上
白玉京十二樓前千萬樹樹樹珠葉凝清芬老夫齒
落心未灰呼兒試撥流霞醕小飲更倚庭前槐仰瞻
北極雲五開扶杖欲舞中徘徊我皇親握大造柄王
居一渙天人應九重穆穆甚明聖法祖顧誕天明命
昭哉 皇祖垂謨訓政府毋容闕寺近掃除是司胡
敢素請陳嘉靖中興盛中官首罷最聖政登三邁五
俄頃間倒懸一解兆民慶此輩未知要領具萬國日
望 皇斯怒 皇赫斯怒民斯安萬國不擾安如山
王危無當實則難慎德此有黃金丹黃金昔傳好築

臺千金市駿輕浮埃樂生受事郭生媒鄉生吹律陽
春回況復大德天所培九方早致千里才驂騑在御
焉用駘青蛇一屏鳳鳥來五風十雨光三台雷公遵
職令不乖兩雪時霏潤八垓廷臣恭上南山杯陛下
億萬歲歲歲恭已臨蓬萊

命偶值

或問人之貴賤勞佚修短有命乎余曰有命曰貴賤
勞佚修短之命造化一一安排之乎余曰否命者適
然之數於適然之中偶有所值遂為一定之命夫造
化焉能一一安排之乎聽人之自值而已矣請以物

車史鈔

外紀卷上

二十四

喻昔范鎮不信因果齊世子難之范曰人生如樹花
當其離樹隨風飄泊或墜錦茵之上殿下是也或墜
廁溷之中臣下是也此善言命者也余蓋因鑄銅一
事而悟命出適然偶值為定誠如樹花之說夫有銅
於此其色澤同也質分同也音響同也大冶操鑪鼓
鑄或需盤孟則鑄盤孟或需印璽則鑄印璽夫盤孟
之用賤印璽之用貴大冶豈擇於銅而貴之賤之哉
聽其時之所需而已矣至於印既成矣乃其勞逸壽
夭之分又復迥別蓋余昔令長洲則握長洲之印今
官大理則握大理之印然而長洲之印當余臥起之

際與就枕之前用於文移用於簿牘用於信票日累千萬用而不能已操印之吏腕臂欲脫今大理之印三日而一啓鑰用不十顆而復封緘其餘時刻滕之匣中與守龜等然則爲長洲印者何其勞爲大理印者何其逸夫銅一也豈大冶有擇而勞逸之哉從其質之已成而已矣勞逸之相去既遠則修短之相差亦甚蓋余問長洲之印一年二年而新三四五年而利七年至十年而文字磨滅如開元通寶故未有踰十年而不更鑄印局者若夫大理之印自有大理以來未嘗易而文字曲折煥焉若新自此以往雖千

巨史鈔

外紀卷上

二十五

百年可無更鑄也然則爲長洲印者何其短爲大理印者何其長此豈大冶有心於修短之哉因其用之有節有不節而已矣故余感於印而知人命之出於偶然亦猶是也賈生云天地爲爐萬物爲銅陰陽爲炭造化爲工人生其間無貴無賤無勞無逸無修無短皆聽造化之鑄非造化有所揀擇而貴之賤之勞之逸之修之短之出於適然而已矣夫既出於適然則非但我不能私于造化即造化亦不能私厚我私薄我惟聽其所值而盡吾心行吾事畢吾分一切貴也賤也勞也逸也修也短也委之適然而覲觀之念

銷畔援之私化可以自適可以忘過可以平物我之怨無往而不可矣或曰子信范氏樹花之言則佛氏因果之說非乎余曰因果之說寧獨佛氏言之即孔氏之徒亦習言之矣曰善降祥惠迪吉是也此自理之必然然理之變遷亦有時而不可必譬如春而樹未饑而食飯此因也樹未者必得穀食飯者必饑飽即果也此理之必然者也若夫士子苦心力學然而未必見舉仕者刻意砥功然而未必陞擢如此者世常有之豈非理之變遷而不可必者哉故善學佛者但當信果之必有而致力於因不可恃因之已種而

巨史鈔

外紀卷上

二十六

希果之必得夫執因希果是有意也是障也佛學所不取吾聖人之道亦若是噫先難後獲盡之矣

善變

夫理有常有變然有變而常者有變而變者其在於物雀變爲蛤鷹變爲鳩此應氣而變變之常也若王初平之石變爲羊宋康王之泥馬變爲真馬則出於應氣之外是物變之變矣至於人童變而丁丁變而叟此應時而變變之常也若公牛哀之病而變虎崇伯鯀之殛而變熊則出於應時之外是人變之變矣余嘗細推人變又有不止此者較之物變有速有遲

夫速者耳目易及人見而駭焉遲者歲世移變而不覺苟非逆觀其萌預杜其漸未有不從善入惡從戾入壞者每見貧窮之家朝昨夕眠男婦桑積漸不已變為溫飽之家溫飽之家枕詩籍書旦坤夕吟積漸不已變為文墨之家文墨之家鄉舉里選賓王貢國積漸不已變為簪纓之家簪纓之家登崇陟峻累俸剩餼積漸不已變為富貴之家富貴之家縱耳娛目朝唱夜彈積漸不已變為歌舞之家歌舞之家塵金土珠浪費不貲積漸不已變為鬻貨之家基產罄盡衣食不給積漸不已變為貧窮之家貧窮而奮

巨史鈔

外紀卷上

二十一

則又變為溫飽為文墨為簪纓為富貴富貴而驕則又變為歌舞為鬻貨為貧窮若此者所謂歲遷時移溺其中者往往不覺求其逆觀預防百無一二嗟夫簪纓富貴非可妄冀若溫飽文墨為人子孫者可免而持奈何不察其漸俵然以歌舞易鬻貨與貧窮而猶不知自奮與語不云乎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變也何日之與有嘻思其變也思其漸也乃在乎人非蜚非鷹謂造化制我非愚則棄

慎獄

嘗謂一命之士苟司民社者皆能生殺其民不必士

師夫生殺所憑必準於律然輕重由律疑信由情苟涉可疑寧生毋殺語曰死不復生刑不復續痛哉言乎予讀小史見宋太宗微行都市遇一丐者櫛賈豎門索予無厭自詈自跳勸慰不止羣丐旁睨市兒聚觀以百數忽一人提刀手刃丐者疾馳而去即太宗也而人不知明日府尹上其事太宗曰必得其人乃已府尹推求不得具奏太宗切責之尹遂誣坐賈豎豎不能白奏成上之太宗曰實手尹曰實太宗勃然怒曰殺丐者我也奈何誣賈豎遂罷尹官自是斷獄者畏憚不敢妄傳世宗朝翁大立為南司冠盜殺

巨史鈔

外紀卷上

二十一

某指揮而逸乃誣坐其家二妻處以凌遲後盜覺乃知殺指揮者盜也國初某校尉素通戍卒之妻一日尉與妻臥卒偶歸尉避之門內妻曰爾何為歸答曰我憐爾寒為爾整被言訖復去尉忿然謂卒妻曰爾夫憐爾爾反憐我不義孰甚遂殺之釋刀而去比明有賣菜老傭入其室見屍血淋漓驚跳而出隣人執之傭不能辯遂誣服罪後至臨決尉乃出首前故而自祈死太祖並釋之嗟夫指揮妻賣菜傭俱有可死之迹若論其情則妾也何仇於夫傭也何仇於卒妻而遽殺之此皆情之可矜可疑者也

疑不疑輕置大辟二妾竟死傭也幾死嗚呼冤魂必報鬼神難欺自作自受豈無償還之日耶于公高門延年殊死以果證因不爽毫髮嗚呼可不懼哉

厚報

宋人有獻雙玉於王者王視之徑寸同方廣同色澤膚理皆同然而一者千金一者半價玉使玉工相焉千金者厚倍夫厚之貴於天下久矣墻不厚則亟圯酒不厚則亟酸繒不厚則亟裂惟人亦然必其能爲厚而後載福有基昌後有道余鄉父中丞熙亭其父曾爲閩中獄吏時海禁方嚴有窰戶二十餘人同舟

直史鈔

卷二十九

二十九

濟運卒目爲泛海者執之官皆論死父翁察其非辜白於郡守時獄久成直指已批允矣守乃目翁曰爾知若曹冤盡白諸直指乎蓋戲翁也翁爲人朴實聞守言以爲實然已直指按郡遂爲具牘白之直指審錄視翁所具牘以爲得情曰父吏之言是也遂爲出二十人大辟從末減會翁以忤守意罷官歸前二十人者皆詣平江縣羅拜公曰非公生我我輩爲鬼久矣且曰我等無能報公請爲公造碑百塊鐫名其上以砌地明公之能活人也碑成父翁以斃天井名姓至今在焉後翁子熙亭諱穆以孝廉起家官主政抗

論江陵宰相遭重譴江陵敗起家太常官大中丞以忠鯁著聞人皆謂阿翁活二十人其陰德固宜食報如此余年伯餘姚陳三省者官蘇州郡丞清介寡儔居官好辯雪冤獄死者生之重者輕之余每見公公輒慨然言曰凡人命事最宜慎毋輕入一入便不易出言之說若有深戚者余爲感動每鞠審人命未常不思其言躊躇再四不敢輕入人於死公二子治本治則同舉壬辰進士噫天何嘗不報厚德之人而人顧甘處其薄也哉

才吏

直史鈔

卷二十九

二十九

凡爲吏非有才不能見奇立功名然有才而無器以持之銜長矜世則其才適足以買忌故才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滇中傑維賢色目人登萬曆丁丑進士官楚中節推極有吏才發奸摘伏頗擅神稱然性嚴酷好以行能加人卒以取敗余聞其聽斷一事有足法者一婦人乘驪歸省其母比回日暮將渡小溪偶一點漢跨驢至詒婦曰爾所乘驪性未必馴若中流跳踣爾且溺沒我驢馴甚請付爾我乃乘驪萬一跳踣我能制之及岸而驪者仍驪驢者仍驢無可無患婦人信之遂更乘焉未及岸而點漢策驪逸去

婦所跨驢如跛驚追之莫及歸以其事告夫夫不謂
點漢之狡而疑婦有他輒鞭之明日訴於僕君求出
妻僕一無所問但曰啓蒙者驢也盡牽來我治之其
人以驢至輒命左右繫於廊柱禁其水草凡三日而
縱之命一健卒跡其所至驢往點漢家卒因執之僕
審其人遂輸服驛果在其所竟杖殺之又一人被兄
匿其祖父遺貲數千金訴於僕僕命開其祖父以來
家貲既至收而藏之置不問一日密授其數於獄中
盜陰令投牒曰某器某器係我盜得今寄某人兄所
僕收其牒命卒執某兄赴縣與盜質指牒曰某器某
器今皆在爾所皆盜寄也爾罪與盜等應死其兄遽
曰器誠有之然某器吾祖遺也某器吾父遺也僕曰
器出爾祖爾父有何憑據其兄曰兩世分書見在何
謂無憑僕命取分書驗之乃曰我固知爾祖爾父有
此遺爾爾何獨不分給爾弟而獨擁之手遂剖為兩
股兄弟各得其一而以重法繩其兄噫此二事者可
謂發奸摘伏曲盡斷訟之妙即漢趙張何加焉苟能
濟以愷悌處以謙冲雖為名臣奚難而不免以酷以
抗拒敗可惜也哉

戒吞產

凡人田產受諸祖父思傳子孫必不忍輕於鬻賣設
或至於鬻賣則必其勢有所迫而不得不然乘其不
得不然之勢乃欲巧取而賤獵之世之富翁往往視
為得計豪有力者更甚焉此蓋不思天理不為子孫
計長久者楚中一孝廉善營殖數用勢寵其鄉人一
日鬻鄉人田受契良久不與值即與之報以敗繒惡
器牛馬齒長者抵值而昂其價鄉人不平出諄語詈
之孝廉乃訴於官以為辱已及署門將入對簿鄉人
度官司必且答已悲恨甚乃伏地以口含糞唾孝廉
面耳目鼻口皆糞也俄而他孝廉聞之曹起恨鄉人
欲併力攻之一縉紳偶至微言解之曰諸公於此無
甚怒鄉人當更自反孝廉皆曰何也縉紳曰爾但知
士夫的面是面不念小民的口也是口夫彼口含糞
穢豈不自念其口然而至此者誰迫之也諸孝廉服
其言皆解散去不復相助鄉人聞縉紳語亦自悔輸
罪事遂旋解噫以勢驅人服我不若以理令人服我
古人若蘇子瞻買陽羨宅聞宅中老姬哭之哀遂棄
價不取宅今人即不能爾然平值而速畀之以濟人
於困自是交易中陰德事若夫因畧至徑尺與人爭
競或倚勢占人徑尺地尤不宜聞 世廟時江右一

顯者官於朝其子數寄書曰隣人每歲占墻址不肯
休顯者得書題其尾曰紙紙家書只說墻讓渠徑尺
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計只見城墻不見王遂緘封
却寄子誦其詩謂父駕下不能助已洩忿遂棄其書
於地隣人偶拾得之感服顯者盛德自毀其墻恣顯
者之子所取已而兩相讓各得其平相安如舊乃知
以勢驅人真不若以理感人者之為速效無後患也
況千年田地八百主人用盡機謀誰能長守哉

車史鈔

雪濤小說上
外紀卷

三十三

車史外紀
雪濤小說

上卷終

車史外紀

雪濤小說
下卷

駁祿命

偽古書

重枯骨

知足

知無涯

龍喻士

慎誣

理燭

忍耐

財宗

盡慧
附

巧御

士修

假手
附

人種

戒侮

心高

藥言

戒慳

前定

遠術士

處盜

婦制盜

自做人

安命

將道學

善謔

聽訟

陰陽

人可教

燒煉

蛛蠶

右共三十二則



駁祿命

西楚江盈科曰末世祿命風鑑二家各持其說行於天下大端驗者什一不驗者什九要之其人非能精詣其術皆竊糟粕自糊其口者也第就二家較論則祿命者因氣測理其驗難風鑑者因形測氣其驗易若諸載籍風鑑之說在在有徵而祿命無聞焉易稱一若詩咏委蛇論語著閭閻侃侃雖不言相然已陰

一史鈔

外紀卷下

禍之矣至於傳記蜂目豺聲卜羊舌之必敗豕視狼顧斷商臣之不仁其言信如著龜不一而足若夫高祖龍準隆顏呂公因之歸女班超虎頭燕領識者度其必侯許負之相亞夫唐舉之相蔡澤黥徒之相衛青與夫鄧通之當餓死裴度之當入相在史冊中驗者居多至我朝袁洪之法文皇必帝決姚少師必相如執左券無不立合而祿命家曾有一之或驗者乎國初胡日星決太祖必帝特借祿命為詞星異人也不假祿命而能決太祖必帝者也嗣後萬禩以祿命仕至尚書棋生平不聞一驗景皇召算祿

命不驗而出其後言皇帝在南宮英廟遂復辟此論理非論命也棋之仕至尚書棋自命好非由祿命驗也呂才駁祿命引長平坑卒南陽貴人為言猶曰氣數偶合命不能制不足以見祿命之果無驗乃余就目前二事觀之而知祿命之果不足信比如雲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猶然推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星安在耶生員場畢或偶然病故乃其卷佳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星安在耶祿命之斷不足信此其淺而易見者矣若論其至則相亦何憑同一貌也仲尼陽虎一聖一狂同一目也虞舜楚王

一史鈔

外紀卷下

一仁一暴然則相又何可盡信但較之祿命驗處多耳

偽古書

姑蘇諸技藝皆精緻甲天下又善為偽古器如畫絹之新寫者而能使之即舊銅鼎之乍鑄者而能使之即陳縈以秦漢之款標以唐宋之記觀者為其所眩輒出數百金售之欣然自謂獲古物而不知其贗故吳中有宋板大明律之誣蓋以譏夫假古器耳嘗聞載籍之林其以贗為真以今為古者亦復不少矣夫結絕以後秦火以前惟六經為最古亦最真其他若

素問之託於黃帝也素書之託於黃石也陰符之託於太公也皆賈也至於汲冢也墳也典也丘也索也穆王傳也大抵有其名無其書好事者遂撰偽書以竊附其名而傳之而不知篇中所載制度文章聲稱論議皆屬後世事而故文之以艱深之詞此猶繫新畫以秦漢之款標時鼎以唐宋之記愚者惑焉識者昭然辨之矣彼記誦剽竊之徒尚復以此自多而曰我能讀汲冢書我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我能習穆王傳而不知其偽也此與宋板大明律何以異哉

重枯骨

車史鈔

外紀卷下

三

儒家謂人之生也形神二者而已生則神守其形死則神散不復知其有形佛氏之說謂形爲四大偶聚幻成神之視形至輕而無所顧戀猶行人之視蘆蘆幕假朝棄無有一毫顧戀之心此二說各有至意未可相非然余以塚墓一事推之則死者之神蓋有久而不滅還復戀其形骸欲其全不欲其毀者矣昔齊景公夢五丈夫介冑跪已若有訴者以問晏子晏子曰昔先王曾誅五人而非其罪埋首梧立當由斯人見夢與景公使人掘之果得五人首具禮葬焉其夜五人復見夢致謝宋之時有宦遊者其女死寄棺佛

寺通一典試者假宿寺中語所厚友曰爾於經義頭用三古字爲識我當拔爾未幾又一經生亦復假宿靜夜危坐見一女子嫵然而至生頗懷疑女曰妾某人之息官貧不能以子骨歸妾當爲君取第以斷君歸骨遂以三古之說進經生如其言遂爲前典試者所收以爲其友也已而放榜則生也訝之生語以女子事且曰今已命僕從爲此女治櫬矣余鄉有楊竹里者治別業於西郊掘得死骨皆投道路不踰年一丐者披髮詣城隍訴楊氏棄骨事訴畢狂語於市隨詣楊氏家曰爾棄我等骨我訴於神神將罰汝其後三四年竹里子孫死者四五輩僅留一孤如錢丐者之言蓋鬼託也夫古今報驗如此類者甚多不具述即述此三事亦見鬼而有知未有不懲其遺形者蓋佛家所謂愛業也嗚呼世之愚夫不足怪已亦有聰明之士一旦據位乘勢或以風水之故剖人之塚自安其親其有慈心者或用錢帛賄買其子遷彼之墳治我之穴此皆造業之事取禍之道當遽然悟而止矣嗟夫掩骼埋骸王政所貴文王澤及枯骨江漢諸侯歸者二十國哲人鑑於往事察利害之故毋曰死者無知可欺也嗟乎已能常不死乎母曰死者無

車史鈔

外紀卷下

四

子孫無與我爭也嗟乎已且能保其常有子孫乎論至此則雖死骨不能爲祟亦不當割之如蓬蒿矣

知足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人情豔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家養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

車史鈔

外紀卷下

五

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地者遂謂止於此爲不足蓋聞里閭惡少有評風月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看不如偷不着未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冀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豔未然大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真是定心九子不可一日不服

知無涯

楚人有生而不識薑者曰此從樹上結成或曰從土裏生成其人固執已見曰請與子以十人爲質以所

乘驢爲賭已而遍問十人皆曰土裏出也其人啞然失色曰驢則付汝薑還樹生北人生而有不識薑者

仕於南方席上啖菱併殼入口或曰啖菱須去殼其人自護所短曰我非不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不有夫薑產於土而曰樹結菱生於水而曰土產皆坐不知故也余聞四明有蚌田嶺南有乳田夫蚌也乳也皆有血氣人皆意其胎卵生也而四明人之種蚌也用蚌水灑田中一點一蚌期至而收之如收五穀量畝多寡嶺南人之種乳也用米粉灑田中久之粉皆成形車史鈔

外紀卷下

六

如蚕蛹及期而收之搗碎遂成乳假令不經聞見則必執蚌與乳之必不出於田與執薑之從樹結菱之自土產者一也乃知物理無窮造化無盡槩一例以現物真寵雞耳

北人有不知蚌者請之食不擘而嚙謝客曰蚌則甘矣而難爲齒也村人有不識龍眼者與之食食其殼而土澀遂吐之甚以去衣而嗽內則去肉而嚼物益不堪語甚者曰徒加添爾味安在哉此足附博一噱可爲不虛心審問者戒也

龍喻士

吾邑去縣治西北八十里地名蘇溪有洞曰靈巖其洞前有石窟廣五丈長倍之石峭拔多奇怪色復晶瑩中一石突起高五尺許現世尊像如刻畫佛之右有石龜石鐘各一佛左石孔中有虬龍二僊蹇盤結即人爲之工不能勝其他如笋如蓮如乳如浪紋如羊腩者不可悉狀洞從窟入然門隘甚說者謂蛟龍宮焉人睥睨莫敢入嘉靖間邑大旱有巫人善迎龍術乃與其徒三四輩齋戒三日手執鐵鑕各持炬焚火縫而下魚貫以往中多蝙蝠其大如雞爭來撲炬炬滅後燃者數四行半里許豁然見天光其下有小溪橫截水深碧窅不可測溪傍一斷木長五尺許苔蘚斑駁似腐非腐巫人持鐵鑕錐其上木遂奮然躍入溪中水從溪中漸沸如湯湧起巫人懼與其儕奔趨而出甫至洞門雲霧杳冥雷電震迅大雨如注不移時水深一丈洞之後有寺水突入寺中其大士泥像自腰以下皆沒至今有痕大約環洞四五里雨最大漸遠漸小蓋溪傍之木即龍之隱而臥者巫人不知而誤錐之龍怒入宮中遂激成此雨吁此地舊名靈巖不虛哉顧龍不怒則不激雨遂無由致然則賢人君子抱奇蘊卓夫非龍乎歷覽往牒以激怒而成

功業者多矣是故蘇季之相燕以妻激張儀之初秦以交激范雎以折齒激淮陰以胯下激馮遷有言不激惡能奮然亦必真士乃能激夫溪傍之木似木也而實龍激之故足以致雨假使其真木也雖亦不知奚爲激哉

慎誣

易有之精氣爲寇游寇爲變則人死爲鬼固聖賢所不諱言若夫冤氣鬱結能殺人如彭生之託於承戚姬之託於犬子胥怒濤伯有介駝則理所必至無足異者余聞楊李有盛周者號文湖登嘉靖間進士當爲諸生時人或以讒言污蟻其妻盛不察真贗輒持刃殺之自鳴於官官曰烈士也亟賞焉未幾妻見夢曰我實無玷若用讒言殺我我必報若越十五年盛君累官至其郡太守夜檢文書有縊死事盛語閹童曰縊何能死人我請戲試之遂用組綬自繫踐踏椅上懸諸梁閹童乘其懸也亟取椅却走盛足不能至地氣絕而死閹童走歸家語父母曰吾今日得報仇矣遂仆地死人莫曉其故後細詢之則閹童之生日乃盛妻之死日蓋妻魂出世爲童殺盛以報向者之殺已也嗚呼無怨不復無往不還能逃於明不能逃

於幽智力可以籠人不可以籠鬼士君子乘權秉勢謂我能生人殺人不顧其安恣睢屠戮何其不念及此趙清獻畫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此可為士君子檢心之法矣

理燭

天下事雖千變萬態然畢竟不能逃出租字理者人心之條理也故以理燭事則世無不可得之情嘗聞一典史逸其名居官聰慧數決疑事里中父老能傳之茲述其一二吾人觀之亦可因事類推不為物眩典史所部一老叟以圃為業一歲熟被賊竊去凡

直史鈔

外紀卷下

九

數百箇如是者三叟不勝忿訴於典史典史陽斥之咄咄誰為爾守圃今訴誰耶已呼叟至膝前約曰爾俟茄再熟各刺竹針茄腹中沒其穎俟其再偷即時訴我叟如其言已而復被盜走白典史典史遣隸數輩分布城隅凡鬻茄者皆令入署查覈命以次候於庭各取數茄剖之已得一人茄穎穎有竹針在其腹呼叟與質即叟隣人也遂伏罪人皆稱異又兩人同憩旅舍一人置傘於門無傘者奪之曰子傘也互爭焉訴典史典史曰此傘不宜專界當從中剖之各持其半命一隸執刀見剖察二人色一人甚憾一人微

笑典史乃曰無剖命界憾者皆笑者蓋傘屬我而剖壞其本有故憾傘不屬我而剖損其本無故笑執憾與笑定二人之真偽而肝肺洞然如燭照數計噫史固聰慧人然據所剖二事皆度之以理理如是狡者莫能匿吾鑑矣余故記之欲人因事類推毋謂史卑官焉而忽之也管仲師馬得路隰朋師蟻得水焉與蟻且師之況典史耶

忍耐

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之甚易而其實有難能者若真能忍真能耐煩則其取禍必少

直史鈔

外紀卷下

上

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富兒素慳亦能從事於忍遇仇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旦託乞故出言詈之富兒不為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動丐者乃裸而露其醜曰爾能啖我此物乎富兒不勝忿持撻之一擊而斃為仇家所持竟坐償此知從事於忍至於難忍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為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為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

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與耐煩為難能也嘗聞劉忠宣公里居舟行水畔一人方帽青衫呼公名大罵若為不聞也者其人罵至五里許倦而返不踰月一主政以公差舟行前一人復罵主政如罵劉公者主政曰何物怪人橫逆至此命扶之二十不數日死及死乃知其宗室而病心者主政竟坐憤人乃問忠宣曰公何以知此人宗室而不與較耶公曰余備位卿貳彼知我而故詈之非有所恃何以及此余故不問此燭惠於未來而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也雲間徐少師存齋曾督浙江學政考袁煒下

直史鈔

外紀卷下

十一

等煒以直指見拔入閣明年遂發會元存齋自恨失士已復督學江西凡士稱屈求再試者必與試至於手握箸身在輿前榻上無時不閱卷兩目幾盲或諷之曰公太勞矣乃答曰余恐此中更有一袁元峰而我再失之也此鑒失於已往而能耐人之所不能耐者也吁世之言忍言耐煩者能以兩公為法而曰不能寡過吾不信已

財崇

夫財人所欲也得非其分即財即禍余官姑蘇有潘姓者掘地開機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潘奎潘璧兩

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隣人覺之以其家事也寢不敢發奎生二子長名城次名垣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入貲為國子生司成姜鳳阿覽牒曰何名潘城為增一璧字父奎聞之甚不樂蓋所殺弟名璧也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父而歐之死說者以為璧再生為璧城以子殺父報殺弟之業夫藏金無主者也然無故得之尚且兄弟相殺父子相戮產盡人亡而後已則夫巧取計奪獵人之財以自富者能保不為禍哉昔人有言吾辭禍非辭富達哉

直史鈔

外紀卷下

十三

盡慧附

黃岡王氏大宗也文章宦業甲於楚萬曆間有侍御諱同道者早卒未盡展其志有遺篋在室約千餘金弟同執應得之而未忍發其篋忽一夕夢同道入其室而追醇生生而具風慧方弱冠即喜結客徵歌選妓以佐之同執以為憂人曰此不過用其故物耳彼盡其故物亦不得不盡其故智弟安之後追醇果以詩文顯於世無忝門風此足佐雅談且破俗障與前財崇相反如白黑業也故附之

巧御

物之御物大率用巧夫虎之饑也時或食鰕以尾投水鰕謂煖也而集其中虎尾一掉鰕入其口者以百計矣山鯉之饑也時或食蟻以舌垂地蟻謂羶也而游其上山鯉之舌一卷蟻入其口者以千計矣鼠欲竊卵恐無完卵也一仰一俯仰者抱俯者嚙而曳焉而卵乃不壞鼠之巧也猿竊麻子虞其撒也一抖撒其毛蹲而伏一拂麻枯而出其子置之毛中用唾封之比至入穴唾乾毛散麻子盡出猿之巧也小人之用巧皆若是耳夫惟麒麟不履生草不食生虫而未嘗饑此謂德勝不以巧勝

車史鈔

外紀卷下

士修

一舉子下第語余曰場中苦盲試官為崇佳者弗取取者弗佳余曰爾欲盡侵造化之權乎夫試官具隻眼者文之好醜一見立決其誰能欺此之謂文衡乃一榜之內蓋有其身積德預錄於冥司或祖父累仁食報於後世而其人之文不能佳固鬼神所欲加佑者於是使盲試官冒醜為好從而收之此則造化之權不盡為人用而自為用乃知士子修文為陽贊修心為冥契宜慎之矣

假手附

宋高文虎云祥符中西蜀二舉子同行至劍門張亞子廟號英顯王二子過廟已昏黑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祈夢為信寢廡下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般粗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道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恐懼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既而諸神皆作一韻且各刪潤商確朗然誦畢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此正為吾二人發迨將曉神乃起別傳呼而出視廟中寂然二子素聰警

車史鈔

外紀卷下

十四

各記其賦寫於書帙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及入試二生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儻然一字不能上口問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耶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皆被黜狀元乃徐夔也亟求印賣賦比廟中所誦無一字異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嗟乎士務自修爾營營何益哉

人種

南方有鴉方乳雛毛羽既具將教之鳴曰吾言惡劣
爲世所嫉身不能易請易其子於是引雛往見乾鵲
曰吾子鴉也而願習君之聲母惜爲吾子師異日變
惡之善轉世人之嫉以爲喜即亦何敢忘返哺之報
鵲受而教之鵲鳴啾啾鴉鳴啾啾兩不相入鵲不勝
忿喙且啄之爪且搏之鴉亦不勝苦而終不能變其
啾啾之聲鵲顧鴉笑曰汝自鴉種耳吾不能如汝何
遣之使歸鴉歸故巢與其母啾啾唱和不習而若慣
焉者乃知種類移人即欲變化其道無繇故君子慎
其所以爲人種者

直史鈔

卷下

十五

直史云此在中陰身能具慧力自擇所投爾否則
何以慎之雖然能持善業者必不墮惡種曷慎所
持哉

戒侮

士君子切忌侮人侮人最損德且召禍周書有云不
侮鰥寡夫以帝王之尊即鰥寡亦不敢侮則天下無
可侮之人矣吳郡王元美性廣大能容物一日者持
薦書求謁公命進見少頃爲公布算時公長君澹生
已在泮仲季皆髫髻日者乃曰佳造萬福但子星少耳

座客盡笑公曰母笑好先生有膽氣客問曰何也公
曰他來我們人家乃敢不買春這是膽氣買春者吳
中方言謂先探履歷後入門也獨之一金而去吾邑
文學蘇宮字靜夫性誠直長厚即嬰兒亦不相慢邑
中有歌者姓王貌醜如鬼聲惡如裂帛每闌入賓筵
無貴賤皆唾罵靜夫獨謂客曰母然天刑之彼亦豈
願若此王感泣每早輒焚香祝靜夫百歲而呪唾已
者噫日者本自可笑歌者本自可唾而元美姑以膽
氣褒之靜夫姑以天刑憐之此所謂不盡人之情遠
怨之道也夫待日者歌者如此他人可知若雨君者
庶幾不侮鰥寡哉

直史鈔

卷下

十六

心高

余郡迤西三十里有河狀山山隈有王婆廟不知何
代人父老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
每索酒輒予飲累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
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
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不復釀酒
但持井所出泉應酌者比風釀更佳酌者踵至踰三
年得錢凡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忽又至婆深謝之道
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猪無糟耳道士笑題

其壁曰天高不弄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
猪無糟題訖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國初蜀中一耆
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
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噫
人心羶慕非名即利名利之途愈趨愈永趨而不已
害及厥躬然後悔之其不為貪得之王婆能為回頭
之果若者幾何人哉

藥言

夫言有至微然聽而繹之可為養心之助者即當審
記余官姑蘇偶見白公集中自謂官吳數年未嘗置

史鈔

外紀卷下

十七

太湖石一片余曰白公喜水石何乃遺此張伯起答
曰如此累心事白公不做嗟嗟世之可以累心者不
少矣過而不有心境自適寧獨石哉又聞王元美鎮
鄖曾薦一屬吏乃其鄉人常詈公者或曰公薦某人
是薦其詈我者也自此以往凡求薦者爭詈公矣薦
而賈詈將毋愚乎公笑曰不然我不薦他他更詈我
余聞此答不覺胸次頓開計較之念一時都盡嗟嗟
兩君子者俱吳名賢也故服伯起之言命曰清心丸
服元美之言命曰寬中散其於室慾慾忿收斂寧減
華扁哉語云至言藥也信夫

戒慳

天人涉世自學問中出者別有機局若但得其性之
所近則寧為豪爽毋為慳鄙蓋豪有豪過慳有慳過
即而較之則豪過可喜慳過可憎余官姑蘇有徐氏
者貲累數十萬其時兩宮災營建孔亟吳中奸民欲
藉端以告金穴遂藉江左巨戶凡若干人謂且入奏
徐氏與焉聞而病咽以鬱死王百谷曰是夫不逮漂
陽史君遠矣余問其故百谷曰漂陽史氏家累鉅萬
世宗朝邊餉匱乏好事者亦籍江南北巨戶凡三十
人云且上獻而史氏不與乃恚曰如史某者家亦頗

史鈔

外紀卷下

十八

饒今籍三十人而某之姓名不得與某乃不比於人
亦以憂死嗟夫二氏之死其故畧同其情迥異然而
一段爽氣則徐不逮史何啻天淵昔晉人論人物曰
廉蔭千載上人至今讀其傳猶有生氣如某某者非
不自慎若人人如其便可結絕而治但恐狐狸猶貉
噉盡耳是故徐史二氏皆過然而寧為此母為彼

前定

嘗謂官爵大小壽命修短皆係前定知其前定則一
切順受顯固可喜晦亦不憂壽固足慶夭亦不懼蓋
余鄉曾有二事可驗官爵壽夭定於有生非可一毫

人力移動者一貢士名燕成號白石六歲時嘗夢其衣冠對鏡乃呼其母諭之曰我為阿郎做吉夢異日必做官幸無相忘久之白石貢入太學謁選得照磨乃悟夢中對鏡蓋照磨官銜也嘉靖間邑令其公名勲履任三日嫡庶爭寵爪破其面公自負貌美被爪破遂雄經死邑士紳往哭之公父乃曰吾兒不幸有此然亦前數向者生時夢人相賀持綵聯書二句其上曰四百姚涑榜三日桃源令莫測其兆已而登姚狀元榜其年進士四百人今令桃源三日夢因先告我矣噫觀此二事則燕君之官止於照磨其公之

豆史鈔

八

十九

遠術士

近世星相士皆無奇術率藉薦書求容於富貴者能絕不與見大足省事即不得已與接寧量情遣之不宜轉與薦書蓋此曹跡寬亦能用舌鋒中人嘗聞一臬司駐劄荆南與一相士厚薦往某孝廉家孝廉故貧以五錢為謝禮其人恚甚然不欲發及入謁臬司問曰孝廉何以遺君乃詭曰甚費此公辱以五兩

見贈皆明公賜若極其感激也者然其心實恨孝廉慢已思有以相中久之臬司得報左遷莫測所自相士進慰之臬司徐語曰不佞所以左遷之故汝知之耶謝不知又問曰汝與此中縉紳相與亦察其間有不足不佞者耶又謝不知及再四固問相士若為欲言也者更復嚙嚙臬司強之乃慚蹙曰僕若不言則於明公厚若言則於毀明公者厚僕實不忍言耳固強之乃曰毀明公者非他即前日以五金贈僕孝廉也僕亦不虞其有此舉徐而知之晚無及矣因具悉孝廉於京師某權貴厚從權貴處中明公乃至此臬

豆史鈔

八

二十

處盜

孟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蓋言禮可感人夫禮非獨可以感常人即大惡大不肖之人亦未嘗不可禮感吾鄉蘇溪有一素封朱姓者素醇善里人皆慕值歲羣盜夜入其家行劫朱未知盜入亟起肅衣冠出拜曰勞苦將軍惠顧老漢羣盜皆釋戈與揖遂安椅櫟

盜次序坐亟命家童執羊豕宰之致享几筵尊俎
先後羅列乃崇肉豐饌躬親行酒盜皆就席惟飲朱
復諭家僮曰將軍等不棄貧老遠來顧我恨我囊中
不如往歲可人封十金布十疋爲將軍秣馬之助凡
二十人皆一律及家僮持金布出盜欣然受之再拜
謝曰我輩窮故來相費願以他生相報盜收畢辭去
朱送之門諗曰數年後貧老家事若少充煩將軍再
來看盜曰感公高誼若再來犯天且殛我矣朱老
雖不無費於盜然神閑氣定何等自在又有張公者
家亦素封羣盜至其家張不勝忿與之辯且固云家
實無蓄靳不與盜乃縛張公捷之火炙之鬚髮爲焦
強劫三百金而去比去甫一里張公率健僕操刃往
追殺之盜反戈相向刺公數鎗腸出死其子文學張
明詔者篤愛父有俠氣乃自裹糧携慣捕者數人跡
盜於深山中盡得之縛而告公之靈然公所爲死於
刃則亦不善處盜之過矣無論如朱與盜揖讓即三
百金已出門若遺焉可也奈何以七尺之軀爲金殉
哉蘇子有言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之手言身重也
非獨盜賊天下之人其不當與較而當姑容之者亦
多矣非容彼乃自容也

婦制盜

楚中巨浸惟洞庭爲大其中往往數盜風濤浩渺
者不能及時出沒縱橫爲客船毒隆慶間盜劫一客
盡有其資殺而投其屍水中并二僕俱遇害留其妻
妾二人不殺置船中盜魁語之曰爾夫飽江魚矣爾
從我善遇汝否者我且殺汝二婦不得已從之然其
心未嘗一日忘故夫每與妾議欲得當以報無繇也
會盜魁誕日開船詣湖心雞子山登眺痛飲爲壽二
婦因勸之至醉不能起并醉羣盜皆中酒適天暑婦
詒盜曰舟中熱甚當移枕簟因石納涼暮而登舟豈
不暢快盜不逆其有心也因連席臥山去船半
里餘二婦曰我先赴舟中治炊炊熟可下食盜曰諾
至舟亟斬船纜船遂離岸丈許輒順風掛帆任其吹
送不半日抵岳陽問諸土人則江防道駐劄其地二
婦因往訴故夫被盜事且言盜在雞子山亟遣健兒
擒之當立致及捕者至山上羣盜餓三日奄奄垂盡
皆就縛至則俱論死噫若二婦者不動聲色以計擒
羣盜而報其夫其智有可取者夫豫讓之劍不能得
志於襄子漸離之筑不能必中於秦皇而二婦以杯
酒制羣盜死命於股掌間成功出烈士上中庸論道

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豈不信哉

自做人

進士吳曲羅諱化朱虞言諱一龍皆楚人吳官鎮江朱官蘇州皆司理余時承乏長洲見虞言貞亮粹白口如其心謂人品若此世不多得一日曲羅謂虞言曰年兄真是好人虞言選謝曲羅曰好到好不算好虞言曰既好便算好安得不算曲羅曰你從胎中出來撞着的好人虞言曰撞着好也算好曲羅曰你若當時撞着不好安得這般好故真正好人必須由自己做出噫曲羅此言雖曰戲謔然而至理存焉嘗觀

車史鈔

卷之四

二十四

孔門子路出胎撞着剛人卒蹈孔悝之難子羔出胎撞着善人未造聖人之域皆是學力弗到後世若陽羨周處其初撞着惡人然聞鄉里竊議改行從善遂成忠孝大節關中張載其初撞着俠客然聆二程說易撤席聽講即成理學大儒此皆不靠撞着靠自己做人知天下有自己當做之人則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變化氣質何善不臻吾謂二公一時戲謔之言至理存焉蓋以此

安命

亘史云此下三段儒生腐談不稱進之口吻

學者修身讀書預養用世之具此但書其在我至於

科目之有無官爵之高下蓋自有主之者不專係於帖括簿書之間為得失嘗聞余楚中三夢兆則非但科目有無官爵高下為有數即登科名次居官方位亦由預定非可強移昔正德末沅州一諸生名月華生平夢中八十六名自嘆無中式之理蓋楚額止八十五人故也及世廟出興師加楚額五名詔至華在二場聞其事即投筆曰吾中矣放榜果居八十六名予同年孫大祚將謁選夢所居縣門左畫龍右畫虎已選貴溪令蓋貴溪龍虎山在焉又余邑李孝廉位將謁選夢一縉紳投刺視之則朱素也遂選績溪縣令即此推之科目名次之先後仕宦地方之彼此有生之初業已先定而營營計較強遇以從我者何能有益祇自添一番勞碌而已故學者貴安命

蔣道學

吾鄉先輩有蔣信者號道林生而純粹近道王陽明誦丞龍場道經武陵信往謁之陽明曰蔣生資質可作顏子幼時行兩中從容有度或曰宜亟行避兩信應曰前面亦有兩夜與數友人宿僧寺見月中黑翳或曰山河大地影或曰吳剛斫娑羅樹信曰非也蓋

太陰渣滓未化耳其議論清遠如此生平務學窮理躬行實踐自少至老庶幾醇德無疵登進士第官至貴州學憲一時縉紳士大夫皆崇之及信死鄉人有議其遺行者曰道林平生無可訾但老而涅白一事可訾耳此固春秋責備之義然求一生可訾之處不可得僅得涅白一端則道林為人真無忝德行之科昔人云歎其事而訾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至於訾及涅白而吾乃益服蔣先生無遺行云

善謔

洪渙之詩曰善戲謔兮謔亦有一段自然出於天性者蜀熊翰林名敦朴辛未進士京察改別駕入辭江陵張相國相國為熊座主乃曰此後好生守官我衙門人痛癢相關宜自勗熊答曰不然醫書有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張發笑不自制蜀有孝廉名金聲之舉鄉試尾名已入監考得監元熊乃語人曰金君一向止可名王振今考監元庶幾名稱其實又河南內鄉李翰林名裴官檢討弟名儼為增廣生兄弟皆善謔裴遺書弟曰你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你增得幾何廣得幾何其弟答書曰老兄今日檢討明日檢討不知你檢得甚麼討得甚麼吾鄉兩庠士一名鄧

邦道一陳姓皆善謔鄧入明倫堂其教諭偶問之曰聞貴鄉有叔嚙其嫂鼻端者宜得何罪鄧曰若鼻在可幸無罪教諭問何故答曰有鼻之人奚罪焉論大笑一日教諭病脚而跛陳竊效之或以告諭將加朴陳曰此由朱晦菴誤我諭曰云何陳答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諭遂笑不復朴此雖無大用要之矢口而出令人解頤亦是一段別才非可襲取

豆史云善謔事甚多余別有紀此下俱不稱

聽訟

吳中訟師巧設機關改年易月陽附陰叛以愚官司耳目者蓋百出百新即留心聽斷往往為其所眩而不及覺余令長洲其同壤為吳縣吳富民朱應舉雙瞽而悍謀買一僧田僧不肯售應舉誘至家命家僮毆殺之隨賄其徒火其屍滅口俄而里中喧騰謂必白官應舉懼延一訟師問計訟師曰待眾人白不若使其徒告可從中弄機權耳應舉懇問計訟師曰爾以某月某日赴城中請三學博飲此縣令任公所知爾今但賄僧使其狀所書曰所言皆曰朱某以某月某日毆殺我師改飲客之日為毆僧之日則官必信必反坐僧僧得賄即反坐固其心矣應舉如其言方

任公訊鞠時乃辯曰某日小人請三學博飲身在城中家在太湖安得又有一應舉在家毆僧任君曰然三博士飲酒之日余亦知之爾乃曰應舉是日毆爾師豈非誣告僧業已受賄不深辦任遂出應舉坐僧誣邑人見應舉獲出皆不察所以但曰任公受賄千金脫殺人之罪語聞司理袁節震耳及節震覆鞠竟曰應舉曰爾殺人有左驗安得不償應舉不復辯第曰罪固應死於是遂議辟通國之人皆謂任受金而司理青天不知袁之得情采於衆口任之受蔽惑於訟師噫聽吳訟者其慎之哉後數年應舉因篤疾且動手者死獄中於例應釋以贖免

陰陽

陰陽之家疑而多忌拘而多畏從古記之至於年神方位諸說猶多不經乃近世號為儒者亦多尼之不知何也宋太祖將置堯庫所司白曰太歲守東方宜避之太祖曰安有此說假如比隣居者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若太歲守東方西家動土修建神將遂禍東家耶此無庸避噫英主之見卓朗不羣足以破千古之疑矣余鄉有一二小事出於匹夫之口然而可以醒拘攣者之心故記於此一老農當稻熟時擇日

食新其隣家一人善譔輒嘲之曰爾舊歲食新曾卜日耶曰然今歲舊穀足用耶曰不足稱貸而益之耳夫舊歲卜日而穀猶不足也今亦安庸再卜稻可食則食之矣老農乃始憬然有悟又一人平日動尺土必卜吉偶履巖墻遭覆壓土沒其身之半亟呼家人掘土出之家人曰期未必吉盡卜諸其人曰俟吉乃掘我耶我將為塙下土矣家人曰不卜則生卜則死若是乎卜吉之無用也其人亦始有悟於平日之拘拘為過計也此二事皆近戲然皆足以明陰陽之不當尼余郡有蔣道林者信道之人也少時卜吉葬母

也暗與古合

人可教

或問人之不能者可教而能否余曰安在其為不可且無論人即禽獸異類然亦可教而況人乎鸛鵒可教以言語猢猻可教以演戲黃雀可教以認字焉可

豺以銜孟犬可教以舂碓苟未至為鸛鵒為猢猻為黃雀為馬為犬則何不可教而能也彼自謂不可教者是自棄也曾鵠鵠等之不若矣而人奚而人

燒煉

或謂燒煉之事有此理否余答曰有何以知之曰楚人之伏鴨也以雌雞經月而雛出吳人不然掘土為坑置糠其中累鴨卵以數百微火從中熏之一人自炕上搬運鴨卵周旋勻適不半月而雛盡出天汞為銀母五百年後凝結為銀彼仙人者能縮五百年為五百日則汞之成金固亦宜然出於母也然而天下有此理世必不能有人有此人則造化無權

亘史云今燕都上元食黃灰賞牡丹聞蟋蟀皆取諸地壙中火炙真足奪造化之權然其本必壞物亦早斃則燒煉五百年之後必變原質呂祖不為為害五百年以後人此一念足仙矣奚以燒煉為哉

蛛蠶

蛛語蠶曰爾飽食終日以至於老口吐經緯黃白燦然因之自裹蠶婦操汝入於沸湯抽為長絲乃喪厥軀然則其巧也適以自殺不愚乎蠶答蛛曰我固

自殺我所吐者遂為文章天子袞龍百官綬繡孰非我為汝乃枵腹而營口吐經緯織成網羅坐伺其間蚊虻蜂蝶之見過者無不殺之而以自飽巧則巧矣何其忍也蛛曰為人謀則為汝自為謀寧為我嘻世之為蠶不為蛛者寡矣大

亘史云此段詼諧語也酷類子書足以殿此卷矣

夏姬

叙曰宣淫者易敗而姬能固寵蕩情者易渝而姬能遠期縱慾者易衰而姬能三少凡物之尤者莫不有繫於心而固結不可解矣古稱狐媚者其姬之謂乎

夏姬鄭穆公之女鄭靈公子嬖之妹嫁於陳大夫夏御叔御叔橫死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

車史鈔

外紀卷一

夏姬

毛詩鄭氏箋云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為之歌曰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於株註云株夏氏邑夏南徵舒字也

小序云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又云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其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悄悄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輟

轉伏枕君子讀其詩亦可慨焉

左傳云陳靈公與孔儀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宣公九年

車史鈔

外紀卷一

夏姬

侯不念胤緒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且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勤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納公

孫寧儀行父於陳

楚之討少西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丞焉巫臣使道焉

巨史欽

外紀卷一

夏姬

三

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釐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請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

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釐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左傳成公三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

巨史欽

外紀卷一

夏姬

四

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閭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閭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遣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教吳乘車與其射御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春秋夏姬乃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其子徵舒弑君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而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或云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必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出西溪叢話

百史欽

外紀卷一

夏姬

五

百史外紀卷之

天都外史
康氏校

叙曰國語史蘧云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卒伐有蘧有蘧人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劉中壘傳列女志首次孽嬖宮室之鑑豈不昭然哉何英主之易惑也紀寵幸

末喜

呂覽云伊尹奔夏三年及報於臺曰桀迷惑於末喜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喜末喜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而日相與闕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末接而桀走劉向傳曰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亂孽

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于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于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藉其頭而飲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于是湯受命而伐之戰于鳴條桀師不戰湯

亘史欽

外紀卷一 麗華

之山而次

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次于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頃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究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為商

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

妲己

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而

亘史欽

外紀卷一 麗華

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因西伯美里西伯之臣聞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疎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

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
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
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
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封紂子武庚祿父以
續殷祀令脩行盤庚之政

劉向傳云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于紂紂材力過
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辨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
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已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
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
鄙之舞靡之樂收珍物積之于後宮諛目群女咸

巨史鈔

妲己

外紀卷一

四

獲所歆積糟為丘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
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
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
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
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聞聖
人之心有七竅于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
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
鹿臺衣寶玉衣而自殺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
己頭懸于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
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

其止共維王之印此之謂也頌曰妲己配紂惑亂
脩紂既無道又重相謀指笑炮炙諫士剗因遂敗牧
野反商為周

巨史鈔

妲己

外紀卷一

五

褒姒

國語云鄭桓公為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妻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禱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禱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漿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諫之化為玄龜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妻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時侯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緹款不而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中人

亘史欽

褒姒 外紀卷一 龍章

六

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隕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統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速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矣

亘史欽

褒姒 外紀卷一 龍章

七

史記周本紀云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禱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禱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漿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妻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殺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妻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妻所棄女子者於

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襄是為襄如當幽王三年王
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襄
如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
襄如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燧燧
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襄如乃
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
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
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
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
幽王驪山下虜襄如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
立史欽
外紀卷一
寵幸
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
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此之謂也
劉向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襄如與配幽王廢后太子
舉燧致兵笑冠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驪姬

左氏莊公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至於齊
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
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
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
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
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
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
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虐莫於晉為都晉之
立史欽
外紀卷一
寵幸
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
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
卒與驪姬諧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晉語云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
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
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
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
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儻可疾不忍
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耳乃難遷乎優施
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

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易弄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疆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患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衆利而

史記

卷一

寵幸

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况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忘行而衆說歆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執君歆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

故能乘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浹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夫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粟固不實又恐刑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粟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

史記

卷一

寵幸

驪姬略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臯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翟翟之善

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中生甚好信而
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
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忌
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
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未里克一
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送之飲酒我優也
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
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唱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
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棄于苑已獨集於枯
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
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
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殮而寢夜半召優
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
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
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
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
福乃寘鴆于酒置董于南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
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
公命殺杜原款中生奔新城驪姬見中生而哭之曰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有父忍之况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
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
退中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
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
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令賈華刺
夷吾夷吾逃于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
國無公族焉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
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
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
巨史欽
外紀卷一
卷一百一十五
之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
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
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斃
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
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于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
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
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彼此名也
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
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禮記檀弓云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

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驢據
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
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
人辭於孤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
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
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百史欽

外紀

龍

百史外紀卷二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李夫人傳

漢書外戚傳曰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
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
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
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
再得止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
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

百史欽

外紀

龍

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圖畫其
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
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
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
病形色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
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
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
見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
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
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

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
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
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
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拳拳顧念我者乃以
平生容貌也今見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
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禮葬
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
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
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
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

豆史鈔

李夫人
外紀卷三

三

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
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
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詞曰美連娟以修嫵兮
命操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手故鄉慘
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
修夜之不陽秋氣憊以淒淚兮挂枝落而銷七人氣
氛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陰以曠久兮惜蕃
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莢扶
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倚靡兮縹飄姚
虐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蛾揚既感激而

心遂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寐之
芒芒忽遷化而不返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
紛兮哀哀回以躊躇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
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寢淫敞荒寂兮無音思若流波
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妬關華將安
程兮方時隆盛年大傷兮弟子增欷湊悵兮悲愁
於邑喧不可止兮響不虛應亦云已矣嫵妍太息歎
稚子兮慟慟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
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
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

豆史鈔

李夫人
外紀卷三

三

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拾遺記云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
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
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道因賦落葉哀蟬
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
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
聞唱動心悶悶不自
膏之燭以照舟內悲
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
文螺之卮卮出波祗之國酒出洪梁之縣帝飲三爵
色悅心歡乃召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

人授帝衡燕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決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顯頰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幃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齋不死之藥乃至暗海

亘史鈔

李夫人

寵幸

四

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復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幙裏宛若平生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盡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春此石人爲丸服之不復思夢帝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焉

齊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云屬車挂席塵豹尾香烟滅形殿向靡蕪青蒲復萎絕坐萎絕對靡蕪臨丹階泣椒塗寡鶴羈雌飛且止雕梁翠壁網蜘蛛

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 唐李商隱李夫人歌云一帶不結心兩股方安髻慙愧白茅人月沒教星替刺結茱萸枝多擘秋蓮的獨自波光綵囊盛不得蠻絲繫條脫妍眼和香屑壽宮不惜鑄南人柔腸早被秋波割清澄有餘幽素香鯉魚渴鳳真珠房不知瘦骨類冰井更許夜簾通曉霜土花漢碧雲芒苦黃河欲盡天蒼黃 李賀云紫皇宮殿重重開夫人飛入瓊瑤臺綠香繡帳何時歇青雲無光宮水咽翩聯桂花墜秋月孤鸞驚啼商絲發紅壁闌珊懸佩瑤歌臺小妓遙相望玉蟾滴水

亘史鈔

李夫人

寵幸

五

雞人唱露華蘭葉參差光 鮑溶云璫闌羽帳華燭陳方士夜降夫人神歲疑半露芙蓉色窈窕將期環佩身麗如三五月可望難親近頻黛含犀竟不言春思秋怨誰能問欲求巧笑如生時歌塵在空瑟銜絲神來未及夢相見帝比初亡心更悲愛之欲其生又死東流萬代無回水宮漏了丁夜向晨烟銷霧散愁方士 張祐云延年不語望三星莫說夫人上涕零爭奈世間惆悵在甘泉宮夜看圖形 白居易云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人生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盡念未已甘泉

殿裏令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
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煉金爐焚九華帳深夜
悄悄反魂香降夫人覓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烟引
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更縹緲悠悠揚還滅去
何速芳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鬢髮平生
貌不似昭陽寢疾時覓之不來君心苦覓之來芳
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
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
哭重壁臺前傷盛姬又不見秦陵一掬淚馬嵬坡
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
期生亦感死亦感凡物感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
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正史鈔

李夫人

寵幸

六

尹邢二夫人

褚少孫曰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姪娥衆
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
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
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
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
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
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
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
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
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正史鈔

尹邢二

寵幸

七

三俠紀贊

鄭方山名作歛邑人以詩游於李空同何大復之門而性喜任俠二公交譽見諸吟詠方定之先生云鄭詩名埒程自邑而豪俠過之嘗嬖一妓後睚金夫意少衰鄭覺而呼來畀之五十金問曰吾孰與某豪峇曰彼安敢儷君鄭指金笑曰與爾歡者此君爾請善事之遂與之絕夫既與之絕矣胡用畀之金余爲贊以復曰交而貳心貪使之也愛而不彰吝蔽之也惡而遺之金表無吝也遺而絕其跡斥其貳也此雖細行而豪俠之槩已具彼妓雖靦顏受之去已神辱而車史鈔三俠紀卷二

心死矣多金者焉能睨之

右揮金

市人方某鬻陶器於儀真壩上山東客以貨交常時取辦麤者方度高處有官陶數聯嘉靖回青料也每聯索錢二千貫山東客求一視方憚不許曰非爾售者視何爲哉客即出錢滿二千貫接器入手摔於地顧方曰奚足辱我遂揮手去意揚揚自矜方以爲辱已亟追而坐諸堂悉出其器視之曰同否曰同因推而碎於地語客曰嚮者聲一呌爾不若此有餘韻也客靡然而退贊曰貨爲吝之門辱爲怒之因維兩人

者不居故一擲而主哈再擲而客走嗚呼是何異夫鴻門之玉斗

右摔陶

賜村呂氏名天僨良工也其造鼎彝倣商周規製逼古自僨始雲間顧青夫範金百累月而鼎成主人摩挲喜甚乃拊鼎足而目僨曰此不可以僞爲乎曰可覆也鉗一足而鎔之無少爽顧問續之之術僨執錘向鼎擊而壞之吾不堪爲疑者任也并酬值盡卻誓終身不爲造一器贊曰同廼心利斷金無虞爾侵襲一足覆公餗仍穴其腹捶其指鉉人耳無忝豪士夫

車史鈔

三俠紀卷二

長者爲行而使人疑之柰何以鬻技而爲疑者使也

右鎚鼎

空同集云鄭生嘗讀書方山已輒棄去束書扁舟往來梁宋間而英氣愈勃時射獵數澤中高視玩世然奇特之士顧樂與之游又祭文云軒騎弗義視如蜉蝣一言苟合千金鴻毛可稱豪俠士矣

車史曰方子中爲子言呂君字子清具隱德非徒任俠流當客海上時中倭狼狽中負其叔顯以逃有處女依之以身託君數日夕雖曲庇以歸其家終不玷其潔所處患難如此他節槩又可知矣

陳嬌如

柳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娼名曰陳嬌如者姿藝俱美爲士子之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如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侍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耳翼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如大驚且賞其奇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爲中表所推玄宗在

亘史鈔

陳嬌如
外紀卷三

人間嬌如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

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
野史云雲翹夫人真欲得玉杵臼和蓋姑試以難之耳匹夫不可奪志玄宗鑒之矣

汴國夫人 本李娃傳

汴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嘆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萊陽公者時望甚崇家徒甚殷年五十有一子始弱冠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服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

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可一戰而霸今備一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常游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驕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盼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游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

亘史鈔

汴國夫人
外紀卷三

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膽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叩其門俄有侍兒然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之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接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和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

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異生遽驚止莫敢仰視與之拜迎叙寒煥觸類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鼓已發矣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異其遠而見留也姥曰幸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遠關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疏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

豆史鈔

一八

外紀卷三

梁寵

徙坐於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美詠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真求居而已願償生平之志但不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安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謝焉曰願以已為廝養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

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倡優儕類嬉戲遊宴囊中益空乃鬻俊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盡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醑求之可乎生不之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也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

豆史鈔

一八

外紀卷三

梁寵

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弄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蔥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靸大宛馬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嫗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嫗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其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

生遽往至舊宅門局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遷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佛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叩其扉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曰姨氏在手曰無之生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有一人稅此院云途中表之遠至者薄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里舊邸邸主哀

直史鈔

外紀卷三

六

而進膳生情慙絕食三日搆瘍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西肆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嗟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西肆多日假之令執穗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函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輿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絕妙迺餽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

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手二肆許諾乃要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抵輿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迺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鬣者擁鐸而進綢衛數人於是奮鬣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東娶而至即生也整其衣服俯仰

直史鈔

外紀卷三

六

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聲清越響振林木度曲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為衆所誚益慚耻容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貽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八計時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即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與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

之矣豎慄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手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捶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匿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嘆令二人擠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捷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者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

豆史鈔

外紀卷三

禁籠

聲長慟曰今予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絕姚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即姚遽曰當逐之奈何容至此娃歛容却涕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馳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晷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因躐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彼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况欺天負人鬼神不祐徒自貽其殃耳某爲姚子迨年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姚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

豆史鈔

外紀卷三

禁籠

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
生謂娃曰可策名就試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
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
闈雖前輩見其文莫不歛衽喜躍願友之而不得娃
曰未也今秀才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
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
當罄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
生繇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
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
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
豆史鈔 外紀卷三 九
妾亦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母君當結媛吳族
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其從此去
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
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迴生許
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
拜成都尹兼南樸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
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
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
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
翼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

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
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
爲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皆歿與娃持孝甚至有
靈芝產於倚廬一歲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
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
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
早者猶爲太原尹
野史云史稱設形容樸鳴琴掄長袂躡利屣固庸
態也娃之濯淖泥滓仁心爲質豈非所謂蟬蛻者
乎士不困辱不激不激事不成假令鄭子能自堅
豆史鈔 外紀卷三 十
建顯當世則娃幾與蘄王夫人媲美矣
安國夫人梁氏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
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訥然驚駭亟走出不
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
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
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
金帛納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安
國夫人蘄王嘗邀元术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
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

爲之動色

又云韓世忠授廊延路副總管屯淮揚苗傅劉正彥反部兵赴行在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朱勝非紹傳白太后遣慰世忠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逐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夜會世忠於秀州世忠討正彥及追傅誅之兀朮將入侵以世忠爲制置使守鎮江金兵至世忠已先屯焦山大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兀朮窮蹙祈請甚哀潛鑿渠三十里絕江遁去

直史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野史云斬王臥而夫人望之爲虎蓋察其神也疏劾斬王舉朝爲之動色與季布言樊噲可斬事略相類雖然夫人之疏斬王也有以也

直史外紀 寵幸 卷四

天都逸史 永華生輯

楊貴妃

劉昫傳云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璵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安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異歲禮遇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妃父玄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玄珪光祿卿再從兄鉅鴻臚卿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韓號秦三夫人與鉅錡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勅四方賂遺其門如市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鉅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請送貴

直史鈔

楊貴妃

卷四

十一

妃院供帳器玩廩餼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不稱旨暴怒笞撻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翌日韓號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暴有賜與自是寵遇愈隆韓號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資銛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戰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迺相誇尚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舍晝夜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以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

巨史欽

楊貴妃

寵幸

二

玄宗凡有遊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楊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璨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號國而不避雄狐之賜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葩粧盈巷燭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院婚嫁皆因韓號為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

稱旨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剪髮一縑附獻玄宗見之驚惋即使力士召還國忠既居宰執兼領劍南節度勢漸恣橫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驛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亦停官國忠二男眇眇妃弟銛

巨史欽

楊貴妃

寵幸

三

皆尚公主楊氏一門尚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玄宗御製家廟碑文并書玄珪累遷至兵部尚書天寶中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令貴妃姊妹與祿山結為兄弟祿山母事貴妃每宴賜錫賚稠沓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

與妃詔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忌將士疑懼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馬嵬之誅國忠也號國夫人間難作奔馬至陳倉縣令薛景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及一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為我盡命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縣吏載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手

直史鈔

外紀卷四

唐書

賊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瘞於廊外韓國夫人尊為祕書少監崔珣女為代宗妃號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公主女嫁讓帝男秦國夫人尊柳澄先死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又新唐書傳

宋祁云玄宗貴妃楊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從籍蒲州遂為永樂人幼養叔父家始為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廷無常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夫挺宜充掖廷遂召內禁中異之即為自出妃意者乃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

善歌舞遂晚音律且智算整頓迎意輒倍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齊國公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銘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愛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敕四十獻餉結納門若市然建平信成二公主以與妃家忤至追內封物尉馬都尉獨孤明失官宅日妃以譴還銘第比中仄帝尚不

直史鈔

外紀卷四

唐書

御食嘗怒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下鑰安興坊門馳入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撫尉良渥明日諸姨上食樂作驟賜左右不可貲由是愈見寵賜諸姨錢歲百萬為脂粉費銘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宅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壞侈相誇詡土木工食不息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妃每遊時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治琢金玉者大

抵千人奉酒索奇服秘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怪珍
入貢動駭耳目於是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
王翼以所獻最進九章銀青階擢翼戶部侍郎天下
風靡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
味未變已至京師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國忠
謀於吉溫溫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宮中
一席廣為鉄鎖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輒食詔中人
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
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縷髮奏之
曰以此留詔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因又幸秦

豆史鈔

楊貴妃
外紀卷四

六

國及國忠第賜兩家鉅萬國忠既還領劍南每十月
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送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
家隊合燭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
遺鈿墜舄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十載正
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僮騎爭關門鞭撻譴競主墮
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
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息暉尚萬春公主暉尚延和
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為玄琰主家廟帝自書
其碑銘秦國早死故韓號與國忠貴最久而號國素
與國忠亂頗為人知不耻也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

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龍粒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
為雄狐諸王子孫凡婚聘必先因韓號以請輒皆遂
至數百千金以謝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
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未朝必宴餞結歡祿山
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
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
塊請死帝意且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
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
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
瘞道側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且詔

豆史鈔

楊貴妃
外紀卷四

七

改葬禮部侍郎李璣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速亂
為天下殺之今葬妃恐反反自疑帝乃止密遣中使
者具棺擲它處為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
之悽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牲必為鯁款馬
鬼之難號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
之意以為賊棄馬走林號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句我
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不殊吏載置于獄問曰
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乃死瘞陳倉東郭外

長恨歌傳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於肝

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髻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閒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盒以固之又命帶步搖垂金璫明珰冊為貴妃著后服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獨能致是蓋才智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

故當時諠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其為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關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即更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鬻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克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黎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歡戲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

而雙鬟後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闌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欽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波紫綃珮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

巨史鈔

外紀卷四

楊貴妃

十

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燭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義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唐史至憲宗元和元年盤

屋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

巨史鈔

外紀卷四

楊貴妃

十

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婉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橫慘澹登劒閣峨嵋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清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

踏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
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
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
草落葉滿階紅不掃黎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
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
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
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
道士鴻都客能以精神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
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雷昇天入地求之遍
直史敘
外紀卷四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
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
仙子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
叩玉局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
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
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
是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
絕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
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

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
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
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
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筭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盡性喜梅所居蘭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剪刀

豆史鈔

梅妃

卷五

麗華

綺窓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閒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聞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鶯鴻舞一座光輝闕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

豆史鈔

梅妃

卷五

麗華

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留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帛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群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帛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惡情耳妃笑曰怨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畧曰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髮之巧梳開縷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今聽鳳吹而回

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
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
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
舟君情繾綣終深叙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
休奈何嫉色情慵妬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手幽
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手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
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
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
東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
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
巨史鈔一入外紀卷五 寶曆 三

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
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察賜妃妃不
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詩曰柳葉雙眉久不
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
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
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關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
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
得之官二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
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
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

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
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髮髻見妃隔竹
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朧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
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
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數株未獲上益不樂忽
悟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
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裯盛以酒糟附土三尺
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刀痕上
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郭杜
巨史鈔一入外紀卷五 寶曆 四

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
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閭萬方美色衆矣晚
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
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
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
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老而伎忍至一
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
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
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
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
宣最後迺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
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
自也蓋明皇失邦各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
特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春
朱遵度家大中甲戌年七月所書字亦頗好其言
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畧加修潤而曲循舊
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予得之後世之傳或
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

豆史鈔

梅妃

卷五

豆史外紀卷之

杜秋娘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黃曲外史申之氏校

唐杜牧樊川集云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
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爲
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
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予過金陵
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云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
其間杜秋者不勞米粉施老淖即山鑄後庭千雙眉

豆史鈔

杜秋娘

卷一

秋持王竿醉與唱金縷衣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
惜少年時花間堪折直須
折莫待無花空折漚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
日渡瀟岸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眴獨依依椒壁懸
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
壁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開捻紫簫吹晉書盜
張駁塚傳
紫玉蕭蘇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粉羽林仗獨
賜辟和旗歸來煮豹胎饗飲不能飽咸池昇日慶銅
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襟得皇子壯
髮綠綵綉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襟金
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呖漸拋竹馬劇稍

出舞雞奇嶄嶄整冠珮侍宴坐瑤池眉宇微圖畫神
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
放故鄉歸舫校拂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
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
人那得知歸來四隣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
天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機我昨金陵過聞
之爲歎歎自春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
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鷗夷織室魏豹俘作
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
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縑蕭后去揚州突
直史鈔 八 楊玉香 金陵卷一
厥爲閔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
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
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簪中屍給喪愛張輦廊
廟冠義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却生返鄧
通終死饑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
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
何爲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
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直史曰金陵佳麗其先輩乃有杜秋者爲之艷奇
有自來矣

楊玉香

金陵楊玉香者倡家女也年十五色藝絕羣性喜讀
書不與俗人偶獨居一室貴游慕之即千金不肯破
顏姊曰邵三亦一時之秀成化己亥閩人林景清以
鄉貢北上歸過金陵特訪邵三與之狎飲於瑤華之
館因題詩曰門巷深沉隔市喧湘簾影裡篆浮煙人
間自有瑤華館何必還尋弱水船又曰珠翠行行間
碧簪羅裙淺淡映春衫空傳六令歌桃葉爭似花前
倚邵三明日玉香偶過其館見之擊節嘆賞援筆而
續曰一曲霓裳奏不成強來別院聽瑤笙開簾覺道
直史鈔 八 楊玉香 金陵卷一
春風暖滿壁淋漓白雪聲題甫畢適景清自外至一
見魂消堅持邵三而問三曰吾妹也彼且揀對不偶
詩書自娛未易動也景清強之乃與同至其居穴壁
窺玉香方倚床佇立若有所思頃之命侍兒取琵琶
作數曲景清情不自禁歸館以詩寄之曰倚床何事
欽雙蛾一曲琵琶帶恨歌我是江州舊司馬青衫偏
染淚痕多玉香答之曰銷盡鑪香獨掩門琵琶聲斷
月黃昏愁心政恐花相咲不敢花前拭淚痕明日景
清以邵三爲介盛飾訪之一見交驩恨相知之晚景
清詩曰高髻盤雲壓翠翹春風並立海棠嬌銀箏索

板花前醉疑是東吳大小喬玉香詩曰前身儂是許
飛瓊女伴相攜下玉京解珮江干贈交甫画屏涼夜
共吹笙夜既闌卻三避酒先歸景清留宿軒中則玉
香真處女也景清詩曰十五盈盈窈窕娘背人燈下
卸紅妝春風吹入芙蓉帳一朶花枝壓衆芳玉香詩
曰行雨行雲侍楚王從前錯怪野鴛鴦守宮落盡鮮
紅色明日低頭出洞房居數月景清將歸玉香流涕
曰妾雖娼家志常不染顧以陋質幸侍清光今君當
歸勢不得從但誓潔身以待令此軒無他人之跡君
異日幸一過妾也景清感其意與之引臂盟約期不

卓史鈔

楊玉香
金瓶梅

相負遂以一清名其軒遂訣別歸閩音信不通者六
年至乙巳冬景清復携書北上舟泊白沙忽於月中
見一女子甚美獨行沙上迫視之乃玉香也且驚且
喜問所從來玉香曰自君別後風枝南北天各一方
魚水懸情相思日切是以買舟南下期續舊好不意
於此邂逅耳景清喜出望外遂與聯臂登舟細叙疇
昔景清詩曰江上尋春恰遇春一回見面一回新舍
悲細說分携後夜夜相思入夢頻玉香詩曰鴈香魚
沉各一天為君終日淚潸然孤蓬今夜烟波外重訴
琵琶了宿緣吟畢垂泣悲啼不能自止天將曙遂不

徐姬

徐昌穀云金陵有徐姬者善屬詩蚤死余嘗聞其句
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夾衣頗愛其有婉
思以詩弔之曰統廊吟罷楊花句欲覓楊花樹已空
日暮街頭春雪散杜鵑無力泣東風

張文儒

張幼于志舞書成語余曰公見舊院妓張文儒舞耶
惜公主晚不及見其盛常夜造其室侍兒傳曰娘來
矣娘來矣如是數四猶未至至則徐徐其行前雙鬟
導以明角燈二後侍婢以二羽扇障之望之若洛川

卓史鈔

徐姬
張文儒
金瓶梅

凌波左明珠而右翠羽有選盤旋舞薦間又如天女
散花惜子未之見也予猶習見徐驚鴻觀音舞萬華
兒善才舞云今曲中盡廢此伎矣

或云小城文儒號也色極豔而經足最小嘗脫履
以餉人初山陰高孝廉狎之最暱及居南省當辭
宿小娥着青衣帽襟入小幼中進幸後以不謹失
官尚因家壘而不及小娥事即此可推矣

亘史外紀卷之二

金陵豔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竺巖居士君衡父校

王眉山傳

叙曰教坊司御樂也國制宮綵未真未聞選召邪曲中人雖二十四樓歌舞填朝抱樂器暮或連袂而歸亦惟王公邸第呼之無僭用與騎者至武宗南巡出意外事而供奉諸妓能曲謹不蒙可讓則王寶奴實主持之夫卑賤之輩以近幸為榮故余紀所聞金陵諸豔斷自王寶奴始雖有妙麗

亘史鈔

王眉山
金陵卷二

母或先焉

王氏眉山寶奴號也當武宗南征駐蹕金陵選教坊司樂妓十人備供奉寶奴為首姿容瑰麗出眾數侍侍中擲近至尊班中人爭求飾以媚上或毀粧以自全左右狼顧慮隨侍無當禍且不測寶奴云吾儕婢子非敢當御宿但率意曲謹幸無譴責惶恤其他飾固無益毀亦太迂寔命不猶惟局脊以承恩無希福矣武宗駕旋各有齊錫俾無過惟寶奴還舊籍咸以貴人呼之祠部亦寬其數不以眾人畜也識者稱眉山眉山云初眉山個儻負丈夫氣揮霍自如

每出趨奉者載道一日乘油僻車經水西劉公廟毬師王悅俛愉皆負絕技戲之廣塗請王嬈登場眉山下車風度灑然舉趾踴躍眾皆辟易歎賞以為天人紫而觀者如堵眉山出金一錠酬二師去其豪典類如此自供奉歸後閉閣不出乃歎曰婢子獲執巾天子前安得復為人役遂結道堂長橋逸長齋誦經為道人衰不復涸巾幘中矣壽九十餘趺坐而逝

亘史鈔

王眉山
金陵卷二

七供初名惑溺供余更曰七供從其體也

或責即空觀主人曰豪舉之夫不靡曠觀之士不染人亦有言蟹行索妃旁行求偶以君所為何惑溺之甚也主人曰主臣有之蓋聞惑渺者以天下為多目惑暗者以天下為多聲況于宋王之隣司馬之主兩情自喻何能已已不能解人不能議方之登徒又疥又痔薄乎云爾何得無罪曰然則子試為供之供曰菰蘆男子翫髒其身芒屨為侶蝨魚為朋研田無歲酒國無春坎墮落魄我生不辰瓌姿瑋態非意所親何忍有遇乃橫自陳歛袂迴風流眄生春滿堂若

車史鈔

外紀卷二

何獨子目成其罪一彼姝者子伊誰之裔河水洋洋可從遠去翻飛維鳥羽毛斯離瞻彼須髮星彩偕麗醴泉無源斯言實異汨沒淤泥慷慨負氣動值負心將恐將慙士二其行累九穀墜擇木難棲寧矢披荆世道自爾一呷可譬我則何居每為髮監其罪二感士不遇壹鬱誰語慷慨傷懷涕零如雨同病相恤惟予及女枕畔酒邊擗肌分理溫言絮譚誼薄明侶生世不諧取憐兒女其罪三疎篁微風澹月自沉科頭促膝把酒行吟雅謔互發鮮頤會心目可成語齷可代音機如禪喝賞同牙琴桃兮達兮青青子衿其罪

四酒後耳熱憂思難忘揮毫落紙寫憤宮商紅牙成拍餘音遠梁或歌或按流水湯湯何不克耳視同折楊其罪五壯士垂素腹笥何益死灰不然舉世耳食北驅牡黃誰具神識彼獨伊何如不我得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巾幘有情鬚眉無色其罪六貂蟬弗屑頤言卜居犢鼻可念夜歸相如豈不四壁所暮子虛誅茅索綯卒瘁拮据倦游之子日居月諸孤燈淒雨搔首踟躕支離憔悴看碧成朱綠林睥睨傷廬靡怨獨旦引命自娛鸚鵡脫盡首常滿孟躬執爨具彌久不渝安取措大樂以不疲蕩子空房非我權輿大

車史鈔

外紀卷二

夜窓對話詞

德不報食言可肥何不棄捐為是栖栖其罪七以數者呂刑所不能詳臯陶所不能治但當徵例于紈扇之篇成案于白頭之句李益具爰書嚴武為獄吏阿難坐棘庭而訊之約法抵罪若乃尤物移人入宮來妬或垂其涎或裂其眦貧子緣深五陵分薄我意獨憐世人欲殺以又伯益所不能紀而隸首所不能度語未終而客目注不瞬口張不得合听然曰止止信若斯語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染指一嚙甘任其咎斯須垂睨眼當決溜僅僅獻酬子未識實

雙調新水令 夜窓相對一燈微把從前情然思憶
是情緣都落後任俠骨總休題待說因依業身軀早
撲攏恹地

南步步嬌 想當日無端閑遭際正值風波起因緣
在此期一度追隨一番迢遞即漸的意難離芥思量
許下諧姻契

北折桂令 少甚麼貴游門百縱千隨却看做鶯花
羅網風月簫籥須如俺運阻鵬搏更那堪計同鳩拙
誰承望嫁逐鷄飛總為些熱心密意語話投機一念
飯依更不支離用不着媒妁通言一霎里之子于歸

亘史鈔

外紀卷二

南江兒水 曾被多人誤今朝却遇伊起臉的浮越
些風流趣村沙的硬攪了溫柔會負心的白賴着牙
疼誓一林地無根無蒂只為情緣幾墮落為人一世
北鴈兒落帶得勝令 你為我被無端苦禁持你為
我受無干閑談議你為我把巧機關脫着身你為我
把親骨肉拚的離你為我含着淚數歸期你為我擔
着怕掩雙扉你為我將悶弓兒實玉不心頭繫你為
我將畫餅兒眼睜睜待療饑情痴為寒酸圖什麼名
和利心機鎮朝昏自支撐飯共羹

南僥僥令

君愁無兩翼妾恨有雙眉又被強徒生

惡意把衣裳盡作灰妾驚惶君未知

北收江南 呀早知道恁般遭際呵誰待要暫拋離
當不得東塗西抹自支持南來北往費驅馳更沒些
假期更沒些假期險摧殘一塊望夫石

南園林好 事多磨從來有的但心堅何須再題好

自把前程端的整備着燕雙飛早子待脫簫籥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 故園蕪無可依辦綵鷁却南
飛看兩兩雙雙定止棲任饒口自涎垂還笑他費經
頭的三心兩意用紅定的萬轉千回強誓盟的七高
八低喬說今的十拿九離誰似俺不媒自隨誰似恁

亘史鈔

外紀卷二

莫催竟歸這事見似鈍錘作錐那意兒似利鉞切泥
這事兒似綵灰畫奇那意兒似紫衣夜離美前程繡
圍錦堆熱心腸解衣贈綈休論他手第領蟬休誇他
黛眉玉肌則相對舉杯酌壘消多少拂鬢解頤呀除
非是鸛鵲裘俏當壚那人無愧

清江引 而今總是姻緣矣莫說恩和義但作帳中
音長記燈前誓惟願取永團圓恁是喜

黃玄龍庚戌閏月報札云河陽姬躊躇百折始委
身凌生才調相憐即一犢鼻勝烏紗多多許河陽
能於此不動情則凌生未肯甘落第二義也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芝澤里人愚谷子校

蓮臺仙會

叙曰金壇曹公家居多逸豫恣情美豔隆慶庚午結客秦淮有蓮臺之會同游者毘陵吳伯高嶽玉峯梁伯龍辰魚輩俱擅才調品藻諸姬一時之盛嗣後絕響詩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詼非惟佳人不再得名士風流亦僅見之蓋相際爲尤難耳吾嘗詢之舊游頗能言之而未悉也已酉仲夏遇先輩吳令君乃得所

巨史鈔

蓮臺仙會

金陵卷三

梓錄而傳之人自爲篇附以雅詠

速啓云月之十有二日花事未闌開到荷蕖十里免華欲滿漸添桂影三分雪藕調冰公子佳人具集裁雲剪月清歌妙舞宜誇兕觥象俎具陳朱履弓鞵交錯金釵十二一顧傾金谷之筵玉斗百千三伏開河朔之宴柔肌無汗何夏非春嬌眼流波有醒皆醉天才萬斛羣賢總是青霄子夜一聲六月驚飛白雪皓魄映鉛華而耀彩南薰煦笑語以生香鸞書先日預期魚駕同時如約

謝啓云青樓弱質深慚誤落風塵紫閣元公何幸得

瞻山斗既遂登龍之願復叨與鴈之榮勝集一時價增百倍簪纓滿座文杼麗日之才歌舞當筵響遏行云之調誰識箇中天趣請看別樣風光蘭麝噴瓊葩如在神仙蓬島薰葭依玉樹共登學士瀛洲杏臉生春寵沐金莖之錫花心藏字縈逾華袞之褒沉李浮瓜辱追隨於夏日野花閑草盡披拂以春風絕勝經頭偏宜鏤骨蓮花會上纔知此境清涼桃葉渡前不數當年佳麗嫦娥相愛曾釣鰲於朱紫班中風月爲盟更驟鸞於翠紅隊裏玉堂人物金屋嬋娟聚茲天上德星占盡人間福海雖司空見慣應謂事出尋常

巨史鈔

蓮臺仙會

金陵卷三

感激之再三

啓云良緣勝賞真千載之一時附翼攀鱗實三生之萬幸歡騰巷陌羣鳥解歌喜溢凡筵百花知笑恭惟相公閣下出塵風調絕俗襟期擅譽詞場擲地韻成金石馳聲翰海濡毫價擬珠璣龍虎榜頭高題姓字鳳凰池上首列班行爾乃抗志烟霞養蒼生之重望結盟泉石乞綠野之閒身譬諸楚璧潛形精光自昭乎萬壑吳鉤隱耀神氣自衡乎七星茲者浪跡名山偶過游俠之窟濯纓勝地暫棲佳麗之都歌舞起

南薰不減樂天高致管絃留夜月何殊安石清標豪
舉滿前競說平原好客英才接席爭誇鄭驛邀賓嘆
語雖在囊中興趣自超天外時維六月之末節換素
秋之初欣當降岳令辰况有夢熊佳兆芳年初度人
間奇會難逢遐算千齡天上祥光正照蟬聲集高樹
西郭迎金梧葉覆瑤堦心星送暑妾等鉛華凡質每
叨金谷瓊筵蒲柳弱姿恒覲玉堂青眄兩行粉黛安
能斷刺史之腸一曲琵琶未必下江洲之淚僅借光
陰於暇日聊開怡悅於幽林到處宜秋喜新涼之沁
爽隨方為樂幸大雅之陶情謹飲輕裾用迴逸駕

車史鈔

不

三

亘史云此隆慶庚午年夏末秋初兩會啓也至今
四十年人猶豔而稱之云

品目此定自太史著今
為標出以存其繁

女學士王賽玉小字儒卿名玉兒行六舊院後門街

住 品云羸棲國色原名玉瑤島天僊舊是王

女太史楊璆姬小字漣喜名新勻行一舊院紗帽巷

住 品云舊家競國還秦國希世吳瓊共楚珍

女狀元蔣蘭玉小字雙雙名淑芳行四舊院雞鷺巷

住 品云麗質人如玉幽香花是蘭漢宮宜第一秦

史合成雙

女榜眼齊愛春小字愛兒名淑芳行五舊院長板橋

住 品云六宮獨傾國一笑可留春

女探花姜宿竹小字玉兒名如真行八舊院前門上

住 品云風月宜為主心情共此君

女會元徐瓊英小字愛兒名文賓行三舊院道堂街

住 品云飛瓊歸月態雲英擣玉情

女解元王玉娟小字姐兒名彩姬行十舊院後門上

住 品云瑞璵蘊藉崑山壁明麗婢娟倚月宮

女魁趙連城小字延齡名彩駕行五舊院大街上住

品云連城重良璧飛舞羨纖腰

女魁陳玉英小字八十兒名士蘭行八舊院廠兒街

住 品云芳英春駐色雅調玉飛聲

女魁陳文妹小字回兒名素芳行五舊院紅廟邊住

品云舊里陳宮重結綺高情朱閣細論文

女魁張如英小字奴兒名友真行五舊院石橋街住

品云含英嬌灼灼真性自如如

女魁蔣文僊小字耐經名姝屏行五舊院大街上住

品云文姿本超俗僊籍近題名

儲材陳瓊姬小字芳春行十有傳

儲材王蕊梅名賓儒行一有傳

王賽玉

南海居士傳曰王賽玉小字玉兒器宇溫然故擬諸玉云玉兒鬢髮縞衣不事粧束然雜羣女中自是奪目不問知為玉兒見人不甚笑語間一笑一語令人銷魂肌豐而骨柔服藕絲履僅三寸纖若鈎月輕若凌波象為飲器共相傳為鞋杯更為詩歌艷其事性極慧能辨人賢否兼能察人意中事貴介豪俠爭羨之然當意者指不多屈設不當意雖榮利薰炙漠如也一士抱瑰璋第淪落居無何貂敝而垂索矣尤負氣不下人玉兒終善遇之厚貽以歸於是又咸多玉

直史鈔 王賽玉 金陵卷三

兒能憐才重誼云邇尤嗜書史過目輒解大旨兼之閱古清評博物君子皆服其精鑒芳名藉藉遍宇內至遐陬亦知名有宣慰某者督兵過南都潛入玉兒館一見肉顫吐舌以黃金三千陳于庭買一顧不可乃重賄祠部撼以威中之奇禍卒不許宗伯之客挾聲求媾席罷將就寢矣玉兒理髮自詒云送來的冤家怎解客慚而逃速之訟費千金終以得謝去為快嗚呼古稱絕代佳人鍾間氣一生今觀玉兒信然玉兒於羣美中名最著且久例之士籍若既首臚唱陟崇階者昔陳宮設女學士因署為學士焉

原缺第六葉

楊璆姬傳

太史公曰力田不如逢年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彼其目招心挑之流何知仁義至其抱幽遠之思傾才慕俠者世不無人即余所見蓋得楊姬焉

楊姬者名新勾字侶真故平康才人世以玉貌善音律擬之楚璆又稱璆姬姬哲而上鬢星眸善睇美靨輔齒如編貝雅好翰墨又嘗游戲丹青得九畹生態時稱逸品故諸姬中獨以才美著余未習姬聞姬名籍甚偶夜被酒出秦淮道中有故人從少年挾諸姬飲引與密坐楊姬獨時時目屬予予因過姬家談竟

直史鈔 楊璆姬 金陵卷三

夕余謂姬少年金多奈何目攝之顧屬儒生姬言雅不喜少年金多願從公名流乞片言為地予益奇之明日授以歌二章歌曰玉質芳蘭心跼蹐履芳彈鳴琴如何憐才芳愁悵悵又歌曰綴芳蓮芳曲房素月流芳朱筵張臨清淮芳樂未央懷佳人芳何極怨今夕芳難忘姬得詩喜甚請曰君為趙歌妾當為趙舞每歌一闕輒起舞曼睴轉盼翩如驚鴻人從旁嘖嘖嗟異余自起為引滿三爵遂解佩佩之客與諸姬為十二釵會人各有傳語在諸傳叙中一時聲動白下為都人士稱賞云

非吾子曰古稱邯鄲多佳麗然皆託學士大夫得不朽今如楊姬者非耶至其悲歌起舞庶幾女俠之風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信矣

巨史云璆姬善舞余猶及從家大人見之其體之所靡何惜千金萬曆己酉間一時名流都盡惟璆姬猶老家居其孫女小真稱酒人豪與文士狎

巨史鈔

巨史鈔

蔣蘭玉

金門東方生傳曰蘭玉者蔣氏女也行弟之當四小字因呼雙雙又蘭芬而玉瑩豐蕪有而似之因號之蘭玉云蘭玉幼嬉於門有黃冠人指之曰此瑤臺侍香兒前身隸仙品今凡矣乃蘭玉故不凡含英毓華蛻塵祛汶談謔竟歲月不涉一烟火語體自香人襲之彌數日不散至寐深吐微微息尤芬甘酣人乍見若朝霞飛炫奪目莫敢視玩之飛者依炫者殫魂消思結相看忘殮焉每當筵引觴交裾促席盼欲流情欲暈額欲睇目欲語鬟顫顫欲墮履翩翩欲翔時而倚然思綽然嬉感然怨恚然嗔一態妍矣更出一態尤妍至枕燦衾爛衣弛燭微不落相亦不着相若舉身而委焉棄焉惟遇才則然匪遇則否迨音律書繪殊絕一時特餘藝耳東方生曰往讀稗史載織女下津雲英擣霜仙凡相媾焉意誕耳乃今目蘭玉事世稱寰中有仙人下遊特肉眼莫辨也信然哉信然哉設女校而榜之當首第為狀云

巨史曰庚午之明年蘭玉過金壇為太史稱四十壽遂留不歸太史携之祈嗣白岳從歛浦登防見者驚如洛神湘妃真一代佳人也

齊瑞春傳原號愛春

東方生曰瑞春者齊氏第五女也甫十五怯憚羞戶少迎客以故客少知名客有飲蔣四綺霞閣者曰無雙矣座中有冶遊少年撫掌曰未之見耳何謂無雙客請雙之當罰席又固請爲誰曰齊五乃趣邀齊五頃之垂璫細揚澤蘭微傳恍然錦雲入座素蟾落梁目炫心動燁然生輝面淡白色稍裡之微紺又稍裡之隱隱似猩紅而蒸蒸津津清出膚理外神彩晃煥飛照一室乃置之西坐蔣故東坐東秀而華西湖而光若連城照乘並陳星芒虹氣交射左顧則戀戀失

巨史鈔

齊瑞春

右右顧又戀戀失左客乃服曰罰矣罰矣即難雙可方駕而馳差後杪寸耳宜第爲榜之眼云

巨史云愛春有姊女張勝爲余言愛春瘦長娉婷清揚嫵媚自詞翰書畫歌舞簫管踰跳走馬六博靡不擅場而尤喜圍棋彈琴至忘寢食能解人意無所不靡破瓜五歲而亡年十九耳所遺奩笥之積累千金

姜賓竹傳

東方生曰金陵清明日士女競郊南遊憚摩轂擊續紛盛矣客有載酒買笑者求之迨晡得殊色爲姜氏賓竹八子意爲尤品又意乍遊而初觀多遺尤焉乃歷蓉館遍名淑擇其尤得百之一以與姜八子爭妍微蔣子竟莫勝姜八子又旁蒐隱搜擇其尤得百之一以與姜八子爭妍微蔣子又莫勝姜八子客於是知姜八子矯矯乎尤矣姜八子脩而姱秀慧而婉媚眉嫵而意傳日轉而心結譬之柔枝垂垂弱羽依依一見知爲多情又如芬蘭襲衣溫犀投懷徊縈倚戀憐人而人憐之糾綿莫解不忍一釋之四睇也昔稱蘇錢者流善士女圖謂人似畫中人美矣乃今觀姜八子信畫中人似人即畫師隨意巧飾舐然有餘美焉以與姜八子爭妍竟莫勝姜八子客於是益知姜八子矯矯乎尤矣士榜得次三爲探花乃女榜中實當姜八子云

巨史鈔

姜賓竹

巨史云賓竹亭亭玉樹一見令人神欽其從里士方林宗在失利之後舉室棺而逃籍居荊州數年乃歸里中自甘淡素脫耀首珠玉之飾爲暴酒資雖未親當爐其釀清冽不減宜城九醞矣

王玉娟傳

萬花谷主人曰玉娟王姓彩姬名行十年殊幼初嬌人輪蹄造門者日亡慮十數玉娟子閉閣下幃弗之見也以故客雖稔玉娟子名終莫睹其面余一日從數客過其家玉娟子出迎余見其玄髮而明眸丹唇而皓齒瑜骨而雪膚標格閑逸如野鶴之在汀渚神情清爽若芙蓉之醖秋水余迺嘆曰古所云其人如玉玉娟子之謂矣夫禺山之精荆璽之寶方出於璞而其溫潤紉理茂華娟澤自不與珉珠等埒奚俟價踰十萬名重五都而後知其貴哉天乎天乎何事生

直史鈔

王玉娟

金陵卷三

此尤物倘邁茗華之刻舍玉娟子其誰乎故傳

趙連城傳

東方生曰趙連城名綵鸞行五燕如女姪也燕如少風麗嘗遊吳中有聲繼還都築室構臺徜徉其間談笑鴻儒殆無虛座連城稔故風麗態以故風麗態如燕如諸鴻儒舊禮燕如者見連城風麗態如燕如又咸以禮燕如者禮連城以故連城著聲長干如燕如吳中云連城雖初見不甚驚炫而情思沉鬱有雅尚喜親詞翰人昔方臯相馬得之牝牡驪黃之外今於連城亦云

陳文妹傳 妹亦作珠其妹曰文球

陳姬文妹者名素芳行五為今院中之出色第一人也姬生而淑媚花顏芳妍有海棠着雨芙蓉出水之嬌丰神雅澹有梅花綴雪玉蘭暈月之清肌體纖膩有瑩玉凝脂明珠散彩之輝儀度悠揚有驚鴻拂燕流水行雲之態皓齒丹脣金蓮玉笋兩鬟堆雲雙眸剪水娉婷旖旎迥出天然飄飄若在塵外真有玉杵玄霜天風環珮之氣味也賦性聰慧幼即穎異不與凡女同調沉厚晦默澹然如無所事者雖賓客閑駢而隨物應酬未嘗錯亂雅好文墨非名儒碩士不相

直史鈔

陳文妹

金陵卷三

十四

交媾庸俗有以利動者必斂容謝之而和氣婉婉曾不見其拒人之迹對客咲談疊疊皆今古珠璣彈棋博戲雅歌投壺恂恂如稚達之士息交多暇則閑閣焚香檢閱毛詩烈女傳草堂詞話玩饒不倦時遇風月清宵適意賞心之景則吟咏清歌琴瑟自怡綽然不着烟花色相每以失身為恨而亦付之無可柰何之命也若姬者其諸漢之班婕妤王嬌唐之婉兒薛濤幻為一體者乎豈坤儀淑氣花月精英鍾毓於姬將與文章士類同聲競芳於斯世耶余嘗浪遊吳越齊楚荆秦燕南趙北採挹英華而未見如姬之奇出

者也若文姝者美特為秦淮院中之第一人己焉故識之遺後使知有姬云 越中紫雲道人撰

陳玉英傳 以居吳久人稱蘇州陳八

小江居士曰陳玉英名士蘭行八原隸平康籍幼時隨父母寄居吳門長益俊拔且中慧為詞匠司勳氏約之逾三載始還平康玉英自少時得與名流嫵婉濡染歲久頗解文義風度爽朗不作時調飄然有出塵之想至於清歌宛轉聲越霓裳聞者為之消魂每有未同而餽者並却之素質嬌波脩軀高髻聲色具美時擬之古停雲落鴈者云

車史鈔

陳玉英

十五

張如英傳

庚午之秋余寓白下聞院有張蘭英者為聲色之名姬公餘時挾同志二三造之姬亦知某為詞墨家遂相款洽忘形於是姬為余曰某有妹名友真號如英猶介寡合非文儒不見非誠潔不見而豪貴游俠俱所不見君雅達士當出見之做一法家知賞何如余聞之躍然駭且喜時維酒酣即撤席懇焉逾時如英出見欽衽酬禮已余乃疑眸轉盼但見其丰神秀發容色光生而無纖穠夭冶之態體度春融儀文典雅而無閨房兒女之習沉厚而寡默幽閒而婉婉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動若無所為靜若有所思天然性真不可以摹擬舉目間令人不覺魂飛而神蕩矣有頃扣之又見其詩書菟涉談笑皆珠玉錯落多今古出入朗然吟咏綽如抗墜蓋不但聲色之流已焉且其春風和氣一見若素交不待強致慨然清歌若法歌已復操琴擊筑遍舉音樂畧無凝滯若挾藝自高者如蘭英所謂猶介不見之三真成浪說矣豈流水高山有以動其知音之思而佳人才子足發其同心之賞也耶操識鑒者固當知在蘭英之右矣凡人女子賢德為上容色次之門戶中有如蘭英已不可

車史鈔

張如英

十六

多得矣况復有如如英者哉古之號國秦國夫人殆不少讓二英之名宜其並傳矣夫 荆陽了道子撰

陳十傳

冲虛子曰陳瓊姬小字芳春行十其先姑氏名淑女者擅絕一時以故其家餘韻尚存乃今得瓊姬容止婉麗矩度幽閒不同庸調修眉俊目秀外慧中種種可意自是旖旎騷人栖遲羈客矣夫子來世美不獨士習為然今觀瓊姬能世其美固亦有自哉

王蕊梅傳

王姬蕊梅者名姬雪梅之女蕊玉之姊也諱賓儒行

直史鈔

金瓶梅

卷三

一姬生淑美丰姿清麗精神秀發膚瑩潔如雪雖容色嬌媚而氣度瀟灑綽無朱粉態儼兮春蕊含梅不與桃杏爭妍而天然色相自出塵表性靈睿夙好文墨漁獵書史多解音義音樂歌舞詩畫之屬皆所精心對客則彈棋角博談笑古今錯落恂恂如端人碩士慎於交媾雖不狎俗腐而春風和氣自能隨情偎傍與交者如飲醇醪不覺其氣味之薰心也幽閒沉靜之志每以胎骨於烟花為恨嘆不得相如者與之當壚白首抑鬱之思恒托諸吟咏如詠梅花詩云虛名每被詩家賣素艷常遭俗眼嗤開向人間非得計

倩誰移上白龍池杏花詩云只愁風雨劫春回怕見枝頭爛熳開野鳥不知人意緒啄教零落滿蒼苔皆得此興之旨此惟可與知音者賞也姬家素多姝色豪貴閑聚無虛日諸姊競相逞艷自媒姬獨處靜室未嘗銜容售合故知蕊梅者為寡苟得見者莫不心爽神融駭然以右姬譬之春光着物萬卉千葩各呈色相而深林幽谷尚有未謝之遺梅在焉得挹餘芳者不覺穠豔之厭玩矣若姬者其不媿蕊梅之名矣乎法家具眼當自有驪黃之藻云不待余喋言也

魯山人思白道史撰

直史鈔

金瓶梅

卷三

馬姬傳

天都張氏泰甫校

王穉登云嘉靖間海宇清謐朝野熙熙江左最稱饒富而金陵為之甲平康諸姬先後若而人風流艷冶鵲黑鴉黃傾人城國者何限在馬姬先者劉董羅葛段趙與姬同時者何蔣王楊馬褚青樓所稱十二釵也馬氏同母姊妹四人姬齒居四故呼四娘小字玄兒列行曰守真又字月嬌以善畫蘭號湘蘭子而湘蘭獨著無論宮掖戚畹王公貴人遠城戍士販夫厮養卒雖烏丸屠各番君貊長之屬無不知馬湘蘭者湘蘭名玄噪諸姬心害之及見馬姬高情逸韻濯濯如春柳早鶯吐辭流盼巧伺人意人人皆自顧弗若也姬聲華日盛凡游閒子弟皆拖少年走馬章臺街者以不識馬姬為辱油壁障泥雜沓戶外池館清疎花石幽潔曲室深閨迷不可出教諸小鬟學梨園子弟日為供帳燕客羯鼓胡琵琶聲與金縷紅牙相間北斗闌干挂屋角猶未休雖纏頭錦堆床滿案而金鳳釵玉條脫石榴裙紫襪常在于錢家以贈施多無

所積也祠即有墨者以微謹逮捕之攫金半千未厭捕愈急余適過其家姬被髮徒跣目哭皆腫客計無所出將以旦日白衣冠送之渡秦淮會西臺御史索余八分書請為居間獲免姬歎王家即有心人哉欲委身於我余謝姬念我無人肥背瘰意良厚然我乞一茅山道士藥豈欲自得姝麗哉脫人之厄而因以為利去厄之者幾何古押衙而在七首不陷余胸乎由是不復言歸我而寸腸綢繆固結不解政猶憚人云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亦惟余與姬兩心相印舉似他人不笑即唾耳烏傷一少年游太學慕姬甚一見不自持留姬家不去俄聞門外索逋者聲如哮虎立為償三百緡呵使去姬本俠也見少年亦俠甚德之少年昵姬欲諧伉儷指江水為誓大出裏蹠治耀首之飾買第秦淮之上用金錢無算而姬擊鮮為供具僕馬費亦畧相當是時姬政五十少年春秋未半也錦衾角枕相嫫媿婉久而不少覺姬老娶姬念愈堅姬笑曰我門前車馬如此嫁商人且不堪外聞以我私卿猶賣珠兒絕倒不已寧有半百青樓人纔執箕帚作新婦耶少年戀戀無東意祭酒聞而施夏楚焉始鞅鞅去盜聞之謂姬積錢貨如山暮入其室大索

寶玉不滿望怒甚盡斬書畫玩好投池水中姬貧乃
次骨後樓船將軍於江中捕得盜搜其篋出馬氏負
子錢家券疊累而後知姬室中靡長物也然其俠聲
由此益著先是姬與余有吳門烟月之期幾三十載
未償去歲甲辰秋日值余七十初度姬買樓船載婢
娟十五五客余飛絮園置酒為壽絕纓投轄履烏
纈紛滿四座丙夜歌舞達旦殘脂賸粉香溢錦帆涇
水彌月烟煨蓋自夫差以來龍舟水殿絃管綺羅埋
沒斜陽荒草間不圖千載而後彷彿苧蘿仙子之精
靈鸞笙鳳吹從雲中下來游故都笑倚東窓白玉床

豆史鈔

外紀卷四

金陵

也吳兒嘖嘖誇美盛事傾動一時未幾復游西湖梅
雨淹旬暑氣鬱勃柔肌膩骨不勝侵灼遂決西歸之
策約明年楓落吳江再過君家三宿邀君同刺蜻蛉
舟偏窮兩高三竺之勝不似今年久客流連令主人
厨中荔枝鹿脯都盡也余方小極扶病登舟送之射
漬分袂之頃姬握手悲號左右皆泣余亦雙淚龍鍾
無乾袖矣比蒼頭送姬自金陵返述姬所以悲號者
憐余病骨危然不能俟河清也嗚呼孰意姬忽先朝
露哉余別姬十六寒暑姬年五十七矣容華雖小減
於昔而風情意氣如故唇膏面藥香澤不去手髻髮

豆史鈔

外紀卷四

金陵

如雲猶然委地余戲調卿雞皮三少若夏姬惜余不
能為申公巫臣耳歸未幾病暈已病瘳下皆不在死
法中醫師妄投藥絕口不能進粥糜水食者幾半月
先是姬家素佞佛寵事黃金像滿樓中夜燈朝磬奉
齋已七年將逝之前數日召比丘禮梁武懺焚旃檀
龍腦設桑門伊蒲之饌令小娟掖而行遠覩座胡跪
膜拜連數晝夜不止趣使治木狸首具矣然後就湯
沐和服中袞悉用布坐良久瞑然而化此高僧道者
功行積歲所不能致姬一旦脫然超悟視四大為粉
妝髑髏華囊盛穢棄之不翅敝屣非賴金繩寶筏之
力疇令蓮花生于火宅乎彼洛妃乘霧巫娥化雲未
離四天慾界惡得與姬並論哉姬稍工筆札通文辭
擘箋題素裁荅如流書若游絲弱柳婀娜媚人詩如
花影點衣烟霏著樹非無非有而已然畫蘭最善得
趙吳興文待詔三昧姬亡後廣陵散絕矣姬姿容雖
非絕代而神情開朗明忝豔異方之古名妓何泰蘇
小薛濤李娃關盼諸人之亞匹與胡不擇名流事之
縱未能貴齊汧國燕子樓中不堪老乎欲作王家桃
葉桃根余強學吾宗處仲解事事遂不諧以此負姬
惜哉俠骨雖香不逮蟬蛻污泥耳

張楚嶼傳

張如玉字楚嶼行大家本金陵南市樓徙居舊院以馬蕙芳為假母遂稱馬如玉云如玉丰容脩潔氣韻蕭疎無兒女子態凡行樂伎倆靡不精工熟精文選賦騷洎唐詩正音背誦如流尤善小楷八分書及繪事持筴巧其手筆者殆無虛日居常好俠游耽吟詠心竊厭薄統綺與同志者品題花月指點江山意豁如也無論一時名流豔慕即閨媛女媛見者如以膠投漆至截髮燒臂涕泣不能舍去後同馬蕙芳受戒栖霞蒼麓法師易名妙慧朝夕禮佛惟謹每日櫛沐

巨史鈔 八 張楚嶼 金 五

後必念佛號千聲如太和九華三天竺諸名山皆不憚裘糧登陟常思結茅莫愁湖上焚脩度世不顧老死曲中年三十八竟以疾卒于清溪之河房所著有楚嶼集謝塵詩邢憲副賞以為佳姑梓其一二於左以示之同好今曲中張八字判卿其同母妹也別有傳

外史氏曰余閱如玉傳竊疑女子之聰慧豔冶傾動人意者古今不乏然皆耗蕩丈夫之具耳非所以論於婦人行也及以如玉事實之曲中諸媼歷歷不爽燒臂則有陳大截髮則有徐美涕泣啗膚則有陳五

他如良家婦史三姊李五娘輩相與密意鍾情踰於伉儷京師傳播以如玉為陰陽女子然實不爾也昔李勢妹能消宣武妻之悍妬至謂我見猶憐汝何況老奴然魏伯陽有言假使二女同室張儀為媒蘇秦合婚敝髮腐齒終不相知又何說耶

詩附錄

過馬十一娘墓二首

南國容華謝西陵松栢蕃妍姪終有盡脩短復何言舞態翔歸鶴歌聲哽夜猿傷情同伴女時一吊

高

花月人千古乾坤土一杯霜疑鉛粉剩苔認翠鈿留

車史鈔

八 張楚嶼 金 六

孤塚埋幽恨寒烟愴暮愁相看憐病骨清淚洒松楸

飲雨花臺賦得落葉

登眺臺千尺論心酒一尊青霜侵樹杪丹葉舞江村逐浪同浮梗隨風欲斷魂榮枯何足嘆此日幸歸根

燭花

銀燭透簾櫳蘭房瑞色融丹葩應妬月紫燼却愁風杯映珠還滿光流星度空無香不戀蝶有燭引飛蟲

鬪草

擷翠遊芳陌零英度綠池戲爭人勝負驚散蝶堆堆莫折忘憂草偏憐蠲忿枝繽紛寧健羨終委道傍泥

蹴鞠

腰肢嬈嬈力微微
滾滾紅塵拂羽衣
掩月髮邊星獨墜
石榴裙底鳳雙飛

茅山道中送邢使君之西湖

卽泛仙槎趁晚風
妾乘油碧入雲中
尋常一樣天邊月
臨水登山望不同

巨史云曲中諸姬多倩筆於人惟如玉不倩人自成名家卽情人烏能及如玉者汪百穀有情人墓草已宿而哭奠如新如玉可瞑矣

汪百穀又言金陵才人惟郝文姝馬楚嶼二人而已

巨史鈔

八張卷四金陵

已然貌不稱才而鍾情過之馬慷慨多丈夫行郝婉媚自憐而人憐之甚非獨以才也吁可以語知已矣又如玉曾有謝塵詩十首見遺檢之不得當卽續入

金陵麗人紀

汪漢陽曰金陵教坊司當肅宗皇帝末年為全盛一時名姝才技絕倫者不下十餘曹成推蕪五桂亭王一小奕為文武狀元云蕪儒雅恬靜如嶽峙海澄人莫窺其涯際衣尚縞素飾取整潔朱及膚而澤枯粉薄膚而縻解襲錦則藻慙披綾則晁澀亭亭獨立寶月琉璃不足為其彷彿爾滿座宴笑喧闐蕪一至皆神沮氣奪席間墜鈿遺果咸鏗然作聲如鳴金玉靜之至也齒其前者或貴倨驕汰莫不歛衽降階屈已自下矐其後者縱任寵橫陳慧辯敏給莫不倉卒

巨史鈔

八張卷四金陵

齒語不取情容睨視屏氣移時及蕪吐一詞令人神怡氣盡滿座熙春近之如登雲去之若墮壑卽洛水巫山莫可得而尚矣王慷慨有超逸之韻善擊刺徒暴以跟絰人無不仆者肅挾弓飛騎出入都市人目為小木蘭云而翰墨多能靡不精絕殆留侯武侯流耶同時羅桂林以才情勝葛鳳竹以丰度勝其色皆可照耀十乘羅婉順綢繆歌聲振林鳥為下鳴魚為出聽偶詞與景諧情以調觸則嗚咽淒然絲竹斷裂舉座為之泣罷酒矣葛嬌嬌如游龍翠羽明珠儀容絕豔情鍾故舊顧盼無遺報璫加璧解佩獻珠其

所沾沾自喜者爾以上四君者皆負才任俠居然名
流大家貴介豪俊之士或屢煩寒脩而不獲結褵或
終歲攀窺而莫覩半面翩其徘徊防以禮義猶凜乎
不可犯也自王賽王後而始衰矣既灌而往何以觀
哉

張幼子云羅桂林工雅步如一片雲來

朱文人云一時稱蘓張趙葛為四狀元張謂小娥
趙謂燕如其後留京余焦朱顧四鼎元一時競起
實籍先聲為之兆云

鼎陵吳國博云桂林曼聲遠梁酷有情致常從別
阜史鈔

蓮繾綣間唱至要見他山長水長待放他情長意
長便大慟坐客盡霑衣不獨江州司馬濕青衫矣

王小奕傳

小奕舊院後門王氏女也行一時蘓桂亭葛鳳竹羅
桂林與齊名如四君然上客得及門者相矜謂自豪
或車馬填咽不得度游人望其塵冉冉如金支翠蓋
中人爾吳江陳平江以游成均與之交善有婚姻盟
矣其妻悍妬每言及輒暈仆地經夕始甦以是不遂
小奕亦怏怏閒居謝絕外交久之成瘵每語姥為召
醫醫不時至陳之暱友過存呼酒或不為具乃大憤
曰是恭於我者而顧以養畜我耶有上洋瞿生號中
川豪傑士也慕小奕名甚久自分不能破格請見時

阜史鈔

王小奕傳

狎其家小姬於後樓小奕忽至樓下招而與之語瞿
懾伏不知所出附耳而去黎明有十騎在門小奕盡
束重資載之自挽轡上鞍而以鞭指侍兒幸告姥吾
今一探瞿郎既入邸而姥隨至徐數之曰吾病將深
若召醫每緩順氣或不相指使是以命而市若慢吾
不忍也今將觀海以快心毋阻我伴姥歸者有二端
惟姥擇之計惟早決爾自擊而出則匕首與贏金而
已姥大拊髀且蒲伏謝小奕不為顧左右勸姥暫還
俾氣少解而諭之且曰瞿君非其素善第欲釋憾於
家必無他也姥領之會日暮別歸小奕促瞿夜登舟

以薦授房主俟姥來與開則金三百在爾王氏大不平訟之宗伯行提瞿居黃浦之巨浸鹽窺丁以萬計盜相戒不敢近其閭部胥卒至望風棄牒走戒其後勿來小奕遂止於瞿會倭警將避地湖之孝豐經吳江小奕病驟篤語瞿曰此縣有上舍陳平江園可暫假息瞿以刺通陳躬揖瞿入而妻肅小奕於門得一瞥見是夕小奕卒陳亦病不得起數驚曰有蠅入我帳中命侍者撲固無蠅也越一夕而卒

巨史曰小奕真果毅女子也一與之盟秉志不與去姚以從瞿其志未嘗一日不在陳也天假之緣一見

巨史鈔

王奕傳
金陵卷四

而同瞑不亦悲哉鵬以目化鳬以目成信然

少逸伯云汝大父汀州公曾愛小奕後病於其家小奕躬視藥惟謹觀此果有心人也

包彥平傳吳江人云小奕名小燕或是小乙之誤陳君為敬平非平江也敬平初訪小燕小燕以病謝客不得見忽一夕夢神告之曰朝歌而入且索奕者汝之同歸人也其姓曰陳寤戒婢候之停午敬平歌而入婢謝客如初敬平曰吾來數矣胡不余見試取楸枰奕且待可也婢曰即非陳即乎曰是已亟語小燕力疾以出一見歡甚竟欲嫁之敬

平曰婦妬甚固不能娶若奈何曰請以死為期敬平不能卻愈覺綢繆而已一日陳之婦自吳江至留邸紐敬平不得動扶與歸迨抵家始得作字報小燕如是間阻者三年小燕無日不揮涕望之竟不得遂而嫁之新安人與約曰雖嫁若歸道吳江有陳敬平者必期一見然無他果如約見之舟中隔舟遙送至武林而小燕遽卒敬平歸忽忽若小燕隨之者病亦驟篤侍人見飛蝶自外直撲入帳中栩栩不已敬平鼻端亦飛出一蝶相逐許時遂滅而敬平氣絕矣丙午初夏彥平在虎丘新聞此事以謗余不知為余所襲悉者第協夢與雙蝶所聞甚奇或好事者艷稱之而不知有瞿中川又謂嫁新安人與余所傳異矣姑並存之

巨史鈔

王奕傳
金陵卷四

葛餘芳小傳

葛餘芳金陵舊院角妓也善鼓瑟吹笙小字雲和而人稱曰鳳竹崑山顧二靖甫年十六從叔兄應試留都都人目以衛叔寶復生并兄皆豪游狹斜強靖甫俱往此年少一入當自沒靖甫徧觀無當意者謂金陵佳麗徒虛語耳沉湎何居叔兄不厭私計寓目諸豔獨失一葛卿曷嘗之靖甫一見目成各自負無雙也居久之情好益篤靖父數奇不第葛亦偃蹇適人靖甫聞之削跡不復入舊院如是者數年而葛竟鬱鬱以死顧大感惻誓終身謝外嬖人多竊笑之彼自

車史抄

金陵卷四

七

死他人何預卿事靖甫曰吾傷世無知己瑯琊伯與豈非人情哉又數年靖甫復應都試臆友強邀板橋踏月歸途遵前街經葛故廬顧俛首泫然而過門忽啓一青衣侍兒呼曰得非顧二郎乎友人錯愕詢其故板靖甫返目侍兒曰識我乎曰初來此門不識也從嫂姨輩立候多時見郎君過誤呼之耳君豈真顧二郎與鳳竹娘有舊者耶語未畢嫂姨皆至咸詫曰真顧二郎也靖甫曰吾絕跡於此十餘年不自意誤經此門而舉家若有待而迎幸語其故葛女公鳳揮涕淫淫不止哽咽數四而後答曰疇昔夢娘歸靚粧

自歸語兒輩顧二郎當未第伺諸薄兒立良久友深暫卻即君若從天至也又十年靖甫舉孝廉游它新安過庾生而語其事

巨史曰精誠所感可通幽冥雲和一夢亦足報靖甫十年絕跡之誼乃若顧君之不忘舊世亦鮮觀矣靖甫自述詩曰重來歌舞地一望一魂銷楊柳樓前塔芙蓉院東橋夢餘今夜枕曲遠舊時簫縱有空梁燕誰能逐玉鑰子作吊苦二絕云板橋依舊月如霜寶瑟無聲暗斷腸不是蘼蕪山下路空持魂夢惱檀郎幾年不向市門行彷彿相呼最有情兒女小窓歌即

車史抄

金陵卷四

七

語片雲飛墮冷桃筵

崔倩云葛為人脩潔自好所適非其志遂除一室獨居供觀音大士甚虔跣步不踰戶外如是者三年抱病孱弱忽一夕夢大士界之念珠數得十八子葛曰吾無憂自今以往受十八年清淨足矣蓋踰十八月而終其夜有異香繞室

或言葛姬吳之甬直人也年十歲濯絲水上郡人查孝廉見而奇之下金為聘載歸金陵屬葛媼家教其歌舞遂籍名教坊查登進士為尚書郎即卒後其子應試留都假寓他次葛方居盛名遣人逆

之家語曰此身若翁所鼓而翼之者也願供一日
灑掃以報若翁奈何避棄之耶其子藉以安居是
年亦登第其大節類如此

黛玉軒記

張孟奇惠州人壬午舉春秋第一善詞賦尤善音律
每慨大雅不作久矣東莞有登氏以鼓琴鳴然非寶
琴不彈嘗曰音生於指器以發音吾憾無其質爾昭
文之緒何以終焉張故畜寶琴一登撫之聲協鸞鳳
和鳴歸謂其女曰汝慧性殊甚誠得舜如張郎以寶
琴左右汝吾技不患不傳惜也齊大非吾偶矣女聞
夕不能寐思見寶琴而無繇媒適求聘父曰吾為覓
知音者而偕寒其人私諸女女謬曰吾父無他擇惟
囊寶琴者當之一日媒造張館哭述其事張躍然曰

直史欽

卷四

黛玉軒

宣在我耶遽出琴示媒媒携之往女見曰是真寶琴
也吾父有言盍令來聘明日張陳六禮於庭張氏大
說曰是愚乎來媒曰昨納琴矣今胡讓焉其父不省
以琴為禽大噪而訟於郡郡公鞠媒媒以實對問琴
安在固在女室也父恚曰是安得以琴挑吾女而行
私耶女質公庭曰固無私也父向語兒字寶琴者故
見寶琴暱之何私張郎郡公曰此天合也遂令厚聘
三百其儀復構黛玉軒居之登氏亦勝以一琴兩美
始合號曰寶成是歲為丁酉女年十八矣其冬張計
偕挾之北乃習燕嫗衍北雅克諧無何張選中秘七

月請告省太夫人還嶺南仍居黛玉軒而實成以譜
北雅成療壬寅張為母乞恩還中秘實成扶疾從至
五羊城而卒於是人琴俱亡而北雅將淪喪矣張至
武林乃序北雅行之以志悼其辭究而哀並載於後
序曰此涵虛子之太和正音譜也名北雅何曲則非
雅曲而文且絃而歌之中宮商角徵曲亦雅也言北
以別南也梓之何寄悼也何悼爾軒之主人有侍兒
焉工鼓琴而尤精於琵琶生長深閨僅從其父學不
能度曲然井臼多暇刺繡時慵輒親曲項石季倫之陌
琴文祇長對衾裯更喜搗彈輒親曲項石季倫之陌
車史鈔
上桑段善本之楓香調偶一輪指便令人作天人想
故或花前酣起月下眠遲又或坐擁氍毹對燒桐枳
桑情綽態婉爾清揚於是薰籠斜倚翠黛微低呼彼
檀槽闌茲藕臂纖玉忽其若飄璫輒促而頻轉至其
剗聲欲歇一劃當心餘羞掩以沾嬌橫波瞬而送憾
則兒女之態此亦堪憐丈夫之情於焉轉劇自嘆主
人殊慙白傅不能以眉邊螺子飽吮彩毫為重蓮一
拈出耳歲丁酉主人携之燕中燕中故多楊彈家而
主人落魄苦於耗耗少年嗜欲一旦都盡惟於音樂
故未能遣時隣媼琵琶有能度曲為諸王侯屏後師

者兒哭謂主人兒父故辦此獨以閨秀不宜作轉春
鶯遂舍不學第古人房中之樂歌絃並奏二南亦以
娛君子若嘗言絲不如竹、不如肉試一習之乎乃
進媼隣第本領既襍兼帶邪聲所歌之詞又多俚語
主人厭之因博求諸古名家樂府小令始得太和正
音譜昇隣媼習之以授兒、故通翰墨穎悟絕倫一
聞媼歌輒能不煩數豆無待繫脂按譜求調按調求
絃調不中譜則有易音無易調譜不中絃則寧改絃
無改譜媼既明腔兒尤識譜四手如一兩聲復諧既
鮮戾絃亦微澁桑凡兩喻月一聲不失而是書之落
直史鈔
者綴誤者刊即周郎復生無煩顧矣間或桃花扇動
竹葉尊開中扈鬱金鷄呈皎雪抗墜掩抑頂壹閑轉
譬之香雲捲雪寒玉嘶風能使字中有聲而聲中又
能無字繞一舉袂便欲銷魂蓋媼能以歌為兒師兒
能以絃而為師匠譚歸不返青技已窮杜妙隆之梁
塵不動宋同壽之驪珠一串自謂過之乃復嫣然請
授剗厠令後世賞音亦知黛玉軒有副校書者非獨
以色事人不亦快乎主人時方通籍乃令兒典筆札
無何輒引疾歸而兒亦且病矣壬寅春主人病間移
家還燕中兒強與病就道甫至五羊兒遂不起傷哉

芳釵之餘粉尚棲薰鑪之搖烟頃賦鵲鵲脫折鳳首
摧殘是書也脂粉汗餘忍飽青箱之蠹藥鉛遺蹟須
歸彤管之林禁兒手訂乃一抄本末簡所載舛涉調
者故忘七章及抵武林得馮太史開之徐司理茂吳
兩先生者故解音律尤富縹緲轉相參訂以瞋兒目
嗟夫才為妬物情易損年七尺男兒尤不能免兒之
早墮亦復何悲獨惜同車携手眼底蕭々迴面覆床
耳邊歷々紫鳳之膠莫續絳幕之術難尋嗟薄命之
紅顏留空林之青塚遺編難抱舊憾長絨無益癡情
惟添話柄而已

草史鈔

外紀卷四
宋王軒

馮開之曰北詞大都出金元名筆以聲調為主而詞
副之本朝王漢陂初作北詞舉似善唱者曰詞則佳
矣謂音律何於是漢陂習唱三年始以填詞顯而一
女子饒為之不數月而手與器相習其韻慧過人宜
孟奇之鍾情也雖然佳人才子遇合固難保終尤難
非夭折於生前則流落於身後每讀黃金散盡春盡
絮飛句尤可酸鼻孟奇於此姬人者豈可謂不幸哉

七姬墓志弔詞

張羽權厝志云七姬皆良家子事江浙行省左丞榮
陽潘公皆為側室性皆柔慧安容皆端麗修潔善女
紅剪製衣繡經手皆精巧絕倫事其主及夫人皆能
以禮其群居和而有序皆不為怙寵恃美之行公每
聞閨閣間婦女能以節槩自立者歸必為語其事皆
應曰彼亦人為耳公笑曰若果能耶及外難興敵抵
城公日臨戰一旦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
顧家脫有不宿誠若等宜自引決毋為人耻也一姬
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

巨史鈔

外紀卷四
七姬墓志

報母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其帨自經死於戶六人
者亦皆相繼經死公聞之曰嘻若遽死耶實至正丁
未七月五日也以世難弗克葬乃斂其屍焚之以遺
骸瘞於後圃合為一冢公還顧其封且泣曰是非若
所安也行營高敞地而遷焉時以日薄故未暇為志
及踰月始狀其事屬羽將勒石追瘞於冢側嘗觀古
之史氏所載貞姬烈婦能識節義決死生而不顧者
恒曠世而一見今乃於一家一日而得七人焉吁不
奇矣哉乃列其姓氏於石而系之以銘程氏蜀郡人
年三十生女一人生奴翟氏廣陵人年二十三徐氏

黃岡人年二十生女一人不惜羅氏濮州人卞氏海陵人年俱齊翟氏彭氏與卞氏同郡年與徐氏同段氏大寧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公名元紹字仲昭實宋魏王廷美之裔其先以避禍易今姓未復云銘曰生也同其天死也同其時而瘞又同其封壤樹蕭條匪子之宮尚卜高原以求無窮

楊用修跋七姬帖云國朝真行書當以宋克爲第一所書七姬帖文其冠絕也然其事則可疑七姬之死蓋出於潘之逼之謂不幸則可非狗節也平居則擾雜子女而漁聚之一旦有變恐樂他人之少年而雄

宣史鈔

外紀卷四

經之潘之惡甚矣宋克書人多珍之故其帖盛傳適以播潘惡耳元末士風類如此上下荒淫載胥及溺欲不亡得乎余舊料其情若此近觀高季迪弔七姬詞云倩婦娥呼天試問如何向人間生成尤物等閒又把消磨揉群花亂飄塵土毀聯璧碎擲煙波漫說無雙傾城曾數八人少箇六人多一般樣細腰裊裊高髻戔戔奈干戈道上艷曲翻做帳中歌忍教受項纏素帛渾忘記臂結紅羅翠被都閑玉鈿盡落竟遊應去馬嵬坡誰能發香囊解看怕肉尚溫不堪腸斷空樓月落廢院春過其事情信無疑矣吁可憐哉

紀王莊妃遺事 二姬同室附

王氏京口人祖甲以佑輪官幣挈家居金陵會世宗肅皇帝初年選民間綵女進備婕妤才人之數甲女在焉後得幸冊爲貴妃主仁壽宮事謚曰莊兄弟四人繼繡繒繪以貴妃蔭得一人備勲衛籍錦衣繼繡業補博士弟子員以繒名上 帝嫌之攬筆加人字曰何不繪也常侍宣繪入補陳列而繒尋亡初莊妃未幸嘗竊自吟有秋風鈴鐸夜聲多之句 帝覽而憐之召當御幾冊 中宮者屢矣因陶真人求賂不得風 帝以特尊母庸敵體寢意不行然而寵幸

宣史鈔

外紀卷四

匹也儀侍匹也年未三十而薨妃固師儉約慮戚昵之以侈敗也凡供賜自珍食貢幣外不頒於家家無餘資僅取房地質貨後繡與閹估閱誣繡擊殺其僕執法者閹人謂繡恃戚昵橫甚今安足恃竟坐死兄弟相挾援產益旁落繼有二女長曰孟貞年十六季曰幼貞年十二偃蹇其配必協吉而歸之時萬曆乙酉欽士汪良楨應舉應天府至屬媒求娶無當者及中式遇媒於塗媒賀曰郎君無意小登科乎汪曰俟少隙往探之遂詣王氏宅繼夜夢寶塔然燈煒煜直臨其窻晨謂媼曰是爲女兆求我庶士必新郎君也

午後而汪果至委會焉許之踰年而成婚歸於歛又四年而汪未舉子孟勸更進一姬汪戲曰得如卿者聽之會孟兄來視孟問妹得婿乎對曰妹自誓必得婿如汪郎而後嫁孟詭汪曰兄來爲君得豔姬而妍勝我曷聘之元歸詒其妹曰爲妹得婿如汪郎納幣於母母夢二女共倚一木兄私喜曰此爲楨何疑無俟於卜及汪來金陵迎婚妹披紗扇視曰姊私也而以私戎耶姊妹同室今十七年無一諍語顏色相加汪遇之如左右夫人云繡初好結客得異人授禁方未試從獄中試之而驗值華亭鍾給諫歛方侍御鞠車史鈔

二羅貞慧傳

休人程堯封賈於攜李欲納寵不遂羅氏有長女謀贅婿堯封欣就之始合婚二旬堯封聞父病不告羅而歸歸淹三年託所親黃公克敏持金謝之令改適

長女不從曰請待之俟程復出好合如初生二子而羅歿堯封挾二子還里無何長男殤羅翁來視竟挾少子去屬季女養之以招堯封願爲繼室焉初室子季是不有吾甥遂室之時季方及笄堯封長二十餘歲少子才六齡當除夜爲團圓宴堯封戲之曰吾有一語願爲我屬對指蔗云井蔗老頭甜蓋自况也季低回應曰酸梅嫩心苦堯封大憐之又一日謂曰汝善對有東坡古對汝能屬否曰古對云何曰栗破鳳凰見季應聲曰榴開獅子翻聲曰似矣未及原對藕斷鷺鴦飛也季曰此不祥語豈可以對君且彼寓意在縫黃吾工處在施紫然吾欲改一字更佳以見爲眼以翻爲屑如何余時在黃于泰座上聞之大賞其慧于泰曰老子得此慧人安得不怕余笑曰今更當爲改二字作栗破鳳凰飛榴開獅子吼更與景合衆大噪而散余又聞其對聲語有五月榴花噴火三春柳葉生烟都寓情致楚楚可念一貞一慧足並美矣

車史鈔
意
三
車史曰余記姊妹並室者多矣未有不驩其妹者也男以長才女以少慧信然哉所知馬武選蒼麓亦矜姊妹雙寵陳延之有文紀之別載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琅林主人儀甫氏校

徐翹傳

徐翹字飛卿一字驚鴻別號慧月行大居舊院年十六名尚未起謝少連氏以翹若驚鴻目之由是得名驚生初與之暱為三遷其居同日就四師授以藝字則周公瑕琴許太初詩陸成叔曲朱子堅翹少曲姿琴韻遂以詩擅場人或疑成叔代及吐一詞拈一韻成叔自以為弗如也公瑕曰翹字遁媚世有衛夫人

車東鈔

徐翹
外紀卷五

吾將為右軍泣矣後習方嗣宗酷似其筆意而能左右手正反雙下不失絲毫稱為絕技無何遊吳吳人爭豔之前令從公瑕惟內警見寄以詩其詩頗傳時廣陵有蕩子誘翹許訂盟而實背之委一室一騎去經年糧絕寒餒備嘗而翹守志無貳馬瘠剝裋褐以飼梅李豹有嫁時粧為馬食之謠翹無悔憾俟廣陵謝絕而後歸識者憐其情至而笑其癡未之奇也丙戌夏汪函翁挾介弟仲淹避暑焦山翹搵舟訪之大得賞譽至歲己丑前令貽之詩者家居成叔蹇修其間期之江浦幾成盟言中有錯迕同載梁谿與屠君

遇以詩交質恨相知晚然不能為絲蘿託而江浦事頗揚羞歸白門適澄江郁先輩一顧目成遂為偕老期矣自翹留澄江不歸其同母妹亭亭名亦起慧黠乃復過之後澄江令閨同室妬翹不得同行澄江鬱鬱竟歿翹既畢服別郁氏大歸澄江子孝廉為築庵居之南城遂落鬚以老逾暮而病卒郁氏為卜葬長干亭亭少翹十六年字曰若鴻名噪甚從吳上舍郎主其室後翹二年亦卒而徐氏之豔聲絕矣翹有集數卷為好事者流傳多散逸異日圖輯梓之歲庚戌春始為作傳以復元禎氏之請

車東鈔

徐翹
外紀卷五

贊曰徐翹具有才情而交道最篤凡勝流都集其家如館舍客翹伺嘉客入都門饋問靡有遺者稱為女孟嘗都人士交慕而不得值走訊之翹歷指所寓百不失一自翹去曲中士人願定交率無繇自致始思翹為不易得翹蓋溺於情而才竟為所掩嗟手情多想少終歸沉淪一念迴向不知得解脫否

慧月天人品

函大士與諸長者子俱結夏水晶精舍仲氏示疾方丈室季氏褊袒主陀羅尼門時鏡空長者子朝徹長者子空藏長者子參輔大乘而為上首夏之半適一

蓮葉沿江下流其上載一天人翩翩而至至則屏花
髮而衣縞素上謁門徒皎靈生少廣天與諸天人等
諸天具諸相好嗜諸音樂習諸紛華皎靈猥以非夫
容觀無治音樂無所御紛華無所濡誠願一躍波流
直登彼岸竊聞大士契無上道演無上乘用蠲五漏
之身歸依無漏門徒入白大士如天人言大士謂之
人也疇昔種諸善根誤墮彼趣一變至道則其優爲
遂命門徒肅之而入於時繞席奉足五體投地白大
士如初言大士正襟而語天人善哉希有諸天樂矣
若復何求夫樂爲苦因苦則樂果欲度諸苦去樂爲

車史鈔

外紀卷五

金粟

三

先苦樂無常皆非真義苦無所苦樂無所樂是則天
真脫令汨乎其真則天人亦一苦也衆生亦一樂也
大馳輪轉迭相循環此有生之徽經大慈之所深憫
者也希有願超彼趣所謂無礙智者非耶爾時天人
藝旃檀香爲大士供大士言善哉希有乃然西域名
香胡然而然胡然而然則燼然則燼則燼歸其性本
然不涉生滅不生不滅何異薪傳性空真真性真真
空名曰旃檀實非旃檀是爲旃檀吾斯無受而無不
受矣天人乃笥天衣爲大士供大士又言善哉希有
衣我如是莊嚴珠有牟尼宛然在袂握之徑寸同吾

袈中希有四鉢亦具此不亡應不滅有亦不增
夜光珠珠相射凡我仲季若諸長者子徧照相同吾
攝是衣受無所受此何以故各具故也又何以故同
具故也爾時天人逡巡卻步奉青蓮花樹七寶瓶於
是挈瓶而進之爲大士供大士拈華微笑嚮天人言
善哉希有供我優鉢羅華是出九品上池其華千葉
葉各趺坐一佛法相如如其斯爲妙色身即圓滿報
身也其華或出淤泥蟬然不染要其高廣置之大海
與大海同其斯以爲千百億化身也雖芳馨色澤曲
暢羣情有目者之所習觀有鼻者之所習嗅要以無

車史鈔

外紀卷五

金粟

四

色而色無臭而臭殆不可得而名其斯以爲清淨法
身也夫妙色身則無盡藏也化身則光明藏也法身
則虛空藏也揆之正法眼藏得無盡則光明得光明
則虛空得光明虛空則無盡希有一三身也三身一
希有也爾母供蓮：在爾所無所無非所是則真如
希有免矣於是天人聞斯義已泣下霑襟吾初供師
師導吾入衆香界及吾再供乃授我如意珠三供禮
成乃內我蓮華藏即慈悲父天人師不啻也於是稽
首座下合掌而說偈言

金粟下生不二尊 以居士身而說法

超我有情墮樂趣 歸於無上妙菩提

香雲高蓋本來空 貧子故衣珠自在

願攝三身入三藏 默然獨立總持門

願言解脫有漏身 願言頓悟無生忍

願得名號為佛子 願得常住化人居

大士聞偈讚言善哉希有乃能發如是心證如是法

是用錫爾名號表爾辯才義不重宣第為之偈

皎靈無所著 普照有餘師

字爾曰慧月 號爾曰幼慈

天人聞是偈已引身而退造陀羅尼門歷方丈室謁

草史鈔

徐嗣智卷五

五

諸長者子白是名義於時魚龍徧踊瓦礫同宣四衆

歡喜奉行與淨名等

白嶽行為皎靈作

山城暑雨汗人衣謝客新題白版扉車馬及門爭辟

易天人何處來皈依一從聽法推真悟便欲捨身投

淨土回首長瞻浮玉山攢眉更向鳴珂路秋風忽到

廣陵濤目葉千函駕六鰲法界重開豐水曲法船直

泝漸江臯莫愁湖畔微霜度兩岬芙蓉先濫露砧杵

家家漢苑秋雪花片片秦淮暮于時短景易黃昏獨

坐繩床晝掩門盥手旋書月上女焚香遙拜禮中尊

開簾倏忽春如許爭渡仍喧桃葉渚好學禪枝怖鴿

棲生憎芳樹流鶯語池頭瞥見青蓮生窓下俄看繡

佛成西望丹梯懸白嶽上開絳闌俯青城我聞極樂

西方國化身重現玄溟北鋪金宛在給孤園繁露平

分禪喜食共傳長者是吾師我欲承風一問之任是

挈瓶終不暇那知脫履復何時南京四月黃梅雨夏

木千章啼杜宇縉服衝泥客路卑清齋洗鉢人烟午

南陵道上惡風迴列騎紅塵動地來晚計但存無量

壽春心已化不然灰到來齋沐趨東郭豈謂歲凝收

戶鑰虛舍初容玄扈樓側身更侍香嚴閣君家眷屬

草史鈔

徐嗣智卷五

六

陸閭浮並立酒彌蒙上頭曠劫一聞如是義采真不

負此生遊林鳩結舌雨初戢鵲首延秋涼欲入遙看

嶽色攢中天十丈花開雙掌立攬身擬作升天行一

洗鉛華朝太清閭道千盤羅襪緩天門一躍縞衣輕

步虛聲裏乘三殿禮斗壇邊應五城睥睨那堪玄時

隘經行轉入西天界其上巍巍兩足尊其下蘂蘂千

僧拜羣山雨歇龍已降一室燈傳風可咀空明髣髴

入冰壺趺坐中宵寒未設徐卿徐卿莫踟躕千古那

能借淨居祇應夢入華胥境舉頭正對浮丘廬不然

法界窺無相去住脩脩炯自如詰旦且迴車山雲集

谷口爾余龍女禪酌爾麻姑酒兒家本金陵生在吳
姬後夙戒受吾師寧能復濡首舌生蓮肘生柳當來
米計師知否空華隨處得真如信手拈來無不有

又寄贈幼慈四絕句時在蕪城

凌波微步出祇林留得天花佛座深二十四橋秋夜
月遙應處處印禪心

雨避孟蘭海不波天孫何意隔銀河試看池上青蓮
界肯聽人間白苧歌

海南遙接白雲鄉佛手傳柑尚未霜摘得一枝仍並
蒂祇應合掌禮空王

亘史鈔

徐嗣曾言
外紀後品卷五

七

廣陵濤上暮江平新月如眉畫不成野客乘舟將欲
渡到來何處踏歌聲

函翁生平艷詩家少亦不狎見此流偶以琴操遺

韻見賞幼慈真無愧坡仙矣拘儒欲尊函翁而廢

慧月品不錄又并削其詩殊可誚笑余又見郁元

禎處有焦山別詩末句為利城合歡之識既錄入

奚囊而復失之嗣當并采記爾

送慧月西還歌

亘史云乙巳夏余從郁元禎得函翁一詩錄之篋

中至甲寅秋始得補入末憾果驗翻何幸哉

少年挾策趨南國側注紛紛人莫測走馬曾過十二

樓當筵一顧無殊色乘時通籍獻甘泉回首秦淮四

十年絕代虛傳蘇小小逢人祇說徐翩翩莫愁湖上

章臺路垂柳流鶯朝復暮舞衣競出柘枝遲步輦遲

歸桃葉渡姑射由來冰雪肌鉛華一洗淡蛾眉縞衣

素帶全婀娜翠羽明珠半陸離揮金莫謾誇羣少裂

帛何曾輕一笑自信崇蘭異艾蕭誰誇喬木依蘿蒿

詩句新裁班婕妤琴心未許漢相如賓家機上三千

字王母池頭尺一言聞道霞城方百里劈天劃地雲

門起其中乃有化人居把觴直沿阿耨水一葦東游

亘史鈔

徐嗣曾言
外紀後品卷五

八

且未還此時准擬過吳關直教按柁奔牛渚便欲維

舟浮玉山老夫岸幘坐山閣妹子何緣來綽約年來

已化居士身身外寧幻天人樂僊乎僊乎胡為乎來

乎五濁悠悠溺蟪蛄傾國佳人何代無我欲飲爾蓬

岳三華之墜露坐爾迎風千仞之冰壺湘靈罷歌洛

神絕響何如白業居青精廚蛛向維摩百稽首誤入

平康羞奉帚少小嬌癡不自持本來面目無何有飯

依依判急回頭接引須勞大垂手為爾摩頂授真詮

試作林中獅子吼秋入澄江醉不醒慈航欲渡更丁

寧歸來早築蓮花閣好寫蓮花七卷經

汪仲淹致徐飛卿書比聞飛卿遊困而歸家人復以
株累逮繫每為惻然再得飛卿書大自意氣自以生
得一當司馬獲一言之褒即九死未悔此古節俠所
難乃今于飛卿見之此意足千古矣古今美麗不少
乃長門棄置以千金買賦遂得聲施至今悠然者能
扼飛卿益令飛卿聲名無窮耳所云誦佛號以破煩
惱是三界大醫王不佞與飛卿共寶之也烏絲藏大
士像一尊金剛子念珠一串附上

六月望徐飛卿過訪焦山夜集得麻

卧病依祇樹羈縻傍海涯禪心通水月法眼出雲霞
直史欽

逋客容行酒天人過散花維摩匡坐久林影帶河斜

飛卿過雲烟閣為郭山人臨歐率更帖

晴窓疎影竹風涼搨得歐書墨色光恰似麻姑降王
速親題尺一問滄桑

遊女篇送慧月還秦淮

秦淮有遊女容色若且鮮充耳大秦珠壓髮黃金鈿
十五學歌舞二八私自憐豈不好治遊所慕瑤華篇
眩篴弄柔翰至性清且閒問道浮玉山稽首得真詮
願以有盡身依此不二禪肅肅揚清塵飄飄駕魚軒
名山有靈輿飯依叩重玄再拜禮阿母辟珥聞至言

豈無雙南金盛鬢不重延歸去謝芳澤觀空度華年
再送飛卿

清梵策英女澄江蓮葉舟人天問小品佛日源中流
秋色分京口潮聲到石頭圓通應了悟水月是真脩
戲劄西崑體賦得徐娘

繡戶春寒畫未溫離亭楊柳拂青尊亂山不隔天涯
夢逝水空銷艷客魂細細遊絲牽別恨萋萋芳草怨
王孫徐娘寢是情無限寄得較綃半淚痕

直史曰太函公早貴而耽書濡初未近聲仗晚年
游焦山蜚卿扁舟訪之自此情實始開歸里數招

直史欽

項四妹佐酒而蔣淑人每為下帷故終身未染指
而不可謂無此情所可詫者慧月從澄江在巳丑
年而送西還詩成於丙戌結語若為之識何也慧
月雖無上根然朗徹高瑩定非凡品澄江郁君歿
十年為乙巳夏其子元禎為結菴秦淮竟從薤染
稱比丘尼余益信公之能全戒體而善為慧月作
導師也因題此於詩後母令公負情少之誚
又云冬十月晦余過利城元禎請為慧月作傳載
米二十斛遺之至吳門而慧月示寂嗟夫不死於
倡而死於尼不於閨閣而於蘭若信有宿緣哉

王少君傳

少君名易容白皙而莊清揚巧笑殊有閨閣風其居表以長楊人遂呼為長楊君余從少年場結社少君方十六以兄事我而謝師少連與狎亦因嚴之一時學字于公瑕學詩于宗漢學琴于太初爭以文雅相尚友人孫子真以詞令繪事擅場館如幸舍未幾少君昵張即肇卿遂絕跡不出社客稍稍星散過長楊而歎歎詩韻琴聲若滅若沒彷彿于月魄雲影中如見少君而少君宜于張俯仰靡不竭其遜順終以蘭摧玉折人人惜之逾十年游浙而張即有聲宦籍一

王少君

王少君

王少君

王少君

王少君

王少君

王少君

王少君

王少君

見如舊知張曰公憶曲中長楊乎曰憶之曰然則感懽懽而興悲烏能忘情余曰君非歌折楊者乎今有能貌少君姍姍于步幄豈不顧之曰請問其術曰孫子真自吳來故習少君能貌之曰致子真丐其貌得之形內者三得之神外者七三人舉手相招若見少君帷間而詩韻琴聲飄飄空際乃醺酒醉少君可不亦矣嗟乎世安得有埋玉十年後而情若新者乎余感少君素交誼篤遂題此傳寄崔家媽然媽然情篤甚見少君此像定當招之與語得毋作是耶非耶歎耶則子真此像能令人喜亦能令人悲矣

崔媽然傳

崔重文小字媚兒豔之者目曰媽然同母姊景文字倩行長而已居三侍兒輩以三娘呼之媽然方髫髻因倩結余為兄每廣眾中機警越人十三習女史十五通情實逾二十幽閒自律無朝暮之行信宿之遇撫絃吹簫聲協鸞鳳故清遠士咸致其款於媽然媽然有所不屑無詭得之者矣室中有幻影閤駒隙所容几庭柳扶疎歸禽頡頏呈態壁間不遺毫末人微端於二文及二文譽燁然起而幻影始滅媽然弱質麗姿膚骨勻膩儀度翩：見賓肅容言咲動止不與

崔媽然

崔媽然

崔媽然

崔媽然

崔媽然

尺寸居然禮義中人乃閨閣婉嫵挑達慈癡無不纖媚自逞尤寄情山水徘徊善卷玉女潭之間澹然忘歸矣吾黨每造之樂其房幃虛朗整潔穆清圖史四陳翰墨間作從坐上口占揮毫麗藻橫溢皆辟易以退至於見月飛觥臨風解佩微辭宛轉千古酸辛瑯琊王伯與終當為之死耳人言崔氏姊弟洵有情人惜也好為過情之事無不及情者矣鸞生曰情者人之所自生也情之不知與枯木朽株等耳故與其不及也寧過余於崔氏醉心焉所睚兩黃生皆余邑人雖交亡久暫而情互淺深季思久而疎玄龍暫而戚

余謂玄龍有生理季思無死地其情殊也余語嫣然
是情也烏能盡之卿各其餘者自療以不足者療人
毋胥溺也而姊孱甚以自適而忽肥吾願子之有適
也多情必速斃烏能盡之余既為嫣然作傳而以吾
筆述情詩附於左為鍾情者發一慨焉玄龍之言曰
余交情時姬始扶床及其破瓜各有二語銘心今始
訓之其未暢者旦暮成幻信宿易睽會即語塞別即
思繇吾第從中宵遙喚之姬遙應之姬喚之吾應之
以當綢繆如情之不愆豈限於河鼓同社重傷其志
為詩諷焉不兄類乎百一矣

車史鈔

崔鴻然
金陵卷五

黃真紀別詩云記得盈盈乍相見繞屏霜蕊藏嬌面
暫時細語人不聞已覺雙心輸一片峽雲行跡任蕭
蕭十載心期各未消那能不使床前月次第窺人到
小喬綵絲初綰千盤結得整相憐仍百折柔情一縷
似游絲震蕩春風總難絕繞憐深歲愜深盟可忍歡
情即別情此別應知倍相憶難消空夜喚卿卿又一
絕云旅舍卽醪未忍傾愁聲相伴砌蛩聲不知翠閣
清歌處可應孤人夜喚名

崔重文別黃玄龍詩八首昨夜羅幃始覺霜馬嘶寒
影候嚴裝曉燈欲暗將離室不道離情畏曙光九月

江南似小春偷春花鳥啼歸人粧樓直對長干道
見行車起暮塵楓落鴉翻秋水明長橋裏柳古今情
尋常歌板銀罌地從此傷離不忍行華裾賦別酒初
醺水調吳歌夜入雲此曲由來能解恨一時淒切半
緣君君心未去妾心行相顧無聲覺淚聲別後何人
照憔悴空餘明鏡解含情莫輕春夢薄殘緣款語閑
心十五年覆水落花難再合匣琴從此怯危絃留君
且住慰妻其少住懼悰轉益悲欲絕不知因底事將
無真作有情癡亦道三秋只暫時骨驚魂絕已難支
章臺二月春風裏莫寄空函付柳絲

車史鈔

崔鴻然
金陵卷五

代黃玄龍崔嫣然叙別潘之恒云破瓜以前年十五
嚙藥街碑生解苦蘭蕙初芽已吐心蓮華入掌翻成
語百結柔腸怯不禁飄蓬雙鬢露多侵誰能子夜歌
中覓誰能霜曉夢中尋隔岸微風吹木葉羅衣羅襪
寒波結樓前幻影已全消却倩閒情管離別呂雙雅
云才人相盼初無語一枕青山銷暮雨回首悠悠後
夢魂白露蕪葭隔江渚酒杯忽接雜啼笑明月虛庭
雙窈窕莫將鵲意浪猜鳩漢宮燕侶原憐少人世良
緣合有期儘今十載負參差無端又博新離別悲緒
歡悰未幾時從旁不得無心者種種幽情許共知

陳姬傳

姬名閨兒行二依母陳氏幼居瓜洲年十三始還舊院姊事崔倩余因倩教過之見其令顏光瑩潔清自好梳髮委地雙趾如鉤心甚豔之然為何次公所寵經旬暫歸櫛沐眇有窺之者客謀購歡資十倍尚不得少間時丁酉冬倩招與圍爐才片刻耳會何有賞燕遂載之還亦不復數數出矣戊戌首夏偶登吳門上方山見一麗人冷然御風以頰石湖衣帶飄舉幾欲仙去惟雙鉤印苔蘚間如落紅有蕩颺之態見者魂銷旁有儒丈夫倚柱引手而目諸生幸扶姬氏

亘史鈔

陳姬傳

又十一

遠楞伽之塔余敬諾熟慮而卻之何君殆嘗我矣嗣後益嬖幸聲寂不聞壬寅冬何君按閩載之經吳門語余且得泛西湖十日一官如幻坐令失此溫柔鄉奈何別之日攜手樟亭注下數行諸客皆涕流不能仰視嗟嗟孰知為永訣乎哉未滿瓜期而何君訃至秦淮姬將以身投閭者屢矣何夫人憐甚與同居起曰兒不忘恩吾能為夫終愛閨閣之間秩然有以自守也閱三年丙午有回塞脩執重幣說何夫人夫人頽發于顏姬仍截髮自誓謀始寢并執陳姬西湖蘇小虎丘貞娘雖存芳名尚多慚德矣

安十二傳

安小名十二行也冠名於行余輒嘉之其姓鄭名如英字曰無美凡居金陵舊院以豔著者首推鄭氏而儕輩競秀亦不乏人逮中衰安以晚出韶麗驚人目然不逐儕輩修一時名而獨親圖史鉛槧之業故人亦未易知之母携游廣陵過客舟與期蓮生遇各留一眴竟失之儕輩為言安二娘偃蹇態不易為偶期蓮生益貯諸臆中不能釋會鹽估汪某者知安所尚願以淨室居之安欣為就室中皮書萬卷恣所探討而汪客卿呼之無何汪病羸且死族構安訟罄其衰

亘史鈔

鄭安

十三

資伶仃以歸產廢賃居旁舍而意澹如不易偶如故惟取辦十指慧如流蘇幃幌眉領之飾皆極精工而期蓮生亦偃蹇所遇於路旁有傳安二娘名者期蓮生曰此人不沒於閨閣即死蓬蒿久矣安得為人稱之白郎導經其室時方昏叩門無應明日介所親求見安乃造客席意揚：自矜生為懾伏又擇吉以禽修好相對談往昔若夢中事歔歔欲絕自以生平得觀為願足矣尚復何言惟終日相對若喪鬼者之所為而生以助勦故走維揚尋歸新都淋漓雨中者幾十旬安縛掃晴娘呪兩檐隙欲徧所寄尺牘泊帕箋

詩皆微言即鍾情所不能及期蓮生死情者猶自謂不能髣髴嗣音嗟嘆吟詠與同社追和之欲勝妥一言終不可得也乃相率餞期蓮生岐亭慨兩情之太苦爾期蓮生曰無美才勝其情者十三而情勝其才者十七余三謝其才而七愧其情第未知死所耳客曰然則新合而生之手將不合而死之手生曰不然法在合所不得不離而離所不得不合離合云者是死情死才以外事也神聖所不能定客請休矣余深味其言而有會於衷乃姑爲立傳而合兩美之手札若詩篇以爲他日左券

豆史鈔

金瓶梅五

十二

豆史曰釋氏言因果報應毫髮不爽若期蓮無美兩人者可驗矣以舟見爲因以路聞爲果以掃晴護臂爲報以合璧同心爲應夫非累劫多情人哉使自今懺悔想多情少即起縛碍如將情多想少即終墮沉淪吾願兩人最之爾

期蓮生四時長相思曲寄鄭十二無美即用十二字爲目池塘垂柳堤垂楊十二闌干春恨長梅花若爲相思發莫遣疎英過粉牆一生妬笑渠出水救十二時長思更長知君粉汗嫌羅綺爲覓輕綃製舞裳二蒼蒼月色夜生涼十二瓊樓漏漸長團扇流螢思更

遠驚星嬾自試新簧三寒入孤衾天有霜十二巫峰宵夢長錦帳不留儂共宿枉殺薰爐一夜香四鄭無美答書云接手札視之恍惚如醉一字一句令人魂飛腸斷復閱佳什一字一珠豈惟倍切相思即死可瞑目細思英乃裙布一寒子今侍君左右已借光顏色況復情如金石一世之願足矣董小來蒙許見過日已將晡何爲不至古人一日三秋今英以一刻爲千秋尚不足比願君速來慰英懸望

期蓮生辯慣字書云我與君相知自信有天地以來未有如我二人者即再有天地亦必不能再有如我

豆史鈔

金瓶梅五

十四

二人者昨宵語及贈暢然詩君言阿痴原來是慣的阿痴死矣寃何如之我此等詩果然慣做如與君此情實未慣有如此亦是慣何情之有鍾也愈思愈苦死矣死矣生來只一相知尚且加以此名不得已奉書相告莫又謂我慣苦慣死慣寫如此書也鄭荅書云對談不覺一別增思適接來翰知爲一慣字惱心令人亦增歡重可取亦取然慣字有意弟取君之才之情天下無雙弟愛君者非獨詩但一開言令人魂飛天外豈忍見妙才付之流俗故出此一毒字欲君後改勿自輕才乃弟之實意非有他也願自珍重

鄭如英觀雨寄懷詩云風雨蕭蕭問倚樓爲君落淚
爲君愁江村寂寂無人問誰伴孤舟水上浮又夜來
帖云夜來何竟不來孤枕夢魂恍忽如面遂不能睡
強起獨坐青燈細雨風色蕭蕭因自念我之所以得
遇足下者天也不意遽然失足下者亦天也得失既
不在我其就之權必在足下矣今夜之月必勝三五
欲與足下清話不識能如願否儻同爾思即來爲望
又送小鬆香奩帖如英白乍聞分別不由人腸斷心
碎悲苦幾絕今欲以種種離懷相訴奈一段苦心非
書寫可盡諒君必知既知之能不爲英腸斷哉今付
車東鈔

小鬆香合一串雖不足奇乃英自小至今所愛常不
離身故以贈君爲他日會合之兆幸勿輕棄英拜白
又半臂帖君歸無以相贐自裁半臂護君曉寒遂不
覺天明矣令董小持贈願勿棄人并棄衣自忍凍歸
也離愁如亂絲容面時求解長歎長歎

期蓮生玉鶯帖王右軍愛鵝鵠因不爲俗物舊玉鵝
一事以答鬆香奩舊取不忘玉取不染鵝何幸常伴
玉指我何不幸不得常對才人面也少選過辭勿以
淚眼相看恐玉鵝亦解悲啼爾又秦淮別怨詩云秦
淮二月柳新黃折柳贈人人斷腸可憐嬈嬈秦淮柳

今朝又上離人手離人手把柔條看柔條低拂紫
鞍紫轡欲嘶人落淚誰當此際猶能醉綢繆執手問
前期蓮子花開是到時但恐見蓮君不見使人空憶
蓮花面君心不負淚沾衾儂意肯忘私語深語深字
字沁人骨吐息芬甘餐不竭青、草色長千道偏使
離人願易薨秦淮上流即豐溪我心隨水不復西請
看不斷秦淮水有心寧不相思死

鄭和期蓮詩云鴛鴦何事各分飛從此看、冷翠幃
前期雖訂蓮開會但恐蓮開君不歸其君心果不負
蓮期儂意欣隨奉帝時又恐相思先送却囑君歸早
重史鈔

莫歸遲其一又送期蓮還里詩云臘如瑩雪腰如柳髻
歸秦淮渡口桃幾度爲郎圓漸減不知何日可同巢
其忽、支床氣不揚春山半蹙謾呼郎好花不耐寒
霜妬一日那堪九轉腸其乍見寒梅已落花香魂暗
遍阿誰家溪橋波影成何事水漲春蕪可及瓜其三謾
把金壚相子燒小窓離思轉無聊即今欲去留難住
夢遶黃山路漸遙其四

期蓮生難別離曲四首板橋逢使寄荅仍用前目花
滿林開柳偏黃離人酒醒望中傷想到朱樓第十二
有人樓上獨支床其步、衝泥行路難花愁柳困意

摧殘思君暗數愁中路凭徧東風十二闌其河柳舍
烟金縷長花枝帶雨想殘妝遙知十二簾攏底臨風
又掛掃晴娘其愁城十二鎖相思路杳人稀客子悲

其四

滿樹繁英爲誰發似教人念採蓮時其四
庚戌三月初八日期蓮生寄鄭書云臨岐道別執手
惘然俗人不知盡以爲假自思我用一片心在十二
身上做假十二又用一片心在我身上做假此一片
做假心腸便非世間可得任他們尋真真得不了局
處纔是假隨我你做假假到沒破綻處也成真不怕
世人不能認真但怕世人假不來耳孔子曰苟有過

亘史鈔

金瓶梅卷五

十一

人必知之則好處必不垂人知也我兩箇情悰當不
許花鳥得窺豈肯使世眼識破偶坐來黎閣上閒便
寄此因念與君在梅花塢中君折意中花倩我挿髻
傍光景如昨宵夢人何處也想猶未已淚已滿襟人
何處也修竹蕭蕭汀鳥嘹唳恍有新秋蘆葦邊景色
俯看曲池繞閣萍花如錯繡幸尚未吐荷錢也浮成
一絕并衣紗一端却寄臨書神馳無已其詩云千里
緘封寄淚痕離愁一段鬱於雲行人未發腸先斷不
識何時書到君

亘史云此書勘破真假公案恨無卓吾老子見賞

二月二十九日鄭寄書云英與足下才結新盟便當
分別好事多磨折耶分手之日實望尋一靜處與足
下將種、情懷種、囑語舉杯細說不意行至碧峰
寺見車馬簇擁意欲前進恐伺察者知之只得入寺又
過他客先在即苦不可言候多時足下至共出玉鶯
榭套相視嗚咽共話未終又即促飲與足下舉杯時
英心魂如醉夢霎時又促去聽去罷一聲如萬針刺
我五內欲隨不可欲捨不能此時此刻寸、柔腸絲
絲痛斷足下別後又復還席共飲惟英悲苦難言見
他人冷、不着疼熱的眼只得以酒自遣不覺大醉
歸家成期兒事、完入房寂、無聲淒、盡是離況
即無情當此能不淚流思昨與足下促膝談心今忽
西東相隔此夜必難成寐寧不思及我苦乎即此夜
思量光景筆不能盡況其他手念七日見雨不止做
一掃晴娘掛窓上咒之曰帚一舉掃盡滿空烟雨見
太陽封汝爲掃晴娘

亘史鈔

金瓶梅卷五

十二

亘史云此書具見兒女真率之情兩咒尤佳
鄭別後復成一詩云執手難分處前車問板橋愁從
風雨長魂自別離銷客路雲魚樹救樓暮與朝心旌
誰復定幽夢正搖、又河亭月夜詩云王鏡宵升玉

露團懷人永夜倦闌干秦淮不遶閨中夢三十六峰
天際寒又寄望月詩云悠然有所思倚樓望明月憶
昔共儂歡清歌月下發離別香難逢坐令愁白髮又
夜懷詩題紗帕上繫小相思囊寄之怯撫朱絃韻未
調琴心不奈可憐宵移來月色蘆生白遮莫隣鐘到
寂寥一鴛衾半剩怯流蘇祇是天涯恨有餘却憶四
郎眠未穩長宵片月碧窓虛

其二

期蓮生襟憶曲不盡傳隨錄數首於後題朱脣云湯
擬朱櫻嬌可摘酒盞餘甘膳丹液微笑榴房露瓠犀
火齊自吐非脂赤怯飲云酒面酣紅花帶雨水肌膩
亘史鈔

八

卷五

十九

白玉生香自是羽觴飛不盡非關春漏不曾長黃山
夢云三十六峰如列障峰攢翠夜魂孤惟我眉梢
偏似得夢裡曾經見也無喚期兒云喚期兒問即期
蓮花何不解相思郎歸早郎歸遲莫負蓮花盛放時
赴蓮子花期云可憐儂十五嫁作蕩子婦蕩子耽遠
遊久別儂常苦今復遊白下儂願從郎若儂乘翠慢
車郎跨青驄馬青驄馬衝蒼野前路尚迢遙且惜珠
鞭打又用詩首句爲題三首對沈香寶像入定養銀
光粉紙書經贏得朝梳髮未落輸他夜夢淚交零
林暗子規深樹鳴車中忽聽旅魂驚鄭娘已自愁春

去莫過樓西叫一聲其二揚柳風生萬枝美人何處
鴈書遲相思恰似豐溪水流到秦淮無歇時其三寂後
作歡重逢曲四首仍用前目蓋指後會事也遙望春
城十二門門門欲閉總氤氳歡逢今夜燈前笑怕見
當初怕上痕其一人因花信重開面藕解人情亦吐蓮
回憶相思無一日渾如一十二千年其二步雲連十
二衢誰家兩地夢魂孤秋風酒裏先酡面夜月人前
幾倩扶其三葭瑄飛灰纔報冬樂府齊調十二鐘人人
競唱昇平曲儂唱重歡驕殺儂其

亘史云兩人題詠詩甚多不能悉錄此亦足徵
亘史鈔

金陵卷五

二十

情其書能操獨見非浪語也余生來負痴癖恨未
當此快士遂羨豔乃爾期蓮又稱十二基韻琴心
種絕世俱爲一情字所掩篇中稱期蓮生即鄭
詩中語所命今蓮葉如錢未見蓮開早已踐約生
既先之矣鄭報安得後哉余既與二三兄弟錢生
岐亭因寄聲十二云情無底何能已請看行雲莫
逐流水

同社和題四時十二詩附錄

程世光休文云十二清溪是妾家綺窓煙柳萬條斜
歡情願比清溪水妾意羞看楊柳花薰風隨意拂池

臺十二金屏迤邐開種得藕花環碧沼郎君時為見
蓮來清秋霽色月華新靜夜寫簫曲、勻十二瑤臺
天似水惟應妬殺月中人珠箔寒生翡翠紋繡幄鴛
枕坐籠熏邀歡記得良宵夢十二峰頭化作雲

謝彥章于宣云郎折花枝倩妾妝妾妝初罷鬟雲香
不禁並蒂花多妬十二釵頭掩鳳皇妾纖冰綃欲贈
君不裁團扇惜迴文從教暑退君懷冷花色休輕十
二雲十二街頭秋月多即今何處聽雲和妾愁寂是
分離易不看雙星度夜河流蘇怯冷護窓紗郎出休
忘返妾家十二珠簾誰寂寞雪殘纖月照梅花

車史鈔

外紀卷五

二十二

方士翊若淵云處處春光別樣幽郎心歡喜妾心愁
提鞭莫誤他家去認取春風十二樓手拂輕綃笑倚
牀愛他長日倍依郎為郎一唱迴風曲謾擬嬌鶯十
二簧十二瑤臺明月時清光偏照桂花枝蛾眉素魄
休相妬看取團圓些子兒剪就吳綾半臂衣護郎纖
體敵寒威已教十二雲為伴莫作江頭忍凍歸

方逢吉元長云相思無計避春愁漫向春風十二樓
不來不來花欲盡餘英寂寞倩誰收菡萏初開日正
長池塘處、宿鴛鴦寶閣十二無心倚脈、含情過
別廂露滴梧桐葉乍稀涼風夜夜透羅幃幽情無限

傳新曲盡寄瑤琴十二徽挑盡寒燈夜未央相思怕
向合歡床冷落瓊釵驚十二羞將明鏡對殘妝

潘之恒景升云愁雨愁晴楊柳津征車冉冉佳辰
傷心寂怯逢春閨顯難禁十二春寶誌歌殘漏未
遲蓮花半偈為君持那堪夏夜如長晝一刻重繙十
二時君到金陵意獨鍾恍如秋水照芙蓉離亭莫奏
陽關調疊出黃山十二峰灰死香銷且莫焚澹烟飛
處隔氤氲生憎太史書雲誤衣上橫加十二雲

呂燮雅樂師云十二朱欄護兩烟江南三月乍晴天
生憎門外垂絲柳不解留郎綰画船郎去初看燕燕

車史鈔

外紀卷五

二十二

飛黃鵬啼老寄音微從教寶鼎香烟歇響斷瑤桐十
二徽秦淮西望楚鄣濱多少離愁隔暮雲邀得歡來
忘晝夜時辰十二喜秋分好句傳梅雨意同莫教舞
雪浪隨風狂郎不盡飛揚態癡妾空籠十二紅

豐公云美合卒兩遺之奇恐為造物所忌願勿濫受稍不入品封以一九泥使後世有心人知此不易得耳韓史曰鍾情原責在我輩乃得之不及我者敢不亟收之兩慕美而幸合法在不受誰樂有情因錄王陳輩以為具情識者地

王瓚傳王壽附

黃玄龍自余病中來視為言茶灣王瓚之鍾情於項三也項三者新安人美姿容自媚而善媚客客見之如顏玉山未剋執業成均廢一博士一郎中然未與之狎也諺曰莫近項三郎一廢車駕吳再廢博士臧

直史鈔

外紀卷五

二

但令傾國與傾城何必南方與北方此萬曆己卯間事至乙酉年王瓚始破灰而項三壯矣其風度如少年時暱瓚而瓚傾心焉誓與偕老項亦挾多金足庇之而瓚名噪甚金帛委者填門父母貪利不能釋瓚瓚依項不歸也母詐病而迎之致項訟竟與絕時戊子秋瓚浮暫出車馬奔集茶灣其塵障日余從婁東王氏兄弟一再過之瓚在有意無意間其况不可盡述玄龍狀之曰瓚所見無非項三也見莊客必與侍兒耳語某似項郎度某似笑似顰某得其耳目鼻口之一而佯喜佯悲若不能為情者人多竊笑以為癡

玄龍最憐之不謂癡也時暱好者有二人孫射父才俊而謹事之稍得其驩心程景同貌陋而慧積重骨以盡其母乘孫間得攫而有之父母以家微而聲特起勢不能支遂內程聘孫來大失望曰奈何奪我鳳凰池而不知項三尚踽踽涼涼作落魄狀以行於市衢識者曰子非項君耶何以至此曰吾失侶而孤栖求死不得耳余曾為訪程景同與游說而程陋甚不足與語報項曰無庸為謀君第須之非久貯阿嬌人也又三年而項生消摧於市車從甚都貌益腴澤詢之已詭得瓚而遂初盟矣後十餘年玄龍復遇之留

直史鈔

外紀卷五

二

都則年四十以上問王姬無恙耶其寵愛得如前時否對曰夫夫寵愛安能衰余房中所幸者五六輩皆下陳不足與姬敵也玄龍又謂余向語射父云何縱強歸非其初志矣如此美合安得不稱快事哉余病中聞之霍然有起色遂為立傳
王壽者瓚之妹也少瓚不啻十餘歲瓚適項父而後有召然瓚善婉媚而壽節俠過之方及笄即贖自家居喜蹴鞠親子走馬六博棋戲而豪于飲多從僕少年游不受羈帛而善跣蹠者也人目其姊妹為文武魁首云壽卒嫁稅府童中軍去蓋從其好也

寇生傳

寇生名文華字琰若小名定兒落籍朱市朱市數產
豔姬以余所見都文珠佟七秦小二林大皆有偶聲
佟妖而蕩却以才翰自見而貌猥褻秦體弱不勝衣
顧善依託林病而色黃毅然有丈夫風皆朱市之表
表者寇生名晚諱而超四君負湖海氣儼然居名流
好親翰墨口刺刺諷詠不置接簞字書卷必曼聲誦
之時舉似一二萬語以問客房惟整肅侍御調習酒
德沉酣而才韻丰度亦足驚四筵矣東海屠君聞而
造之各以名自負不相下屠曰吾才士也惜寇生之
巨史鈔
不余睚耳生曰惟名士悅傾城子不余悅徒損子名
如矜名邀睚國士所慚矧寒陋鄙姿何繇自薦以屏
大雅知遇耶人笑屠之莽莽然生實無藉屠知微哂
而已先是徐翩睚屠蓋耳食而甘者人以定寇徐之
品云生頗頗獨立行如擁玉山抹眼流波充善狐媚
人爭奉之時露貴驕態故侵暴屢至雖閉門謝客絕
外交而金夫挑之終不能固其聲亦遠出少時每昧
之所遺體之所附手撫足躡咸靡然欲廢故趨豔者
未易舍之而名流允終惠好焉汝寧張君乃云慕寇
生何必寢寢何必內其然手生能誦張詩賞之責責

恐其論終儉父耳少年輩沉湎者非寢且內弊久居
諒矣客又稱寇生多節俠事有誤罹而乞解於顯者
無以投其好生出小季將軍畫值金百授而嘗之罹
者若貧有難色生曰吾豈望子值耶卒賴以解余聞
過生談吐激奮殊令人憐怪其漫然無歸止念也將
諷之以觀其尚未得聞徒貌言相唐突耳且所睚為
吳郎汪郎而未卜終焉之志余未知其尚之者

巨史鈔

寇生傳

林雲儀傳

雲儀者玉樹宇也其先林某係殉建文逮及獲其孥
教坊司今苗裔寢衷於執中司篋之流猶可想烈士
風焉先是同儕有紫華綠華相繼著聲雲儀其特起
者也歲丁酉余從幻影閣窺之東鄰恍若霞舉見者
驚目艷絕一時高視者收之物外自好者品之逸流
故清譽雅尚迢超玄著不埒行伍中矣性慕遠遊每
鼓三吳棹猶慚因人乙巳春泛不繫之舟期禮三天
竺大士謁蓮池師於雲棲夏抵武林咸畢所願列梵
筵日廣晚以暑憩六橋穠陰間蕭蕭穆穆自謂有天

直史鈔

林雲儀傳

金陵

際真人想休夏未幾而章縫之譚起查氏仇諸生開
遊妓以中之雲儀遂櫻網評訊偏楚執憲者木疆人
也將難雲儀時宋經畧馮司成諸公出身莊之金陵
何兵憲走書為解始得脫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君子為之賦行露焉既歸舊院閉門獨居焚旃檀調
鶻絃即慕牋慧業都廢惟友人江尚于患難相依不
失故丙午冬余主雙鸞館之盟集名姝十三人雲儀
首出為之領袖顧意念愀然向知已投泣發聲長嘯
慷慨激烈時露卽侯之柴於月下襟襲舊裾徜徉長
干聯臂踏歌其玄遠之度且將持巾幘遺時貴人向

者逢公之怒直目攝耳別未數月遂歸於江

少逸伯云興化李公為孝廉時偶出狹斜遊習林
氏適紫華暴卒綠華曰余夜單怯邀李郎伴我公
欣就之迨數十夕姬從紙窓以線香作孔如其夕
數奚奴為言公視之曰信矣亟辭之句容向縣令
有所闕說得數十繒訓之姬曰相公從何來答曰
適從線香孔中來耳乃一咲別去

直史鈔

林雲儀傳

金陵

郝文妹傳

郝氏行二居金陵朱市院初名文珠字昭文易珠以
妹嘉之也猶曰蔡文姬云妹短身而翹首似不能順
者人見之皆竊笑及領其談吐慷慨風生下筆成琬
琰章幾令衛夫人投泣而以貌列中品妹由由然不
屑也庚子秋汝寧閭汝用張後之以才名傾世獨脰
好妹謂江南豔冶無出其右豈為憐才然耶無何寧
遠伯李大將軍結婚魏國綱紀能物色之費瑋貝十
斛載勝車中太君聞而愠奴辱妹罪及綱紀李大將
軍老而壯猷方用督師遼東乃問妹安在此江南名
臣史鈔 八 郝文妹 金陵卷五

流置諸掌記間稱內書記凡奏牘悉以屬焉人言文
姬沒胡胡無知者徒託語於胡笳十八拍妹以勝行
獲收嬖下而參麟閣之畫其幸逾於蔡文姬遠矣
孫子真云文妹甚篤交誼有俠士風壬寅九日在
金陵建孫楚酒樓妹時為金夫所脛辭而往會張
蓮莫愁湖上窮三晝夜之驪謂所知云妾得附名
此樓足以不朽碌碌風塵非其志也別子真有詩
云江左多名彥惟君獨擅奇興公山入賦摩詰畫
無詩交憶重游處人憐再晤時分携且莫恨千載
託心期蓋指酒樓中復以嘯賦相遺書法工絕

楊太白傳

楊三壤名素真字太白舊院角伎笄年婉媚弱態依
人長益俊偉喜任俠有丈夫氣望之似出昭容班中
而忼慷激烈絕不類粉黛女子燕都梁君豪爽士其
宦游結納動傾千金余友姚百雉吳嗣宗寂稱襟契
感國士之知他不勝計當梁之失意棲金陵邂逅太
白託為逆旅主人梁安之閱歲忘歸家奉或不給曾
鬻一妾為客供客愈趨之太白意無倦且曰令婢子
獲奉巾櫛無過戾君還國而憐風露之交賞其加辟
為榮多矣梁念綢繆誼愈不欲歸新安游俠數輩咸
臣史鈔 楊太白傳 金陵卷五

勸之如毛薛之謀信陵公子於是以前之朔辭行社
中善詩者爭為古調壯之太白冒風雪送之廣陵于
日未返梁君且行乞余傳楊姬為追寄之而附詩于
左

天都趙水華
西泠趙水華
即校

朱無瑕傳

無瑕字泰玉桃葉渡邊女子幼學歌舞於朱長卿家
遂冒其姓長卿有士行稱俠秦淮頗厭歌舞其女郎
多異姿亦每屏歌舞而由曲中字進而求之詞求之
樂府間得唐詩正音品彙藏之帳中連相吟誦忘倦
不知晨歡夕宴之足娛也時同行曰安曰羨一慧而
驚一媚而慙泰玉以沉靜勝名出其上海內名流咸

亘史鈔

朱泰玉
金陵卷六

心艷焉至已酉永華生結社秦淮而聲益振先是從
蔣公鳴寓見其閨怨詩逼一觀與定交始招集諸子
聯社曲中惟崔媽然傳靈脩寢昵近相聚為多當歲
暮盟尚未解令集中半為同賦草每一誅出無不令
人齒馨神怡而心為折乃泰玉尤多慷慨憐人自憐
之致雪夕冰朝送遠悲離寄悵遠韻往往足當玄賞
而世無司馬相如韓君平輩足以尚之雖為情死何
益情事閉門深思有鬱不可解者友人吳公勵彥
嘉數子可語心知顧室邇人遐徒流連詩中之境憤
憤沉迷將何自見哉或言士悅則競女妬則傾織女

儻嫁牽牛慎渡黃姑津謂泰玉能免競必不免傾令
游新都且驗矣余姑序其詩以傳神云

序曰夫水至清則無蕕香至醖則無氣色至美則無
豔知其至而後可語泰玉之色因其色可品其詩詩
也者心之聲而色之呈露者乎泰玉之為色也澹虛
沉靜飄忽流光遙而望之魂飛即而見之意銷望而
不見想結故其為詩也如水空而鏡徹其心神也無
所不融如煙蜚而象玄其幻游也無所不適驗諸中
冷澄流一道汲以素綆注之瑤罌不必深味而渾津
已通驗諸旃檀信手所然方隅盡染發於一縷充滿

亘史鈔

朱泰玉
金陵卷六

太虛不必灰燼而氤氲已布故羨者自羨不知其美
令艷者見之亦失其所為艷矣詩可易言哉已酉秋
冬間與泰玉結吟社者凡五所集皆天下名流如粵
之韓楚之鍾吳之蔣若陳若俞越之吳若凌閩之二
林夫非矯者耶見泰玉輒自廢嗟夫是可與語泰
玉詩已友人吳公勵每豔泰玉而忽若有失也聞不
佞此言抑將求之煙水間耶

陽和子題繡佛齋詩引云東坡居士云無所厭棄
何從出世無所忻慕何從入道其泰玉卿之謂乎
泰玉名冠華林慧空祇樹以故客無多見無輕

侶其於一切衾裯調笑之態盡掃而空之蓋厭棄
之極也者而一段文情墨趣楚：脉：種自淨靈
應從貞鮮殆欣慕之至如見所夢如悟夙世情不
極不至心不淨不空唯空故芳緣日澹道味日親
茹素習玄淨凡名香手錄經卷梵義無弗通曉而
閣筆抽吟機調偶浹亦僊亦史流為妙韻不可得
名強名之曰繡佛齋詩以厭出而以忻入出者世
而入者道道即佛也泰玉印之菩提若合為一作
空世觀無所受之夫以水受月猶二也玉無瑕升
無：瑕非不受也以無受故泰玉名無瑕字真如

直史鈔

朱泰玉
金剛經

無：其道號云

朱泰玉繡佛齋詩為余賞心者如春閨怨入眼春光
長似醉愛春翻作傷春淚惹恨牽情最惱人落來花
片飛來絮又亂落桃花飛絳雪柳梢頭上三更月一
縷名香手自焚關山夢落魂飛越對月一簾明月白
紛：寶鴨香銷欲斷魂侍女錯猜心上事却將花柳
怨黃昏閨夢清霜飛急漏聲遲遙夜孤幃憶別離幽
夢欲成明月去却憑何處照相思友畢竟交歡又
成別不如行路愁無情秋閨曲芙蓉露冷月微：小
院風清鴻雁飛聞道玉門千萬里秋深何處寄寒衣

月夜醉深玉露侵苔席坐落殘星冷石門五言如秦
閨春和喧百鳥寂寞坐春朝蟬鬢少新洗賣花聲過
橋月：紅

詠秋海棠時來幽閣下清夜醉蟬娟秦淮
泛舟羅衣飛不起露濕幾曾還霜上月誰招青女出
來伴素娥行新月垂簾光尚弱低樹影猶昏別情寸
腸依斷草孤影落離杯詠四更山吐月何來幽夢後
獨入素幃清立夏喜晴去年初夏日那得此清光立
冬樹遠瘦於簪送友歸新安去增新別夢遠伏故交
心遲方似之夜鳳融斑管朝鸞引畫眉金山寺

直史鈔

朱泰玉
金陵集

他如夜舒荷排律送吳公勵七

言近體送傳子京絕句漢宮秋送李彥輔歌行皆綽
約有唐人之致今未能悉錄即所採拾亦足以傳矣
潘亘之讀朱泰玉扇詩云莫言紈扇如秋月如月
還多萬種情惟有月聽堪下淚不從人說太分明
又雪中答泰玉折簡見招三首寒窓夜雪照人明
夢到梅花覺有情素女忽飛書一紙瑤華千疊灑
江城深紅淺絳薛濤箋白玉林中一葉鮮字：驚
心惟此別不知行路傍誰憐未堪雞黍應人呼曾
念淮陰一飯無珍重多情桃葉女不辭風雪自當壚

青樓怨詞為泰玉賦

廖孔悅叙曰上清之珠絡以絳紗服以玉筍進御
黼黻之前吐照千乘之外固其所也遺落寒沙沈
淪野水光彩驚流俗識者掩面而已天生妙才當
得善遇蛾眉窈窕自有定價西施玉牀東昏寶屨
可以堪之而委質煙塵匿耀叢臺抑獨何也造化
忌其尤物不若委與之貌廼使藐姑冰雪襟塵滓
以爭妍高唐雲氣亂妖氛而弄態隨雲間之墜月
逐河裏之飛星機中織錦流黃與銀漢交輝花下
校書落葉共丹鉛鬪豔三臺妙札芍藥空言十樣

亘史鈔

宋卷五
金陵卷六

五

華笈椒聊盈握鵝笙象板總非入耳之音粉白鴉
黃更是傷心之色命之薄矣夫復何言亦有紅拂
彈冠紅綃舉鏡文鸞乍織雙鳳同飛蓋婚媾之奇
緣風流之異遇乎至若慕周南之化雅志超騰空
冀北之羣竟遭維繫遂令低鬟事佛飲靨披經清
磬聲中破除急管水田影裏斷送春衣蕙質蘭姿
幾軸楞嚴之字錦心繡口半函梵網之文撫影驚
時吾不能想像其懷抱也秦淮朱泰玉詩曰邇來
多病肺常是不描眉其怨可知矣不當與長門寂
寞玉昌薄倖諸作並觀乎其詞云

亘史鈔

宋卷五
金陵卷六

四

石幢小巷是兒家三歲能挑繡譜花雙鳳不來歌舞
倦深深楊柳恨藏鴉其蛾眉不戴鳳翹冠十斛明珠
只厭看驚殺參軍成底事可憐長袖倚欄干其救霞
紫綉踏新裙淡掠斜梳壓楚雲翠女未偷靈藥去且
將蘭麝學人薰其救樓花氣撲深春嬾取開簾帖燕
新雨點遠山愁對客儘教閒殺画眉人其越羅新製
剪鴉黃錦袂珠襖佩麝囊玉玢戲羅星子汚熏籠微
夜注沈香其琉璃翠管架銀床無意催詩刻燭長酒
監聲聲頻羯鼓金箋碎朶不成行其西池閒日看栽
菱聽得郎敲不啓門行過橋邊羅襪濕花磚苔上有
弓痕其紗厨前面禮金僊才到朱明歇篆煙清供二
時何敢缺石瓶添水灌金蓮其五尺珊瑚作錦纏寂
寥心緒揔徒然曾將鸚鵡前頭笑若箇傳教阿母邊
其九中元諸館盡脩齋手奉名香到佛臺欲踏祇園金
地上碧牕先繡女僧鞋其萋萋芳草駐遊車女伴行
春放水涯日暮獨憐樵逕曲茶烟隔竹老尼家其清
溪池曲碧桃花依約成都女史家醉客每翻書帙亂
避人別院校楞伽其新槐齊葉乳鳴鳩水際莎青臥
白鷗深閉閨門初病起溪邊獨落玉搔頭其斫桂燒
金佐夜杯燭籠紅處踏歌未平明爭掃車塵去唯有

懷心惜綠苔其侍兒嘈囁學調笙不譜雲韶只

三十六聲孤鳳語令人憶殺菱雙成其青酥白鹿漫

其肌有飯清虛欲采薇帶比楚宮園減後相將勝得

鶴翎飛其青鸞引去謁西王賜坐瑤池飲玉漿便道

是真還是夢低聲暗唾合歡林其秦淮綠霧起潺湲

桃李風生畫舸還翠袖不堪紅淚積朝、猶自唱陽

關其簷花萎夕草搖秋鵲鵲聲中歲月流醉起海棠

煙已暝管絃催月上西樓其十樣鸞箋照綺窓銀毫

今已負蕭娘幽情錦字無人會一字詩成一斷腸其

馮化跋云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貧女寒牕有豔玉

耳史鈔宋泰五金陵卷六

樓歌舞而自憾其貌者矣何泰玉之超然高度也

泰玉自負能識英雄恨時無英雄懣、不得志深

情自閑逃於淨土天下名人逸客往往驚就其丰

格而罕接其聲響轉益寥上余及廖氏傳巖未識

其面而為之賦青樓怨二十首其知泰玉過泰玉

之自知矣雖然吾於是窺傳巖之微焉十年鉛槧

牢落不偶雄襟逸氣無可發舒聊借玉香紅翠之

事以况其隱衷耳然傳巖如五粒新松楚、方引

豈終此者所况得無遜乎書以志笑

苗姬傳

苗姬小名寶字鑑秀顏色韶媚如玉人而志尚閒靜

終日俛首不發一言言必中矣未笄時從外親居南

市樓暫見之此豈風塵中人耶姬益自匿不求侵暴

移栖舊院門常閉未嘗以豔招人或說之游鑒江冀

得偶足託初強一就如涸珠沙礫間無少安意聞井

子季友矜細行者有高閣可避冀試語井子許之居

閣中逾歲未下井子往西湖載與俱假汪李玄青翰

舟貯比金屋陸栖則小蓬萊亦逾歲方返所歷驚湖

虎丘慧泉京口三山必登眺彌日忘倦寂後樓西

巨史鈔苗姬傳金陵卷六

湖井子委之禽成嘉耦矣於是復歸鑒江居閣中如

故井子遣旅髯書曰閣中人從湖上方以身許我謂

我儉足自衛直能自強智可趨時雖與兄一門天壤

幸親炙友于之風庶釋鄙吝雖富貴弗頌也其志如

此頌得兄一言以終焉之其識字從韻語廣測展卷

即上口成誦間喃、喜吟未敢陳也余心異之拓鑒

江姬膏沐出拜翻、閨閣美度而宛然有林下風幸

姬從正還其始頌為閣中詩十章贈之且以諷同志

者云

閣中詩 昔年十二三顏色美如苗小聲人不聞低

頭人不見其十五出閨都顏色美如茶小聲向阿母
低頭謝狂夫其移居舊庭除閉門不敢出願作劍地
風吹斷行人跡其居者不肯停行者數款止安得素
心人慰此紅粉女其飛塵不可浣思乘江上波縹緲
隔星漢其如風浪何其儂唱竹枝詞歡理西湖撒款
招湖上風還蕩湖心月其纖月關眉峯梅花寫教黛
重來高閣中不似曩時態其從來不下樓膏沐下樓
拜猶有雲霞姿繚繞煙波外其竭來閣中人繁華知
盡卻免絲絲無根女蘿幸有託其幸託百年約惟持
一日心西冷舊松栢結好到如今其

車史鈔

金陵卷六

前六

王卿持傳

余交女子幾半於丈夫乃若女子有丈夫氣者殆難
其人即豪舉流越與委靡宛弱其翩然士風各自本
來不可以強合也金陵王卿持殆庶幾乎卿持者王
節字也少時人以纖呼之姿態媚媚吐辭如薔蘭
清慧性居然林下風流知非塵凡中品及破瓜期即
爾其儕偶如野鶴之在鷄群喜習吳曲若黃問琴許
飲避不啻青出於藍姊妹輩未有與之頡頏者矣傾
志意蕭散超上凡所歆莫雖寒素必傾心向之少有

車史鈔

王卿持傳
金陵卷六

不慚即巨室名流不能屈以洽溺常語人曰卿自用
卿我寧作我故甘貧賤自若弗改其操余嘲之蘇屬
國十九年尚近胡女令有子卿既持特甚之耶同盟
中袁小脩劉冲倩皆挾國士稱愛而不能狎卿持私
語既知彼安得以名市我故以驕情報之非不受憐
政以相成耳然竟因兩人交而親我此豈漫然者哉
辛亥之夏余客廣陵僧舍忽友人吳嗣宗君衡見訪
君衡云叔氏挾有校書來至則卿持也慷慨激烈霞
舉雲飛廣陵烟月間何得有此人為之慢然嗣宗謂
余卿持近時聲調較昔益高請為兄試之余謝曰見

卿持豈復從聲調中求耶於是挾之江淮溯洄宛轉
無不當卿持者余復聊蕭之卿不拘名乃復為諛轉
若以情真則卿得毋諛吳即乎冬抵金陵兩人之盟
尚不渝也遂為作傳

謝于宣曰余交卿持于廣陵一見自呼一妹及妹
遊秦淮時余以事過歸因賦詩五首卿紀其遇且
索知己之和

淮南桂冷夜迢迢一曲尊前客思驕最是傷心塘上
別不禁愁寐至今朝忽聽吳歌憶別離回頭不見
美人悲誰能更製相思子唱徹秋江風雨時其二女俠

直史鈔

王卿持傳
金陵卷六

九

復昨向自憐情瘴目新廣陵煙當時記得分香處日
暮橫塘秋水船其教吹簫羅月沈又銀燭光中細語
深但使蘇家長對面西陵何必結同心其曉閣無由
見畫眉焚香兀坐小窓思記來花下更文喚髣髴寄
寄口角兒其吳嗣宗和云常延回首碧雲迢領取
東風護您驕無奈玉驄嘶不住渭城淒雨可憐朝其
水雲相伴草離又宛轉湖頭送客悲最是有情無看
處羅衣展見淚痕時其底樣耐嬌共爾憐竹枝縹緲
度寒煙一聲淒絕燈前淚為憶當時泛酒船其三青陰
滿地露華沈指點明河夜已深想見樓頭人不語底

帛有事暗關心其斜月盈又溪聲眉人前半韻別未

思幾迴夢裡橫塘路聽得誰呼輕薄兒其

潘亘之廣陵立秋前一日別王卿持詩云良會隨雲

散傷心邗水流梁塵應未斷庭樹已先秋擢響催歸

興江譚帶舊愁平山堂上望烟景隔迷樓江譚用
冲情事

直史鈔

王卿持傳
金陵卷六

十

董重樓傳

舊院琵琶巷故有樓子董之名以文華竹秀華七行文

英九行競爽鵲起新都豪士黃天錫者隱迹涸衆人裝

束獨身求偶董氏識其非凡推秀華當寢設嘉譙三

日夜不問其姓字臨別語之曰詰朝令一介來將有

致董氏佯諾故不遣越三日而紀綱自江上傳主人

命致綢衫千章金百鎰與匠作俱來煩為起一宅主

人當落成之竟不告姓字去及樓子成而黃即乘堅

輿駿襍沓至董氏待之如前無加禮焉至今宮室之

麗稱董樓子家蓋昉於嘉靖末年當萬曆初董宛姬

車史鈔董重樓傳竹相繼出二華女也宛姬善歌舞年十八即

從真州李孝廉季宣生子中星為邑文學菑姬工媚

客客與處皆鍾情自創新宅與樓儼勝而飾綴過之

凡易羹奩具所陳規制皆擬三代而一時文人名筆

洎晉唐宋元帖盡無不稱備如顧無所好聽客持去

惟囊金荀貝充溢莫與比乳然一女以八月生命曰

桂年十歲侍客讌如成人人曰董氏之聲未艾此其

後勁者乎建歲己酉年十三海陽吳公開媾其成改

當生朝因字月生而余錫之以重樓瑤臺玉宇臨春

結綺將俯仰見之一時同聲諸公雅相貽贈謂月生

真從王母班中來下謫人世洞房複道若增其華麗
庭前盆蓮並蒂忽起重樓天都生適過公開於邸遂
爰筆為之傳

郝之璽為吳公開贈董重樓詩云神如秋水骨如梅

玉鑑光中謫下來一字小名呼作桂雙成還入董家

胎其舞席歌筵積寸塵可憐花月不成春秦淮豈意

蕭條後十四樓中有此人其楊家徐氏後人稀曰馬

曰王少異姿奇絕獨誇樓子董瓊花根底出孫枝其

絳喧蝶笑浪探春採盡名花半里人更有一枝君速

取莫教化作洛川神其何偉然和前韻云氣想芳

蘭韻想梅呼名翻向月中來莫教金粟飄秋雨珠藥

還含豈蕊胎其南國香銷珠翠塵紅樓十二若為春

只今繡柱開新艷樓上應來月上人其冰骨生當秋

月期自分清艷作瓊姿素娥久不諧靈匹仙桂猶依

玉樹枝其不嫁東風桃李春天香應待惜香人畫眉

即到粧臨月妬殺描來筆下神其

董月生催妝詩 林古度云灼灼復盈盈新妝乍學

成春風吹太早秋月映同清已待安黃正還嫌寫黛

輕下雲初逐鳳出谷始聞鶯衆看心憐滿單蓋類暈

生未知夫婿惜本是女兒情 鍾惺云亭亭一女即

的：試新妝寶釧嬌態重羅衣豫作長晚風迎出戶
秋月送歸房隱笑面花媚含羞避燭光芳年未十五
已是嫁王昌 吳兆云誰云劉碧玉定是董雙成幾
向花邊映還疑月裏生雙蛾窺扇小百蝶匝裙輕只
合歌桃葉偏宜炙玉笙嫩荷難着露弱柳不勝鶯鮮
帶仍須勸微羞燈影明 吳明翼云華堂點紅燭扇
底出桃花小：能騎鳳盈：乍破瓜嬌歌倚瑤瑟微
咲隔窻紗夫婿莫相問長干是妾家 林林云珠簾
綉闥麗如春玉鏡臺前照麗人灼灼如花向誰贈笑
蓉出水一枝新 其香風細：透窻紗窻外歌聲唱破
瓜一片綠雲嬌不起傍人催上七香車 其 吳嘉木
云百疊裁羅小流蘇挂帳新花燈燦如月疑是月宮
人其一身弱復單無妹亦無姊今日去從郎莫比蘭
閨裏 其 冒愈昌云摩挲桂樹搗玄霜靈藥時兼桂
子香謾向行雲誇楚峽爭如脩月有吳郎 其望裏紅
樓是妾家雕闌油幕巧相遮春情若箇為攀柳秋夕
逢君為破瓜 其 王醇云名倡美顏色才子足繁華
共駕雙靈鳳吹簫弄絲霞文鴛繡珠幕寶蠟透紅紗
此夜珊瑚枕新開並蒂花 馮任云人說催妝兩頰
羞粧成不肯下歌樓丰姿豈藉鉛華艷月落寒香桂

子秋其映燭臨花分外嬌漢宮顏色楚宮腰雙蛾
出分濃淡猶是從郎信手描 其 朱無瑕云芳樹成
連理名花本並頭將雛歌鳳侶對鏡舞鸞儔未貯金
為屋先看玉作仇雙星天上麗夜：映簾鈎其為歡
復為憾相見即相憐美配當良夜佳期政妙年窺
即似玉咲：日成妍更有銷魂處嬌羞花燭前 其
吳元樂云十二學新妝裁然便勝舊不施螺黛濃恐
掩花枝秀髻取片雲成釵摹雙燕就三寸瘦作機半
幅寬裁袖風迎竹並絲月度宵如畫為君強自前頭
識年還幼
董宛玉傳
董宛玉字趙卿行九居舊宅樓下其媼年八十餘四
方士來者數年一面競呼之無爽而趙卿媼：亭
右然後來之秀人以月生方之覺卿猶有蕭散林下
風也余友黃元聲苦耶蕭之吳銘素云趙卿如雙錦
在廷足當國寶彼瑣貝莪莪者烏足與之較輕重哉
是言庶不謬矣

衛媽紅傳

衛九名紫英字媽紅余向品七桂在李孟間三年而忽發豔余友吳左千載之鑒江居水亭六十日漲甚不能歸亦忘其歸也即充符氏求多者亦覺沉酒醉心吾黨遂以勝情目之少俊方不其一見莫逆惟兩豔為鍾情進于江亭之譽而媽紅適以名流自負矣辛亥冬月以三豔品之殊覺羞澀其豔不以曲淮南桂樹於馬攀留則衛氏猶有大家風度不媿其姊之玉潤矣

亘史欽

衛媽紅

十五

楊夢襄傳

楊曉英字夢襄乳名曰應壽娘之從孫也先是與美娘齊名壽嫁程典客康伯而美未四十終于家為作流波君傳後輩揚大以善吳飲名而最麗者曰應則應娣氏也自臨嫁後而夢襄有聲江南以文執稱女士其小猶有晉人之度琴奕歌曲又居其次凡四方詞林逸客莫不願與託交而大編統袴子弟綴未能知猶陽豔之而名益藉甚偶游吳門抵大郭有風雅校書之號歸就故居恬淡自防凡流不易近閩中詞士陳山甫一見傾慕聯同社與盤桓不減平原之亘史欽

楊夢襄
金閨卷六

興語潘生曰君標七桂此亦和柳林一枝獨無文以嘉惠之乎予笑曰夢襄士林人不堪辱以中惘山甫既憐其才復悅其色即此足傳矣雪夜秉畫燭書付侍兒藏之笥中毋令效顰者妬殺

附錄

冬之夜楊夢襄校書席上送陳山甫社兄之吳興謁所知交共用樓字

程漢云誰言別館動離愁寒燭深尊且共留桃葉可憐歌渡口梅花還欲寄江頭凍雲水遠吳中路夜雪川明雪上舟知為故人鷄黍約不須千里獨登樓

王月脩傳

王桂容由舊院徙居淮揚歲餘矣辛亥七月既望程定于觴旅翳於雲中君仙舟載王姬為倩請翳字、曰月脩見其婉弱甚易之勿強以酒座上酒入陳山甫與之角不能勝頽然矣姬惺、自若若未嘗醉者雖馬鼂采以豪誇乃不動聲色而能制人則月脩為酒聖矣微其歌不欲奏吳音以金陵豔聲度小調曲其溜亮如飄雲漢上聽飛仙縹緲歌也人之靜好無聞抑至此哉與姬昵者云姬薦寢尤能橫陳非嫖之者莫能知則姬之可紀豈惟二端哉冬之夜別舟中

亘史鈔

王月脩傳
金陵卷六

書此為贈

何仙即評云張懷音如水上煙王月脩如水底雲當從縹緲有無間辨之

陳無言贈詩云畫舫奏雲和天孫出絳河霓裳露露冷曲檻凝星過翠蓋凝眉黛青衣發棹歌合歡私昵久無意理金梭 邨之璽云幽安朗、媚秋明蘭蕙分有水借清無語欲隨雲入夢酣歎能引月生情燈前送艷神為蕩花下司觴座盡 頽色不須誇絕世玉山頽處可傾城

宇非英傳

宇嫩字非英華林七桂之首選也母曰淑芳故以婉麗傾國其蹴鞠聲調擅名少年場晚得非英珍如掌上沈郎才士始得嫖于其母年十二翻、如燕雛而轉側依媚沈為之溺隔歲與商山吳微之狎遂沈酒終歲不出戶咸云此兒飛鳥依人非久樊籠間物也不數年與歛士吳叔虞善久之不復歸茹淡衣素一洗豔冶謂母氏曰女子三十色衰而倡門及笄可謝脂粉仇矣兒年二十請從吳即先是客有突入其別室吳即方病心非英侍湯藥有焦色語所知曰非英

亘史鈔

宇非英傳
金陵卷六

不出矣後果如其言值母暴卒非英暫歸一臨從此閉閣籍遂落

亘史曰妓之擇所歸非以年則以害或為勢所逼求能出塵埃于初日者未之覩也非英之識卓如可易及哉近時歸正者必以此姬為第一流矣

范素鸞傳

范金英字素鸞行四華林七桂之最少者髮未總已慧性過人其姨氏曰寶目此女為吾家照乘珠終為門戶光乃素鸞高視一世非好速弗善也躁者一見自釋能降心從焉最後之真州依道侶還元子棲託還元子謝嬖寵十五年矣豈其姁女視之張未央入見語人曰范姬非凡流是將丈夫自期為冲舉事庶幾矣昔龍施女捐軀樓下倏轉為男范姬亦何難之有無何姬母亡還元子為治喪以是占姬無歸志

范文漣傳

巨史鈔

范素鸞傳

元

范文漣字碧波小名元兒素鸞妹也素鸞業蜚聲文健晚出與之競奏所交俱名流凡近未屑昵也辛亥冬之夕人傳素鸞暫歸遣奴偵之不見素鸞但見碧波坐客有士能仲常山甫皆同社雅流惟一少年即君未問名姓余昨見山甫云吳興胎眉生尚逗遛於此必眉生也問之信然詰旦眉生過余蕭寺願以元生辱公品題余唯々遲日過平康值于門澹然冰玉姿也余笑謂范氏一門仙流宜塵世罕能覩爾元亦笑不答屬侍兒致殷勤而退霞裾瓊佩如御風行因寄語眉生漢上珠仍緝衣袂否

巨史云眉生士子夏曾寄一書未達至甲寅是日乃從佛寓中得其初稿蓋士子冬余與眉生會嘗工時所未及又三札而後見之眉生信有心人與碧波若在新別而謂其忘情友生必不然矣其書娓娓千言茲錄其戀戀元姬者如左

章眉生書云如巨史一書弟初讀之解頤再過抑首而繼之嗚咽長慟嗟乎巨史諸姬幸矣予嘗謂才士正如佳人若耶不過誰問浣紗漢宮絕代妃與射鳥者御耳迨夫鸞軒既命翟茀載朝則震駭殊俗所以人為情死思以知忘吾兄旗鼓中原躡轡一世如所

巨史鈔

范素鸞傳

又十九

云陟嶽嗟雲者正自不難至惠我阿元數語雖在弄閒實經宛委乃元兒才弱齒稚弟事遂緣接偶與目成而陰岑多病逸旅善懷弟其杯底微顰燈前低啞天寒翠袖風颺紅衫未免情深尤為兔折何當彩筆傳揮象困鏤雪謂並蓮而猶媚濯水而逾清也雖漸薄倖亦與榮施伊我同心如畫一石所恨者人生足別才士多貧握盟誓於河清勞悲歡於幽夢倘無負心期有如此史二人所係恃文如山寧不眷我餘生顧茲蘭質為金陵旬日之游畢而心此生之願乎寧惟弟念兒實有心跋予望之矣

沙飄、傳

飄：沙氏之嬌女也。萬曆癸卯秋，新都謝氏季漢書成，其友徒釀金賀之，席設齊王孫高第，集七省士百人而選六院佳麗為侑。幾半之車，轉來飄、首及門。馬姬挾之行，真若天女散花至也。一坐望之，魂盡消。謂二十年僅得一見，時尚未破瓜，俄以觀白岳，留藍溪小馮君從。牡丹花下，瞥見以為絕代，相傳花下美人詩，所由詠也已。而以病亟歸，里人方元貞嬖之，居金陵西園十年，不復出人言。飄若揚州，著釐觀瓊花，無兩樹亦不再見。共惋惜之，有同母妹曰嫩哥，豆史鈔。

沙飄、傳

千

玉峰期哉

顏色與之齊，而慧性相彷彿，定是唐昌玉蕊，豈必無

傳靈脩傳

舊冷傳瑜，少有珠色，為名優二十以前，旦三十生四十外，尤以北曲襟劇擅場。班中推為教師，娶於陳生，子女各一子。曰郊，女曰壽，皆美艷異常。年僅十二三灼，如雙芙蓉，未知名也。新都道史氏作二妙篇，揄揚之一時，聲重都邑。而郊尤狡甚，壽持閒靜，莫之忤也。於時北音寥，垂絕瑜口，傳音調合之絃索，琤琅，有鏘金戛玉之韻。二人登塲，一坐盡狂若交甫逢漢上姝，不知其捐佩而忽失也。第趨狹邪者，競新曲以崑山魏良甫調，相高壽習為曼聲，遏雲吳人咸

豆史鈔

傳靈脩

千

橋舌不下，郊則超距行伍中，振衣舒嘯，舉國無能。和者雖李廷年兄，妹不過是矣。已酉夏，嶺南韓君來適，當秦淮結社，一至先問靈脩。靈脩壽字也，既見語，潸潸曰：彼姝非女流，有俠士風。且聞北音甚勁，吾有司馬相如傳，曷為演之？靈脩請寓目。一夕而竟十日，而成音郊之司馬壽之文君宛然。絕代才人復出，韓大快立賦詩數千言，傾囊金為贈。與約曰：願下第後尋盟，再觀壚頭之劇。遽別去。髯獨留日，徵高會而朱泰玉崔媽然，每臨雙艷樓，申盟涉臘度，踏冉，迫除而髯甫歸，明年姚伯子自閩來，會於李長公席上，靈脩

屬目云何風度之類髯公衆以多情譽之客有負才者邀暱靈脩不得志輒相詬詈靈脩曰彼才不及司馬而欲余為文君吾不忍也蓋不能忘情於髯而長公遂以靈脩為能憐才也者徵諸伯子云辛亥夏余再來長干而靈脩有雲間之駕必有為所憐者余獨惜北音絕矣雖延年將奈何哉

潘髯靈脩歌曰望靈脩兮不來衢路側兮車徘徊靈脩來兮窈窕色既愉兮歌且咲留靈脩兮憺忘歸殘月上兮晚光催一朱無瑕歌曰唯南國之佳人兮容妖冶其如玉時婉轉弄歌喉兮不以南而以北欽明

亘史鈔

傳靈脩

千二

眸兮美清揚啟皓齒兮詠空谷響曳紅雲歌迴白雪羅綺生風賓朋悚息彼何人兮曰靈脩家何處兮桃葉渡口浣紗溪頭夜不寐兮思悠、胡茄十八拍兮月滿樓

康小四傳

余友張季黃每為余言和寧院之康生也是雖家少而安首擢目精采攝人曲中之豔無出其右者同社郝公琰以好色稱自言世無佳麗有之必為鍾情令司馬相如不以琴心挑挑而文君勿奔則古今無美人無佳事矣其遊也一吊劉生一訪康生皆不及情事謂其既見而失之也公琰曰吾所得者豈與衆人同哉吾以心為期要之屢劫與衆人歡聚固不久耶問年何字曰藥生何行曰四而班小見凡幾曰癸卯初見年十二能擅新聲登塲令坐客盡廢丙午再見

亘史鈔

康小四傳

五

為破灰時豔發長千傾六院丁未從社中張四黃岡樊二金壇王五武林何三朝夕見也為雲為雨百態橫生莫能彷彿而有力者將載之西湖年不欲往私語郝生西湖以西施名豈非以蘓公顯耶誠令妾和琴操侍蘓公吾願足矣柰何從金夫而唐突之且天獨不令足下多金而載我行用是滋戚雖往弗善也生銘之於裹期以三年當復見汝然以金挾故竟不免西湖之行既返則母死而姊嫁矣年貌、無所依遂不復出郝生之出京口也將遊秦淮踐三年盟直王慧生而語之故生歎曰生者成隔世矣而死者豈

難通靈哉於是浮淮吊劉生歸乃屬髯為康傳生吊
劉之絕十而懷康者九其情不啻百之如一死一生
可以定情公琰無愧矣

亘史曰世言巫山神女不可見乃感夢中而賦之公
琰所見不猶真於夢乎然巫山自在也上峽者多為
雲雨所蔽間見一二峰於縹緲間或杳然無覩而巫
山之靈猶可想像假令飛去縱為驚顛為鶴峰其神
已離無合夢之理生成隔世死可通靈吾不能不三
復斯語

郝之璽感舊詩引云康姬名半字藥生秦淮女子也

亘史鈔

康小四傳
金瓶卷六

三

丰姿秀冶心曲玲瓏新聲逸梁清談驚座十二與余
相見十八而姬適人中間歡聚光景如水中之鹽膠
裹之色一般風味惟兩人能知豈筆端能述而口能
道哉辛亥夏值藥生鄰姬王慧生訊藥生消息因成
感舊詩九絕以記昔時遇合若以有情癡目余則余
非其人也 曾卜秦淮艷冶游微歌選伎醉青樓可
憐玳瑁筵前事化作人間一段愁其衆中絕艷有仙
姝康姓年名字藥珠十四樓中推第一容顏才藝古
今無二其蒲萄棚底數相親記得時當癸卯春了言
談傾座愛年終十二未成人其忽着驚靴步上場却

來演劇侑飛觴滑稽景狀風流態見慣應須惱亂腸
四千里金陵為汝來三年重到舊池臺蛾眉已盡神
逾艷水上瓊花月下梅其探春不惜重流連博得時
時共綺筵莫必禪朝禪莫才情顏色互相憐其卿
吳我楚忽西東從此分飛似斷蓬一入朱門消息絕
十年濃想頓成空其今朝偶入少年場遇汝鄰家姝
姝行歌榭今為狐兔穴小姬已嫁老姬亡其感慨彌
堅昔日盟稱心歡聚卜他生空床夢覺愁膠臆起立
莎堦看月明其九

亘史鈔

康小四傳
金瓶卷六

三

羅采南傳

羅方開字采南一名喜年十四出游江上會于憩園之暢閣再會于桐陰館中皆酷暑對之涼氣襲入古云冰肌信有之乎入坐風生談諧橫出香茗尤性所嗜不可頃刻廢者值之慶必多方辦之秋中余偶乘上漢信宿邀之別時語余君暫之廣陵妾亦將歸白門矣無何有小舟維上漢側亟覓之為妒人子解去此重陽前事交商懷佩而遽失之也又豈欺我哉入冬返鑒江則采南已歸舊院因錄前贈詩於左

巨之鑒江別羅采南詩城邊垂柳拂高樓塘上蒲生

巨史鈔

羅采南

王

半沒舟雨過盧家偏好景洗開新月曲如鉤其羅敷

南陌蕭蕭條宋玉東隣望不遙已覺薰鑪添夜火似

將寒影暗中消其屈指青樓第幾家平鋪秋水帶薰

霞江南有夢隨君去月色寒飄桂子花其雲邊鴻鴈

恰相憐繁帛寧無一字傳只恐瀟湘吹不到更依蘆

簫落前川其四

羅逸冬夜贈羅采南詩燒殘璫炬酒頻催歌昵半標似識來記得羅浮山下過一枝清豔雪中開

客有目采南妖勝謂傳殊不盡為之贊曰子之手兮遺時如絲欲結細縷以承健結花勝方沉輝尋無倦珠光在縣王溫言念情之所之素以為為觀陣於奇操術以變迫而視之足耶非日而送之美且豈可謂善言采南之妖者矣

附錄

沈弘正別羅采南詩二首苦行兼苦住今手各關心紅葉天涯泪青衫燭下吟酡顏因別淡客思與秋深明歲秦淮水相逢自不禁飄蓬落葉一身輕漫倚新妝照眼明醉裏不堪牽別態愁來况復聽秋聲玉因剛足千行泪花為纏頭百遍迎山上石蕪江上雨人間幽恨幾時平沈弘之扶病過綺霞館陰雲漠漠日將斜扶病還過盧女家坐對紅妝難斷酒渴從素手乞分茶緩歌聲細疑聞鳳半醉顏酡稱字霞乘興暫來追讌樂却愁歸路雨如麻綺霞館醉別杏子為

巨史鈔

羅采南

王

腮柳作腰帳薰蘭麝暖鮫綃燈前誰忍三更別其柰無情楊子潮三杯飲後又重斟燭盡看留一寸心更唱碧雲天罷處不須絃索泪難禁

顧筠卿傳

金陵之工吳音自傳靈脩以登場聲揚而王卿持以驚坐見賞後來秀出者為筠卿兩擅之直掩傳王上一時推許以比魏之翔風而筠卿婉順柔和殊無矜色又復條暢文義凡遇古今辭曲一寓目即上口下筆飄瞥宛有緒致為群俊豔羨其名驟傾江以南余初見之雙豔樓中尚未破冰靈脩治宕自負每為飲客客佐諸通衢舉止翩然有大家風度且知為司樂熙女爭禮聘之乃一見余友廣微即為定情同輩挾之為新安山水之游尋西湖金昌勝蹟登京口三山

直史鈔

顧筠卿

金陵

三

觀廣陵瓊花而歸涉春夏之交往返數千里忼慷發揚畧無金陵兒女子態辛亥冬再見之秦淮允為國士無雙席微詢余筠卿方之前豔定居何等流以余目之當在褚萬英揚薜華之間萬英嫵而潤薜華能而佚筠卿綽有餘情美無不足都知佳麗者必在此子矣廣微曰子徒以姿才論耳余習筠卿志度每有出塵之思而韞籍風流尤閨閣中具四德者所不易及嘗言身潤汚泥如糞上英爾欲取其壤和合梅檀以求香氣無有是處誠得澣濯奮飛即吸水勝膏梁束布勝綺羅豈復有繫戀乎曰然則曷選名士而歸之復

低回曰世安得有梁伯鸞其人余為之挽鹿車入山中無憾矣廣微感其言欲獎成其志而未有當也真生曰是兒胷中必無膏肓之疾且將輕舉雲霞豈能作耳目近玩哉薜華其心鴆毒以沈苦海所不必論萬英猶選高華靈脩卿持鍾情美麗其志易以尚也果如筠卿言吾向者以四君擬之彼將傖父我矣

直史鈔

顧筠卿

金陵

五

巨史外紀卷之七

劉潤玉傳

劉寶字潤玉行一籍名素真相知者以阿真呼之居朱市之東門余向品朱市之豔備及而潤玉晚出在破灰時一觀之從冠生對簾相問訊耳然未色每在目光中殊不能自釋今雖依漂陽某生居者二年而余友程季紹思之君狂為道其樂而乞余傳傳其私季紹者亦情所獨鍾也當已酉春夏間季紹甫游秦

巨史欽

劉潤玉

金陵

淮秦淮之青翰白鵲每相錯如織女曰士何都士曰曷擁繡被而同舟乎則鳬落以目成而婚媾諧矣如是歷冬而季紹始言歸別于長干指鵲首為誓願比翼而無退飛期以春明當中契白岳而同詣金陵會迎潤玉朱郎不克至而季紹亦愆于素潤玉待之逾歲強從漂陽某生尚栖秦淮西閣甲寅之夏季紹適再游一水盈盈如隔河牛女放舟相蕩不得再抱琵琶幸青鳥可以傳情而幽懷申于密訂梅廟辦香假賽神瞥見毛府菴僻近尚能把臂叙闊揮涕丁寧此生有願白首同歸已而綺閣窓虛画舫夜泊細語不

天

劉潤玉

章

校

隔于微波霞衣每飛于淺箔淇上桑中寓而角之如甄九而季紹且心動矣友人項晉井固沮之君不為百歲計而倪倖于一擲敗之尤也于烏禁情止以禮義兩心千里永無棄捐在樹連理在水比目庶幾可喻此傳若為定情蓋潤玉方操兩意寧負要盟毋忘舊約季紹知二三固極惟固守一心僕將執彤管以待鼎之而已

巨史氏曰余品市中諸豔幾失一劉生倘改絃更張為猶可列之瑤臺繼以錦瑟不然盆江之上寧免青衫盡濕耶

巨史欽

劉潤玉

金陵

又云傳稱冠生謂琰若所適汪郎年甚少昨歲癸丑復出矣將視閨閣為傳舍耶老去多情正不必強為固守令此中都知得人方有氣色耳又市南鍾舉有豔聲余所未見聞呂鳳飛入衛家亦復翔出其趾與潤玉相錯而纖過之宜身輕而可奮迅也則季紹不忍置袖中知所重矣

又云潤玉惆悵詞十章甚都麗季紹所吞幾為情死好事者多和之余觀其序而有感焉并載後乘

惆悵詞序

程光祚曰寶妻寄怨紆蕩思於迴文秦墳與悲嬌華

詩於團扇固知離生於合參玄象之循環情生於文
啟丹宮之靈齋余每流觀佳籍不無深感今表已酉
春弭轡長干吊羅綺於晉宮訪鸞花於吳苑鳳臺淮
水陶心寔多迥邁絕代佳人態合穠纖妝遺朱素葦
華飲艷朝霞避光薛濤未足擬其才韓娥烏敢鬻其
技余爰是歌翻桃葉遠慕王火令之風流詩答蓮花
笈非陳微君之老大雕房瑤席映綠酒以添春角枕
珠衾背華鐙而忘夜顏言白頭共穴遂指青松示心
雖裴杭之杵可求而溫嶠之臺未下盟以事奪期為
歸還還踪練水自知寶鏡之難圖抱影紅樓應擲玉

豆史欽

劉詞五
外紀卷七

三

蕭而罷奏途非千里曆則五移重入金陵不虞崔娘
遽為鄭娟蔡姬遠作胡妃矣往事如雲憂心似擣彩
鳳既傷其無偶青禽幸為之通忱祈靈紉殿為期空
睨辦香而送恨命舸渝洲各泛徒窺影箔以搖魂詢
知妝閣臨波蕙帳深栖驚侶浪邀遊帆入浦桃花偏
阻漁郎相隔一涯孰禁永夜地同居則異望中銷銀
箭之聲室通人非遙想處變玄冠之髮投余惆悵詞
十車述其顛末瓊麗悽婉與淋其之斷腸集當並傳
焉傲其音而答之凡我同聲望為屬和所謂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

素真惆悵詞十車寄季紹 練水悠悠妻夢迷紅顏
顏頰倚門啼青春海燕雙飛翼誰分梁間見獨栖其
羽帳春宵獨宿寒鴛衾淚點不曾乾桃花面藥無光
澤明鏡朝來不忍看其飄風苦雨逼花枝強學和親
出嫁時碧玉那能忘舊好可無佳句寄相思其厭殺
求皇絃上歌輝輝銀燭惹愁多彩毫不是情郎手誤
向妝臺寫翠蛾其浮雲遊子不思還坐捲湘波悵望
間浪說新知偕嬈婉朝朝相對九疑山其朝來青雀
自西來傳說情人一棹回江上芙蓉君昔愛可憐不
在舊枝開其神廟焚香約見期私傳眼語畏人知靈

豆史欽

劉詞五
外紀卷七

四

風雖送山間雨豈是巫陽薦枕時其落日橫塘各泛
舟舠窓偷望結雙愁生憎咫尺秦淮水翻似銀河不
渡秋其妝閣璫瓏瞰水開郎船閣外日沿洄多情不
扶晨風翼飛入簾櫳裡面來其郎戲蘭橈綠玉灣紅
燈照妾隔波間秦淮小閣今宵裡誤作當年化石山
其
季紹答真娘十車 帝里年光艷舞衣空因情思減
容輝片香淮水花千疊妬殺雙雙燕子飛其羅衾昨
夜感餘香一縷思牽兩地腸聞道雲鬟膏沐減可容
臨鏡為添妝其芳林二月百花新愁雨顛風太妬春

莫使名園關鎖著且令春付看花人其瑤房花燭合
驪期應恨良宵浪結縞紅粉不須銷鵲鏡黃金那得
續蛾眉其花柳愁人遍客途羨君鴛鴦足驪娛不知
絲幄紅燈夜可誦靡無逢故夫其棠舟渺渺泛仙津
重訪仙人玉洞春千樹桃花還似昔傷心不見似花
人其何地私窺別後容琳宮密約好相逢詎知對面
參辰隔那說雲山千萬重其同江各泛愁相違忍識
文鴛舊贈衣雙舸若知情最苦化為雙鵲載人飛其
紅欄綠柳映相鮮腸斷新妝影前恨殺涯流如弱
水崑崙不得接神仙其畫船朱閣共江湄坐對明燈

亘史鈔

八劉潤玉
外紀卷七

五

到曉期相限尺波如萬里何如不見獨相思其
王醇和真娘惆悵詞十章 離居有分見無期怨粉
愁紅寶鏡知昨夜春風吹綠樹向人開出並頭枝其
妝樓面恨不箇人五見垂楊似黛新雲髻別來梳結
少琅玕翠羽暗銷春其于歸不是合驩情何用殷勤
捧鴈迎此夜便乘雙鳳去天風吹咽玉蕭聲其錦瑟
悽悽帶恨調瓊筵花燭惱良宵章臺願使長條在肯
許飄風恣蕩搖其腰肢寬却鬱金裳嫩綠天紅總斷
腸羅帳漏沉春睡著幾迴夢裡錯呼郎其彩鷁聞送
天上歸江山猶昔昔人非應傷昔日驪娛事卻共浮

雲一片飛其在期空向洞天春日送心搖似越秦若
使神仙情別苦兩身合作一身人其對面相思兩桂
舟雙情脉脉眼相鉤江風吹上團圓月分照波心一
樣愁其密約還因水閣開畫船相望私魂摧江潮顛
興欄干接偷蕩蘭橈進閣來其坐望星河待曉光傷
心何必隔他方淡痕添入金壺漏不盡繁聲此夜長

亘史鈔

八劉潤玉
外紀卷七

六

項康和劉真娘惆悵詞十章 愁雲遠隔萬重山倦
向粧臺整翠鬟一自當時郎去後離情顛倒夢魂間
其楊花無力任東風雖入簾籠願未終莫羨雙栖如
海燕試看飛絮共飄蓬其君去鄆山五度秋去身無
主逐波流扁舟偶並秦淮水欲抱琵琶敢自由其傷
心不語只沉吟長把幽思托素琴淒淒擬新聲翻舊曲
繁絃纖指離南音其幾度相逢不敢親隔簾空使泪
沾巾當時指誓同肝膈此日誰憐陌路人其粧閣臨
流去路賒如何咫尺不天涯同郎舟裏諸年少可有
高人古押衙其停舫幾夜畫樓前妾在樓中郎在舫
怪殺秦淮開月色窺人兩地不成眠其已作金籠鸚
鵡身可憐遊子狂勞神浪言調合逢蕭史那識愁同
朱淑真其烏衣故主乍相逢栖止空驚西渡東欲別

新窠尋舊侶恐如撈月向波中其鏡裏花開豔不香
相看兩地費思量縱令能辨柯亭竹難復吹簫引鳳
凰

亘史云兩情已具詞中而晉井乃為決絕語何也
豈忠告之過抑託以諷者耶余高晉井而憐兩情
在先民亦無不及之歎余友凌初成寂喜新詞而
難于和亘不慧為閨筆矣甲寅小歲日後

亘史鈔

外紀卷七

馬姬許卿傳

姬名美馬大姥之孫五娘女也歛衽對客自稱許卿
而人稱之曰飛瓊幼具慧性諸姑姊皆尚妖冶挑達
擅聲秦淮自其門風姬惟貞靜自持澹如也從大姥
送客廣陵道出鑿江封侍御方公泊先君高逸處士
以風流賞識為青樓標榜名士多趨之目姬不凡此
自閨閣中人耳年十七歸于方蔚宗而相其室是為
封公孫侍御猶子公聞之而不譴也語先處士向者
閨閣之言乃為吾孫襄修于小子何誅焉居數年進
馬玉姬而已如之卒以烈殉李氏之難當斯時也家

亘史鈔

外紀卷七

金屋

勢式微流離顛沛賓客星散僕從狂奔蔚宗以訟爵
其身于法憲之庭儲鮮宿春室如懸若姬一任其助
勦不以貽嫡憂按籍主籌井井有法掌記僕從秩然
不淆又當焚蕩飄泊屹立中流雀鼠雖穿屋墉幸無
隙而蔚宗得恣力于仇對以恢復故業者伊誰之功
也不有死者莫殄厥克不有居者莫究安宅及難平
而蔚宗始歸姬手爪盡禿衣裳悉質庫家猶揮涕勞
蔚宗之勤苦也嗟夫馬氏盛甲秦淮奴使成羣曳紈
蹈綺雞豕啖啄皆有餘梁而蔚宗襲貴介豪華所奉
擬素封一旦遭外侮之變此軀幾不自保而賈勇直

前無所卻顧姬寔有以激之矣蔚宗既遷留都賓客雲集如故姬咄嗟供具靡不豐潔過于曩時人不能窺蔚宗之內歎也貧交張在我中年失明而無所依蔚宗以客舍居之間出游四方歷歲不歸姬伺其寒暑朝夕衣食之必以時在我歎曰倍負窮之妻加璧于餐以餉重耳而漢高之嫂且轢釜以拒之人當賤貧殘毀而不委于溝壑豈獨友可託哉微內助不及此矣蔚宗年三十無子姬選房中之麗得奉衾綢去羊舉雄而姬殷翼之不啻已出其懿行純且備矣尚得以蒲葦視之耶

巨史欽

馬許卿 金陵

九

巨史氏曰隆萬間教坊司推馬氏殊多才人而大姥家以勁節著真娘之葬長于七娘之為吳氏喪三年皆未鎮其室若飛瓊者天寶成之矣

楊叔卿小傳

舊院名姝輩出稱有大家風推樓子楊家以余所見三楊洎同母二蕓皆擅名一時至今猶香人齒頰自蕓大嫁後而枝秀粹然矣余抵金陵則人稱楊叔卿云余再造未得覲見其姊婉如風度翩然可想見合德久之未廣陵者又多譽婉素而未能悉陳其致家後從瓜渚遇鮑無雄程左民余叔平方從楊氏來其譽似溢而余不能為定情因徵其辭左民曰婉素字叔卿去年從武林見之其容光與湖水相盪而歌聲與西泠松栢相襍和也父母珍愛如掌珠以為蕓

巨史鈔

楊叔卿 金陵

小風流今絕響矣吾已復吾故姓請歸而為楊氏振頹波不猶愈於琤琮之羽乎其歸也閑一閨非豪俠士不屑承盼明窓淨几惟對黃庭經摹榻酷似之又喜作顏魯公麻姑壇字落素幽如畫銀鈎得一染齊紈可易百錦而叔卿從衆中揮灑神氣逼人尤服其閒靜及當筵奏曲百購不啟一縑謂世無能作周郎顧者及發一音覺俗流爭揉手去僅為審音歎惋不能已、雖前此擅場者咸掩扇避之無雄曰向者吾從初林校其音覺吾兩人喉中多澀滯耳叔平曰字與聲皆技也技何足稱吾愛其容止怡曠坐如山

立如鵲行若翔而獲青若錯珮玉也庾生曰如三君
言進於可聞矣皆天之所成與時之所構遇之適然
此之謂三際有莫之為而為者未可與衆人道也楊
氏昔所豔冶多本之肥環其銳也必清逸乃能尚之
閨閣中人每少飛動態以拘於一方舒而徐之且有
待而聞寤之極奇銳者乃克穎焉是以君子論世也
楊氏之子其殆庶幾超於等夷者乎故麗質慧性風
授自然既有以為之本推而評之於湊合之巧有五
焉家聲遠耀一也昧蹟早涉二也珍秘不露涵濡積
潤三也淑慎其儀跬步自閒四也培於根柢不侵狂
亘史鈔

楊叔師

二

颺五也有三際而諧以五美頌之三年不能傾城吾
不信矣若恃以自恣隨於流波縱肖其族類猶多柳
榆於諸君何稱之有姑因左民寄此品之尋得觀且
為之定其品若情之所之非所敢知也

亘史云作傳之明日從爪渚返廣陵汪漢舉邀過
胡抱一寓觀使余有他約辭勿往後晨問漢舉何
祇云有小姬善楷書余曰昇哉又拜卿也以十日
為期而三日得之宜余不得倖爾又二日就蘇家
訪之漢隱公琰定于具在拜卿見漢隱嫣然而趨
其風度蕭遠似不從人間來顏色素質溫潤非常

殊有林下風今逐々烟波恐失其本然安得貯以
金屋令相如琴心挑之為其滌器又不然從范少
伯扁舟五湖永與世絕吾能保其終矣辛亥初冬
望日記

郝之璽贈楊拜卿云碧海仙鄉夢綠華乘鸞冉冉落
青霞神光刃座明如月冶色傾城豔似花流水已隨
歌絕響行雲不逐夢無涯柔枝弱蔓春容淺曉日雕
梁燕子斜其飛動香生十日聞枉將蘭麝聞氣氤氳
聲不肯調司馬書法縱能嗣右軍身外容光猶有態
曲終流韻已無父秦淮佳麗室相妬絕代非關乍出

車史鈔

楊叔師

三

群程如微云為訪仙人結伴過丰神澄澈湛江波
毫飛芳藻時臨帖聲遒流雲夜度歌逸態輕盈迴豔
雲明粧妖冶簇新羅虛傳六代饒佳麗贏得青樓受
妬多馮任寄贈云誰能未見即相憐縱是含思莫
與傳聲合紫簫雲外鳳粧窺明月鏡中仙纖腰學舞
頻吳錦彩筆題詩倩蜀箋豔質不教金屋貯祇宜隨
泛五湖船

羅逸見叔卿扇頭小楷贈詩云悠悠何似阿娘情
野曠霜空月半橫因問蕭齋如許地肯容逸少作
門生

附錄

冬夜集安十二娘宅賦三豔曲

楊婉素得月字仲冬長日至寒氣中夜發阿閣結重
幃若、不可越上有三青鳥嘯歌飄以忽高調過流
雲聽微細入髮燭光澹洗紅霜力繁侵月鳥棲啼未
央免隱鬼仍關抱病欲忘疲一往殊自汲因君微豔
聲聊用相唐突 羅逸得秋字倦游歲復晏頻館契
良儔敝袍肅氣薄燭光黯不流霜天空澹白四座清
如秋乃有曲中姝髮、月花浮輕雲過吹肉逸韻破
牢騷流連宵過半交唱暫相酬彼美三君子無煩命

直史鈔

楊叔卿
金陵卷七

四

寒脩 潘之恒得半字客計日已淹曰歸歲云晏
勉素心人結契玄龍煥士衆日相矜女三詎成髮吐
氣擬蘭芬工書試系腕逸興連月生揚聲綠雲半主
人奏新辭行爵亦無算先張蜀國絃再陳齊女彈盈
耳慚報章繼以關雎亂 華仁源得翁字良會豈云
易况茲天一涯翻、鄰下才意氣同墳麓暢以三姝
秀娉彼曲中奇灼燦芙蓉麗淡掃春山眉書工換鵝
經句絕柳絮詞襟坐了無序過雲歌莫辭按節競吐
勝寧畏周郎知香氤透綺室鳳炭護寒危殘月冷高
樹促席催新詩起色捐積疴深交諒在斯 鄭如英

直史鈔

楊叔卿
金陵卷七

五

得蛾字支枕病未歇歡游當奈何復值時序薄枯魄
吐纖蛾爰集君子儔命酒且徵歌繁星落簷桁寒鳥
喧林柯飛霜茁疹栗浮烟沈水多婉轉發清籟一唱
三聲和匪以瑤華音願進金巨羅心賞寫玄緒不惜
醉顏配 沈世昌得影字天涯相聚在俄頃踪跡翻
憐似萍梗開尊那惜酒如泉曲遏行雲夜方靜三絕
新詞艷麗餘一時雅集才華逞屏側猶餘蘭蕙香燃
前掩映寒梅影翩躚舞袖意無窮綠鬢紛紜情自整
桃花如面柳如眉醉倚春風不知冷 衛恭英得入
字殘月映疎林寒光晒戶入朱簾乍捲時連絡歌聲

字為首韵

羅逸云清歌誰和憂層水博山沈水篆烟騰歲杪
期溫凍局四座談諧霏如玉濤捲鱸焦薦酒沸直教

浮白流腸胃流光吐臆半燒殘蕭々侵袂覺風寒不知今夕為何夕醉裏相看誰不適扶童戴笠獨歸來緇衣點綴雪花白 潘之恒云如行羣玉倚綃冰夢入溫柔第幾層百縷銅絲籠獸炭九微香燄發華燈瓊臺昨夜飛秦月画舸明朝捲剡雪獨怯蛟宮浸十圍陽春和曲入應絕故人高詠捷飛輪吹出驪珠一串勾片玉就殘檀板熱綺樓乘鳳度瑤津 程漢云雪夜坐高館寒凝見積冰層層映虛白隔幔照紅燈窓外玲瓏搖玉樹玉壺人對心同素夜深僊子何處歸凌波滑倒青溪路溪上凍雲不晴明日勸郎莫遠行 何辟云朔風戛地天雨水紅樓十二何層層金樽銀燭歌聲急遏林振木驚寒凌似霜非雪中庭白愁殺滿堂斷腸客疑是峰頭行雨人欲行不行凝冷鳬君不見美人齋頭銀箭促曲罷酒闌嬌不足試問蒲郎溫不溫請看簷前滴寒玉 陳玄胤云瑤空一夕寒雨水照徹玉壺清光澄壺中仙客青樓側醉調錦瑟佳興增美人暈靨酒微醺嬌歌一曲遏凍雲曲罷手把鷓鴣杓蒲斟綠蟻持勸君願君夜深還秉燭開簾四望灑寒玉拚飲冰宵樂未央墮地水晶看不足

楊漢卿傳

楊婉如字漢卿小字曰昭長叔卿一歲從兄弟也姿容甚麗而性柔順類太憨生含笑遺眄舉趾掄袂咸有依依之態與妹同學字學曲不肯竟學曰吾不欲攘妹名况忍居其下乎然發豔鍾情視妹覺蚤慧古有書空之字無絃之音意更超越此可與品外者道爾余所親吳銘素誇二楊於山中不去口而程漢隱復為之游揚辛亥冬居金陵邀銘素為十日之飲所譽不啻過之百聞一見楊之後競在二婉矣

巨史鈔

楊漢卿

李文王傳

李翠英行一字文玉小名元兒辛亥冬王孫國華結秦淮社必以元為稱首余亟訪之一聚相迎風韻可掬又如珠泉咲波見之令人絕倒性沉靜頗閒翰墨在社中曾賦花飛落繡床云絮爛驕余枕春風送落英薄帷張未下近榻拂還輕恐攪佳人夢偏饒蕩子情堆屏任重疊遠檻太縱橫且戀飛頻轉無言積更盈祇愁雙咲起遠卻錦官城其才情如此友人朱心遠與昵每邀余造之會其病未得良覲然竊為之心豔評者謂文王臉暈宜咲或不宜羣一日強起薄送

亘史鈔

李文王

戒箴容更瑩然翻覺靨之為類一羣一咲關夫品題信無不宜者矣

陳念如傳

陳念如字心玉義在小戎之首章吾友汪肇邵聚之故以是稱曰賽曰月姬行四則曲中舊所目也自秦淮社立其平章花事惟王孫水部主之二君雅推心玉為後進之首余未必然向夕遇之呂湘雲家肇邵挈以歸如擁玉山行也水部君贊不容口令侍席王孫郎中至則刮目匪直首末茲自劉八菑華以後未有驚坐如此其豔者也遺睇曖然惟情所之令人不飲而醉不遇而覩不狎而昵評者以花解語玉生香庶足以當之猶嫌以尺寸矩度自隘余曰情易縱也

亘史鈔

陳念如

九

欽之寔難令顏無終恣為害也孰能廣以震澤蕩以西湖而不隨以波者是真能遺世獨立者也肇邵曰近與水部王孫約探梅嶺于玄墓泛桃水於蕪隄願携手同舟浸淫三春而陶其佳韻當必以韞藉出菑華上者髯其謂何水部王孫曰善請開歲啓行而髯與偕以試所譽余咲曰無庸已得於秦淮之上矣

楊少華傳

楊四字少華小名福兒流波君孫女自流波君亡後十年未詣其館辛亥臘之朔從國華王孫會上瞥見之飛動驚目儵然出羣而流盼尤覺多媚命曰小波君歷望日為其生朝余訪戴造之入其室曖然流波君笑彈之在目館故在淶波中時歌舞方散余不忍跡猶憶襪塵侵裾梁塵委席也嗟乎千載一士猶若踵接而况家庭芳聲能振起乎故人猶在不堪為唱渭城為族長歎

又三日之久會竟陵譚友夏聞林子立於此館更百更鈔

覺嫣然目光一線殊有奇態

徐遠音傳

若鴻之女曰遠音字方響行大自二鴻相繼起名震一時慮其結符絕偶過故居詢知有女弱態幽姿宛然亭復出何其相肖乃爾式穀之似信不誣哉余從若鴻破瓜年經宿四百日始別若鴻毋事流波君門戶對峙晨昏十造之不厭曲中遷徙無常兩家幸守其故且皆有女不隳芳聲為一紀之酒壚尚起沸波覺河山未遠辛亥小歲日記

呂雪衣傳 妹彩鳳附

呂氏多麗妹其後勁者曰雪衣小字喜兒東吳趙君王以湘雲呼之其態縱橫無定余乍見飛蓬飄帶而出彷彿天女散花再見如西施捧心容益令人有可憐之色評者或以蕙小靈妃方之余得之西泠湘波之外矣辛亥冬之夜遇陳念如於塗入門得雪衣掩暎梁月正其病時而王孫華擁之膝間不啻玉樹琳瑯忽有么鳳飛來款掠其西枝為沈郎負之去藏於帳中余赴清華堂觀劇則二客偃卧卻避矣明日二客索傳余咲曰雪衣孌輕身嫵娜雖不與么鳳同棲

卓東飲

呂雪衣

固為林中瑞相彼鳳十千何惟德輝是攬非沈郎疇足當之惜兩公俱有獅吼癖不能沉湎從未明求衣行遂書此嘲之 朱國華贈詩云如玉如花蕙質清撩人小語學鶯聲開拈玉管消春困欲画雙鸞画未成 陳玄微贈詩云私語燈前入夜長盤龍髻子綰金裳嗔來背却雙紅頰檀口空餘一段香



森三傳

微俗古樸著舊猶存山野之風唯歛休人士多從估
吳越江淮間習日靡於淫佚而游成均者率乘堅策
肥馳騁游冶場中及歸里則徒步衣褐如故閭閻不
知有妖艷驚目事萬曆改元初大梁森氏始自北而
南抵文几山下蓋嚴鎮之水口也故行丐貧姬游妓
所栖士君子掩面而過無屬目者森氏携二女至其

長者人在中下而幼者行三名西枝字析若號曰崑
榆貌綽約而態翩然髮鬢而髻翹然明眸善睐而發
齒粲然利蹀若削玉而步姍然歌亮入雲而按拍截
然見之者莫不自廢而崑榆每消搖於市一市驚若
天人余所戚吳翹叔季詢初事少年游每乘桴汎棹
載入清泠照影空潭魚龍自躍其豔傾一時無與俾
者類間有點記如小舍挑笑靨相承其媚百倍余自
是始知天下之有顏色觀妝迥今四十年而未見有
婉羨者才難不其然乎即徧歷江淮吳越間亦未有
彷彿其八九者絕代有佳人其崑榆之謂乎於是聞

中見詫羣起而評之桃源姚令君遂以出境入浙而
溪南吳一鶴納之側室後持家事井有條而人始
微才與貌之合轍也嗟乎唯妖為禍媒未有端莊而
無福蔭者予於森氏可信矣

宋尼傳

宋尼廣陵人幼落倡籍來新安依劉家長成學新聲
度曲行一人稱曰一枝居休寧之東門戊戌冬余同
錢叔達登松蘿挾二姬從則一枝與李五南華皆自
豪登山之興解衣礪礪直凌絕頂雙聲長嘯如鳳齊
鳴余下窺黃雲洞謝二姬勿往一枝奮袂云兩君欲

作劉阮游兒輩何渠不若天台二女余奇之顧廣文
亦遺詩為贈嗣後不相聞者數年則龍灣黃封君璧
之幾為閨閣中人矣甲辰春余泊程仲權遇黃封君
於屯溪則一枝侍巾於側意色黯然而復章臺故態
矣歲丁未余謁封君於龍灣中秘于泰語余曰劉一
枝為尼矣吳次魯丁南羽與余俱有詩贈之待足下
為立傳因詢封君何以棄之尼封君笑曰登之也或
曰棄焉明日與觀合溪之塘謁周孝子廟廟祀肉身
所奉皆尼僧又轉一突室扁鑰甚嚴叩之始啓扉小
鬟侍立老姬司供具室內香烟經卷居然淨業琳宮

須臾一尼披縞衣而出則劉姬也封君命之坐更語余曰老夫無意及此顧居常爲之笑粧奩所具也當擇婿減吾三十年者歸之劉不應尋得一傑士汪姓者令往見劉詈曰何妄男子而逼余見老夫漫云令自擇耳何遽署爲去年三月望劉忽自城居來竟投衆尼稅足封一篋一奩懷鏡一梳一剪子一邀老夫見有頃遂開一閒室中盡剪其髮髮甚鬢長四尺六寸梳以封歛之對鏡一笑與故影別操篋與奩曰此故時衣飾盡以還君唯乞一袈裟地日爲君祝長年耳君毋自老蒲柳之質安得及喬松爲此終焉計以

車史錄

宋元
外紀卷六

又二

寢君念毋更慮也老夫笑曰癡兒何亟則爲初是菴居之余題其額曰淨蓮因問法名云何曰妙音不書妙音書宋尼者何表其始姓而要其歸宿以紀善緣也見之朝亦值三月之望爲尼才週歲而經卷朗朗成誦宜爲慧業文人所嘉賞矣

巨史曰余登松蘿山蓋識宋尼有出塵之想云同時南華氏先歸巨室夙稱具智慧女子至今大自矜飾倚新聲於屏後自以爲得主脫離污泥視宋尼且天壤矣

二人同歸汪壯而先歿黃老而長存在壽不在年矣

女南華傳

南華生於雲間父母早亡依舅黨冒姓李其孤處也年十三編檉籬柳樊自衛一時名公若陳仲醇洪子厓呂公原輩遞過所居以微言挑之其答皆發天籟自然動中名理諸公驚異謂出晉人論消搖遊上遂以女南華呼之逾三年以豔傾城名流願爲之情死爲舅黨所誘載之新安棲海陽城東浮豔者多就之未知其奇也驚生方自楚還情有所鍾以爲天下之豔無逾楚見南華雖屬目而未肯降心以從月造海陽必三宿而後返津以語相譖絕無昵容相親私

車史錄

宋元
外紀卷六

三

怪之汶上程仲樞一見目爲尤物而不敢近唯宛陵梅季豹與飲竟日謂驚生曰此絕代姿生平不再見矣兄毋失此如驚生感江夏終不能化與季豹相辯論有雙豔篇劉季然手書成帙以貽南華南華坐卧置諸懷吾得此與終古以是爲餘年以是爲後嗣足沒齒矣驚生始心服而重之一日從牕中望松蘿山顧驚生曰安得從子陟其顛乎乃邀吳興錢叔達洎劉姬爲伴時冬十月犯霜晨起至山半主僧入方引覽諸勝而金生根有新構尤精遂假宿語旦再犯霜行落葉積徑滑不得上陟一顛矣更望絕頂履如在

趾咸憚之二姬解衣盤礴僅餘半臂賈勇先乘衆悉
登見村落烟波百里間如在廬下復旁尋黃雲洞嶮
巖上下不啻二十餘里而南華神氣湛如其具勝情
乃爾吾黨中亦不易得也會驚生暨游雲間二三密
友相訪必問南華無恙乎何以不挾之出也余甚媿
之及歸為致此聲南華歔歔欲絕然高韻益振濯矣
歎中豪士汪次君僑居金陵既盡收燕趙吳楚佳麗
而無足為麟鳳爭長者乃下厚聘致南華南華自念
非豪士不堪為偶雖班次在九人中必令末見謂鸞
生方有遠尚未可以此語之先期盡蘭於篋囊異香
豆史鈔 女南華 外紀卷八
玉簪佐之辭曰久未結好請以是為君佩鸞生受之
不疑至七夕南華避迹豐北生自海陽來問見女嬈
乎曰見之第失乳覺黃瘦耳南華為垂涕留鸞生且
住無歸生受熱不能耐竟嘿而去星河將沒則南
華衣霞衣乘輶行笑女嬈南華產也故以吳音呼之
自是三青鳥堂靈光統座屏後沅響遏雲則南華舒
嘯其中惟皖上解佩子西湖竹枝辭稍居下風衆
喙皆寂無音又三年而主人仙去所鬻子復殤諸姬
爭星散各歸之名下士燕之崔氏歸我詎叔吳門王
龍歸弇州之孫皖上費氏歸劉聖鄰西湖竹枝歸宋

孝庶秦淮樊氏歸海陽汪上舍溪南慧姬歸呈坎之
羅生南華嘆曰主欲盡納名姬以娛中年而倏先朝
露其未竟之志可悲此身縲不能殉於泉下而忍生
離其室乎于是水漿不入口者十日衆諭之曰孰與
視其後者而令原上無哭聲乎南華乃復食先是汪
君置館鳳皇臺下列房幃二十四處有子女者十人
而南華子獨不育一女舉之幃中年最少故多諷姬
行而姬含貞自矢與十人者肩隨之扶櫬還樊新安
白車載道咸噴南華有烈行矣歸守一室如故與
古狂黃生初有盟言或代為訊南華謝曰此身業歸
豆史鈔 女南華 外紀卷八
汪不渡知有誰氏乃主已亡心許相殉無更以外事
溷吾耳於是覲觀者始絕念焚香課誦志心爭土西
方之人其殆庶幾矣鸞生曰余讀南華經三十年相
慕其人不得見乃與南華居十年而不識其為異人
也余則鄙哉當汪君姬散時設無南華風流之氣幾
盡故特表之

谷姍姍傳

谷氏自淮陽徙居休寧之東門由蘭芳而名始著蘭芳者行三其姊以善歌傾一時至蘭芳用吳音度曲一洗習俗之陋小字笑兒人以姍姍稱之喜畫蘭師丁南羽得管夫人筆意酒態慈甚吐氣若蘭終夕惺惺無怠色顧能攝酒人豪名流咸與定交門炙轂矣蓋十年而譽益起坐無蘭芳覺羣情不暢乃忽發觀濤興染疾而歸癸丑春二日疾卒是歲秋杪程民逸持其蘭扇索題餘韻猶習生氣冬之夕會素真子於霞山之陽風情綽約遠勝號國下馬入宮時谷氏

豆文欽

外紀題名卷八 江南

且後黜矣先是有嫩生者頗依人如掌中飛燕與歡昵一夕而病隔歲遂成異物華不並茂惜哉

周澹雲傳

周氏鵲起甚微阿二以菊燕稱豔驚目傾都人遂有挾居毘陵雲光忽墮千里之外轉盼間倏庚九秋而姊氏澹雲猶落落上陽酒壚頭一見魂隕執扇躊躇顧影有可憐之色期青鳥以成言謂余曰逝將從人無幾見子矣未旬日果歸孫郎令崔護重來桃花豈在人面為悵惆么之

豆史鈔

外紀題名卷八 江南

趙氏二鶯傳

扶桑之枝二雛始殷飛鳴上下衣裳楚楚睨睨載好以求友聲倉庚雄而文呼以嘉名曰奇曰喜遂以並坐名軒惟合歌合舞未嘗暫隻自予之不見者何啻三春而二鶯且選樹而分棲矣去年夏末有挾奇以長征喜偃蹇其偶入秋而病軒為之虛倉庚啼思繼血幾化望帝心矣秋河愆期雲雨黯黯將沉其羽適乾鵲噪而梁之倉庚曰嘻子拮据卒瘁而莫予恤也倘來生未脫羽流必為鸛鵲並命以償此願而今之鰥者蓬澀者亮矣夫孰縉其絲而矜故侶乎於是青

車史欽

二鶯

江南

九

鳥從西來對好音至帝錫之餘齡以勾除鴛牒倉庚躍而奔之而後乃今遷于喬彼自目為奇以入于幽谷者斯足悲矣會玉真字也自帝所歸指瑤光以貞盟予官藉為蹇脩邇其初而傳之

巨史贊曰自漢宮之燕不飛而上林之鶯方轉遂令華屋雕梁化為荒郊烟草宮樓殿宿羞稱妻巷倡家去舊壘而築高枝易鳥衣而披金縷試由今而視昔宜舍故而就新彼以涎尾此以流黃彼以呢喃此以勾距固不可相提而論矣第以貴賤難自持而親疎幸有託故氣能卻寒栗之侵而卑通於射鳥妬能發

絲綈之篋而悲啄于皇孫孰如會真自穢猶矢保終之要如后內慚尚勉鵲羹之暇其自託為何如者子茲所評鶯燕雖姓似而命不猶情均而分有制亦各成其為豔而已矣于二鶯何私焉

鶯生云余向者數出東城二鶯為之奏技必樓喜以登塲紫豔驚目時曹家小一方章裴之老之嫩洎谷之嫩初成人李之姑娘家少凡林宴舟宴必與俱無虛夕呼七姊妹不五六年皆鳥獸散去惟李之姑娘尚在驕憐而喜病矣病新起如珠再還夜闌秉燭真如夢寐適中州張問夫至挾余秘而

巨史欽

二鶯

江南

十

跡之彼少猶爾吾衰何堪為之躑躅奇鶯癸丑歲半居余里僅從惟中遙度指而目之未覩也及訪海陽為曹生所勸避居東寺尋復它從竟歸之畢生人而地花不復見矣

喜鶯雖少艾時帶病容病得之學歌舞而瘁已復厭之慮無可歸者贊而成疾頃再會東城携余生假一宿後特詣之其媼以秋賽趣居商山余驚曰秋賽游妓所趨不之避而就焉悻矣入冬而果病病將不支甲寅春末以經行忽有起色余聞之若為更生也者亟為補傳并記昔時

周姬傳

莊持節曰周姬行二字文娟本廣陵荀氏女也豐肌修體鬢髮秀目見者咸都曰美而豔姬亦深自好且自傷生之弗良也幼聰慧父母篤愛之性嗜音律以歌鳴於時尤工琵琶每一鼓再行即善者無不心孫其妙名溢江之南矣於時陪京有佳公子者稱賞音偏索琵琶聲伎中習姬名躬往省之姬爲歌且鼓畢竭其技一坐盡傾公子舉酒揖諸賓從曰南國多麗人若顏技雙麗未覩如姬者因解橐中裝可數百金買姬姬歡然抱琵琶以從私幸生憾可釋已公子買

耳史鈔

外紀卷八

上

一鼓琵琶聲用是游者咸眈眈目姬姬顧虎尾矣始家懼計不去姬禍且及身一日託爲權貴召姬數健兒突入門掖姬登與去人莫敢詢姬莫知其由及錢唐入舟始知更爲嚴陵娼家說得也當是時姬年方十九春姿睇睇芳韻襲人人往來游者盡相籍籍稱嚴陵周二姬爲周家娼益隱約不自適客悅之百端得聆其一歌輒自幸當姬意雖知其工琵琶揣姬不輕鼓亦不敢強乃含怒者不少矣周娼家矚客志以威惕姬曰若等以柔媚獻笑輕出諸客錢若懷技不顯將爲誰用乎若寂爾絃吾斷爾指姬曰鼓之何難

耳史鈔

外紀卷八

上

翁偕解元雲翼君客大梁大梁人善琵琶如胡人以
筚篥人弄瑟翁必審聞解其妙乃爲歌且鼓畢竭其
技翁聞之樂甚顧都人士謂余從梁來久不聆此音
嚴瀨上有如此奇絕技諸君宜憐之安得有心人不
惜金錢出之湯火也都人士笑謂良工剖珍示人價
增千鎰自有憐而出之者萬曆辛丑春海陽雷溪山
人孫子真乘流東下將止虎林覽西湖之勝舟次嚴
陵聞蔡雲翼下第歸往訪之雲翼出肅客向子真請
曰家君待山人綵筆生色非一日矣郡治西有湖大
分虎林者什一中丘如階規如砥郡邑大夫嘉其勝

車史鈔

外紀卷八

三

爲構榱桷衆木森森庇覆命曰寶花洲登則左眺烏
龍右瞻馬目南北兩高峯對峙雖卓亦可曠目寄興
也山人少留尋當選伎載酒於時楊柳拖青桃花爛
熳春雨新霽湖水平隄蔡翁策杖導前子真雲翼諸
客後先西步及舟姬已擁琵琶倩妝待之矣酒酣姬
爲歌且鼓畢竭其技子真賞其音訝問江南安得此
姬乎翁語之故且告之困子真曰憐哉當圖所以出
姬者是夜宿姬家見姬攢眉拭淚局局如東濕扼腕
大言曰憐哉翌日向蔡翁雲翼對姬盟而去明年春
余以講筵過雲翼子真亦至賦詩談志憶相見晚適

俞子德章來余以困酒避客臥榻上德章從几上目
余詩詢雲翼誰作是唐聲者雲翼笑指余此軒臥榻
上人德章掀袖扶余起相顧而笑莫逆於心蔡翁曰
諸君託業千秋臭如澤蘭茲會未可易易已也翌日
泛舟釣臺要盟羊裘翁結雙臺社夜返子真邀飲姬
家姬爲歌且鼓畢竭其技坐中客笑問今夜青衫誰
濕乎余謂憐者自濕也子真酌酒向余曰白公琵琶
行至今在人口足下幸爲抽思勿伴白公隻美余因
作琵琶行以寫姬怨辭別子真拉姬前謝曰今日之
事願倚諸君踐姬氏之盟姬大喜無何子真急應金

車史鈔

外紀卷八

四

陵召倉卒向周娼家謀出姬娼家睨吾兩人急行百
計沮格子真不獲已集諸友飲姬家言別更作樂府
一闕贈姬拂衣去甲辰春子真由金陵問道歸期東
下令姬必出姬聞子真且來引領西望曰得面而病
死亦復何憾子真行業有日而疽難於腹不得行少
間金陵諸貴人遣急騎要重海陽令趣子真子真迫
於令輿疾往金陵竟孤姬望每嚔吁語諸貴人曰久
負心期人病且死倘令膏憾長逝可不謂由我致之
耶諸貴人謂子真君當走一力往問疾期之繼至彼
得君問也必自寬疾可無死然後吾儕竭蹶翼君復

酒樓他日君携姬偃息其上令人稱孫楚復生莫愁
再見不爲一大快事乎子真矯手謝曰籍貴人言姬
得不死山人厚幸因移書慰姬嚴陵身日鳩工作酒
樓莫愁湖上見事別顧而樂之曰孫將軍不亡矣莫愁
安在誠念姬深也然爲諸貴人留不得去惟往往東
嶺姬申前盟示不忘姬亦往往告病甚恐無能生見
耳丁未冬子真還雷溪意決舟東下會蔡雲翼至新
都期余講藝南華閣不獻歲不行也向余及子真言
姬病幸不死狀子真喜曰莫愁無恙願附蔡先生破
春濤往出之因對酒賦詩以暢志越明年春子真偕

車史鈔

周姬
外紀卷八
江南

十五

雲翼下嚴陵過姬家姬從蓐中起拜悲喜見於面徐
謂子真曰今將奈何子真指橐中謂姬吾今安爲姬
惜此乎姬心幸事諧矣時嚴陵文學徐心魯在坐起
揖子真曰君金即不足弟囊餘此萬錢可咄嗟辦也
翌日姬又謂子真曰今將奈何子真因出金卑姬家
顧從者趣束裝若即載姬行意決也姬家度不得以
金少辭實不欲令姬輕去隨以計給子真且曰暮秋
爲期子真信其言流連數日別去姬復憤憤病蓐中
昕夕怨秋來何遲也時郡邑大夫當入計司理并視
郡邑事丁江盜稍稍劫客舟司理占此輩非娼家無

容也頃刻遇雨浦娼家急如風雨姬家在逐中就夜
行旦日子真走力聞姬家期且來姬室虛無人力急
下錢唐白子真子真悵惆失聲曰姬良苦哉安知所
如因徘徊虎林進退弗決久之從間道歸雷溪遣人
四往索姬竟不得又明年或謂子真姬隱寓武強子
真遣力至武強姬家先去武強月餘矣亡何或謂姬
寓蘭江從蘭江來者皆云有周娼非姬家也九月當
湖蕭令君介人逆子真子真曰吾今順往訪姬處道
嚴陵余時客雲翼家子真永夜向余慨姬遇若此旦
日嚴陵人報子真姬家寓桐江姬病甚乃急下桐江

車史鈔

周姬
外紀卷八
江南

十六

問姬姬臥床蓐中聞子真至欲強起力不勝兩人執
手蓐中涕淚相對各不能出言見者酸鼻子真因瞪
目視姬語姬曰相姬之色法在不死吾乞有靈藥今
餌姬姬善自寬無以寒盟爲慮當湖君行八燕待吾
久矣吾且往面當湖旋必挾姬出此因大數周娼家
譎詐誤前期姬稱若功首若遇姬素惡我豈難爲若
難耶念姬在耳娼家股慄敬請曰妾等不知君愛姬
爾爾君且行妾善護之聽君旋爲計子真向姬更矢
曰不信前盟有如皎日姬伏蓐上泣語子真曰予日
望之子真至當湖蕭令君肅之若重客一日酒甚樂

子真向令君悉語姬事乃遣力至桐江娼家已他去
不知所往庚戌夏四月娼家扶姬返桐江偵知子真
止虎林因人面請子真曰姬病未損惟君命子真初
逆其詐也故標之以觀其意翌日請益力子真私念
姬業瀕死乎彼慮我將為難也更念姬瀕死即力請
何解於吾難察請者情姬病實不死乃謾語請者
生死無二君子之行若歸語姬氏餌藥自寬吾徐徐
來請者既去客謂子真曰姬急君往君故緩之何子
真笑語客我急彼緩娼家巨測今佯示之緩彼意我
以姬病二心出姬必矣秋九月子真至桐江就蓐中

車史鈔

外紀卷八

七

喚姬姬張目視子真遽問曰今將奈何子真微語姬
曰我以緩急姬姬不知也翌日娼家誠請曰姬在惟
君命子真曰金在若取金我扶姬往姬辭行皆賀曰
去此稱良家婦矣子真載姬道嚴陵謁諸友告美成
期共老於莫愁湖上姬今人之故居梁塵中取琵琶
入舟拭絃而悲又色喜語子真曰妾以此失身以此
得君也時余又客雲翼家雲翼為子真召諸友賦詩
紀其事祖之觴無筭蔡翁舉酒賀子真曰君今始稱
真憐姬人也又舉酒飲余曰君為姬作琵琶行今更
為姬傳姬可不朽諸友曰莊君何辭於子真余曰唯

唯行於舟中對秋色令穎人從事乃共子真別諸友
方舟上三百六十灘凡五日次余雪溪而傳訖子真
張蓬揖手曰姬致語莊君病幸而差當遲君金陵城
西外酒樓為取琵琶一鼓再行謝也

南華氏曰余讀班氏史至李夫人謂以色事人者色
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真人情哉孔子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丈夫大都溺此矣子真載姬道嚴陵無不
人人為子真危者子真謂生於我依死於我殯未敢
以色衰諄盟言令諸君誚山人好色也然則子真獨
憐姬乎哉蓋生平任俠負意氣自重其信也今亡矣

車史鈔

外紀卷八

七

夫今亡矣夫

亘史云傳稱子真者即祝給諫所表閭高隱君港
也少從王仲房山人稱詩旁及詞曲皆得三昧而
絕句樂府尤擅場在金陵交王曼容郝大妹有憐
才聲勑孫楚酒樓莫愁湖上從前賢遺蹟生平慷
慨任俠多類此即不負周姬於病餘其篤誼可想
見矣託興莫愁而鍾情周氏骀儼寥落之懷亦少
表露以洩其憤懣諸詩已梓集中者不錄錄樂府
二闋風流餘韻酷似仲房維其有之故也若莊元
達之琵琶行則有關於世道豈游閒公子取適意

於章句可擬哉

子真嚴陵贈周姬雙調一闋

新水令 一從黃浦倚青樓頓消殘嬌花嫩柳名兒
還第二姓氏又更周爲惜名流空墮落風塵久
駐馬聽 未去先留幾度雲情消白晝迎新送舊一
團月色減清秋只顧他青錢多向錦囊收那管你驚
鵲長傍鸛鵒宿若是倚門兒空自守怎當得老鴛兒
相儷悠

鴈兒落 病懨懨藥怎求絮聒言難受還爲他抱
孩兒伴客眠苦教你做乳母將身垢

車史鈔

外紀卷八 江南

五

得勝令 誰似你嘹唳轉歌喉調拍按梁州白雪高
難和行雲遏不流優游絕勝霓裳奏清幽爭誇金縷
謳

沉醉東風 彈錦瑟遊魚知否撫瑤琴棲鳳堪求寧

傳秦女聲聲拂楚姬袖抱琵琶撥動江州一曲相看
淚未休只落得青衫濕透

折桂令 歎韶華去也難留早尋箇天長地久休待
要兩散雲收損却蛾眉殘教杏臉冷落鶯鶯願只願
桃葉女芳流渡口莫愁姬名占湖頭紅拂私投綠綺
情稠柳挽章臺玉弄秦樓

清江引 你身邊往來雖是有那是你情兒厚不爲
蕩子妻便作商人婦也強如覓纏頭求配偶

子真載周姬還新安舟行南呂一闋

一枝花 林酣紅葉稀露滴黃花瘦江空流水寂鴈
度野雲浮一葉輕舟似范蠡歸來後載西施願已酬
只爲那忙催的差使稍公因此上早別了詩盟社友
梁州 纔離却嚴陵下浦又早到馬目灘頭清溪練
水行迤逗平沙穩泊烟渚頻留千山落日一水澄秋
俺這歸去的休猜做乘興王猷你那並舟的到是箇
夢蝶莊周棹歌兒好一似度曲彈箏茗碗兒也強似

車史鈔

外紀卷八 江南

五

持觴舉酒蓬窓兒瀟灑似翠館朱樓心休意休從今
不用眉兒皺病自蘇緣成就十載要盟一筆勾生死
相投

尾聲 歸時正值重陽後到日今當十月頭拚與這

半老佳人永長久寒盟的可羞全盟的少有堪做本
傳奇留播世人口

子真既載周姬歸里其社友程明卿往診曰幸矣
姬遇我而生矣即古押衙續命丹固不神於吾技
決旬三往而病脫誠有心人哉子真卜上元酒程
莊洎余三人屬姬奏琵琶真一快心事也

孫氏

孫淑芳行八廣陵人原姓林氏歸於吳門從姑桂芳
遂冒孫姓年十七同吳妓沈三沈四到新都以婉麗
負一時名後遷武林與士人張次卿善夜捺舟避之
仍來新都恨中其家計每念張二郎不去口人以此
重之挾女酉女喜俱妙麗稍足自振而少年方元貞
麗淑寵過二女諸幼者若蘭捺翔風破仄皆借高流
釧珥襟佩重復度疊時譽爭歸之而桂芳與酉先後
爲汪景純側室阿喜亦歸吳生同輩若趙氏李氏咸
遜之然後來者不競風漸衰矣而淑芳尚露風情經
草史鈔

外紀叢書卷六

汪

汪司馬二仲馮司成品題有贈言報曉、自負亦足
令人憐之

桂芳行三久居吳門能擗辭有風雅名汪景純語余
三郎蓋長諸姬而文才日進當出見子以請質余恨
未見其所製也及汪卒諸姬盡散而桂芳遂老其家
酒呼小三色索麗景純說得之三年人無知者在行
伍中亦矯、如游龍散後歸通州某氏焦氏戚也
喜行四酒興更豪而色莊毅所適臨溪吳生亦酒人
也每醉後淋漓以厲相加嘗携之真州防甚密寧復
有挑之者哉

李子文

李虎字子文母故廣陵倡生十歲携之入新安善歌
善謔客傳吳中冷語每每能更端而聞其義令人絕
倒知音者多睚就之然不易諧俗又自媚所好脫身
辭家獨遊不喜隨波上下人亦以海鷗鳥目之非七
十二行中人也己酉歲由維揚之白下覆舟燕子磯
幾葬魚腹秋氣初涼挾輕車單衫訪余於寶林精舍
風雨驟至時部禁冶游主者色勿內虎闌入高唱林
木傳響又向闌黎彈指作西方言髡雖皆悅請冒禁
少停虎揚袂去松竹之下其音尚參於蕭蕭謾謾間

草史鈔

外紀叢書卷六

汪

也俞君宣曰子文韻人吾願與之友矣虎素習六博
喜爲人典籌而看虎之技最捷金陵頓暢然楊采芝
輩皆出其下豈所謂虎抱虎憤還其所如者乎青女
方至秦淮落木景色蕭然與君宣別於其寓遂傳之
林古度茂之在華林園冬夜聞覆舟事爲作覆舟行
云華林園上朔風冷新月微微弄孤影幾枝枯柳掩
重門無數寒鴉宿空井枯柳寒鴉蕭復疎此中傳是
美人居野館何期遇朋侶曲房果爾逢裙裾裙裾道
是倡家女乍見低頭不聞語縞服慵妝澹且清形容
憔悴似辛苦須臾有客携酒來殷勤顧問千百回客

子肝腸各相吐美人顏色初能開開顏申懷向誰足
一一從前訴心事自言家住揚州李姓人呼子文
字可憐流落此風塵花月相將春復春慣學嬌歌調
上客願拋紅粉從良人良人年少難可得托身誤許
江南客但言相約即相依何意輕心轉輕擲賤妾初
心匪轉移情人薄倖戀新知憎殺瑤琴終鶴別羞看
寶鏡成鸞痴病鸞別鶴空懊惱且說風波命難保虛
令買棹遡長江枉使飛帆臨遠道是時九月涼風秋
風伯作惡驅陽侯篙師無力能回棹估客驚魂棧覆
舟覆舟信是無生理詎料翻從死中起免遭魚腹葬
亘史鈔

李字文
外紀品卷八

三

重淵轉伴鷗羣漂數里漁郎相放出風波蓼岸葭汀
將奈何盡訝洛川遇神女還疑鄧水弔曹娥曹娥神
女兩千古我獨爲誰落江潯美人言罷泣無聲坐客
聞之淚如雨收淚挑燈酒再斟從茲勿復結同心何
堪重聽涉江曲何堪更唱白頭吟從來薄命幾如此
自惜多情伴生死妾信堅如瓜步潮妾愁深比長江
水江流日夜去無情人意難如水面平萬恨千愁勿
復道請君爲作覆舟行

舞媚娘傳

舞媚娘張姓家新安河西母翠仙故名倡也其養子
女自髮爪至趾必整潔合度萬曆庚子立春郡邑長
令皆浙人先期申戒以迎春於東郊百工咸悅不令
而窮極奇巧爲平臺三十六座馬戲四十八騎皆選
倡優韶秀者充之衣以尚方貂毳錦綺五色炫耀飾
以金翠珠玉合成天然從來迎春之盛海內無匹即
新安亦僅見也中有一座名蟾宮折桂爲婦娥者即
舞媚也其時春氣暄妍顏色與之煥發光彩灌注一
郡見者驚若天人先輩汪君素賞其豔是日約江浦
亘史鈔

舞媚娘
外紀品卷八

江南

馬

二子往觀潘即衆中解一囊鏡挂其胸間下一寶簪
插其髻簪炙鶴頂所成其丹灼灼人俱呼舞媚爲鵲
頂紅云越四月六日始破瓜潘以鑲金鐲爲聘其銘
云舞媚娘初日光貽清揚情所當又鐲其口云約臂
環雙垂手結相於貴在久乃召諸姬大會諸天閣自
楚至者呂五自吳至者王三自越至者孫四皆名傾
一時見舞媚無不氣奪意爲之下舞媚益揚揚自如
無何潘歸武林之白門舞媚欲從舟行不得具酒餞
於禹王廟汪江二先輩俱在舞媚揮涕目送泥滑但
地情見不堪潘忍情別去淹留吳越三年至癸卯六

月始歸夜過其門猶呼舞媚娘聞人漫應之又一日
王三嫁於賈氏與孫四同來執手歎曰舞媚可惜潘
曰舞媚其亡乎嚮者吾猶呼之不覺四座潛然為之
牧泣趨問其母何病得之飲燒酒傷而嘔血不止
蓋決辰而殲殯葬之日白衣送者數百人逾年而從
火化潘不得哭宿草向河西酌酒而弔之以詩翠仙
云吾女別來容如朝花濯露光彩異常固知非住世
人也可謂知言汪君語余曰舞媚死之日即破瓜日
也年僅十五

直史鈔

人

江南

主

直史曰朝菌不知朔晦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舞
媚於潘交通晦朔別歷春秋其視一草一蟲可同年
而語矣瓜期不返殲此麗人傷哉別也黯然云乎哉

王佩黛小傳

王氏之居豐上自織始振其小字壽柔情婉態綽
若有餘及笄而歸許生元介俊人也列在貳室壽安
之嫡姑非鶴羹可解嫁時張惟絺衣元介進綺以禦
薄寒嫡舉炬為禮壽歎曰妾命綠衣固自甘韋布耳
歟三嫌拔泣為余道而壽之賢益足嘉其志益足悲
矣後聞載之居金陵專寵數年可令人釋恨其行之
日小妹曰玉字幼如年十三壽女視之姿色傾城驚
豔人目識者謂尤物不兩盛壽聲少寐玉其翹翹者
乎冬之日會于熱陽之陽情致宛在姑射仙上余同
直史鈔

王佩黛

江南

主

社楊仲武洪亮卿黃士簡汪僑孫黃像之皆醉心如
醒他日成娘子軍若輩無生氣矣乃標其房曰佩黛
取無所繫之義不意忘年中有如此人以慰遲暮
擬結心盟於高梁間矣

作傳在長至後迫歲入黃山冒寒疾以出卧榻經
時明年甲寅穀雨後二日聞幼如已破衣逾月就
而訊之其羞澀甚於曩時似姑程即挾舊姬驪而
無穠桃李意西園綠綉蝶一枝不知開拆誰手為
之惋惜生平懷玉之私恨未得連城價相償彼刻
畫無鹽唐突西子鴛鴦牒可俾得哉

張桂芳傳

張桂芳字展如漫皖上未儻居屯溪酒家余聞之欲問阮堅之消息傳其文藝事事精絕益喜見之具刺謁授以詩飲衽相見殊率真問知阮若乎對云固所日夕侍酒者也不幸為惡少所窘避難屏跡于此乃為名公物色命侍兒出拜亦有麗色余目之此可與卿雁行無以奴視因問何所因依云與韓郎俱為庇妻而隱于草莽或以為王孫或以為貴介莫之測而展如以種種技鳴詞翰流通畧不經意點染山水梅蘭綽有管夫人風韻及彎弓走馬吹簫蹴鞠鳴絃過

亘史鈔

張桂芳
外紀卷九

鼓尤所擅場惟婉嫵安時少歉耳余盟弟喬伯圭來自海上稱其才技亦超絕女流云庚戌冬韓郎中會舉遂迎入京選補荆襄守備遂置之貳室初二人溷處塵中人無識者市猾或構之訟費百金舍侍兒質諸市門今居皖上稱第一流名聯芳者是嗟乎有難則獲屈得意則鷹揚丈夫或能之展如一女子雌伏而穎脫若是亦足驚人百里矣

亘史云此可與口西邵俠妓匹休惜不遇國史載之殊行人固有遇不遇耳

方無如傳

原缺第一葉

無如池陽之里人婦也年十七婚居為方氏子以心挑之許其娶而非正室父母怒而訟從賈於他鎮方故浪子目稍識字而不良於賈盡亡資斧因所知僞居休陽無如病幾殆情不能自固遂被誘淫室以利嗽之積負不能脫然無如未忘奮飛志將與方氏子列肆而終焉余友孫子真每譽之偶從枕月樓一見知為閨豔無疑性喜書喜畫喜歌吟皆不入當家其習染不渝可知矣子真為寫小像余作贊題其瑞云子之眼波兮來秋浦子之情蕩兮迷雲淑欹枕兮月明垂帶兮風舉俟相親兮朝霞乍相違兮暮雨頤

亘史鈔

方無如
外紀卷九

鏡影而傳神誰為真而誰侶題罷無如復出一軸吾友汪伯魚所画踏碁圖也笑語聲生非君莫能題此乃走筆書其上云太湖石畔海棠花底雄雉乘雌伏如狎穉子不啄其脰安孽其尾媚者情生觀者興起方諸昆蟲亦復可喜魚鼓鬚鬚驚勾爪距有鳴雉鳴亦求其侶寧非膈膈之比無如笑曰多情哉髯之詠物也吾將秘之帳中無為宣淫矣余顧語子真汰哉無如之淫淫於獨見者也吾猶取其不忘初無怨於挑因以展如諷之令上陽爭豔二如是傳者意也

云詳展如方外豪無如閨中秀合之才情雙豔矣

張若穀傳

郡人置膝者每索之三吳淮揚其艷驚目所從來者遠而近失之都鄙非無其人也姑在近而遠莫及之令山失黛而水減波則堞非無從自出而雙腫為閨閣所蒙久矣夫不知郡之儲豔而為雲間董公武林小馮君之咲人以扁舟載佳麗而東也余每聞而疑焉甲寅秋末觀劇於隆中有秘之池館而不易觀者因仲渚而叩戶久之始飲社出意色甚下初筭墮髻髮則有餘傲吐蘭氣不辨其青審之歛虛也三吳淮揚間無此丰度蓋嘗論之淮揚豐而多姿致或溢而

豆史鈔

卷九

四

莊三吳婉而多妖致或恍而謫北產者骨重而膚腴南產者質清而情蕩令人歛氣而不得吐伏神而不敢揚播舌而不得下乃忽於此見之驚異不能已已安從閨閣棄身而受此寵祿耶乃微笑曰妾郭東人也幼背父母育於近屬十五而聘下流楊以婦迎也顧不見其偶久之金夫至而狎於淫樓巖之市尋避地於黠三月而還海陽見髯公於東門者數輩妾在其中而蒙嘖嘖妾也今胡訝焉余始悟曰向也以風塵目子而失之閨閣今以閨閣目子而失之風塵宜吾驚悸而不定也於是危主君傾坐倚席若飄裾升

閨若受後降階若陶虛時而言言中竅時而笑笑中律時而奉時而擲無不持勝而無譁坐中醉人若濯冰而挹湛露至倦而步歸舉趾纖而塵不揚若飛花而宿鳥不驚也解而醒然舒而燁然夢而栩栩然信巫山之行朝雲而洛水之獻明璫也凌曉強起扶病若不勝衣臨鏡若不為容已而淡妝微抹三歎而後褰帷踟躕房閨應接紛如靜若淵沈而山立也何其朗朗濯濯愈揚而不撓哉其膏凝脂而致噤如珠顆也其眸遺光而燭照如虹蜺也乃余而知閨閣之豔莫能勝吾都者矣顧所少憾者其飲以茗不能醴登

豆史鈔

卷九

五

不奏曲語不通都如斥鷃之捨枋榆如鸚鵡之調雛欄如題鴈之吸清泠又豈世之清濁襟穢者可彷彿哉於是若始六以若終散於劇場而迷迷徑狂且自呼德者追而諄之乃慍而氣結病三日不蘇與仲漢之諸昆仲含德彰邪彥洎客程用貞葉元美泛舟而返雁塘視之因廬其媼曰張姓名文卿字若穀選練波名也遂為之傳而實用賦體豆史曰非賦之真能傳矣

虞山婦以四傳皆繁盛

董太史云常熟歸氏豪右族也國子生者亡其名有女年十六許聘同邑太守子女私語傳姆夫婦耦也嘉耦曰妃非嘉吾弗妃矣太守子何如我造時令循後園度石梁來吾得薄而觀之姆如指導之徑女見太愠曰此非吾耦也有死勿適父母不能奪乃謀佯為病死若而窺隣之賈人子俊而挑召其父語之吾以女妻若子若無揚於外密成婚而携之歸吾辱其裝無忝爾俗之侈麗如何其子甚悅而父不欲也曰成婚禮以私而不告親朋焉用之女密遣姆約賈人

更史鈔

虞山婦

外紀卷十

子以夜闌待諸園側將輕身相從以扁舟他適雖不告父母安能離之賈人子許諾是夜人定後女纏二百餘金及耀首寶飾數件門未闔而出隱於墻下既闔無復入理而所待賈人子竟不至外宅牧牛兒張福麤醜人也癖而且癩每夕歸宿牛衣下不縣寶踰垣而捷行見女立簷際大詫曰大娘夜出豈有私耶女歎曰吾命當爾爾知有制矣子知津虞乎曰知之行十二里乃至買一舟僦居金昌指星而成婚既二乍矣歸宅不知女所往亦置之雖牧牛兒亡人無料其同行者惟傳姆稍疑賈人子然朝夕燕居東隣杳

無影響姆詰之云是夜欲赴約遇一惡少相仇者與持不得動移黎明聞厭浥之行慮禍及安顧其他不久亦娶他族風馬牛不相及矣偶歸之群僕遇張福於閭門怪其腴澤繆應曰吾贅得稍饒主人翁母督過我乎曰不也即子能還亦可免呵責爾遂別去僕之還初無意向主人翁言歸氏乃自惶怖曰跡者將至矣是不可以久居汝有親故可依者乎福曰惟堂兄為千戶者在北京慮道遠耳歸曰千里之程窮於足下都城四方輻輳禁嚴於閨闥哉遂達於燕兄與居室二所歸氏察福氣度稍充是可與自立者出

更史鈔

虞山婦

外紀卷十

其奔時裝與謀將張大之曰百工居肆成業柰室隘甚吾目丙舍四楹虛無人曷請益於而兄以居香澤之業兄曰是空閒者吾豈吝與若是不利於居者非病則死居將不堪歸氏曰試以貨嘗之而身尚無往也許之乃夫婦躬為糞除覺地中隱隱有光掘不盈尺而白金百兩成錠者如砌積焉咸鐫文曰張福泊妻歸氏藏貯乃相視嘻曰此豈吾二人故物耶可以居矣漸發而積著起巨富豪於京師納級得一命都人稱為張官家凡四方謁選來者莫不向張請貸無虛日張皆慷慨應之歸父國子生亦以部期當選資

用頗不給問房主安得貸諸富族不難輸其子錢對曰惟張官家錢多且常熟人君為同鄉貸必得志明日修刺往張夫婦錯愕延入重閣突室歸氏出拜於庭為父子如初問女安得此快婿曰此牧牛兒張福也備述無隱父為不懌久之出元寶鐫字示之乃歎曰為汝得太守子不願願從賈人子而竟從牧牛兒耶藏金在彼事有前定非偶然者張既暴富與中貴結交驩甚今上時時藉沒奄寺竟株連張福盡其資歸氏獨脫身還本族至今猶稱健云

亘史曰董玄宰為余言當英廟時中貴曹吉祥權

亘史鈔

八

外紀卷十

三

談其家陪張福最親近後藉沒其藏金故未發也乃再生而享其利若固有者即敝屋四楹誰得而居歸為張前生婦太守與賈人之子又孰能奪之耶當墻下邂逅時詠三星在隅天下之美莫踰於此矣太史在范東生爰居述此事滿座皆為絕倒稱奇極夜宿林塘從燈下記之

南滁婦

溧陽馬一龍嘉靖戊子解元有俊才逸韻一時名重海內莫不傾慕之願與交驩馬自負風流人豪有沾沾喜色顧謂天下安得有奇豔女子耶應公車經南

滁宿逆旅逆旅主人有婦麗甚馬悅之目主人翁曰若婦麗絕一世非我不足當其夫曷以與我主人笑曰客癡耶狂耶是我子婦也若安得妄語及此馬曰其不得請誓不出汝舍矣越決辰每語刺刺不置主人不堪繼以詈詈擲之馬不為顧忍詬辱自若主人謬相誑曰子有千金可以娶之不則空言無益也馬再拜曰諾立之塗上公車者輩出揖而語曰某為馬一龍將聚金有所購請暫假以應我拉京將倍償必盈數而止咸爭解橐應之不十日而金聚具衣冠陳金於堂揖主人翁曰千金具矣不足為翁壽願載

亘史鈔

八

外紀卷十

四

婦同行主人患曰向者與若戲實誑汝安得以為真客請休矣婦從屏後突出厲聲曰阿翁安得以婦為戲戲之是棄之矣婦何面目復拜姑璋耶請從孝廉行不復婦若矣馬之車從都雅應聲一擁上車揚揚而去一市驚訝莫敢誰何此董太史為余言者

亘史曰婦人不辱一言慷慨辭行知已悅已蓋兼有所感爾王昭君不得伸志於漢宮自請聘匈奴亦足自見其貌少舒不平至動人主歎息視彼涕泗離離死牖下者不可同日語矣

王行甫耳譚云近某孝廉群飲於郊見一婦哭墓

歸素笄豔妝絕美婦乘寒因棄衆驅寒從之及門婦入莫爲計忽內一人出孝廉與語其人曰此婦新寡其夫墓歸將他適吾爲執代來者孝廉曰幸爲我媒當厚報若其人曰諾因與期至邸舍僅具廉資而盟成其夜迎婦下輿諦視之果逢者大喜花燭觴散且就寢婦曰君弟先寢孝廉即先寢踰時婦不寢孝廉起問婦答如前孝廉又先寢婦見孝廉韶秀又令寢皆如已言知無他腸因問曰君有密友否曰即吾同袍塞塗何論密友曰妾從君矣孝廉大詫曰汝爲予所娶不從何往曰非也

史鈔 八 外紀 卷十

此賺術耳夫未曉必至逞其無賴矣妾向哭母非哭夫媒者即吾夫也不寢者故用夫約君但乘夜亟遷始能得妾此妾自媒從君也孝廉即如其言遷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是空室以詢邸主人邸主人曰寓公夜裝歸矣即群忽去如追者竟不知所往嗟夫婦身是賺具反爲婦賣機中有機一何矯捷耶屢寢皆如婦言本是細微而以此得婦心此柔道之驗彼壯於煩其何能以有求

巨史曰以婦戲譚尚不可悔況可以市乎其見責足報之矣與南徐婦傳同看

兩滴珠

滴珠海陽姚氏女也住蓀田年十六嫁爲屯溪潘甲婦既婚二月而甲出賈姚故饒而潘歎舅悍甚高啗新婦不甘食貧習搽作將倚市門而招金夫乃得逸耳滴珠頗具豔姿憤其語爲褻已侵晚奔訴母家泣於渡口徂者汪錫乘筏來問曰娘子欲渡耶曰然接之上而泛諸水裔問曰娘子獨身將安之又悲以泣吾不能無疑或逃或溺爲地方累曷少停吾家吾告若父來迎汝欲遽淫之不可爲婦計曰與其守空床取舅姑詈孰若衣綺食甘而偶俊少令漁色者得汝

史鈔 八 外紀 卷十

必珍愛如掌珠吾匿汝可以滅跡則汝終身受福無盡矣滴珠不能應遂誘商山某氏以爲己女新寡而欲嫁者某氏窺而悅之曰吾不能娶求暫爲歡月給餉汪錫十金如是者二年餘矣初潘既失婦或見之津口以爲歸也怒而不之逆既而母家來詢婦固未歸也舅姑大譟召子甲歸而訟之官安得匿吾婦而轉鬻之姚父大負冤然無影響可跡而潘甲訟之愈急隣里莫不傳爲奇談一日姚之家親賈於衢見一娼宛然滴珠也而不敢問歸報於父父信之是必轉販爲娼密遣子賁百金往贖載歸可息訟耳其子

促之衛見娼宛然滴珠也疾呼之娼笑不答其子不能釋疑安有吾妹而忽然於兄當其家而恐泄也客為謀者曷與求宿是汝妹也密約之非汝妹也舍之可也姚乃置酒召而狎之知非妹矣娼固詰其繇來語之故倡曰君能贖我我請真為君妹可乎姚曰貌似矣而音殊也且鄉里族屬皆將奈何倡曰人憾貌不同而音隨地移胡可辨也鄉里族屬君得為吾熟之况與君偕能日相詔也姚大以為然旦日告同郡人曰真吾妹也衆訟於太守立斷回宗倡家買自某生負妾坐是亦褫衣冠姚遂載之歸里人迎於

豆史鈔

外紀卷十

七

里父母迎於門歡然相對稱號一無所失咸曰幸哉滴珠之歸矣父曰胡去此二年而音之似衛也母亦曰趾爪不似前矣相與飲泣而罷明日送至縣令舅姑輩俱來認之舅姑曰吾婦也輩亦曰吾妻也曷與同歸手越宿而潘甲哭諸縣庭曰非予妻也令朴之十曰官諜俱在父母子之矣姑嫜婦之矣而子獨以為非妻也誰欺哉潘甲曰官安能得以非人妻而妻人哉予訟予妻非訟人之妻寧令大索予妻而終不得不願誤認人妻令大異遣偵卒四出覓之忽遇汪錫隨一村媼行卒喝錫曰公事敗矣尚安行哉錫面

赤曰公無恐我欲酒則酒公矣卒曰酒我復何言哉飲畢而散有頃村媼來卒執而訊之村媼曰無我執有尤物能令汝見之足以贖矣卒隨至高山一書室內媼入呼曰倩來矣有豔婦趨而出宛然公庭之滴珠也卒告寓主明日拘入官則兩滴珠俱在縣令無以辨於是假滴珠始供姚乙之謀而真滴珠供汪錫之誘汪錫逃未獲中府之日會汪錫以拐汪汝鸞家婢掩口至死同日過庭真滴珠認之大呼曰此即汪錫也其死汪婢有二人錫掩口而程搯之喉歛令論程絞而錫戍太守曰錫尤首惡論死之假滴珠官曹

豆史鈔

外紀卷十

八

而真滴珠與甲夫婦如初其兄亦論戍事在萬曆甲辰年太守梁公休寧令李公欽令方公也

西湖志餘靖康之亂柔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妾女子詣闕自稱柔福自虜中潛歸詔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舊事彷彿能言之但以足大為疑女子顰蹙曰金人聚逐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有故態耶高宗惻然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萬世繁其時汪龍溪草制詞曰彭城方急魯元當困於而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衛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曰鑒言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付詔

獄乃女巫也嘗遇官婢言其貌酷類柔福遂以舊宮之事告之因而為詐乃伏誅前後錫賚四十七萬緡籍入宮此與滴珠事頗類故附錄於此

長興婦

丁長孺游西子湖聽隣舟婦彈弦而歌有數字帶長興音者使人問焉婦聞鄉語遂棄而走跡而問之顧曰若欲殺我耶問何為者他日又使人跡之曰毋徒殺我而自招九長孺曰是必有異復令人伺其出也力掖之入舟而問之婦曰來固死矣不言則徒死言之恐辱君願一白而死妾邑中劉尚書孫女也從父

直史鈔

長興婦

九

入杭州向回回堂業暨不幸客死妾遂見執於此猾聞之空室其黨百餘人悍暴皆如豺虎室中被執者無算若所出微而姿豔者散之四方為娼有舊聲而慧者留嬖之而令習彈唱行乞於市人莫敢問其醜陋而轉販者不可勝計今妾來此舟衆詳且彰矣必為集而危君長孺曰無憂即以三翼舟送之先行戒假道就某鄉匿於某宅黨飛翼追及見虛舟而還遂鳴於撫按兩臺謂已妻被丁鄉宦搶去詞下錢塘吳令行關於長興長興熊君神君也九邑中細民語音必察而別之於婦事洞悉其微貽書吳令曰婦為尚

書公女見誘於賊黨君不能搗其窠而窮殛之乃復甘心宦女以賸賊耶吳復曰寔民行聘娶回回堂暨生女何知尚書孫即尚書孫而為貧家婦行乞其常也丁雖宦貴亦何得遽奪寔人妻歸耶兩令皆著卓異聲相持不下卒曲從吳斷熊為出十八金以償猾聘而訟寢長孺乃為具粧奩以嫁婦於儒生家嗟手長孺洵有心人也入虎口撩虎鬚危哉熊之治長興盜猾皆逃竄間得風息立殲焉盜畜恨謀從覲道殺之有首者熊佯怒曰必若仇而誣之盜又誣之殺令且赤其族矣杖首者三十下之獄審執盜眷屬拘之

直史鈔

長興婦

十

曰候吾覲還以定誣首者罪則夜行繇宜興問道金陵北渡盜所親既被拘畏甚且莫測其所向也覲畢乃厚賞首者并釋所拘勿問自詎曰為令而令人欲殺之非善狀矣熊君進賢人吳君無為人皆萬曆辛丑進士丁長孺丙戌進士劉尚書號南坦江西安仁人流寓長興因家焉戊申首夏在素園聞之黃賓王即丙午年事也

王素君小傳

太史公書最嚴簡而於日者不啻若加其袞劉中壘撰叙惟主於節義慈孝以為越此非卑下事人間內之事唐宋未造則有若聶隱娘紅線胡永兒輩皆能舞其術以階禍福為神史之所不廢則素娥可傳已素娥名英先世故婺人姓王氏仕宦稱右族婺多以釀酤取豐饒其祖父操舟鬻酤武林因占籍素娥生武林三歲夫母歿兄弟賈業日就削素娥孑然依祖父為命雖鄉澤不具而姿首自善又有夙慧讀女孝經七訓諸篇一過即通曉常曰商維鵬領不忘萬一

豆史鈔

王素君
外紀女俠卷十

七

失身異鄉寧不辱及發門地因以贅得徐壻徐亦婺鉅族也性慢而慙常與人博爭道舉局搏人以訟獄喪其家業素娥祖父亦以相繼歿於是夫婦不能廢一壁矣其諸孀如陰謀曰新婦豔如朝日乃日不足糠覈一搏而巾袖惜焉與良人相率為餒鬼何益無若使入漁色之家必能以才貌壓珠翠且得厚值振良人息業欲以間從吏之素娥聞而憤恚不勝遂絕諸孀如不復見然終無以聊生素娥語壻曰天不降衷以隄我兩姓市門繡紋性所不習婦人不踰閭今露處矣女蘿附長松而君弱如霜蔓又兒祖父暴骸

而無能權執經以完婦事則兒能其若良人與外家白骨何兒昔讀女史旁及天官書七政五緯頗涉其津擇一椽委巷底即不敢與人妄談禍福當作女君平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日取百錢辦罌粟東薪主活數年以待君之有遇也間有市豪少年挑之者雖百方不應迫則謝曰諸君不聞唐寧藩不能奪一餅師婦志者君力不加藩王而兒能陳詩秉禮奈何萌非分心相誘是以雖風塵跡乎而終潔自保至今十年如一日性又喜琴靜夜輒一再鼓若以賞音請者曰兒自娛耳安能以琴心賈娛

豆史鈔

王素君
外紀女俠卷十

七

安定氏曰詩稱婦人惟酒食是議又稱哲婦傾城此君子道其常耳非所論於格之外也臧文仲繫於齊襲兵且至非其母之知其隱安望子之歸而免國於讐安見其為傾城也智曷可少哉素娥一孀女子能權其良術以植夫之不振而又自固不瀕於亂外家之朽骨賴焉是善操其節義慈孝以為用者非為節義慈孝用者也子長子政而存吾知其列之右簡豆史曰余從仲權遵琅溪登仰山見素娥雍容自命士也為改字素君素君請以巾車從夜囊琴過道堂月皎甚每一奏林木傳響既而探霖泓流水千尺

忽若散雪濺沫濕衣袂間乃素君從上鼓琴及還琅
溪素君具胡麻卜肆飯客別時語曰英夫婦以避讎
來讎自坊可忘報人離鄉賤不能久辱於此發多名
區仙洞歸別故居遂為采真游毛女飛瓊若將有遇
子其為我賦之嗟夫女子懷讎能遠鄉土復以才技
自見掩其大俠名淺之乎丈夫之矜詡者見素君有
餘媿矣仲權既為立傳余以詩附仲權贈詩云生來
生厭倚市門下簾焚香淹朝昏歛眉曾未發皓齒周
天五緯羅舌根四壁唾珠一兩語閣筆腕潤雙玉痕
紫駟金策青絲綰窺簾願見每空返色飛神死心莫
巨史鈔 王素君外紀卷下
招珠宮瑤沼腸俱斷西蜀君平遠未知支機一片大
於碗又代素君答詩云囊括懸河口灰寒竊玉心下
簾深避影抽軫謝知音殘靨辭朝鏡貞魂伺夜衾藍
田雙杵臼政恐不堪尋余贈素君詩云就卜支機石
親逢女俠流自知城舊恨誰為惹新愁擗地長呼政
從天忽赦休彤編多逸事不向異時求又過卜肆飲
燕謔仲權詩籍是星娥謫名從日者傳但通絃上意
未許窺頭眠撫戶方交語垂簾不問錢伊誰誇指爪
曾忍蔡經鞭

巨史外紀 吳語

叙曰吳豔莫如蘇小小真娘而皆以墓著名雖以
妓終而無所歸人猶至今憐之視商婦士妻老死
閨閣奚啻千里巢鴻司成公欲追祀西湖勝流而
列蘇小之次可作美談而宋幼清直以子稱真娘
為之墓記皆得風人之旨惜司成未紀之文僅錄
宋記以冠吳豔之首

宋林澄云嘗讀離騷至夫人兮自有美子輒嘆曰子

巨史鈔

吳語墓記

者男子之美稱今天下無男子矣意屬女子乎存此
思以求之四方二十年其於男子益窅然并女子無
之也將無所稱子者終不得見耶戊申偶於友人席
間逢徐女郎冷然善也已而見其御境甚寂片言而
使友人却一時之餽意駭驚亟與具兄妹之禮而行
女郎昔從人矣人負之遂至今流落然其心不可一
世雖貧不能粧而眉未嘗蹙視人之權利一笑消之
秋日余讀書虎丘女郎携酒相訪酒半余微辭叩其
究似亦疑舉世無男子也於是宋生慨然指講臺之
東南謂之曰此非所謂真娘墓耶彼未嘗隨男子殉

七尺而能令騷人文士歌咏記之迄今登山而弔古者猶知有真娘焉其籍甚不居莫格下也豈非其意不可一世之精靈迥出男子上哉向使其苟焉殉人則當世豈無王孫公子共比翼締連枝者乃獨孑然殞骨於名山雖其事杳然無傳要其心必以爲世無男子而寧其寂寞於地下獨往獨來與宇宙相終始也若不觀於月乎月之往來未嘗附日而行也而其盈縮自如光明常在千古麗其真於天焉今子旣不可一世何不買地茲山暨今而往竊附於真娘手顧不必世人之知而傳與傳之久而事彌張也但令

亘史鈔

真娘墓記
外紀卷十一

吾心無愧於真娘而已苟其無愧又何靳以男子之美稱之手異日雖稱爲徐子墓可也真娘墓在懊惱墩旁懊惱者世傳闔廬墓成慮工師洩其秘遂推埋之工人皆懊惱以死事雖不經然古樂府有懊惱曲則懊惱之名亦殊爾雅真娘塋其間豈亦以懊惱而死者耶夫今世間有男子安得懊惱事也地屬梅花樓僧度不可圖意密潭之東多園地高岡不特南北與真娘相望卽晨鐘夕梵塔影松風窺近且饒一枝半偈便可了悟無生子亦有意乎將并子之心子之名化之矣

徐女郎不知爲誰余所善美娘足端之自爲傳

蘇小小

蘇小小者錢塘名娼也蓋南齊時人其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今西陵在錢塘江之西則云江干近是或云晉時人墓在嘉禾縣者宋妓蘇小娟也李賀蘇小小墓歌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竹勞花彩西陵下風吹雨白樂天楊柳枝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

亘史鈔

蘇小小
外紀卷十一

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捲葉吹爲玉笛聲沈原理蘇小小歌、聲引迴波舞衣散秋影夢斷別青樓千秋香骨冷青銅鏡破雙飛鸞饑烏弔月啼勾欄風吹野火火不滅山妖哭入狐狸穴西陵墓下錢塘潮、來潮去夕復朝墓前楊柳不堪折春風自綰同心結辛文房歌東流水底西飛魚收得錢塘雲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着處閑乘油壁車鸚鵡杯殘春樹暗葡萄衾冷夜窻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元遺山蘇小小圖題詞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逗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燕、

分飛后粉淡粧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挿一枝萱
草鳳釵頭似題蘇小娟圖

宋時司馬樵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
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
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
名云是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蘇子瞻薦應制舉中
等遂爲錢塘幕官爲秦少章道其事少章爲續其後
詞云斜挿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斷
彩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頃之復夢美姝笑迎
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爲同案
卓史鈔

譚之咸曰公解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而
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
麗人登舟即前喏之聲斷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衙
則才仲死而家人已慟哭矣
弘治初于京兆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號南湖歸叟
雅好吟咏一日展其先太傅肅愍公墓邀馬浩瀾偕
往舟泊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十年矣山川如
故風景不殊子當賦之浩瀾詩云画舫秋風湖上來
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鸂鶒忽飛下千朵芙蓉相映
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還

堪賦其柰江南庾信哀景瞻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
水仙當爲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幾度
開華表又添新塚墓粉牆猶遠舊樓臺相逢不飲花
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翼日浩瀾復
與王天璧泛湖天璧善箕仙術每吟咏有窘即叩仙
續之常携箕行浩瀾請召之箕旣動因問仙捧瑤觴
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即書云跌
寶座西方大士丈六金身二公咸駭愕其運如飛復
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
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閭闔妾
卓史鈔

二蘇附

蘇小娟錢塘名娼也俊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學生
趙不敏甚款洽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
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落籍不
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資
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送盼奴且言
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

言至錢塘託宗人倅錢塘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為盼奴所歎以於潛官絹誣叛繫府獄倅從獄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辭宛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奴相思致疾而死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罈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豆史鈔

豆史鈔

吳

六

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小娟以不能辭倅強之且曰不和且償官絹小娟不得已索紙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為脫籍歸院判偕老焉

元張光弼詩香骨沉埋縣治前西陵魂斷隔風煙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更可憐蓋詠蘇小娟也

豆史云蘇小固當有兩孰云後蘇不及前蘇

真娘墓詩

真娘吳妓人不知何代館閣書目有真娘墓詩一卷蓋自古豔之矣唐李紳詩序云真娘者歌舞名妓死葬虎丘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以蔽其上風雨之夕多聞歌吹之音為詩弔之曰一株繁豔春城盡雙樹慈門忍草生秋態自隨風燭滅愛心難逐雨花輕黛消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塵有梵聲還似錢塘蘇小小祇應回首是卿卿張祐詩佛地葬羅衣孤雲此是歸舞為蝴蝶夢歌謝伯勞飛翠髮朝雲斷青蛾夜月微傷心一花落無復戀春暉李商隱

豆史鈔

吳

五

李商隱

詩虎丘山下劔池邊長遣游人嘆逝川胃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顰葉榆莢還飛買笑錢一自香魂招不得祇應江上獨嬋娟白居易詩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鏡中面唯見真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膚美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羅隱詩春草荒墳墓萋萋問虎丘死猶嫌寂寞生肯不風流皎鏡山泉冷輕裾海霧秋還應伴西子香徑夜深遊米芾詩何不學儂家累累白楊西郭陰風悲虎丘一叩真娘墓薜荔援牆委蘭露千歲

蒙茸幾樹花夜飄鬼火曉啼鴉尚憐挾瑟彈清月猶
憶吹簫乘綵霞吳閭少年往來道黛蛾釵燕誰能好
酒滴春雲夢不消泉聲幽咽鐘聲老陌上行遊緩
歸昨日紅顏今日非東望閨閣穿墓處玉鳧欲化港
盧飛 顧瑛詩何處真娘墓雲霞斷石根夜深風雨
急誰喚海棠魂 高啓詩金釵塋小墳楊柳寺前村
已斷花間樹空歸月下冤山鶯留曲韻草露帶啼痕
車馬逢寒食還來酌酒樽 蘇平詩不見當時窈窕
娘空遺孤塚對斜陽淒涼夜雨悲瑤瑟埋沒春風怨
錦囊墳上不生連理樹人間那得返冤香分明蘇小
亘史鈔 外紀卷十一
西陵路草綠蕙蕪易斷腸 譚鍾詩虎丘山下冢累累
松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惟重色真娘墓上獨
留詩 陸廣微吳地記云真娘吳國之佳麗也行客才
稍息 高啓又有賦得真娘墓送蟾上人虎丘詩
色相終壞滅佳人能久妍斷碑山寺裏小冢竹林邊
蘭葉春風帶苔花暮雨細情留吳苑客夢逐楚臺仙
高僧方宴坐身在散花天
亘史云譚措大一泥丸忒殺風景而陸廣微采為佳
話可謂癡絕得李迪此詩足為真娘結局矣

秦娘

劉禹錫序云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詎者初尚書為吳
郡得之命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
其術居一二歲携之以歸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
捐去故技以新聲度曲教之又盡其妙而秦娘名字
往往見稱於貴遊之間元和初尚書薨於東京秦娘
出居民間久之為蘄州刺史張瑟所得其後瑟坐事
謫武陵郡瑟卒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
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焦殺以悲雜客聞
之為歌其事以足於樂府云歌曰秦娘家本閭門西
亘史鈔 外紀卷十一
門前綠水環金堤有時粧成好天氣走上河橋折花
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旗斗量明珠烏
傳意紺幔迎入專城居長鬟如雲衣似霧錦茵羅薦
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傳上客蘭堂暮從郎西
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櫳低鬟緩視抱明月纖指
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洛
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蕭松栢哀粧奩蟲網厚如繭
博山爐側傾寒灰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
里自言買笑輕黃金月墜雲中從此始安知鵬鳥座
隅飛寂寞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前時結韓壽香消

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猿風雨夕朱弦已
絕爲知音雲髻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
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

小李三傳

小李三崑山女子以潮日生命曰潮如期不佞所字
也初年十三時從姨輩修謁武林上天竺大士暫居
湖上其隣有窺而挑之者遂落籍娼家其歌之者有
云崑山女兒十三許豔殺西湖花萬樹淺絳羅襦單
杏衫隨人天竺燒香去吳舟只泊北關前二月芳菲
桃李妍攬袂堤邊迷到日飄蕩水上忘歸年結伴尋
春踏春草只愁顏色先花老西陵蘇小阿誰家年少
來遊苦不早至年十五返金昌豪貴爭艷之顧務自
矜詡多持不下之色得近者莫不落魄銷魂驚猶天

亘史鈔

个

吳

帝雖金幣盈門曾不畱盼惟任意恣情家人莫能制
又不溺金夫每酒後嗚嗚好面數人過一語不當即
翻然去莫可強留者人咸呼爲小李將軍乃若情之
所鍾則捐身糜骨弗卹矣以故破瓜經年即自贖好
爲豪舉不自檢飭窘急亦賄時有之當窘時能甘苦
自捺隱約數年而憔悴之意未露氣揚揚也戊戌夏
僦居省城里巷間庚歲矣予因吳太寧一見報謁於
舟中舟泊昭慶寺有號闌提者易視之以篋作彈中
其袂李叱之曰禿類敢爾吾將盡推殺若輩矣闌提
爲時望所歸甚有氣譏亦莫得誰何之李終以爲辱

遂絕跡不復出越三歲辛丑予復至武林太寧備言如期病未一日去體也幸而見予同泛苕上泊練溪時爲茅鹿門先生稱九十觴百艘咸集予從高會周旋如期獨酌舟中時放船蘆月間莫測其爲李氏也予性喜招搖故終不覺舟中之隱妙麗三日解別至唐栖與吳翁晉方舟夜半始出之栖水行所繇作也嗣後一至吳山再宿湖心亭跡者蜂至如期悔其泄也遂闔戶如初隣之黃生輸黃金累百謝弗顧獨手念珠一串語余曰必此生來也將歸之所遲留者心未厭也將有行露之感奈何余客金昌踰年遣評之

宣史鈔

小傳三傳

二

云已嫁海寧陳生陳生給諫之姪成都公子故貽念珠人也

巨史曰如期一孱弱女郎耳其氣乃足蓋勇毅男子懾酒人豪終莫之能勝自擇耳未厭而卒歸於陳生志亦足悲矣彼所叱者猛厲人也曾手擲人于隄詈其孝廉九號達官皆避之衆爲之危如期曰彼非阿難無所施余梵天咒竟無所中幸也

宿湖心亭記

亭更新四拓方廣各二丈許軒敞整麗倍昔構阿閣重階金碧照映望若瓊臺日爲榜檝所趨聚置屢溷

稍失清曠之致李如期病三年始一出戶訪余吳山從牖隙見湖色若發鏡光意頗相親而畏人跡殊甚余招程仲權沈祖量小飲強令一出覺有楚然之喜約旦日由涵鏡亭放舟經南屏一曲而返薄暮各散去余早出湧金門祖量先遣奴舫舟亭畔如期乘油壁登風大競波蹴立蓴葉萍梗盡翻禽鳥不寧棲止膠莽中者移時豪客四人蕩漿來覓祖量不得目如期驚詫不已亟障袂而避之祖量小選挾陳治標來市甕醪五斛頗負酒人氣余遲仲權不至屬倭儀卿往促仲權醉忘約猶困酒逡巡俚大詬曰叔望若歲終不能以視稿復矣遂行余語如期仲權昨就孫君不伐飲豪士也誠與諧來祖量易敵耳遙望小舟岸白幘一人呼不伐而應氣遂大振方飲兩集泊錢王祠下俄而晚霽游客爭赴城闌湖心聞無人乃燃炬屢北砌如期司酒甚嚴坐不得動中令而登亭長卧起執爨具糜良謹如期申令徑酣甕番覆矣遣奴取襪被于招提夜半乃就寢夢境如登閬風質明客醉未甦如期病深而獨奮宜若不勝乃能後勁尤異耳孫君生平結慕幸一當吾輩頗快意於此游遽謂有西湖來所無有新亭後所絕千古一時不足攀蘇企

車史鈔

小傳三

吳

三

白詩得備記事余以二公風流誠不易及諸君勝友
何減元黃若琴操樊素諸家如期直以俊爽凌之矣
有同社議祠先達配以名姬而蘇小列焉如期且目
攝之耳語未竟客乃扣舷爲吳音三闋其音慷慨悲
切流漢遏雲聞者莫不神怡醒解和歌相答孫君益
大快解仲權餉金允甕醪五斛大醉而去祖量亦辭
歸吳江且述余語筆之時辛丑仲夏十四日也

潘庚生詩十二韻

良友元難聚佳期每不俱愁隨春後盡興入夏先祖
羈病成防閼遙情欲就湖渚平驚雀立床藻亂魚鋪

宣史鈔

外集卷三 吳

雲障陽臺客金驕南陌夫隣舟難借問近寺數招呼
形管徵詞伯清言出麗姝亭喧游似避城遠俗真逋
鳳女朝遺彩鮫人夜泣珠蕩心初任俠放志古爲徒
技絕呈歌舞名空慕白蘇因君悲代謝勝事久荒蕪
程仲權和景升十二韻

朱夏晴無定芳遊日屢叨未煩郵騎召但使榜人勞
笑我期頻失隨君會每高晚辭烟際寺寒進雨中舸
柳堰陰千步葦波綠半篙城浮疑結屋橋偃似連鰲
偶作乘槎遇還知竊藥逃丹流屑畧染雲濕髻初膏
帖月安黃穩迴風捉袂牢乍酣移枕席殘夢戀亭臯

美畫仍當卜良朋不易遭正憐幽賞愜蕭鼓動南濠

程仲權湖上贈曲有序

如期姿首自喜指瓜兼工蔓委莫持松長思託頃者
逃喧北里吊古西泠期陳詩以自防悟匪媒之不固
寧依茶客井此輕離忍視餅師坐成永棄髯即豪俠
好義宴昵鍾情捐珮示心觀者嘉其有激當壚枕股
主人諒其無他山館星邀湖亭露處醉眸橫睇媚散
文波舞袖乍迴慙生柔柳吳山高頂遽感言歸楚客
閒情空勞賦夢惟遺頽景依微弱雲狼籍耳爰采麗
情度新聲於左

宣史鈔

外集卷三 吳

五

刷子序犯飄泊恨無主追思那年同載西湖向苦窟
愁林摧殘花樣身軀嗟吁情分好新人工素血痕在
舊盟難負斷橋前路立躊躇西陵松柏爲誰枯鍼線
箱犯繞新堤攀芳樹貽碎幽情一片簫鼓還羞遇南
陌金夫蘭心莫吐這病客也甘受胭脂數又虛過花
老菖蒲錯誤認潘郎果車繡屏怕度良宵夢玉版愁
題隔歲書曾分付這情沾了肺腑且歸來上山尋伴
採靡蕪善天樂犯剩歡娛殘歌舞水飄英泥沾絮汗
雨浸縐水冰紉宮雲膩偃月犀梳曲終屢怪周郎顧
粧罷從教秋娘妬勘從頭一覺華胥偏是憔悴有餘

看腰肢開箱驗取合歡襦虞美人犯竊思凡禁宮帝
妹悔落籍茶船商婦一宿紅亭忒風露芙蓉慢芙蓉
慢不堪遮護青鸞馭趁疎星滿裾望迢迢吳山高處
接雲居屋聲絕世姿驚人句千古湖山兩相遇喚起
狂冤賞白蘇

後一夕吳翁晉來湖上同過此亭乃感唐栖舟
遇之事屬余作栖水行紀之

栖水香飄若下酒呼君夜出盧家婦南陌娉婷昔偶
逢幽閨顏色春相誘前津空泛秦源花高岸難攀漢
宮柳登湖積雨暮寒烟昨夜西冷放盡船淺綠凌波
直史鈔

小字三
外紀卷五

塵未散殘英露草啞猶解愁隨人去寬羅帶悔及君
來乏酒錢何處飛光遙射水吳山城曉月娟娟

吳翁晉栖水遇潘景升携李如期舟中相招夜

飲因賦

美人家未識客爲致殷勤波影微侵襪歌聲間過雲
綠尊春不竭白舫夜初分繡被如能擁真成遇鄂君

吳翁晉贈別如期詩

擲果向潘郎知非夜度娘自矜繡領窄誰與畫眉長
後會寧良宴相逢偶一方菱菱堤畔草容易染秋霜
程仲權題李如期繡蝶裙詩

四月吳蠶大於甕篝火微溫繰車弄梭投盡詭鄰女
工篚承未合官家貢絕憐纖腰力不勝六銖不足猶
嫌重下階裡亂態橫生雙襪潛窺蹴落英香軀繡蝶
紛隨步徙倚東風似有情歌闌怕逐行雲起妝罷微
沾翅粉輕生憎年少多喧嘩七尺圍屏不任遮珠襦
欲改尋帷布惆悵西冷野水涯陌上黃金驕豈得小
窗碧柳紫烟紗鄭家俗殺封汧國自辨神情識李娃

直史鈔

小字三
外紀卷五

吳

紀百六詩

驚嘯生序曰百六詩傷白姬而作也白姬蘇之良家女小字曰歡幼沒於倡善新聲傾三吳爲豪貴所挾質千金於楚楚子侍兒畜之常出伎燕客客有浪生能和其聲以五百金請贖許之越夕而悔曰適彼何豔則辭我爲鄙我矣鄙我我得制其命聲之母與妹母故戚福人也妹即生之妻巧於妬嫉群媵虜以歸楚子百計市豔未能化其心則錮一室刑他女子以釐之更數輩姬飲金而殊生復以明珠請贖益之金繼以券乃得負歸氣奄然矣惟心熱寸許手握玉環

亘史鈔

百六詩

吳

生所贈也蓋三宿而絕生剪爪髮以殉塋於西陵弔輓者成市後聞之二京多爲賦其事者余詩政得百六字而望西陵三章附焉其辭曰殺人手持刃妬者計太深無端毒人腸非關陌上金解一夕爲離夕歡邊即憾邊持此博郎憐解二相思不可見一見歡成變生前白玉環是儂情所戀解三奈何許可憐金閨兒化作西陵土解四相思結九死情不移一寸心常熱解五噴噴復爾爾編脣百六言縈腸千萬縷解六望西陵不可渡江多風行多露嬌婉求罹者誤襲湘羅掩吳趨聞雖憐見即妬影猶憎曲莫度誰知音殉所慕其望西

陵肝腸摧歌舞場爲禍媒室高明鬼相窺松栢林成土灰人等死玉忍埋髮與爪情所裁倩飛蝶語陽臺其望西陵春草綠歌誰招橫塘曲吳歛長不可續湘靈愁山鬼哭冤營營立躑躅山嶽崩憾不足厲見仇怨始復三

亘史曰文生於情情生於文兩者相因而成以存千古佳事使生於姬含悲抱憤泯泯無聞則生前光景死後懷思誰爲傳者此生爲吾友立長孺氏其所遭在豪家間不忍斥言今錄其詩數首兩美之情如在目前余以是知文之不可已也彼無文者如聚塵孽

亘史鈔

百六詩

吳

尾等爾烏知情哉立長孺懷百六詩云扁舟江上偶來歸八月樓頭月正輝金屋簾中聞絕唱人間天上會應稀其歡娛何意重成悲一別今生未可知涕淚相看留不住斷腸何必聽猿時其腸斷候門那得知去珠寧復有還時莫言河鼓相思苦猶有明年七夕期其白姬答詩云記得金風八月秋拜即燈下閣東頭雖慙玉樹蕪葭比已托琴心膠漆投一夜夜相思耿不眠愛而不見但空憐既無縮地飛天術賴有常開玳瑁筵其每至關情不自持私將檀板掩蛾眉受郎一顧心逾亂不敢當筵誤唱詞其後土皇天感照

臨今宵得遂一生心喜將白首隨豪傑敢憾三星夜
抱衾四歌隨舞席思渾迷血淚私將枕上啼君意莫
隨流水去妾心已作水中泥其五祆廟已言無烈火銀
河誰道有風波不能剗頸其六耐知已勝斷臨岐可奈何
其五坦之云白別時曾付破鏡以希復圓其七莖時着棺
中天上地下終須再合耳白有詩泣粉啼朱空自悲
雖非死別已生離摩挲半面菱花鏡不及黃泉不盡
期立亦有詩云天高真是不能呼身死今宵正爲奴
記得別時留破鏡清光不照夜臺孤蓋指破鏡事也
白姬臨終寄丘郎詩女身生命不自由況復飄零離
豆史鈔
故立一朝失路墮虎口同舟共濟皆仇讐念我十一
十二時學書學字長孺云白姬於少時學於
始天授也十三十四善歌舞名擅教坊天下知自傷微賤
倡家苦踟躕不如墮下土忍心託身事貴人貴人難
事如馴虎朝來歡笑掌上珍日未旁午如路人白衣
蒼狗日萬狀慘毒酷烈何酸辛自分沉淪無出期何
意得即顧盼之譬如解網肉白骨再見枯樹重榮時
人心險惡不可測未得事君先永別今生歡聚無復
期留取別時衣淚血人生有生必有死彭殤修短空
復爾妾今身得死即君萬憾千愁不虛矣佩郎所贈

環生死不相棄報郎以此詩知妾死時意不知遺骨
棄何所一片精魂逐君去丘長孺自作詩百六首悼
之中有云千愁萬憾竟成空患難生同死不同留取
衣襟雙淚血今生端不再相逢眼底風波見世情舊
時環玦死生盟君能不惜千金骨我却何顏更復生
其慷慨悲憤令人不忍讀

豆史鈔

百六詩
卷十二
吳

天都遺史水華生輯

西泠梅臣何仙郎校

宋東鄰傳

宋氏來自廣陵僑居武林之銀鉞巷自東鄰之仲姊稍翹其聲妹婉弱未振然音容俱出妙上人多易之鸞生既昵小李三雖慧且黠未肯定情得東鄰最少而心蠶之水有舟陸有騎曲媚以恣所悅榮而游龍井指一片雲曰何不飛向鸞峰而為人所狎玩惋惜久之夜泛湖心視兩靜盡血淋于襦明日復騎于

車史鈔

宋東鄰傳

卷十三

天竺騎于虎跑未厭也鸞生知其不凡乃骨相宜歷艱苦舍之去密語珍重東鄰低首而吁又三年訪之則出幽遷喬華居美服翩：自得有矜色於故人微語鸞生近得二三知己令自贖迎母奉之秋胡金語下可立致君目我能出此牢籠否乎鸞生咲曰士罔極而二三未知汝所歸也他日馮司成招之佐酒走馬新隄上雲將為結束其馳若電奔薛素君榮胡馬追越之東鄰靡而懸髻於柳枝遺策而語人曰吾試以翦拂驕之而彼以為捷者耶吾且為乘雲無所藉余騎矣自是心益雄目光多出牛背上遂謝武林故

歡為淮之貴介譔期與居白下再閱歲而離遣二奴送之渡楊子中道委之去東鄰憤甚必擇士一洗之從廣陵密訂待之吳閭期稍浚而色不憚許才甫遇于陰澤與鸞生過舟喧之方沐而擗髮徐問余曰此中韓大郎如何余應曰佳士也為金為玉有餘為虎為龍不足能出卿非其人也東鄰哂余曰子安能知之余自慚失言別之旬日閨門闕吏有拒韓公子毀防夜度者余曰韓郎有心矣何怯乃爾其有內繫乎又旬日則宋舟已戾與韓俱匿跡郡中大噪異之汪叔吉自廣陵來從鸞生游舫觀劇者二夕其意若有

巨史鈔

宋東鄰傳

卷十三

詢也客夜散詰之曰非為宋生來耶曰然固有期也慮為叔氏得之耳余曰向遇景純於虎阜直跪而歸矣彼方在轂中子姑待諸叔吉不能待而去無何郡中大譁韓之外家訟宋姬執之吳邑邑令並詬韓事敗矣又數日宋自係家遼尋從陸家奴跡得之韓益大窘無復可救謀之韓：咲曰外家甘心仇若為愛其女也為子計莫若舍宋而遠其女彼為女計亦必且歸宋而為女地子其置之韓曰策良善顧目下鬻之官無可任者余復詰曰東鄰曾語君有前期者乎曰有一人為龍固期而不至以及我也今安委之

余曰信然彼誠告君矣安可委哉託人以任此故術
必為之防慮且執之去外家果防詭任從吳邑自贖
而載之歸舟東鄰雖髮因服以見浮繫于園間出以
示客故戮辱之於是武林年少有責宋通者心不厭
向外家請釋之司成公與有力焉遂棲於吳山少年
以歌舞陷之東鄰顧影謝曰髡餘之人不見故夫不
耦矣幸為我致一緘以召韓郎請以死守時景純為
下黃金千不顧而韓之室李夫人悉捐裝奩以贖諸
武林復為夫婦如初與東鄰相憐戚若姊妹兩門咸
宜之而東鄰中饋盡職無失主歡後逢韓郎於許野
車史鈔
宋東鄰
外紀卷十三
吳
三

龍井之言矣

婁小一傳

吳門婁氏居壇上夙有名姝余初從烟雨接見一姝
登亭遲所私客獨立亭亭殊有妖氣問其姓氏曰婁
賽跡其所居為普安第四橋頭室中惟建蘭一盆幽
香沁骨皎枕簟一宵以不勝妖而避之三舍至每聞
妻姓猶為魂銷後十年而吾友程仲權曜一姬與同
姓稱曰小一居亦相近殊各余一見乃棹烟艇藏之
冶浜中浜在半塘寺後絕無蹊姬為余一啟蓬少進
茗時馮家月卿初成人携與並舟仲權雖不余忌頗
疾其蓬舉疑有招者其妬一至此姬脩然華麗于吳

車史鈔

婁小一
外紀卷十三
吳

中伎倆一無所長曾為作吳女工六首又為作絲查
銘贈之仲權嬖幸三年不能去偶欲往通州余與姬
別之崑山姬棹先幾舟于阿祖乘之去阿祖者舟中
小豎而善為趨承者也余與仲權飲樓船客將散見
涼月沈波殊覺淒然再呼阿祖不應余詫曰阿祖亦
不見耶與仲權抱頭大哭城歌為崩眾客無不賦去
余有詩醉哭湖船月蓋指此嗟乎余二人之哭也豈
獨為婁氏哉即余二人哭罷笑相視亦莫逆於心矣
又數年丙午從吳門再訪姬猶見之北壕壬子冬與
馮家月卿盤桓者數日夕而小一不可跡矣明年癸

丑秋檢仲權詞曲一再閱恍如隔世事循其曲意仿佛如聆仲權酒後嗚嗚之音遂為立傳以當黃公酒壚所謂伊人不可作矣

仲權雙調短套寄蘇臺婁小一

新水令 錦紅香攢定箇玉樓人隔珠簾百分難近他雲間初下界我花底恰逢春央及的殷勤剛討箇點頭允

駐馬聽 月暈燈昏斗帳籠香春睡穩柳惺花困畫船逐浪水嬉頻近未費盡了苦精神就中略得些真

音信自那日得相親似靈符把箇風魔鎮

直史飲

卷十三

五

沉醉東風 錦巢窩逼來傳粉花衙衙住得消魂枉耽這點投明棄暗心未交那冰歸正送良運怨天排八字生辰屈指芳年過二句不閃殺懷鬼胎那人著

紫

水仙子 金鈿一線護眉痕玉鳳雙飛壓鬢雲鉛華

■類生紅暈綻櫻桃筋點眉玉亭亭出落風塵看摸

綠無雙對論真誠勾十分妬殺吳門

雁兒落 有分續前生繫足繩有名註現世姻緣本

刷牙根嗽幾口研醋酸貼胸脯打一會交頭貼

德勝令 翠盤上疊起萬紋裙獸鼎內熄滅麝臍薰

阮肇重來日徐娘未老身情真免鎮日胡厮混清貧治中閨細討論

離亭宴歌點點 不成呵怎撇今生恨待成呵難避

他人念請娘行試付那誇有錢的積幾堆腥臭銅不

識字的拽兩脚村驢馬喬打扮的塑一塊泥金龕愛

梅花待雪閒怕柳絮隨風滾衷情再申我是箇滌酒

器苦相如竊異香賊韓壽殺野猪窮元振思忘碧海

枯盟壞蒼天殞再不到冰人前請印月老處投文只

求小一哥批箇准

吳女工六首為徐氏姬賦有序

直史飲

卷十三

六

吳女工者姬所不能工其不能工乃為良知之者鮮矣姬故徐姓冒稱妾暱于程郎程郎喜工甚獨

暱姬并哉

吳女工機杼不能理刀尺雖有獨繭絲未請鍼線迹

安得手纖纖念此無衣客其吳女工膏沐疇能作好

容有時着敝衣亦復首如蓬不遜大隄女繁花插滿

裝其吳女工刺繡添組與紉綺繡鳥繡鵲繡花繡

連理遺我故心人裁為合懽被其吳女工謔浪豈不

懷好音機鋒何太捷小喜從妖嬈四坐請莫喧為君

調素琴其吳女工冶游冶游驕春衫脫替買越絲不

識吐絲螽安見秦羅敷采桑南陌南其五吳女工歌曲
不知曲中意歌成宛轉聲一字一垂淚誰為懷苦心
日損雙眉翠其六

花奩銘

為程仲權作貽姜姬

欲覩爾粧先窺爾藏如書在酉如驥在房在櫝曰玉
在匣于將其神自飲其發用光非象非犀非貝非檀
如黥如赭如脂如肪形影效潤膏沐比良彼百兩盈
門者烏足與較量哉載銘曰惟水有妻亦漸于萬之
子藏器合德于苞

亘史鈔

表小一
外紀卷三

亘史云當仲權乞詩銘情甚懇至其惑姬甚矣姬

真負仲權哉并存之以為姬戮

姜可傳

姜可金陵姜百戶女也年七歲受游氏宥于聘待年
膝侍携之嘉善以囊金羞澀沒於樂籍在劉家成人
稱劉可身頽然而長啟胥流盼舉止合度于毛詩唐
韻語宋元詞曲俱能成誦遺響冷々娛耳蕩魄客多
溺之為劉家屢致千金聲大噪可自念足以報劉私
擇卑為脫身計初與估客謀請嫁不許又與某孝廉
善請嫁復不許可歎曰癡姬可豪行不可以好結矣
因與豪士計馮大力而歸之薛生居一年不安其室
武林馬媼素有聲華屬豪士為塞脩而出之可語豪

亘史鈔

表小一
外紀卷三

士人下難久居吾藉膚寸雪以飛騰涓滴水以變化
孰能維繫我哉歎之程長君扶雋姿美遊能為鍾
情事一見可意得為治千金奩儀貯以金屋謂可絕
代人非我匹也每對之氣攝可易而驕之當應留都
試與可期畢試相聚武林偶他事促歸祝里與前約
可大愠以為棄已召金陵父母來盡收其裝以去程
之朋侶相視莫能禁請父母留離詞可曰求去者我
也安足為父母累授筆題數百言忱懔登舟行遂滅
其跡

亘史曰劉氏半生游俠卒從父母而歸之正彼其負

程君者直為野合者耳士懷宴安鴆毒而不能自奮者姬且醜之矣程君字孟博吾黨俠士故能縱而不問此豈可與世俗淺近者論哉

倪月來碣志并銘

倪氏月來既藉姊氏之寵其門炙數傾蓋如雲而月來弗豔也寧蔬食而厭梁肉寧荆布而薄羅綺與其名家娼何如士人妻立志已久幸父母憐而遂之張生雲紀武林之翹楚每見之輒為心動一日從屏後以指語微挑之月來正色曰丈夫有所愛不令鎮撫其室家而甘為鑽穴踰牆之行非吾耦矣倘心在妾

豆史鈔

倪月來 吳 外紀卷十三

九

即姊好宜絕勿復來以定君志慰妾企望勉圖之矣雲紀感其言跡為削而謀結其禱臺中貴人能兩憐而贊之成盟遂定置之側室正盈十五嫁王昌時雲紀自以奇觀生平願足不欲傾刻相離即適館行旅心搖懸旌從黃山語鸞生予好色甚計天下乘姿無能尚月來幸為我賦余既謝不敏實無繇彷彿之而前語則雲紀所述且然明又稱其慧性巧技殆天所成刺繡織文令諸工見之自操其指其穎悟禪宗即麗雲照弗膏也年未及笄而先春萎落天人固不久居塵世如愛別離何雲紀惻屢絕念無相殉理

乃厚為其棺殮首斑然他日以附我壙未及下九而迫中元屬寺僧招薦孟蘭盆會雲紀病未出其友知月來之薦往視之則雙旛飄空燈燭不信而雲紀以痛月來亡在首七矣嗟乎傷哉人患不知足則營以求知足則情無復之而雲紀卒以是死不亦悲乎蓋雖生而無樂其生死異同穴得及黃泉相見也既小祥而鸞生來游與舅氏貞父善不忍問而心憐之每咨其遺事有從兄序甫為言雲紀將殮而月來遺履在袖其鍾情若此何以自存丁叔潛其私也語人曰吾事不及雲紀乃真為情死吾尤不能然則文

豆史鈔

倪月來 吳 外紀卷十三

十

夫之為情死寧易哉余既酌兩人墓而為之銘曰嘉耦妃古所記兩美合時所忌雲霞姿金石志女也貞士不二湖水枯金粉墜而冷地松栢賴神揚陳嫵媚月為華星為藝人之妖鬼之瑞行雲行兩峰頭朝暮使人愁何不携之上丹闌金童玉女班中列厥或鸞鸞向碧空秦蕭蕭史倘相從不然獻珠學龍女轉女成男游戲爾

題倪鳳游碣銘有序

嗟乎此吾友汪然明側室倪鳳游墓也鳳游名科倪之中女產於雲間姊妹咸以麗聲傾武林各得佳婿

而鳳游適汪氏奉然明於邸居繼九苞采掩千仞輝
而鳳游安焉琴心檀韻塵閣不揚一洗凡囂皈依淨
土經卷蒲團兀坐枯禪如性比丘尼承佛咒力提獎
後屢劫恩愛盡捐小妹月來早嫁張雲紀清澹自怡
從雲紀披誦金剛法華楞嚴諸經間遺鳳游法華一
幀即日長齋繡佛前開誦終卷顧語然明龍女獻珠
疾轉女成男僕雖下流願希解脫雖然明口授之其
義本于香巖懺主每向空禮之如是者三年忽聞月
來倏逝雲紀繼亡心盡焉是癡脫子乃湓先吾遂冉
冉致疾乃春彌篤自度不起執然明手與訣恨代促
耳史鈔
內記卷十三
無以報君願共慧光中死生無間隔爾然明未悟而
哭之哀慮為雲紀續母兄良朋咸以大義責之乃為
營墓于南屏之陰禮懺超度情猶未已伐洞庭石立
碣乞廣漆為銘銘曰鳳兮來游亦栖于枳鴛鴦雙飛
戢翼在水鍾情而生遺情而死苦樂自貽脩短等爾
不見靈鷲中雲孤起於乎哀哉想少情多想為情累
真亡名存真為名陸獲小芳竟不離花隊西子微波
千秋含泪悟以無生湖明峯慧不悟而生珠沈薜碎
子無靳生題曰悟碣

王月傳

正月字宝飛上海妓善以吳音度曲其音繞梁演傳
奇旦色數十本皆精絕覽總綱過目不遺珠喉宛轉
上口新腔綠毫不弊至尋官按商悲歡合節令人踴
躍歎歎或忻或泣以為女施孟復出矣有騷客諷之
卿如此妙質何不誦唐詩以代歌即取唐詩讀之十
日而盡千首無不得其味旨當筵會景慷慨擊節歌
之坐客皆動容若自席間占者時游招提以即事試
歌十首琅琅未竟其價益重然性簡淡不喜逢迎酷
貧為債家所繫至不能具帷席而鸞生以才豔之佚
耳史鈔
外記卷十三
友喬伯玉為張幃慢衾褥擢首華裾之錦一夕而辨
鸞生與虞經旬為故歡所妬月語鸞生此枳棘地何
足辱君雞栖妻有薄伎將盡呈於君明日選梨園數
輩畢技而意興俱闌謝不復見又二年王中秘寵之
乘以彩鷁遨遊洞庭間而飛空不悅也自嘆曰與為
豪客妾寧為貧士妻卒歸之潘某氏執爨緯蕭而因
如故兩相得也鸞生曰余所鍾情必其為已睚者而
空飛從困時易市德乃恬淡自若畢技而謝去無為
流連余甚媿之幸無辱於霸旅則空飛之所全我者
大笑嗟乎梁鴻雖小德權豈厭雄噫者哉

豆史鈔 吳鑑

天
新
史
宋
華
生
撰
清
西
文
族
張
懋
儀
校

張文傳

張文字增波雲間人年十五同姊氏美若元游西子湖上其神情湛若秋水人以秋水呼之鸞生棹經桂舟日停午有歌聲漂碧而度者節以園檀跪之淮華余詫曰此非鬱金之韻也胡為乎在桂舟耶雲將從鷄首招余觀之則三張之聚者方演拜月惟文恣其尤令舟中不波而蕩具區公咲曰此足豔桑間濮上

豆史鈔

張文
外紀卷十四

而以張之洞庭幾浣吾耳亟屏之促鬱金駢至頗怪水容澄澹羃歷桂舟者經旬則為文神光所攝也雲將云吾見豔姬多矣未有得之若驚而失之若驚者遂易其字曰驚波詰旦張序甫邀集藤蕪棚下凡三日而不能去其髮澤而光卷若有餘也其體若蘭蕙之遠襲而含苞也其身輕揚欲飛而裾乘風不可留也其情若有屬而未親凜乎自防而不可狎也謂西湖止水耳不堪濯余襟之浪浪聞新安江水清淺盍溯而游之直窮漸水源不遇一人而還還雲間就泖谷居宵然自隘鄰之姚生邦憲曠朗士也載之汎震

澤而後羈紲之若釋縕結之若舒奮迅之若飛也歸而病決辰枕姚生臂靡于懷若委蛻焉骨柔頰暈神氣揚揚異香經歲不歇姚生施帷宴寢與之為冥邀結蓮花菴以妥其魂踰十年而情未倦鸞生曰吾始見之湖上隨波乘氣若頤若頤若滅若沒以為水仙之逸流耳及其神光恍惚幻現無常殆龍女之弄珠游乎仙音縹緲侔于鈞天可以吁雲可以吸海耳食者律之以肉彼且噦之而可埒於鄭衛間哉

張懋儀贈增波詩云湖邊三月花如雨樓外雙飛鶴似雲張緒風流隄上柳與君那得不平分

豆史鈔

張文
外紀卷十四

張序甫作紀事遺鸞生云張增波為雲間名姬年十五偕姊輩來遊武陵僑居西湖之曲時余觴諸友于西泠見群姝擁一騎至則姬也姬丰神都雅濯濯如春月柳枝摩其隔袖籠韁和裾踏鐙之態雖明君無羨矣余同諸友訪之見姬咲語香生委宛間若有所屬即其姊亦殊色乎視之黯然而從馮柴諸君演劇終夜而姬不加拂拭顏色皎然曉窗曙色映之愈見春姿曄曄也馮太史品之曰天真未琢意態自如然矣余嘗與姬飲舟中風雨陡至隄上水深尺許余負姬數十武姬不欲勞余因

自躡泥中羅襪沾沫勿恤已歸而剪燭對談不勝
燕婉乃謂余曰我生不辰每欲一當知己為快豈
曰溺金夫闕顏色也哉雲間增波終當為情死耳
余深領其言嗣是姬一日不晤余則忽忽若失而
余亦以一晷為千秋一夕姬拭泪向余曰兒夜來
口占一詞當為君歌之余曰善因歌云門掩梨花
院風折蘭芽淺帳冷流螢度人去鶯期遠舊恨新
愁怕見雙雙燕芳心不逐飛蓬轉想到乍會旋離
泪添幾線天天妬這姻緣漫自把絳蠟高烧與君
驪歌唱一遍歌罷氣塞不能出一語余叩之急始

豆史鈔

卷十四

知渠姬有去浙之意余為款款久之答歌一闕云
月暗啼鵲怨風掠楊花捲渡口舟師急樓上佳人
戀酒滿金卮和泪深深勸鴛鴦應嘆歡情短還怕
他日津迷無由再見天天盼殺這刀環懷便把萬
斛離愁都付雕梁雙語燕因問姬云卿今何之姬
云當往新安旋走吳江兒歸松之日期在隴梅破
玉時耳語未竟而家僮報余母病錯愕而歸即姬
束裝時曾不得執袂以送而姬亦懼姬之苛不能
延片晷以面不佞嗟嗟腸斷臨風幾不知有人世
矣時有知己往餞惟以三指按眉間曰為我致意

此君母令兒身化石章甚不旬日余值老母之變
倉皇不能通訊問入秋詢之友人知姬自徽下吳
江余始走价申款而得姬答言則其望余之情若
旱魃之企甘澍也余因買舟北下直抵姬室中惟
見銀鈎小字題一聯于壁云武陵花落隨流水前
度漁郎來不來翰墨尚新而人已他適詢其姊則
曰文郎去時實題此以憶君顧兒輩云三郎來時
當令觀之問姬所歸則孝廉姚邦憲也姚為余內
兄亟往謁之而姬已抱疴未能一見余方咄咄還
武陵而姬訃至矣噫嘻姬之去杭也余視於離城
之頃而姬之適姚也余探於染病之時何豐于情
而慳于遇腸安得不斷故姬能鍾情於余而余不
能以死報非姬之負余而余實負姬也懸筆抒情
潛然泪落

豆史鈔

卷十四

周綺生傳

與余託神交者吳中周綺生每從執素見其所題情語憾不亟見之欲為之傳又不得其彷彿客言第經嘉禾無不見理去秋傳其來廣陵日跋之無何聞有匿跡遂絕望僅錄其游詠入縹囊而已壬子夏會沈三郎樺公於西湖言綺生事甚悉為之傳曰綺生周文字也生于吳中幼以問字榛翰自喜間僑居廣陵去而居繡水久之與詞士狎片楮短韻時流傳於江左色莊而麗體澤而靡清揚美矚不俟流轉而可傾城國非惟豪俠歸心即閨中之秀咸願以為師少年爭效死以從者未可倖指盡於是讒妬者遂起為軼感者尤為嘉蔭者斧為駒隙者堊為駿逸者閑群而驅之屏之若無所容少年數輩密為之籌策為之奔走舟車所極寢宅所安智者獻謀勇者奮力有財者輸帑藏屬辭者供筆札亦既羅東南之才美矣屠生負貴介其自溺而不顧有制者為速之訟馮二郎沈三郎實為居間解之所稱閨秀亦私致其款款卒避屠而依吳江沈氏館于上宮沈亦稱三郎樺公宗人誤委之而詭合者未知究竟姑紀所聞如左招拾篇韻并載于後

直史云余既作綺生傳癸丑元宵夕沈三郎知樂四郎汝興招余觀燈於吳邸屬友丘叔遂氏索余豔品觀之殊不懌夫詭合之語余謝不敏此本所聞似出妬口然余所慮者詭也所願者竟也今幸非詭又且竟矣為綺生賀得主其喜寧不倍於前哉請書此為沈郎釋恨而復檢梅子庾姚叔祥二君所序語并選綺生詩附於後

麻原梅慶生曰攜李周綺生者名文芳齡舞象叶妙氣於山林素質驚鴻鴻崇深心於翰墨凝毫而思關風慧似壁月以開雲吐語則韵朗天鈞如蓮花而出浦賦就諸體固多妙境而五言黃絹獨步青緗余與綺生意匪貿絲交同伐木偶緣觀茲琬琰廣欲眎彼心期不媿手書授諸鏤梓

海鹽姚士舜曰五言絕唐人自得三昧若奮幃已內則玄機洪度未云得也顧綺生竟得之而子庾獨賞之昔維摩室中散花女散著大弟子花便不墜子庾無乃著綺生二十字乎使綺生不見女身子庾無分別想則色香種種不落二邊且不令他人妬忌心也

雜詠附錄

武林山中同若木 抱膝山中坐松間有鳥聲從君
得轉語能不斷塵情

鴛鴦湖別次晦夫實甫韻 去住無兩心水天有雙

月泣別鴛鴦湖湖流應不竭其音沉夢亦沉屋梁空

落日萬恨寄雙魚還恐湖流竭其

登烟雨樓 薄暮登樓望烟波滿目愁惟聞絃管雜

不共故人游

有懷 捲簾何所思獨立數歸鳥不恨落日遲惟憐

君去早其醉罷見明月照我還照君如何君不見只

見天邊雲其

更史鈔

外紀卷十四

七

暮春 曾共看花發無端又落花春歸君亦去誰與

惜年華其鳥聲泣暮雨蝶夢遶東風花落不堪問春

光半已空其坐起愁如織空齋但寂寥不關風雨妬

春色爲誰凋其堪嗟分手日春色冷湖頭柳絮空飛

盡長條轉繫愁其舊愁聊自息新恨便相催欲寄絲

千縷無由雙鴈來其雲山故非杳欲晤先成別謾道

牽離君况是君離妾其

有所思 兩眼斷夕陽兩翼羞臨鏡重門閉不開唯

與愁相競

吳江夜泊 素魄如秋水清輝未破雲眼看林影黑

何處照離羣其月明波上白風送夜聲寒數點蒹葭

露渾疑淚眼看其愁人幾點淚不許秋風吹吹入長

江裏江流無盡時其

七夕舟中 開帆但見片雲移正值秋風處處隨此

夕此愁須共徹明朝又是隔年期

雨牕 一日髮毛隨世短幾窻風雨伴秋寒依然庭

草獨生色謝却海棠誰復看

更史鈔

外紀卷十四

八

馬文玉傳

武林詞人張卿子與其姊之夫章華父傳輦語入欽浦多和馬姬感舊詩情致婉婉令人興蘭亭金谷之悲乃歎曰世安得有如此姬人而令余不得見也又三年過湖上青浦君語余馬姬舊識恨髯之不過存獨不念黃柑懸車上而字以素琴時手余曰豈即文玉乎曰然余因屬華甫卿子招以雙柑三往而後至至之日與別期合既十年矣念初與姊氏締歡姬尚未破瓜而吳人錢二教之度曲其輦端見于此會余以事促歸姬縮五絲線絡佛手相貽以當擲果至今車史鈔

馬文玉
外紀卷十四

八

香氣未泯而復會于湖上不亦大奇哉姬善謳善琴善畫雅談譚浪入座風生偶海上沈即持洞簫和其曲聲琅琅振林蕩波也嗟乎貴遠賤近人之常情漢武自謂不得與相如同時而終棄之茂苑遇合之緣固有異世相感而對面秦越者此輦語所繇作也姬妹小可工越操姬以素琴字禪之而字文玉如故彼嘉名相禪而謂無情于感舊吾不信矣

壬子秋夕宗鏡堂分韻詩

沈斌得花字俠氣浮靈鷲歌聲度赤霞機忘人世外梵語落天花 陸紫得看字長河不墮火雲殘團扇

無功汗未乾恠底樽前添雪色素娥初下月中看

馬珪得年字去時愁別路會日憶初年願託佛子手

攬君征車前君車會當還盟誓猶弗愆誰家柑子熟

馬上情飛傳 羅逸得不字弗念綺上花弗念釵頭

玉惟念鏤柑毬慙慙伴幽獨始得就即眠還問懷儂

不 潘亘之得幾字相思如明月既晷亦重拙寫心

上輦眉託意在焦尾絕絃勿復彈斷紋猶疊疊一日

垂眷情千秋知無幾 陸遂得烟秋二字論心故有

緣萍聚得天然三伏何來雪千山忽破烟點金丹不

礙紙鈴羽將仙從此南屏下明河夜夜篇擬信南屏

車史鈔

馬文玉
外紀卷十四

十

社明河一夜秋松濤高欲沸山翠近將流人共霞為

侶詞寧絹作酬冷然水濯鳧蕭颯憶披裘 章斐然

得眼字相逢乘連伴咲言深意滿拂彩月分眉剪波

秋動眼琴挑渴子心傳入髯公艷何處問卿家西陵

應不遠 張辰得花字似子深情緒青樓得幾家鮮

輦過巧咲持素謝鉛華音按絃中水蘭書扇上花六

橋三竺路阿妹許同車 亘之秋夜即事二首南屏

相聚解憐秋柑子傳香絡馬頭况是桂花開滿弄飄

將金粟過飛樓當年松栢末應枯神女祠前問小蘇

曾向何峯行雨去朝來秋水溢西湖 八月廿五日也

劉人表湖上逢馬文玉戲作短歌贈之昨日喜游俠
今笑持俠兒吁嗟老矣不復畫眉心於今誰道仍兒
嬉登徒好色苦不逢絕世佳人今在燕錢塘城馬氏
姬蘇小後身那得知西陵松栢幾摧落美人同心心
不移厭施脂粉淹紅裏愛燕旂極揉錦繡馬姬馬姬
廿二年手撥焦桐理七絃指鳴絃鳴俱可憐鳳下青
冥龍躍淵泛音忽歇浮雲住司馬淚下如迸泉有時
潑墨寫芳草舌暈毫尖生紫烟薛素嫁後湘蘭死一
花五葉誰真傳卿本西子身家住西子里我本楚狂
人羞與鴟夷比六橋堤上偶相識欲把紅顏為儂死

皇史抄

馬文玉
外紀卷十四

儂意卿情而不忘西湖水在燈前指

王六傳

王姬行六名六銖字幼翔曰又嬙者誤母故廣陵婦
親乳姬體娉婷喜曳纖弱衣如御風行名字所由來
也以珍愛如掌珠驕不能制自憐慧心不輕發一語
且恃豔姿傾國謂名士悅已當以情死之年十五結
交丁張盧三生皆雋偉自命而盧尤挑達負超逸才
姬含意未有所屬惟丁得數近之情真澹泊少年莫
知所中母適有逋責為豪挾所繫盧委償而出之時
倩主媼通殷勤漫不得窺察竭匍匐力以伺其歡凡
浥霜露淹晨昏採香篝明無遠不極姬怡然若不經
意者會母私所驩欲絕故好以速訟并逮姬姬入公
庭衆矚之不休盧新補諸生頗矜飾來唁欲即去慮
有窺己者姬攬袂為小立誑者曰不意公庭幻作湖
舫見士女並遊盧怒批擊之左右皆逸與姬從容緩
事無復受驚既卒訟而要盟百爾艱辛歷嘗險阻姬
始約生湖濱僦居少年俱絕跡遂有終焉之志盧貧
士父母洎外家皆峻嚴尺寸不得越每低徊自失喋
喋呈款辭而姬愈堅之相守日深九耀首華裾俱整
于質庫其母之厭薄愈可知盧間脫身避之姬故聊
蕭母所私令不得帖席必盧至乃安母惟恐盧之不

皇史抄

王六
外紀卷十四

十三

至矣盧因自念將就贅外室受姬愛無幾亦終當離適密室五日姬袖刃直造欲死之生委順乃得解母陰與私黨計無以絕生惟嫁女于賈得賈金勢將自絕計定而姬已覺密令生佯去若怨望生者詭為修容以伺所招生假有力以供應召母不敢許徑投姬閨中姬料自生所來欣承之與出錢塘門歸于湧金遂匿跡迎人室及母大詬不知所覓心知為盧生而盧生方具才名為守令重向者從公庭多卻避以此姬所目擊故委心相屬知私黨無敢誰何耳既決辰邑中太噪謂盧已詭得姬負之而趨盧故逍遙於市

直史鈔

卷十四

十二

莫測所以母欲抱訴之又不得跡將以死鳴冤不知所避忌矣盧不自釋從姬計曰世豈無古押衙其人乎姬猛念何俠君某者問盧熟之乎盧云知之惟同舍生仙郎可為介即因仙郎以見俠君曰此吾主客卿也僕願得效一臂力為陳兩端卿將出其弄耶欲納之室耶弄而弗室將復弄室則永固無復出理卿安居乎盧方有新婚期慮中外家互嚴無適主語澀而操兩端第云事急唯俠君善為之何曰諾詰朝試探之日禺中往母及私黨方議仇生而畏不勝也見何君來蒲伏地下請策何佯曰若女有暱而逃耶曰

然曰所暱非盧卿乎曰固無他好也然則將與仇乎曰死且不避必且甘心焉何君咲曰好為之設非盧卿事敗矣詰朝試探之果盧卿則幸也若云不避死死何益哉啜茗而出意色甚閒明日生不得報益傍徨母亦令訊促何曰吾方有公事未暇往詰朝試探之後曰往見盧卿盧卿無戀女意果投匿有力者令出之而死汝家母曰女曾袖刃欲死盧數矣死我何為何咲曰死等爾死所拂已者盧拂則死盧毋拂則死毋豈擇音乎母懼曰為之奈何曰若女非若有矣與其棄之賈不若棄之盧棄之賈而女不從即賈

直史鈔

卷十四

十四

有多金虛名且棄之盧而女從即金不足後有翼也母曰惟俠君命乃令債家各易券於盧復以貲授母令娶女以代議定而姬屬之盧生僦居北山中盧日校書緇帷夜犯雨露霜雪中行勞瘁已極又不可一日相離會送知己之天官載姬由吳門歸而婚期迫矣將往吳興翼鴈而父母在武林惡生溺姬必令遣之生不能決姬請歸侍姑嫜生曰歸不相容與賊赴火何異曰君棄妾朝行妾死不待夕令歸受楚毒不緩日乎請歸而緩死生不得已聽之歸歸而舉家甚相得悔迎歸之晚而生遽就婚吳興鳧藻初違燕

爾復暱盧故孱弱一病委頓新人賢而慧曲順究承
惟漸疾之速瘳露禱請代自歎命薄不以尤姬生念
致疾實因姬身之不保何有於姬妻走筆絕姬囑父
毋善遣之俟以瞑目延頤踰月怪黃耳何久羈也新
人曰此君病中意也病愈將悔之悔恐無及故為君
留寧負羈命之罪生長歎曰一身之不保何能兩全
寧負姬此誼何可負力疾之武林與決姬見而垂涕
念其病復喜少瘳生喋不得發一語神氣俱喪殊不
相親素齋飲惟姬引滿必盡而不醉以此試生力吸
不得下咽姬擲器於地大慟曰郎有貳心耶何以酒

車史鈔

卷十四

五

之而不下也生猶支吾不敢落齒念此身兩繫必難
兩全事何戀戀自速其死雖令姬殉何益哉外宅姬
有與姬善者期之出生故先行家人知其不反皆持
踵泣姬怪曰孰是舅姑門而不令我出入也抵外宅
姬以生請論曰生為若九死無避第死而能保若猶
可死也死而俱死何益且生可不死而若故死之何
耶姬大憚曰吾何心死生姬曰凡可死而生之不義
可生而死之不祥今世善言情者謂生而不能死死
而不能生皆未盡情之變子去而生死可生子留而
生生可死常情不違擇而慧者審焉生非求生者吾

願若以生而死之姬曰奈何姬曰生知必死而心不
願若俱死也彼既有室矣若忍而去之彼以不得留
若而倖生心已死矣是若以生報其德以死誅其貳
也究情之微無復有餘憾矣姬翻然曰與其合而罔
其死不若離而罔其生吾姑聽若以死待之時乙巳
冬月也客有逼其鄰姬欲令鸞生一見者且曰閨世
長遇士歎知己稀如望遠曷一出而白子之心乎強
至夜半始造趙叟園中辭以病深願勿奪所志客盟
而退鸞生然慕相對坐達旦無語語人曰彼求死所
不得而我將為委堅乎哉凡涉旬皆與共席見者靡

車史鈔

卷十四

六

不心折鬼銷無言而若訓無聲而若訴無嘆而若嫻
無嗔而若憾無行而若飛無止而若疑無機械而若
繫無繫援而若親其守若固而神若馳其怨若深而
情若蕩鸞生曰姬勿視人以機也者吾何以知之乃
以情死人固其性然即席中沈郎為所攝矣與居湖
上數月載之吳門登虎丘涉江渡曹娥權不得停無
論山川景光應接不暇半生意氣幾為之灰燼而盧
生耶耶之夢始醒又二年沈不能死去而歸丁生念
其始之者將以終焉貝錦簪青終如未知所竟車史
曰凡人之于情之生而致死之以無生念之死而致

生之以無死念其念之所之不可復回夏姬亡一君
天二卿戮七大夫居然三少彼以情死者而非死情
者也王姬殆庶幾焉然既生盧生又生沈郎矣則為
丁生危者在生死之間既非死情可無為情死爾淫
雨無聊因作此傳為同情者破除一重公案盧字玄
則張字雲紀沈字石年丁字井潛皆易為死者而雲
紀獨先之以月來其死念可徵惟其無死念者可以
生矣

陳貞南傳

燕趙佳麗自古豔之余初得胡藻珠形與影合首與
趾應音與律齊以儀於南中未見其面今僅見陳生
馬陳生行二住京師東米巷父母挈之南止武林善
琵琶胡音吳人呼為琵琶姊意尚高遠欲宦北方未
肯為南下年十二初成人而溺於風習者未之奇也
過湖上樓與王姬並肩立倚玉暎發大詫之繫神駿
于驚阜豈非伯樂之過哉又一日與陳張二姬同舟
二姬妬之不為雁行躊躇獨立每懷出群想色頗憤
之媚者素舊以市憐弗解也強之彈琵琶一闋二姬
欽容謝招手為歡音之感人如此忽有期過竺閣繞
廊步履印蓮瓣于苔間令人思耶郢利躑以儀藻珠
彷彿燕市御河邊行也邈泛湖曲偕呂姬采葦蕩弄
流波帶晚霞而歸間喜理絲釣魚提紈撲蝶風流自
賞神氣澹如彼四姬者稱豔一時莫能遜避徒謂目
中無儔耦爾友人自越東來誇燕姬小雅姿首手韻
翩翩倩為主傳余笑曰隔江衣帶地觸目盡馬支可
謂大奇傳成因屬貞南為校貞南者陳生名字以雁
臣號丹支俱不忘所自亦以寄余思之百一也
吳興嚴其案聽陳女郎琵琶詩引云琵琶北樂也起

自漢宮石季倫明妃詩引曰漢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爾也後人遂以為胡中之樂或以為明妃所作誤耳唐天寶後尤為世所尚自掖庭以達民間莫不好者故白家以之名亭好事者因亭以名洲逮五季天子有無愁曲其宮嬪青樓顯名書籍者不得悉數夫豈不貴而然哉趙氏北轅一時樂府宮娥驅將畧盡江南之得其傳者寡矣今萬曆庚辛間錢塘陳女即字鴈臣者獨傳其聲於某氏徵音遠致足繼千載橫截當時豈區區小伎所可及哉而有俗子輩謂為賤藝非美人

卓史鈔

外紀卷十四 吳

五

所珍歎其絕此以自愛女即亦惑焉烏乎女即固美矣即無此何便為女郎減價獨不能不為吾輩惜耳況世人那得知自有識者女即嘗為古歛景升一彈余賦詩四絕女郎容色年字別有傳載巨史巧指琵琶陳二即未彈先歎斷人腸而峯雲雨平湖水盡作深深淚幾行一關山悲思怨清秋月落愁深未肯休萬里風沙彈不盡一時吹上兩眉頭二纖纖初按素絲輕漢月胡塵頃刻生即此坐人俱下淚可堪重聽出閣聲三悲莫悲兮離別情四條弦上最分明西來客子頭先白曲澗流泉第幾聲四其

姚士麟湖上贈陳貞南詩醉偷簾眼看紛紜却訝新鶯隔柳聞清若比秋須作水名將入賦定為雲動心獨自憐雙小宜面挑人艷十分況是琵琶解吳語不應西子咲明君又聽舟中琵琶時有妒裙逃席者分得一東隄柳濃邀林下風若為行雨來應中金危醉論嵇阮契鐵撥紗推燕趙工鷗絃擘響抽笋出營語不動含苑紅擊節嬌嗔酒人解新聲故許秋籟通遠雲歸岫互陰翳倒天注景涵虛空咲啼紅粉任留去脫畧形氣真如雉

卓史鈔

外紀卷十四 吳

五

韓文同集湖舫分得三江一片琉璃嵌小艫雨翻蓮溜玉淙淙景猶射水紅分酒雲欲移山青到窻琥珀醉嗔歡有數琵琶驕促艷無雙宮商秀摘香唇字禁掖新傳嫩指腔隔岸人看疑洛浦傍裙客詫近湘江妬眉忽自凌波去女俠心知未易降又許玄初招飲西湖秋夜即事晚山青送木蘭舟酒膩裙香咲語柔未肯與三呼作槳秖應留一可憐秋情當會處嬌難說狂到看時眼欲流地主俠名兼姓許章臺瑞合讓儂收成章湖上聽陳生琵琶詩何處淒清指上腔頓教雲雨暗湘江若為一弄明妃引即使明妃聽亦降

江元禧同姚封祥符和符韓求仲吳伯霖諸君集湖
舫聽陳貞南琵琶分賦得八齊韻澄空秋水豔雙堤
玉舉花歌秀色齊映座星融聯疊壁傳籌春動散柔
莢宮中妬入交邢尹林下風流接阮嵇汎醉浮瓊團
醉袂鳴絃促柱揭華桂膏唇巧溜玊珠隋慈指輕撚
銀甲提一曲間關自如訴八黃莽撼已含悽樽前感
慨朱顏落塵外留連青眼伍撥盡雲情凝鞋鞞收回
兩脚浸玻瓈山帶乍微新靄出樹衣小亞宿烟迷杯
添酒浪催鸚鵡起言泉湛鵲鵲却疲不隨簫鼓罷逗
人奇幻六橋西

車史鈔

八卷十四

五

張氏二清字說

歲壬子決西湖水從湧金門巽方入城忽減波流三
尺女兒來照影者殊失容光至星河之夕仰領春為
方即王纖若為吳郎各相望如河鼓不得渡余亦謝
鵲梁無復問支機石矣而二張條自廣陵至于時中
元屆期士女傾城以出遙集湖上水若增波洗滌上
射女牛太白經天之氣亦漸消滅乃名其姊曰河清
字聖即名其妹曰淮清字嘉即蓋指黃河清聖人出
而世廟時淮水曾三清云或曰彼妹何人斯而字
之取喻亦甚近矣夫博望尋源而見織女三閭汨羅
而隨湘君天人豈相遠哉數以減而成月以盈而朏
物固有適然是之取爾于是載之湖濱或以為黃姑
或以為湘靈羣姬咸掩袂而退遂列之紀事

附錄

韓敬中元即事詩十韻澄湖泛白露圓魄晃清秋倚
說孟蘭勝船呼般若幽丹裁盛月盈石取耐風尤波
蕩光雲碎空涵大火流續傳沿彼峰明滅自中流靈
蛤潛輝吐摩魚怒眼浮飛星犯天海寒皎憶蕭立珠
訝較人淚屨看水怪愁昆明宵燧烈太液夜舒袖倒
影疑庭燎龍池接御溝

車史鈔

八卷十四

二十二

桂臺記

居南屏竹閣月中金粟時時飛度不知其所從來夢
戒薰醒疑為非真偶涉長橋見負擔村童皆插金銀
花繞其撮布囊中簌簌漏下皆香粒也憶從馮司成
師尋葛居倚高竹攀援桂樹間是當近烟霞道去南
屏三里許耳晨邀壑公往探經桂林隱谷口別澗為
虞稽勳游息處折高枝數股亟投葛居葛居者俗稱
滿家弄社友吳伯霖標曰滿覺故有禪院訛覺為家
葛仙翁遺蹟在焉僧既供茗令導桂樹下葉底惟餘
空香前所見負擔者首戴裾襖以出故易盡為之悅

耳史鈔

八郭步往吳

二十三

然自失先是有俠姬郭粟如家傍桂臺曾有約開時
過賞風雨阻絕念山中謝盡何容留階庭作人久媚
之姿又五日漸迫重陽賦仲美宋化卿直卿招觀小
梨園于秋圃命郭姬侍席夜半送之歸為下榻桂下
其飄香醒夢不異竹閣中謂想因所及朝而登臺則
數株繁縈尚存佳色遂自詫覓遠而遠之近計蚤而
得之暮士晚遇多類此姬故善捧心每見悴色而風
度飄搖空外似是月上人與桂樹相娉娉清韻自合
乃徵其字飄仙號曰步瑤皆取諸桂臺惟其近之遂
與俱化為書之櫺廊以記髣髴云

卽領春傳贊

武林有邵氏妹不知何許人第以行呼曰二孃其豔
傾一國而好事者以領春目之善自秘每消搖湖山
煙月間人莫測也吾友方生負拔藻才頗耽勝情向
溺陳夜舒謂舍是無足儷者就之西湖守志不貳一
旦見領春于西湖竟為之喪悵然若失適同社吳生
夜過手蓮將有所貽方與謀曰風月清朗伊人宛在
一方盍跡之見一葉沉湖心果領春也二生進蓮乞
茗一啜歸宿小蓬萊夢中猶疑與水仙遇屬蹇脩媿
而定盟夜舒高自負不滿于卽令方生昇來見之數

耳史鈔

八卽領春

二十三

曰二哥眼高情乃太薄唯卽孃能堅之妾從此避席
矣方生既盟而歸卽故與許生善居之吳江約曰唯
方即來吾必見之方至果以情語許立致舟中與誓
曰善事方卽吾不顧若矣蓋三反而後有成言待期
於寒室屬曰有旅髯來當出見髯至卽覓青翰舫欲
招之忽見是舟泊於定香橋冉、二與相就友人汪
然明遙招髯於舟曰薛姬自吳新來敢以私見與中
人乃出僊、然登青翰舫其母從之語非吳也救則
吳矣彈髯霞裾豐情曠度辭簡而意未申問薛娘何
行然明代復曰二髯咲曰姓似蜀中來而捺越音何

也雖禁然曰公以為蜀則蜀猶汪四兄以為薛則薛
俞何煩問焉第飲可也髯沉吟曰本欲見卿而得薛
薛色亦難勝而卿能勝之耶思見卿益急會有徑山
期遂登兩天目見白雲起洞霄中其光可鑑彷彿青
翰舫之光容乃悟曰陳思感甄而託于宓宋玉窺鄰
而神於巫向之見者必邵領春也陳寵安得不避而
方情安得不移令然明即以領春見也何以屬余思
至今不鮮耶天下事有真非真而見無見者可以縹
緲得之足定即生品矣為之贊曰有美一人居無定
鄉在城南隅宛水中央望不可即將止復翔若遠若
近乍陰乍陽無辭可託屢叩未詳蜀濤吳小王扇韓
香披幃鼓櫟獻珮明璫衣隨風舉態逐波揚衆采失
豔羣玉難方今之西子古戎毛嫱試陳魚麗孰敢雁
行星期秋駕呼鵲載梁母貪靈藥作月中藏

余既作傳贊謂人曰余見秋水矣波揚而無淵沈
似非為若淵有者中元之夕韓君使偵之則九十
之儀已具將適餘杭徐先輩仲穆不旬日而盡室
行矣余固曰秋水非待人者而况彼之所待又覺
有待為煩耶嗟夫離者必不合合者必不離合
之間不能以久信矣秋水領春號也一號秋室

王觀微傳

余七年未至西湖徒謂風景不殊典刑凋謝有不忍
過雪堂經桂舟之况汪然明大詫謂西湖邇來始盛
青翰舫曲折藏雲表裏擢玉畫開綺牕則江雲湖藻
施繪若虛夜列綃屏則兔窟蛟宮洞澄皆洞傾城之
色並豔三倪繞梁之技堪驕二采晚得即姬結局今
唯王生擅場余以壬子夏來源別自己巳冬哀故襲
承死亡踵接想湖上三日得見王生為首稱焉王生
者小名觀微字纖若其母故廣陵陶氏字曰觀濤素
負麗情十產而舉一女是為觀微質瑩白志高潔體
單弱若不勝衣性具夙慧有口善以氣乘人諸姬咸
為之避席故與交名士無不傾心估人挾金邀之憤
曰兒性不善事估有名鑒陳象先頗自豪名姬佐酒
復憤曰兒豈為鑒名耶即貴介在座每語侵之不知
顧忌既悅吳子茂與有盟言吳之識度不能出其上
每從衆中折五原角於是子茂受戒雲栖曰無色淫
其友戲之謂纖若何子茂曰吾為纖若戒也者而戒
纖若乎哉嗟乎誠為纖若戒則善矣謂受雲栖戒則
吾不知蓮花生朝子茂應南都試相送于吳門觀者
如堵嘖嘖稱豔而觀微跳浪自矜人稍失望星河之

夕始分途而歸洗妝歛容閉門謝客甚固則陶母以也卽氏雖屬朱暉以寄託然托之者衆父母意未能堅慮終負方卽余頗懷西歸之音姑記所觀如此

車史鈔

五

吳

二

巨史鈔 越 點

天都逸史 永華生撰

丹支陳貞南雁臣校

張小雅傳

小雅張氏之仲女故金陵華族母私越客攜三女奔燕小雅才四歲姊迴風以豔傾都門幾落妓籍幸從新都汪氏子結褵行而小雅年始破瓜豔復勝之其新亦越中士因歸越弔若耶浣沙故址徘徊久之兒獨不獲遇范大夫其人子眉峰自顰心見於色國人莫知喜以紗幕類余友劉冲倩遙目之曰是豈浣沙

車史鈔

外紀卷二十

越

游魂耶其美乃在眉上巫披紗而顰見兩心相許指潮為盟劉促南征小雅舟送之西興而不渡時六月十八日也劉詰之曰樟亭在彼何惜葦杭小雅曰行矣八月是旦為君得駕之秋兒當再問西興酹潮相賀與俱懼氣不揚乃鳴琴再闌以別坐有張七郎寫入樂府奏之西泠鸞生舟經其下知必有異人則兩君方浩歌振林而小雅在隔江應節以余所謂異也是夜邀過頃暢然館索七郎十詩讀之詩雖自七郎口出而小雅顰心字字如見余所追和則得之顰外者也并系諸傳尾和詩云兒本秦淮女少小見燕月

邀即若耶谿不逐錢唐櫂其一西興古渡口慣有弄潮
兒十呼不一應儂自待秋期其二送即渡潮頭夢儂逐
湖尾儂愁忽上眉即意豈隨水其三鯤絃自成操是儂
心所譜誰為一心人奏入新林浦其四西施將渡時隔
岸愁蘇小如何長松間恰有免絲裊其五昨夜雙星下
飛光到六橋誰知絃上月亦和曲中簫其六道歡解憐
人幸不見阿姊見姊定移情儂心向誰死其七歡情寄
十字一字一驪珠妾懷千萬縷能吐一絲無其八渡江
不渡江請看白團扇相通有便風猶嫌障即面其九秋
濤如妾淚秋月見君恩桃葉飄還聚秦淮尚有根其十

附錄元倡

張燁芳贈子夜吳歌序云燕姬張瞻具誰魂梅骨而
久蒙塵翳逢冲倩神天眼乃加賞鑒字以小雅而引
之鼓絃弄操入手便爾鏗然蓋小雅固素饒于韻者
也冲倩贈有指秦絃中曲眉翻譜外圖之句因用為
韻成子夜吳歌十解以贈冲倩之金陵雖代伸小雅
微情而讚揚小雅亦往往寓焉則張子之私也歌云
送歡復送歡日閣西峰紫列矣何所言羞把笑渠指
其身幸獲君子勉西臨風袖欲從下長江移情海山
秦其二櫻桃與楊柳祇能愁樂天妾喜無顏色好味擬

無絃其三自君之別矣長嘆依長風相思何所寄時感
兩眉中其四朝別西江頭夕抵何村宿燕女物吳歌誰
聽採菱曲其五花逐春風去紅顏日以衰相逢依舊否
剩有老鴉眉其六宿昔長安道穢嘔羊羔飧一照鑑湖
水琵琶凋幾翻其七自希小琴操倦將絲桐撫今若伴
君行去續蘇公譜其八幽吁低喚即喚即訴無奈自悲
蓮生泥能出風塵外其九入越妬西子入吳妬西湖西
湖著西子處處美人圖其十

五更鈔 八外集卷二十

眉翻譜外圖為韻天都逸史聞而喜之即席為立小
傳并和前詩淋漓滿紙鼓頤高吟四座神王輒自忘
其醜敬步高韻詩云撫絃抒素心問君將安似念兒
心在君恰如聲在指一投分一何遲惜別一何驟為
歌大刀頭字字不成奏二送君月方滿君去月已弦
愁心如此月君定幾回圓三君今事壯遊安容女兒
從臨風憶雙黛記取有無中四君作秦淮遊妾夢秦
淮曲試掬秦淮水亦似耶溪綠五解江不能渡臨別
不能歸遙睇西陵栢薄恨上修眉六解今日共越水明
日隔吳山何如雙蜨蝶隨風相翩翻七解纖指理朱絃

五更鈔 八外集卷二十

一再為君鼓分手無一言此意誰能譜解兒身非丈

夫番出大夫外郎去豈無歡妻心自有待解行矣復

行矣頻應亦頻呼兒心君自解底事託君圖解

張瞻紀遇詞云把絲桐一再彈彈出月兒高彈出風

兒峭彈出瘦綠肥紅時正好彈出那人兒恰遇了名

香媚銀缸遠細語盟心直到曉彈出孖羅村裡浣紗

嬌彈出若耶溪上採蓮橈彈出桃花路上逢年少彈

出東山游屐點雙眺只都是越國舊風標却不似今

朝彈出八百里湖光勝過三竺六橋此日元宵明日

花朝盤桓落草解得箇拈花微笑人都道他是高山

蘇學士我是流水小琴操

劉墻贈然雲偈云檀板敲殘夜月時何人不是好相

知陰風淒雨黃沙夜零落孤魂却是誰釋圓澄湛

然偈云靈骨瀟瀟祇自知漫將消息問東西渠成水

到花應放忽向秋風出汙泥其一日遶仙子謫瑤京幾

逐風塵嘆陸沉不是劉郎心獨苦安知鎖骨盡黃金

羅逸代張瞻送劉冲倩詩云邂逅花月間多感

郎垂顧拜月得月憐簪花為花妬其送郎鑑湖波蕩

漾芙蓉色不知連子心還復苦相憶其別却西施村

莫淹西子湖摩娑佩上釵畫策與吞吳其

巨史外紀燕點卷

天都逸史冰華主輯

黃曲外史申之氏校

邵俠妓傳

俠妓邵氏名金寶口西人近京師名娼武臣戴綸者

以任俠豪都市常事咸寧侯仇鸞稱門下走官至泰

將鸞敗被繫獄故與邵暱臨訣絕授之兼金俾善為

計誓之曰獄得免期為夫婦邵雖處狹斜躬饒獄惟

謹買小妓以佐其資遇貴公子曲事之又善媚估人

子解其金索為賂遺久之脫綸於犴狴仍授建昌游

擊乃具聘迎歸令兩侍兒扶坐廳事稽首曰非姬氏

吾為溝中殍矣命嫡出拜嫡請自下之亦曰非姬氏

吾安得見所天奉之終身不倦吾鄉吳昔學作副書

首列之殊行且云邵雖失身其志行毅然不愧古俠

風嗟乎邵向在風塵不可謂失節且能忍詬周旋卒

脫綸難而復其官謂不負臨難之誓可矣君子取節

為其義猶皎皎者也

巨史云此足稱女俠當與江南張桂芳並傳

或曰既稱俠矣猶列豔品中何也俠能自衛而此

為曲媚故惟燕女少情事得首揚之

紀王主

劉鳳臺燕都妓女福清林玄江

名文翌字丙卿

娶之家為破

然相得無怨言鳳臺婉婉曲中其驢歸林數年而卒

林痛惜無已覓美玉為其主或置袖中或佩腰間無

頃刻離也每逢知交必揮涕為道其事出王主示人

以故人無不知者皆竊笑玄江為有情癡耳林後收

京債於粵西歸途為盜所殺梧州司理林茂槐

號朋

緝盜檢得王主窮訊得其屍死已二十日面如生司

理故林同邑厚友知王主甚詳乃殮而葬之或云林

獲盜之前夕夢女子若有訴者林亦鬼矣乃不能為

直史鈔

外紀卷五

九

椎而假女子見夢何耶同邑葉少宰既為林季公立

傳而江夏郭太史為賦王主行紀之

葉傳畧云先大父之女第四其季適同邑林公有三

子季乃丙卿伯忍而強齟齬仲季不能平稍左右仲

伯舍仲而嚙季家故饒為伯所奪乃去而之燕竟用

賈累千金生平倜儻不拘小節既稍羸則益自發舒

好游俠遇當意揮擲不少靳姬劉者有聲曲中貴游

爭慕之一見季歡甚託以終身季遂破數百緡取之

或問劉世欲得卿多矣季賈人子輕委身何也劉曰

季能為人負不能負人此吾所以託季也季既得劉

不復問賈事召族子某悉籍其篋鑰付之某遂悉季

橐篋負金復有他負皆坐季季困甚則語劉吾旦暮

溝中若當歸平康毋相隨俱斃耳劉涕泣既許君矣

寧窮而去之有死不為也季大喜卿乃若是吾何憂

乃勉起修故業次第償所負更歲餘復稍稍給待族

子如初復代為入貲授郡幕復數年季費賈再貧乃

之楚訪幕會幕已奪官貧幕意季且徵負季曰吾實以

貧求乃今知若已奪官貧甚我也復何言因出券還

之捫袖中得十金仍舉以贈幕幕內媿不自容季竟

徒手歸而生平所貸與人不下數千金償者僅十二

直史鈔

外紀卷五

九

三坐是益困客吳楚閩粵問道聞劉死慟幾絕疾馳

抵燕日夜哭刻王為主題曰劉氏之魂為斷腸詞題

背云入時倒郎懷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東西芳

草天涯堪遶遍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魂與香

魄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

莫似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妃扇少年輩朝季是

章臺枯柳何鍾情若是季不恤也伯既逐季坐殺人

死獄中季大傷遂挈家自燕歸撫其孤行至武林念

所善漢陽蕭太史方家居之楚訪焉太史留飲十日

復之粵西行再舍并其僕及同載三人皆為舟人陳

亞三等所害沉其屍於江掠其資去亞三等素以行劫爲生往來桂林蒼梧間所殺掠無算吾友蒼梧司理林君捕治之搜其橐得玉主大驚此吾邑人林丙卿所爲奉其姬劉者也若何從得之窮索餘黨盡伏辜開府戴公檄藩幕行求死者屍其他皆糜爛僅瘞其骨獨李顏面如生肌肉無損時炎暑經再浹旬矣觀者駭異粵當道咸哀憐李且以李非緣王主則空葬魚腹耳誰復知者此劉之報李於冥冥也歟論曰始余與李約百歲後吾爲公傳李謙讓吾何稱於世而足傳乎李旣死司理貽書具言其事且屬余紀之

巨史鈔

外紀卷三

燕

十

惟季之行警者以爲蕩譽者以爲俠要以傾身慕義無間盛衰斯爲奇耳劉不負季於厄卒殄其讐彼賈人倡女耳相然諾若是世之煦煦生平緩急若秦越而自矜跬步不失尺寸視季何如哉未俗庸庸而下流皎皎吾故因論季深有感焉

郭太史玉主行云燕城明月照倡家雙、好鳥報狹斜劉姬十五顏如玉羞殺燕城萬樹花門外紫騮驕叱撲院中綠柳關昏鴉画就蛾眉同遠岫傳將輕粉賽明霞裊、金蓮籠繡機纖、玉手撥琵琶歌喉宛轉風前度人道千金總一顧綵迷無數任頻拋費盡

纏頭不得住林郎惆悵七閩客倒篋傾囊憑一擲松月蕭疎擬性情玉山磊落爲標格明珠滿斛買名姝奚論黃金與白璧三星耿耿夜迢迢結就同心兩脉脉熨暖金鑪透錦衾掩上瓊窗寒襖積掛却流蘇露合歡惱殺鳴鷄驚寢席願比文鴛兩翼紅不念青鈿雙手白年年暮暮復朝朝費盡錢神不可招玉壺一破難留水翠鳥高飛肯顧巢長嘆燈前一杯酒莫以紅顏持敵帚山前可問買臣妻風流不落楊枝後劉姬雙泪如紅雨誓死如歸真自許寧爲玉碎響璘璘肯效萍飄無定所歡聞大笑更何求感卿義重心良苦大舸明朝泛五湖燕山楚水又蒼梧千金手在散還聚一寸心存去不孤擔簦一去秋閨冷明河夜夜拖金井轆轤一轉一含愁銀瓶落下垂空綆臂間碎玉連環房中焚却相思枕落花不顧條上心孤縈空死鏡中影渺渺芳魂逐玉郎客邸聞之真斷腸倉忙星月關山遠靛淡衣裳粉黛香歸來痛哭茹荼毒縱有千金難再贖重泉何以寄悲愁覓得崑山一片玉前寫芳卿小字名後題腸斷悲哀曲出門繫在綠綺裳入門藏在青羅褥相將南北走西東行行苦雨又淒風天涯共踏王孫草一似啣蘆隨斷鴻買舟還

巨史鈔

外紀卷三

燕

十

向粵西路日沉瘴海青天暮鷓鴣啼罷鬼車來四望
楓林起黃霧舟師原是綠林豪叱咤腰間出寶刀血
沉弘碧半江水魂作胥山萬里濤蒼梧使者七閩才
兒戲曾同竹馬來郡齋夜半醒不寐恍惚如聞窈窕
哀蹙跚搖拽不成步唧唧切切如泣訴朦朧玉貌未
分明似語無聲總不平詰朝驚起問群吏天道神明
似有情樓頭鼓響傳行馬伐鼓鳴鉦搜四野怕有赤
丸暴客多寧無白晝殺人者黃昏鬼哭大江頭會冤
寧是婦人也邏卒倉忙鎖賊奴魑頭梟眼狼而麓階
下片言情自吐不俟囊頭五木呼賊奴住在山之谷
巨史鈔 八
檢出崑山一片玉前寫芳卿小字名後題腸斷悲哀
曲使君慣見眼模糊咄嗟此物何爲乎夙昔少年同
里閨鍾情曾爲酒家胡試向江頭問水濱鼉室蛟宮
出故人水底炎天經半月頭顱面貌儼平生玉山磊
落依然在松月蕭疎尚有真使君痛哭停舟筆覆盆
之下青天出縛盡賊奴幾百家霹靂虛空驚白日從
此江頭犬不聞妖氛散盡無愁雲分明曉夢冤魂出
死別吞聲上帝聞昔日王顏今王主今日報仇昔報
恩

巨史曰曹娥孝女卒負父屍而出小玉怨鬼尚崇

於李十郎家杜田結草事定非誣也孰謂玄江之
死非鳳臺報德地乎精誠所感可通神明彼見王
主而竊笑者寧不駭於所聞耶

榕陰新檢云林丙卿福清人生平倜儻好游狹邪燕
姬劉鳳臺者年十五有聲教坊貴游爭慕之一見丙
卿驩甚託以終身丙卿破數百金納爲妾久之丙卿
游吳越間道聞姬死慟哭幾絕疾馳抵燕日夜哀痛
刻玉爲主提携不去左右爲賦長短句題玉主上後
丙卿去燕復遊西粵僦舟東下爲舟人陳亞三所殺
沉其屍於江掠其貲以去蒼梧林司理丙卿友也夜

巨史鈔

八
外紀王主

十三

半忽見婦人稱冤狀因呼邏卒嚴捕禦人者卒搜亞
三索得玉主司理大驚窮索餘黨伏辜求得屍顏面
如生肌肉不損觀者異之徐惟起爲作王主行云燕
山刁出蛾眉質翠羽鳴璫金屈膝就中百萬倚門倡
若箇輕盈稱第一傾城少女長劉家十五妖嬈未破
爪到處名姬羞粉黛一時佳冶避鉛華櫻唇半啟飄
金縷百轉嬌喉鶯乍乳間拂朱絃奏鳳皇時拋紅豆
調鸚鵡對客閒參湖上禪桃巷重製蜀中牋芙蓉學
繡相思枕揄英羞看買笑錢五陵俠客紛無數爭進
千金求一顧妾貌雖同解語花妾心已作沾泥絮風

流聞海說林郎年少曾登遊冶場黃金盡買纏頭錦
贏得聲名遍教坊明珠欲換娉婷女金谷園中貯歌
舞滿眼無人荷目成劉姬一見心相許結束歡然出
狹邪九枝銀燭七香車驚鴛忽比雙飛翼齒齒俄開
並蒂花珊瑚寶玦流蘇帳蜀錦紫綵紫步障占斷春
風歲復年秦箏趙瑟揚還響可憐行樂在須臾夫婿
長游入五湖膏沐懶施雲鬟亂空房獨守夜燈孤春
花秋月無情去誤妾佳期等閑度婉意柔情孰與伸
千愁萬恨憑誰訴明河耿耿路迢迢絕望音書嘆寂
寥紅顏每於愁處損朱顏多向暗中周思君不見令
亘史鈔
八外紀卷五
人老柳葉雙眉畫慵掃香魂渺渺落黃泉玉骨累累
瘞芳草人傳消息五湖西夫婿傷情掩面啼碧沼遊
魚乖比目離梁飛燕失雙栖哀絃聲斷絲難續死別
生離成一哭沈思無計表深情舊得連城舊明王磨
礪朗潤復輝光賦得悲哀句短長中間自縷芳卿字
未下金刀先斷腸錦囊裝貯殷勤記鎮日重牢繫
臂東西南北但隨身旦夕何曾暫相離携向蒼梧萬
里遊逢人開取淚先流鵲鴣叫月悲長夜蛤蚧鳴風
感素秋江頭忽遇探丸客化作杜鵑歸不得黃昏野
魅泣精靈暮雨遊燐啼怨魄玉主飄零何處歸芳魂

長統粵江飛夜臺飲恨重相見朽骨含冤事已非蒼
梧司理眠官閣忽睹仙姬來綽約含怨含顰若有辭
半羞半怯如相託索陰風毛骨寒分明環珮韻姍
漸聽嗚咽聲初遠起視明河漏欲淺心知非幻仍
非夢定有幽魂抱深痛綵線縫裾護赭衣驟看玉主
神驚動由來此物屬林郎刻玉題詩為悼亡珍藏久
識依懷袖流落何因在異鄉傷心細向公庭鞠舊鬼
哀呼新鬼哭言覺孤身入虎牙更悲俠骨填魚腹詎
信蛟龍不忍吞隨波逐浪幾朝昏千秋重閱曹肝事
九辨難招屈子魂吁嗟此事何奇絕名姓從茲播西
亘史鈔
八外紀卷五
粵真迴白日照重泉果有嚴霜飛六月片玉堪將恩
遇酬死生肝膽在紅樓方知白璧能伸恨不獨青萍
解報仇

李昭傳

李昭字幼貞北京東華門良家女本姓王被誘入東院爲娼慷慨飛揚有丈夫氣以俠名傾一時號飛將軍同輩陳愛相嫉嗾寧遠伯家辱之建上昭大不堪求速死誓不與愛列班伍中會稽估掾數輩憐而諭之以子之才色足自樹何至死仇恨所中請聚金贖子脫名教坊遠仇洗恨不猶愈於死乎昭從之立削籍僦松樹胡同居焉估掾數過存之昭益慚幽谷之下每思奮飛甲辰冬有豪士三人立長孺薛公儀范仲疑客燕市雪中送程仲權游蜀仲權臨別語三人

直史鈔

李昭傳

燕

四

曰茲行令馬蹄雷萬里雪幸一當我媚念三君無以敵此聞李幼貞獨居松間冒訪之亦如對晴天玉壘爾三人因結伴跡其廬有顯者匿壁間顯者爲大邑令楚人也不以令稱而託名翰史長孺窺識之顯者下裘金誘昭昭不爲昵翼日索金還昭歎曰士也罔極莫此甚矣狹邪可久居耶三人設酒慰藉益慷慨傾露飲盡無算三人辟易莫能當其鋒謀以當之者咸曰立郎傷白氏無染指於新驪薛郎狃所嬖方鳩居不能移寵而李姬俠流不易近范郎少而敏美如冠玉且有毅丈夫行惟范郎得耦李姬而立薛女弟

畜焉夜誓於星前四人交拜願爲一心往來彌篤立大有詩云金臺已荆榛意氣久沉淪以余將皓首逢君現女身願託杯酒歡爰結李孟親子既不子鄙子實諒子真人但美曠態安知懷苦辛一夕范獨宿旅寓昭執爰高步從雪中夜造之間同訪立郎立郎飲他宅因共立牛衣下相待其爽快每類此然范亦會稽人同旅切忌之撻而訕者百出昭大忿曰所以就諸君爲免辱也今受諸君辱何異以臙去臙吾安范郎不忍再辱矣皆曰范郎貧士任汝安之吾惟取贖金金償惟所之耳昭就三人計欲立還估掾者金相

直史鈔

李昭傳

燕

五

顧無策薛曰余友許爲我加級貸金三百請先以贖妹官可緩圖耳昭舉手曰幸甚即召估掾來謬許之曰吾金具矣退所賃居與范就立郎期日還金皆曰立君長者倘任之何慮范生貧耶各立券而散自是李昭就立寓侍范郎卧起足不踰閭呼立薛以兄不復共杯酒觀面顏向之豪華寂如也居久之貸薛者微知昭事悔不與而估掾爲立故不敢促曰弟胥之將魚敗而出何用囂囂爲范李計詘語立郎曰事日蹙矣將奈何立曰坦嘗以身許人何惜緩頰沮辱願倩妹無過慮乃日向親交債責以緩急義親交多寒

儒不能卒辦或解銀章脫貂裘貫之又不足而出繻
符相質也曰何可使范郎與李姬久抑鬱居此耶踰
月而畢所償金顧安所得路費丘又丐之同鄉聚衆
索得百餘金爲昭夫婦治褒車擊轂而出都門立自
以身殿又二月始償衆索得獨身歸西陵方暑退念
范郎世胄子越故多講良知以風教束諸子弟恐不
得嫌范婦族巨族也姿首亦不惡而昭慙侈甚豈能
肩隨人耶八月中以輕舟抵武林則幼貞先自西湖
歸越與嫡同室居布衣椎髻操作自若立郎先請拜
嫡而後見昭嫡昭歡然同出無所避忌立大喜曰若
豆史鈔 李昭傳 外紀卷之三 六

是不負同心盟矣屬勉以大義而促渡江將與范郎
北上嶄有樹立會薛公儀送丁司勛出都亦抵西湖
大詫曰向來燕市酒徒乃得快聚於此豈非一大結
局耶謀記於潘髯髯曰余有情癡聞情事輒屢夜不
寐然情每中阻徒令人扼腕短氣未有若此相成之
偶也李姬之變猶龍其伏如蟄此意度固不可測曩
受辱於臊奴直目攝之耳估豎子何足道哉佛法戒
妄想至生累劫茫茫五濁孰非妄想所成世不可無
薛郎之妄諾而又不可無立郎之妄任惟其心真耳
真而爲妄即妄亦真天下無不可爲事但怕有心人

誠如諺言妄何不可成之有吾姑爲記之以詫人之
詭得者昭聞曰汰哉丘兄不能洗吾垢乃以垢髯管
幸謝髯余四人相視咸有愧色大醉湖心亭各散去
而私傳李昭非昭意也

豆史鈔

李昭傳 外紀卷之三

陳雅卿傳

燕京本司充教坊供應樂府五百儲焉其族氏出高華生女以閨閣自矜不易狎見成嫵婉余得二王曰雪簫曰壽字未而陳氏無以姬籍者雅卿後二王且廿載而特起名震京師超二王上是豈可倖致哉初姐年十二為閨士所誘遂以姿慧傾鄰城然有媚姿而不以媚姿見有慧才而不以慧才見諸美備矣而無以自美見學不必淹通經史詞賦而淹通者自廢書畫不必精衛夫人米南宮陳白陽而精者自廢棋不必爛柯琴不必焦尾而善奕善操者自廢惟其有

巨史欽

陳雅卿

無

而不居令居者失其所有王公失其貴猗頓失其富驕吝者失其才美而雅卿之奇以無奇見人莫得而名焉戚里咸稱曰大家籍中稱曰伯雅而知厚者稱曰大雅寂淡江郎字之曰蕲行曰桂枝曰雅卿則曰方萬里之人莫不稱之矣其容華無所擬似誦碩人篇咸具焉評者云雖未觀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惟其志行超舉雖工賦者莫得而翳翳時武林古生會稽肯獲長蕩景倩西吳阿超品題燕士必首推服而沈郎右郝生筠字林引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

載雲旗爾時覺一坐無人似以沉滄勝而雅卿英氣未能降語沈郎曰吾能為李隄下郝謝曰筠媿在王前爾諸人皆為雅卿氣攝惟阿超款為情死而不泯心各有主也夫心為情君心之所至而情副焉不泯以人事參之假名曰天天之既定非人力能勝阿超彌近而乖子仲自遠而合天耶人耶雅卿固曰吾不求名不願為貴富溺也人苟不求名不為貴富溺何適而不自得哉故曰名者實之賓而貴富者彊所趨也文君有言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乃君平之要事臺徒以青青調之此佳人所以興嗟而哀黃落之

巨史欽

陳雅卿

無

不自保也大都乘興者易闌情之所流誰能不波雅卿決之心固不易溺也彼視大將軍聲勢所加吹泡爾文人情宕意汙意失如柳絮隨風飄泊安定雅卿之自詠有云長安無日不風塵眼底紛紛車馬人若問妾家何處是白雲縹緲斷漁津其素心有在矣及逐江郎同歸清澗削其故籍布衣蔬食日拂作茹苦不厭人有向江郎索大雅字畫者時檢舊幅應之顧語江郎余惟不溺名以相從也如此指爪豈堪理筆硯耶余向者游燕而大雅晚出不及見幸見江郎悉生平所尚益服其有烈士風矣遂為之傳

江郎文孫新婦傳曰薊行陳姬桂枝字也桂枝之行
薊焉十年不字字江郎江郎於是乎字之也防於梁
鴻之字孟光曰德耀孟光嘗謂吾安得夫子賢如梁
伯鸞也者乃伯鸞亦喜詩孟光可與俱隱深山耳初
姬字雅卿而居水玉以姣色傾長安以慧才傾天下
士也以姣色傾長安長安無王孫貴公子者矣豈無
長安王孫貴公子而雅卿不字也以慧才傾天下士
士無聊天驚人者矣豈無士聊天驚人而雅卿不字
也雅卿若曰婦人出風塵乃欲偶貴妃富栖翫華
之園溺已溺則卑卑則不能超者不能超者則蓋墮

巨史欽

陳雅卿
外紀卷三

三

蓋墮則終不知其所稅駕雖出風塵何益故與其溺
貴富也寧溺風塵溺風塵猶可極也溺貴富不可極
也食貧貧士淵焉抱心與俗浮沉久虛物色乃一見
江郎而字之江郎好奇而雅卿雅欲見其奇江郎負
俗而雅卿雅不牽於俗江郎曩丁禍妻頃遭敗妻不
克家遐思梁鴻之在伯通廬下而雅卿雅有孟光眉
案之想其合也天作之矣雅卿夢母郝曰吾與而言
而既不肯為柳氏才君平尤雲怨雨祇是情癡而翼
日喜而郎簪彩筆來也雅卿寤乃喟然歎曰疇能翼
日當此占手翼日江郎來翰成庚戌四月八日也是

日馬淡生集友人崔元家雷門李黃與江郎浮大白
而以五白呼雅卿也雅卿不可驟得而驟得雅卿者
盧五白以雅卿注也江郎一擲而盧得廣寒宮裏一
枝梅李黃且視且驚曰梅貞桂也江郎得雅卿矣乃
汪穎奇褚叔武為江郎塞脩適當雅卿占夢之期而
雅卿以彩筆屬江郎先應之詔詢協遂許盟故江郎
不煩請而驟得之奇也於是雅卿見江郎甚喜寔酒
宴會甚歡江郎對雅卿話盧雅卿對江郎說夢馬生
汪生褚生駭且訝莫不引滿為壽願江郎異日無負
此夢願雅卿異日無負此盧盧也夢也奇合也故曰

巨史欽

陳雅卿
外紀卷三

四

天作之也客羅爾雅乃周咨于仲服何艱莫家而客
長安宇宙有心人哉意氣勃勃清揚之間肆予羈孤
感知已不覺動色相告十年內難十年旅狀娓娓然
雅卿曰予哉天壤之間有江郎而乃屬階於婦至今
為梗抱恨百年風木卜妻流寓重不修能懷安能忍
此夫夫也遂解佩結言曰願執巾櫛以相從文仲無
棄江郎曰予仲何人敢要此盟雅卿曰江郎貧士也
儂為貧婦文仲無棄江郎試之曰若是卓琴楊拂可
得恭傑邪雅卿笑曰我二人共貞哉而奔諸我固知
江郎貧不貧於禮儂無寧請之我父謀之二弟庶幾

舟梁而先焉江郎於是長跼而謝曰若是卓琴楊拂不得並傑耶雅卿曰雖然自我之不脛就於情癡之人也不脛就於貴富之人亦屢矣故有言偉大雅字人人必不信今一旦偕貧士去人聞之無不且驚愕且恨雅卿固自有夫奈何俛視一世哉江郎曰鳳之自占也龍之自躍也玉之自種也珠之自還也何情也何癡也情生於癡癡以御情而情車覆癡生於情情以載癡而癡馬奔情車覆而臺為空也癡馬奔而鵲不駕也顧天下人皆為俗情癡耳千古情癡亦是絕望人言爾雅俛視一世信然于何追踪雅卿曰妻

亘史鈔

陳雅卿

五

嘗慕孟先之舉案齊眉也歎婦德之為隻而梁鴻獨行乃能為人賃舂忍於深隱肯於俗季暴昭質哉江郎於是宿水玉居得陳父報請伯雅曰唯唯惟吾女且得二弟報謀伯雅曰唯唯惟吾姊破產從之不惜也陳氏嘗以雅卿赴家奈何乃至破產責帥之責不足供命也長安中熟歲中貴之家飛揚跋扈為雄之輩莫不以勾欄為金窟責以子母取盈焉而不折券弱肉強食不盡不休也十產而九破陳氏之產不破恃有雅卿在乃今雅卿為江郎作歸計而父若弟為雅卿破產償責釋重負以成去志而寧無家并無越

志請試以此告人人必不信而江郎信諸鄉行曰胥之江郎於是信水玉居得陳父以伯雅之所請也者請江郎且得二弟以伯雅之所謀也者為江郎謀謂吾曹不幸氏係伶官每恨不得修名以死是役也其無乃使天下人知陳雅卿出風塵為貧婦不肯降心貴富而溺於從且知陳雅卿之父若弟亦不後志貴富乃破產從雅卿以從貧士成千古之奇居此名也愈於居此身而江郎奈何不信遂宣言江郎主雅卿謝客乃予仲計與鄉行還山東未便又計與鄉行稅西邨未便瑤蛇水玉居三閱月秋風颭矣鄉行曰一

亘史鈔

陳雅卿

五

日水玉一日塗炭若之何其昨者聞軍胥上谷張師令人密召郎甚亟何不即來此涼颼奮去未事可集邪乃令堂也鞭弭為江郎前驅四出塞窮日力抵上谷度雲中因代鷗江諸王孫受知世子授簡免圍歲暮得治橐中裝還水玉居鄉行無恙問郎福綏而歌曰何其久也必有興也予仲答歌曰微君之躬胡為乎雲中遂詹吉得獻歲二月二十七日江郎乘雁迎婦於西邸操作宛然德耀真仲婦哉君子謂江郎有挽鹿車入山者矣陳父歎乃遂膾衆責叩悉產均之江郎且五出塞偕婦東歸清洲在明年二月

吳盈盈

魏人王山能爲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薄游東海
值吳女盈盈者來年方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豔
甚治詞翰情思翹翹出羣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
帛盈遠簡嘉耦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召使侍宴山
預賓列相得於尊俎之間從之驩處累月山辭歸盈
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山其詞云芳

亘史鈔

外紀卷五

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掩關檻光發一旦碎花魂葬
花骨蜂兮蝶兮何不來空使雕闌對寒月山作長歌
答之云東風豔豔桃李鬆花圓春入屠酥濃龍腦透
縷絞綃紅鴛鴦十二羅芙蓉盈盈初見十五六眉試
青膏鬢垂綠道字不正嬌滿懷學得襄陽大隄曲阿
母偏憐掌上看自此風流難管束鶯啖含桃未噉時
便會即時風動竹日高一丈羅窓曉啼鳥壓花新睡
短賦雲纖指攏還偏半被可憐留翠晚淡黃衫袖仙
衣輕紅玉闌杆粧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眼
橫波灩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懶才如韓

壽潘安亞擲果竊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別有

私言銀燭下簾聲浪皺金泥額六尺牙牀羅帳窄釵

橫啼笑兩不分歷盡風期腰一搦若教飛上九天歌

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幾

許前年按舞使君寢睡起忍羞頭不舉鳳凰簫冷曲

成遲凝醉桃花過風雨阿盈阿盈聽我語勸君休向

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憐宋玉才多惟解賦洛陽無

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把

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倖五陵兒一日憐新玉如土雲

龍雨落正堪悲空入他人夢來去浣花溪上海棠灣

亘史鈔

外紀卷五

雪濤朱戶皆金鏤羣羣筆筆逸玳瑁落張祐益滑琉璃
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興來奇怪生毫端醉眸覩紙聊
一掃落花飛雪聲漫漫夢得見之爲改觀樂天更敢
尋常看花門不肯下翠幕竟日烜赫羅瑤鞍掃眉塗
粉迨七十老大始頂菖蒲冠齊七十始頂菖蒲冠至
今愁人錦江口秋望露草孤墳寒盈盈大雅真可惜
爾生此後不可得滿天風月獨倚欄醉岸濃雲呼伏
墨久之不見予心憶高城去天無幾尺斜陽重山雲
半紅遠水無風天一碧望眼空遙沉翠翼銀河易闊
天南北瘦盡休文帶眼移想向小樓清淚滴又明年

山適淄川遇王通判於邸舍出盈盈簡欲偕游東山
紙尾一詞云枝上差差綠林間蕝蕝紅已嘆芳菲盡
安能尊俎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安東金鉞王勣雪
花斃二十年前是俠少累累昨日成衰翁幾時滿飲
榴霞鐘共君倒載夕陽中時方初夏山以病不克赴
其約秋中再如山東盈已死王通判謂山曰子去後
盈若平昔醉寢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告曰玉女
命汝掌奏牘及覺泣以白母云兒不復久居人間矣
異日當訪我於東山遂鳴咽流涕其夕竟卒王命山
作詩弔之山主賦三章其一云燭花紅死睡初醒一

更史鈔

外紀卷五

齊

三

枕孤懷病客情海上有山應大夢人間無路可長生
乾坤意入憑欄閣風月人歸似舊清漢殿香銷春寂
寂夕陽無語下西城其二云絃絕秦箏鏡任塵細腰
休舞鳳凰茵一枝濃豔埋香土萬顆珍珠滴繡巾行
雨不歸魂夢斷落花難伴綺羅春漢皇甲帳當年意
縱有芳魂不似真其三云小巷朱橋花又春洞房何
事不歸雲二年前過曾携手今日重來忽見墳香魄
已飛天上去鳳簫猶似月中聞縱然却入襄王夢會
向陽臺憶使君後五年山遊奉符與同志登岱岳至
絕頂玉女池追思疇昔盈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憶神

會因題於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遊
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墳樹秋風月過情須感
慨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特
地愁又曰柳條黃盡杏梢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色
笑春渾似醉寂寥唯少賞花人憶昔閒粧淡紵衣一
枝紅拂牡丹微無端不入襄王夢爲雨爲雲到處飛
山歸就次遂夢游日觀峰北見石上大字筆迹類盈
書一詩曰絳闕琳宮鎖亂霞長生未脫棄繁華斷無
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歷劫遙翻滄海水農
春難謝碧桃花紫臺樹穩瑤池闊鳳懶龍嬌日又斜

更史鈔

外紀卷五

齊

四

讀畢忽寤是夕昏醉惘惘若有所遇晨起繞峰四望
但蒼崖古木非復夢中所歷感愴而反

山有筆盒錄
詳記所遇

真鳳歌

真鳳歌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為沂州同知確守不亂真侍以機辯圓轉欲求好子彭一日大雪彭會客深夜乃散真托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辭後意甚密

金鶯兒

金鶯兒山東名妹也美姿色善談笑搗箒合唱解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昵其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綉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盡船開拋悶

亘史欽

真鳳金鶯
外紀卷之六

的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

或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為美談

亘史外紀趙盤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賈扣傳

賈扣趙王府教坊司妓女以善琵琶供內侍王寵悅之其慧性過人適有傳謝茂秦竹枝詞十首至趙府王令扣習之王曰美哉詞也不穀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我王客鄭君庸曰此大梁謝榛作也與臣善請為王致之王曰謝年幾何曰長於臣垂七十矣王曰必為不穀速致之恐風露不常悔無及矣鄭曰謝尚強

亘史鈔

外紀卷之六

餘力稱詩當未艾也王曰私願得奉謝先生驪強為不穀製竹枝新詞鄭曰諾語在萬曆癸酉春謝方游關中冬暮過彰德遣使招鄭君家願託宿度歲鄭大喜宿于館舍明日天雨雪二人不耐寥寂鄭謂謝有客交頗負賢豪名請脩山人刺謁之謝喜懷刺行經趙邸鄭邀謝入此友舍也榛笑曰吾輩豈朱門客耶王遣謁者引之便殿具賓主禮殿中盛張具謝目鄭曰王將宴客請辭行王曰無他客亦先生輩爾少選陳廣樂王前席而言曰不穀慕先生久矣魯屬鄭君紹介慮不得見今幸過不穀鄭君竊先為通故風獨

潔以待先生勿卻也酒行大雅協作王曰止請繼瑟以琵琶佐之聲繁屏後王復止衆伎獨奏琵琶方一闌謝勳容曰此異音也細審之乃已所製竹枝詞再闌離席請曰此山人鄙俚之辭安足污王宮玉齒辱柔指調之預聞其聲矣可得見其人乎王請觀襍劇而罷之令諸伎擁賈姬以出先舉射人藉地而竟竹枝詞十章王聽而前曰此先生所自娛者願為不穀賦數章以續其後令賈姬彈之不穀一側耳而死不憾矣俄改席山亭看雪謝不勝酒力仆臥石畔賈以稚代薦承以絃謝醒碩賈姬大王安在曰在主席謝

亘史欽

賈和趙
外紀卷二九

二

惶恐起辭曰老夫醉而狂罪萬死莫贖王曰先生休矣強為不穀賦之宴罷明日上竹枝新詞十四闌王令賈姬習而譜之合以律不失纖毫元夕奏技便殿王即盛禮而歸賈姬於客次欄其盈門謝加額曰僕生平捺不律製不腆之辭得天下豔麗合之絲肉而又令抱衾裯即一夕為千年死可矣死可矣載與周行逾二年名山勝地無不徧歷經大名監司太守咸負勢迎或請賦壽章百首至八十三與阮嗣宗詠懷數合遂絕筆鄭君庸賦十七章足之賈姬率二子奉柩傳大寺之旁舍學博毘陵吳伯高賦詩挽之寔乙

亥冬月也明年余友顧孝敷以省舅王別駕經宿其寺僧為言賈姬每夜操琵琶一曲必痛哭而絕即先生所撰竹枝詞云令魂而有知足以娛死矣於是賈姬以千金妝奩付謝之二子令歸葬自破樂器終老于闌闌間嗟乎兩人以音相知雖子期伯牙不過是矣因孝敷語次為之立傳寔萬曆壬子春也

亘史云昔魏武愛丁儀將以女妻之五官郎中將不可後見儀詩歎曰若儀才則雙育尚當與女况

亘史欽

賈和趙
外紀卷二九

三

亘史鈔

淮陰

劉女俠傳

天
西
氏
校

劉龍字雲卿其慕義類古俠士風故稱女俠家本晉人父似有官秩者從母遷廣陵自匿其跡生二女長龍次鳳居文峰塔之南塢將以龍屬諸賢豪士而鳳為擇良家子配之為終老計偃蹇無所遇戊子丁丑間紫溪劉孝廉上公車不第往返咸客其家龍謹事之劉病瘵歷數月龍扶侍親湯藥無少怠劉之病日

亘史鈔

劉女俠

深慮將不起龍不忍其行曰途中誰足恃者父毋怨詈之不為顧衣飾就質且盡而劉之族大以孝廉溺劉致病羣趨詬之見孝廉語其故咸感慨去而孝廉居踰年得少瘥仍上春官試遂無一訊返即得傳與死俱不可知至壬辰冬驚生謁饒使失意無所主從客訪雲卿家雲卿問生昨客傳東游詩非君耶因留下榻密語生為孝廉拮据狀及今相思無可問訊又不能舉其名及字但貌其廣穎奇骨俊偉人而已且曰此必非負盟定無起理盍從豫章訪之生許諾會天寒甚河凍不流生淹兩旬困如孝廉病時而龍奉

之無倦朝夕作客供必豐腆迫歲生乃啟行所親有貴兼金饋者則出龍旨也生遂詣豫章詢孝廉族多諱言之然固未第亦未死也因入楚留三年不歸龍遂適高氏與正始堂陸丈人為隣龍嘗從生一詣陸宅觀劇其居近東關居久之問高曰識此間陸丈人乎高曰不知也龍曰豈有與陸丈人為隣而不知陸丈人者乎吾悔嫁子矣其人政行執贄陸公前自陳其事公善待之至辛亥歲陸公為余言龍尚無恙鳳後為名姬亦快士不知所適

亘史鈔

劉女俠

亘史曰雲卿不知書而好文士不知字而識偉人至損索借交以結客驪不為少吝此古俠士所難至怨其夫不親賢卒為善士與齊晏子執蓋之妻無異辭即太史公亦所必紀矣

浦之恒揚子吟贈劉雲卿君乘揚州舸妾家揚子橋隔岸丹楓林當門枯桑條高塚栖夜烏野風吹蕭蕭帶薄激洪流阿閣鬱層霄吳越多浮冶燕趙豔且佻不辨燕與吳試聽管絃調客從遠方來請停萬里棹鳬目一以成安用琴心挑龍子吐珠較人出賣鮑綃珠豈不珍不易朱顏凋與子為秋期秋還室已遙同心隔河漢相望夜迢迢感念結中腸蹇脩當誰要

寒雲西北興霏、雨雪飄黃河凍不流送子涉水潮
舟楫阻關河五兩何招、不怨五兩輕但願牽迴颺
迴颺有返期逆浪慣能邀

直史欽

直史欽

三

范女士傳

渡江以北無可稱女士者同社陳載道王先民何仙
即舉一人焉曰范小一蓋三君字之仙露言其無凡
境也夫仙露以貌然女身贖諸其母母之鵲無舍女
可知則盡人是託得一即許盟、定沒於中道則反
訊詎之倍償其聘未厭語人曰得偶加余罹失偶寒
余袂命也將誰怨焉而士之造者數不能退其仇則
障之別室或廡下或栖牛衣間賁佳醢美肴餉之士
私喜為親已得間脫來對博浮大白去終席不在客
客出極珍曰存之以當吾友庶彰君貺客安之窺客
直史欽
為誰匿不與言而三君說、自負詭客相通也士或
嗜枰屬客餉至累積盡以嗽士擁壚分之而井值雪
封戶拉士坐惟中酒進無算謝客不顧偶裁衣未成
麾鍼工以士至將質之酒家未暇衣也士以類至者
時盈四座則大呼快吾何以得諸君辱臨傾筐倒庋
勿惜矣嗟乎從瓜渚邇清淮且竟安得有士如仙露
者乎吾故士之以媿夫為士者昔所交惟劉雪卿可
顧願乃獨行君子不若仙露閨士多知重三君終無
失也今且歸正矣不知能為士報否因述其贈詩誦
之以伸景仰云

陳無言贈范仙露詩蛾眉雙顰入垂鴉寶髻斜簪玉
蕊花身處聚華心自厭閒來窓下理絲麻其小閣斜
臨淥水開風流不比舊章臺此中未許尋常到惟有
詞人入座來其又同陸長倩汪遺民真長夜集仙露
館春星明爛熳芳宴美人家繡閣張連炬文窓障碧
紗歌翻新製曲舞落晚妝花莫惜厭、夜貪看雲鬢
斜又結交行為王先民范仙露賦太原王生文且豪
交游之中義特高結交美人范仙露邂逅相逢即如
故披肝瀝胆兩精誠一時拜為姊妹凡片言便定千
古盟平古盟言不生塵天翻地覆數有終此心不隨

直史欽

范仙露

五

天地窮 閔景賢同賦結交行云世態絲、那可數
誰說翻雲復為雨白首論交能幾人從來此道慚千
古太原王即意氣揚揚、裘馬少年場到處鍾情連
彩袖當場結俠奏霓裳風流談笑情無已為兄為妹
章臺裏片言九鼎重然諾一刻千金等生死俠骨稜
稜俠氣真雄豪自是有心人不逐世間輕薄子青樓
傳得廣陵春廣陵美人類如雪當時豈復論桃葉文
夫今不重交情交過翻令歸女俠衫黛盈、錦繡御
雲鬟高髻杜青娘不從燈下期驚友却向花前結雁
行雁行不為憐眉黛風流豈異英雄態豪華惜玉英

詞人借客憐才唯此妹膠漆論堅不可齊王即仙妹
入新題百歲襟期盟白璧千秋意氣誓丹鷄秋雲反
覆如飛電繞指何如劍百煉玉樹兼葭信有緣金蘭
契合應無變請看增前種樹花朝開莫羨堪嗟頤
言終始如今日毋令聚散泣琵琶人生聚散應難料
要盟此夕三星照莫道青松會咲人結交勿使青松
咲王醇谷范仙露對梅花見懷詩云梅花一樹青
樓邊千枝暮歷揚光鮮幾度調粧艷金鏡幾回度曲
嬌鵲結美人此際愁如織思殺羅浮花下客手把寒
芳寄遠情不道天涯淚沾臆

直史欽

范仙露

六

五姬傳

潘之恒叙曰李汝易以佳公子登騷人壇好客甚時召客成高會即鄭當時孔北海不啻也潘生游淮南值汝易病謝客有間力疾語四兄不可令髡君虛此七夕當畢召歌妓佐其歡蓋先是長公中丞仲公孝廉數張讌期而未集髯頗聊蕭之汝易曰阿兄不數招且未習故不得致余習之且狎能令無畏當為二昆寬其卻避狀令得盡所長余病久未徵歌請得卧而聽之於是汝易方隱几中丞孝廉諸郎君為肅客客至者孝廉鄧泰素湯佩章文學王季長姑布生楊琴友張肖夫而季公文學汝居夜至標題分韻中丞公以屬不慧不慧進擬七夕喜汝易病起一首携妓觀星河一首請公裁定中丞曰合之為排律諸妓送闌既定以次聲歌梁塵盡落鳳臘俱殘次日諸公各賦詩紀之余過淮陰追為五生立傳

趙文字掌卿初有聲清江號曰昭燕其母小紅角妓也掌卿身輕能舞掌上而音響遏雲吳人善歌者聞之為氣縮其顏色韶秀亦傾動一時顧善病垂絕有方士過其門聞哭聲曰何為者曰豔姬死爾曰吾見

之垣一方未死也巫內藥一九口中覺喉有轉音起矣嗣是謝客不復當夕避名來維揚依隴右外宅以歌給事主家月季一至馬召不款頻方度曲時氣甚充且亮殊無病容曲終覺稍倦先辭行然坐客意滿非之強也汝謙曰趙所居甚僻異日再造之盡其宛轉未踐也友人郝公琰舊識之徃覓不可跡清江人至今思之

胡一字白苧為雲中君所賞以其善吳歌初以謳供給武林包憲副宅包謝館舍而歌妓散白苧誤為楊生誘匿跡來維揚楊生亦善歌歌不甚揚而為劇殊有逸態白苧似欲近之又求遠之其性慙而難恃驕寵少不當意輒擲食器於波左右莫之誰何然貧屨甚矣每登塲則專一不亂四座為之傾按拍或末盡合魏家調口喜為雌黃不改吳態大輪估人終不之善也流寓將窮乎亦足悲矣然竟與楊絕而情益蕩莫知所歸

馬二飛鴻金陵妓也其姑王以烈殉方蔚宗其家頗贍而飛鴻以歌自振不能曲承之反以為鴉將售之行伍人行伍中爭購之飛鴻自傷如驥易皂乃悲歌以當長鳴坐客皆為拔泣歌之動人如此決辰訪之

則依賈氏其聲價重於伏檻時宮之奇去虞而用於秦士固有遇不遇也何足悔哉

杜蘅行三字芳芷本大梁人余嚮者從吳門暱若芳其諸姑行貌亦稍類之而風致少減頗依依有相戚之意歌調靡婉變動人坐客趙生和之若出一管例之趙掌卿恐不勝羞蒞渡江以還似不可多見李瑤英行一顏麗而華時露閭閻態令當壚足傾都市廁之盛筵稍為局脊其聲本弋陽樂平間而柔潤過之曲盡其妙亦令人側耳謂新聲足賞頗有昵之者與白苧自成別調較之諸姬風韻殊矣

巨史曰古豔桑濮未聞吳越彼皆居淮上流而邦溝中之南北佳麗所集固宜多才何寥也近王卿持乍一至發聲振林庭樹先秋而落儻聞趙氏歌且當自廢矣孰謂鄭衛之音今且為鵠而吳雀翻為蜃耶余方任耳未能辨也

附錄

七夕喜汝易病起携妓觀星河共賦排律

李中丞植分得四支成詩十九韻絳樓顙氣迥玉宇露華滋暑退無煩苦風清有爽思相如方病渴宋玉動秋悲七夕傳遺事雙針憶舊期人間燕喜集天上

鵲橋支芳席陳瓜果中厨采藿葵邀賓聯桂柱携我賦綈衣花萼情原篤塤箎調自怡高燒銀燭冷共詫綵絲奇紈扇撲螢火霓裳舞鸛詞飛觴頻勸酒擊筑促題詩坐對靈河轉遙聞清漏移素濤明似練纖月曲如眉織女金梭歇牛郎龍駕遲天津鳴玉佩雲閣掩羅帷舊恨堪誰訴新歡祇自知盈盈終歲望忽忽霎時離遇合良非約真虛尚是疑斗邊槎可泛直欲叩仙姿 邵孝廉文明分得一先賦十四韻夷律鳴秋發商飆竟爽先張燈呈祕戲露坐敞芳筵白傳元同社黃姑正比肩雙星看上下一水任流連抒為騷

直史鈔

五知堂主

十

騷擲鍼沿乞巧穿從來靈匹信不用寒脩傳起色觀濤壯酖顏帶酒妍極情通士女至樂叶人天仰視雲霄外低頭枕席前纖阿惟可鑒缺陷能填偶集今何夕孤游已隔年服箱雖日邁稅駕薄言旋為問宣城賦因思洛水篇君懷真矯潔僕病也遽然 李孝廉柄分得七虞賦十二韻絡緯鳴秋夕雙針望不孤氣澄河漢迥雨過鬱蒸徂愛客憐吾李尋盟飭阮厨飛觴無病色襟坐有名姝歌發清商應顏酖玉露濡人間爭縫綵天上惜歡娛絳綈雲為帳星微月在衛烏來疑是幻鵲渡却非誣色綈思宮戲金梭問女奴

何時槎竟到愧我犢同鋪脉脉深情共盈盈逸興俱
淹留今夜會直作隔年需 潘旅髯之恒分得十四
寒成十四韻金氣涼初入銀河暑漸殘歸心隨紫燕
花信下青鸞謝病尊仍滿羈棲影尚單鵲毛渾欲禿
免虛未堪團紈扇歌中掩蛾眉鏡裡看星輝粧淺淡
天淨羽輕寒誰記桃三竊魯奔藥一九連枝兄弟宴
弗綾女兒盤賦愛相如渴筆傳齊女彈槎期邀共泛
濤色起同觀示疾權摩詰裁詩陋建安淮南多詠桂
溝水舊名邗烟月增佳境風情減故歡從來秋色好
何事獨悲潘

直史鈔

卷五

十一

張玉傳

張玉天津衛人頗頎然清揚善膝而工蹴鞠不脩治
容徒居清源清源游居伎以千計紫手如繩比肩如
堵咸鳴箏振瑟和歌鳴玉獨忼慷高步與衆相凌
久之遷徐州致雀鼠之訟太守夏公楚人目玉非凡
流初無低昂第賈押江都或以為逐而玉察太守於
眉端知必為之地至江都啟郵着送夏孝廉處安置
孝廉雖江都人故太守遠宗而側儻足庇旅泊者于
女俠尤加護持玉一至名傾江淮踴躍登塲千里間
稱捷亂者無出其右名師皆辟易去無足當其銳鋒
偶一俊偉少年以沆接若神合千人盡廢嘖嘖如觀
鉅鹿之軍既罷而詢姓名則海上小喬君字定侯其
父伯圭名震萬里兩足力可分大小華而此技尤跳
梁江左常語人曰吾老此技頗自雄今避吾兒當息
所無超距志然此娘子真兒敵也於是衆賦小喬君
名益信張姬為絕技一時名公若李方伯謝比部稱
文章鉅公俱賦蹴鞠行贈之明年辛亥驚生來江都
因喬生之譽特訪之已從豪士去僅得二公歌行三
詠之為歎惋而已或云玉之居徐與李文學善以毀
褫章甫玉之被徙頗繇之後李得復竟載玉歸離今

直史鈔

卷五

十一

在二三年間亦可謂同心美合者矣或云所善者文學之兄文學之被褫以毀爾

百史鈔

卷五

十三

百史鈔 淮陰

劉生傳

天都逸史冰華生撰
澹如居士方叔甫校

生、劉氏之少姬也字無生居淮之清江家故倡年十五始破瓜其志忽、不樂有出塵想客狎之輒止、嗔必謝去始安以故姿首眉目發豔一時人爭憐之而鮮有與昵者郝季子從嚴君自楚來訪吳民部宿留久之季子方持居士戒年弱冠猶稱童真喜以佛法勸人不擇鄙賤惟食牛報為先談引女戲鬼為鬼負去塔頂見鬼於人前或跪或揖或碎或擊女問之知為善惡所遺而為役使者則斷食牛人也女忽起念吾誓斷牛鬼即不敢近請更念令得負歸而斷之事載太平廣記生、恍有悟請即斷牛異日語郝季公真吾導師吾厭世甚惟靳速死公何以為之津梁季授之念珠百八子曰惟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可不負汝字生、謝曰妾幸得死而心不化怨終隨惡道願乞公一詩以解其縛郝季曰諾卿自是西方人其精進乃爾吾不及也語在萬曆庚子冬季別去一年有音自清江達於楚云生、歿廣陵間季曰生

已逐真矣而我猶為風波民倘過維揚當弔之以志
余媿歲兩午夏果抵維揚生、盡見於夢季為驚起
賦詩十絕其夜復夢生、來謝且言妾散附公路浦
黃河之壩惟感公一念未化安得公來清江今血成
碧幸不為酸妖季感其言因自慟語所知云吾能脫
無生以忘情而自入於有情終為螺羣累矣辛亥秋
力謝羈束而亟追逐於清江從黃河壩上以楊枝甘
露洒其墓曰無生無生卿為我解我為卿縛毋因解
迷當從縛覺盡脫牢籠還歸極樂於是同輩名姝若
蕓如若趙文聞之垂泣咸皈依西方蓋自庚子以來

劉生

甚食牛者矣

亘史曰阿難欲化家後發心檀越而摩登伽女卒成
性比丘尼以二人屢劫恩愛深重故難解脫余為殭
情之文多矣惟無情乃入無生吾願兩人從佛頂況
心銷釋故於淮揚諸姬首揭之謂入五濁不可與說
法吾不信也

庚生云公琰在維揚有弔無生詩十絕其兄子荆
和之以豔傾江淮不欲附余傳而更作十絕多解
脫語且曰與吾啟智城綸何如作棧迷津故特表
而出之

郝之璽過淮甸尋故伎劉無生墓因賦十絕吊之而
方原是美人家玉委珠沈莫浪嗟見地已超生滅境
能令真壤出蓮花其記得青樓乍見時清尊檀板吐
新詞含羞不受人憐處自信關浮絕豔姿其日、經
過西閣前焚香煮茗共談禪素心遂厭掌婆穢頻謝
浮華禮梵仙其心淨能令國王清遠花時念佛千聲
覺來遂使情城破報得蓮花上品生其楚鄉傳到計
音時花落東風引客悲不淨人能歸淨土無情翻作
有情痕其瑤人何事最堪哀曾向淮南入夢來乞得
新詩珠滿握拂衣含淚返蓮臺其人傳孤塚在淮陰

劉生

千里扁舟試一尋

滿眼雲、何處是招魂空作楚人吟其生、不負字無生勘破沉迷悟化城總為一朝

蟬蛻去黃河千里亦澄清其厭住天宮劣作仙不乘
黃鶴坐青蓮朝雲羞逐行云去默受坡公一指禪其
策杖馮高一送眸樹紅沙白碧天秋好將衣帶清淮
水洗却遊人十載愁其

庚生曰余既浮淮近廣陵悵若有遺也郝季曰公
隘廣陵而淮觀暢矣公抱窮愁而篇什富矣兩未
愜者劉生無靈未能懷珠光相報耳璽則因公而
有景焉方其看碑柳陰之道皎、手月照然魄照

白刃於霜空既而酌茗荷蕩之波樓、手兩濯貞魂消香骨於塵胃公之說法直將與貞烈同空自性豈不令濁穢盡破微情真以無擇心度世矣余謝其能廣節志也并錄其詩於左

却之璽曰同景升先生舟居兩月南抵揚子北達黃河往來淮水上且得從清江吊劉生、乞先生為傳以踐夢中之盟於返棹日成二詩酬之 五湖兩月席相聯頻借煙嵐結勝緣千里青山容遁主半生白杜許逃禪朝、泉石書成奉處、賓朋載滿船淮北江南海秋風流誰不羨韓仙一其清淮溯盡為尋盟

直史鈔

劉生

不計烟波路幾程白業熏修終出世青樓薄倖已成名何人肯赴重泉約嘆我難忘一夢情故事乞君裁小傳欲令五濁解無生其

何偉然跋曰傳云唯無情乃入無生劉返真而情已死矣公琰之吊且賦索傳以誌不忘直欲為情死者一言一字可作返魂香耶似復認墓門為驚塚矣然芳情雖滅香名尚生何妨讚歎則賦之傳之者舌根俱生青蓮花

孫姬西如傳

孫姬名溥字西如清江角伎年二十從詞人秦京歸汝南余未面京聞孫溥事寄詩豔之嫁後五月亦來清江以不見溥為恨問之姚百雉姚云余故所昵者知之深於京京詭得爾蓋姬以妓麗傾一時善歌善琴尤慷慨激烈有丈夫風非其偶弗能近百雉具勝情稍足當其意與期八月坐戀秦淮呂生不至姬遂絕望京才調埒百雉雖豪英遜之而婉嬈似有獨至婦人爭願得以為夫如汝之劉陳之葉及清江之孫閨中成燦矣百雉雖崛強且奈之何京與百雉書云

直史鈔

孫如

五

足下知人不謬吾為公以金屋貯之似得所矣其語益聊蕭之百雉益不服曰孫與余居三月無詬言今隨京盱眙十日而三反目京體無完膚而謂得所何耶溥生曰此政百雉不及京處孫娘所以歸京也咄咄姚生安足辱孫之譽且捷哉雖然亦太虐矣其歸京也可免夫惟京能自甘焉恣之可也此正以為得解者也作孫姬傳

錢若鶯曰前輩風流趙女獨擅今不復出矣蘇如橘領袖之後來班行中各有領袖吾輩不得不推孫溥孫溥行推夏潤今夏潤復行矣離索之歎奈

何公琰曰領袖及卿殆將行乎吾慮其繼之者耳
陳載道贈孫西如詩翠閣娉婷女天然畫未真意嬌
常帶懶步仙轉撩人腰細徧宜舞眉翠不為春風流
端可賦何謝洛川神

張未央傳

張嘉夜字未央大梁人方孩時呼曰四美從父母繼
至淮安徙居廣陵甫長敏慧過其同流姊龍煥具才
致要結勝友談詞翰事謂阿妹固超：者聲易振而
未央能自為妖少年爭以賄招之不為顧見尊貴輒
能曲媚以制其挾脩辭致情綽有餘地人每憐之恣
其慙弗較也顧小侯携游秦淮秦淮女兒皆自靡而
未央目先所出若未嘗見佳麗人及經歲一再往而
益自負有狂姐挾舊院聲游廣陵乍見未央易之未
央咄：刺金陵姐：不服與訕未央攘臂叱之扇擊

直史鈔

張未央

食器鏗然姐為氣奪其英毅若此初為驚生一顧遂
執手頭奴子乞詩題其面云方外殊佳麗絲華未易
加秋澄初上月海靜忽生霞會接星期近名含夜色
嘉淮南千樹桂無可儼瑤花適新貴人過都小侯備
諸估客請脩未央歎曰吾幾入侯家也者而反向估
客借耶傷哉謀之有心人竟挾與小侯會未央益不
自得促之鑒江與武林生暉聲幾不振新貴人遺書
曰孰謂小侯食鯖者而彈鋏之不若耶十月初有探
梅東閣者遇之京口復遺書云張即快士恨坐少髯
公不得以豪宕氣相映發其見賞如此即吾緡雨中

秋泊阿咸輩徒喜其顏色而未得于神情之外知人固自難哉

亘史曰古云一見能令人喜不見不令人思其未央之謂乎然驚生似不能忘情者却李遺之詩十首其序云髯公舟過鑒江居人留為十日飲日徵諸姬佐酒余問絕豔者首推未央因賦十絕贈之且述髯往事非以欣時欲令景色常新耳詩曰殢雨寒雲幾十春坐看花落復花新驚鸞上題名滿屈指誰為第一一人其吳有侯生楚有張金陵迢遞小徐娘燕姬幾欲鍾情死十載淹留歌舞場二群芳久謝不成春何

直史鈔

張永大

嚴能微駘蕩人絕豔瓊花欣再見披雲帶雨一枝新其神是秋山骨是仙清冷風味許人憐只愁飄瞥身飛去化作朝雲與暮烟其應是張星化後身世間無此秀丰神玲瓏心曲香肌骨談笑風生泥殺人其油壁初停襟坐時滑稽蕭散可憐姿天生一代佳人出姑殺秦淮豔冶姬其蛾眉淡掃嫩濃粧一顧令人一斷腸不本風流帝太史宮袍曾惹月中香其入座彌令眼界新梅花秋月可傳神石榴抵恐風吹起却向波前護襪塵其頻列詞人俠客行不輕混入少年場姓名贏得傳千古曾遇翻李十郎其瀟灑花間柳

果郎如何吟唾亦生香拾他口次多情語譜出新詞贈未央其王醅贈張嘉夜詩盈々秋江水未足比

風神丹霞映初月弄出晚粧新鸞杯嬌殢酒蛾黛豔偷春深情託微咲更送眼中人滿豆之中元夜別未央詩新涼冀問夜如何桂酒當尊月色多恠座繁星全近水祇綠靈匹已辭河又秋夜訪張龍煥未央宅同李震卿公建顏卓如汪仲實吳弘文各得多字金粟香飄金巨羅朱顏斜倚玉山阿從教攀徧淮南樹不及儂家桂子多

張龍煥傳

直史鈔

張永大

九

張黑字玄之數得侍雲中君酒曲謹中度以其色黯而肥力能舉案大類孟光女以德稱何又在色未央簾事之其名亦相埒而喜酬應文雅士焚香淪茗房帟潔清未央覺自穢每慚之而客以情好昵者留連歲月視未央為風露人矣齊有孤逐宿痛者其才慧驚動國主寵傾後宮則無鹽西施相為唐突未知其孰麗故特豔之亘之題帕詩云仙藉曾占天上無名從太史世應殊不須玄草參雲氣但近驪淵是夜珠其歷歷明河綴小星未央天遠數峯青誰將湘竹含情泪散入江波點亂螢

張懷青傳

張鸞字懷青淮揚間女子所生所游不出五百里內而飛光可注千里上自清河下及秦淮以貌取無出其右而性婉順志潔白一技不欲工一善不欲見一塵不欲染飄乎汎乎莫得而名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或命字者之意爾鸞生居淮揚間物色殊麗其班次在九人中七澤漁者大詫曰公所取者得非以豔以情乎如以豔足空千里羣所不必言如以情則出乎濁而游乎清出乎內而游乎外無住乎住而不空乎空矣之謂元音吾無以觀之矣鸞生曰有是哉

七之夕織女嫁矣秋中之夜則羿妻奔焉能為我要幸矣先中一夕漁者獲之而懷青抑、自下以逮我生鬼未吐一辭也青鸞從海上至遂駕之渺茫拾以青女弗顧於是鸞生情漁者謁漂母祠下且許且嘆曾是一當懷青而未定其品也謂英雄何鸞生笑曰此謂不居其名而名莫逃者其懷青乎於淮揚間無多讓矣

郝之璽髯公座上贈張懷青詩云霜空江水一尊開譚麈歌喉百處灰忽覩容光驚四座飛仙遙駕月明來其胸蕩睥睨意度閒祇緣對此好客顏神清骨豔

誰能比煙裏蓮花雪竇山共剪燭新粧夜色溫可憐座客已消魂歌殘只恐神飛去幻作雲光共水痕三頻醉秦淮十二樓偶隨飛夢到揚州仙槎不肯乘潮去欲駕青鸞海上游四其程如檄云素質飄然映速清光流四坐盡心傾彩笈彤管無勞詠試聽青鸞嘯一聲其明眸巧笑步生蓮一點硃唇齒內鮮乍見丰神魂欲斷飛來恍是月中仙二其纖纖素手玉交枝雲落雙鬟柳上眉十二春溪晴出望分明舊日浣紗時三其馮任云香暖流蘇月在窗喜同僊子泛霜江凝眸回首情無限影落紅燈壁一雙

豆史鈔

張懷青

上

潘巨之十月十五夜贈張懷青蕪荅同社扁舟淮海恣盤桓纔得清閒幾度歡酒送千杯雙玳瑁人逢三月兩團圓白雲瑤圃終能見青女瓊臺尚未寒誰為奮飛慙短翮凌室長嘯駕青鸞王臨贈詩纔及破灰時嬌紅粉姿春風轉園榭吹醒桃花枝情將無語解歌使有心知相逢且不易况復思羅帷

湘波小傳

湘波張氏之天女孩時多病法在不育棄之女冠中
命曰道能而父母以道漢呼之客有画湘妃扇訓其
歌舞者余即画贈字湘波止語客令予一寓目足當
此字否語在七夕前迨中秋夜隨青鸞下漢余遙見
之此又湘波也向者齊統烟霧中可呼而出者子耶
問其年當揚烏識奇字時爾昇其歌舞技乃遽入
神男女之寶畢露而變態畢呈諸色惟左右之無足
抗者矣微其支干與金陵流波君謝世之期相為輪
迴向者字湘波其識乃應於此若神啟予者予益信
巨史鈔

湘波
淮上卷三

三

掌中鈞戈與玉環非欺我也又二月再造廣陵觀劇
三夕而為之傳人曰子固喜未央而於湘波若溢何
居予曰未央以人合而湘波以天合人固不能勝天
若湘波者可謂天人矣

潘亘之題湘波扇詩雲如蟬鬢月如蛾誰道雙星未
渡河相珮漢江曾咫尺含情微睇是湘波

郝之璽贈張小姝湘波詩舞罷歌殘燭影斜人、魂
斷苑卿家雲光刃出輕揚態水色翻成豔冶花情引
宓妃臨浩蕩夢要神女涉烟霞遠山新柳春無限豈
蕊香濃未破辰

程如撒贈張湘波詩春風拂、緩相過自是仙期來
渡河欲託朝雲相寄語料誰能得畫雙蛾其麗質天
成造物誇水邊月下落紅霞三春揔有羣芳色何似
簪釐觀內花其綠水亭、出采蓮照來初日倍增妍
擗腰新粧還待可憐宵及期未及盟先訂爭看高臺
下鳳簫四其馮任贈詩云身隨飛燕掌中來莫作湘
妃縹緲猜閣引綵鸞留舞伴屏虛孔雀侍僊才林間
入夜森如玉花裏先春獨讓梅簾幙好教深愛護只
愁歌罷忽飛回

巨史鈔

湘波
淮上卷三

三

錢若鸞傳

若鸞字升翔母氏錢幼文為友人吳無斂所嬖姚百雉因窺鸞以為豔而鸞亦時遺眵兩情不媾而深百雉豪爽士凡名姬願託好頗不受憐才名每自咲曰吾憐人者而人憐乎哉然升翔言不出諸口靜默似涼者亦不易憐人百雉復曰安得為升翔憐吾非能憐升翔者久之竟相憐矣雖姬之母或不能憐亦終憐之此寧非以才耶余微百雉從閣中見升翔乃升翔自是閨閣中人我見猶憐也百雉遺書曰兩髻不相才今升翔憐卿將信之乎復之曰吾願為情憐

直史錄
錢若鸞
上卷五
十三

不願為才憐向者於靈修固有所不受爾遂題其閣曰雙囀百雉曰豈謂鳳鸞之囀吾將諧之余曰不然羅悅有雙咲也非相憐安能和鳴吾為子卜之矣和之璽贈錢升翔詩曰水作流波月作眉朱顏正是早春時粧成祇恐芳菲如紅紫葉中絕豔枝其顏色猶居十五前自矜年少避人憐洛神風韻湘妃骨合作清江月上儂其垂楊猶不及纖腰映月臨花分外嬌雙囀樓中銀燭下愁來四座盡魂消其常矜青眼未曾虐才品堪稱女校書不待人誇詞賦好衆中能識馬相如其四

程如檄寄贈錢升翔詩一夢巫山賦尚存鍾情淮水豈無痕惟應咲我曾癡絕聽說如卿便斷魂其亭十五媚春姿自是嬌然第一枝美度踰躑躅驚不定洛神何處遲佳期其王臨贈詩娥一粧閣前紅粉豔芳年行雨妾非夢臨風身欲仙羅衫裁萬色醉帳薰蘭煙昨夜挑郎曲春鸞鳴可憐潘亘之別升翔有懷却寄十日何嘗一不瞻昨宵惟見月纖纖猶傳咲語飄蓬戶不共容光挂短簷何偉然曰郝公琰自清江來艷稱錢姬叔翔熟余耳遂結想為因寄短歌贈之然高唐之賦尚以夢余乃得形影於公琰齒牙

直史錄
錢若鸞
上卷五
十四

問文溢於情矣詩云美人教向清江倚欲灑全欺清江水斷腸何必盡相看傳說半神聽亦死身輕飛燕欲從風寧似翔鸞遠空逞態由來扶不定翻綠駕青霞中

吳虹傳

去維揚之前一日社中王先民過舟訊曰髯公品諸妓乃不遺淮揚亦發艷一時也吳氏有飛仙公獨未見爾見當引入林何可失乃共造之方逐色為劇遲其歸暝矣凌旦先民挾之就張懷音家翻々乎度也問誰為潘郎與安仁何屬聞安仁經平康畫不得行慮為諸姬縈手間乘微月一出猶中果擲盈其車箱公之不辱晝臨也豈謂淮南之果耶宜懷不得見也余笑曰此吾家年少事余特不任瓦礫擊耳欣然從先民坐談鋒咄々多奇而醜顏暈臉不異桃花時啟

吳若飛

王

王齒燦如也既而送歸繡闥潔清至矣猶感遠山厭塵來襲人旋命侍兒燭茗作供為言惠泉初竭乏力載中冷以是媿客顧儂時病醒不得廢芥松蘿每朝飲則飛花片々點儂面賴此消之其口如懸河而波瀾四溢類此客靡然無以難之問所習二色為旦其十九而生十一分目上客非騷雅士即掩生目以旦應之公琰曰是何足受卿辱耶遂相揖而別先民曰盍傳乎余應曰無庸傳自具矣盍字之余曰在天彌飛仙今字若飛虹謝曰身本揚州人不能從鶴上游令儂作飛鳥依人恥之若魂夢飛越無不靡爾余顧

坐客吳生既自傳復自贊耶援筆述之不加飾

王醇贈短歌曰芳心欲語人不知憐儂密吐心中私昨夜玉窻春雨過暮教零落合驩枝葡萄美酒金杯送沉香火煖微烟動星眸半合嬌昵人且抱綠雲入春夢燕栖自合在雕梁鸞飛自合在池塘人生得意情彌遠卅水東流不是長郝之璽云碧海仙班絕艷人芳姿矯々淨無塵燈飄舞影防花妬風散歌聲惹月嗔片玉任个垂手媚遠山潛避畫眉新請看流水行雲態來向尊前為寫神

直史鈔

吳若飛

去

閻青玉傳

閻青玉以八月十八日生小名潮金陵舊院女子年十三甫破瓜客戲之曰汝名潮不游浙何知潮哉會其姊濱王與所歡期於西泠潮喜應其名遂俱往從六和塔登望者三年每生日必見潮生客復戲之曰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則歲一觀濤樟亭之上何必燕子磯石頭城為臣麗哉潮思歸愈甚其出以戊申秋歸以辛亥夏及返京城惟以浙江潮誇向人少爭聊蕭之者復誑曰古來觀濤惟廣陵則枚乘七發是紀子徒誇諸武林不猶河伯之望洋耶潮頗不能已已復從吏其姊之廣陵初從江上見金焦兩山悅之及入邦閣所見益陋則與登蜀岡上平山堂一眺不滿意廣陵人以其自浙來也問為武林人耶不應今居廣陵矣將遂為廣陵人耶復不應徐而曰見家金陵終為秦淮人爾何仙即詎曰天以潮日生汝武林人復以潮作汝供而侑之以吳山西湖何負於汝不武林應而應以金陵彼蜀岡梅嶺何必減三臺而遽遭汝厭薄吾將率廣陵人為汝仇將奈之何潮復不應呼舟亟返龍江尋秦淮舊游詫浙江潮如故年十六爾好事傳其語且云潮善歌嘯手趾與容色俱

絕倫而略無秦淮女子態余益異之為立傳

何偉然蹈詩云一水凝寒練影秋直從江國溯清流鏡空龍藏珠為目幻入仙都王作儔越嶠無雲難起夢秦淮有渡且移舟欲教客子通潮信試與臨波說舊游 郝之璽云名姝不上五湖舟絕艷終歸十二樓驚座花前垂素手消魂燈下送青眸嬾隨去國驕西子已逐飛雲傍莫愁江左縱多佳麗地總無年少槽風流 程如檄云眸凝秋水凝神麗質天然不受塵曾載西湖堤上雨還尋南浦渡頭春流雲忽度心應蕩片月如臨夢亦真何處容光堪勝汝芙蓉帳暖夜珠新 馮任云良宵紅燭照歡筵十四樓中盡避妍裙底飄香籠蛺蝶花前飛影送鞦韆眼能波客如含意態頗依人不愛憐寂喜潮音如在耳吳山登後夢長牽

附錄

九日同社攜閻青玉登文峰塔泛月菊圃
潘之恒得鮮字九日邦江放畫船參差樓外塔孤圓
雲中華表初歸鶴林裏秋聲已斷蟬黃菊蕭疎燈影
亂絳河清淺月容鮮故人幾處登高會兄弟天涯倍
可憐 郝之璽得重字籬下花黃秋色濃一尊選地

聚萍蹤千尋塔影俄浮酒兩岸霜聲欲射松彩鸞御
風不野馬仙蛛臨水宛游龍他鄉不負登高約泛月
乘雲勝事重程如檄得春字登高却喜伴高人景
色遙隨菊色新孤塔凌空懸海鏡澄江浮練寫秋神
聲歸岸樹金風動影媚園粧素月陳萍水尋歡真暢
叙歌憐桃葉渡頭春馬任得芳字共為高閣望蒼
茫一掃茱萸憶故鄉紅暈欲生仙子臉黃花也學道
人衰雲帆空浸娟娟碧月槩平今片片光一曲清歌
搔首立山中嘉樹幾流芳

十日放舟竹林灣筭燈飲菊園下

巨史鈔

開青玉傳
淮上書生

滿之恒得城字登高不盡興臨水復含情昨奏龍吟
曲今傳鳳吹聲竹林蓮桂林花圃隔蕪城閣雨移鳩
秋先霜數鴈程棹隨誰共發人載月不行怪殺啼鴉
莫朝來更選鶯却之重得痕字已知重九度看菊
興猶繁列席仍良友乘舟復遠村月汀浮雪影潮岬
露雲痕有圃俱停展無殊不命尊懸燈開鳥夢奏曲
醒花魂狂態消難盡能將勝事溫

馬鼂采傳

馬鼂采字宛虹行二金陵角妓祖姑湘蘭有聲教坊
近稍凌夷而家風自在少年有挾之鑒江海至輒傾
其曹咸讓曰湘蘭孫女也鼂采每自下不欲先人飲
數斗不醉雲中君目為女叔夜羨酒態也一日有閭
右招不及赴頗督過之鼂采呼酒自醉偃卧舟中如
玉山之頽雲中君泊鸞生秉燭伺未測其踵息也明
日起復飲如初蓋醇醪可百觥云郝公琰贈詩云一
出能令四座傾花輪顏色月益明憐才誰是琴司馬
劇飲人稱酒步兵爭以玉山規遠態宜將秋水照空
巨史鈔
馬鼂采傳
淮上書生

附錄

權歌行載馬鼂采鑒江踐三山之約目懷郝

公琰

潘豆之云揚子橋邊昨不權試將游興歸情較每尋
焦隱夢常迷卻向黃山路先覺片帆落日挂江風北

固金焦一望中共指青山
不手處豈無纖月故人同
故人曾解湘江佩江鳥江花飛作隊獨惜當場輕別
離相思後夜空憔悴君不見烏啼鵲喚海天霜雲白
江清萬里長

又冬夜宿金山贈馬宛虹

已避塵囂境還披淨練紋
窗涵建業水枕落海門雲
纖月澹照隱微波靜夜聞九疑山色遠偏喜共湘君
又登北固山聽宛虹度曲

北固朝瞰上南風一櫂停
斷橋通溜淺危磴踏霜青
蘆岸花先雪蘋洲曉落星
從來仙梵樂塵世少人聽

直史鈔

馬宛虹傳

山史叙曰早從金山徵會于北固海上喬定侯邀
杜客陸長倩張中立陳載道至余從何仙即馬道
民載女俠馬龍朱與遇大會鐵甕城豪飲達旦各
賦七言近體一首時辛亥冬十一月初四日也

渚之恒得青字江上孤峯似落星
客游何苦嘆飄零
謾矜拔地崔嵬勢能扶飛仙瞬息經月近驪淵明復
滅歌同渙父醉還醒興闌拒掌封侯事橫海功標一
柱青
陸榮芳得中字蕭蕭木葉下寒空
載酒三山
趁晚風路接海門看結蜃坐依石室送飛鴻
勝懸法界虛明裏尋入幽期雲水中
北際相逢應卜夜美人

四顧玉玲瓏何偉然得衣字星聚萍飄
不遠海天一櫂盪斜暉入山吊隱先尋洞傍水開尊任選磯
石鮮翠勾之子黛松雲寒染幾人衣莫言辭詔真耽
僻到此應知世路非馬龍朱得江字趁忽三山力
未降凌空飛影度澄江自扶寶髻參雲嶠旋著銖衣
禮法幢賦擲金聲隨響屨妝臨翠嶽映蓬窗明朝更
上孤峯望天外青鸞鏡裏雙

直史鈔

馬宛虹傳

天

校

叙曰歌江南者聲靡靡未若楚歌慷慨激烈也然其音自北來則洛下生習聞之今江南絕不傳夫以馬上哀怨寫入舟中宜其聲之悲咽矣余自九江溯游涉漢水憩鄆郢間頗喜楚姬有氣節而多情致爰紀楚始江州客言子未達荆之沙市爾士沉酒濡首或不克振以返而居者猶不免於溺每從余豔稱之亦附載諸末簡

車史鈔

楚辭

琵琶婦

唐白居易序云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娼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叙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自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三十二言命曰琵琶行其抑揚頓挫流離沈鬱之態雖千載之下宛然琵琶哀怨之聲也辭云潯陽江頭夜送客楓

葉蘆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上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時聞彈者誰琵琶聲沈欲語遲移舟相近邀相見添酒搗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籠慢撚撥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澁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憂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抽撥當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惟有江心秋月白沈吟抽撥絃絃中整頓衣裳起飲客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粧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

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
啼粧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聞去年辭帝
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
竹聲住近湓池地底濕黃蘆苦竹遠宅生其間旦暮
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調
嘶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
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
坐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聞之皆掩泣
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車史鈔

琵琶行

三

張好好

樊川集云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
年十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鎮宣城復
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二歲爲沈著作述師以雙鬟
納之後二歲於洛陽東城重覩好好感舊傷懷故題
詩贈之曰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翠出鳳生尾丹
葉蓮含跗高閣倚天半章江聯碧虛此地試君唱特
使華筵鋪主公顧四座始訝來踟躕吳娃起引贊低
徊映長裾雙鬟可高下纔過青羅襦盼盼乍垂袖一
聲離鳳呼繁弦迸關細塞管裂圓蘆衆音不能逐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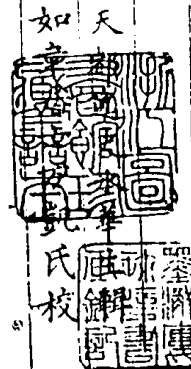
車史鈔

張好好

四

裊穿雲衢主公再三嘆謂言天下殊贈之天馬錦副
以水犀梳龍沙看秋浪明月遊東湖自此每相見三
日已爲疎玉質隨月滿豔態逐春舒絳脣漸輕巧雲
步轉虛徐旌旆忽東下笙歌隨舳艫霜凋謝樓樹沙
暖句溪蒲身外任塵土樽前極歡娛飄然集仙客
嘗住集賢校理諷賦欺相如聘之碧瑤珮載以紫雲車洞閉
水聲遠月高蟾影孤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
重相見婢婢爲當壚怪吾苦何事少年垂白鬚朋遊
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
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

青樓黃絹



序云文淑行索余言為地余錄余為文淑言者贈文淑因感秦學士與潭州妓沒生平惟但以詞翰畜潭州之愛一見即委身事之終以死此不大稱奇哉噫潭州而逸之矣余才不逮秦甚而文淑賞慕之視潭州然文淑名流艷海宇不與時輩泯泯志志又幸矣弟余不知竟何如秦萬曆癸酉九月日楚臨舉岫嶼主人著

傳曰文淑楚才人也舉以放榜日因名舉世擬之嬋娟又號素蟾文淑其小字也先山以西人著姓呼胡之訛也其父之大父始浪游荆鄂間遠籍江夏後墮隸營妓中僑文淑乃名燁燁楚中楚中人士知有文淑無不拭目東顧願覩文淑既覩又無不委心願交文淑顧文淑幼而貞羞眉腴輔望見人士未輒匿走性疎朗敏慧容止冲澹體脩而薄玉膚紺潤人疑種香襲之彌日鼻留香雙盼甚嫵竊盼尤嫵甚諸寄志倩懽閨愁縣采菡萏弄怯皆以盼載之口慎吐吐復

嬌又理外溫木質中實沉細隋深抗直且機辨措事湊道物肫朴素不甘治容酒酣歌歇席錯觥劇打馬呼盧手譚拳枚而壺而博而雙陸而婆娑舞又呼欲狂興欲飛量欲吞伎欲強勝欲爭態翩翩不可狀偶所惟不愛情委順怡暢瀕困嘶聲流枕傍吐微微息甘芬人飲之依依煦煦不敢縱亦不忍縱以聽其所如能楷楷間有衛夫人法能琴以新操被之不數弄即奏響壓師授即弗克稍平結纖纖微舒大妙矣時陶蹴場喧沸如淑一看足衆悄然爭旁噴噴不置口精盡蘭逼九畹生品刺繡女紅種種其餘耳一日王巨史欽

生被酒過豪貴人習淑豪貴人所豪貴人業已徵王生王生來首淑艷王生王生却視走大呼有是哉有是哉目流心顫舌出不能內引酒三白乃為嗟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速兮鳳有友兮江之洲鳳兮鳳兮誰為儔嗟哉鳳兮我心仇歌罷淑頻目屬生酒半語洽生堅淑曰若屬我願且從而俱淑願有容色王生乃悅淑侍者通殷勤淑夜偕王生王生更曲為雍容欲以軟心調之連三夕捧持恐不敢當先王生過豪貴家殺騎從風儀恂雅溫詞氣又謬不為諸豪客態淑故心較而憐之王生與之七月俱間歲王生如鄂

城淑館商人所家兒王生未致淑於商人見王生把
酒布襟握手道舊引睇懷其淚滔滔下不能飲悲歌
慷慨有女俠之風馬夜投王生懷讓曰若忘我耶文
若之奔相如契之生平因托之身白頭著吟何則所
值良故也崔氏女狎張生號曰深交其實悖之今儂
花柳之姿日使御鉛渥丹以移人人或儂移而非所
甘心矧花不長春月無求圓夫人豈能長保其身哉
恐一旦忘身以憂君子君子幸為儂終也王生惻惻
者久之又與之俱者幾一歲有誕客從其所俱人挑
之且動以多金淋正色曰生何負於妾耶君不妾惜

車史敘

大吟楚 青樓集
外紀卷三十三

三

獨不惜王生耶妾真售色人挑來宜但播淫賊良為
人唾而賤之何其醜也彼必自負其心故受醜而不
忌欲有所饜足也妾所不足者獨指此耶竟卻之客
與所俱人各重媿去王生曰夫以古行雲解佩之墟
而文淋以色雄于楚名起籍甚炫赫者久矣可謂才
人然絕藝姪容惠性關妍人習知之而終有所未盡
其良彼誠有可嘉之履足以附古英流也故得為楚
名妓君子誠重其行夫壺閣索姬貞厚而自淑者非
直學得也其資性蓋定之耳文淑墜身全汶耳鮮義
訓乃知自振刷慕才賞音嫌負知舊身耻卑棲心篤

不貳難矣難矣昔稱亞仙楊媼諸芳躅以今觀之何
謂無人哉贊曰於鏐文淑秋鬼凌寒光竟天表影仍
泥蟠傳慎匹鳥仙擬乘鸞跡汚心紫名爛行完清芬
不渝江芷湘蘭

巨史云可與蓮臺仙會諸傳并傳盼之一字描寫
盡情得詩人風旨

詩詞襟選附錄

叙曰輝之獨富麗情真擅八斗謝庭玉樹嫋々凌
風令人結想故盡採撫不忍揀墮恨未得全集請
之其奇典感慨慨定不止此

巨史敘

大吟楚 青樓集
外紀卷三十四

四

秋日同登迴龍山

長林同躍馬絕嶽叩迴龍澗草嬌停勒巖風軟度容
棲遲百年內登眺幾人重靜似山靈語休倩六峯
幾日離卿側餘香暗滿衣獨憐擎棹去曾是采菱歸
乍別翻多苦相逢復惜違行雲偏夜夜不住夢飛
念遠驚流序孤城落日催酒非稀客減月似故人來
折柳腸應繫看花淚幾迴不知江浦上東望可離
一逗湘江棹離愁已不禁怨分小玉鏡韻滋長卿
天意驕風雨吾愁占古今江樓浸寒碧孤倚莫深
一水遙相望寥寥奈此身感時花近眼獨坐月窺人

但夢中幾情於去後親勿輕忘舊好思負可憐

北風吹雨急東郭草堂燈暗千行下江寒一雁疎
迢迢誰寄女脉脉渺愁予短枕尤無那昏鐘罷聽餘

登觀音閣

為念章臺侶每與空門宜掩笑停長拍飯心禮大悲
驚顚三天外鶯華二月期慈雲亦凝思繞殿故遲遲

七夕

秋風梧葉下夜月桂枝驕天路翔鸞駕星河迥鵲橋
綃衣雲色重粧鏡霧煙消懽逐今宵近愁隨別日遙

聚寶山納涼

車史欽

六時鐘 音樓黃閣
外紀卷三十五上

五

名山雄聚寶仙院下飛瓊白馬談經處青鸞扶馭行
梵音飄石磬雨曲度銀箏燕笑下山去涼颼白苧輕

石菊亭夜聽鼓琴

亭菊淨踈陰幽情托素琴微風涼進草纖月早平林
似賞臨邛調應窺流水心離鸞堅莫操惜別易沾襟

薄倖

薄倖青樓夢相思綠綺琴古人不可作惆悵遂如今
月露山村徑霜酣楓林酒消愁欲絕孤雁入雲深

寄衣

縞練秋霜白臙刀夜月寒經衫宜楚舞香紉散湘蘭

聚罷愁仍結開應淚未乾黃花休比瘦怕並沈郎看

有夢

迢遞天涯路驚魂別思深孤燈他日淚千里故人心
樓曙荒鷄亂庭霜塞雁沉縣知香閣靜春暖擁重衾

遊西山

北里徵新調西山散逸驚天花迷短棹香靄護疎鐘
色淨三千界雲疑十二峯醉分龍鉢水人面洗芙蓉

秋日赤壁

赤壁昔遊地青樓况妙年朝雲隨夢散山月受人憐
水沒放龜渚江容橫鶴船芳華萃銷歇回首易悽然

車史欽

六時鐘 音樓黃閣
外紀卷三十五上

六

元夕庄中以明日別如金沙洲

地戀村庄僻人違花市遊明燈延坐久急掌緩離愁
手抱琵琶意魂銷鵲洲香塵他地散一或繫心不

聚寶山中秋月

向拚今夕月走馬九峯看不意猶山寺吟蛩四壁寒
艷歌酬桂兔素影稱花顏杯到休輕歌清光會易殘

十六夜月下酌煙霞閣

赤壁山間月重呼到酒邊清光雖照我已減一分圓
春日同遊洪山寺

人自陽臺下境如天竺西龍宮停翠幃雁塔倚丹梯

慧日山河行雲殿閣低傳燈遺教在鮮珮舊名齊
江渚巢鸚鵡珠林喚鷓鴣風搖晴柳色梁惹暖芹泥
萬象空中寂羣峯醉後躋必芻談白馬窈窕駐青駟
大士蓮華擁王孫草色萋萋有時疑虎嘯無樹不驚啼
淨土塵心遠章臺樂事迷惠休愁送別浣女易留題
去去幽仍戀來朝酒重携

春日送別限韻效西昆體

低鬟斜驛玉搔頭重上江城翡翠樓人去鳳臺蕭欲
斷影分鸞匣鏡初收巫山有夢行雲遠漢水無情逐
日流鸚鵡洲邊計回棹春花歷亂障雙眸

更史鈔

大詩楚 青樓黃粉
外紀卷三十四上

七

脉脉相憐意念間淺杯短句當陽關驚回好夢鳥聲
妬恰侍羞花老髻斑柳轉流鶯歸別岸雲隨匹馬傍
殘山歌樓花燭歡聲沸應念山堂夜火寒

晚次蘓韻

寒庭暝樹欲棲鷗戶外無人駐小車別徑春風吹柳
絮閉門夜雨打梨花試尋霄漢張騫石為過星河織
女家獨憶斷橋分手去別岐相對泣三人
欲趁江風棹輒鴉停舟還挽探春車芳顏共把長生
草笑面重看解語花明月好天時客興斷橋流水處
人家青錢休誚蘇東坡市酒朝朝儘足又

草堂晨起燕子乍飛

庭日高春起醉眠知春初燕天堂前舊如認主曹相
識嬌欲依人亦可憐忽入花叢還對對下回水檻故
翩翩傷心漂泊寒江上風雪晴沙憶去年

晚春寄懷

青青柳色自章臺人倚衡門半草萊別後琴尊終日
廢望中環珮幾時來天涯涕淚隨芳草江國音書滯
折梅蝶老花殘慳會面一春笑口向誰開
綠匝洲迴鸚鵡連人家憶在水雲間風香蘋渚情應
亂月影花香夢每聞天外冥鴻催好句沙邊走馬說

更史鈔

大詩楚 青樓黃粉
外紀卷三十四上

八

駝顏自憐轉眼空悲往吟思高蹤不可攀

擬寄句

花時獨向金閨裡花下雙垂玉筍新風雨深更偏妾
妬海山近日道誰真參差月影三江樹寂寞庭閒二
月春倦倚東風怨啼鳥落紅長伴倚樓人

春句

狂吟嬌對花枝好別眼愁如柳色新斗帳夢殘私語
覺征衫淚漬識情真紫雲空極塵中想白雲翻回座
上春杜牧寄聲休薄倖秋娘應不舊時人

秋晚

斜照寒城半掩扉天涯離思晚依依漫將逝水傷心
曲即恐繁霜遺鬢稀江驛雙魚和淚到關河孤雁背
人飛平生不減憐芳興未老誰禁事日非

冬日同登漢陽晴川樓志感

鷗鷺淒淒帶遠天鳳凰鬱鬱隔層煙水從漢口沙羨
下山出城頭大別邊放舸寒流非雪夜遠樓樹色尚
晴川醉歌且盡樽前興凍草斜陽倍可憐

花下

雙雙蝴蝶舞華叢天氣陰晴二月中滿徑落紅無客
到春風意味似秋風

草史欽

大時楚青樓黃柳
外紀卷五十四上

九

坐雨

前番雨聲無笑聲今日悲聲送雨聲人事天時相反
復一般雨作兩般聽

遣使

叮嚀寄語煩回使淚眼愁容已得之獨有寸心傳不
盡江天漠漠倚闌時

戲題秋江泣別圖

岸樹汀蘼秋色新平湖盪漾憶前春纖纖賸有西江
月猶照扁舟泣別人
載得離人萬斛愁片帆輕過白蘋洲多情一掬西風

淚落日湘江不盡流

庄上

郭子城邊斷客行楓香古渡暮煙平餓鳥似解愁人
意暗下空階不肯鳴

暝林煙蘿護曲房梅花夢冷暗生香不堪月落寒鐘
起滿徑霜風柿葉黃

山中秋

光滿空山桂影寒夜深猶戀曲闌干相逢只當尋常
夜不管離人不願看

竹枝詞

草史欽

大時楚青樓黃柳
外紀卷五十四上

十

秋半嬋娟色弄妍多情夜夜受人憐須知一點清光
在偏照愁人愁萬千

古木秋城落照時翔鷗爭掠最高枝啞啞不敢啼聲
急怕惹鄰家挾彈兒

天台重向夢中行錯說仙姝會可仍洞口雲深不知
處水流花謝兩無情

空翠江干百尺樓芙蓉片片映清秋憑誰喚醒遊人
夢花本無心蝶枉愁

錦箏閑雁溢朱絃寶鏡雕鸞冷翠鈿時序暗催愁欲
絕豈容華髮待流年

曉床扶起意踟躕低道涼身寒也無漫解春衫為郎
著此情爭似李寧

如夢令

獵獵高原暗夢瑟瑟小窓風竹午坐倦拋書夢遠巫
山六六睡熟睡熟痴雨嬌雲相逐

木蘭花令

孤燈半滅愁無數河外清蟾涼印戶閑庭露草亂蟲
吟似共離人分泣語玉樓杳隔湘江浦踟躕離魂
尋得去夜半沉鐘落遠聲短枕驚回忘去路

尾犯序

重東歌

六字令

上

兩意似綢繆待要回頭覺難開口夢逸琵琶怨徹
篋篋愁哄殺人盟山誓海牽殺人尋花問柳睜睜底
怎忍半途拋却只愁覆水難收

也空勞名占青樓也須知冤斷滄洲欲綰同心事成
掣肘淒楚嘆不盡紅顏薄命許不得白頭共守玉生
的把深情分隔都付與東流

相思無了休誰將打鴨戕未忘鷗咫尺陽臺惱亂蘇
州差謬可屈指百無一二不如意十常八九慨慨裏
欲吞復吐恰似中魚鈎

風絮浪花

琴不定流落堪羞百般相奏一筆難

鈎知否非是我恩多成怨怎奈人無中說有綿綿處
芳心一點不斷楚江秋

桂枝香

人兒不見夢兒忽亂枕兒傍半晌如痴燈兒下幾行
如線病兒可憐病兒可憐心兒牽絆口兒作念意兒
尋滋味兒舌尖上香疤兒脫膊邊

淚句分別臨風悽惻長相思雪上加霜好事近水中
撈月書來數行書來數行帶痕湮滅兩聲悲切漫吁
嗟短枕錦雲冷疎簾燕影斜

黃鶯兒

重東歌

六字令

上

鴦鴨冷爐薰恨幽期隔彩雲啼痕界破殘粧粉江蘭
自芬秋鴻斷羣疎鐘聲送黃昏枕月續紛前村砧杵
琴瑟不堪聞

戍鼓動嚴城酒山窓夜雨聲叫雲孤雁和愁聽閑恨
玉屏慵調錦箏相思勝較前番更夢難成寒燈半壁
今夜為誰明

暝色入高樓菊華天澹素秋霜風着樹催得倦石城
莫愁山陰子猷興來一曲何時又恨無休那禁短篷
吹徹小梁州

鏡破失容光拚團樂似樂昌兩情肯逐秋雲凉店度

醉鄉佳人洞房心心脉脉遙相望
覩迴塘雙飛比翼不效顰顰矣

泣顏回

山掩夕陽暉煙汀雲樹霏微
水輪初轉如銀光射荆扉
凝蹙漫憶那人兒
翫賞天涯際
燦星華偏入金卮挹天香尚襲羅襪

石榴花

輕颺驅暑秋夜忒相宜
縣玉鏡中瓊規嬋娟試浴碧蓮漪
驚眸雪質冰肌
竟消思飛美人兮遙隔瀟湘水
喜天上不受良時恨人間虛負佳期

直史欽

大時變 青樓寶鏡
外紀卷三十四上

泣顏回

娟娟應也照深閨
須知兩處繁思
嫦娥無伴空庭隻影身
隨危闌獨倚問蒼穹
此夜能餘幾
哀雁兒聲落宵帷似半郎夢遠寒機

石榴花

遙天如洗分外散清輝
愁亂縷鬢成絲不堪顧影重
淒其誰憐宋玉多悲
潸然淚垂夜沉沉
鳳侶分蕭史送岑寥涼浸秋砧
起徘徊色戀霜衣

川撥棹

怎如南樓上對景雅談奇
怎如西廂下暗地俏題詩

怎如東牆畔兔皓正圓時
怎如傍粧臺新學蛾眉
怎如清虛殿舞罷玉腰肢

尾聲

著人只謔吟眸子美滿翻嬌
十五遲重會花前雙拜之

步步嬌

蘭房握手芳心沁空戀花容靚
香車候曉行兩月圓
團圞一旦成孤另
種種暗傷神枕邊松語尊前興

醉扶歸

雖然物在人何在
莫道無情却有情
想來宵半辭短

直史欽

大時變 青樓寶鏡
外紀卷三十四上

繁燈派零獨伴離人影恨只恨別易見時難怕只

伯人遠天涯近

皂羅袍

誰料誰能薄倖若卿如蘇小我也雙生
酒痕爭比淚痕深
今番病較前番更春催人老
幽期可憎人憐春去愁懷自縈惡心腸何事尋花徑

香柳娘

哀雁兒數聲哀雁兒數聲
柘煙剛暝隔窓掩淚和愁
聽嘆離羣夜驚嘆離羣夜驚
短篷起江城鴉雲夢初冷
拚相逢何日問相逢何日
小院碧桃開深杯花下

等

十二時

江樓歸去同誰凭口不言兩心自省鸚鵡洲前草又青

金衣公子

校淚各東西映河橋綠草萋王孫歸去迷征騎那車兒馬兒那衾兒枕兒夢魂行色相紫繁草雲低若逢驛使為折隴頭枝

為折隴頭枝路迢迢到也遲一鞭意馬江皋驛入醉鄉轉悲入愁鄉自支尊前笑語燈前淚兩心知江樓

車史欽

大守 欽

外紀卷五十四上

十五

倚棹何日協風期

何日協風期搵香腮學画眉從頭訴盡心間事向花叢舉厄向文房寫詩清歌妙舞春闈裡燕于飛重尋舊壘風絮惹香泥

風絮惹香泥艷陽天媚晴時一簾麗日薰風氣歌殘竹枝情牽柳絲想應紅雨沾羅袂斷腸詩驚箋半刺字字寄相思

李順歌

早春遊柳雲卷

尋花客如玉人探春山寺結伴行柳試幾枝青雲幻半江影卿似臨歧柳予如出岫雲莫浪說凭無心辜

負黃金嫩

誕日宴簡

地迥金沙高品重紫雲之選寒溪玉露華逆傍黃菊之朝星輝流彩于長庚嶽氣燭靈于大酉幸茲設悅聊致稱觴恭惟色部無雙叢林第一前身原弄玉跡寄青樓下界又飛瓊名留紫府昔結緣以濟衆故閨世而度人山鬱鳳凰仙擬吹簫之侶洲迎鸚鵡家連解佩之墟襟懷與風月同清曆數等乾坤不老飛翹南岳參夫人黃石之編接袂西池襲玉海蟠桃之宴歌臺舞榭儼身外之蓬萊月夕花朝轉眼前之世界

車史欽

大守 欽

外紀卷五十四上

十六

花容灼灼甫臨二八之年桃實離離已歷三千之歲辰良初度景淑長生生溫厠鸞倚欣祈鶴筭詞非幼婦一揮開壽域之春酌有麻姑百拜發醉鄉之興尊空北海座擁西施伏願戾止魚軒少滯兕觥怡顏澤色益命延齡佩早叶于宜男求為好也丹過成乎姽女得其所哉揭壽康寧駢臻即目悲歡離合幻脫虛脾行兩行雲不薦陽臺之枕如同周如阜頻添海屋之壽頓首呈言齊心謹啟

自鄂城歸寄信

盤仰玉樓坐銷馳景艷聲延色娛耳悅目令人醉鬼

鵬神酬接不及杯引微曙枕薦下春婉戀笑言頗愜
塵抱詎歡乃愁雙合而分繼江干解纜遂決東下短
棹齊揚回首迷顧掩淚瞪視旁者惻惻雲擁津樹日
盪晴江舵流滔滔臥不成寐晚即山中投身村屋空
堦墮月色雜荒苔松雨將風斜洒窓紙殘燈踈影漁
笛淒聲瞻盼聽聞無非惡境暗思極念展轉縈繫計
沙羨閣中寒月戀人梨雲破夢欬吁傷憊閑寂無聊
或亦如臨臯生也巾車北征戒期逼而流轉天涯漸
背顏色旅食村帘遠道相依霜雪被塗楚雲空目即
此時又不知作何狀矣深夜雨催撥雲握兩良辰豁

車史錄

大吟楚
外紀卷三上
青樓詩

七

心尊極探奇肯一悄憶獨征人不耶言之於邑嗟哉
文淑我衷悽怛黃鸝久住欲去頻啼一曲琵琶別船
重抱理長卿之琴展崔徽之卷又恐知音不減轉面
向之矣此青樓薄倖才士寄情楊柳芳菲柔姬抱恨
也父淑其念之乎奮起泥塗此心匪石上林春麗猶
戀江蘭生已矢之久矣行計倥傯書亦多指離情種
種溢素淪墨把袂陽暹近亦有期過雁西來附茲霄
足臨風倍感雙淚如注河魚便下幸惠玉音

跋云岫嶠主人太原生也髫年從之游淹忽六霜
負深交也寒色被臯陸驪歌途喧雲涕悵惻生如

都門也解留贈言識別也華帙在把珠玉錯落皆
所貽也歸頻展讀心鵬神役瞬息海涯不能忘也
索觀鹿求容填如麻嗜其好也托棗人移之木重
佚也青樓黃絹仍山人東之題也序以引之俟知
音也為是者江夏角妓胡也胡誰文淑舉也時萬
曆元年臘七日也

車史錄
大吟楚
外紀卷三上
青樓詩
八
亘史云太原生者余友王厚之兄名追美字輝之
風流特著終于孝廉未仕其詩工且麗矣二呼並
才人得嘉耦以傳一詞翰擬少游一私奔擬相如
真足附不朽吳之二蘊何得專 于前哉丘公字

車史錄
大吟楚
外紀卷三上
青樓詩
九
若泰雖官將而不以自諱尤為難及余交公之子
長孺聞公詳別有紀

署江門乃本後禽
玉子感交實為山郎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如韋居士方凱父校

選集編

沔陽陳文燭叙云此西陵丘謙之述其姬文如作也謙之罷官無長物每携文如遊名山相與倡和其聲律佳麗讀之若履巫山之陽而涉洛水之濱乎夫才子佳人古今遇合惟臨邛夫婦耳何謙之掩有也故蘇氏朝雲白家樊素可謂遇矣而身不能文金縷之唱薛濤之詞可謂文矣而遇非其偶

卓史鈔

外紀卷三十四下 楚辭

茲編一目求凰之歌白頭之吟倘亦其人材自相依者耶釐頭酒氣戶內琴心若聞數千里之外矣三斛明珠千金駿馬又何易焉乃知王牆蔡琰千古有遺恨矣謙之命余一言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

江左謝陸序云竊聞男女好合其欲雖同而意興發端其致非一彼太上忘情聖人作訓吾無論矣惟夫三輔少年五陵僞客關雞走馬憑凌北里之場挾彈鳴珂游冶平康之路屈膝纏頭有懷斯吐鬻齊攜手爲懽未央又有文人負名發才情於女

卓史鈔

外紀卷三十四下 楚辭

史豪士失職寄然諾於倡家持是壯心不堪牢落生來俠骨何自銷磨於焉蘊蘭漿於湘皋泊菱舟於江渚夜月烏衣之巷春風燕子之樓拓枝有詞則絲毫可載丁香得句則彤管並收不惜千金易其一紙苟有片語要以百年乃有洪水名姬漢濱游女身不閒於姆傳質匪嗣於女貞顧其耿介絕俗之標似蓮花之在藻蕭洒出塵之想如野鶴之羣雞處仲可兒願以絲蘿而託喬木子南夫也誓將玉樹而庇蒹葭矢白日而結盟則重昏夜曉援清流而旌信則火宅晨涼嗟夫嗟夫虞仲翔有云海內有一知己可以無恨況出於婦人乎此尾生所以不惜於殞身而長卿所以不羞乎滌器豈獨情之所鍾抑亦義之難負耳西陵丘使君珪璋之器追琢其章奕奕風疎英英雲上韶音蔚旨方鄴下之菁華遠體清心庶江左之徽烈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豈惜聲色以自污實負意氣於何託彼姝者子在水一方秀色可餐溫其如玉玄光可鑒長嘯若蘭題扇願擬手班姬迴文不減手蘇氏總纏可解而無所結芳馨可貽而匪所思白雪陽春下里豈能多和青驄油壁西陵可結同心臨邛夜奔

母用茅山之使西明宵遁奚假崑崙之奴即武室
以能耳何論使君有婦誓九死以靡悔誰云運路
無媒或倡和以敷衷或往來以代面瑣瑣迭奏金
石相宣流水高山信是同聲之調桑間濮上豈爲
忘國之音所謂好色而不淫失禮而求野者其在
茲乎其在茲乎使君感茲高誼集此華編布諸都
人侈爲盛事復有贈言綴之末簡又可滑稽藝苑
鼓吹騷壇云爾僕稱諸少系出名家政沿累世風
流宛識六朝佳麗不無賄野之好詎有投梭之嫌
滿堂孰與目成登山終以情死聞青衿之什則切

車史鈔

小吟
外紀卷三十四下

爲於少恩誦白頭之吟則拊膺於薄倖觀是編也
能無感乎女也不爽是可懷也士也孔膠亦可羨
也世有許李大夫爲能斷愛元才子爲能謝愆不
及情矣豈能賢哉僕也賞心遂爾緩頰即有絕墨
之夫拘於方內禮法之士疾此如仇謂爲以亂與
亂勸百諷一余何辭焉丁亥七夕題

秣陵女子徐翩紀事云往泰符爲僮語呼孃事噴
噴壯之嗣宗難余中道悔遁奈使君何僮謂不然
呼孃計之審矣及見使君於新都信海內有心人
也呼孃爲無負哉遙集編則千載風流公案可謂

文生於情而少庶一序豐豐有致豈非情生於文
和因屬僮手書之每遇心折之語不能無動觀者
母謂花骨軟斜雲情散亂章矣

遙集編云萬曆間江夏呼姬文如小字祖善琴能寫
蘭且知詩詞與其姊舉齊名或訛爲胡姓云西陵有
笠生者以民部郎出守粵次於黃州時丙子正月廿
三日也值郡中宗伯君邀生飲而文如來自江夏宗
伯君命侑杯繼又有戴妓者與俱然雜卉靈芝自別
矣生寄盼不已因戲問曰卿知不佞乎文如曰是風
流使君也生喜占一詩曰赤壁江寒月影孤尊前調

車史鈔

小吟
外紀卷三十四下

笑酒家胡不知誰向人間道座上相如漢大夫文如
情屬生者益至於是生先歸以肩輿迎之遂定交焉
生欲歸西陵西陵去黃州三百里而遙文如祖送五
十里抵團江夕大兩雪呼彈琴多怨音彈已口占爲
壽手中無物侑術杯彈得瑤琴一曲梅白雪千秋同
不死主人原是郢中才生答之云指下高山聽絕調
雪中柳絮見雄才人間何得花如女疑是仙人姑射
來廿八日生將發團江文如悲啼不勝邀生作薄命
詩生爲賦之曰武昌女兒年十五黃鶯歌喉拓枝舞
客來當爐勸美酒客去攀車贈楊柳自言不幸倡家

女朱顏如花命如土呼讀之曰可謂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矣生因心憐焉戲與約曰汝能從余乎文如含
泣誓曰所不如約者有如雪第妾孺子耳一至舍則
寒之者多矣願假靜舍以俟於是買李樓使居焉謂
曰余暫還里中決辰當東行庶幾携爾俱乎文如喜
明日送生於黃林野賦二詩別生云雪中送君君莫
辭長風吹妾妾自知一從刻臂盟公子肯惜寒雲上
髮絲送君北上黃林隅路傍爭問誰家姝胡姬自言
今羅敷千騎中央夫婿味明日別文如悲絕生一詩
紀之雪作揚花舞暮煙使君沉醉倚雕鞍可憐少婦
空回首一面紅粧玉筍寒文如還樓中閉門以待有
詩二首肯將脂粉汚顏色不折花枝綴髮鬟何日雲
中雙比翼春風吹得到人間莫問天台落日愁桃花
片片水悠悠寒窗一閉秦蕭月惹得人呼燕子樓又
詞四首名皂羅袍詞曰早是燈兒時節見燕兒做疊
對對斜斜揄錢兒買不得春風夜楊花兒故意飛殘
雪門兒重掩燈兒半滅人兒不見病兒怎說腰兒掩
過裙兒摺其一是驚兒時候見蓮花兒出水嫩嫩風
流心兒怨火畏紅榴鼻兒酸涕過梅豆門兒重掩簾
兒半鈎人兒不見病兒怎瘳病兒扇疊眉兒皺其二早

是鴈兒天氣見露珠兒奪暑點點侵衣針兒七夕把
腸刺砧兒萬戶敲肝碎門兒重掩帳兒半垂人兒不
見病兒怎支書兒難寫心兒事其三是雪兒飄粉見
梅兒滿酒蕊蕊爭春夢兒凍死也離魂氣兒呵殺全
無影門兒重掩被兒半薰人兒不見病兒怎禁屏兒
靠熱牀兒冷其四文如謂侍女曰詞標四時匪謂今日
持此寸心藉以終身耳月餘客有按劍者且太公亦
以為不可生不得已為書謝文如文如得書慟絕乃
刺血賦詩冀終前諾長門當日嘆浮沉一賦翻令帝
寵深豈是黃金能買客相如曾見白頭吟生見血詩
草史鈔八外紀卷三十四下
嘆佳人之難得怨後會之無期因題七言律江上胡
姬美且都裁書字字落紅珠天臺路為桃花隔銀漢
橋隨碧水徂化石古來悲薄命回文此日寄狂夫相
思處處深如海何得中流却過壺呼得詩知生心憐
也寄詩曰人間自是語便便不是春風不肯憐為寄
一聲河滿子相思今日盡君前四月生如粵臨發之
日以書別文如大約謂歎血未背則坦腹有期赤繩
不移則紅葉可待詞極悲婉文如得之思不能置以
綉巾寄之生戲題其上曰美人家住湘江曲夜綉鴛
鴦燃楚竹寄來一對羽毛奇雙向磯頭弄寒玉文如

亦寄詩曰郎馬無憑似蟻絲也有遊絲在路途懷心
好似春蠶繭鎮日牽絲不出廬越歲爲戊寅生不得
志於監司以需調赴京師至九江問文如動定有云
亡者有云嫁者莫可踪跡感賦一詩楚天迢迢鬢成
絲欲訪桃源路轉迷落日孤舟清潁響滿江鷗鷺不
勝悲四月生至江陵稍有言文如在武昌者於是自
江陵買舟訪之將至先寄一詩曰美人家在楚江濱
十五琵琶天下聞總以武昌情作柳長令巫峽夢爲
雲西湖欲載誰堪侶黃鶴飛來恐是君寄與洞房冰
簾道莫將珠淚怨湘文時五月十二日明日果得所

車史鈔

小吟集

卷三十四下

七

在邀友人家相見宛若夢中不知悲喜之何從也文
如詩曰轉以別來苦翻思舊日恩相逢淚在睫惆悵
不能言次日扣其所得則琴瑟精詩益進至於絲肉
之妙又其餘事耳生甚喜文如曰君別後妾刻一圖
記云丘家文如君知之乎生取視之如其言文如即
題庭中安石榴呈生以圖記印之詩曰安石榴根托
謝庭合歡枝上日青青懸知雨露深如許結子明朝
似小星次日呼飲生大醉因各泣下詩曰悲歌當泣
有餘悲今夕同君醉始知却倚胡牀禁不得一時雙
淚墮金卮又二日生將行王孫龍岡招飲因命人迎

文如遂留館中值大風雨枕上賦別詩回思往事怨
蹉跎復有新愁奈若何清夢不緣神女苦小詞難得
雪兒歌隔窗雨逐流蘇墜落葉飛隨翠簾多若問此
時留別意雙星七夕在銀河十八日生出囊中百金
爲置青衣二人乃別文如持杯而泣地磚爲濕生占
絕句執手一分楊柳雨脂車遙破楚江雲愁人記得
蛾眉淚淚入蛾眉亦不羣文如泣且請曰絲羅之約
如何生曰以官爲期文如曰終身而雲霄也則索我
枯魚之肆矣生曰以卿之智僕終患失者哉文如拜
謝之遂別十九日至九峯與中夢回口占偶從山寺

車史鈔

小吟集

卷三十四下

八

試新茶十里青山落照斜假寐分明見顏色醒來愁
殺對梅花歸家夢之作絕句城南昨夜聽提壺夢裏
顛狂攘臂呼獨計杏花帘下去黃金親付酒家胡越
八月生以事如臨臯念後會不數遣人迎之凡五反
其父齟齬文如剪髮以寄生作書答之中云卿終以
僕爲輕薄郎乎少而慕之長而棄焉仁者不爲也文
如讀之泣下乃說其父買舟東下生喜爲詩曰迎君
不得奈君何日日江頭聽棹歌忽道莫愁愁裏至翻
令人笑鵲橋河文如答曰武昌東下水茫茫一日扁
舟遠自將莫怪人疑桃葉渡從來難得有心郎次早

移居東廊文如詩曰半曉移居髻髻雲迴廊子印
苔文朦朧不盡陽臺夢重向金祠奉楚君生聽文如
彈琴詩曰三年三度聽卿彈曲曲都飛白雪寒夜靜
莫拈流水調傷心人自怯潺湲他日爲作衣詩曰願
將秦復綯裁作卿舞衣驚鴻送新態莫遂凌風飛看
文如畫蘭詩落筆成芳蘭清幽借空谷氣味自不殊
雲芝宛同郁晦日文如詩曰平生流水調肯惜向君
彈道遠交情見時艱對面難免緣三窟隱鳥借一枝
安忽爾分携去江雲倚棹寒九月朔大雨不果行生
口占一詩知君破風浪爲君立斯須斯須忽不見何
直史鈔
小吟 楚 遺集編 外紀卷三十四下
以慰踟躕文如詩曰明發理孤舟去矣武昌道誰將
妾淚珠彈作風雨瀑布呼子泣且申之規語生隳括其
言爲一詩君自高陽徙日日酒家胡人生貴快意所
惜千金軀蠅能玷白璧火可枯明珠勿謂妬婦口或
有一得愚此言如足采功與藥石俱收淚歛衽別誰
云諫獵無是夜生與飲賦一詩昔者綢繆意詎知各
參差與爾聚無繇翻恨生同時淒淒白頭吟歷歷金
屈卮燈前且楚舞吾與踐前期明日送文如登舟生
爲詩一首送爾逢秋盡含悽淚自揮天空一鴈去江
闊片帆飛起雨欺雲髮長風妬舞衣歸來但無語落

葉下堦稀文如舟中風雨大作幾不免乃賦詩曰下
堪風雨夕憔悴在孤舟淚與波聲濕縈縈秋色夢
猶疑赤壁目已衝黃州此際君知否湘妃自可求越
三日文如至武昌乃貽生衣扇又繫以詩孤舟別後
兩相望霜露淒淒落葉黃黃鵲磯頭天萬里知君何
日渡瀟湘生以詩荅之三年三聚首一日即離居不
盡蛾眉思俱憑鴈足書悠然見肝膽故爾借襟裾莫
遂悲團扇瑤琴意未疎十月生將如京師使人具書
髮之物請文如同行其父不許再三往厚利之拒益
堅於是文如以書泣謝生知不可遂行寄一詩以謝
直史鈔
小吟 楚 遺集編 外紀卷三十四下
文如云燕臺萬里疑天盡人在瀟湘間白雲他日相
思鴻鴈在可將雨雪阻回文文如亦復一詩曰寄來
尺素有誰知雙淚龍鍾重妾思千載高山流水調祇
應生死盡交期別後文如又一詩別後江頭夜雨涼
可憐憔悴謝紅妝腹中不有即行路那得車輪日轉
腸生如京師侍兒二人一蔡姬一吳姬雖善音響手
然無妙解則其所注意可知矣友人李比部具酒饌
携琴士鍾生者詣生鍾所彈蓋一時之雋也生不覺
心動李生訝之生曰余所善呼女雅好琴其爲調不
減鍾手李生問狀生曰記一夕聽琴有詩贈之乃誦

曰江頭寒月照朱顏坐擁瑤琴意自閑
閨裏素心懸白雪指中清響度高山
無論太古從神授只此新聲出世間
千古知音人不易便應抱壁老柴關
李生喜爲賦一詩以贈蛾眉誰解絲桐
意澤國佳人性自靈指下輕挑湘水綠
曲中疑落楚山青七絃雅調彈明月一
片餘香繞素屏豪客五陵空屬耳怪他
獨許使君聽他日生檢出文如畫蘭便
面因題其上數莖蘭草如書帶彩筆移
來更有神手底春風吹不盡莫將幽谷
怨沉淪十月生調知關州便歸里中文
如遣使來問書多識刺蓋衙二姬故生
爲淒然以冗迫入蜀

車東鈔

小詩 楚 遠集編
外紀卷三十四下

十一

未得面見惟錄聽琴題畫蘭之作以見意焉
別後文如甚念之作詞數首 咏木兒 仙郎去風雨飄劍閣西
通玉壘高聽杜鵑啼血沉沉望巴江學字滔滔駕鴛鴦
被冷楚天遙鸞鳳夢斷秦雲杳只恐霜雪無情空二
毛又三巴遠五馬驕皂蓋翩翩萬里遙從別後鴻鴈
無書更何時烏鵲成橋守宮血色臂中嬌護門妖草
堦前裊轉使射雀屏邊珠淚饒 三段子 當初乍拋有
誰知山遙路遙於今久拋始不禁魂勞夢勞早知去
後影蕭蕭牽衣恨殺王孫草真個是玉簫江夏悔別
韋皋 滴溜子 冤家的冤家的青年夢刀薄命的薄命

的終朝鬱陶驀地難開懷抱霜雪滿江天那同歡笑
你便做薄倖相如也須記臨卽綠綺琴調 尾聲 相思
如火鑠人膏眼見得玉臉纖腰都瘦了只恐他日歸
來骨又銷生至蜀亦遣使寄詩曰一自西來劍閣深
尊前無復白頭吟誰憐赤壁扁舟後明月滄波夜夜
心明年庚辰生又言歸舟次江夏文如爲頑父所制
大不如意戲爲玉胞肚云樓船將傍喚崑崙尋他洞
房經時去蝶使蜂媒何曾見國色天香桃源再入路
茫茫雲雨巫山枉斷腸比晚親過其家頃之文如始
出生不憚文如泣曰妾所以周旋者待君也君如不

車東鈔

小詩 楚 遠集編
外紀卷三十四下

十二

信請讀妾詞因誦前曲相與泣下夜半送生登舟中
月色如畫江水在掌徘徊悵惘意不能別遂同宿次
日又會於友人家生以監司招飲黃鶴樓中明日携
歸家草草別去文如寄詩曰解佩重逢漢水頭孤舟
斗酒話繆綢從來肝膽長相照不道風塵醉裏休
冬生又如武昌復有所携文如排闥而入曰從使東
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意甚怏怏因獻北朝天
子一首且泣曰彼何人斯而居我處生甚悔焉詞曰
劃損了玉簪靠損了翠屏冷淒淒夜夜人孤冷當年
恩愛望鴛鴦爲一生捉搏沙撈月影暮來時鴈聲曉來

時漏聲怎聽怎聽怎聽、聽都變作羅襟淚痕口中
血心頭病歲辛已竟以言忤勢執罷文如寄詩曰有
官亦何喜罷官亦何悲一官生罷去是妻嫁君時生
得詩笑而置之三月携子婚於京師文如以裙巾爲
壽寄詩曰罷官紅顏衆不如上天下天雲爲車可知
不染紅塵色袖有青羊洞裏書生途中七夕遇雨作
一詩憶文如此夕果何夕年年會二神晚來風雨急
愁殺渡河人是夕文如亦有詩洞房閉幕雨朱戶咽
秋風玉漏遙相憶銀河暗已通却憐牛女會轉憎鳳
簫空想得關山外淒其此夕同歸來各出所賦而生
車史鈔小詩 卷三十四下
篇什獨少坐客皆謂生負文如也生雖家居猶有引
繩批根之者乃避地出壬午四月始還五月生如江
夏文如日過寓中歌笑及生誕期又具酒饌爲壽意
甚珍重生以詩謝之云三年重到漢江阿日日門前
雀可羅官罷石交青盼少夢回冰簟白雲多酒徒自
有清狂癖女俠時能意氣過不是滿堂此絲竹眼中
風雨奈愁何除夕前二日生復到江夏不見文如豈
亦有市虎云乎比人日文如始知來舟中相見注曰
子來幾日矣無一介之遺不太薄耶生曰偶有所聞
耳文如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怒而歸生笑賦二詩

曰非緣投杼意劉劉當戶芝蘭欲待其却爲琵琶彈
夜月翻令司馬濕青衫其一可憐人日過憑陵女俠清
光映雪冰無奈雲中仙佩返扁舟一夕自孤燈其二上
元夜生步訪之文如泣曰妾齒漸長矣少而慕之長
而棄焉仁人之謂何蓋舉謙之前箋中語耳生許諾
請姑還計之文如乃邀生各作別詩二首生詩曰但
折武昌柳莫食武昌魚柳絲偏里恨魚腹足傳書其一
明月偏今夕寒江兩病身不須回首望俱是可憐人
其二文如詩曰流水郎車馬垂楊妾髻絲春江他自好
一一入相思其一時時可問花處處堪沽酒風波君不
知愁殺樓中婦其二別後文如以寢鬻前青衣生往索
償意在探之文如揮涕爲書責生其書曰足下近得
他人無復記憶妾矣奈何徒以責券之故行李往來
乎妾自有之身尚欲委之足下區區金錢挂之齒頰
亦可慚也每思疇昔之事泣數行俱下足下雖棄我
如脫隲然妾冀帝之心猶如一日惟天知之來諭命
我嫁人妾豈甘路傍花柳者以足下兩情相投者幾
成而棄之何論俗子哉倘憐我初心使得侍擲左右
即志願畢矣足下得無意乎若侍女之賣爲債家所
噪冒出無聊剝肉充饑心則良苦足下已不憐我乃

責問我妾固薄命君亦薄恩哉聞將至省江上竹房
掃選以待情緒千縷都容面陳十月朔三日妾祖具
白生得書因得其意不勝感動乃具蹴踘往謝於是
釋然越五十日爲季冬廿一日文如以事觸父怒因
聞有他意乃嘆曰事急矣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吾不
可待矣遂不令人知自買舟向晚而發三鼓至陽邏
五鼓以金釵市馬明日抵亭州是時大雪生聞知倒
衣出迎驚訝不已爲賦二詩所謂胡然而天是已詩
云遙憶雪中路霏霏響玉珂何心一詠絮愁夕但揮
戈驚白真成鶴眉長似画蛾淒涼憐欲死星女在銀
河又雪中忽過青樓女一日一夜三百里自言女使
投使君同爾肝腸到生死自古何人最有情錦里文
君侍長卿但使琴聲常託鳳任他眉黛妬傾城是夜
飲次文如泣曰是舉也自分必死乃復得生君以文
君譬固也若視紅拂如何生慰之曰以卿此行視二
君伯仲耳吾將以季孟之間待之又作六絕句一夜
扁舟夢寐驚雞鳴野店問山程雪中怕見雙纏跡親
脫金釵市馬行一予投君屬影憐捨舟策馬意懸
懸相逢拚與春同到恨不飛過白鴈前二千載臨邛
說女郎武昌今復見紅粧一從天裏通肝膽長使人

閒有鳳皇其三何來一騎雪中姝自道長風送賤軀却
怪相如貧不得坐來纖手學當爐其江頭紅拂也私
奔忍死須臾爲報恩雨雪傷心三百里何如咫尺別
侯門其當年紅拂意深哉爲念英雄在草萊余已罷
官人跡少消天風雪爾何來其文如喜不自勝作宛
轉詞一首云赤壁磯蟠桃宴妾年二八郎相見鴛鴦
鎖燕子樓空牀綉被爲郎留郎潮海妾鄂渚銀河相
望牛與女妾倚閨郎懸車文君自奔馬相如郎吟詩
妾勸酒彩毫巨羅日在手郎操瑟妾鼓琴天長地久
同一心珠爲燈玉作窰妾是小星郎是月錦障泥綉
屠蘇郎乘馬妾坐輿斧伐柯則不遠若有曲直在
郎眼心百折腸九迴即令萬死妾焉辭生明日以書
報其父遂成禮如夫人父母惟有慨嘆而已嗟夫假
令行不密不決奈何使丘生掩有明珠哉因記憶往
事而編次之命曰遙集編靈光賦云胡人遙集於上
楹此之謂矣無論識與不識皆樂道其事而和生之
詩茲列於左方

同邑梅公培云能識英雄時事非私奔何有越公威
世間女俠如君幾可有乳髯見面稀其紅拂今非宮
樣妝紫袍貂帽意洋洋太原一去無消息愁殺同行

是樂昌其

同邑朱未夫云罷官門外雀堪羅彈缺馮驩尚自歌
愛爾獨能來雪夜平原賓客欲如何其一日夕思君夜

帶長橫塘愁見野鴛鴦相逢一笑翻歌舞盡金釵
十二行其二名花為幄翠為盤舞罷秦箏手自彈一出

霓裳絕今古怪他獨許使君看其三女伴逢人意氣微
當年紅拂眼中稀爾來謫自調盧管愁殺屏前金縷

衣使君先有琵琶故及之

同邑萬士南云赤壁磯頭鶴夢殘孤舟東下雪漫漫
女蘿自分根株小願倚高松結歲寒其一驚風拂面為

誰憐石路崎嶇意轉懸恨不此身生羽翼須臾飛到
使君前其二客中魂夢意中人馬上凌晨破玉塵莫恨

雙纏寒到骨山城明日正逢春其三浮空雪色亦奇哉
空色因依稿草來醉裏樨機君更熟散花仙女自天

來其四文君何事茂陵奔曲衷求凰盡是恩爾縱罷官
猶有酒未須滌器傍人門其五

同邑鄭子玄云恩結十年餘私奔不得已誓將犬馬
心從容為君死其一人以貪生去吾將誓死來生死交

情見君心莫浪猜其二

同邑向日葵云使君官罷只清貧江上鱸魚澗底專

一騎飛來能不厭女郎自是死心人

楚王孫化之云胡姬十五擅明妝彈得瑤琴下鳳皇
自有尊前山海誓不教斷盡使君腸

新安唐東園云桃葉有何意偏令當意深花間流豔
曲屏後奏文琴已識身金玉燕看步有金誰云紫駟

馬不換自郎心

京邑劉仲修云立謙之內寵姬善琴有詩寄余戲答
當年紅拂解憐才忽漫逢人笑口開千里姻緣能縮

地何須空守望夫臺其一然諾由來有淺深千金誰許
結同心相如自是知音客怪底文君夜抱琴其二

婁江曹子念云謙之先生以無題四絕見寄致賦如
數老乏才情不堪一笑蜀道歸來萬事非翟公門掩

故人稀携筇試望青山雪何處紅綃一騎飛其一楚江
雪望渺無垠忽有佳人此問津驛使不煩相寄訊一

技自送隴頭春其二千里佳期一夕盟風流若個不鍾
情茂陵自合相携老何必浮家變姓名其三誰言鐵石

廣平心但賦梅花意自深身外功名身後事紅裙綠
酒任浮沉其四

常州陳猷夫云使君千載擅風流一夜相思下翠樓

黯黯江天渾未曙不知何處是亭州其一龍裘貂帽易

紅妝掠髻西風凍欲僵
僊子魂銷姑射路雪花零落
馬蹄忙其多病相如正杜門
蕭條那復念文園夜奔
莫訝臨卽女忍死猶能重報恩其
挑燈歷歷話辛酸其郎心亦自憐
紅拂敢作尋常女俠

看其四

東海俞安期云東方使君五馬西蜀卓女孤風寶徽
一寄微語錦字頻貽報章未願鳳鸞協曲詎須烏鵲
成梁寒陰夏口慘淡雪夜西陵渺茫遠走桃花叱撥
深藏蓮葉鴛鴦理篋全捐歌扇臨盤渾卸舞裳竊藥
疑投月裏為雲已離巫陽我識西門楊柳移來元自
武昌

武昌

宣城梅台作云盈盈武昌柳能使使君憐含意繫羅
帶同心託素紵紫騮乘朔雪一夜渡湘川千古紅綃
事風流更可傳

金陵女子李素素跋云僊在秦淮則楚人士道呼
孃事如指掌今來新安得識使君因知呼孃即使
君婦也嘆賞不已僊觀使君日所止處其門如市
其客如雲得士若此自其氣味乃女伴亦欲寄命
焉何也徐卿曰使君海內有心人知言哉顧論
呼孃者多嘖嘖雪夜事僊謂未盡也呼孃曰率孺

子耳一至舍寒之者至矣又初別後即刻丘家文
如圖記其志定矣其見卓矣寥寥數載而始就使
君為得無罪使呼孃聞之當必首肯是語萬曆丁
亥七月十五日

亘史云丘公之客新安有兩女郎相周旋以彤管
侍此一時也今不可得矣前輩風流恨未為之執
鞭書此志慨

家叔祖景升輯楚豔而所昵瑤光未及傳得青樓
黃絹遙集編二帙而亟傳之私語社曰此二名姝
得附二名公可以不朽然情之所鍾非為名也而
亘史鈔

小傳楚豔集編

二

名隨之是豈可俾得哉士悅傾城况遇知己亦足
以發舒抑鬱之氣其所託似真非如巫山洛川寄
諸彷彿而已乃王君不樂就公車業而流連山水
間無一語不為大呼傳神丘公棄二千石以歸而
小呼奔之皆千古豪俠事兩美足以相當在昔惟
二隗得配重耳子餘今二呼于王丘兩君差不媿
爾今瑤光能待二十五年今且將及而惜其不終
好也此景升未傳瑤光而傳而呼意惟楚中士女
盡能憐之而可無恨于乖絕矣乙卯立秋日潘膺
社跋

劉宛如傳

姬名翠華字宛如金陵油坊巷劉氏女也幼從父母
僑寓楚中值己丑之疫父母旋亡姐甫七歲流落於
辰陽狹斜家亦稱劉氏姬性媚慧舉家愛如掌珍及
笄學歌舞棋畫靡不精詣辰陽人士咸豔慕之皆曰
彼妹非特出者耶破灰後養母亦亡姐孱弱多病不
喜逢迎主父及兄嫂強逼之不得已與市得李梓交
欲借以庇己自是里中豪貴不得一接席為權府掾
瞿某得寵於守乃厚賂兄嫂幸語小姑倘許結成余
何懼於李姐不可復有吳商陸某慕姐甚願下千金

車史鈔

外紀卷五

九

喪為主父壽主父語女幸獲金夫彼猾胡足恃姬又
不可一日與姊蘭晚對弈從容諷姐曰吾妹久欲脫
此樊籠若瞿若陸雖非佳偶先得府吏後得富豪何
擇而不適耶姐曰不然李市中鄙人吾用以自蔽若
旅荻耳風霜託處霽則撤之吏舞文自矜商乘大艫
多市氣以李易李吾何擇焉倘不過風人騷士吾有
死勿適矣相與飲泣而罷癸卯冬建武士人張章甫
偶至辰陽為訪縣郡丞因與廉傳二孝廉交善孝廉
為生選妓遍游曲中無當意者傳云非劉生不足當
生乃畫策令生佯醉排闥徑就劉榻偃卧李知郡公

上客又與二孝廉俱不敢堅拒因避去姐乃攬生起
與圍爐見案上置博具請對局姐遜不能稍落數子
笑謂生安得藉此水葛而籠絡人耶遂留連經數月
始促衰歸姐泣語曰妾良家女幼失怙恃涸此塵中
君倘不棄葑菲願托絲蘿生以倦游衰薄謾應之曰
諾請俟再來姐以為然生放舟東下至常武謁龍司
農司農折節憐才為下榻久之生遂得白所遇司農
曰奇遇也無相負焉予友沅陵張令有心人也曷往
謁之且以探其意生如言謁令令待以上客館生於
龍興寺寺與姐家不隔數武朝夕燕處益密終以衰

車史鈔

外紀卷五

十

薄不遂居數月又促衰別姐姐請同行生又約以來
春姬為不憚舟泊河干朔風凜冽寒不得渡令復招入
衙齋小集見生鬱鬱不樂令曰子行濡滯得非有繫
念者乎生以情白令曰奇遇也可携之行予向作濮
上遺音紀從良者七妹皆予妻修且待子而八矣於
是計助其資授吏好諭有梗者將繩之法時坐中沈
幕汪薄林尉咸為替裏各持酒慶生生大醉趣至姐
所告事成姐愕然喜見於色詰旦生捐橐金屬隣人
危奉以通主父主父年八十有四聞之踴躍起執姐
手曰吾兒得所歸矣即命巾車送入舟中李開其事

畏令不敢言從遠郊候生舟過遙望而揮泣生謂妯
曰此爲吾國也者非籍其庇不知爲瞿爲陸矣安有
張生曷解簪珥訓之足以絕念姬諾乃命停棹招李
至舟次付之簪珥生倩以金幣致謝以去徑泊武陵
復寓勝果園司農大說曰張令可兒不負吾初念矣
乃開館館之至丙午秋同生歸於建武供中饋勤女
紅下嫡而撫其子稱能婦云

直史曰南溟生語余初發建武時請卜於神神告以
繇匪寇婚媾乃嘆曰神詒我耳是將爲得朋徵乎既
而客勝果園所私不乏人乃竟得之辰陽彼張令者

直史鈔

外紀卷五

十一

豈其密於司農殆天作之合耳客有贈言者題曰衡
雲湘月言其不易攬纈而今乃納於錦衾繫於繡帶
之問不可謂非幸矣昔有游匡廬者篋其雲放之秋
浦居桂林者貯其月瘳之邵平亦各從所致爾生不
見鄭生手漢華之佩暫得於懷而遽失之烏可與同
日語也然則生之德司農張令者當無已時惟命姬
歲暮麻姑泉十斛遠作餉耳生又言姬智足自衛又
能決擇所依其去挾斜時所經宿旅亭兒女皆戀
不能捨洵爲有情倘非得張生歸正向者對弈之言
誰當踐者語曰兔絲無根千里相附信哉

夏妹傳

夏妹饒州府鄱陽縣角妓性恬雅不慕芬華衆競炫
冶而尚縹素衆嗜膏腴而井淡薄家故裕饒而退若
不足惟焚香啜茗日持念珠念佛千聲而已故市中
年少亦莫得而狎侮之余友汪鳴瑞物外流也偶從
月下相遇美其蕭然自如清輝映微目爲凌波仙子
已酉歲鳴瑞從金陵索題且請字之余字曰如如寄
以詩云不羨居南國佳人對莫愁鄱陽誇勝事江月
美清遊香遠旃檀氣珠還合浦秋誰能乘漢廣相慕
不相求

直史鈔

夏妹傳
外紀卷五

十二

王伯約云芝城之東湖妓亦娟媚余固訝鳴瑞之噴
噴夏妹也且云夏妹何不字小喜余笑曰小喜多唐
突相憐能幾時故不之字
汪鳴瑞贈詩云團扇輕搖步若蓮蘭芬微襲髻初偏
不將羅綺支多態盡洗鉛華出自然照徹冰心秋月
冷光流王貌水波妍相憐爲解無生理清夜溪潭到
曉天

節姬張重傳

張重號玉如楚府教坊司妓稱節姬蓋其節有足嘉焉聞之丁鶴年曰楚姬尚節義大都其俗然凡名姝非必已出也小家女多送而畜之與立券無悔庶幾美衣食而得自擇婿目為有託及女罹苦百端不覺也故莫能遂其志而所最愛者莫如已女因奴視所畜者重故張姬自產長女性靈慧不願隨女伴倚門然姿首瑩潔容止有大家風又善以吳音度曲擅名一時受客聘而筭雖勢不能不更夫惟父母是命姬終不憚及交鶴年歲餘欲託絲蘿鶴年方弱冠執禮豆史欽二八張重傳外紀卷五以為不可意恨風塵中汨沒人大以為辱後得省小胥余三其居金口去鄂渚三舍而近有母妻命娶重為側室便欣然歸之以脫身牢中為適意事余母若妻盡妾婦道咸宜之無何余三病且死無子嗣其母妻聽之嫁重泣曰既處身下流幸而從正豈宜再醮以辱初義誓事姑嫡以終此志許之而父母以憐愛故亦不之強中外無逼迫之嫌其遭遇可謂幸矣惟張姬病甚間一來視閉暗室中人莫得而窺焉值鶴年至楚將無以舊日琴心相感而重聞丁生至是夜五鼓發棹歸矣鶴年大詫以為秉節之堅娼樓中所

絕無可稱麟鳳之瑞此癸巳甲午年事余寓五詠樓姬姬瑤光則母事重重視若已出命之曰奎奎別余後居此樓五年不下與余決絕而後嫁尹公子高子今有子矣豈非聞重之婢節而傲慕之者乎余別有傳以承葛得系於此張氏故多姬為重同母者曰尚曰住住天女也其初嬌也余得為傳仲執鑿脩曰卯曉淑字梁光鶴年云去十載復遇淑尚有徐娘風情君子以為張氏之多麗也乃追字重曰輪光謂其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重史欽

張重傳外紀卷五

張卯傳

張卯字曉曉楚中角妓以善歌傾武昌余未入武昌從金陵晤程仲權稱卯不置口作武昌行二首寄之又三年癸巳入楚首訪曉曉於院籍而曉曉以仲權故知余能誦余武昌行也余以嫂呼之卯見其妹瑤光因與諸君結社樓上稱五詠樓閱四載候仲權不至代卯致書怨之亦不報大都卯之品質在中人而善取媚稍耽風雅每盛席非卯至不歡至則傾座不待聞歌而心醉矣余得久處五詠樓殆倚卯為內援而曉瑤光更篤至不可解目仲權真忍人也仲權有

巨史欽

張卯
外紀卷五

曲贈卯多微詞卯親為余釋余見卯輒憶仲權令歌一曲如覩仲權而卯亦有曲答仲權為余誦其末句云心在君旁繫來時可帶還頗賞其韻致察仲權曲中酸意為萬戶君者數暱卯每招之侑觴必數夕不還仲權旅棲西來菴宜其鬱鬱致憤也自余入楚後仲權竟與卯絕而卯以余歸後亦送于萬戶實因仲權為之錮云余別楚十八年瑤光遂歸尹氏偶校仲權曲譜為卯主傳而附之女蘿喬松余與仲權俱有婉色

張卯寄仲權書云斥女張卯敬白仲權君卿足下

執手契濶遂復五稔戀戀之私君爾妻然有如

日君馳康莊未遑踟顧妻墮苦海風波日乘雖脩名善保而軒車已遲令妻走險不能擇蔭東海生理弱無良幾成怨耦以玷嘉譽夫已氏失職雲杜則江漢之靈寔鑒君誠而奪其魄乃妻不即墮墜以待戮于君或者微衷猶可宥乎今日之事百口難陳即斷臂陷冑寧贖萬一顧妻身未分明君或因而避棄恐令識者謂君棄妻之尤而自計爾君以此始寧無令終虞耶自今以往請濯後待君繼之以死令天下有心人目為仲權棄妻足矣夫墮涕

巨史欽

張卯
外紀卷五

一絕夫復何言

仲權贈張曉曉

刷子序犯 別了幾多時涉沲淚流揉損一雙皆這
烈石剛腸一旦攪作夢絲追思私語處花前燈背芳
信遠雲中天際酒闌曾記太愁癡悔翻殘清污羅衣
番天樂犯 憶初逢雲棲底拍動紅牙餘韻嬌醉匆
忙許我唱卿隨雙雙正美野鴛鴦在花下權棲止羞
風月忽遇狂且顛沛罵長鬚奴這廝你香奩冷落朝
慵理我旅夢淒涼夜獨悲相思字倩前襟當紙到如
今指痕殘血尚淋漓

虞美人犯 美其并屑和齒血力心連肺武陵桃

空覓殘英章臺柳亂折柔枝香雲一絞千絲淚并鐵

無情在風墜猛然間變滅藏機心事老天你知恨秋

娘揭風掀浪式施為

針線箱犯 脫鬢上烏銀短并分足下軟羅雙履丰

幅生綃出纖指勞勞的勞勞的未曾輕易成幸繫想

冤家意見肯泛他潯陽江上販茶歸

尾 志誠心真實意索把冰下人再三央及便金榜

上題名也不羨你

滿豆之武昌行二首為程仲權賦贈張卯

東東鈔 張卯

武昌垂柳百千行九月西風半夜霜坐覺危樓驚瓦

裂起看殘月鏡波涼和歌者誰歌折柳歸客傷心對

尊酒簾設白露空江寒三十春風亦何有長歌聯臂

踏銅鞮鼓瑟湘靈處處迷月滿秦淮通楚夢片雲猶

落小樓西

估客行舟何太促聽儂更唱武昌曲隔所猿聲助妾

啼涉江花豔驚郎目祇將歸信望秋鴻忍待明年春

草綠楚妃掩淚坐自傷巫雲歸峽思斷腸桑榆物色

當南陌肯惜餘光照下堂

劉姬晏閒記畧

吳郡馮時可曰余道安山驛坐青雀中悶無聊鄰舟

有都閭劉君應乾携酒至相酌談安陸劉長欽事曰

此不肖莫逆交也其謀略蓋世無敵其文亦射雕手

不食何李餘餒獨生平有女癖又有基癖嘗語余倘

遇國色而且國手吾不難以軀委也齋中獨置一枰

終日與人弈所對皆中下品無相抗者弈罷常擲子

於地四人知屢負不樂不知屢勝亦悶譬之享大鼎

遇壹食人何能暢即走入房諸姬咸盛飾出迎笑曰

是掩面李夫人前者亦豈劉生敵手哉晨出手長卿

東東鈔 吳郡

諸賦語客曰恨不與文園令同時使余搗三寸管與

爭衡壇坫未知鹿死誰手即操綠綺弄鳳凰吟又未

知遠山人奔誰氏也會有客談晏姬美麗傾一國弈

又國手長欽遂饑渴夢寐思與死生矣晏姬名閒家

居襄陽解珮亭母故名倡也侍某貴客寢夢湘娥投

懷而生姬鄰居皆隱隱聞有環珮聲者既長姿容絕

世性凝重不妄言笑嘗閉戶焚檀弄柔翰久之博通

羣籍母教以度曲曰吾不願此卑卑媚人者教以弈

曰此所謂手談坐隱差不下人庶可爾久之弈益高

及當拖公子輒唾去之或強迫輒引繩刃自矢所交
必有文名士或美少年顧影自愛者久之益厭曰吾
日坐火宅不自脫他日即欲辭商人婦得手偶讀長
欽詩曰何來綠水白雪聲手安得逢迎斯人與相倡
和或曰是君亦品甚高亦若對手姬躍然曰令某誠
得一當即黃面老子吾且視如顧影少年矣因患母
移居安陸使人告長欽長欽見而下拜曰是劉生所
欲委身者夫世有劉生亦所謂不可無一者而莽蒼
天地所遇悠悠忽忽獨江陵君稱知己耳恨不以七
尺相狗媿彼任安灌夫今此肝腸不付卿也而又令

車史鈔

外紀政事本末

人媿司馬長卿耶遂納爲次室日夕對局銜危無頃
刻舍語友人曰劉生素喜長卿願得聽琴人今遇閒
卿纖纖素指琤琮杵韻若對壘梁夫人使人忘疲忘
死何言綠綺哉長欽多力拳捷每怒闕如虓虎千人
坐廢正室畏之甚善視諸姬嘗引與釣禮獨於姬相
持爲怨耦長欽素不問米鹽出入晏姬至教之節畚
約飭諸蒼頭不令乾沒諸蒼頭皆憾之說其正室曰
主母柔不食人人將食子正室乃乘長欽他出設酒
召晏姬至閉戶使人盡拔其髮毀其面榜掠無完膚
血流滿地長欽歸大怒指髮豎目曰誰謂乃公勇今

一孱婦毀我知已不亦羞天下男子捉正室髮拳其
腹與幹即時與之絕逼令就食子舍中長欽素以氣
降人既憤妻殘其所愛嘔血數升居旬日哽咽不能
下藥食病至劇姬泣告曰金谷友人尚不與白首同
歸况余稠間知已乎公爲妾死而妾不死公令綠珠
燕燕有知不令唾我絕食七日而逝長欽抱其屍大
慟不旬日亦逝長欽所居馬市街每日將瞑路人輒
見長欽與姬把臂踏歌長嘯同社者爲祠祀長欽配
以姬夜各夢長欽來謝誅傳甚衆嗟乎色之陷人甚
於坎哉迷而不能拔者何限是二人者非死藝實死

車史鈔

外紀政事本末

怨也獨惜以長欽才勇不爲國家死而死一婦人譬
以夏后之鼎烹鮮以狐父之戈剔矢悖哉娼之媚則
鴆每也室之逆則惡石也是之不察而以小賊大以
新賊舊悖之悖也閭君又極言長欽今諸葛也恨世
不盡知然諸葛娶醜婦而長欽惑美入所謂澹泊寧
靜安在乎才濟天下者不以天下累者也華囊粉黛
喪心惑意身不可若何而天下云乎哉

車史云少連謝師每言劉兵憲長欽俊偉奇士恨
不得一識荆歲乙未余游安陸猶及弔於兩楹間
然無以晏姬事告者蓋諱之也夫以長欽才爲世

忌而欲恃勇力以制同室之妒知不免矣晏安之
懷可不戒哉長欽鬼之不爲雄而閒鬼之不爲貞
也其失有浮於此者余姑畧而列諸楚姬部中長
欽傳當別載

又云此刻於元成集中余削其累長欽者十九而
存晏姬者半之謝曰可比部以文佳見賞而本寧
太史亦未之前聞則傳言者當任其咎矣

巨史鈔

外紀卷一

巨史鈔

仙蹟
卷一

天都逸史水華生述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校

巨史鈔

外紀卷一

序曰乾坤既闢清濁肇分融為江河結為山嶽或
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聖上真主宰其事則
有靈宮閼府玉宇金臺或結氣所成凝雲虛構或
瑤池翠沼流注于四隅或珠樹瓊林扶疎於其上
神鳳飛虬之所產天驕澤馬之所棲或日馭所經
或星躔所屬含藏風雨蘊蓄雲雷為天地之開樞
為陰陽之機軸乍標華於海上或迴踈於天中或
弱水之所縈或洪濤之所隔或日景所不照人跡
所不及皆真經祕冊叙而載焉太史公云大荒之
內名山五千其間五嶽作鎮十山為佐又龜山玉
經云大天之內有洞天三十六別有日月星辰靈
仙宮闕主御罪福典錄死生有高真所居仙王所
理又有海外五嶽三島十洲三十六靖廬七十二
福地二十四化四鎮諸山今總一卷用傳好事之
士其有宮城處所得道姓名洞府主張仙曹品秩
事條繁廣不可備書聊紀所管郡縣及仙壇宮觀

大數而已天復辛酉八月四日癸未華頂羽人杜
光庭於成都玉局編錄一稱廣成先生

嶽瀆衆山

玄都玉京山在大羅之中玉清之上玄京山在玉京
之前峨眉山在玉京之前廣霞山在玉京之右紅映
山在玉京之左紫空山在玉京之左五間山在玉京
之後

右在玉清之上大羅之下諸山周繞玉京玄都之
山以為輔翼也

三秀山在玉京之前金華山在玉京之右寒童靈山

皇史鈔

卷一

上

在玉京之右秀華山在玉京之右三寶山在玉京之
後飛霞山在玉京之後浮絕空山在大清之中

右三境之山皆真氣所化上有宮闕大聖所遊之
處下應人身十三官府事見大洞經中

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南嶽長嵩山在南
海中赤帝所都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北
嶽廣野山在北海中黑帝所都中嶽崑崙在九海中
千辰星為天地心方壺山在北海中去岸三十萬里
扶桑山在東海中地方萬里日之所出蓬萊在東海
中萬一千里連石山在東南辰巳之地海中沃焦山

在東海中百川注之而不盈方丈山在大海中萬四
十九萬七千丈鍾山在北海中弱水之北萬九千里
負嶠山在大海中上千日月岱輿山在巨海之中鄩
都山在九壘之下一云在癸地鬼神之司

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七千里瀛洲在東海一名青丘
穆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祖洲在東海中地方萬
里出不死草元洲在大海中地方三千里長洲在巨
海中地方五千里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鳳麟
洲在西海中出續絃膠聚窟洲在西海中地方萬里
出反魂香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生洲在西海
中地方二千五百里

皇史鈔

卷一

三

滄海島在大海中高五萬里

右十洲三島五嶽諸山皆在崑崙之四方巨海之
中神仙所居五帝所理非世人之所到也

中國五嶽

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周迴
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山為佐命蒙山
東山為佐理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
萬人山周迴二千里以霍山潛山為儲副天台山句
曲山為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領仙官玉女

一十二萬人為五土之主周迴一千里洛州告成縣
少室山東京武當山為佐命太和山陸渾山同佐理
西嶽華山嶽神金天王領仙官玉女七萬人山周迴
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几山為佐命西城
山青城山峨眉山嶓冢戎山西玄吳山同佐理北嶽
恒山嶽神安天王領仙官玉女五萬人山周迴二千
里在鎮州河逢山抱犢山為佐命玄隴山崆峒山陽
洛山為佐理

十大洞天

第一王屋洞小有清虛天周迴萬里王褒所理在洛

車史鈔

外紀卷一

四

州王屋縣第二委羽洞大有虛明天周迴萬里司馬
季主所理在武州第三西城洞太玄總真天周迴三
千里王方平所理在蜀州第四西玄洞三玄極真天
廣二千里裴君所理在金州第五青城洞寶仙九室
天廣二千里寧真君所理在蜀州青城縣第六赤城
洞上玉清平天廣八百里王君所理在台州唐興縣
第七羅浮洞朱明曜真天廣一千里葛洪所理在博
羅縣屬修州第八句曲洞金壇華陽天廣百五十里
茅君所理在潤州句容縣第九林屋洞左神幽墟天
廣四百里龍威丈人所理在蘇州吳縣第十括蒼洞

成德隱真天廣三百里平仲節所理在台州樂安縣
右十大洞天五嶽皆高真上仙主統以福天下以
統衆神也

青城山五嶽丈人希夷真君在蜀州天柱山九天司
命真君在舒州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在江州

右佐命山三上司山皆五嶽之佐理以鎮五方上
真高仙所居也

五鎮海濱

東鎮沂山東安王在沂州南鎮會稽山永興公在越
州中鎮霍山應聖公在晉州西鎮吳山成德公在隴

車史鈔

外紀卷一

五

州北鎮醫巫閭山廣寧公在營州東海廣德王在萊
州界南海廣利王在東州界西海廣潤王在同州界
北海廣澤王在洛州界江濱東廣源王在益州立春
祭淮濱南長源王在唐州立夏祭河濱西靈源王在
同州立秋祭濟濱北清源王在洛州立冬祭漢濱漢
源王在梁州並天寶
十年封

三十六靖廬

綿竹廬在漢州綿竹縣栖林山紫蓋廬在荊州當陽
縣瀘水廬在瀘州安樂山丹陵廬在洪州西山鍾君
宅守玄廬在終南山尹喜宅靈淨廬在亳州太清宮

送仙廬在岳州墨山孔昇觀契靜廬在鄭州圃田列
子宅凌虛廬在南岳中宮鳳凰廬在襄州鳳林山子
真廬在洪州西山梅福壇玄性廬在撫州南城縣魏
夫人壇契玄廬在袁州吳平觀啓元廬在贛州桃林
古關今陝州靈寶縣出谷廬在廬山青牛谷君平廬
在漢州綿竹縣君平宅斗山廬在興元城固縣唐公
昉宅光天廬在南嶽騰空廬在洪州遊帷觀昭德廬
在廬山尋玄廬在江西吳猛觀得一廬在潤州鹿跡
觀啓靈廬在秦州啓靈山宗華廬在洪州宗華觀彭
君宅朝真廬在京兆會昌昭應山黃堂廬在江西洪
州迎真廬在洪州招隱廬在江西洪州紫虛廬在南
嶽魏夫人壇啓聖廬在岐州天興縣啓靈宮本名天
柱廬鳳臺廬在京兆盤屋縣蕭史宅東華廬在衢州
龍山縣東華觀祈仙廬在洪州黃真君宅元陽廬在
蘇州常熟縣張道裕宅東蒙廬在徐州蒙山貞陽廬
在洪州魯真君宅

三十六洞天

霍童山霍林洞天三千里在福州長溪縣太山蓬玄
洞天一千里在兗州乾封縣衡山朱陵洞天七百里
在衡州衡山縣華山總真洞天三百里在西嶽常山

總玄洞天一百里在北嶽嵩山司真洞天三千里在
中嶽峨嵋山虛陵太妙洞天三百里在嘉州峨嵋縣
廬山洞虛詠真洞天三百里在江州潯陽縣九天使
者四明山丹山赤水洞天一百八十里在越州餘姚
縣劉樊得道會稽山極玄陽明洞天三百里在越州
會稽縣夏禹探書方白山德玄洞天五百里在京兆
盤屋縣太上所現壇西山天寶極玄洞天三百里在
洪州南昌縣洪崖所居大圓山好生上元洞天三百
里在潭州醴陵縣傳天師所居石室仙壇潛山天柱
司玄洞天一千三百里在舒州桐城縣九天司命武

重史鈔

入山

七

夷山昇真化玄洞天百二十里在建州建陽縣毛竹
武夷君鬼谷山貴玄思真洞天七十里在信州貴溪
縣華蓋山容城太玉洞天四千里在温州永嘉縣玉
笥山太秀法樂洞天百二十里在吉州新淦縣蓋竹
山長耀寶光洞天八十里在台州黃巖縣葛仙公所
居都嶠山太上寶玄洞天八十里在容州白石山秀
樂長真洞天七十里在容州北源句漏山玉闕寶圭
洞天三十里在容州有石室丹井九疑山湘真太虛
洞天三十里在道州延唐縣洞陽山洞陽隱觀洞天
百五十里在潭州長沙縣幕阜山玄真太元洞天二

二里在鄂州唐軍縣吳猛上昇處大酉山大酉華妙洞天一百里在辰州界金庭山金庭崇妙洞天三百里在越州剡縣褚伯玉沈休文居之麻姑山丹霞洞天一百五十里在撫州南城縣麻姑上昇仙都山仙都祈仙洞天三百里在處州縉雲縣黃帝上昇青田山青田大鶴洞天四十里在處州青田縣葉天師居之天柱山大滌玄蓋洞天一百里在杭州餘杭縣天柱觀鐘山朱湖太生洞天一百里在潤州上元縣良常山良常方會洞天三十里在茅山東北中茅君所居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七十里在朗州武陵縣金

直史鈔

入山紀略

八

江縣

七十二福地

地肺山在茅山有紫陽觀乃許長史宅石磻源在台州黃巖縣嶠嶺東仙源在溫州白溪南田在處州青田玉瑠山在溫州海中青嶼山在東海口崆峒山在夏州黃帝所到郁木坑在吉州玉笥山玉梁觀乃蕭子雲宅武當山在均州七十二洞君山在岳州青草湖中桂源在連州抱福山廖先生宅靈墟在台州天

直史鈔

入山紀略

九

台山司馬天師居處沃洲在越州剡縣天姥岑在台州天台南剡阮迷路處若耶溪在越州南樵風徑巫山在夔州大仙壇清遠山在婺州浦陽縣東白山安山在交州安期先生居處馬嶺在郴州蘇耽上昇處鷺羊山在長沙縣許君斬屢處洞真壇在長沙南嶽祝融峯洞宮在長沙北玉清壇在長沙北洞靈源在衡州南嶽招仙觀上峰陶山在溫州安固縣貞白先生修藥處爛柯山在衢州信安縣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天師宅勸溪在建州建陽縣靈應山在饒州北施真人宅白水源在龍州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張女真修道處閭皂山在吉州新淦縣天師行化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逍遙山在洪州連西山許真君修道處東北源在洪州新吳縣鍾真人宅鉢池在楚州北王真人修道處論山在丹徒縣毛公壇在蘇州洞庭湖中包山七十二壇劉根先生修道處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竇真人上昇處桐栢山在唐州桐栢縣淮水上源平都山在忠州酆都縣陰君上昇處綠蘿山在常德武陵北章觀山在澧州澧陽縣抱犢山在潞州上黨莊周所居大面山在蜀州青城山羅真人所居虎溪在湖州安吉縣方真人修道處元晨山在

江州都昌縣馬跡山在舒州王先生脩洞淵法處德
山在朗州武陵縣善卷先生居古名枉山雞籠山在
和州歷陽縣玉峯在藍田縣商谷在商州上洛縣四
皓所隱處陽羨山在常州義興縣張公洞長白山在
兗州中條山在河中永樂縣候真人上昇霍山在壽
州雲山在朗州武陵縣四明山在梨州魏道微上昇
處緱氏山在洛州緱氏縣子晋上昇處臨邛山在邛
州臨邛縣白鶴山相如所居少室山在河南府連中
嶽翠微山在西安府終南太一觀大隱山在明州慈
溪縣天寶觀白鹿山在杭州州天柱山吳天師所隱大
真史鈔

靈化二十四

陽平化五行金節寒露上應角宿甲子甲寅甲戌人
四里翟仙業張
街白日上昇
鹿堂化五行木節霜降上應亢宿戊午乙卯戊申人
師誓萬神於此天
真皇人所處

鶴鳴化五行金節立冬上應房心宿庚辰壬辰人
天師錄處徐孝道何
月陽馬成子上昇
濟沆化五行土節小雪上應尾宿丙辰戊辰人屬彭
州九龍縣西北七十里老君授範真真白
日上

葛璣化五行火節大雪上應箕宿己卯丁卯辛卯癸
所居揚先賢蒲高遠葛
永璣上昇本名上清化
庚除化五行水節冬至上應斗宿丙寅庚子壬戌人
張力子於此
白日上昇

秦中化五行水節小寒上應牛宿戊寅庚寅壬寅人
金書於
此上昇

真多化五行金節大寒上應女宿乙丑丁丑人屬漢
所王方平李真多
上昇一名上真化
昌利化五行土節立春上應虛宿己酉己丑人屬漢
八伯於
此上昇

隸上化五行水節雨水上應危宿辛丑癸丑人屬漢
州德陽縣北五十里李子元衛叔於此上
昇

湧泉化五行木節驚蟄上應室壁宿丙子癸亥人屬
真錄上
昇於此

稠稂化五行水節春分上應奎宿壬子壬午人屬蜀
池石碑丹
寬存焉

真錄上
昇於此

稠稂化五行水節春分上應奎宿壬子壬午人屬蜀
池石碑丹
寬存焉

北平化五行金郡清明上應妻宿乙亥巳亥人屬眉

喬仙所遊王子

本竹化五行木郡穀雨上應胃宿乙巳辛巳辛亥人

掃壇子上昇於此為名

蒙秦化五行火郡立夏上應昴宿甲戌丙戌人屬雋

上昇

平蓋化五行土郡小滿上應畢宿丁巳巳巳巳巳人

三尺出則天下太平仙

雲臺化五行火郡芒種上應驚參宿丙午庚午庚戌

二年九月九日上昇

直史鈔五行木郡夏至上應井宿乙酉丁酉人屬興

灤口化五行土郡五里上應陳安世庚氏女二人上昇

後城化五行土郡小暑上應鬼宿辛酉癸酉人屬漢

一之道白

公慕化五行金郡大暑上應柳宿甲申壬申庚申人

瓊文紫字

平崗化五行水郡立秋上應星宿戊戌丁亥人屬蜀

上昇

主簿化五行金郡署上應張宿乙未巳未癸未人

薄王與女仙楊

玉局化五行水郡白露上應翼宿丁未辛未人屬成

年降此地通玉

北印化五行土郡秋分上應軫宿戊子甲午人屬東

此昇天龍翔



叙仙釋

宋羅願曰學者多疑於鬼神然言有物又云世無仙特有隱君子至漢劉向乃取古之隱者務光彭祖老聃楚狂接輿之屬皆論以爲列仙豈古之仙者不欲自異而特欲以出處之迹衆所知者見於世耶君子之於仁固靜而壽其靜者疑於隱其壽者世則以爲仙特所從名之異耳要以盡人之性則氣志昌太而

宣史鈔

叙仙釋

神不散越有決不與萬物俱泯沒者此在吾術中矣考之前世傳此者皆祖黃帝老子至秦猶以博士領其方而號其人爲列仙之儒明猶有所本非若後世夸者之傳也由漢以後又有浮屠氏之說乃更以一生死爲務其道要使人決擇以發明其固有則死之與生惟其所遇而無益損乎其真是以蕩然肆志無怵惕乎胷中又豈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非耶自唐書始列神秀於傳至國朝景德中詔纂其源流爲景德傳燈錄此其人皆著見於世不可揜矣若吾州許宣平之操真古所謂隱君子者人特以其後裔爲

嘗有見之者而著之仙云

方儲

淳熙志云方儲字聖公歙縣人後漢時歷句章長郡五官錄母喪負土成墳種松柏嘉木數千本致鸞鶴白兔之瑞後對策天下第一拜洛陽令夜輒還寢室伺曉而去不動戶樞嘗遺隻履於牖下母命藏去章帝以儲善天文當郊祭問之儲勸帝毋往其日風景明淑帝遂行儲稱疾不從比發兩電如斗死者千計使召儲已死帝甚傷之喪至家母啓視之無尸唯有隻履因取前履合之良是宋明帝嘗祠以太牢追封

宣史鈔

方儲

龍驤將軍黔縣侯

按嚴州圖經唐左臺監察御史張行成撰方仙翁廟碑稱儲兄儕關內侯行南郡太守弟儼忠烈太守丹陽五官雲麾將軍又載儲所歷官及言駕鶴乘空等多舛不可據今祇從祥符經載其畧

許宣平詳見城陽山志中茲具其畧

許宣平唐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絕粒不食顏如四十許人行及奔馬時負薪入城賣之擔上桂花飄及曲竹杖醉歸獨吟人訪之多不見惟壁有詩好事者題之於洛陽同華傳舍間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

覽之曰此仙人詩也乃遊新安涉谿登山累訪不獲
題其菴去是冬野火燎其菴不復知所在後百餘歲
邑人許明奴家有嫗入樵南山有人坐石上食桃甚
大謂嫗曰我明奴祖也爾歸為我語明奴我常在此
山中乃與嫗一桃食之後兵荒相繼嫗入山不歸

司馬郊以下三首同出道藏

司馬郊一名疑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裼
屣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為麤暴
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
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歛時道士紹脩然亦往歛

巨史鈔

許宣平司馬郊仙傳
外紀卷一

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然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
息於逆旅郊續至修然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
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為已
而更擊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
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
詞將送於州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
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然明日侵曉乃
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
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又已早過及到歙州問之亦
然每往未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

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
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
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
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者俄而火盛焰出於竹瓦之
隙人皆惶駭既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牀皆
重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翱者為池州法掾郊過
詰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念我
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翱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
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
祐風朱已病惡見人在已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

巨史鈔

司馬郊仙傳
外紀卷一

如意令入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戶外無得入者
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飲之覺意爽呼陳
某將藥更進家人驚曰此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
朱乃悟郊之無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
觀病痢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郊怒曰吾疾方愈何
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
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
郊怒忽起結束徑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
一大杖來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
嘗至洪州市中探鮓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鮓

郊怒以物擊小光中頭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罵怒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卧數日而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為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止見捉足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直東欽

江處士仙侶

五

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為離爾既告我當為遣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為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斂汝身為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

告且求救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室屋棄之如言而病失又嘗有人為變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為穢物所汚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二聶傳

出道藏江淮異人錄文甚簡略故有錄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為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為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詣方

外紀卷二 仙侶

六

外至於郡政成以諮之乃名其山為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目號為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晚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交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為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為歙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頌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頗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

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避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為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業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群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為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

仙史

卷三

七

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群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群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即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為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于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為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紹元既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聶師道

淳熙志云聶師道字宗微歙縣人少入老子法中事道士於方外後得內傳服松脂法乃與同志登績溪百丈山採芝夜半峯頂月明有天樂起東南紫雲中久之聲益近至石金山少止兩山相距三十里然頂上相望纔咫尺少時鼗小鼓復通奏笙簫金石絃匏以拍節大鼓其音清揚不類人世至雞鳴止山下居人是夕皆聞之同行者歎曰方採靈藥而所聞如此此亦君得道之證也後泊南嶽招仙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山中時有見之者迺辟穀七日獨

仙史

卷三

七

往日暮有樵者坐谿上告以蔡君所居深遠不可到東有人家可宿樵者因凌水而渡師道目送之東行見草舍籬落主人類農者年可三十許問適見樵者否此蔡道者也因投宿啓黃蘗合得茶飲之絕佳明旦行有老父問所從來謂曰蔡君父子偕隱此山昨昔所宿即其子也折草長尺餘形似薑苗師道咀之而其因使取水遂失所在自是益精健還觀已月餘日乃知彭真人亦嘗隱此山也後歸鄉里每入山虎豹遇之皆弭耳馴伏拊之乃起或以所採新藥令負還以故歛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害後將復往南

嶽聞漢梅福梁蕭子雲皆隱玉笥山中乃三游郁木坑見丈夫布衣烏帽年若五十許人相問勞已謂曰子宿業已淨應有名玉籍雖未即飛升當亦度世我謝修通也本居南嶽與彭蔡偕隱已三百餘年知子嘗遊洞靈源吾適爲東華君命主玉笥山地仙兼掌清虛觀墳土祀今子與吾宿有分故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爲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非可待也師道跪謝之同行數里忽有草舍新潔命師道坐木馬上已坐白石鹿上俄有卅角以湯飲師道神氣灑然修道指架上素書令抽取一卷曰習之當得道我有弟子

直史鈔 卷八 仙侶

紫芝在九疑山往見之傳我語必爲子盡其旨矣僕不見者第投書於毛女溪上洞中且題石壁致吾意言訖忽不見師道已在郁木坑外蓋七日矣素書言西王母理化衆仙之要然不可盡解遂至九疑訪紫芝或言毛女溪有一隱者莫知其名人或見之師道累求不獲乃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人稱紫芝告以疑義歲餘還山房田頌圍新安師道曰太守裴樞夜絕見頌頌爲歛兵又爲請陶雅爲守楊氏據有江淮召至廣陵建真元宮處之使爲人祈福號問政先生一旦謂弟子曰我爲仙官所召言訖而逝比歛棺有聲

視之若蟬蛻然因就葬之數日有自豫章來者言見之於道以一小童自隨云離南嶽多年今當暫往耳所至多宿舊遊觀宇半年後又有見之於衡陽者云歸洞源矣後二十年問政故居之上數有雲鶴盤旋衆請於楊氏發所藏衣冠歸葬自揚至歛千餘里其上常有雲氣兼鳴鶴翔導至山三日而散楊氏加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從孫紹元

直史鈔 卷八 仙侶

紹元字伯初母程氏始孕便畏葦葦夫人指其腹曰此子當證道果長好文史尤精玄學嘗詣金陵受戒錄是夜夢入一城官府嚴肅中有朱衣者凭几謂紹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閱籍籍上圖形旁題云聶紹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畢壇二十六往南嶽遂掩卷而寤久之還問政山築室號草堂事母勤瘁不交流俗自號無名子世多以鍊師稱之忽晨起沐浴戒家人以伯祖有訓宜世勤修鍊毋忘太上教俄有四鶴集於屋有光自空而下遠望疑以爲火至則無他而紹元已化矣先一夕告母曰胡將軍至可備酒菓至是若有就坐者語旦僕夫自外入云鍊師與三道士衣朱綠乘馬武士冠帶從者數輩煒然南去鍊

師回首語之曰吾往南嶽矣最後一人云為語宅中
謝貽我酒菓嘗撰宗性論修真秘旨各一篇學士徐
鉉及弟錯稱之曰吳筠施肩吾不能過也

丘濬

丘濬字道源縣人天聖中登進士第因讀易悟損
益二卦以此能通數知未來興廢早歲游華陽洞求
為句容令秩滿以詩寄茅山道友曰鳴鳳相邀覽德
輝松蘿從此與心違孤峯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
未歸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慚巢許勸忘機明朝又引
輕帆去紫木年年空自肥歷官至殿中丞嘗語人曰
亘束鈔

吾壽終九九後在池州一日起盟沐索筆為春草詩
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及殮衣空囊謂尸解光祿
大夫滕甫元發為太守為記其事葬於九華山後數
年有黃衣人持濟書抵滁州家人啟封持書者忽不
見書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數謫為太山主宰

汪四

謝諫議泌微時市人汪四心愛敬公旦就市得錢暮
輒携贈尋為盜驢竄去及公登第為蜀令汪忽來訪
齋西壁為巖洞有朱門金鎖解腰間鑰開之挽公同
入公請歸白嫂遂先出壁屹立如故汪乃不復見

其兆市人竊語野仙忽來有所云云皆驚顧以為盡
得吾意晚節多采大黃食之栖止無常處每云我當
以八月死幸毋焚我淳熙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半起
坐揮扇而逝年六十有一葬於城陽山立壇其上後
有自蜀中見之為携家問歸即其歿之歲或謂之尸
解同郡有士人朱南一字德修瀟灑閒逸至老不娶
喜画山水梅蘭竹石野仙曾有詩贈之云寄語月溪
朱逸士他年同賞水仙花野仙歿後二紀南一下世
士友相率築之城陽山正在野仙墓後時山中水仙
花正開其前知類如此

巨束鈔

仙侶

郡志趙師夔為郡日聞野仙前知強要至郡齋索詩
詩云王侯門戶懶開顏斗酒千錢一笑閒趙時欲以
斗酒千錢與之而野仙已知矣一日郡齋喜雪開宴
野仙曳杖直造趙命之坐索詩出填字韻即賦云昨
夜嫦娥弄玉纖也應指月作花鈿為嫌梅影太清瘦
幾片飛來疎處填

曹元育

黃冠曹元育休寧人寄食歙縣之長春里凡數十年
未嘗有求於人破窗塵榻凝坐達旦或一臥輒六七
日一旦以衣物道具徧散鄰里遂卒

姚平仲書神僊近事附

宗陸游傳云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賊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顧得賞顧一見上耳貫愈忘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欵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巨史鈔

姚平仲仙僊
外紀卷二

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夫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鬚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壑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秘又言得道之由云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僊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閔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采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孝閔或自稱木先生往來沔鄂間天民客青城儲福宮一日大罵所與往來道士即閉門聯道士明旦相率謝之而門不啟壞壁視之危坐死矣方相與驚歎俄失所在此三人者皆顯人故其事傳閭巷山澤之士名迹湮晦本不為人知者又可悉數哉予從子慧緯為浮屠為予言豫章西山香城巨史鈔

侯道華仙僊
外紀卷二

寺之傍有野人身被綠毛每兩霖多坐石上暴日見人輒避去追之不可及有識者曰此馬祖弟子亮座主者乃知長生久視之道人人可以得之初不必老氏之徒也因書置座右以自勵云

陳妙靜

陸游入蜀記云迪功郎陳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靜練師結廬葛仙峯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生果為人言禍福生死無毫釐差每風日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

有能測者年九十止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米以是日坐逝每為德先言汝有仙骨當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餽以藥即日疾平徐因留教以絕粒訣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淡湯餅及飯而已以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二百里會中第娶妻復近輩血徐遂告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溪上方呼舟欲渡徐褰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悵有棄官入鵲皖之意

趙王九

直史欽

陳妙靜

仙侶

十五

陸游記云繁昌縣鳳凰山延禧觀觀廢于兵燹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十人觀主陳廷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古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賈茗先生幻名王九年十三疾亟父抱詣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栢枝唱之及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數百字比覺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為道士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袈裟錢遣還遂為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紫衣改青華額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

忽大重不可舉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劍履在耳遂即其處葬之今冢猶在謂之劍冢自然國史有傳大槩與廷瑞言頗合惟劍冢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小墟市也

直史欽

陳妙靜

仙侶

十六

邵道人

李夢陽傳曰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鍾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嚥即可愈亘史鈔
邵道人仙侶外紀卷四

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磨病者曰瘥矣脫不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裹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梳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梳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若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領然之

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梳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目弟子令月水水則聞道人齒間澆澆聲頃之肩踴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時世父患脰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瘡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與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之夜有亘史鈔
邵道人仙侶外紀卷四

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馬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

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於墨者非邪

風道人傳

古郢揚行恕云余先高祖樓菴公諱執中由廣文選王官後興府先曾祖慶以弱齡從會獻皇帝

因世廟就外傳簡輩僚子弟詔秀者備左右得

十八人祖慶與焉經筵伴讀十八人朝夕與俱也

居無何世廟龍飛之數臣者以從龍例得授鴻

臚官有差一日待漏金門曙色未開有風道人者

不衫不履目攝諸臚臣曰諸君皆陟爾貴人也衆愕

異之各質前途譚休咎鑿鑿語竟意偏屬先曾祖曰

公官品不及諸君而受享過之其奕葉崢嶸子孫長

亘史鈔風道人 仙侶 三

世後來且無量諸君及身而已偶世廟垂衣暇

訪南來諸臚臣學行俱優者以問臚正卿某某倉卒

不及私第憶於朝房曾睹先祖慶書壁云撥開煤火

熱三餐幾度吹紅幾度看一味齏鹽甘澹泊含羞也

說此爲官引以對稱上旨會承天府陽春門樓

成類其類曰顯親達孝時營膏捧者踵接上親

注臣慶名勅以往事竣仍令奉諸陵寢祀先祖得

無虞覆餗者三十餘年以正寢終佗數公者或遷或

沒子若孫都不能以世而寒家邀光之庇隸籍郢中

獲延書種于茲至不佞衰矣乃於已酉博一第豚兒

初泰甫十齡亦粗知搦管爲文讀書了大義夫風道人暗中摸索率爾射覆歷數世不爽若風道人者可謂非儂哉

亘史云楊孝廉字恒一以乙卯歲過余鸞嘯軒見仙侶鈔爲述同籍從君之祖有游仙者稱又玄子竟陵人其顯化甚著余倩爲立傳以未詳辭因述其先公所遇仙告命余虛上方遲之將轉乞于從君夫恒一本祖德而不忘遇仙况祖仙之顯著者乎余固知從君之無吝也風道人似多奇蹟俟後聞補之

亘史鈔

風道人 仙侶 四

閻蓬頭

王世貞傳曰閻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剃柳粗布夾衫有晨襦而無相服履而不襪爲人踈眉目豐輔重頰色正紫肌肉充腴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得如來之一相曰馬藏稱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雖少壯不啻也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間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釜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腥臊以故所至皆異之目爲道人以其不巾櫛也又自之閻蓬頭訛爲閻頭陀而諸慕

史記

閻蓬頭

仙

咸以翁呼矣道人亦不辭或坐不起拜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而求伸於不知已用是辱自遠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者食能兼人不擇葷素第嗜蔬而安粥人奉之饋則饋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寘袖中轉盼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往手其果爲餉故從者益衆其諸相與誇詡道人不知也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爲某路總管乎亦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爲曰是誑爾也言

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然道人絕不爲人道其所繇得叩之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陽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患勿多思而已然頗好作有爲功德於太和之均江建真武宮弘麗甚又欲於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謀於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道人乃薄游金陵諸公芳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又問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惟謂余且

史記

閻蓬頭

仙

以大極越相擬余怪問之曰欲得公一記而已余謂名觀不名道人可乎道人曰安可不名道人吾固賴子傳耳且子已悉我自是積數日輒來來一日輒去惟責其蔬食毋以鮭肉困迺公然於飲噉俱減損於昔而樂逾甚問謂余文成否余曰未也戰手謂子殆不欲爲爲之何論日又使其徒相徵迺余怪之不知所以至十月二十三日日下春過一宅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我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爽然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不當臥牀也已覺氣息微始驚問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又問有所言否

曰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趺坐不僵洊旬猶暖氣色休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移至乾元觀時時啓龕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問者五十餘年灼然著聲者垂四十年出無恒嚮詣無恒主宿無恒夕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住爲主無戀爲本無相爲宗其真有道者也

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小時行販燕市足自給有妻室矣而淫往往房室過度成瘵且死而遇我師誨之坐功

豆史鈔

門徒頭仙侶

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母問當是時有一身而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閭度其時蓋在嘉靖己未丙申間也余謂道人漫應人多矣安知不復漫謂我我姑漫應之因相與失笑而別嗟夫洪崖先生之嗜古器物毛仙翁之嗜名文字吾意竊嘗疑之以閭道人之於人間世若無足櫻念者而猶不能忘一身後名固賢於洪崖先生甚不能超毛仙翁之乘而上也猶龍公之畏名甚於畏禍雖然猶知有名者而後畏之是不能忘名也何疑於道人像贊曰推其髻跣其足豐其胸脯其腹暴炎旭鑿氷

浴一單恰四時服帝之弄臣天之逸民游戲人間逍遙無垠不涉思惟何況貪嗔留氣衛形離凡合真羽化爲跡舍利爲身其無所不之而有所不泯者耶希言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臆其名與貌而不能詰其修能觀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辯其爲散仙而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子從子不我留呵呵休休

豆史鈔

門徒頭仙侶

李赤肚

溫陵楊道賓傳曰李道人者徽之縣人也父贇雄於
貨年六十四難子乃散貨施諸貧者為功行久之夜
夢一道人入門魚鼓簡板而歌其生母許年十四亦
以是夜夢與父同寤而語合乃大喜已而果娠生道
人因名夢仙時正德庚午五月十五日十歲父歿稍
長修父業收息江湖輒遊酒人聲妓之間揮金無所
惜母寡憐愛不忍問也最後挾妓鳳仙居蕪湖於是
道人年四十矣病羸瀕死數四問醫七年而病日亟
一日有丐者呼門外鳳仙窺之背負一帛大書云大

真史鈔

李赤肚
外紀卷四

病行功小病行藥因名視道人丐者以手摩其頂大
呼曰從吾言可治不則死道人從枕上首肯丐者即
碎諸藥器而索龜蛋五十顆酒一甕以右手援道人
樓膝上左手且剝且吸頃刻都盡初樓時道人骨若
然有聲後徐徐抱之凡坐七晝夜而病霍然道人問
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淨遊蓬頭也問宅
里則東指北海上有石累累為秦皇所驅不動而名
牢山者吾居在焉於是知為異人遂掃室焚香涕泣
百拜稱遨師願卒為弟子師亦心喜之悉教以還丹
修鍊之法而更名為一了蓋長春道派二十字道德

真史鈔

李赤肚
外紀卷四

通玄淨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求圓明遊十
世為清而道人十一世故以一名居三年師知能盡
其術與俱游浙月餘登天目山忽謂道人曰咄咄善
守而道黃白男女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
毋貽後悔言訖不見道人感其言奉道彌謹遂別築
石南菴於萬年縣居鳳仙為道姑而自棄妻子孽貨
雲游天下初入全州之湘山數月更入太和山散髮
汗漫或嘯或歌衆莫能識獨閬道人識之閬道人者
生於元時年三百餘名復初亦丘長春十四代道孫
也相見歡甚昕夕往復共證真修無何閬去茅山道
人屏居一室忽大呼曰心性倘在軀殼何為因投清
涼澗中見者驚救道人從泛泛若鳬捧腹大笑已類
有物真之而起從此遂不著衣雖嚴冬大雪赤身以
為常而眉頰間時有汗簌簌下人皆異之呼赤肚子
云居十年欲訪其師北海上每至中途輒以風雨卻
步又或值客邀止之如是者五竟不果乃歎曰豈塵
緣未淨遊師拒我耶遂轉入終南山與銅帽道人為
侶銅帽者年可數百不知何許人以戴銅帽故名又
十年去游匡廬三年始入茅山訪閬已先一年尸
解而與左熙熙道房居焉茅山故多游衲道人不欲

自異更著衣曳履泥諸衲中諸衲不能辨攬松挨枕無所不爲道人無爲動亡何少試功行則相顧而嘻又亡何試治病病愈則又相顧而驚稍稍和南奉爲師自是名益落人間問病者絡繹道路不遠千里金壇于公冥修好施以德世其家先從閭所聞道人名至則設壇場迎致爲築水竹村居以奉之而率其家子姓羅拜爲弟子至是大宗伯王先生致之留都都中上自公卿下及士氓爭肅肩輿迎訪道人若雲若鶴隨所棲止絕無揀擇尤喜爲人看病不假藥餌視色行法如其師法以七日爲期輕者一七重者再七

車東鈔

李亦仙

三

又重者用符呪或喫起死回生捷於和緩其談道一本無慾所授法蕩佚簡易多與吾儒通雖愚夫婦可與知能至問以仙術輒閉目握手曰不知不知其大指謂慾未盡絕談無益耳其性簡淡毫無所嗜冬夏一衲不袴不襦頂結雙椎椎各一梳每坐定輒叩齒數聲塞允含液液漱漉漉而咽之以後用手摩面用梳掠髮以示曰口訣盡此矣能一日九食亦能九日一食飲一升輒醉亦能飲數十升不醉葷蔬惟適不爲期歡笑竟日且琴且歌超然脫離能令學之者奮而不怠甘而不苦贈以金帛多不納即納悉付其弟

子自如等作功德自道人入茅山於今十三年凡與閭弟子江本實買田二頃山地十頃以供十方道衆又飾乾元觀新之皆取諸贈者也語具吾師荆石先生及忠銘先生碑贊中忠銘先生謂余言癸巳秋遇道人年八十三髮鬢髮白貌蒼而紋去今庚子八易歲年九十一矣而髮加玄步履加健容加豐潤蓋還童之驗焉道人有子五人孫若干人絕不許見叩之則曰徒溷清真耳然有識其長子者年且七十餘龐眉皓首其家孫年亦五十餘云論曰予以縉兒病再迎道人署中終日坐對其談濟世出世甚詳又與予

車東鈔

李亦仙

四

言常依忠與縉兒言常依孝大類嚴君平乃知玄何病儒而病儒者皆玄異端也黃白彼家亦稱玄可乎軒轅問道廣成帝堯問道鑿缺其治平皆法萬世玄於儒何負哉余素聞其書不屑寓目茲因道人購一帙徐聽疏釋恍乎若失也嗟乎平叔一書解則悟真不解則誤人蓋諺詳之矣

太原王錫爵贊曰戊戌冬仲徹度李師來自茅山師本黔人中歲病幾死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九矣而貌若四十許人能多食又能不食眉宇尺宇常有氣出如雲烟雖房風甚寒中汗津津不止也雅善飲飲

數斗不醉浩歌大笑不絕於口大都以歡喜作緣以游戲說法望而知為異人而其徒王我虛者來從師游守戒律嚴甚而狀義然而氣宇然師弟間侃侃於一堂之上如披春風坐殘月也乃知大匠運斤弟子執墨亦規亦矩可方可圓予即不能窺其淺深要如柱下之誨南榮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如是者乃真師友矣適一日出二像示余屬題其後余披圖貌之纔得彷彿若張果邢和璞忽老忽少變幻不常画者或適見其老時顏其為同乎異乎怪乎常乎是在觀者

赤肚微度亦隨又贈詩云三度逢君髮未星從知
巨史鈔
外紀卷四

大藥九還成煙霄路迥翔黃鵠參井捫來下赤城采筆行吟高意氣青囊市隱足平生相期五嶽朝真去為問何人尚子平
錢塘姚文蔚曰余游白嶽至休邑遇日者言余命水火既濟於離宮終遇至人指點長生之訣既而會舊省僚邵翼廷公問曰曾見李赤肚乎余曰未也因詢赤肚何人翼廷曰有道術人也近在白嶽以直言觸游者怒擊之幾斃余異之至徽郡晤陳渤海公言受李道人法將以某日閉關余曰李何在曰在乾明觀因往訪之延致石壁山與譚果日簡易而有至理出

太原溫陵二公所為傳贊徵信不誣或戲謂余公遇李師日者之言驗乎余觀李師為人年踰百歲而有嬰兒之態和光混俗而多切直之言信古人也余語之曰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翁可無懲白嶽乎道人大笑夷然不屑也余因自笑好諫舊習何足語於至人之前時萬曆庚戌長至後一日書於石壁山之葆真室

附王鳳仙傳

女師王鳳仙者山東臨清人父名繼善為廣西平樂縣倉大使值苗夷搶掠倉糧一空繼善罹罪鳳仙鬻

於娼家赤肚子浪游時與處甚暱為贖之挾至湖陰尋以病欲持水齋赤肚子心憐嘗為外道俄而赤肚子瘵疾垂死鳳仙為延醫窮百方治不効一日丐者過門鳳仙知有神術跪而上食以赤肚子委之丐者與臥起僅七日而病除其法秘不傳楊公道賓傳未盡一斑所稱丐者即遨蓬頭云非鳳仙識之何以能起赤肚子於死法中耶故德鳳仙甚送歸萬年縣築石南菴居之而身從遨蓬頭入浙鳳仙亦得邀所授女丹經知太陰鍊形之法行斬赤龍致長生之訣以濟人多奇驗積行甚著邀既別赤肚期會於牢山以

緣未果而赤肚每游金壇丹陽留都所濟活人無算
寂後游新安間來往萬年而鳳仙年七十四矣其道
力精進紅顏續髮尚未見衰態赤肚嘗言再生我者
邀師接引我者王姬也吾敢忘二恩哉自妻東王相
公詩中有子平之說而錢塘姚都諫精此術謂余言
赤肚子八字王火而運不犯炎與吾里方少司徒王
水而運不犯溺俱宜百歲以上人而鳳仙亦合壽徵
蓋赤肚生正德庚午年壬午己巳丙寅方少司徒生
正德丁丑年壬子庚寅丁亥而鳳仙生嘉靖丁酉年
癸卯丙寅戊戌偶記於此俟與善子平者論之

亘史鈔

王鳳仙 仙侶
外心卷四

七

吳仙翁

黃真傳曰余總角時無所好乃獨好神仙嘗見里人
吳翁悅之及長稍聞丹家玄北鉛汞火候等語欲質
之吳翁翁已遠游不返翁對人多謾弄不經絕口不
說丹事至會心人即娓娓竟日余以是益慕之而里
族人率嗤其誕無稱說之者翁諱夢賜嘗薦順天辛
卯鄉試授定州守不宜官未一年輒罷去衲衣百結
爲五嶽遊雖雨雪日必走百餘里人問何逐逐爾翁
曰師命我耳爲人眇小雀躍即里居亦日環走諸山
必不休可數日不食亦可一食盡數日食寒暑一衲
亘史鈔

亘史鈔

王鳳仙 仙侶
外心卷四

兩不蓋臥不被嘗語人吾每歲必三至河套中亦不
言何所爲也先大父語余翁蓋好青鳥家言人數從
燕秦齊衛間見之爲人卜牛眠地燕秦齊衛人尊奉
之稱吳仙翁焉人有所餽金及鮮衣履受之出門數
里拜使者歸其主人而獨剔取碎金分裹之塞衲孔
中累累然曰足吾食矣嘗過建平訪先大父問翁今
日何許來曰宣城則已百里矣而邑中形勢及所歷
山龍水源悉已踏得之乃猶未下春也兩濕沾衣先
大父命具火解燎之翁曰服之易燥吾自有吾真火
耳然吾薄福不任兼味君即飯我幸一肉既見席設

有重簋潛起出過跡之市中不可得矣程介之阻雪
山東逆旅元夜獨飲見敝衣老人來觀燈神甚逸試
招之即上坐數醵翩然起了不關主人介之甚驚尾
之至巨室見男女等羅拜曰爺來爺來介之問此何
物人門者曰若有識吳仙翁耶介之亦入拜遂請侍
宿徐扣養主旨不應但於袖中捫虱招之介之問翁
道人安得此翁曰業蟲也業除則我乃得不東西奔
耳旦起介之辭去曰不知何時復見翁翁曰六月且
清道中耳介之私念吾此行未卜還期安卜六月且
臨清道乎及還果六月比至臨清熱甚解衣蔭樹間
亘史鈔吳仙翁仙傳
乃谷中有冒絮蹶蹶來者則翁也復珍重別汪司馬
偕方京兆江方伯謁翁問翁既是神仙中人亦嘗到
瑤池否翁曰會必迎我阿母出蟠桃真如斗大問會
與誰俱曰周公仲尼皆在問仲尼何狀則輒舉傳記
所載狀貌衣冠應之問神仙可得乎曰但憂不聖賢
母憂不神仙諸公相視畏其狎侮竟不敢復有所扣
居平口中喃喃不知作何語問之則輒謾言使人人
駭去其與人莊語時依於孝弟仁義至性命之術則
修之甚秘密扣之迫復謾語隨之矣竟以遊不歸莫
知所往乃方司徒則謂余翁在燕為某部貴人修大

藥藥成翁亟服之洞下卒蓋年百歲餘然其子姓走
燕中物色之不聞也或曰人猶見在河套云其奇說
事著北方甚夥余聞之先大父及汪司馬方司徒程
文學者僅此其自歌曰至苦莫如我至樂莫如我至
苦有至樂說甚苦做麼

黃生曰余觀古列仙若漢魏伯陽往往鍊服食亦輒
死而形輒復現時以為尸解云

亘史鈔

吳仙翁仙傳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穎栖道人景儔氏校

金姬傳

楊儀述曰金姬姓李氏名金兒濟南章丘人李素女也五世祖嘉謨偽齊劉豫時以四郡強壯應募爲雲從親衛子弟豫愛其年少精敏又自言與李儔侍郎通譜時儔亦受偽齊官因納爲婿將加爵郡尉嘉謨堅辭不拜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人多德之豫敗故得免禍歸田里爲富家翁未亡其孫以鄉役部發歲運至元都嘗夜對月悲歌聞隣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其家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語德淑本杭人心懷故土欲以身託南還遂得與通生一子名都生竟留都下父死都生從母爲金姓不復與章丘之族相聞及長娶大都女子復生一女都生亦早亡家貧甚偶章丘有李生至欲求美妾謀諸媒倡即以都生女金氏應之李生一見以百金酬娉春戀不復思歸居數年亦生一女名金兒即姬也明敏妙麗世罕其儔日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自極

玄妙言人禍福皆響應父自以爲能不及也元室政亂民窮李生將携家東還山東兵阻從間道出符離旅寓野貽夏暑金氏嘗裸身納涼李生見其肘下一黑子大如五銖生曰吾肘下亦有之形甚似豈天以形類作合乎抑亦同苗裔耶因各言家世妾曰吾先父亦章丘士人之子本亦李姓父早喪從母姓爲金耳先大父有遺文可驗也出書示之備載族屬姓名李生名亦在焉生即素都生即李生祖外婦子德淑金妾固生從女弟也相顧慙恨不能自存金兒聞之剪髮自誓願爲尼以贖骨肉之耻自是生與金氏以兄妹別處求歸愈切時至正十四年甲午張士誠僞稱周誠王六月己酉兵陷泗州李生一家悉被游兵所掠金兒時年尚未及笄分配僞太妃曹氏帳中爲侍兒是時士誠僭稱曹氏頗賢智偶問及其鄉里金兒具陳始末及言自幼祝髮爲尼頗知經典醫卜雜藝是歲十月朔士誠因避苗軍之鋒自揚州退保高郵元右丞相脫脫總大兵十萬圍其城用部將董搏霄之言分兵復其侵地天長六合等城高郵危急曹氏命金兒卜之得無妄之小過執策進曰天下雷行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其占利正而獲大亨說者

謂頁顛顛趾延延剛以正之畏以齊之乃可得順而合道變體以柔得中下佛_音上悖趾_音趨_音爪墜故必畏心以省內政奮威以懲小人乃可對時育物以當天命也然其繇曰伊尹智士去桀耕野執順以強天祐無咎主公今方改元天祐顯著卜辭事同圖識取威定伯決於此矣既而脫脫兵口集勢號百萬遂襲其外城士誠危感計將背城死戰曹氏復命卜之得需之坎金兒曰雖需於泥其利用恒能敬慎則不敗也又以玄準之曰與_切而充之初一赤丹方銳利進以退其測曰赤丹方銳退以動也蓋陽德能剛能柔

巨史鈔

金史卷七

三

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家性為與雖勿肆終無拂慎勿妄動也更二夕時當冬忽聞數雷發城中金兒夜起賀曰明日可出師戰矣遂登樓仰觀良久天將曙趨告曹曰龍文虎氣悉見我營上時不可失請急擊之曹氏即以其言告士誠俄而謀者緣城至言元主有詔削奪脫脫官爵四更時親衛鐵甲軍開報皆喪氣散去矣士誠乘隙開門縱擊大敗元兵軍勢復振由是帳中悉以金兒言驗稱為姑姑曹氏寵愛漸加父母皆留幕下蓋自被錄以後雖不復髡縡而修持如故明年乙未江陰大盜朱英江宗三自相讎殺英不

能勝過江求援於士誠士誠疑為元兵說客按劍臨之辭拒不許自夏徂秋往復數四英乃盛陳江南饒富玉帛子女冠於海內且曰妻子皆在軍門願以為質士誠夜入帳中言於其妻劉氏遂聞於其姑同召金兒問之對曰伯王之相自與凡流不類昨從太夫人帳後窺見主公顏色似得之天成妾見太陰累犯壘登軒轅又見太白自五月至九月累經天晝見入犯太微光掃天梁其應在吳江南之禍必不能免曹氏強之卜乃請扶乩占之得詩曰天遣魔兵殺不平世人能有幾人平待看日月雙平照殺盡不平方太平

巨史鈔

金史卷七

四

平明日語聞於士誠時士誠改曆明時大喜以為日月雙照之符遂定計過江於是先遣其弟士德精選高郵兵三千人以英為鄉導擊橫捫以渡至福山時以逼歲除英曰兵貴神速常熟守臣雖已知公渡江今當除夕官民且耽慶節醉飽必未有備乘間急趨之可即破也夜半兵至九浙港士德尚疑之乃遣朱伯昇將高郵兵千人統率朱英土兵直趨城中而自將大軍以英子清為鄉導從虞山南入約明日合兵縣治其實欲以英當敵也先是蜀人楊椿字子壽來吳自言裔出關西為宋少師楊棟之嗣與楊文靖公

五世祖汝江爲近族因隱居虞山買田結廬於湖村又立家廟與文靖子孫之居邑中者相爲倫齒遂土著初椿爲人尚氣節好文藝鎮帥脫寅知其賢召入爲館客既又署爲參謀留居郡中至是聞士誠聲言南渡脫寅恐常熟失守先遣椿將兵二千至縣相機調遣至則與縣達魯花赤議論不合椿嘆曰我本邑人爲元帥守禦而守臣謀不合事何由濟時事可知矣頃之聞士德已渡江乃移兵伏虞山北麓興福寺中計士德必從福山塘直入將伺其兵半至要擊之及士德分兵南行椿夜間報率將士越維摩嶺逕

亘史鈔

全錄
外紀卷二

五

超湖橋伏於其家園圃及林木中以伺十六年正月朔士德將至墅橋朱清曰此去湖橋特數里耳過此則湖山相逼林樹繁茂不可不爲之備士德乃遣其將韓謙錢輔將兵爲前行初至湖橋椿從其家廟中鼓噪而出伏兵盡集謙輔兵皆出不意不戰而走椿追擊至小山下士德聞變疾趨之潰卒望見士德旗幟無不反兵奮擊以一當十椿見勢不敵且戰且却循山而南復至湖橋據山麓整旗肅隊堅壁以伺士德仰戰不能勝三被流矢所中方自危懼時伯昇兵已入城官民棄城走不血刃而下遂遣朱英將其

部卒從虞山頂來迎英望見兩軍相持絕馳下攻之椿遂敗然猶殺傷及蹂踐死者各千餘人血流遍野椿僅以身免遁入郡中士德既據常熟復用維揚人蘇昌齡計二月壬子朔士德兵抵齊門附城而入脫寅告急於楊椿椿曰士德兵已入城吾聞巷戰將勇者勝請以身當大敵乃自率果銳直赴士德轉鬪自辰至晡士德身被數創錢輔韓謙持短兵接戰亦皆傷重忽屋瓦飛墜碎椿首墮馬士德手握鎗突前刺椿洞其胃椿至死罵不絕口元兵大潰脫寅方與伯昇戰於婁門聞椿死亦敗走匿叢篠中亂兵殺之蘇

亘史鈔

全錄
外紀卷二

六

州遂下士德據承天寺爲王宮立省院六部百司之職皆以部將及所親愛者布列改平江路爲隆平府以鍛工周仁爲太守悉以郡中寺院及豪右第宅分給居之捷至高郵士德以蘇昌齡爲弘文館學士遣齋書來迎士誠以是月二十五日發高郵至通州期以三月三日渡江仍由福山以入服御器用皆假乘與三月朔奉其母登狼山觀長江之險心憚之設齋祈福曹氏謂士誠曰舟中有金姑姑智算神妙非塵世間物也試與議之何如士誠曰我每用其占皆獲奇驗軍旅事多未暇令見耳趣使召至金兒青衣跣

是垂涕而出衆皆駭愕曹氏大詒侍從令改易衣飾
金兒收淚徐對曰妾本俘獲子女罪當萬死初見主
公安敢粧飾自便一時愁眉怨語體貌不勝士誠擬
奇疑忘言注目睇視唯唯再三遣去頃之亦常服出
拜士誠謂曰汝事太夫人已久劉夫人每言汝捷
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然古有數家汝得其幾
金兒對曰古有天人一家五行家堪輿家建除
家叢辰家歷家妾悉嘗究之惟象緯蒼龜之占乃出
聖賢正論故古之卜者掃除設坐正其衣冠起居自
誓以當鄉人顏色嚴振以對解婦解奇法天地象四
直史鈔外紀卷七
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
害人事之成敗此天下之重事所以不敢不敬也後
世之卜齊楚異法元玉異用而其人又多誇嚴虛矯
居卑行污曷足與論卜哉夫卜而不審不見奪須與
切又所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故古之聖王建國
受命未嘗不寶卜筮以助善越王句踐傲文王八卦
占辭體象用范蠡文種爲謀臣而推遠西子故能被
敵國而霸天下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
得通又用趙梁左彊以爲謀臣寵姐已妹喜以爲內
嬖卒使蔽其耳目以亡其國此皆經史所著至今不

能忘也士誠又曰蘇州雖已新服地方百里四面皆
非我有元未革命人心反測將奈之何金兒對曰軍
國重事非兒女子所能預知今蒙主公再生之恩老
夫人解衣推食之愛不敢不昧死以對竊聞創業開
基與守成之主不同非仁與義無以收四海臣民之
望非才與知無以服天下英雄之心天下神器也可
以知力取而不可以知力守可以羣策謀而不可與
羣才斷是故君德莫善於運乾剛之斷莫不善於任
匹夫之勇守成且然而況創業之君乎今日國家大
舉以天時人事占之江南政乖民困徵賦煩劇威力
直史鈔外紀卷七
迫脅萬姓離心久矣主公以江淮先聲士卒効命乘
破竹之勢南定嘉湖北撫淮泗鼎足千里角立羣雄
不過一投鞭之勞耳何用多疑然聞江南捷至主公
尚未入境而子女玉帛盡入私門府署官爵已皆濫
給損舉義伐暴之名失厲世賞功之柄政教號令出
非一門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慮耳後張氏將亡降將朱伯昇
建說客語時金兒初見士誠察其意有所屬每答問
輒高其論動之盛陳紀綱約束其邪思士誠果疎然
改容致席召前謂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
卜筮之中誠如太夫人言汝真天人也安得沉埋在

此且勿他言但今江波浩渺天險為限又聞江中沙洲盤繞舟師皆新集鄉民未能盡悉汝為我卜之得蠱之剝其辭曰羊腸九縈相推稍前止須王孫乃得上天對曰江中風浪雖險當自有降人相助姑伺之俄而福山富人曹氏聞士誠將渡先已脅於士德之威恐禍及家門遂發江船百艘擊牛醢酒來犒士誠之師士誠初以癸巳歲起兵復消用是月十二日癸巳入吳欲知國祚修短自起焚香再拜祝著卜之得中孚之晉金兒進曰中孚陰陽變動六位周匝反及遊魂之卦互體見民止於信義辛未土以壬午水火

亘史鈔

金鑑

九

用事與乾為飛伏晉陰陽反復進退不居精粹氣純是為遊魂已酉金以丙戌火土用事與艮為飛伏其辭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創業大數當伺天運一周乃決國祚靈長將與日月並明矣士誠喜謂金兒曰帷幄運籌多汝之功伺戎事稍暇當行冊賞今即渡江矣聞汝善詩能有言以作士氣乎命將校收庭中列幟置金兒前立綴詩其上曰萬隊旌旗臨北斗連江笳鼓動雄風君王自欲觀朝日驅石行看到海東舟遂發千艘蔽江而南金兒父母舟中乘間私問之曰主公以國祚為卜終當何如金兒曰中

孚之卦準玄之中其體最尊其象則昆侖旁薄正天作主而必待思貞當位乃受其福至於陰陽神戰機常是虞顛靈之反或難免也故先賢命繇既贊其榮光赫赫矣又言不可得保顛躓墮更為士伍其意可見其父曰然則汝告主公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似謂國祚靈長者何居金兒曰一寒一暑天運一周也曆以十二辰為一紀自今起丙申後十二年丁未須別有真人當其榮光者矣但我時命已促他日當自驗之其父驚曰吾本窮途羈旅俘獲餘生賴汝天賦妙質乘時遭際今江南已下鼎足勢成定

亘史鈔

金鑑

十

策帷幄之勲必首及汝同享富貴無異丘子明之遇武帝何自出不祥之言若此金兒對曰傳有之美好佳麗為眾人患故騏驎不能與罷驢為駟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宋忠賈誼能善季主之言而不能用此所謂務華絕根者也且驪得者必暴亡疆取者必後無功吾不願臣妾若流也父曰然則汝事太夫人二載身煖其衣腹飽其食又為之出謀發慮動中事機將何為哉金兒以父論不合笑而謂曰兒聞之傳曰君子雖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然而又欲微見德潤以除羣害以明天性

助上養下多其功利而不求尊譽此固非吾父所能知也父變色作曰婦人以顏色事人間閭之外皆非其職雖班大家蔡文姬特以文藝顯耳此外女子未聞有以維街名家者汝醫卜諸伎皆我親為授受雖精微深妙非盡出我安得遂出謾語金兒起對曰陳君夫古之婦人也以相馬立名豈謂女子不習他伎乎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此在父所授書中豈亦遂忘之耶金兒母從旁進曰吾聞君夫盡十良工之術能使一伎名立天下而不聞以言語身質於所尊今汝論辯紛然豈欲効安令首示先身之

直史鈔

卷八

十一

掌以悟父王徽女參雙鶴之駕以解母手因各失笑而罷士誠既至福山曹氏迎致其家獻金帛米穀各以鉅萬計珠玉錦繡又數十器及暮將士縱掠積貨一夕而空僅免屠戮而已時以巨舟重載恐塘水淺溢復發土民濬治乘潮平壅絕江口又收曹氏所蓄竹木每數里為一牐舟至則發之命其將徐志堅督守巡察故所駕龍舟戰艦大或萬斛小或數百若汎江河畧無阻滯至九浙港蘇昌齡進曰入郡必由縣治河狹不能容舟莫若仍士德舊道以行士誠從之是為三月十日時和景明自郡城以達福山士馬騰

躍甲仗鮮華擁塞兩岸將二百里旌旗華鼓振撼天地士誠黃屋左纛清野安流率帷顧盼意滿志驕忽追憶金兒占驗之語使人召之初士誠見金兒於狼山屬軍旅匆遽危疑未安又為金兒危言所恐心竊敬畏未敢他有所論及金兒入舟發容明麗進止端莊帷幄侍御人人自失不覺心動給之曰我已默有所禱汝試卜之意欲金兒自為卜吉也卦成得大畜之觀進曰卜辭不協不敢以告士誠曰試舉其辭金兒堅不肯發三強之乃以繇進曰三蛆逐蠅陷墮釜中濯沸淪塗與母長訣士誠曰吾聞神龜知吉凶而

直史鈔

卷八

十一

骨直空枯卜可盡信哉自起取桃花簪其鬢笑曰以此為聘金兒曰吾卜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昔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主公方將受命而王豈忍以妾為驪姬乎士誠不聽盡出所得曹氏珠翠錦繡賜之立命參軍王欽夫撰冊金姬詞且曰俟他日加妃號位次劉氏金兒苦辭不可忽輕翠已羅體矣知不能免乃曰妾受老夫人厚恩不可不先往謝之士誠曰此固當即命謹厚士侍數人從之至曹氏舟悉屏去盛粧復其常服進拜具陳其事曹氏曰汝天賦敏妙分所當得不必辭也又拜

劉語亦如之又悉召其父母所親各叙訖忽就舟中
啓其故匿出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跪私祝萬目環視
皆不得有所聞亦莫測其意須臾忽閉目奄然無語
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息矣士誠倉皇至執其手
哀慟不已求良材爲棺不可得或曰曹氏牀木皆榿
楠油漆可用也即出諸水中架立熬沸油灌其頂水
下出如注俄棺成悉以所賜珠玉從塋築墳道旁土
既實乃行舟次湖橋昌齡指陳士德戰地士誠停駐
觀之見陣亡將士屍骨狼藉積如丘隴心憾憤又見
椿舊宅祠宇尚存即命守將盡撤之徙建金姬墓道

五史鈔

八卷

十三

其園囿中嘉樹珍草悉令乘時移種又發曹氏園亭
益之由是數日之間花木品列臺榭參差老栝喬松
交蔽內外繁華盛麗雖出在一時而棟宇花石皆仍
舊材儼然一古祠故宮也又藉楊氏產業盡給姬親
黨之從行者使留守姬墓將伺定伯功成別爲陵寢
徙之未幾拜其父素爲隆平府丞時又有陰陽術人
即其姬母封夫人與素別院而處避兄妹之嫌也其
親黨皆得出入士誠府中二十六年士誠謀取江陰
久未得逞因感金姬之言加封姬護國洞玄仙妃鏡
介之譔文周伯琦書篆刻石神道國初時與張羽所
撰七姬樓層志述

稱祠而卜之其夜劉氏夢姬對劉泣曰國家舉事大
錯天意已不在主公若不早圖修德以塞天譴來歲
此日已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妾受
夫人恩深有不測當陰庇之劉氏心私憂懼秘不敢
言遂預召姬母厚撫之賞賚日多人莫知其故明年
天兵下蘇州士誠兵敗城將陷竟以二子付姬母及
二乳母各給銀三觔且曰非不能多也但汝不可過
取多則反爲吾兒累矣城破姬母匿兒民舍月餘嚴
稍解乘間馳至湖林視姬墓則已成丘墟矣其同時
親黨尚多竄伏山中漸相聚言陸將軍從江陰來亂

五史鈔

八卷

十四

軍發姬塚屍已脫去棺中惟衣衾在焉塋姬時事起
倉卒士誠先以珠寶金銀盡埋深土中其母獨識其
處乃就廢穴旁又發土數尺悉存無失者母盡取之
復自福山渡江還章丘二子長遂冒李姓亦不復知
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領山東鄉薦將赴都下母戒之
曰京師平字街南官房中有一盲姆年殆八十餘矣
汝可密訪求之勿令人知倘猶在乘間潛往一見寄
聲我猶無恙急歸報我知也兒奉教以行至京拜戶
部王事訪果得之因如母教就夜潛入其家姆盲不
能視隔屏問曰客從何來乃夜入此兒答曰我章丘

李氏子吾母金夫人寄聲問起居耳姆遽起捫其面連披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可速還家矣即擁出拒其戶蓋姆即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託孤者也明日兒遂稱疾還鄉里其子孫至今編籍章丘云

楊先生曰目余爲童子時即得從鄉先生杖屨遊於海巫之巔仰商周君子之高風覽吳越興亡之舊跡未嘗不悵然興懷慨然太息蓋將游心寥廓欲自掩抑而未能也稍長遂得徘徊於金姬之荒丘躊躇於子壽之廢基因竊有所聞而感焉士誠以草莽匹夫

直史鈔

八

十五

揭于新木出萬死以存餘生其立業可不謂難哉方其渡江而南也吳會未瑕雖雄未決乃先自空其巢穴以犯不測之險及其既定吳郡也又不能收攬豪傑修明政令撫民練卒遠大是圖而顧乃委政羣小肆爲淫虐以游譚之客爲良平以驕縱之士爲韓白上下昏惑淪胥敗亡終莫能逃一婦人女子之深慮其得與羣雄角立祚延一紀不可謂非幸矣尚何足論其他哉子壽身爲異客業本儒流初無官守之寄若余闕之守安慶也特感虜帥結襪之恩興志士投筆之嘆竭誠赴難禍及妻孥其忠義固昭昭矣然昧

春秋外夷之義忘危邦不入之訓許身大疎不能無可議者考諸往哲其視子路之死於孔悝殆亦庶幾其無媿與及余病廢歸田日與山僧野老縱論往昔又得金姬遺事於謠言長語殘經敗篋之間嗟乎姬以一疋尼弱息陷身虎穴一死足以畢其平生矣乃能發其婉辭妙算周旋戎幙口不露腥膻之味心不慕金玉之窟方持成策已見敗徵使強暴之主朶頤凝注而不敢肆爲侵凌譬之白壁夜投貪夫自避卒能守素完節從容致身方之垓下悲歌以死徇主者相去直尋丈而已哉此又錄女德者所不當廢也君

直史鈔

八

十六

子不能無取焉

嘉靖乙巳夏予謫慶安鎮平寇記方成適聞太倉江寇竊發殺戮守帥因重有所感而述爲此篇世之君子每防於未萌桑土之憂當有聞予言而興起者乎五川楊夢羽記

野史氏曰楊夢羽常熟人多好讀書其邑中先達陳祭酒琴溪先生多積宋板書籍不下數萬卷臨終盡以與夢羽而夢羽以文知名當時可謂不負及夢羽卒託後人於莫甥廷韓廷韓僅移書籍去他一無所顧夢羽不能與而爲所竊妄有託而

爲所負蓋兩失之媿琴溪先生多矣

又云祭酒兄爲都御史虞山公有知人藻鑒祭酒
殞謂弟側江氏曰欲佑爾子莫如與瞿茂才結姻
瞿必大顯足以廢庇謂文懿公也後其子以文懿
壻繇太學積官郡丞子孫彌昌虞山公可謂知人
善貽謀矣

附錄別記六則

李嘉謨不拜偽齊官

李嘉謨世爲章丘農家劉豫初僭位外示節儉而內
爲淫佚人多獻妻女姊妹求得官免罪習以成風又

車史鈔

金瓶別記
外紀卷之

十七

行偶語之禁喜培植之士豫妾至一百七十人子麟
妾至一百二十人嘉謨父懼禍見其子年少精敏玉
肌瑩白遂命以四郡強壯應募爲雲從親衛子弟時
麟駐軍魏博投謁於靈巖山谷間冒雨出雲樹中軍
從皆竦立而視及拜麟馬前辭旨清辯了無懼色拭
雨退立色愈明潔精彩射人一時軍門呼爲雲中仙
子麟遂留幕下稱帳中小李月餘豫見問之自言與
李儔侍郎通譜時儔亦受僞齊官豫妾錢氏有女玉
英豫所鍾愛因納爲壻常與麟並馬出入寵幸無比
豫欲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拜錢氏強之嘉謨泣曰

我本章丘小民一旦際風雲身極富貴文不知筆硯

武不識干戈寵冠三軍富當萬戶吾何德以將之玉

英亦曰父母爲帝后女爲公主都尉之職古今通典

視君才貌實出流輩雖辭之似不能免嘉謨引妻屏

語曰吾非不知都尉之榮然視汝父母兄弟皆無遠

圖昨聞遣劉從善爲河南浪沙官意在發掘宋家陵

寢吾苦諫不聽且虐割小民斬戮忠義其敗亡可待

也吾與汝身尚不知所託況更思濫高位自速夷滅

乎妻曰今將奈何答曰我但言欲待汝生子後受爵

汝當從中勸止之伺別圖他策或可免禍也由是竟

巨史鈔

金瓶別記
外紀卷之

十八

不拜官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每獨出
則儒衣緩帶僕從不過三四人恂恂如一書生路人
不識者不能知其爲貴壻也及劉豫敗與其妻逃入
荆湘汎舟爲商竟得免禍初玉英恃父母之愛所得
賞資金寶鉅萬悉遣親信以漸運送章丘藏諸地中
後金以李儔改汴京同知副留守嘉謨始歸遂成富
家翁

嘉謨孫遇宋宮人

嘉謨孫失其名以鄉役部發歲運至元都嘗夜對月
獨歌曰萬里卷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

海東雲夜靜聞隣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其家則
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叩之德淑曰客非昨暮悲
歌人乎李答曰昨所歌詩實非已作有同舟人自杭
來每吟此句故能記之耳德淑泫然泣曰此亡宋昭
儀黃惠清作所寄汪水雲詩我亦宋宮人也昭儀舊
同供奉極相親愛今各流落異鄉彼且為泉下人矣
夜聞君歌其詩令人不勝悽感當時吾輩數人皆有
詩贈水雲因自舉其所調望江南詞曰春睡起積雪
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縹緲六街燈火已闌珊人立玉
樓間歌畢又相對泣下私語曰吾本抗人心懷故土

豆史鈔

金德淑
外紀卷七

十九

得歸雖死無恨君力能致我還杭否乎遂得與通生
一子名都生從母姓為金即姬外祖父也

金姬題旅舍詩

金兒初渡淮嘗有題盱眙客舍詩曰馬足燕山雪船
頭泗水雲客身和鴈影飄泊過孤村

張士德用蘇昌齡計下蘇州

士德既據常熟徵脅士民旋聚旋逃竟不滿萬由是
逗撓旬餘維揚人蘇昌齡避亂居吳來謁士德言平
江達魯花赤六十六十達魯花赤名也已病死哈散沙繼之新
令未定自用兵以來官軍死亡太半新集鄉民生不

習兵乘其未備攻之可不勞而定也若緩之則抗嘉
松江之師在東南維揚常鎮之師在西北高郵輕銳
半已在此援兵一至不獨公不能脫虎口併高郵亦
將不能保矣士德曰善即日署為叅謀發兵疾走郡
中二十七日哈散沙與元帥王與敬合兵三萬勢號
十萬屯於陸墓禦之與士德夾河相拒士德夜遣錢
輔將精兵千人乘舟自陽城湖抵婁門遠出元兵營
背以縱火焚民居為號士德先囊土以伺夜半遙見
火光起遂填河縱擊元兵驚潰不復能制哈散沙等
反奔入城門已閉不納南走嘉興僅收散卒千餘而
而已哈散沙知城陷自溺死與敬後以松江降

豆史鈔

金德淑
外紀卷七

十

楊椿死節靈異

楊椿既死士德棄其屍水中椿妻王氏携其子往求
不得擗踴號哭於戰地明日巡掠將士過之遮道扣
馬且哭且罵將士欲兵之知為椿妻子執送士德不
屈蘇昌齡與椿友善進告士德曰公方開國定基與
江北之時不同不可不以節義風厲其下楊椿既死
義其妻子復敢犯嚴不遜是要不失為烈婦子不失
為孝子正宜以義宥之士德怒解昌齡遣人扶歸其
家王氏病甚席地假寐忽夢椿謂曰我屍今在張香

橋急收之妻起扶創往則屍汧流倚橋而立得成禮
飲堊虎丘復神附王氏曰虜乘我墮馬殺我已得請
上帝不一年當復吾冤然吾不願妻子陷虜後五日
來取同往矣時子穎年十五女滿奴年九歲皆無疾
與王氏如期一日並死明年三月士德將兵援常州
果亦墮馬被虎子所擒死

縣誌字訛

常熟縣誌曰金雞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世傳爲吳
張士誠渡江妃死權厝於此然不知姬訛爲雞人遂
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爲雞時夜鳴其上

金史鈔

金史鈔

二十一

金姬以一婦人乃能爲圖國之遠謀又能盡處身
之大節偉矣今之儒者而乃貪位慕祿或敗國事
或喪身家寧不於姬有深媿哉白雲生題

亘史曰金姬者豈古劍仙流而託數術以自隱耶
其叙張士誠入吳事獨詳故足備外史之紀

又云余得舊本於吳門蓋張幼于所惠中有草字
八行在李嘉謨不拜僞齊官前乃傳奇編目字甚
適勁恐是伯起長公所定而未有名余題曰雙美
傳而列其目於左俟好事者補之入吳將面質於
伯起氏

開場 家慶 劉豫作亂 嘉謨逃難 劉豫宣
淫 李倩受官 劉麟行師 嘉謨見麟 倩保
嘉謨 劉麟縱慾 王英自歎 嘉謨爲壻 與
麟並貴 拜官不受 錢氏強壻受職 王英聽
夫辭榮 李父思子 遣官掘塚 嘉謨進諫
新忠拒諫 嘉謨下士 排難解紛 遣使藏金
宋兵議伐 劉豫兵敗 金執劉豫 逃難荆
湘 李倩仕金 還家完聚 共二十九齣
此雖小結局亦可作雜劇若編金姬戲文當作剪
髮記尤爲大觀惜無軼奇之士以此語之

金史鈔

金史鈔

二十一

彼岸諸媼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衣
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
妻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
不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偉日夜說誘之賣田
宅以供美食衣服終不肯告偉乃與其侶謀欲杖之
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
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
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尸解去

張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紵扇長沙王吳芮

聞而聘之女聞而來登金精山仰臥被髮覆石鼓下
咸謂已死忽紫雲鬱起遂失所在留歌云石鼓石鼓
哀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
我意不可辱芳王威不可奪有鸞有鳳自舞自歌凌
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亘史云此與金姬甚相類故錄於此

孫恪妻袁氏到瑞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
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
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沉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
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按靈運

亘史鈔

外紀卷五

遊山記云挂猿下飲百臂相連

李溫陵曰學以生死為苦海以得免生死輪迴為
到彼岸若常在生死不但沉溺聲酒之極者為沒
在苦海而不能出雖為節婦為烈女如卓老所誇
羨以為非真男子不能至者其有生之苦尤何如
也故特標三出世女以示有生之苦須早證無生
之樂庶不負卓老編輯夫婦之本意云

亘史云凡負仙骨者必不染塵俗彼貞烈所託亦
猶是爾又云女仙隱於村俗甚多初不聞有師傳
此不可解者也

亘史外紀卷五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左吉古魯

陶望齡云西僧左吉古魯自言迦毘羅國人迦毘羅
古中印度也其國不殺生無戰鬪大臣皆世官貴重
僧寶不輕難染每度童子為呪刀刀展乃剝落左吉
自其國東行七萬八千餘里經十五寒暑達於蜀居
峨眉一歲習華言輒通自蜀抵京師慈聖以左吉
遠人賜廩萬壽寺給紫衣居三年南游金陵萬曆乙

亘史鈔

外紀卷五

已冬十一月至越左吉長坐不臥晝夜持呪問佛法
大意曰一切惟心造其淺深予不能知也予兄幼美
具渾羹菜而留之曰世曾有遠客如左吉者乎左吉
辭去邀予題卷是卷行毘盧徒有黑白誰復知其何
說者左吉安用之然安知無聖賢具天眼入一切語
言三昧者耶

陶允嘉云西師左吉古魯自金陵南游越偕淨寺比
丘碧輝顧予鏡漪草堂子館之旬日詢其行腳師稍
通華言十可辯其三四茲述其可辯者師迦毘羅國
人即達磨所生國也六歲出家習顯密圓通教晝夜

堅持者二十餘年。呪靈神通如意。遂發誓願。東游震旦。偕五比丘。俱凡十五載。而達險毒萬狀。難以畢舉。其最險者。莫如大小流沙。廣八百里。兩涯千里。絕人跡。毒流色黑。入脣輒仆。其毒上騰。飛鳥觸之亦墜死。師持乾糧。銅鉢。火石。以度。遇磧石。廣可坐者。輒跌息。或石中有白水。潤出手。掬以飲。或崔立待曉。其二僧不能支。斃死沙中。東往萬餘里。有山不甚高。橫亘三百里。坑中出火。若蜀之火井。然中夜燭天。澗泉沸流。土石焦熱。不可行。乃取土。呪之。厚塗足底。捷行一日。而度。將至烏斯藏。其國有主教僧。名活佛者。也。公次

夏史鈔

卷五
九

轉生國中。嗣為教主。因名活佛。舉國嚴事。居六層樓上。供帳如王者。僧徒數萬人。聞師至。令人逆止之。曰。震旦人多譁。且途多險。爾具何神通。乃敢往。師曰。挾願力至此。不敢中止。尋以金盤盛酒。三危與師曰。能飲此。輒東。酒色綠。師知其毒也。取飲之。盡。端坐如故。徒衆咋舌。奔告活佛。下樓膜拜。頂禮具與。馬津送出。境凡露宿山澤中。取五石。呪之。投之。五方。跌坐其中。石之所及。蛇虎不能越。遇盜警誦呪。數遍。刀斧不能入。膚予不之信。師遂解衣。命取利刀。加胸間。以石擊之。石碎而刀不能侵。僅微痕。此予與周望弟所目睹。

者也。師云。玄奘僅至小西天。五印度在流沙西。不能涉也。西游記中所載。惟火嶺山。差似餘者。悉表說不足。信時歲暮。碧輝以驚。茶不售。促師去。以卷索予題。予述所詢者。以代師舌耳。上左吉師施水陸繪像。下左吉師齋四名山僧。烏程沈准叙曰。大西天。迦毘羅國。東至震旦。十萬八千里。而遙摩騰。寫貝多。以翻經。達磨付軍持。而作祖。艱難跋履。為一大事。因緣時節。流通須無量劫。授記。光音自在。中天正屬於大明功德。如來應運。為儀於萬曆大師羅漢。受具。當音迦西南塔谷魯之號。布薩無邊。離本土二十六年。計重譯一十八國。歷盡脚跟。

夏史鈔

卷五
九

辛苦全憑呪力。加持流沙。站站似飛。為絙鐵。飄飄如曳。練焰嶺。則灰飛烟滅。片念清涼。雪山之風。慘霜。悽純陽。哀護。或過旃陀之族。或經甌脫之鄉。魚旬絕尼父之糧。果月食蘇卿之雪。足瘁墮指。惟餘龜印之紋。耳凍摧輪。單繫恒沙之瑱。七年中土。說法為人。四大名山。隨緣禮佛。標連磨之正印。示有文字。不從文字。立知結準。提之呪心。正信傳持。不許傳持。作解顯密。苦行將隻履。以西還。善信同。因復折蘆。而南渡。寸絲不挂。再禮潮音。萬衆證盟。同圓願海。至於半偈。而沉痾起行。深而宿命。通又其細。焉准。惆悵。無知五濁世。

自憐陰蓋飯依有路三十年早夢通靈幸接威儀稍
窺典要生謂易誰知觀體無生法法本無敢保信
心是法敬述源流一二庶資凡聖同參自西自東優
鉢羅花重開五葉一衣一鉢恒河沙劫普種萬緣

羅漢侍者僧多薩小傳

僧多薩者直隸真定府人姓董名王父母故臧獲許
侍郎家侍郎於萬曆甲辰物故封夫人馬氏生四子
能撫有其室而性喜檀施皈依三寶郡中咸露其澤
會叔子病瘵久瀕危費醫藥累百金無效俄有西域
大羅漢囑咭谷祿迦西哪塔尊者由迦毘盧國雷音

巨史鈔

僧多薩小傳 梵僧
外紀卷五

寺佛出家發願參震旦國四大名山復還西土歷一
十八國踰嶺涉流沙經二十年行十萬八千里始
總雞足登峨眉山禮少林將詣五臺飯僧路出真定
府越城南人競異之縈馬首擁遏不得前侍御家蒼
頭啓馬夫人適來大西天羅漢具有六通或能起三
舍人病遣問之不答至數輩申馬夫人延請意最
後董王之母來致辭懇切羅漢欣許之吾藥籠中惟
十八味准提咒須服十萬八千劑病乃瘳馬夫人信
為對病良方乞羅漢為滿持羅漢至五臺坐空觀中
洒以甘露隨咒灌叔子頂道場甫畢而病倏除馬夫

人率叔子同來乞法羅漢為傳准提十八咒心且名
夫人曰恒河衣叔子曰地域達舍董之母曰西大衣
而童子王即僧多薩是其相讚歎得未曾有因問羅
漢南行請得以童子供侍是名僧多薩時年十歲善
得羅漢牙後慧凡聞語即了了心悟不半歲應對如
流聽者真為西域人問童子何從來於是之吳即譯
吳人音之越即譯越人音之金陵即譯金陵人音而
金陵吳越人與之言不謂他方人也禮補陀稱補陀
童子禮九華稱九華童子凡宰官長者舉意靡不承
名氏里族靡不記劇膠岐路東西南北之嚮靡不洞
達則又皆以南詢童子目之余從迦利達舍謁羅漢
於瓜洲與童子初覲面年十三爾舟泊西市有養鸛
鶴者善教人言滑於鸛鵲羅指曰此鳥尚具蓮花舌
本而何異於僧多薩

巨史鈔

僧多薩小傳 梵僧
外紀卷六

摩訶達舍曰余經吳門半塘寺蓋有雉兒塔云昔高
座道人作漢語以簡應對之煩佛圖澄聞塔上鈴
鐸皆成音韻或顯或密各從其機如初祖西來不立
文字但面壁九年與羅漢以佛法錫名震旦數千人
互為心印其慈悲應世一也今僧多薩能通羅漢言
令眾弟子悟法音如游五竺間將以聲聞為津梁矣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少函居士汪無競校

新安尊宿

叙曰蜀多高僧余所遇講師十九自蜀至者吾郡惟績僧多然大半住山半為行脚未聞世出世間自汪司馬伯玉頗招致之而象武氏喜談宗教五燈錄數公而叅以淳熙志得九人焉合慧光而十為一卷則惟歛為獨盛矣

慧明聖僧

車文鈔

外紀卷六

明吳用先聖僧緣起云唐分十道歛隸江淮高祖武德初邑人汪氏子生而狀陋不語忽呻吟揮霍莫能識之成童乃授異僧為徒法名慧明年二十餘忽自外歸常於招提事炊故俗以火僧呼之時或嘿無一言或笑傲蕩浪如風狂狀久之棄去偶見一山愛其松杉深秀遂披荆撥草而上得石巖中周四尺許有石平正無塵土可容坐臥冬則微溫夏則涼爽相傳為古仙人成道養丹之室舊無知者師宴坐其中蛇鼠幽禽馴狎如故時人稍稍知之亦未之奇也俄邦人多病目翳莫能療有叩於師即引至小池足踏泉

亘史鈔

外紀卷六

水令洗之須臾明復至今名為洗眼池時或疾疫流行傳及疔癰知明有善方便皆詣求安師為接臂捫摩以法語呪水灑拭痊瘳神速民人一時贊嘆駭異莫不以手加額稱聖僧焉師一日於城中募得絹數幅携歸納墨甕中從者惜其污壞待出持至池中浣之得羅漢像一十八軀神彩精妙非繪工所及今山塢間有靈塘即此池也又因天旱請禱輒應有司以奏賜號慧性五眼六通汪聖僧真人自唐武德至於今幾千載神明炯炯如一日也時不佞有江淮之役聞於使事過而禮焉索諸郡誌僅得聖僧山名他無所著豈以龍象如此人而可使寥寥無傳耶即香火奉之徒如蜡神社伯等耳何貴哉偶住持僧人檢敝簾中得手抄張無盡殷秋溟傳記二首予獲之如拱璧然魯魚玄豕幾不可讀因為正訛而錄之又復有殘牘數幅記聖僧詩數篇其自叙曰少小離鄉關一去經年久歸來田舍荒蕪問無親友寒霜摧故林脫脫堤上柳十年計不成笑傲忘諸有生不握靈珠乞人徒步肘蹠跣頭白翁顚顚空搔首又曰昔作吟癖人今來從事火勞動日負薪炊爨無美糲撥火求蛟龍龜盲鼈亦跛却笑蒸砂兒徒爾增人詫寂寞共寒

灰刀圭殊在我誅仙人幢曰大塊不可鑿鑿之非偶
然誰能餌石髓虺此登雲仙四壁殷蘿鮮八荒連蒼
煙處此忘物累況有靈脉泉始知空中覺令我思昔
賢洗眼池詩曰天地如空華萬物一指馬我亦曠大
觀同是病青者初洗披識眩再掬坐虛履塵翳欲冰
消唯此知者寡言下了然印第一義風韻大類寒山
子然幾入蠹魚腹矣予爲綴次成篇名曰緣起憶芳
躅難追藏舟易遠俾選靈勝者知神龍之所蟠景尊
宿者觀高山之可仰則是編或亦不無微塵助也

直史鈔

外紀卷六

傳哉外篇以體釋氏能隱括不煩也

智琚上人

淳熙志云智琚姓李氏其先居冀州趙郡典午世東
遷遂爲新安人父禪仕梁爲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
九便自出塵聽坦法師釋論未淹灰管頻開精義坦
即隋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般若又聽譽公三
論年二十七即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
問亟動常倫口不言人服無受色後三屈指逝於常
州建安寺武德二年弟子常衍爲立碑西陽王記室
曹憲爲文

道寧禪師宋五祖法演禪師

傳燈錄云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壯爲道
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
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執忽垂足沸湯中
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一年徧
歷叢林叅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叅舉忠國師
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
師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
已降王公未出母將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從東
畔出朝朝維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

直史鈔

外紀卷六

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
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
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
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未上輪他
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
人處處尋彌勒驚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
是相逢爲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
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
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未抵還他肌骨好何
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

平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鍊行灰心遞相鈍置
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
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維巧画難成直饒便恁麼猶
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
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
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
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句
到意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
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
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

豆史鈔

外紀卷六

五

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叅勉衆行道辭語誠
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舍利五
色歸藏於塔後傳大瀉善果禪師果禪師又傳玉泉
宗建禪師等八人不具載

淳熙志云寧道者婺源汪氏名道寧壯歲以道者游
四方將山泉禪師許爲法器還家棄妻子祝髮叅五
祖演禪師誦金剛有悟演印可之辭去游潭州天寧
爲第一座尋住報慈開福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沐
浴小叅次日告衆曰啓運推移日南長至天地一陽
生萬物數與義生死與去來從來無忌諱華藏門開

主伴俱備師子翻身象王游戲如今不究根源直到
龍華三會某甲作道人四十年爲僧三十五夏始作
道人時日誦金剛經二十卷在明州育王山燒浴誦
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不覺脚在湯桶脚
皺桶破當體獲解脫道證本元常無奈彼處宗師薦
頭印證自此徧叅明州諸尊宿雲實老良禪師過天
台叅湧泉覺至開先見心印到衢州叅紫湖誠入廬
山見羅漢英說禪祖偈至圓通叅法鏡禪師將住一
年渡江到三祖見宗禪師深入肯趣得游戲三昧到
太平見清禪師提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資方順透

豆史鈔

外紀卷六

六

身便退回至白蓮峰下再來菴前見一蓬頭老人提
忠國師古佛淨瓶話如削下千金重擔自此之後方
脫去貼肉汗衫無奈業緣未盡紹報慈開福道場某
甲初七日與大衆相別脫去殼漏子別有前程出家
佛子徹髓徹皮三昧海中游戲自在輪迴界內任意
升騰所以俱尸城畔擲示雙趺熊耳峰前新携隻履
前人不了累及後來画樣起摹至於今日又道吾紫
磨金身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
子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於此檢點得出不唯
穿却黃面老子鼻孔亦知報慈落處其或未然報慈

與麼來滿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華誰堅復誰實住院
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失却文殊遇
彌勒咄至初七日升坐衆纔定即已逝矣得其法者
月菴道采而郡僧覺文嘗參之文歛縣楚氏子與兄
道才皆出家游方有聲道才參東林總住威勝軍天
寧自號海上橫行才道者而文嘗住蘇州穹隆山云

茂源和尚孝義性空禪師法嗣係丹霞徒孫也乃青原法派

淳熙志云茂源和尚歛州人得法於吉州性空禪師
平田來參源欲起身平田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
喪去却任麼時請師道源以手掩耳平田放手曰一

直史鈔茂源禪師

步易兩步難源曰有什麼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阿
師不免諸方點檢

定莊禪師此係四祖旁枝吾郡入宗門之始也

淳熙志云定莊禪師新安人牛頭自法融禪師傳三
世旁出十二人莊其一也傳燈無機緣語句不錄

謙禪師雲居膺禪師法嗣係洞山介禪師徒孫也乃青原宗派

傳燈錄云歛州朱谿謙禪師詔國師到參次聞犬齧
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齧師曰齧
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
師休去

淳熙志云珠溪謙禪師歛州人得法於雲居道膺僊
州刺史爲謙大造藏殿謙與一僧同看次謙喚某甲
僧應喏謙曰此殿着得多少佛曰着即不無有人不
肯謙曰我不問遮箇人曰若此則某甲亦未曾祇對
珍重謙後住兜率山而終

嗣宗禪師稱宗白頭天童覺禪師法嗣曹洞宗派

傳燈錄云明州雪竇開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
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
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
權翠巖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

直史鈔嗣宗禪師

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箇眼睛
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楔子楔了也人
人有箇觸體唯有善權無觸體爲甚麼無借人作屎
杓了也遂召大眾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觸體又無
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
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
繫鹽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霧香爐峰上堂翠巖不是
不說祇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
露柱本是木頭秤錘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
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

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
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
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
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
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
圓鑿無少剝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
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鑿鑿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
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
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
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
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
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
不轉頭師終於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傳法弟子
未載

淳熙志云宗白頭者名嗣宗歙縣陳氏受業水西寺
試經得度年二十游方叅徑山疎深見器重去即龍
門遠道林勸江浙廬峽荆楚湘漢之間凡菴居屏處
禪林所稱者輒造而問之聞洞下有覺首座在大洪
山宗壽長七齡僧先一夏服訓累年殆忘寢寐覺嘗
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宗云正是恁麼時節反覆酬答

忽有省後從覺於泗州普照覺去遂代之時建炎初
也開堂云喝非菴畔似真似偽斷足巖前乃精乃粹
遂爲覺拈一瓣以酬法乳諸方乃知洞下一宗復有
人矣尋往常州善權及明州翠巖雪竇嘗示人曰大
衆體究此第一不得依樣畫胡蘆第二不得去古
人背後又手第三不得守株待兔第四不得無繩自
縛何謂依樣畫胡蘆如今學者不肯退步休歇一向
用心強佐道理見古人立箇拳也立箇拳劃箇圓相
也劃箇圓相提起座具拂袖便行及至窮究着黑漫
漫地何謂古人背後又手學者已是不明日夜商量

古人公案這箇說話又如何那箇問答又如何設或
會得祇是別人底被他言語攪縛得來不成腸肚豈
不見道若要提唱宗乘須是從自己胃襟流出何謂
守株待兔有一種學者認得箇影響祇管泥在一處
或良久或退後認着不忘一生無動轉長沙道百尺
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
方世界是全身何謂無繩自縛學者在衆中不有親
近尊宿決擇此事但認過自家休歇一向癡坐從朝
至暮祇管瞌睡所以道透網金鱗猶滯水迴塗石馬
出沙籠若是本分坐禪人孜孜念念未嘗暫時與此

事有絲毫隔行住坐臥常在其中不見洞山在方丈
坐有贊歎者云僧家好終日無事山云莫如此說僧
有僧事俗有俗事山僧在此無剪指甲底工夫且道
洞山在方丈中佐箇什麼恁麼見得僧堂裏亦不是
閒坐處若不恁麼見去盡是虛度光陰直須念念無
間斷步步無間斷時時無間斷處處無間斷有僧問
曹山如何是無間斷底人山曰曹山今日傷孟僧曰
某甲不會山曰東西不辦即是到這裏作麼生體悉
久參高士共相證明後學初心各自努力將終書偈
曰全心自照無佛無人諸緣不共時至便行其全身
直史鈔

雪山子

淳熙志云雪山子道茂歙縣紀氏子少時每遇盛夏
輒以昏暮伏草莽中求以身施蚊蚋者二十年始住
休寧普滿院時郭公三益爲尉間數與語郭公由是

好佛法後往通州白狼山隱歸自號覺菴未嘗爲人
白樵或問之答曰是第一義者可輕以假人耶有妄
死求出家者茂終不納曰彼一時所激非爲法來也
此人再娶已又買妾竟如所料大觀中郡守使其鄉
僧行月住天王院月自言雲門下求與茂通法屬茂
不答及茂去世月言彼非坐滅乃其徒僞爲之守使
檢尸檢者踏其要股使伸伸已隨結焚之西關渡頂
骨諸根不壞煙所及雖水皆得舍利有池陽百問行
於世

澗大德

淳熙志云澗大德者興唐寺僧名清澗性孤高飽叢
林九華杜荀鶴贈詩云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
總輸僧澗答詩云如何即是僧心了了得何心是了
僧世多傳之與婺州僧貫休相善以詩文往還今精
舍往往有澗所爲碑塔在寺後

山史云許信孺家有貫休畫十六應真真蹟云得
之西干者余曾見之其神氣自不凡

畢介石

郡先達畢介石公初名鑑以春秋中嘉靖甲午科應天榜第五十三名房主陳廣文閩中人也公上春官不第留京師館于平湖陸孔目家陸君名集號胥涇延公以麟經訓其二子尋陞南戶部司務公與俱南歷任八月告歸公同拉平湖值陸之繼室四十初度為舉嘉慶元配之子有孫方八歲聰慧異常人

亘史

外紀

商

目為童子而輕之靳曰吾儕各有執以視子何居孫童曰吾所操與君等不同援筆篆一壽字滿八尺衆訝以為奇不知所自孫童曰汝等宜不知也問館師當知之以示公公曰此百壽圖之一也筆妙入神誰者為之皆曰胥涇公孫也方在童子年能知宿世事公立請見目炯首大面帶黃公問即君既悟宿因前身為誰遽曰吾閩中陳某也公驚曰豈吾房師耶門生久居此何不相語曰固疑之姓是而名異矣公曰然以避諱更今名效欽即鑑也門生以文受知能記憶乎曰忘之惟批語能誦誦之一字不失公遂歌碑

不復襲見及辭歸召諸子語之曰陸民部有佳孫似具夙慧當特達汝曹識之目封侍御曰德雖慧尚不及彼童也後十餘年封公游成均同日至者二陸即受業于介石公者也以通家相訪首問公家慧姪也炭高魁耶始訝而憶之曰吾兄之子也幻而知前因不目能誦下筆成章逾時而迷遂病且天矣封公為吁嚟久之語亘史而稽其說亘史曰此宿命通也乍通而即迷不迷即稱妖矣若近世以中陰身習鬼脩者往往顯露而閔解元車日開取著雖豪士皆將聽于神非盛世吉祥兆爾余喜聞怪而斷之以理如此

亘史

外紀

商

并以質之通人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少時與鄰舍閭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懦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閭丘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爾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閭丘默有慙色歲餘乃死又廿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參軍既至官郡守命作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親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

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豈人情耶又玄慙而召仇以卮飲之生固辭以引滿又玄怒罵曰爾市井之賸僭居官秩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慙耻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僞居濛陽而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詣之願爲門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稟所受又玄稍情辭之而還其後因入長安宿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奇之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昔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曰

車史鈔

卷三

三

子曰吾生聞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爲非類嘗罵辱我又爲仇氏子作尉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厚賂而謂我爲市井之賸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於人間與汝爲友將受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悟其罪竟以慙怍卒矣

巨史曰此一則出杜光庭神仙感遇傳然皆風因逆旅童子蓋有所憑依而言爾夫侮人而人愧死其憤必有所泄坐是不得道罰亦重矣可誠哉

巨史外紀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貞白居士丁惟曜校

瑯嬛奇觀

元人伊世珍字席夫嘗輯瑯嬛記其首篇云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游於洞宮遇一人於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差我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荅曰此皆王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禱祝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

帝使削去可惜也玄觀手抄

祝允明曰余無他嗜惟喜載籍自謂不敢後於世之君子矣有琴川桑生悅者操牘揮毫時出奇語余每不能解悵然自愧於中心問面詰之桑乃大言曰大丈夫當撓挑八極攬玉光之秘典窺天保之藏書區區海內所共睹記何足齒也至指琴爲暗香謂碁爲鬼陣芝草則曰壽潛希夷香爐則曰辟塵文燕舞有百華歌有雙曲奇名異事不可勝舉余益心醉矣去年上冬余買舴艋造桑偶小出余因私詰其侍者侍者曰卽君近來終日飲酒酣暢自放耳目不復及

車史鈔

外紀卷三

書惟枕中藏書三卷往時恒在手有客至輒藏之今并不觀久矣余聞之喜攜侍者錢若干得假以錄乃勝國伊席夫所輯瑯嬛記世莫之傳果可諷也後桑見余所撰著時有所及撫掌軒渠曰子得無盜蔡邕帳中藏哉余應曰余卽盜之終不效中卽惡客在允明不猶卽在吾子乎桑亦不再問余益知桑爲世之曠達君子矣

曹學佺曰瑯嬛記三卷首章爲張茂先至瑯嬛洞觀異書故遂取名其間所載足新觀記大都作子夜歌演連珠體取材尤便子觀希哲之序其一匿一竊固

文士常態若乃民憚覽後而不怨希哲微詞以自解亦可謂達者之流矣

華嚴三部

宋沙門慧研序華嚴經合論云此教非貝葉所編乃文殊結集總三部一部有十三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一部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一部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隱手龍藏未擅闢浮逮從正法光餘年將五百則第十四代祖師龍樹運神海藏觀前二部非世人所及乃誦後部歸於五天傳布千年方垂華夏東晉初譯地涌靈泉

車史鈔

外紀卷三

唐朝次翻天降甘露

巨史云龍藏爲藏書之窟觀研公所撰益信瑯嬛非虛故特拈出

名山藏書

王世貞宛委餘編云嵩高山記一石室有自然書及飲食九上文括畧禹禪會稽山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之及水經注石山有金簡玉字書禹發之得治水之理吳地記包山中有洞庭深遠吳王夫差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得玉葉上列靈寶經二卷使示孔子曰禹書也吳越春秋九山東南曰天

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於皇帝之藏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爲山海經荊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梁湘東王云訪小酉之逸典是也武陵記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皇天塲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

又云有藏道經者抱朴子云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名山五嶽皆有三藏於石室太

巨史鈔

八

四

上真人靈寶秘文內符鍾山真人授禹禹更撰定爲二通一藏苗山一付雲水洞室玉帝七聖玄紀云舊文十五萬藏崑崙北洞大洞篇目云鬱儀結隣藏王屋中清虛洞飛龍隱訣云飛玄羽經藏峨眉山金太微黃書經云天真三皇藏八會之文於委羽山太微天帝藏一通於龜山

巨史云瑯嬛首列張茂先事即以名書弁州公編宛委宜首列嵩高一則此編行而瑯嬛遠拜下風矣蓋彼奇而幻此正而實如以爲誕是不知有華藏世界區區卷軸所傳直微塵爾

酌突泉

泉在彰德府趙王園內高出丈餘氣如歎王有胡人過而羨之欲買此泉賣萬金爲王壽王曰十倍之胡人敬諾歸費十萬至問何以取之曰自有制出革囊水澣之泉即縮少頃復出減二尺許如是澣之又減二尺許王曰止召長史謀之曰彼胡何術而欲易吾泉以歸也與之與不與之與長史曰王有封也與泉俱封者也奈何棄之問胡何欲而罷之胡曰此有水精在下名曰金牛形長矣而氣盛故能鼓泉高吾所澣者天河水也彼貪飲天河水必縮形如豆大而後

巨史鈔

酌突泉

得入吾囊中吾携歸養之地中終古無旱災矣豈惟十萬即百萬所甘心焉王曰已矣吾不能愛十萬金而易此泉也胡懊惱而去趙王恐胡盜之上疏乞

護衛

巨史云華嚴經稱大海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布在其底性極猛摯常能飲縮百川所注無量大水而於大海無有增減其實一名日藏二名離潤三名火燄光四名盡無餘日藏光明所照令海水悉變爲乳離潤照乳悉變爲酪火燄光照酪悉變爲酥盡無餘光明照觸其酥變成醍醐然則胡注革囊中即醍醐也

齊人名曰趵突之泉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於灤

王立穀云出濟南城西即見趵突泉泉寬二十餘畝涌起者五六處皆高四五尺鳴潮翻濤不足爲

巨史鈔

外紀卷八

其狀與于鱗先生白雪樓近相照然今樓已圯廢舊游落落得無河山之思乎